LA COMEDIE HUMAINE



·分析研究·



23



人间喜剧

〔法〕巴尔扎克著

· BALZAC ·

人间喜剧

第二十三卷

〔法〕巴尔扎克 著

分析研究〔Ⅰ〕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23

(京)新登字002号

Balzac
La Comédie humaine
XI XII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Éditions Gallimard, 1980—198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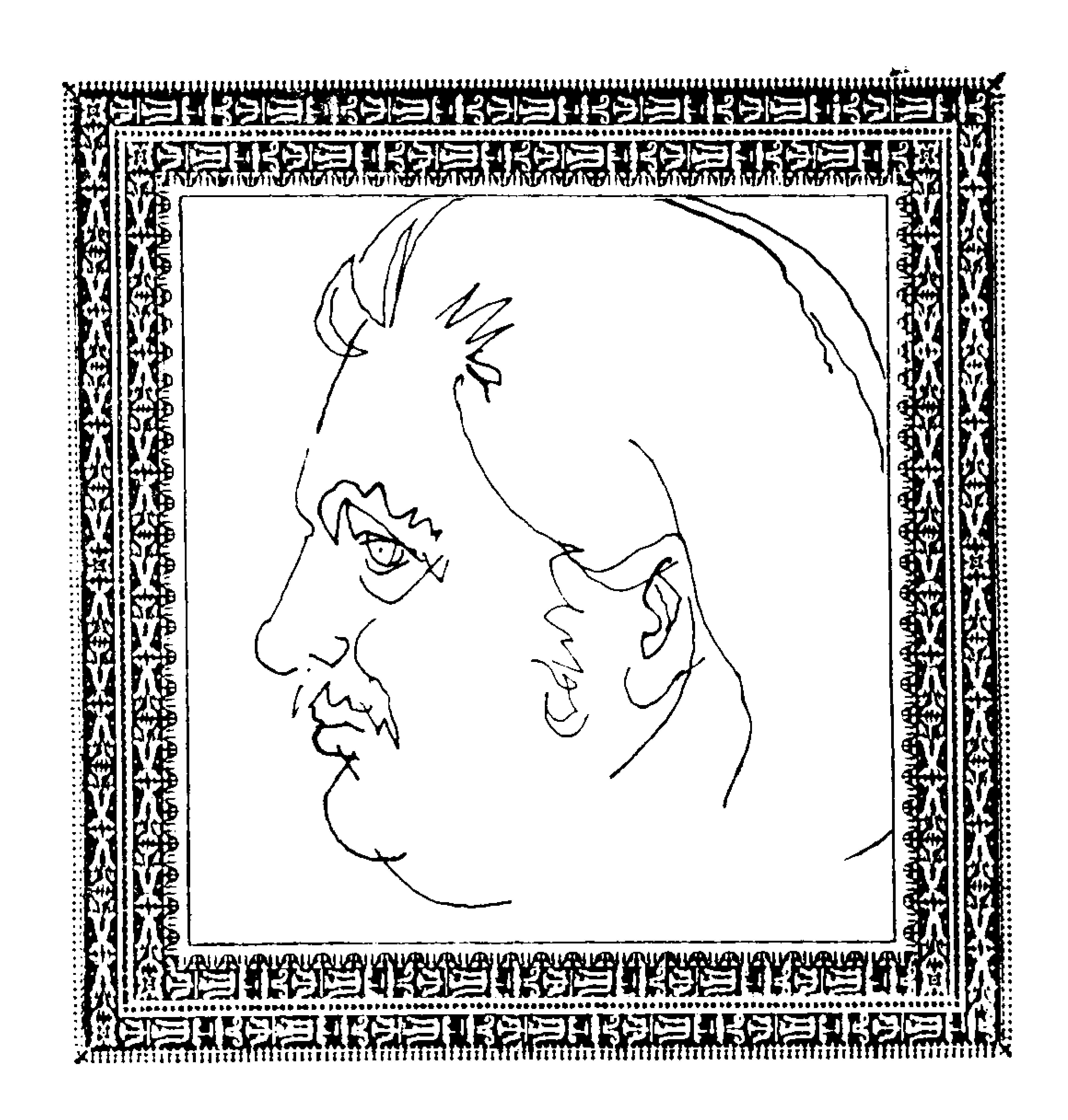
人间喜剧　第二十三卷/(法) 巴尔扎克 (Balzac, H.)
著;张冠尧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12
(人间喜剧)
ISBN 7-02-001910-2

Ⅰ.人… Ⅱ.①巴… ②张… Ⅲ.①小说-法国-近代-选集②巴尔扎克, H.-小说-选集Ⅳ.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2208号

本卷编校人员:陆秉慧　艾　珉(责任编辑)
护封摄影:路易-伊弗　洛瓦拉-埃克斯普洛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71,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8.75　插页6
199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定价25.35元



作 者 像

作者画像：张守义作

目 次

分析研究〔I〕

婚姻生理学

或

从折中主义哲学观点
探讨夫妻生活的甘苦

献　辞

请注意下面这句话：谨将此书献予某某高贵绅士，这难道不等于对您说："此书谨献予你们"么？

作　者。

一位女士，如果被这本书的标题所吸引，企图翻阅的话，大可不必多此一举，因为她已经看过了，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一个男人，不论如何狡黠，在谈到女人的优点与缺点的时候，总比不上女人自己谈得透彻。假如一位女士不顾这一劝告，仍然坚持要看这本书的话，那就请她嘴下留情，不要责怪作者，因为作者不追求一般艺术家最喜欢的别人的称赞，反而在他作品的书名页上，刻下某些机构为谨慎起见在门上写着的字样："女士免进"。

引　言

“婚姻并非源出自然。——东方家庭与西方家庭完全不同。——人是自然意志的执行者，而社会则是嫁接在自然上的产物。——制订法律是为了维护道德，而道德并非一成不变。”

因此，婚姻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人间一切事物似乎无不如此。

拿破仑在行政法院讨论民法典时说的这番话，深深打动了本书的作者，也许不知不觉地在作者心中埋下了今天呈献给广大读者的这部作品的种子。实际上，当他比现在年轻得多，正在学习法国法律的时候，① 通奸这个词给了他很不寻常的印象。这个词在法典里有很长的解释，在他的想象中总带着一连串凄惨的字眼。当他读到通奸这个带有结论性的字眼时，眼泪、羞耻、仇恨、恐怖、秘密阴谋、血腥斗殴、失去家长的家庭、不幸，这一切都仿佛突然披发人立，出现在他眼前！稍后，当作者接触到社会中最有教养的阶层时，他发现，在那里，严厉的婚姻法律总的来说，已经被通奸行为磨得无棱无角了。他还发现，夫妻不和的家庭在数量上远比幸福家庭多得多。总之，他认为自己第一个看出，在所有人类的知识中，对婚姻的认识是最落后的。但这是年轻人的看法，而在他以及许许多

① 一八一六年九月至一八一九年夏天，巴尔扎克在巴黎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

多其他人心中，这一看法有如投到湖里的石子，在他纷繁的思想深渊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如此，他依然观察，逐渐在脑海中，对夫妻间事情的本质，形成了一大堆多少有点正确的概念。也许，作品在脑子里形成，其神秘程度仿佛块菰在佩里戈尔花香遍野的平原上生长一样。从通奸在他心里引起的原始而理所当然的恐惧，以及他所做的幼稚的观察中，一朝之间，突然产生了融汇他全部想法的一种微不足道的思想。那就是对婚姻的嘲笑：一对夫妻在共同生活了二十七年之后才第一次懂得相爱。

他对这一篇有关夫妻关系的短文感到很得意，并兴致盎然地花了整整一个星期，把一大堆他在不知不觉中获得并很惊讶地发现本来就在自己脑海中的思想，围绕这一天真的主题组织起来。但这篇游戏文章遭到了权威性的批评。作者乖乖地听取了意见，重又堕入自己玩世不恭的疏懒习惯之中。可是这一科学和带有玩笑意味的原则却在思维的范畴里自然而然地臻于成熟，被批判的文章中每一个句子都在里面扎了根，并得到加强，象一枝冬夜中被遗弃在沙滩上的小树枝，到了第二天，却挂上奇形怪状和晶莹剔透的隔夜寒霜。就这样，草图留了下来，并成为起点，派生出许许多多思想的枝叶，象自然增生的一块息肉。他青年时代的感受、讨厌的权贵使他产生的不同看法，在哪怕最微小的事情上都找到了依据。更有甚者，这一大堆想法和谐统一、相得益彰、几乎互相体现，并进入幻想的国度，在那里，人的思想可以随意驰骋而无所约束。世事纷纭，生活复杂，但作者内心总有一种声音。就在作

者满怀喜悦仔细观察一个女人跳舞、微笑或谈话的时候，这个声音便以最具讽刺性的口吻，向他道出这个女人的底蕴。如同靡非斯特在可怕的布罗肯聚会①上将魔怪指给浮士德看一样，作者觉得在舞会进行当中，有一个魔鬼走来，亲昵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对他说："你看见这种迷人的微笑吗？那是仇恨的微笑。"有时，那魔鬼打扮得象阿尔迪②那些古戏中冒充好汉的滑稽人物，挥动紫红色的绣花大氅，竭力想使象征荣耀的旧金片、旧银片重新发出光辉。有时又象拉伯雷那样，发出爽朗的笑声，并在一条街的墙上写下一个堪与从葡萄酒获得的唯一启示"干！"媲美的一个词儿。这个精通文学的特里比③高踞在一堆堆书本上，用弯曲如钩的手指，恶作剧地指着两本黄色封面、标题十分醒目的书。然后，当他看见作者全神贯注的时候，便用口琴般刺耳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婚姻生理学！"但他几乎总是在夜间做梦的时候出现。他温柔得象仙子，试图以甜蜜的话语驯服他已经降服的灵魂。他既嘲弄又迷人，象女人般温顺，似猛虎般残忍，他的友谊比他的恨更可怕，因为他的爱抚会把人皮肤划破。一个晚上，他想试验一下他全部妖术的力量，并作出最后的努力。他来了，坐在床边，象一个怀春的少女，初时默默不语，但妙目生辉，终于说出了心里的

---

① 靡非斯特，歌德的《浮士德》中魔鬼的名字，布罗肯山传说是巫魔们聚会的地点。

② 阿尔迪（约1572—1632），法国诗剧作家。

③ 特里比，法国作家诺迪埃的小说《特里比或阿加伊的淘气小精灵》（1822）中的小精灵，曾捉弄一对年轻的夫妻。

秘密。"这一本，"他说道，"是一种凫水服的说明书，穿了可以在塞纳河上行走而不湿脚。另一本是法兰西研究院关于一种衣服的报告，穿着这种衣服可以钻过烈火而不被烧伤。难道你不提出什么办法使婚姻不受感情上冷和热的损害吗？你听我说。这是食物保存法，烟囱防漏法，砂浆搅拌法，领带系法、切肉法。"

他在一分钟内，滔滔不绝地数了一大堆书的名字，使作者都听傻了。

"这一大堆书都被人贪婪地阅读过了，"他说道，"但并不是谁都会盖房子，都有饭吃，不是谁都有领带，都能生火取暖，可谁都会结婚！……喂，你看！……"

说着，他做了一个手势，似乎指出远处有一个书海，本世纪出版的所有的书在里面汹涌起伏，象波浪一样。十八开本的在书海上弹跳，八开本的被扔进去，发出沉重的声音，落入海底，很困难地又浮起来，因为有十二开本的和三十二开本的挡住，后两种尺码的书多极了，四下漂浮，如轻飘的浪沫。怒海翻腾，卷起一大群新闻记者、印刷所监工、纸商、学徒、印刷所职员。只见他们的头和书本混杂在一起，千万个声音同时叫嚷，象一群正在沐浴的小学生。有几个人驾着小船来来往往，把书捞起，送到岸上一个身材高大、态度倨傲的人面前，这人穿一身黑色衣服，干瘦而冷漠。他就是书店老板和广大读者。魔鬼用手指指着一条刚刚挂满彩旗的小船，这条船正扬帆急驶，上面没有悬挂国旗，只贴着一张海报。接着，他又讥讽地笑了笑，尖声读出海报上的字："婚姻生理学"。

爱情在作者心里油然而生，但魔鬼却让他安静下来，因为如果他返回有一个女人居住的房子①，他便会面临一个强大的对手了。几年过去，除了爱情的困扰，没有其他烦恼。作者以为自己的老毛病被另外一种新的毛病治好了。不料一天晚上，他出席巴黎一个沙龙，有几个人站在壁炉前谈论一个文社，另一个属于这个文社的人突然发言，用阴沉的声音，讲述了下面这个故事。

"我在根特的时候，当地发生了一件事。一位已经寡居十年的夫人，染上了不治之症，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三个旁系继承人守候在她身旁，生怕她临终的遗嘱把财产赠给城里的女修道院。病人一声不吭，似已睡着。死神也似乎正悄悄降临。病人的脸上毫无表情，逐渐泛出苍白的颜色。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冬夜里，三个亲戚默默地坐在床前。一个上了年纪的女看护摇摇头，医生忧形于色，眼看病情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他一只手拿着帽子，另一只手向那三位亲戚打了个手势，似乎在说："我再来也没办法了。"在这一片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可以听见雨雪打在百叶窗上，发出隐约的嗞嗞声。最年轻的那位继承人担心光线会刺伤垂死者的眼睛，便在床前的蜡烛上安了一个遮光罩。这样一来，圆圆的烛光只可微微照亮临终者的枕头。病人蜡黄的脸突出在光影里，好象一个失去光泽的银十字架上镀金不够精致的基督像。灶里蓝色的火苗发出飘忽不定的微光，照着阴暗的房间，一台戏即将在

① 房子在这里指脑子。如果这一情况是真的话，下面的"几年"大概就是指巴尔扎克与德·贝尔尼夫人邂逅的第一个阶段。

这里收场……果然，一根火炭忽然从灶里滚落地板，仿佛预告一件大事马上便要发生。随着这一声响，病人猛地坐了起来，睁开象猫一样明亮的双眼。在场的人无不大惊失色，直愣愣地看着。病人看见火炭在地上滚。大家还没来得及制止病人那种发狂的行动，病人已经跳下床，抓起火钳，把火炭扔回壁炉里。看护、医生和那几个亲戚一拥上前，抱起垂危的病人，把她放上床。病人的头又回到枕上。不到几分钟，病人便咽了气，死后两眼还盯着地板上刚才那块炭火碰到的地方。梵·奥斯特罗埃姆伯爵夫人一死，三个旁系继承人互相投了一瞥怀疑的目光。他们已经不再想到他们的婶娘，一齐指了指那块神秘的地板。他们是比利时人，脑子里的算计比眼光还快。三个人低声说了三句话便合计好了，谁也不离开房间，派一个仆人去叫个工人来。然后，三人围着那块藏着金银的地板，眼看喊来的小学徒一凿凿下去，心里怦怦直跳。木板凿开了。"婶娘动了！……"最年轻的那个继承人说道。"没有，那不过是光线晃了一下！"最年长的那个回答，他们的眼睛同时紧盯着死者和地板下的宝藏。就在火炭滚过的地方，三个悲伤的亲戚发现一大块用石膏封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凿开！……"老继承人说道。学徒凿子下去，不料出现了一个人头，还有一些衣服的残片。大家认出了是伯爵。全城人本来以为他已经死在爪哇，他的妻子还为此曾经哭得很伤心哩。

讲这个古老故事的人身材又高又瘦，黄褐色眼睛，棕色头发。作者觉得这个人和以前困扰他的那个魔鬼之间，颇有些相象之处，只不过这个陌生人没有分叉的蹄而已。忽然，作者

耳边响起了通奸这个字眼，于是，他脑子里象敲了一下钟，眼前又出现了以前这个神妙的词使他看到的那一连串凄惨的形象。

从这个晚上起，一部尚未存在的作品很奇怪地又开始折磨他了。而在作者的一生当中，没有一个时期象现在这样，被这本书倒霉的主题所引起的那么多虚幻想法所困扰。但他勇敢地抵抗这个精灵，虽然这精灵拚命把生活中最微小的事情和这一部未知的作品联系在一起，并象海关关员那样，在一切东西上都打上嘲弄的符号。

几天以后，作者碰见两位夫人。其中第一位是拿破仑宫廷中最富人情味、最有才智的女人之一，曾经在社会上获得过很高的地位，但后来王政复辟，她一下子被拉了下来，从此深居简出。第二位年轻貌美，当时在巴黎饰演一个时髦女人的角色。她们彼此是朋友，一个四十岁，另一个二十二岁，两人虽有所追求，但虚荣心各不一样①。作者对其中一位并不是外人，而另外一位也猜到了这一点，因此，尽管有他在场，她们也毫无顾忌，继续谈她们女人本身的事。

“您发现吗，亲爱的，女人一般只喜欢呆头呆脑的男人。”

“您说什么呀，公爵夫人？您又怎样把这种看法和女人对丈夫的厌恶联系起来呢？”

（作者心想：这简直是蛮横无理。难道这女人是魔鬼扮的

---

① 第一个女人，研究者们公认是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一八二四年时她正好四十岁，是巴尔扎克的情妇，关于第二位到底是谁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不成？……）

“不！亲爱的，我一点也不开玩笑，”公爵夫人回答，“自从我冷眼观察过我以前认识的人以后，我真有点替自己担心。风趣往往锋芒毕露而伤害我们，太风趣的男人也许还会使我们害怕。但如果他骄傲的话，他便不会妒忌，因而不会博得我们的欢心。总之，我们也许喜欢把一个男人提高到和我们一样，而不喜欢把自己提高到他的水平……天才的人有许多成功的地方使我们与之分享，但蠢人则给人以快乐。我们宁愿总听见人说：‘真是个美男子啊’，而不愿我们的情人被选入法兰西研究院。”

“讲到这儿行了，公爵夫人！您真吓死我了。

接着，那年轻的风流女子把所有她认识的女人所疯狂迷恋的男子一一作了描绘，认为其中没有一个是风雅之士。“可是，根据我的看法，”她说道，“她们的丈夫倒比较好……”

“这些人是她们的丈夫啊！”公爵夫人一本正经地说道……

“可是，”作者问道，“在法国，丈夫是否不可避免地一定会倒霉呢？”

“当然！”公爵夫人笑道，“某些女子对那些可怜动了真情的女人十分反感，这种现象证明，贞操已经成为她们的负担。如果不是害怕魔鬼，她们有的可能成为妓女，有的恪守道德，只不过因为她们心里的春情已经枯竭。有的接受了自己第一个情人的那种傻气，有的……”

作者打断了她的这一连串滔滔不绝的话，告诉两位夫人，

他自己计划写一部作品，并为此感到十分苦恼。她们听了不禁微笑，答应给他多出点主意。年轻的那位立即高高兴兴给他提供了第一批素材，说她负责从数学上证明，百分之百贞洁的女人是纯理性的女人①。

回到家里，作者对那魔鬼说："来吧！我准备好了。咱们签合同吧！"以后，魔鬼便再进不来了。

作者在这里写创作这本书的前因后果，并无自我炫耀的动机。他只不过叙述一些事实，这些事实对编纂人类思想史肯定有用，也许还能为这本书提供点解释。对某些思想解剖学家来说，知道灵感有如女人，也许并非无足轻重。所以，只要作者努力不去想他应该写的这本书，这本书便似乎已经写成，并且处处可见。在一个病人的床上，他看见一页，在某个贵妇人小客厅的长靠背椅上，又看见一页。当女人们轻移舞步的时候，她们的目光好象把心中的想法告诉了他，一言一行都丰富了他倨傲的头脑。但有一天，他自言自语道："这部作品老缠着我，非把它写成不行！……"说也奇怪，一切都想不起来了，象那三个比利时人一样，他弯下腰想攫取一堆财宝，不料拿起的却是一具骷髅。

一个温柔苍白的人物代替了诱惑人的魔鬼。她有动人的仪态和善良的心肠，她的劝诫不象别人的批评那样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她滔滔不绝地说话，却很少谈思想，似乎害怕别人说闲话。也许她就是坐在议院当中那些高贵议员们非常熟识

---

① 纯理性的人只是理论上存在，实际并不存在。

的天才的化身。

“事情怎样就让它怎样，这岂不更好？”她说道，“难道事情有这么糟吗？应该象相信灵魂不灭一样相信婚姻。您肯定不会写一本书去赞扬夫妻之爱。再说，您肯定会根据一千对巴黎夫妇下结论，但那一千对只不过是些例外。您也许会找到一些随时打算把自己妻子出让给您的丈夫，但没有一个儿子会抛弃自己的母亲……某些被您所宣传的看法伤害的人会怀疑您的道德，曲解您的意图。总之，要触动社会的瘰疬，就必须自己是国王，或者至少是第一执政官……”

尽管理性以最可爱的形象出现，作者还是不听他的话，因为狂妄在远处正挥动巴汝奇的人头杖①。他想抓住这支人头杖，可当他试图这样做的时候，突然发觉它象赫拉克勒斯的大棒那样重，而且默东的神甫②已经给它加了分量，一个不炫耀能写一本好书而自夸出身高贵的年轻人实际上是拿不起来的。

“咱们那本书写完了吗？”作者的两个女同伙中年轻的那个问道。

“唉，夫人，这本书一定会给我招致许多人的仇恨，这您赔得起吗？”

她做了个手势。作者对她这种不明确答复的态度报以满

---

① 巴汝奇，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作家拉伯雷所著《巨人传》中巨人庞大固埃的朋友。他聪明能干，诡计多端，帮助巨人庞大固埃建功立业，人头杖是古代戏剧中宫廷丑角手持的木杖。

② 拉伯雷曾当过默东镇的神甫。

不在乎的表情。

“什么！您犹豫了？出版好了，别害怕。现在，我们对书就象对衣服一样，更多地看其款式，而不是料子。”

虽然作者在这里只想扮演两位夫人的一个小秘书的角色，但他在协调她们两位的观点时，却完成了不止一种任务。也许其中只有一种与婚姻有关，那就是收集大家心里想而嘴里不说的事情。可是，以俗人的心态去做这样的研究，岂不是费力不讨好？也许这份研究报告的折中主义思想能够稍稍缓和这种情况。作者在嘲笑的同时，也尝试普及一些令人宽慰的想法。他几乎一直企图唤醒人类灵魂中某些尚未为人所知的力量。他为最具体的利益辩护，有时又加以评论和批判，也许这样更能使人感觉到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但作者并不愚蠢地奢望所开的玩笑永远具有崇高的品味，他只是希望，人的聪明才智各有不同，他所获得的将是褒贬参半。题材既然如此严肃，故而他一直试图以趣闻轶事的形式去写，因为今天，一切道德教化都通过趣闻轶事去宣传，而一切书籍也只有靠故事性才能使读者看的时候不致昏昏欲睡。本书的内容全是分析与见解，难免使读者和作者心中的我感到厌倦。一部作品最大的不幸莫过于此，这一点作者并未向自己掩饰。所以，他把这个长长的研究报告的基本观点作了悉心安排，给读者留出停顿。这种做法以前有一位作家也使用过①，他在味觉上所下的功夫和作者在婚姻这个主题上下的功夫颇为相象。作

① 即下文提到的作家兼美食家布里雅-萨瓦兰(1755—1826)，他在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发表了《味觉生理学》一书，翌年二月二日即去世。

者现在谨引用他的几句话来说明他们两人共有的一种想法，也算是对这位成名之后不久便离开人世的前辈聊表敬意吧。

“当我写作和谈论时用单数我的话，说明我假定自己就是读者。读者可以观察、讨论、怀疑，甚至发笑。但如果我使用‘我们’这一可怕的字眼，那就说明我在发表主张，诸位就只好委曲了。”（布里雅-萨瓦兰：《〈味觉生理学〉序言》）

一八二九年十二月五日

第一部 绪　论

“我们将发言反对荒谬的法律，直到这些法律获得改良为止，但在这段时期，我们对之只能盲目地服从。”

狄德罗：《布干维尔岛游记补遗》①

沉思录之一　主题

生理学，你要我谈什么？

你的目的是否想告诉我们，婚姻就是把两个互不相识的

① “盲目地”一词是巴尔扎克加的。他选择这段文字作题词并非偶然，因为《布干维尔岛游记补遗》一书的副标题是：《A 与 B 就不应把道德思想强加在某些并无此等思想成分的肉体行为之上这一问题所作的对话》。结论是人是否会回到自然去。这一题词的选择说明了巴尔扎克这部作品的思想。巴尔扎克本人希望修改婚姻法，因为法律为道德而设，而道德是因时代而异的。可是，他并非鼓励通奸和违反现行的法律。

人一辈子结合在一起？

是否想告诉我们，生命在于爱，而任何爱都免不了要结婚？

是否想告诉我们，婚姻是维持社会的必要制度，而本身又违反自然的法则？

是否想告诉我们，人们将再度一致要求批准离婚① 这个治疗婚姻弊病的治标良药？

是否想告诉我们，尽管有各种缺陷，婚姻仍然是所有制的根源？

是否想告诉我们，婚姻能给政府提供无法估计的安全保证？

是否想告诉我们，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共同应付生活所带来的痛苦，这件事本身就含有使人感动的成分？

是否想告诉我们，企图以一种思想统一两个人的意愿是可笑的事？

是否想告诉我们，女人正被当作奴隶对待？

是否想告诉我们，绝对幸福的家庭是不存在的？

是否想告诉我们，婚姻带来许多罪恶，而人所共知的谋杀还不算是其中最坏的后果？

是否想告诉我们，忠实是不可能的，至少对男人来说是

---

① 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日，法国国会通过离婚法案，认为离婚是个人自由的一部分。一八一六年五月八日，即王政复辟时期，又通过法案，取消离婚，只能分居。其后，议会虽经多次辩论，仍毫无结果，直到一八四八年，才重新允许离婚。

如此？

是否想告诉我们，如果能做一个鉴定，准能证明，祖宗传下来的产业，带来的麻烦多于安全？

是否想告诉我们，通奸的弊多于婚姻之利？

是否想告诉我们，妇女的不贞可以上溯到人类社会的最早时期，但婚姻依然能抵抗住这种永远存在的欺骗？

是否想告诉我们，爱情的法则使两个人牢牢结合，任何人类法律也不能使他们分开？

是否想告诉我们，有写在宗教裁判所登记册上的婚姻，也有全凭自然意愿的婚姻，有思想上完全一致或格格不入，也有体格条件相当而结合的婚姻？是否想告诉我们，天与地就这样不断地彼此矛盾？

是否想告诉我们，有的丈夫高大轩昂，才智过人，而他们的妻子却去找一些丑陋、猥琐或蠢如鹿豕的情人？

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成为写书的素材，可是书写出来了，问题总不断有待解决。

生理学，你要我谈什么？

你想提出一些新的原则吗？你想说，应该把所有女人都集中在一起？黎居尔格① 和某些希腊部落、鞑靼人和野蛮人早就尝试过了。

是否该把女人都关起来呢？土耳其人这样做过，可今天，他们又恢复了女人的自由。

---

① 黎居尔格（公元前约390—324），雅典演说家、法学家。

是否应该把没有嫁妆的姑娘嫁出去，并剥夺她们的继承权呢？……一些英国作者和道德家提出证据说，离婚是使婚姻幸福的最可靠的办法。

是否每一个家庭都必须有一位娇小玲珑的夏甲①呢？这可不需要什么法律。法典上有一条规定，女人犯了通奸罪，不管在什么地点，都要判刑，但另一条则规定，丈夫只是把情妇带到家里来住才会受罚，这就等于暗示丈夫可以在外面有情妇②。

桑切斯③曾经著文论述婚姻的一切犯罪案例，甚至论证说每一次欢娱都是合法的、及时的。他列举了夫妻在道德、宗教和肉体上的责任。总之，如果把他这部名为《论婚媾》的洋洋大观的巨著重版，非印成八开本的十二大卷不可。

许多法学家抛出了大量文章，论述婚姻带来的各种法律上的问题。有的作品甚至还谈到通过法律途径验明夫妻双方是否相配。

成群的医生出版了成堆的书，从婚姻与外科学和内科学的关系论述婚姻的问题。

因此，在十九世纪，《婚姻生理学》这本书不过是痴人写给

---

① 典出《旧约·创世记》，埃及王亚伯拉罕之妻撒拉不育，使女奴夏甲以身代，后夏甲举一男，成为以色列人之祖先。

② 法国民法第230条："如丈夫与人通奸，并把情妇接回家中，则妻子可提出离婚（分居）。"

③ 桑切斯（1550—1610），西班牙神学家，曾写书专门解决良心上之疑难，人称"决疑论者"。

痴人读的、毫无意义、东拼西凑的涂鸦之作。老神甫们拿起他们金质的天平对其中每一个细节曾经称了又称；老法学家们戴上眼镜，仔细分辨其中每一个例证；老医生们拿着解剖刀在其中每一个伤口切割；老法官们升堂审讯，逐点吹毛求疵；每一代人看了或发出欢呼，或痛苦地呻吟；每一个世纪都投出自己的一票；圣灵、诗人、作家，把一切都记录了下来，从夏娃到特洛亚之战，从海伦到曼特侬夫人①，从路易十四的妻子直到"当代女性"②。

生理学，你要我谈什么？

请你随便给我们举出一些画面，不管画得好与坏，来说明一个男人结婚的目的是：

出于野心……这一点谁都知道；

出于好心，以便把一个姑娘从她母亲的淫威下救出来；

出于气愤，以便使一些旁系亲属失去继承权；

出于对一个不忠的情妇进行报复的心理；

出于对单身汉逍遥自在的生活感到厌倦；

出于胡闹，结婚本来就是胡闹；

出于打赌，拜伦爵士就是一个例子；

为了要高攀，象乔治·唐丹③；

---

① 曼特侬夫人（1635—1719），法国作家斯卡龙（1610—1660）的遗孀，后与路易十四秘密结婚。

② "当代女性"是十九世纪法国作家伊达（1778—1845）的笔名。伊达曾用此笔名发表许多回忆录。

③ 乔治·唐丹，莫里哀所写小市民，为了贪图利益，娶了一位千金小姐。

为了利益的考虑，不过这几乎是司空见惯的了；

由于年少无知，刚出校门，糊里糊涂；

由于自己长得丑，担心将来娶不上老婆；

由于居心不良，想很快便能继承一个老妇的遗产；

为了需要，好为自己的儿子图个前程；

出于责任，姑娘荏弱无依；

为了情欲，以便有保证地畅己之所欲；

由于口角，想结束一场官司；

为了感恩，投桃报李；

出于理智，许多空谈理论的人仍然如此；

出于习惯，仿效先辈的榜样。

（X项暂缺①，也许用X开始的字不多，所以人们把X当作未知数的符号）

出于Yatidi，这是指睡觉的时间，土耳其人以这个词表示所有的需要；

出于虔诚，象不愿犯罪过的圣埃尼昂公爵②；

但上述种种意外的情况给三万部喜剧和十万部长篇小说提供了题材。

我再说第三次，亦即最后一次，生理学，你要我谈什么？

这儿，一切都象大街的路面那样平凡，象十字路口那样普

① 上面罗列的原因，其字头均按法文字母顺序，从A一直排到Z。

② 圣埃尼昂（1684—1776），路易十四的宫廷大臣，王孙的太傅，以廉洁正直著称。

通。婚姻比耶稣受难时的巴拉巴①更为人所熟悉。婚姻所唤起的一切旧思想，自古以来，在文学作品中翻来滚去，任何一种有用的意见和荒唐的计划都能找到作者、印刷厂经理、书店老板和读者。

请允许我象我们大家的导师拉伯雷那样对你们说："正直的人们，愿上帝拯救和保佑你们！你们在哪儿呢？我看不见。等我戴上眼镜。啊！啊！我看见你们了。你们、你们的妻子、儿女，你们都象你们希望的那么健康吗？这样我就高兴了。"②

但我写这本书并不是为了你们，因为你们的孩子都已经大了，该说的都说了。

"啊，是你们，著名的酒友，你们，高贵的痛风症患者，还有你们，老吃不饱的大肚量，可爱的醉猫，你们整天大吃大喝，都有自己的美女姣童。但你们却按三时、六时、九时去念经，也去参加晚祷，念晚经，甚至一次也不拉下。"③

《婚姻生理学》并不是为你们而写的，因为你们都没结婚。但愿永远如此！

"你们这帮伪君子、假善人、行动迟缓、疯疯癫癫、自命不凡的人和其他乔装打扮、戴着面具骗人的家伙！……滚开

---

① 典出《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犹太人要处死耶稣。总督彼拉多有意为耶稣开脱。按照惯例，每逢节日，总督可以随众人所愿释放一个囚犯。当时有一个重罪杀人犯，名叫巴拉巴。嫉妒耶稣的祭司长和长老教唆犹太人，宁释放巴拉巴，也要杀掉耶稣。于是巴拉巴获释，而耶稣却被钉上十字架。后来巴拉巴成了面目可憎的恶人的同义词。

② 这是巴尔扎克模仿拉伯雷《巨人传》第四部前言的语句。

③ 作者模仿《巨人传》第三部及第五部前言的语句。

吧，坏蛋，都给我滚出去，带瘾的脑袋！……见鬼，你们还没走哪？……”①

也许，我的读者现在就只剩下那些乐天爱笑的人了。他们不是碰见什么事便写诗作文章、无病呻吟、写些风花雪月、沉思录的多愁善感的人，也不是各种各样的空想家②，而是一些庞大固埃式的老一辈人士，他们并不那么注意书里谈到吃喝和嘲讽的段落，但却觉得拉伯雷所著的书《论油焖青豆，附注释》和《裤裆的尊严》里倒有可取之处，并以紧追不舍、勇于进攻的精神对这脂厚味深的好书作出评价。③

朋友们，自从政府能够想办法征收到十五亿赋税以后，人们已经不怎么能嘲笑政府了。教皇、主教、僧人和修女们的钱还不够多，人们还不能到他们府上喝酒。但如果当年把魔鬼从天上赶跑的圣米迦勒来临的话，我们也许可以再看到好日子。而目前使人开心的笑料仅有法国的婚姻了。巴汝奇的弟子们，我只愿你们做我的读者。你们懂得恰如其分地对书本实行取舍，容易满足，一点就通，会敲开骨头，取其精髓。

---

① 作者模仿拉伯雷的语句。

② 指当时的浪漫派诗人。

③ 拉伯雷在《巨人传》第一部的作者前言中写道：“……应当本着紧追不舍，勇于进攻的精神，把这脂厚味深的好书加以仔细的咀嚼、赏玩、钻研，然后，通过反复的诵读、再三的思索，嚼开它的骨头，吸吮里面富于营养的精髓，——就是指我用在本书里那毕达哥拉斯式的寓意文字的涵义——方能收到益智增胆的功效。”（参见鲍文蔚译《巨人传》）这一段话正是本书作者想对读者说的。

那些戴着显微镜，观其一点、不及其余的人，总之，那些审查官们，他们的话是否已经说完，一切也已经检查过了呢？他们是否得出结论，一本有关婚姻的书其内容之无法实施，正如破瓦罐难以整旧如新一样？

“是的，疯子先生。请您挤一下婚姻好了，您挤出来的只有未婚男子的欢乐和丈夫的烦恼，仅此而已。这就是永恒的道德。即使出版上百万页的书，也离不开这个内容。”

可是，我仍然要提出下列第一个建议：婚姻是一场殊死的战斗，战前男女双方都祈求上天保佑，因为永远相爱是一项最大无畏的事业。战斗即将开始，而胜利，也就是说自由，则属于最机智的一方。

就算如此，这样的概念新意何在呢？

好吧，那我的书就写给昨天和今天的已婚者看、给那些从教堂或市府出来，希望独占自己妻子的人看，还有，写给这样一种人，他们眼见别人不幸而私心窃喜，或者以某种无法形容的感情说：“这样的事永远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写给那些见过沉船而仍然下海的水手们看，给那些不止一次破坏过别人家庭幸福而居然还敢结婚的单身汉看。下面就是我的主题，它是老生常谈，可又永远新鲜！

一个年轻人，也许一个老头儿，有了意中人，或者没有，刚刚在市政府通过正式登记，在天上和人间，娶得一位姑娘，这姑娘有着长长的头发、水灵灵的黑眼睛，一双纤足、两只玉手、唇似涂丹、牙如编贝、风流窈窕、娇俏撩人、象一朵纯洁的百合，集天下美艳于一身。垂下的睫毛象镔铁王冠上的戟

刺①，娇嫩的皮肤似茶花的花瓣，白里透红，处女的肤色，看去犹如乍熟的鲜果，上面长着一层鲜桃的细软绒毛。皮下蓝色的脉管有如网络，把洋溢的热情送往全身，能使人魄散魂消同时又心旷神怡。她是欢乐和爱情的化身，既文雅又天真。她爱自己的丈夫，至少她认为如此……

多情的丈夫心里暗想："她的眼睛只看见我，她的嘴唇只是为了爱我而微微颤动，她的手只在我身上作柔情的爱抚，她的酥胸只是在听见我的声音时才剧烈起伏，她沉睡的灵魂只随我的意愿而苏醒，只有我能够把手指伸进她闪亮的发辫，只有我能梦幻般轻抚她那微微颤动的头。我将命令死神守卫枕边，不许任何人接近床前，把我的新娘抢走。谁要是冒失地侵犯我这爱情的领域，那不是他死便是我亡，因为那是安宁、名誉、幸福、父亲的感情、儿女的前途所系。我要象母狮保护幼仔那样保护这一切。谁敢走进我的洞穴一步，就叫谁倒霉！"

好呀，勇敢的竞技者，我们为你的计划拍手叫好。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几何学家敢于画出夫妻生活之海的经纬。年老的丈夫懂得廉耻，指出了毁掉他们船只的沙洲、暗礁、岩石、巨浪、季风、海岸和水流，因为他们由于失事而感到羞惭。结了婚的香客缺乏向导和罗盘……这本书就是为了给他们弥补这方面的缺欠。

不算杂货商和呢绒商，世界上还有许多忙碌的人，他们花不起时间去研究女人行动的秘密原因，所以，给他们把婚姻的

① 公元七七四年，查理曼大帝征服伦巴第，戴上镔铁王冠，冠上有尖刺如戟。

一切秘密情况分门别类，分章介绍，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一个详细的目录将使他们能够对自己妻子的心理活动了如指掌，如同对数表使他们知道乘数的结果一样。

那么，你们觉得怎么样呢？难道这不是过去任何哲学家都不敢从事的创举吗？它可以告诉人们如何防止妻子欺骗丈夫。这难道不是喜剧中的喜剧吗？难道不是另一面speculum vitae humanae①吗？现在要谈的不再是这篇沉思录中我们揭露过的那些空泛的问题了。今天，在道德方面，如同在精密科学领域一样，我们这个世纪要求的是事实和观察所得的看法②。现在，我们就摆事实，谈看法吧。

我们先仔细看看目前真正的情况，分析一下双方的力量。在武装我们假想的决斗者之前，先算算敌人的数目，数一数想入侵他美丽家园的哥萨克到底有多少。

谁愿意跟我们去的就上船吧，谁想笑就笑吧。起锚，扬帆！你们知道你们的出发点是多么小的一个圆点。这是我们胜过其他许多作品的优越之处。

至于我们象天才的拉伯雷喝着吃，吃着喝那样，哭着笑，笑着哭的奇怪做法，至于我们使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③

---

① 拉丁文：人类生活的镜子。

② 巴尔扎克认为，事实是已定的结果，而看法则是从果寻因的人对事实的理解。事实是作者借用、叙述往往属于过去的事，而看法则来自作者的内心和切身感受。

③ 二者均为古希腊哲学家。据说，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约370）"每次走出家门都笑，"而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40—约480）则相反，总不停地哭。前者嘲笑人类的虚荣，而后者则为人类的虚荣感到悲伤。

同时出现在一页纸上，不讲究文章风格、不假思索信手写来的怪毛病……船上倒是有人低声埋怨了！……让那些满脑子清规戒律的老家伙，几乎赤膊的古典主义者，披着尸布的浪漫主义者滚出甲板去，一切听其自然好了！

所有这些人将来一定会责怪我们，说我们象那些快活地说“我要给你们讲一个使你们哈哈大笑的故事！”的人一样。谈婚姻难道是开玩笑？我们把婚姻看做我们人人都会生的一种小病，这本书便是有关这种病的一部专著，这一点，难道你们没猜出来？

“可是您，您的船，或者您的作品有点象马车夫，一离开驿站便大甩响鞭，因为拉的是英国人。您策马疾驰不到两公里便要停下来整理一下马套，或者让马喘喘气。为什么还未得胜便大吹其号呢？

“嗳，亲爱的庞大固埃主义者们①，今天，只要想成功就一定能成功。既然不管怎样伟大的作品也许只不过由一点点思想发展而成，我何不也捡他几顶桂冠，那怕只是为了点缀帮助我们下酒的咸极了的火腿也好。——等一下，掌舵的，咱们等下了一个小小的定义再开船。”

读者诸君，如果你们逐渐看下去，象在这个世界上那样，经常遇到贞洁或贞洁妇人这样的字眼时，咱们说好，贞洁指的是一位妻子把整颗心献给丈夫那种痛苦的抉择。除非这个词

① 按照拉伯雷在《庞大固埃》结尾时下的定义，庞大固埃主义者是“生活得神气清和，四体舒泰，心情欢畅，而且每日里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人，但从第三部起，这个词又成了“蔑视女人者”的同义词了。

用在一般的意义上，否则，便任由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去解释吧。

沉思录之二　夫妇统计学

近二十年左右，政府忙于计算法国土地上有多少公顷森林、草地、葡萄园以及休闲地。不仅这样，政府还想知道动物的数目和本性。科学家们走得更远，他们计算巴黎消费的木材、牛肉、葡萄酒、苹果和鸡蛋的数量。可是，也许考虑到丈夫的名誉、或者为了即将结婚者的利益，以及维护人类道德和礼教起见，还没有任何人仔细统计过安分守己的妻子到底有多少。什么！被询问的法国内阁一定可以回答，有多少男人正在服兵役，有多少人当间谍、职员，还有多少小学生，至于贞洁的女人嘛……一个也没有？如果一个法国国王突然心血来潮，要在他的女性臣民中挑选王后，政府官员们也许不能给他提出一批可供选择的纯洁的少女，而只能到某个私立女子学校去找，真叫人笑话。

在政治制度和道德准则方面，古人是否都是我们的老师呢？历史告诉我们，亚哈随鲁想从波斯的少女中挑选妻子，结果选定了以斯帖①。她是最纯真、最美貌的女子。当然，他的大臣们一定找到了在全民中挑选的办法，可惜的是，连在一切有关婚姻的问题上阐述得十分清楚的圣经，也忘记了告诉我们这一择妻的法则。

既然政府不公布法国女性的数字，那我们就试试看，自己

① 典出《旧约·以斯帖记》，亚哈随鲁系古波斯王。

来计算。在这里，我们要求拥护公共道德的人多多注意，我们要他们评判一下我们的做法是否正确。为了使这一分析为大家所接受，我们尽量做到在评价时标准放宽，而在论理方面则力求精确。

目前全法国大致有三千万居民。

有些博物学家认为，女人的数目多于男子。但许多统计学者则持相反的看法。为了可靠，我们取其中，假定女性的数目是一千五百万人。

首先我们要从这一总数扣除九百万，因为这九百万人乍看很象女人，但仔细观察的结果，我们只好把她们排除。

下面是我们的理由。

博物学家把人只看作是两手动物目中的唯一一类动物，那是根据杜梅里尔在其著作《分析动物学》第十六页上的说法，后来博里-圣樊尚认为应该加上猩猩，这种说法才完整①。

这些动物学家把我们只看做是有三十二节脊椎骨、一块舌骨、大脑皱褶比任何其他动物都多的哺乳类动物，他们认为这一目中所存在的差异不过是来自气候的影响，此等差异导致产生十五个种②，种名在这里就不必一一列举了。果真如

① 杜梅里尔（1774—1860），巴黎大学医学院和博物院教授，著有《分析动物学》。他的看法是："两手动物或只有两手的哺乳动物科只有人这一类。"他把猩猩归入四手动物科，但指出："猩猩类包括几个猴种，最象人。"博里-圣樊尚（1780—1846），法国博物学家，曾主持编纂《古典博物史词典》。他曾经这样写道："杜梅里尔认为双手动物目中，人是唯一的一类，但我们认为应该加上猩猩，才完全符合自然。"

② 博里-圣樊尚所说的种，主要从地理上划分，并非从科学上划分。

此，生理学家也应该有权根据智力程度以及道德与经济条件，划分各属与亚属才对。

话又说回来了，刚才提到的那九百万人，乍看都有人类的各种特点：有舌骨、喙突、肩峰和颧弓，因此，植物园的先生们完全可以将之归入双手动物属。可是，将这些人看作是女人！……那是我们这本《生理学》所永远不能接受的。

对我们以及本书的对象来说，女人是人类一个稀有的变种，下面是其主要生理特点。

这一物种的形成是男人用金钱的力量、文明的精神热力精心培育的结果。其一般标志是皮肤白皙、细嫩、柔软，喜欢清洁，手指只爱抚摩柔软、润滑和芬芳的东西。如果看到自己的贴身衣服被弄脏了时，会象白鼬一样，心痛得要死。她喜欢梳理头发，使之发出醉人的香气，喜欢把指甲涂成粉红色并剪成杏仁的形状，喜欢经常洗自己纤巧的四肢。晚上，她只高兴睡最柔软的鸭绒床褥，白天则喜欢坐马尾衬垫的靠背椅，因此最乐意采取平躺的态势。她声音娇媚、动作优美，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她绝不干艰苦的粗活，尽管外表荏弱，但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地扛起和挪动沉重的东西。她不喜欢强烈的阳光，有妙法躲过毒日头的照射。她认为走路能使人疲倦。她吃不吃东西呢？这是个谜。她具有其他物种的需要吗？这是个疑问。她极端好奇，很容易上向她隐瞒一切的人的当，因为她生来喜欢探寻不知道的东西。爱是她的宗教信仰：她一心只想使她所爱的人快乐。被人爱是她一切行动的目的，而她作出的各种姿态则只是为了激起别人的欲念。因此，她一心只

想如何出风头，一举一动都显得雍容华贵、仪态万方，因为有印度少女为她纺西藏柔软的羊毛，鞑靼专为她织轻柔飘逸的面纱，布鲁塞尔专为她飞梭织造最细密的麻布，维萨蒲耳专为她向地心夺取晶莹的宝石，塞夫勒专给她洁白的瓷器涂上金色的釉彩。① 她朝思暮想的无非是新的首饰，一辈子要人给她浆洗衣裙和考虑头巾的式样。她要在陌生人面前表现得光艳照人，美滋滋地接受他们的恭维，使他们心痒难熬，尽管她对这些人并非有意。在打扮自己，享受情爱之余，她轻歌曼唱。为了她，法国和意大利组织美妙的音乐会，那不勒斯使琴弦奏出和谐的乐音。总之，这种人是世界的王后，情欲的奴隶。她害怕结婚，因为这会损害身材，但她仍然结婚，因为那会带来幸福。如果她生孩子，那完全是偶然，而当孩子长大以后，她便对自己有孩子一事讳莫如深。

这些特征虽然随手拈来，却只是千中举一而已，但下面这种人有没有呢？这种人手黑得似猴爪，皮肤棕色，如法院登记簿的旧羊皮纸，脸被烈日曝晒，脖颈如火鸡，布满皱纹；衣衫褴褛、声音嘶哑、智力低下、气味难闻，想的只是家里的面包箱，不停地在田里弯腰干活、掘地、耙田、翻晒干草、捡拾麦穗、收割庄稼、揉粉和面、梳麻打麻；或者和牲畜、男人、孩子混在一起，住在草寮茅屋之中。对她们来说，孩子从哪里来无关重要。多生一些，以便多一些人受穷，多一些人干活，这就是她们的全部任务。如果她们的爱情并不象地里的活那样是一种苦差，那至少也是一种投机。

① 维萨蒲耳，印度地名，产钻石；塞夫勒，法国地名，以产瓷器著称。

唉，如果世界上还有整天坐在蜡烛和粗红糖之间的女商贩、挤牛奶的农妇、在手工工场中做牛做马，或者背筐扛锄、挎篮叫卖的不幸妇女；如果不幸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女人，对她们来说，思想生活、良好的教育、心灵的暴风雨，这一切简直是高不可攀的天堂；那么，即使大自然也一样赋予这些妇女有喙突的嘴、舌骨和三十二节脊椎，生理学家仍然把她们归入猩猩之类！我们只是代表游手好闲的人，有时间、有精神谈情说爱的人，代表因为有钱而懂得声色之娱的富人，代表夺得了垄断胡思乱想权利的聪明人，才作这样规定的。一切没有思想的生物都被排除在人的范畴之外。那些不热烈、不年轻、不漂亮、不多情的人都是vaea①，甚至可以说是人类的渣滓。这就是能说会写、能参加船员行列的博爱者秘密心理的公开流露。收税官、法官、立法官、神甫可能把这九百万入另册的人看作有灵魂的人、受行政当局统治的人、归法院管辖的人、纳税人。可是，有感情的人、在贵妇人客厅里高谈阔论的哲学家，一面咀嚼着用这些人播种和收获的麦子制作的精白面包，一面却象我们现在的做法一样，不把这些人看作女人。对他们来说，只有能使人产生爱恋的才是女人。只有那些由于有受教育的特权而能够思想，又由于无所事事而发展了想象力的人才是真正存在的人。总之，只有在爱情上希望获得同样多的精神和肉体快乐的才算是人。

但是，我们要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九百万女性贱

① 古叙利亚语，骂人话，相当于“畜生”。

民在各个地方生下千千万万个农家女。奇怪的是，这些女郎却美得象爱神一样。她们来到巴黎或其他大城市，最后都爬到了贵妇人的地位。但每有两三千个这种得天独厚的尤物，便有十万个其他沦为女仆或者生活异常潦倒的女人。我们之所以能有这些农村的绝代贵妇，应该感谢全体女性。

这初步计算是根据统计的发现，即在法国一共有一千八百万贫民，一千万境况宽裕的人和二百万有钱人。

因此，法国的多情男子过去、现在和将来所关心的只有六百万女人。

现在，让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来仔细研究一下这部分社会精英吧。

我们不怕别人反驳，认为已经结婚二十年的夫妇大可高枕无忧，不必担心第三者的介入和闹出通奸的丑闻。因此，从这六百万人中，应该减去大约二百万极端可爱的女人，因为她们人过四十，已经见过了世面。可是，由于她们不再能使人动心，所以不在我们讨论的问题之内。既然她们不幸由于过分可爱而没有人来追求，她们感到寂寞，便到宗教、小猫、小狗、以及除了会触犯上帝之外不会再触犯任何人的其他癖好中去寻求寄托。

根据地域局对人口的统计，我们还可以从总数中减去二百万美艳如花的少女，她们初涉世途，天真活泼，与其他男孩子两小无猜，殊不知这些小 malis① 现在使她们笑，将来有一

---

① 小淘气，与法语“丈夫”谐音。

天会使她们哭。

在剩下的二百万女人当中，有十万名可怜的少女，她们长得丑陋、驼背，或者有阵咳、发育不良、有病、眼瞎、有伤残、有教养而家境寒微，她们全都是规规矩矩的淑女，毫不触犯神圣的婚姻条例。尽管如此，又有哪个有理性的男人肯要她们呢？

另外还加上四十万其他女士。她们不是圣卡米叶修女会的会员、修女，便是家庭教师、贵妇人的女伴等。这些人有谁愿意问津呢？除了这圣洁的一群之外，尚有一批数目难以估计的年轻女子，她们找小伙子嫌年纪太大，修身养性又嫌年纪太小。

最后，在我们这个坩埚里的一百五十万人之中，还要减去五十万名卖笑的妓女。我们不怕影响全体而把被情人供养的女子、制帽女工、女店员、卖服饰用品的女商人、女戏子、歌女、歌剧女演员、女配角、女佣人、贴身侍女等等都包括进这五十万之数。她们大部分都各有相好，只不过不好意思把自己接待情人的具体哪一天或哪一时刻告诉公证人、市长、僧侣和爱开玩笑的人罢了。她们的做法理所当然遭到一个好奇的社会的责难，但也给她们带来一点好处，就是使她们不必感激男人的恩赐，不必感激市长先生和法官。而且，这些女人并不损害公众约定的誓言，因为她们与专门讨论合法婚姻的著作没有任何瓜葛。

有人会说，对这样一个问题，要求太低了。但是，这倒是一种补偿，因为，在别的问题上，有些人可能又嫌花的笔墨太多了。如果有谁出于爱情，想把一个有钱的老寡妇归入剩下的

一百万女人之内，那就要把她从修女、唱歌剧的女戏子或者驼背女士一类中扣除。总之，我们在这一类之中，只确定五十万人，因为，正如上面所述，从九百万农妇中常常会产生一大批这样的女人。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也没把工人阶级和小商贩阶层计算在内，因为这两部分社会人士的妻子是九百万两手类雌性动物努力想办法往文明的高层爬的结果。假如没有这一丝不苟的精确性，许多人便会把这一篇夫妇统计的沉思录看作是开玩笑了。

我们曾经想划出一个十万人的小小级别作为女性这一物种的缓冲数，把那些跌到界限边缘的女人，如寡妇，划进去。但后来，我们还是宁愿打宽一些。

要证明我们分析的正确十分容易，只须思考一下便成。

女人的一生可以划分为界限明确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襁褓期到成年期①；第二阶段是婚姻生活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更年期，自然规律突然发出警告，爱情生活已经到了该停止的时候了。这一生三个阶段所占的时间基本一样，而这三个阶段又把一定数量的妇女分为数目相等的三部分。因此，在一批六百万人中，除了可以由学者去研究确定的几部分之外，大概有二百万是从一岁到十八岁的姑娘，两百万是从十八岁到四十岁的女子，最后两百万是老妇人。据此，国家和社会任意把到了结婚年龄的二百万妇女分成三大类，即：由于我们

① 这里指的是女子可以结婚生育的时期。虽然当时法律定为十五岁，但巴尔扎克根据生理学的观点，同意专家的说法，即："在气候温和的地区，女子成年期在十五岁至十八或二十岁之间"。

上文所说的原因而仍然未嫁的女子，丈夫对其贞洁与否都无所谓的女子，以及我们要研究的一百万合法妻子。

从上述对女性人口相当精确的分类，诸位可以看到，在法国，天真纯洁的少女只有一百万，她们象豺狼欲得而食之的一群得天独厚的白色羔羊。

现在，我们把这一百万筛选过的女子再用别的方法筛选一遍。

为了对一个男人信任妻子的真实程度作出一个较为可靠的估计，我们暂时假定所有这些妻子将来都对自己的丈夫不忠。

虽然这样假设，但必须扣除二十分之一的少妇，她们刚刚结婚，至少在一定时间内还能恪守自己的誓言。

另外的二十分之一会生病，这增加不了多少人类的痛苦。

某些情欲据说能破坏男人对女性内心的支配①，加上丑陋、忧郁、怀孕，这一切又占去二十分之一。

通奸的念头在一个已婚妇女心里产生并不象开一枪那样快捷。即使一见生情，由情生意，但总有斗争，如果斗争延续下去，夫妻不忠的总数便会打一定的折扣。在一个本质上如此好战的国家，只用全体妇女的二十分之一来表示这些斗争的时间，那几乎等于有损法国的贞洁形象。那么，我们又假定某些患病的女人一面服镇静药，一面仍然与情人来往，有些女人怀孕，使某些居心叵测的单身汉高兴地微笑，这样，我们便

① 指女子同性恋倾向。

能拯救为道德而斗争的那些女人的节操了。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不敢认为一个被情人抛弃的女人会 hic et nunc① 另觅新欢，但这一折扣肯定比上文所讲的那个折扣小。我们估计它占四十分之一。

扣除以上，总数便剩下八十万。因此，要确定将来会违背夫妻诺言的妇女，这八十万便是个范围。

这时，谁不愿意相信这些女人是贞洁的呢？她们难道不是祖国的花朵吗？难道她们不全都是娇嫩欲滴、美艳迷人，散发着青春、活力和爱情的气息吗？相信她们白壁无瑕简直成了一种社会信仰，因为她们装点着世界的江山，是法兰西民族的光荣。

因此，我们要在这一百万女人当中② 找出：

体面女人的数目；

贞洁女人的数目。

这一项调查和这两种分类需要整整好几篇沉思录来详述，而这些沉思录可以说就是本文的延续。

沉思录之三　论体面的女人

上一篇沉思录已经指出，现在，法国一共有大约一百万左右得天独厚、使人心生爱慕的女性。好逑的君子可以光明正大地承认为她们倾倒，或者私下爱慕她们。因此，如果要在国

---

① 拉丁文：当场并立刻。

② 这里，作者又回到了经过第一次筛选的数目。

内寻找体面的女人，就必须象第欧根①那尼样，打着灯笼，在她们中间仔细寻觅。

在寻觅之前，我们先讲一个题外的故事。

有两个衣冠楚楚的年轻人，长得身材颀长，两臂滚圆，象铺路工人用的木夯，穿的靴子做工也十分精巧。一天早上，他们两人在全景巷口的大马路上相遇。

“噢，是你！”

“是啊，亲爱的，我还象原来的我，对吗？”

接着，两人多少有点诙谐地笑了。随着这样的玩笑，两人便聊了起来。

他们象警察想认出盗匪嘴脸那样，阴险地仔细打量对方，看清彼此戴的手套、穿的背心都很干净，领带系得也很整齐，肯定彼此都没有落魄以后，便亲热地互相挽起胳臂。他们从杂耍剧场开始走，没到弗拉斯卡蒂街彼此便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翻译成通俗的话就是：“最近搞了个什么妞儿呀？……”

通常总是一个美貌的女人。

哪个巴黎警察的耳朵不象在战斗的日子里灌满枪声一样，灌满行人的千百句街谈巷议，哪个警察听不到拉伯雷所说的，凝固在空气中的万语千言的三星两点呢？②但大部分男人

① 第欧根尼（公元前413—327），希腊哲学家，鄙视社会财富及社会习俗，栖身于木桶之中。对人类亦异常鄙视，曾于白昼提灯，穿行雅典闹市，有问之者，答曰：“吾欲觅真正之人。”

② 见《巨人传》第四部第五十五至五十六章，庞大固埃在海上听见解冻的语言。

在巴黎散步就如同吃饭，活着一样，觉得很普通，根本想都没有去想。很少有什么灵巧的音乐家和有经验的相面学者能够参透这些零碎音符的弦外之意，这些话语所抒发的情感。啊，漫步巴黎真是一件赏心乐事！闲逛是一门学问，是眼睛的享受。散步是苟延残喘，闲逛才是真正活着。美貌女子，秀色可餐，即使索取报酬，别人也心甘情愿，而那个烤肉铺老板的烤肉虽然香气诱人，使利穆赞人鼻翅翕张，垂涎三尺，但即使只索价二十个苏，顾客也不一定愿买。①闲逛是享受，是收集精辟的话语，是欣赏不幸、爱情和欢欣的崇高画面以及或雅或俗的肖像，是深入观察芸芸众生：如果你年轻，你会向往一切，拥有一切；如果你已年老，你会恢复青春，获得年轻人的热情。而且，如果你是一个闲逛的艺术家的话，你会听到对我们心中悬而未决的疑问作出的许许多多的回答。

"她已经三十五岁了，但你会觉得她还不到二十！"一个目光炯炯、心情激动的青年说道。他刚出校门，象薛侣班②那样，看见谁都想吻一下。"怎么，亚麻布的晨衣和钻石戒指咱们有的是……"一个公证人的书记说道。一个军人说："她有马车，在法兰西剧院有包厢！"而另一个年纪大点的象反唇相讥似地大叫道："这个，我一个子儿也不用花！瞧咱们长得这帅劲儿……老兄，难道你连这样的都要？"说着，散步的这个人用手掌轻轻拍了一下同伴的肚子。"啊，她可爱我了！"他的同

① 见《巨人传》第三部第三十七章。

② 薛侣班，十八世纪法国剧作家博马舍所著《费加罗的婚姻》中的风流少年。

伴说道，“本来不应存这非分之想，但她的丈夫真是蠢透了！唉！……布丰① 描写动物的确是第一流，但对名叫丈夫的两脚动物……”（结了婚的人可不喜欢听这个！）“啊！朋友，简直是个天使！……”这是对一个悄悄在耳边问的问题所作的回答。“你能告诉我她的名字，或者把她指给我看吗？……”

“噢，不行，那是个体面的女人。”

如果一个大学生被酒店的女老板爱上的话，他会很骄傲地说出她的名字并把朋友们带到她的酒店里去吃饭。如果一个年轻人爱上了一个卖日用品的小商人的妻子，他会涨红了脸告诉别人：“她是个洗衣妇，一个纸商的老婆，一个卖帽子的、卖布匹的小商人、一个小职员的媳妇儿”等等。

可是，爱上地位低微的女人这一事实一经承认和公开，在蠢人、小伙计、小职员中间便被大事渲染，伴随而来的是对那个女人家财的颂扬和夸大。丈夫一个人经商，很有钱，家具很漂亮，再说，那妇人到情人家里幽会，系着开司米羊毛围巾，乡下有一座别墅等等。

总之，一个年轻人总会想出种种极充分的理由来证明自己的情妇很快便会成为一个体面的女人，如果当时还不是的话。我们风雅的习俗所创造的这一崇高称号已经变得难以确定，正如怎样才算言谈彬彬有礼一样，难以定下一条界线。那么，到底怎样才是一个体面的女人呢？

---

① 布丰（1707—1788），十八世纪法国博物学家、作家，著有三十六巨册的《自然史》，对自然界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科学创见。

这个问题与女人的虚荣心、她们情人的虚荣心，甚至与她们丈夫的虚荣心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在这里必须制订一些总的原则，而这些原则是长期观察的结果。

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一百万得天独厚的女人完全有资格得到体面的女人这一光荣称号，但事实上，她们并非全部能入选。下面就是公认的入选原则：

格 言

一

体面的女人主要指已婚的女人。

二

体面的女人都不到四十岁。

三

可以用金钱打动的已婚女人不是体面的女人。

四

拥有私人马车的已婚女人是体面的女人。

五

在家里下厨房做饭的女人不是体面的女人。

六

一个男人不管从事什么商业，只要一年能赚到两万利勿尔，他的妻子就是一个体面的女人。

七

一个女人，如果把汇票说成是换票，把靴子说成蝎子，把石灰石说成石炭石，提到一个男子的时候说："某某先生真是个笑剧！"，那不管她有多大的财产，也不能说是个体面的女人。

八

一个体面的女人应该生活宽裕，使其情人认为，她绝不会增加他的经济负担。

九

住在第四层楼（里沃利街和卡斯蒂利奥内路除外）的女人不是体面的女人。

十

银行家的妻子总是体面的女人。但坐柜台的女人则不是，除非她的丈夫生意做得很大，而且她不住在自己铺子楼上。

十一

一个主教的未婚侄女如果住在主教叔叔家里的话，可以被公认为体面的女人，因为如果她若有什么私情，就势必要欺骗自己的叔父。

十二

一个体面的女人是一个人们怕影响其名誉的女人。

十三

艺术家的妻子永远是体面的女人。

如果贯彻这些原则，一个来自阿尔代什省的男子便能解决在这方面出现的一切问题。

一个女人要想不亲自下厨房，并且有良好的教养、有爱美的感情、有在私人客厅的长沙发上一躺就是几小时的权利，能够过精神上的生活，那么，如果在外省，她必须至少有六千法郎的收入，如果她在巴黎，就必须有两万利勿尔的进帐。从这笔财产的数目，我们便可以估计出，在那一百万妇女当中，有身分的女人究竟有多少了。当然，这只是我们的粗略统计。

三十万人，每年一千五百法郎的收入，这相当于国库为养老金、终身年金和永久年金付出款项的全部和抵押公债的总数。

另外，三十万个有产者，每人享有三千五百法郎的土地收

入，相当于全国的土地收入。

二十万受款人，按每人平均收入一千五百法郎计算，相当于国家和各省、市的预算；扣除了债务，神职人员的基金、军人每人每天五个苏的军饷和他们的日用品、武器、膳食、服装等费用；

二十万商人，平均每人两万法郎资本，即法国所能有的全部实业界人士。

这就是一百万名丈夫的情况。

但是，在国家总帐目或在别的帐目上登记的，每年只有一千、五千、一万、两百、三百、四百、五百和六百法郎收入的人又有多少呢？

纳税不超过五法郎、二十法郎、一百法郎、二百法郎和二百八十法郎的有产者一共有多少呢？

我们估计，在靠国家预算生活的人中，收入只有六百法郎的小职员有多少呢？

有些商人只有虚拟资本，光靠信贷而手中一个有价值的钱也没有，过手的财源很多，但象筛子打水一样，一文钱也剩不下来。这些人有多少呢？有的大商人，真正的资本不过一千、两千、四千、五千法郎，他们的数目又有多少呢？啊！实业家们！……敬礼。

咱们把他们实际的经济情况估计得宽一些好了，就把这一百万人一分为二吧。年收入一百到三千法郎的家庭，算它有五十万，也就是说，有五十万名妇女有成为体面女人的条件。

根据我们这篇统计沉思录最后观察的结果，我们有理由

从这个数目中减去十万。因此，我们认为有一个命题已经在数学上得到解决，即在整个法国，能给风雅的丈夫带来他们在爱情中所追求的美妙高雅享受的女人，只不过是四十万之数。

的确，在这里，我们应该提醒看我们这篇文章的读者一件事，爱情的内容并不是几次温柔体贴的谈话，几夜风流，一两次聪明或笨拙的爱抚，和被称为嫉妒的一星发自自尊心的火花。上述四十万女人并不是那种人们可以说“只把一己所有奉献出来的天下最美丽的女人”。不，她们拥有我们火热的想象给予她们的财宝，她们懂得高价出售她们并没有的东西，来补偿她们所能给予的庸俗平凡的爱。

难道吻一个轻佻女工的手套会使你感到有比任何女人都能给予你的五分钟欢愉更多的快感吗？

难道和一个女商贩谈话会使你产生获得无限享受的希望吗？

你和一个身分比你低的女人在一起，自尊心获得满足的是她，而你并不知道你给予别人幸福的秘密。

你和一个财富比你多或者社会地位比你高的女人在一起，你的虚荣心会得到巨大的满足，而她也一样。一个男人从未能把自己的情妇提高到自己的地位，但一个女人总可以把情人的地位拉到与己相齐。“我可以生出王子，而你永远只能生出私生子！”这是一种闪耀着真理之光的回答。

如果爱情是一切欲望之首，那是因为爱情能带来一切欲望。我们情爱的深浅视我们美丽的情妇用手指弹动我们心中琴弦数目的多寡而定。

比伦是一个首饰匠的儿子，后来成了库朗德公爵夫人的情人，夫人登上王位，他竟帮助自己这个年轻貌美的情妇册立自己为国家的主宰①。上面提到的四十万女人应该以这位夫人为榜样，使自己的情人获得同样的幸福。

要在客厅的满座高朋中占一席地位，就必须成为一位社交界名媛的情人。但我们往往或多或少地放不下架子。

因此，那些由于受过良好教育、才能出众、聪明过人、在各民族引以为骄傲的芸芸男士中脱颖而出的人便群起向民族的这一部分巾帼精英进攻。我们谈到的那位丈夫要不惜一切去保卫其芳心的女人只能在这一阶层的女人中去找。

至于这些贵族女人的标准对其他社会阶层是否适用，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女人的举止、谈吐、以及思想都十分讲究，她们受过得天独厚的教育，有艺术审美观，有感受、比较和思考的能力，待人接物温文有礼，成为法国时下的风范，她们的标准应该也适用于其他所有民族，所有种族的女人。本书要奉献给一位高贵的绅士，他必须独具慧眼，能够追随每一阶级内逐渐减弱的光线，抓住某种观察仍能真实反映的文明。

因此，对伦理道德来说，现在去研究在这些可爱的女性当中到底有多少恪守妇道的人，难道不是很有意义的吗？难道这不是全国性的与丈夫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吗？

---

① 比伦（1690—1772），俄国库尔朗德公爵夫人安娜·伊万诺夫娜的宠臣。公爵夫人于一七三〇年登基，成为俄国女皇，一七三七年，封比伦为皇夫库尔朗德公爵。

沉思录之四　论恪守妇道的女人

问题也许不在于要知道恪守妇道的女人有多少，而是想弄清楚一个体面的女人能否恪守妇道。

为了阐明如此重要的一点，我们现在先走马观花地看一看男人的情况。

我们首先从一千五百万男子中去掉九百万有三十二节脊椎骨的两手动物，而只对余下的六百万作生理分析。马尔索、马赛纳、卢梭、狄德罗和罗兰这样的人①往往便是从这一个象发酵的葡萄酒渣般的社会阶层中突然冒出来的。在这里，我们故意把数字弄得不那么精确，但在最后的结论中，这些计算错误将会完全消失，并将证实公众情欲的机制向我们揭示的可怕结果。

从这六百万得天独厚的男子中，我们再减去三百万老人和孩子。

据说，如果要在女人方面作同样的削减，数目则是四百万。

这样不同的减法乍一看似乎有点奇怪，但其正确性倒也容易说明。

妇女的结婚年龄平均是二十岁，而到了四十岁便不再有

---

① 马尔索将军(1769—1796)，沙尔特勒地区大法官的儿子；马赛纳(1756—1817)，里沃利公爵，帝国元帅，尼斯一个酒商的儿子；卢梭是钟表匠的儿子；狄德罗的父亲是卖刀剪的。罗兰(1661—1741)，巴黎大学的著名历史学教授和校长，父亲也是卖刀剪的。

爱情生活。

但一个男孩子十七岁便已经懂得勾引有夫之妇，而且，根据报纸登载的丑闻，尤其是懂得勾引年纪大的有夫之妇。

男子到了五十二岁则比任何年龄都可怕。就是在生命中这一美好的年代，他耗尽了花很大代价才取得的经验和他所拥有的全部财产。由于情欲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因此，他便表现得更加残酷和顽强，象一个落水的人拚命抓住当年萌发的嫩绿而柔韧的柳枝不放一样。

十四①

从自然法则上看，男子的青春比女子的青春时间长。

就婚媾而言，男子爱情生活与女子爱情生活在时间长短上的差异是十五年②。这一段时间相当于女人可能对丈夫不忠的时期的四分之三。但从男子总数减去后的余数比起从女子总数减去后的余数，相差只是多六分之一。

我们的计算是非常保守的。至于理由则十分一般和明显，我们说出来只不过为了精确起见和避免招致批评而已。

这样便向稍稍有点数学头脑的哲学家证明了一个事实，即目前在法国，大约有三百万左右年纪至少十七岁、至多五十二岁的男子，他们一个个都欢蹦乱跳、牙齿齐全、跃跃欲试、

① 格言之十四。

② 巴尔扎克认为，女人的爱情生活从二十岁起到四十岁止，大致是二十年；男子的爱情生活则可以延续三十五年，即从十七岁至五十二岁。

劲头十足、一心想坚定不移地走向爱情的乐园。

根据我们上面的看法，我们完全有理由从这一大群男子中除去一百万个已经成为丈夫的人。我们暂时假定，这些人都是些模范丈夫，心满意足，除夫妇之爱外，别无它求。

但是，二百万名单身男子即便连五个苏的年金也没有，同样能尝到作爱的滋味。

一个男子只要有灵活的手脚，高明的眼光，就能把一个有夫之妇弄到手。

这个男子不需要脸蛋长得俊，身材长得好看。

一个男子只要说话有风趣，模样出众，并善于周旋，女人便绝对不会问他来自何方，而只问他欲往何处。

但青春的魅力是爱情唯一的本钱。

一件布伊松①做的礼服、一双从布瓦万②铺子里买的手套、一双商人担心别人用自己贷出的款项买的漂亮皮靴、一条系得很好的领带，这一切足可以使一个男人成为整个沙龙的核心人物；

最后，还有军人。虽然现时对军官的迷恋风气已成过去，但军人本身就是一支庞大的单身汉队伍，不是吗？……我们现在不谈埃基纳③，因为他是个私人秘书，而最近，不是有一家报纸登载一条消息说，一位德国公主把自己的财产遗赠给皇

① 布伊松，巴尔扎克的一个裁缝朋友。

② 布瓦万，手套商，巴尔扎克及韩斯卡夫人经常光顾的店家。

③ 在本书的第一个版本中，巴尔扎克把埃基纳说成是一个上尉，后来他自动改正，说是位私人秘书。其实埃基纳是夏勒马涅的公证人。

家近卫军重骑兵团的一个普通的中尉吗？

但是，住在加斯科涅省穷乡僻壤，给人作文契一年不超过六十份的乡村公证人却送自己的儿子到巴黎学法律；针织品制造商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公证人；诉讼代理人想儿子将来做法官；法官则希望能当上大臣，使自己的子弟能获得贵族头衔。现在求知欲之旺盛是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人们已不重风趣而重才华。从我们社会各个阶层的缝隙钻出了鲜艳夺目的花朵，正如春天来临，断壁残垣也长出花草一样。甚至在墓穴的拱顶之间，也绽出一簇簇带点颜色的细草，只要有教育的阳光射入，便会茁壮碧绿。自从思想蓬勃发扬，光明灿烂普照四方以后，我们便几乎再也没有什么权威，每个人都各领时代的风骚。我们周围，到处是活生生、能走路、会思考、希望流芳百世的博学之士。他们惊天动地，有雄心壮志和疯狂的热情。因此，我们需要有另外的世界，需要有另外的蜂窝来接待这一群群蜜蜂，尤其需要许多漂亮的女人。

男人即使被疾病所缠绕，疾病却不能影响其全部感情的价值。我们觉得耻辱的是，只有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女人对我们才最温柔体贴……

想到这里，一切针对娇小女性（漂亮女性的说法太陈旧了）的讽刺诗歌应该削掉尖锐的锋芒，变成赞美的情诗才对！……所有男人都应该认为，女子唯一的妇道就是爱，一切女人都是恪守妇道的人。想到这里，立即把书合上，然后埋头思索。

唉，你是否记得，在那凄惨忧郁的时刻，你孤伶伶地生着病。你埋怨所有人，尤其是你的朋友。你身体虚弱，沮丧颓唐，心里涌起了死的念头。你头靠着无聊的暖枕，躺在扎人皮肤的粗亚麻布褥单上，睁大眼睛，环视冷清清的房间里绿色的壁纸。我问你，你是否记得看见她悄无声息地轻轻推开房门，露出年轻的、披着金色鬈发的头，头上戴着一顶光洁的帽子，象风雨之夜中突然出现的一颗星星。她微笑着，半忧半喜地向你跑来！

“你怎么搞的？你是怎样对你丈夫说的？”你问道。

丈夫！……好，现在我们又回过头来，谈谈我们的主题吧。

十五

从精神上看，男人的青春往往比女人更持久。

但我们必须看到，在二百万单身汉中，有许多不幸的人，他们家境穷困，需要拚命工作，没有闲情逸致去考虑爱情。

他们当中，并非所有人都能上学，不少人做工匠和仆役(杰弗勒公爵长得身材矮小，面容丑陋。一天，他在凡尔赛宫的花园里散步，看见有些仆人长得魁梧轩昂，便对朋友们说：“你们看，我们把这些家伙变成什么，而他们又使我们变成了什么！……”)，建筑的包工头、一心只想赚钱的实业家、店铺的伙计。

有的人又蠢又丑，真不知上帝是怎样创造他们的；

有的人性格象没有仁的刺栗；

有的人是通常不近女色的神职人员；

有的人地位低下，怎么都打不进体面女人活动的上流社会，原因也许是没有礼服、或者性格腼腆、或者乏人引进。

至于有多少特殊的例子，各人自己可以凭经验去考虑，我们在这里不去细谈（因为，不管怎样，写书的目的只不过是引导别人去思考）；我们一下子把总数减掉一半，承认只有一百万人有资格一亲体面女人的芳泽，这差不多是各类人中的精英之数。女人并非只爱有风趣的男人！道德又再次占了上风。

现在，只要听一听我们那些可爱的单身汉讲话，便会发现，他们每人都能说出一大堆自己的风流韵事。这些韵事每一个都严重有损体面女人的声誉。如果以每人讲三个计算，那已经是十分保守的了。有的能讲十几个，但许多人只能讲两个、三个，甚至一生中只有过一次艳遇。因此，我们采用统计学的办法，算每个人的平均数字。如果用风流韵事的数目去乘单身汉的数目，得出的韵事数字就是三百万，而体面女人的数目则只有四十万！……

如果凌驾于万世之上的仁慈和宽容的上帝不对人类进行第二次大清洗，那大概是因为第一次不太奏效的缘故吧。……

这就是民族！就是一个经过筛选的社会，就是这个社会所产生的结果！

十六

风化是民族的虚伪；虚伪亦有高明与否之别。

十七

道德也许只不过是思想的礼貌而已。

肉体之爱是一种类似饥饿的需要，只不过人要天天吃饭，而在爱情上，性欲却没有食欲那样持久和经常。

一块黑面包，一罐水，本来可以解决任何人的饥饿问题，但我们的文明却创造了美食学。

爱情也有自己的面包，但同时也有爱的艺术，我们称之为调情，这迷人的字眼只存在于法国，正是法国创造了这门学问。

那么，使天下丈夫发抖的事难道没有吗？当他们想到，男人天生有变换口味的需要，而在某些未开化的地区，远方客人到来之后，便有烈酒和佳肴献上，他们能不颤栗吗？

但饥饿并没有爱情那样强烈。思想似心猿意马，更加繁杂而恼人，比美食的要求更讲究。诗人们和世事向我们披露的有关人类爱情的一切赋予单身汉以可怕的力量，他们好比福音书里择肥而噬的狮群。

说到这里，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扪心自问、回忆一下过去，想一想是否遇见过只爱一个女人的男子。

唉，怎样看在世界各民族份上，向他们解释热情如火的

男子有三百万，而其捕猎的对象只有四十万女子这一现象所产生的问题呢？……人们能否接受四个单身汉对一个女人这样的分配法，并承认下面的事实呢？这事实就是：体面的女人会本能而不自觉地彼此建立一种轮换制度，至于单身汉的轮换，则有点象王家朝廷的议长一样，每隔若干年，便把议员一批接一批地送入每个议院之内……

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困难未免太蹩脚了！

人们愿否作这样的揣测，即某些体面的女人在瓜分单身汉时，凶猛得象寓言里的狮子①？

为了法国夫人们的名誉，我们愿否作这样的假设，即：在和平时期，其他国家，主要是英国、德国、俄国，向我们输出一定数量的体面女人？可是这样一来，欧洲国家必定会借口保持平衡，而提出要法国出口一定数量的美女。

这样的计算法对道德和宗教十分不利，因此，一个正直的男子如果想为已婚的女人辩护，一定会很高兴地认为，在那道德败坏的一大群中，死了丈夫的寡妇和年轻女子占了一半，或者，甚至认为是单身汉们在撒谎。

但我们该怎么算呢？你们想一想那些丈夫吧，他们给道德抹黑，行为几乎全都和单身汉一样，而且还为自己的秘密偷情而窃喜。

噢，这样一来，我们认为，一切结了婚的男人，如果他对妻子还有点情分，象高乃依老人所说，还顾点廉耻的话，可以去

---

① 在拉封丹寓言诗《小母牛、山羊和母羊与狮子合伙》中，狮子蛮横无理，把共同捕获的猎物全部据为己有。

找一根绳子和一颗钉，因为，fœnum babet in eornu①。

可是，法国贞洁女人的数目还是要打着灯笼在这四十万体面女人中去找！……其实，在我们的夫妇统计中，我们只去掉社会并不真正关心的那些妇女。在法国，有身分、有地位的人总数不过三百万，即：一百万单身汉、五十万体面的女人、五十万有妻子的男人、一百万有钱的寡妇、儿童和少女。这样的数字难道不切合实际吗？

那么，现在你还对布瓦洛那句有名的诗感到惊讶么？② 这诗句说明诗人巧妙地进一步思考了你们认为在这令人苦恼的探讨中用数学观点发挥了的感想，同时也说明这并不是夸张。

不过，贞洁女人还是有的：

对，就是那些从未受过诱惑和那些我们假定结婚时还是处女，而且生第一胎便死去的女人。

对，就是那些长得象《一千零一夜》中卡伊法卡塔达里③那样丑的女人。

还有米拉波④称之为黄瓜仙子的女人，她们身上的细胞完全与草莓和睡莲的细胞一样⑤，但我们可别太相信！

---

① 拉丁文：他角上缠着麦草。——贺拉斯《讽刺诗》第一章第四节第三十四行。在古罗马，如果牛的性情凶暴，人们便用干草或麦秸缠在它的角上。

② 大约指十七世纪法国诗人和文艺批评家布瓦洛所著《讽刺诗》第三首中的这几句：忠贞的女人还可以找到几个。/可能，如果我懂得数数，/在巴黎，我能够数出三个。

③ 实际上《一个零一夜》中并没有名叫卡伊法卡塔达里的女人。

④ 米拉波（1749—1791），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演说家，第三等级的代表。

⑤ 据说，草莓和睡莲的根部有抑制性欲的作用。

另外，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时代有幸，自从恢复道德和宗教信仰以后直到目前为止，还可以看到零零星星有几个虔诚有德的女人，她们恪守妇道，正直、审慎、刻板、贞洁……就连魔鬼也不敢正眼看她们一下，她们挂着大串念珠，周围总有做高官的夫婿陪同……别再说了！

我们不想去计算因愚蠢而成为贞洁的女人的数目，因为大家公认，女人在恋爱中，都很有头脑。

最后，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在某个偏僻的角落，会有几个谁也不怀疑的年轻貌美而贞洁自爱的女人。

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贞洁女人这个称号给予那些既有心目中的偶像而又强自压抑内心的感情，没有委身给意中人的女子，因为，对爱她的丈夫来说，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从他妻子那里，他还能得到什么呢？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一具活尸而已。在燕好当中，他的妻子就象宴会桌上，被波基亚①警告菜里有毒的那位客人，不想吃，或者只沾一下唇，甚至假装在吃，心里惋惜没吃另一顿饭而来赴可怕的红衣主教的宴会。等酒阑人散，可以离桌的时候，他不禁长吁了一口气。

就女性贞操问题所作的思考结果如何？请看下文。但最后两段格言却是十八世纪一位折中主义哲学家的大作②。

---

① 雨果所写剧本《吕克莱斯·波基亚》中的女主角。在一次宴会中，她怂恿丈夫费拉里公爵毒死曾经触犯她的客人，但突然发现客人中有自己的私生子热纳罗，便不忍下手，后终于为自己的亲子所杀。

② 指十八世纪法国伦理学家尚福尔所著《格言集》。

十八

贞洁女人心里比其他女人少一根，或者多一根弦：不是愚钝就是聪慧。

十九

女人的道德问题也许是一个体质的问题。

二十

最贞洁的女人心里总有一些不纯洁的东西。

二十一

"一个聪明的男子对其情妇产生疑心，这可以理解，但怀疑自己的妻子！……除非他太蠢了。"

二十二

"男人如果一旦接近女人，便把最熟悉的事忘得一干二净，那他就太倒霉了。"

对维护道德和高尚情操的人来说，象寓言中的处女那样、能保持手中灯不灭的、难能可贵的女人①，数目实在太少了。

① 典出《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一到第十二行："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结果，愚拙的童女因为灯中无油，接不到新郎。

但尽管如此，还是应该把她们的数目从体面女人的总数中减除。减除固然是好，可是，这样一来，丈夫们遭到的危险便更大了，丑事便更丑了，剩下的合法妻子便更蒙羞染垢了。

既然知道至少有三个单身汉在那里虎视眈眈，又有哪位丈夫能在自己年轻貌美的妻子旁边高枕睡大觉呢？这些单身汉尽管尚未给他小小的领地造成破坏，但他们把这位已婚妇女看成是自己的猎物，通过巧取、豪夺、征服或自投罗网的方式，迟早会弄到手，而且在这场斗争中，他们总有一天会胜利。

多可怕的结局呀！……

道学家即那些正人君子们也许会怪我们提出这些数字太令人伤心了，他们想为体面的女人或单身汉辩护，但请你们听一听我们最后一点看法。

你可以随意增加体面女人的数目并减少单身汉的数目，但结果你会发现，风流韵事的数字比体面女人的数目还多；你会发现，有一大批单身汉由于我们道德的箝制，只能犯三种类型的罪行。

如果他们不近女色，他们的健康便会在极度痛苦的兴奋中逐渐变坏。他们将使有关自然的崇高看法成为空谈，最后跑到瑞士山上喝牛奶，亦不免死于肺病①。

如果他们受不住理所当然的诱惑，或者去连累体面的女人，这正切合本书的主题，或者自己堕落，和在第一篇沉思录中我们归入最后一类的那五十万个女人胡混。如果这样，就

① 十九世纪初，医药专家认为喝牛奶可治肺病。不近女色，过分抑制，会导致肺痨，但如下文所说，耽于声色，亦能染上此病。

更加有可能要去喝牛奶和死于瑞士了。

那么,难道你从来没有象我们那样,对我们社会秩序中的一种机能缺陷感到惊讶么?如果发现这种缺陷,便可以给我们最后的计算提供道德上的证据了。

男人结婚的平均年龄是三十岁,而他的感情和要求性爱享受最强烈的年龄则是二十岁。这样,在他生命最美好的十年里,在他青春年少,漂亮聪明,一生中对丈夫们最具威胁性的时代,却找不到对象去合法地满足他那种震撼全身的、无法抗拒的爱的要求。这段时期占人生六分之一的时间。我们应该承认,至少男人总数的六分之一,而且是精力最旺盛的六分之一,长期处于慵倦的状态,同时对社会造成危险。

"那为什么不给他们娶妻呢?"一位虔诚的妇女会这样大声疾呼。

但有哪个懂道理的父亲愿意给刚到二十岁的儿子娶亲呢?

难道不知道早婚的危险吗?结婚似乎是一种与自然习惯大相径庭的状态,因为它需要特别成熟的理智。总之,大家都知道卢梭曾经说过:"总需要有一段放荡时期,不是在这个阶段,就是那个阶段。好比一种邪恶的酵素,迟早都会发酵。①"

可是,有哪位母亲愿意在这种发酵未产生过以前,拿女儿的幸福去冒险呢?

再说,有什么必要为一种所有社会都难以避免的事实辩

① 见卢梭著《新爱洛伊丝》第二篇序言。

护呢？难道不象我们上文指出过那样，任何国家都有一大批既不是单身汉、也没有结婚的、生活极为规矩的男人吗①？

“这些男人不能象神甫那样禁欲吗？”虔诚的女人会这样问。

同意，夫人。

可是，我们要指出的是，不近女色的心愿是社会所需要的自然状态最大例外之一。神甫这一职业的一大特色就是禁欲。神甫应该不近女色，如同医生不受病人肉体痛苦的影响，公证人和讼师对展示在他们面前的穷困无动于衷，军人在战场上不理会周围时刻潜伏着的死亡一样。文明的要求骨化了心脏的某些纤维，在某些该发音的薄膜上形成了厚化的组织，但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所有男人都必须遭受心灵上这种部分而特殊的死亡。否则就等于把人类引向万恶的精神自杀了。

可是，如果在一个气氛十分严肃的沙龙里，出现一位二十八岁、天真未凿、象美食家们爱吃的童子松鸡一样，未曾亲近过女色的年轻男人，你就会看见沙龙里最严峻的一位体面女人酸溜溜地恭维他有勇气，在法庭上道貌岸然的大法官点头微笑，而所有的夫人则藏起来，免得让他听见自己的笑声。一俟这位英勇而天下无双的牺牲品走出沙龙，玩笑便如倾盆大雨一样泼洒在他天真无邪的头上！……多少骂他的话啊！在

① 联系上文，在巴尔扎克眼里，单身汉是不结婚而去找情妇的男子。所以不找情妇的男人便不在已婚男子和单身汉之列。

法国，有什么东西比性无能、冷酷、没有任何情欲和愚笨幼稚更丢人呢？

唯一可能忍不住笑出来的法国国王大概是路易十三，而他那位精力充沛，风流倜傥的父亲可能会说这个青年不是法国人，或者认为他是个危险分子，而把他逐出国门之外。

真是奇怪的矛盾！一个年轻人，用单身汉的说法，在圣地过一辈子，同样也受到责难！警察局长和市长们一直要求公开的妓院入夜才开始做买卖，晚十一时便要结束，完全为了体面女人的利益，这难道是偶然的吗？那么，你要这一大批单身汉到哪里去发泄呢？用费加罗的话说，这里欺骗的是谁呢？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呢？社会秩序是否象看戏时用手捂着耳朵、怕听枪声的小孩那样呢？它是否害怕检查自己的伤口，或者认为这种病无药可治，只好任其自然呢？但这里有一个法律的问题，因为在总结有关婚姻问题的公共道德时，免不了会产生社会和物质的难题。解决这个难题不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要想一想，为了保护那么多的家庭，那么多的妻子，那么多的体面女人，社会不能不发执照给一些女人，使她们有权利去满足单身汉的需要。这些女德修斯①为了共和国而献出自己，用自己的身体作城墙，保护体面的家庭。我们的法律难道不应该把这些人的工作升格为正式的行业吗？立法者们直到现在还不屑于解决娼妓的命运，这是极端错误的。

---

① 德修斯，公元前三四三年罗马执政官，一家三代均为拯救祖国而牺牲生命。

二十三

娼妓如果是一种需要，就是一种制度。

这个问题带来了许多“如果”，许多“但是”，我们只好把它留给我们的子侄们去解决，因为总得留点事情给他们干才是。而且，本书提到这个问题纯属偶然，因为今天人的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发展得快。哪个时代都没有现在这么多的道德，因为现在人们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感觉到，欢乐来自心灵。可是，多情的男人是谁？单身汉。他们面对着四十万年轻貌美、衣香鬓影、秀外慧中、千娇百媚、处处留情的女人，当然想……嘘，别说了！

让我们把最近几年的结果用简明扼要的方式说出来，供未来的立法者参考吧。

二十四

在社会秩序中，无法避免的过分行为是自然的法则，人类应当根据这些法则来考虑自己的民事和政治方面的法律。

二十五

尚福尔说过：通奸是一种破产，所不同的是，蒙受耻辱的反而是被人陷害以致破产的人。

法国有关通奸和破产的法律都需要作重大的修改。是不是这些法律太温和了呢？是不是它们的原则本身就不对呢？

Caveant consules! ①

那么，勇敢的竞技者，你认为我们在第一篇沉思录中对有家室之累的人所作的小小的责备是针对你的，你又有什么看法呢？希望我们在这问题上的粗浅看法不致使你发抖，希望你不是那种看见悬崖或者蟒蛇便脊骨发热、血脉冰凉的人！喂，朋友，谁有田地就会有人来抢。觊觎你钱财的人数目比觊觎你妻子的人要多得多。

话说回来，做丈夫的完全有自由把这些小事看作是算计，或者把这些算计当作是小事。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就是对生活的幻想。最值得尊重的是我们最微不足道的信仰。难道不是有许多人，他们的原则不过是些偏见，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自己想象幸福和道德，只好接受立法者们一手泡制的现成的幸福和道德么？所以，我们还是把对象移向那些曼弗雷德②吧，他们撩女人的裙子撩腻了，感到百无聊赖，想把一切女人的面纱都掀起来。现在，对他们来说，问题已被大胆地提出来了，而且，我们完全知道祸害的范围。

我们现在还要仔细研究一下每一个男子在婚姻中所能碰到的一般运气，使这种祸害在我们的选手必须取胜的战斗中不致过分得逞。

① 拉丁文：执政官们要小心哪！（在古罗马，当国家遭受异族威胁时，人们常常发出这样的警告。）

② 曼弗雷德，拜伦诗中惯于偷香窃玉的风流人物。

沉思录之五　命中注定的人

命中注定的意思是幸福与倒霉均是前世注定。神学抓住这个字眼，一直用它来指幸运的人，我们则给予这个词以命该如此的意思，用这个词来形容的人可以说具有与福音书里所说的人完全相反的命运。“许多人被感召，许多人成为上帝的选民”。

经验告诉我们，某些阶层的人比其他人更易遭受某些不幸：所以说，加斯科涅人说话没分寸，而巴黎人则慕虚荣。大家还可以看到，脖子短的人易患中风，炭疽病(一种疫症)专找屠夫，风湿最欺有钱人，穷人容易健康欠佳，国王耳朵易聋，行政人员易患偏瘫，而某种类型的丈夫则比较容易成为不合法爱情的牺牲品。这些丈夫和他们的妻子都缠住单身汉不放。这是另一种类型的贵族。如果有些读者属于这类贵族阶层，我们希望他或者他的妻子一定要头脑清醒，立刻记起洛姆德①在他的拉丁文语法中爱提的警句，就是：“凡是规则，必有例外”。家庭的一位朋友甚至可以引用下面这句诗，就是：

在场的人总是例外。

这样一来，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私下都有权利认为自己是个例外了。但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对丈夫产生的兴趣，以及我们要使许许多多年轻貌美的女人避免一个情夫会给她们

① 洛姆德(1727—1794)，人文学家和语法学家，著有《拉丁文语法》一书(1779)。一八三〇年，该书仍然被列为经典著作。

带来的薄幸与烦恼这种意愿，使我们不得不把那些特别需要小心谨慎的丈夫分门别类地谈一谈。

首先要指出的第一类丈夫是那些由于事业、地位和职务而不能不在某个时辰和某段时间离开家里的人。这些人是这类丈夫的旗手。

他们中间有职位固定的和不固定的法官，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必须留在法庭里。其他政府官员有时还可以想办法离开办公室，但一个法官或一个检察官是代表王室的，甚至死也要死在法庭上。法庭就是他们的战场。

同样，还有讨论法律的众议员和贵族院议员、伴驾的大臣、在大臣们左右工作的部门首长、出征在外的军人，以及《多情客游记》一书中拉弗勒在信中所提到的那个执行巡逻任务的下士①。

紧跟着这些必须按固定的时间离开家的人之后的，是事务纷繁而紧张、没有一分钟的空闲来陪伴妻子的男人，他们似乎总在考虑问题，谈话也难得愉快。

我们把银行家放在这批被审查过的人的最前列，经过他们手里的钱财动辄以百万计。他们脑子里装满了计算，积存数字太多，终于穿枕骨而出，在前额上方凝聚成一行行的加法演算。

---

① 《多情客游记》(又译《感伤旅行》)，英国作家斯特恩(1713—1768)的小说，书中的拉弗勒是约里克班长的仆人，曾在法国军队里当鼓手。小说第二十八章中写到，他把团队里一个鼓手写给班长妻子的一封信给约里克看，信里这样写道："不好，班长突然回来，咱们今晚万万不能相会了。"

这些百万富豪大部分时间都忘记了婚姻的神圣法则，也忘记了自己培育的娇花需要精心管理，从来没想到要去浇水，使之免受寒风烈日的摧残，几乎不知道妻子一生的幸福已经托付给他们。只有在饭桌上看见一个珠光宝气的女人出现在自己面前，或者，当这个妩媚的女人害怕他们粗暴的接近，象维纳斯般仪态万千地到他们钱箱里掏钱的时候，他们才记起这一点……唉，到了晚上，他们有时却强烈地想起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所规定的权利①，而他们的妻子也完全承认他们这些权利。象接受法律规定对舶来品课以重税一样，她们默默地忍受并根据“不受点苦，难得欢乐”这一格言，履行自己的义务。

科学家们一连几个月在那儿啃一根洪荒以前野兽的骨头、计算自然的规律或者研究大自然的奥秘。希腊人和拉丁人废寝忘食地探索塔西佗②的一种思想或者修昔底德③的一句名言，整天呆在藏书楼尘封的故纸堆里，寻找一条注解或者一篇古笈。这些人都是命中注定的人。他们专心一意，感到乐在其中，毫不理会周围发生的一切，明明不幸已经降临，他们几乎视而不见！他们真幸福！啊！他们太幸福了！举个例子说吧。有一天，博泽④在法兰西学院开会回来，凑巧碰上他

① 即：“丈夫应当保护妻子，而妻子则必须顺从丈夫。”

② 塔西佗（约55—约120），古罗马历史学家，向往古老的共和国，憎恶个人专制。

③ 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公元前400），古希腊历史家，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④ 博泽（1717—1789），法兰西学院院士，曾撰写《百科全书》中的语法部分，并著有《语法概论》。

妻子正和一个德国人在家里幽会。那德国人失声喊道："夫人，刚才我已经提醒过您说我该走了……"但那位法兰西学院院士接着说："可是，先生，您至少该说：'我现在该走了！'才对。"

接下来还有几位手拿竖琴的诗人，他们全部体力不在楼下而在楼上①。他们更懂得骑横空的天马，而不是皮埃尔的母马②。他们很少结婚，因为他们习惯于不时把心里的欲火在游荡的妓女或幻想中的妓女身上发泄。

还有鼻子发出臭烟草味的男人；

那些可怜一生下来便染上清晨吐酸水的男人；

那些抽烟或嚼烟的丈夫；

那些性格暴躁、样子老象吃了酸苹果的人；

那些在私生活里，有些厚颜无耻的习惯、可笑的行为，不管怎样，总给人一种下流印象的人；

那些被人不光彩地称为"暖被窝"的丈夫；

最后，还有那些年纪一大把还娶少妻的老头儿；

所有这些人都是名副其实的、命中注定的人！

还有最后一种命中注定的人，他们的倒霉，可以说肯定也是必然的。我们指的是那些整天忧心忡忡、叫人厌烦、爱挑毛病而又专横暴虐的人。他们有一种怪想法，要在家里称王称

① 在一八二四年《我生命中的一刻》这部书的草稿中，巴尔扎克谈到了一位才思枯竭的作者所处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有些人便去找情妇，"因为他们认为，灵感不在楼上，那一定是去了楼下。"

② 拉封丹写的一篇故事中说到，神甫约翰骗皮埃尔说，他可以把他的妻子变成一匹母马，愚蠢的皮埃尔居然信以为真，把妻子的衣服扒光，上了神甫的当。

霸，公开认为女人没一个好的，其实，他们对生活理解的程度还比不上毛毛虫对博物学理解的程度。当这些男子结婚的时候，他们的家庭就好象被小学生掐去了头的黄蜂，在玻璃窗上乱飞乱撞。对这类命中注定的人，本书简直是对牛弹琴。他们只不过是能行走的、愚蠢的塑像，天主教堂的泥雕木塑，我们不会为他们写什么，如同不能为马尔利①那些要把水提到凡尔赛的树林就非立刻散架不可的旧机器而写什么一样。

当我去各个沙龙里观察纷纷扰扰的人间夫妇百态的时候，脑子里很少不出现年轻时亲眼目睹的一种景象。

一八一九年，我居住在风景如画的亚当岛谷地的一间茅屋里。我这幽居之所旁边便是卡桑公园。公园安静秀丽，浏览之下，使人心旷神怡，在里面散步真是莫大的享受。夏天，这里是集豪华与艺术之大成的公园之中天气最清凉湿润的一个。这绿色的幽静去处是往日太平盛世时一位爱好田园生活的将军所修建。将军名叫贝日雷，以脾气古怪著称。他挥金若土，去听歌剧时头上扑满金粉，为了自己高兴而叫人把公园点得灯火通明，或者为自己大摆筵席。这个原籍撒丁岛的有钱人从意大利回来，为该地的美丽风光所陶醉，忽然头脑发热，花了四、五百万法郎，叫人按照自己画夹里的图片，在自家园林中，仿造出同样的景色。枝叶交错，相映成趣，还有珍奇的树木，幽深的峡谷，外界最旖旎的风光，博罗梅群岛漂浮在碧波清水之上。这一切有如道道霞光，色彩缤纷，照射在这举

① 马尔利，距凡尔赛八公里的小镇。一六七六至一六八二年间修建了一部向凡尔赛供水的装置，但供水始终没有成功。

世无双的地方，照射在周围景物一览无遗的“美丽岛”上，照射在从几棵枝叶扶疏的百年老柳中露出一座小屋的岛上，照射在一个周围长满菩提树、芦苇和花草的小岛上，仿佛一颗精工镶嵌的翡翠。即使远隔千里，也非来此不可！……我们那些身体欠佳的天才人物之中最病态、最多愁善感、最瘦弱的人来到这里，不消半个月便会肥得流油、踌躇满志、被植物界丰富的玉液琼浆所醉倒。当年这块乐土的主人并不关心自己的园地，由于没有妻室和儿女，对一只大猴子却动了迷恋之情。据说，他以前曾经获得一位女皇的宠幸，可能对人类已经感到厌烦的缘故吧。他把这只狡黠的动物安置在一根雕柱上的木塔里，用链子锁着。由于主人性情古怪，常常在巴黎而不在家，猴子得不到主人的爱抚，脾气变得很坏。我记得有一次，它在几位夫人面前放肆得象个男人。后来，它越来越坏，主人只好把他杀了。一天早上，我百无聊赖，闲坐在一株盛开的马兰花下。园林如画，香风扑鼻，周围又有高大的杨树，香气难以散逸。树林寂寂，涧水淙淙，婆娑的枝叶发出细碎的声音。我尽情欣赏着头上时而闪烁出金光的蓝天白云，思想漫步在未来的憧憬之中。忽然，耳朵里传来了一阵琴声。原来，前一天，从巴黎来了一个不知其名的讨厌家伙在拉小提琴，就象一个无所事事的人突然心血来潮，拚命干起活来一样。即便是我的死敌，我也不希望他获得这种与周围和谐高雅的大自然毫无共同之处的感受。如果是罗兰的号声①，倒也罢了……可是，一

① 罗兰，法国骑士史诗《罗兰之歌》中的主人公，公元七七八年随查理曼大帝出征摩尔人，退兵时殿后，中埋伏牺牲。临死前以号角向前军报警。

只聒噪的蚂蚱却不自量力，想用叫声向你表达人类的思想和语句！那个蹩脚的音乐师在饭厅里踱来踱去，最后在窗台上坐下，正对着那只猴子，也许想找什么听众吧。忽然，我看见那只猴子从小塔楼慢慢地爬下来，两脚直立地上，仿佛一个游泳的人，低下头，双手交叉放在胸前，象被铁链锁住的斯巴达克思①，又象卡提利纳在倾听西塞罗发表讲话②。一个温柔的声音似银铃在我所熟悉的小客厅中响起，回音袅袅。银行家③在这声音呼唤之下，把小提琴放在窗台，象一只平掠出去，追寻伴侣的燕子，倏地跑了。那猴头拖着长长的链子走到窗前，一本正经地拿起小提琴。不知道你们看见猴子试着拉小提琴的时候，是否和我一样感到有趣。现在即使我笑得已经不如当年无忧无虑的日子那样快活轻松，但一想起那猴子，仍然禁不住要发笑。那只半人半兽的动物一把抓住琴，象品尝苹果似地闻了又闻。它鼻息很重的呼吸大概使那块会发声的木头产生了低沉而和谐的回应。猴子听见点点头，拿着小提琴摆弄来摆弄去，举高、放低、竖直、摇晃、举到耳边、放下，然后又拿起来，其动作之快，只有这类动物才做得到。它机灵地用询问的目光看着那块默不作声的木头，谈不上有什么目的，但却有一种不完整的神秘感。最后，它一手拿着琴柄，极端粗暴地想把

---

① 斯巴达克思，公元前一世纪反对罗马的奴隶起义领袖，后失败被杀。

② 卡提利纳，公元前一世纪罗马贵族，因反对贵族院被杀。西塞罗是公元前一世纪罗马执政官、著名演说家，曾因揭发卡提利纳反对贵族院的阴谋而被誉为“祖国之父”。

③ 指上文“从巴黎来的那个不知名的讨厌家伙”。

琴放到下巴下面，但立即又象一个惯坏了的孩子不耐烦学习一样，猛地拨起弦来。可是，琴弦发出的只是一阵杂乱无章的声音。猴子气坏了，把琴往窗台上一放，拿起弓弦，在琴上猛烈地推过去，拉回来，与木匠锯木一般无异。这一次新的尝试，只能使它灵敏的耳朵更烦，于是，它双手拿弓，往能够奏出和谐欢乐曲子的无辜的提琴上急促地敲打。当时，我仿佛看见一个小学生骑在同伴身上，抡起拳头猛揍，看他还敢不敢再和自己捣乱。猴子对琴进行了审讯和判决之后，便坐在碎片上傻乐，一面把弄坏了的琴弓上金黄色的弓弦胡缠乱绕起来。

从这天起，我一见那些命中注定的夫妻，便觉得其中大部分丈夫就象那只想拉小提琴的猴子一样。

爱情是一切和谐的音乐中最美妙的一曲，对此，我们有天生的感受。女人是一件能给人以欢乐的绝妙乐器。但我们必须懂得这种乐器颤抖的琴弦、研究其部位、了解其怯生生的键盘，以及多变而任性的灵敏度。多少猩猩，我意思是说，多少男人，他们尽管结婚，可并不知道女人到底是什么！多少命中注定的人象卡桑的猴子对待小提琴一样对待女人！他们弄碎了他们并不了解的心，就象弄坏并瞧不起他们并不了解其秘密的首饰一样。他们一辈子都长不大，浑浑噩噩地活着，谈爱情、谈欢乐、谈风流和道德，好比奴隶之谈论自由。最后离开这个世界时，仍然是两手空空。差不多所有男人都在对女人的爱情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结了婚。开始时，他们破门而入，走进一座陌生的房子，却希望别人把他们请进客厅里款待。即使最普通的艺人也知道自己和手中的乐器(不论用木头或者

用象牙制造)之间存在一种难以形容的默契。他凭经验知道，他与这无生命的物质之间的神秘关系是经过许多年才建立起来的。他并非一开始便猜到这种物质的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只是在经过他长期研究和探索之后，这件乐器才具备了灵魂，能奏出悠扬的音乐。人与乐器如同两个朋友，只是在彼此巧妙地研究过对方之后才互相理解，成为知己。

一个男人难道象潜修宫里的修士那样一动也不动地蹲伏在生活之中，便能了解女人，看懂这首美妙的视听乐曲吗？一个以替他人思考、审判他人、统治他人、偷他人钱财、养活、治疗、伤害他人为职业的男人能做到这一点吗？总之，是否所有命中注定的人都能把自己的时间花在研究一个女人上面呢？他们的时间是卖钱的，怎舍得花在寻求幸福之上呢？一个人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内伺候两个主人。因此，在这个世界上，面色苍白、憔悴、满脸病容而痛苦不堪的女人比比皆是。这些女人不是身患不同程度的炎症，便是受到或轻或重的精神病的残酷折磨。所有这些女人的丈夫都是浅薄无知、命中注定的人。一个有艺术家气质的丈夫会小心翼翼地培养迟开而甜蜜的欢乐之花，而上述那些人却小心翼翼地培养自己的不幸。蠢人花时间去找罪受，而聪明人却把时间用来锻造自己的幸福。

二十六

奉劝诸君，切勿以强奸作为婚姻的开始。

在前几篇沉思录中，我们象外科医生毫不客气地敢于切开表面的肌肤发现隐患那样，大胆地揭露了痼疾的范围。但是，被拖上我们解剖实验手术台上的公众道德，在解剖刀下甚至连尸骸也没有留下。不管你是情人还是丈夫，当你听到这种灾难的时候，你是微笑呢，还是颤栗呢？我们之所以让命中注定的人心头压着这一巨大的社会包袱，完全是出于幸灾乐祸的心理。阿尔勒坎① 想知道自己的马能否习惯于不吃草固然可笑，但那些想获得家庭幸福而又不竭尽全力去培养这种幸福的人比起阿尔勒坎，却更加可笑。妻子犯错误一事本身就是对丈夫的自私自利、不负责任和漠不关心所提出的控诉。

读者诸君，你们经常把自己的罪恶归咎别人，现在轮到你们来掌握这副天平了。天平的一个盘子已经放得相当满，就看你们在另一个盘子上放什么了！请你们衡量一下，在已婚的男人中，命中注定的人有多少，然后再称一下，你们便可知道毛病出在哪里。

让我们再进一步探讨这种夫妻病的原因吧。

爱这个词如果用在传种接代上，是当今道德认为最丑恶的字眼。大自然通过赋予我们神授的思想，使我们高踞于动物之上，使我们有感觉、有感受、有需要、有七情六欲，这种双重属性使人既是动物，又是情人。这一区分将可阐明我们目前关注的社会问题。

婚姻可以看作是政治上的法律、民事上的契约、伦理上的

① 阿尔勒坎，意大利喜剧中的丑角。

条规：是法律，因为那是物种繁殖；是契约，因为那是所有权的移交；是条规，因为那是一切人都必须负起责任的保证。人人都有父母，人人都会有儿女。因此，婚姻应该得到普遍的尊重。但社会只能看到那些高贵的人物，从他们身上来考虑夫妻间的问题。

大部分人提起婚姻，只想到传种接代、财产和儿女。但传种接代、财产和儿女并不能构成幸福。crescite et multiplicamini① 并不等于爱情。向一个你在十五天之内与她见过十四次面的女子要求根据法律并由国王及司法当局所确认的爱情，是一件荒谬的事，但大部分命中注定的人却是这样做的！

爱情是需要与感情的结合，婚姻的幸福是夫妇两心相印的结果。因此，为了获得幸福，男人必须遵守某些关乎名誉与感情的规则。在社会法则所规定享有的需要获得满足以后，应该服从可使感情萌发的秘密的自然规律。如果他认为被人爱才是幸福，那他必须真诚地去爱对方，因为真正的爱情是不可抗拒的。

但要被人爱便必须永远爱人。一个人能永远爱他的妻子么？

能。

说什么一个人不能永远只爱一个女人简直是无稽之谈，其荒谬程度就好比说一位有名的艺术家需要使用多把小提琴才能演奏一段音乐或创作一段迷人的乐章一样。

---

① 拉丁文：滋生繁多。——见《旧约·创世记》第一章。

爱情是感官的诗，其命运与男人心中最伟大的感情和男人思想中最伟大的思想一样。爱情不崇高便谈不上是爱情。爱情如果存在，便会永远存在下去，而且会与日俱增。这就是古人所说的，爱情乃天公地母之子。

文学不离七种情景，音乐使用七个音符便能表达一切，绘画亦只有七色。至于爱情，可能也象这三种艺术一样，由七项原则构成，这一点我们留给下一世纪的人去研究吧。

如果说，诗歌、音乐与绘画有无限种表现形式，那么爱情欢乐的表现形式就应该更多了。因为，在这三种也许难以圆满地通过近似对比的方式帮助我们寻找真理的艺术中，人只能单纯依靠想象，而爱情则是两个人灵与肉的结合。如果这三种表达思想的主要艺术形式要求大自然创造的音乐家、诗人和画家事先进行学习的话，要获得幸福不就更必须懂得欢情的秘密才行吗？所有男人都感到有传种接代的要求，正如任何人都会感到饿、感到渴一样。但不一定所有人都会变成钟情的人或美食家。我们现实的文明已经证实，口味是一种学问，真正会吃会喝的只是有数几个得天独厚的人。欢愉作为一种艺术，还有待生理学家去研究。而我们只需指出，单单不懂得构成幸福的因素便足以造成命中注定的人一生的厄运。

我们将大胆地（其实我们也十分胆怯）发表一些格言式的见解，这些见解将和石膏创造地质学一样，创造出一门崭新的艺术。在这里，我们把这些格言警句写出来，供哲学家、要结婚的年轻人和命中注定的人思考。

二十七

结婚是一门学问。

二十八

男人必须研究过解剖学和解剖过女人才能结婚。

二十九

夫妻和睦与否取决于初夜。

三十

失去自由意志的女人永远不配作出牺牲。

三十一

在爱情上，撇开思想不算，女人好比一把竖琴，只向懂得弹奏的人吐露心声。

三十二

并非出自本能的厌恶，所有女人心里都存在一种感情，对缺乏爱的欢愉迟早也会弃如敝屣。

三十三

一位丈夫如果不能使妻子对欢愉产生向往，那他的利益至少也和荣誉一样，永远不会允许他享受这种欢愉。

三十四

既然欢愉是感觉与感情的结合，我们便可以大胆地说一句，欢愉就是物质化了的思想。

三十五

既然思想可以彼此结合以至于无穷，欢愉按理也该如此。

三十六

男人一生之中不会出现两次完全相象的欢愉，如同一棵树上没有两片绝对相象的叶片一样。

三十七

如果每次欢愉都有所不同，那么男人在同一个女人身上永远可以获得幸福。

三十八

巧妙地掌握欢愉的各种细微差别，加以发展并给予新的风格及独特的表现形式，这就是丈夫的本事。

三十九

如果发生在两个并不相爱的人之间，这种本事就是放纵，但两情相洽的爱抚，则绝对不是淫荡。

四十

最贞洁的已婚女子也可能是性欲最强的人。

四十一

最恪守妇道的女人也许会不知不觉地成为行为不检的人。

四十二

如果两个人单纯因肉体欢娱而结合，便谈不上任何社会责任。这一情况有如水下暗藏礁石，使不少船舶沉没。一位丈夫只消忘记那么一次枕席之外尚有廉耻二字，便会失足。夫妻之爱如人，睁眼闭眼都必需恰到好处。

四十三

威力之大小不在于击得狠或者击得勤，而在于击得准。

四十四

使欲念产生、持续、发展、增大，并使之获得刺激及满足，这简直是一首完整的诗。

四十五

欢愉的次序是从两行诗到四行诗，从四行诗到十二行诗，从十二行诗到三节联韵诗，从三节联韵诗到颂歌，从颂歌到多段唱词，从多段唱词到狂热抒情诗。只有傻瓜丈夫才一开始便写狂热抒情诗。

四十六

每一夜都应该有自己的食谱。

四十七

婚姻应该不断地向一个能吞噬一切的魔鬼发动进攻，这魔鬼就是：习惯。

四十八

男人如果不懂得连续两夜的欢愉之间有何差别，那他结婚是过早了。

四十九

做情人比做丈夫容易，理由是天天保持有风趣比不时讲些趣事难得多。

五十

丈夫绝对不能比妻子先入睡也不应比妻子醒得晚。

五十一

走进妻子的卫生间的男人不是哲学家便是蠢才。

五十二

如果妻子对丈夫已经无所希冀，那丈夫就完了。

五十三

已婚的女人是奴隶，但丈夫必须懂得使她成为王后。

五十四

一个男人除非经常看到妻子偎依在自己膝下，否则便不能自诩了解妻子并使妻子幸福。

在《项狄传》[①]一书中，戈蒂耶·项狄在其兄弟托比打算娶瓦德曼寡妇为妻时，给托比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其实是斯特恩写给全体无知的命中注定的人、卡他病患者、吸鸦片烟和吸鼻烟的人、老年人、牢骚满腹的人等看的。

这位最独特的英国作家在信里提出的著名教训，除了极个别几点外，完全可以补充说明我们在如何对待女人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因此，现在我们把信的原文奉献给命中注定的人，供他们考虑，请他们把这封信当做人类思想最丰富的伟大

① 即斯特恩的作品《特里斯唐·项狄的生平及见解》，小说的主人公项狄为人直率慷慨，勇于承认错误，并能倾听不同的意见。

杰作之一来加以思考。

项狄先生致托比·项狄上尉的信

托比贤弟：

我要告诉你的是有关女人的本质和与她们谈爱情的方式问题。现在机会到了，这对你可能是件好事(虽然这对我并非完全如此)，而且我还能就这一方面给你一点指导。

如果安排我们命运的冥冥主宰给予你而不是给予我更多的知识，我真愿意你处于我的位置，这支笔不是握在我的手里而是握在你的手里。但现在既然事实是由我来给你指导，并且在我身旁的你的嫂子已经准备就寝，那我干脆就把我想到的，并且认为对你有用的关于婚姻的想法和教训，不加整理地一古脑儿都写下来吧。我愿以此来表示对你的手足之情，托比贤弟，相信你一定会感谢我对你的关心。

首先是有关这桩事情所涉及的宗教问题（虽然我脸上火辣辣的，使我感到和你谈这一主题时自己不禁也脸红；虽然我知道，尽管你谦虚，使我们误认为你不知道，你绝对不会忽略任何虔诚的教规），但有一条教规，我仍然想特别向你提出来，以便使你不要忘记，至少在你谈情说爱的期间内不忘记。托比贤弟，那就是到你所追求的心上人家里去的时候，不管是早晨还是晚间，都必须祈求全能的上帝保佑，使你不致遇见倒霉的事。

你一定要把头发剃光，并且四、五天便洗头一次，如果你愿意，甚至可以洗得更勤一些。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她在你一时得意忘形把假发摘掉的当儿，弄不清你脱落的头发有多少是时间老人揪下来的，又有多少是特利姆①梳下来的。

应该尽可能不让她头脑中产生秃头的概念。

托比，你要牢记并确信下面这一句格言：

胆怯是女人的通病。也幸亏如此，否则谁愿意和她们打交道呢？

你的裤子不应太窄，也不应太宽，不应象我们先人穿的裤子那样肥大。

在任何评论之前，先来个不偏不倚的中庸态度。

不管要说什么话，要说的话是长还是短，都要注意压低声音。沉默和接近沉默都会使夜里的奥秘深印脑海，因此，如果能够办到，就绝不要发出任何声响。

与她谈话切忌开玩笑和采取讽刺口吻，而且尽量别让她看任何快活的书籍。有一些谈虔诚信教的文章可以让她看（尽管我认为她最好连这些也不看）。但拉伯雷、斯卡龙或堂吉诃德则绝对不能看。

所有这些书都使人发笑，而你知道，托比贤弟，婚姻的目的是最严肃不过的事。

在走进她家里之前，要先在你的襟饰上别上个别针。

如果她允许你和她坐在同一张沙发上，让你有机会把手放在她的手上，那你必须抗拒这种诱惑，因为你这一拉她的手，你手上的温度便会使她猜到你的内心思想。要使她在这方面和其他许多方面都摸不透你的心思。如果你这样做，起码会使她对你产生好奇的心理。如果你的心上人还不完全就范，你的驴儿②继续尥蹶子（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你便按照古斯基泰人③的做法，叫人从你

① 英国作家斯特恩所著《项狄传》中托比·项狄的忠仆。

② 指欲念。

③ 斯基泰人，古代居住在欧洲黑海沿岸的居民。

耳朵下面放几盎斯血，因为古斯基泰人就是用这种办法去治疗我们感官最没有节制的欲念的。

阿维赛纳①认为，经过适当的排泄和催泻之后，还要用曦根草精擦身，我的想法大致和他差不多。但千万少吃或不吃公山羊肉和鹿肉，切忌，也就是说尽量别吃孔雀、鹤类、骨顶鸡、鹡鸰和水鸡。

至于饮料，我不必告诉你，当然应该是马鞭草和寒耐草②合泡的茶，据艾利延③说，这种茶有惊人的功效。但如果你的胃受不了，便不要继续喝，而只吃黄瓜、甜瓜、马齿苋和莴苣。

暂时就写到这里吧。

除非突然发生战争……

就这样，托比贤弟，祝你诸事顺利。

戈蒂埃·项狄

如果在今天，斯特恩无疑会在信中删掉“驴儿”这样的字眼，并且不单不会劝命中注定的人放血，相反，会把吃黄瓜和莴苣的饮食制度改为极丰富的饭食。他劝人节衣缩食以便在发生战争时仓廪充盈，在这方面仿效英明的英国政府，和平时期拥有二百艘战舰，但在必要时，其造船厂立即可以造出双倍数目的军舰，使英国可以扬威世界各大海域，俘虏敌方整整一支舰队。

---

① 阿维赛纳，公元十至十一世纪伊朗哲学家及医生，博学多闻，为著名东方学者。作品有《医经》，《灵感哲学》等。

② 评论家一致认为，寒耐草并不存在，纯粹是斯特恩的杜撰。

③ 艾利延，公元二世纪希腊博物学家，著有《动物史》、《乡村信札》等。

如果一个男人属于在思想方面受过高等教育的一小群，那么，在结婚以前，他必须先度量一下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为了战胜许许多多的诱惑将在他妻子心中掀起的暴风雨，丈夫除了须具有欢愉的学问和财产，使自己不必厕身于命中注定的人的行列以外，还必须有强壮的身体、敏锐的反应、聪明的头脑、宽广的胸怀，在适当的时候，显示出高人一等，此外，还需有极端灵敏的视觉和听觉。

如果他长得漂亮、身材匀称、气宇轩昂，但其他方面却配不上这些优点，那他还是个命中注定的人。因此，如果丈夫长得丑，但脸部表情丰富的话，只要妻子有那么一次忘记他长得丑，他便会处于无比有利的地位，完全可以战胜那邪恶之神。

斯特恩的信中还忘记了一点，就是：丈夫必须经常注意使自己身体不发出任何气味，以免给讨厌造成借口。因此，使用香水是拙劣的做法，不管打扮多美，也会启人疑窦。

他应该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言谈谨慎，仿佛在伺候一个随时会移情别向的女人。对此，一位哲学家曾经发表过下列感想：

"一个男人曾经由于脱礼服的姿势不美、有一个指甲剪得不齐、袜子穿反了、或者解不开一个扣子而失去一个女人的爱。这个女人为此而抱憾终生、走向堕落、成为荡妇。"

丈夫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必须向妻子隐瞒自己财产的真实情况，以便能象慷慨的单身汉那样，满足妻子可能会提出的异想天开和刁蛮任性的要求。

总之，这是困难和需要有超人的勇气才能办到的事。他

必须对斯特恩所谈的驴儿拥有绝对的权力。这头驴子必须象十三世纪的农奴对领主那样俯首帖耳、恭顺服从、一声不吭、按命令前进和停止。

具备所有这些有利条件之后，丈夫才勉强可以踏入竞技场，有胜利的希望。尽管如此，他象其他人一样，仍然冒着这样一种风险，即对他妻子来说，他仍然是责任出版人①。

一些目光只看到自己鼻子尖的善良的小人物会大叫起来："什么？为了彼此相爱要费那么大劲儿，值得吗？要使家庭和睦，难道必须事先进学校学一学？政府是否要象不久前设立公法讲座那样给我们设置一项爱的课程呢？"

下面是我们的回答：

这些如此难以推断的、数目繁多的规则、这些如此细致的看法、这些因品性而异的概念，可以说早已存在于为爱而生的人们心里，如同审美观和思想组合能力存在于诗人、画家或音乐家灵魂之中。懒于按本沉思录的教导去做的人，从本质上说，是命中注定的人，正如看不出两种不同思想之间存在的关系的人是蠢人一样。事实上，爱情之有无名的伟大人物，犹如战争之有拿破仑、诗歌之有安德烈·谢尼耶②，哲学之有笛卡儿一样。

这最后一点看法包含了对所有男人长久以来提出的问题

---

① 一八一九年法国新闻法规定，设立责任出版人。报纸的责任出版人应就报纸的内容向政府当局或人民负责。作者在这里指的是替人受过的人。

② 安德烈·谢尼耶（1762—1794），十八世纪法国著名的抒情诗人。

的初步回答。这问题就是：为何幸福的婚姻如此少见？

这一伦理方面的现象实属罕见，原因是有天才的人物太少了。持久的爱情是两位在才能方面旗鼓相当的演员演出的一出崇高的戏剧。在这个剧里，感情造成灾难、欲念产生事件，最轻微的思想都能使局面改观。在其他学科里，艺术家只需与自身取得一致便可成功，但即使在这些学科里，有才能的人也已经是凤毛麟角了，又怎能在称为民族的两手动物群中经常能找到功力相等的爱情天才的一男一女呢？

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仅仅使大家预感到夫妻为了获得幸福所必须克服的体质方面的困难。但如果必须展示由于性格不同而产生的道德责任这一可怕的画面，那情况又该如何呢？

我们认为，模范丈夫一定要具备这些规定的首要条件，才能成功地保住自己的妻子不被他人所掳。我们承认，在我们观察过的各类众多的命中注定的人中，不存在这样的丈夫。总之，我们认为，这样的丈夫熟知我们所有的格言，掌握我们在上文约略谈到其中某些原则的那门奇妙的学问，非常理智地结了婚，了解妻子，并为妻子所爱。为了教育世人，我们将使他面临一种严重的情况，现在就让我们一一列举可能加剧这一情况的普遍原因吧。

沉思录之六　寄宿学校

如果你娶的是寄宿学校教育出来的姑娘，那你倒霉的机会比上面所有我们列举的要多三十个，而且你完全象一个把手伸进了马蜂窝的人。

既然如此，婚礼祝福的仪式举行以后，你千万别被你妻子装出的幼稚无知、天真烂漫和羞怯怯的态度所迷惑。你必须立即思考并按照我们将在本书第二部分所阐述的格言和教导去做，甚至要遵循第三部分的严格训诫，立刻提高警惕，在任何时候都要显示父亲般的关怀，因为你婚礼的第二天，也许前夕，都潜伏着危机。

真的，你必须牢记小学生从自然课学到的秘密和深刻的教导。拉佩鲁斯①、柯克②、或者帕里船长③航行极地的热情怎能与中学生航向欲海禁地的热情相比呢？

女孩子比男孩子狡猾、聪明和好奇得多，她们的秘密约会和偷偷互诉衷曲是任何有本事的女舍监都防止不了的，因为她们的鬼点子比男学生要多上千倍。哪个男人能猜透这些少女的思想和看法呢？不顾廉耻、偷试云雨、摸索寻欢、摹拟快感，这种种把戏只有她们自己才懂得，好比馋嘴的孩子偷吃锁起来的饭后甜食一样。一个女孩子离开寄宿学校的时候可能还是个处女，但绝非纯洁无瑕。她肯定曾经不止一次和女友偷偷在一起讨论过情人这个重要问题，思想或心灵肯定已被直截了当地腐蚀了。

就算你妻子没有参与这些天真的享受和早熟的胡闹，高班女生们秘密说点什么她也没权插嘴，难道就会变得好一些吗？不。她会结交别的少女，往少里算起码有两三个知心密

① 拉佩鲁斯(1741—1788)，法国著名航海家。

② 柯克(1728—1779)，英国航海家，曾三次率领船队远征大洋洲。

③ 帕里(1790—1855)，英国北极探险家。

友。你能保证你的从寄宿学校出来的妻子和她的好友没参加过女生们的秘密交谈，至少用类比的方法先期研究过鸽子们相亲相爱的游戏吗？而且，她的女友都会结婚，这样一来，你不仅要监视一个女人而是四个女人，要揣度四种性格，你将任由四个丈夫①和一打单身汉所摆布，而你完全不了解这些人的身世、做人的原则和生活习惯。我们这几篇沉思录将会告诉你，总有一天，你会不知不觉地因为娶了你的妻子而必须与一些人打交道。只有撒旦才会想出在一个大城市中间设立一所女子寄宿学校！……但至少康庞夫人就把她那所著名的学校办在埃库昂②，从这一明智之举足可看出她并非等闲之辈。在那儿，她的女学生看不到大街上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粗俗景象和捣蛋鬼用铅笔乱涂的下流词句，不会一睁眼便看见贴满法国各处的医治人类风流病的广告，居心叵测的书店也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向她们兜售充满诲淫诲盗毒素的书籍。因此，这位有学问的女教师只能在埃库昂才可以使其学生保持天真纯洁、一尘不染（如果真能办得到的话）。你也许希望毫无困难地阻止你妻子会见她在寄宿学校的同学吧？你简直是异想天开！她会在跳舞会上、剧院里、散步的时候和社交场合碰见她们的，两个女人在一起有什么事不可以互相帮忙呢？……这个令人发怵的课题我们以后在适当的地方再研究。

---

① 作者笔误，应为“三个丈夫”。

② 康庞夫人（1752—1822）曾在埃库昂为帝国军官的女儿办了一所寄宿学校。《三十岁的女人》中的朱丽·德·哀格勒蒙和《欧也妮·葛朗台》中夏尔·葛朗台的情妇安奈特都出自这所学校。

问题还没有完全谈完：如果你岳母把女儿送进寄宿学校，你认为这是为她女儿着想吗？十二到十五岁的姑娘是一个可怕的阿耳戈斯①。如果你岳母不愿家里有监视自己行动的人，我便觉得你岳母的确属于体面女人中最可疑的一部分了。所以，不管怎样，她不是女儿的坏榜样便是女儿危险的教唆人。

先谈到这里吧……，岳母这个主题需要整整一篇沉思录才能谈透哩。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睡在夫妻这张床上，不管转到哪一侧，同样都会感到满床荆棘。

大革命前，有些贵族家庭把女儿送往修道院。于是许多人竞相效尤，以为把女儿送往这些地方，有大官女儿作伴，定会学到贵族的言谈举止。这种出自虚荣心的错误做法首先破坏了家庭的幸福，其次，寄宿学校具有的一切缺点修道院都有，无所事事的风气更严重。重门深锁使人胡思乱想。孤独最能使人走火入魔。说出来也难以相信，生活中哪怕最普通的现象都会在那些爱幻想而又毫无社会经验、终日无事可做的少女心灵中产生极坏的影响。

有的少女想入非非，在不同程度上自作多情；有的对夫妻生活寄予过多的希望，一旦许配了丈夫之后，便心里嘟囔："什么！原来不过如此！……"总之，以集体方式抚养大的少女只能获得不完整的教育，这种教育具有无知的一切危险和学问所带来的种种不幸。

---

① 阿耳戈斯，希腊神话中的百眼巨人。他总有五十只眼睁着，五十只眼睡觉，轮换休息，因而人们以阿耳戈斯喻指监视者。

一个在家里由贤淑、虔诚、和善或暴躁的母亲或老婶娘抚养大的少女，一个出门总有姨娘陪伴、从小便干活、甚至干一些没用的杂活、什么都不知道、连塞拉凡①的表演也未看过的少女，是我们经常在社交场合碰见的那些可爱的美人，如同灌木丛中的鲜花，凡人的眼睛难以逼视。谁获得一朵这样纯洁动人的鲜花而又任由它由别人浇灌培养，那就是活该倒霉。这种人不是魔鬼便是白痴。

也许现在是时候了，该研究一下是否存在获得美满姻缘的办法了，让我们把有关预防措施的讨论无限期推迟，放到第二和第三部分去考虑吧。但事实不已完全证明，在完全密封的烘炉里阅读《太太学堂》②比了解一个待嫁女子的性格、习惯和思想要容易得多吗？

对大多数男人来说，结婚不完全象在股票交易所买债券一样吗？

如果说，在前一篇沉思录中，我们成功地给你指出了，大部分男人在婚姻这个问题上，对自己本身的幸福仍然抱着不在乎的态度，那么，认为有许多有钱、聪明、懂得观察，象《威克菲牧师传》中的布尔谢那样③，花上一、二年时间去揣测、窥伺他们要娶为妻的女子，但当把她们娶到手，并度过了英国人

---

① 塞拉凡，木偶剧团班主。一七八四年，在巴黎成立演出皮影戏和木偶戏的剧团，曾经风靡一时，获得孩子们的喜爱。

② 《太太学堂》，莫里哀的喜剧。

③ 《威克菲牧师传》是十八世纪英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哥尔斯密所著长篇小说；布尔谢是个正人君子、威克菲牧师的女婿。

称之为蜜月(下面我们即将讨论蜜月的影响问题)的短短一段时间之后，便很少再去关心她们，这种看法难道是有道理的么？

所以，由于我们长时间思考过这一重要问题，我们可以使你看到，要作出多少比较好的选择，即便是匆忙的选择，还是有办法的。

毫无疑问，机会将对你有利：

(1)如果你娶的姑娘性欲和路易斯安娜州或卡罗来纳州的妇女一样①。

为了获得一位少女在性欲方面的确切资料，必须通过贴身侍婢，使用吉尔·布拉斯所说的，而且已被一位政治家使用过的方法，才能识破阴谋或了解部长们是如何过夜的②。

(2)如果你选择一位不丑但也算不上好看的姑娘。

我们认为有一条原则是肯定的，就是，如果你想家庭幸福，则妻子性情温顺，长得也不算太丑，是做到这一点的必然因素。

你想知道真实的情况吗？请打开卢梭的著作吧，因为每提出一个公众的伦理问题以前，他总是先指出这一问题的意义。请看下面这一段：

---

① 美国的两个州，根据本文意思，这两个州的妇女性要求并不强烈。

② 吉尔·布拉斯是十七至十八世纪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勒萨日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小说写的虽然是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中期的西班牙社会，其实是作者生活时代的法国，"政治家"指给国王讲社会新闻的列尔玛公爵。"方法"指利用侍婢侦察女主人的行动。

“在有道德的民族中，未婚少女轻浮而已婚妇女严肃。在缺乏道德的民族中，情形则相反。”①

如果承认这一深刻而真实的看法所证明的原则，结果必然会是，假若男人都娶自己的情妇，不和睦的家庭数目将会大大减少。据此，法国的女子教育非作重大的改革不可。直到目前为止，在过失与需要防止的犯罪之间，法国的法律和道德总偏向犯罪。事实上，如果你拿少女犯的错误与已婚妇女的错误相比，前者不过是小小的过失。因此，给少女以自由所带来的危险难道不远比给已婚妇女以自由的危险少吗？与一个少女试婚会使轻浮的人哈哈大笑，但会使更多的正人君子深思。在德国、瑞士、英国和美国，少女在风俗习惯方面享有某些权利，这些权利在法国人看来似乎与任何道德规范都背道而驰。可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这几个国家里，婚姻不幸福的现象比法国少得多。

“当一个女人委身于情人的时候，她一定对其所爱有深入的了解，一定先由尊重和信任开始，然后才把心交给他。”

这寥寥数行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也许照亮了米拉波写作的囚室，其中所包含的丰富的思想虽然出自他强烈的感情，但对我们目前讨论的社会问题仍然有指导意义。事实上，定情时，男女双方必须进行宗教鉴定，受到宗教鉴定保护而缔结的婚姻尽管男方在占有之后觉得也不过如此，但却是最牢不可破的结合。

---

① 参看卢梭《新爱洛伊丝》第二篇序言。

于是，妻子再也不能抱怨她从属的丈夫所拥有的合法权利。她不得不顺从，也没有理由再委身于他人。但稍后，她心里逐渐会产生种种诱人的借口，似乎有一个人每小时向她重复询问二十次：你过去违心地嫁给了一个你并不喜欢的人，现在遇见了如意郎君，为什么你又不心甘情愿地以身相许呢？此时的妻子已经没有资格抱怨人类天性所带来的弱点，她早已体验到这些弱点的无可抗拒的威力，只能一任其所为了。

许多少女会被爱情的憧憬所欺骗！……但是，如果男人不值得尊重，那么，不做这些人的伴侣，对她们来说，岂不是有莫大的好处？

某些大惊小怪的人会高声嚷嚷说，这种风化上的改变会使社会陷入可怕的四分五裂，法律和法律所遵循的风习，不管怎样，也不能容许丑事和不道德的行为。即使罪恶难以避免，但社会至少不应该加以颂扬。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首先，上面提出的办法目的是防止直到目前为止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罪恶。但尽管我们的统计并不精确，这些罪恶总是个偌大的社会伤疤。这样一来，便使得我们的道学家在罪恶问题上宁大毋小，宁愿违反社会的基础原则也不愿使少女有轻浮放纵的可能；已为人母的妇女生活堕落，毁坏公民教育的本源，至少会造成四个人的不幸，而少女的堕落仅殃及一人，最多再加一个孩子；宁愿断送十个处女的贞操，也不应让已为人母的妇女失去头上应有的德行之冠。有一幅画，表现一个被人始乱终弃的少女，颇有点庄严圣洁的气氛，画出了海誓山盟终成泡影，神圣的信任尽付东流，

在堕落的瓦砾上，天真的少女在哭泣，她怀疑一切，甚至连父亲对孩子的爱，她也产生怀疑。不幸的少女依然天真无邪。她可以成为贤妻良母。如果说，过去充满阴影，未来却是一片蔚蓝的晴空。在不合法的爱情阴暗的画面上，我们能找到这些柔和的颜色么？表现妇女是受害者的只有一幅，而其他幅所表现的却是有罪的女人。犯通奸罪的女人有什么出路呢？即使上帝原谅她的错误，最循规蹈矩的生活也抹不掉尘世上活生生的见证。如果说，约克一世是里齐奥的儿子，玛丽女王的罪孽却祸延其倒霉的王室，而斯图亚特家族的衰微即是上天的报应①。

可是我的天，少女的解放难道会带来如此多的危险？

责怪一位少女由于竭力想摆脱姑娘身分而上当受骗是很容易的事；但这种事情只在目前的道德范畴中才会发生。今天，少女既不懂什么叫诱骗，也不懂诱骗的各种手段，她只依靠自己的纤纤弱质，虽然清楚上流社会的一般道德准则，但她那具有欺骗性的想象完全被随时都会变得强烈的欲念所控制，变成了盲目的向导，由于少女难得把初恋的秘密想法告诉别人，这种想象便变得更盲目了。

如果少女享有自由，那么只要给予她一种不带偏见的教育，她便有能力抗拒初次遇见的男子献上的殷勤。她会象所有人一样，能应付已知的危险，胜于对付暗伏的危机。

---

① 里齐奥（约1533—1566），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的宠臣和情人，一五六六年三月九日被王夫所杀。几星期后，女王生下一子，即未来的英王约克一世。

谈到自己作主的问题，少女在母亲警惕的眼睛监视下难道就不能自己作主么？大自然在少女的心灵中注入了如此强烈的贞操观念和胆小害怕的心理，正是为了使她不至于委身于一个她所不爱的男人，难道这些因素都不起作用？总之，哪有这样的姑娘，头脑简单到猜不出一个道德最败坏的男人会要求自己的妻子恪守妇道，象主人要求仆人十全十美一样？所以，对她来说，一切男女关系之中，德行便成了最好、最有价值的品质。

归根结底，这里讨论的是什么问题呢？你认为我们能为谁作规定呢？最多为五六十万扭扭捏捏、自以为身价十倍的少女，她们既懂得自卫，也懂得出卖自己。不在我们谈论范围之内的一千八百万妇女几乎都是按我们的风俗习惯所竭力提倡的方式结婚的。至于把可怜的两手动物与民族前锋——得天独厚的男人——分隔开来的中间阶级是半富裕阶级，被这一阶级遗弃的不幸的孩子，其数目根据献身于枯燥但有用的统计研究的、最勇敢的学者之一夏托讷弗的伯努瓦斯通①的说法，自恢复和平以后，有日益增长的趋势。可是，只要想到根据统计，私生子的数字成倍增加；根据计算，上流社会也发生许多不幸事件等事实，伤口虽大，难道我们不应医治吗？但是，在这里指出少女解放所带来的各种好处绝非易事。当我们能够观察到伴随我们的道德标准所设计的婚姻而来的种种情

① 伯努瓦斯通（1776—1856），法国医生，一八二四年曾发表《弃儿论》一书。

况时，有判断力的人便可以估计我们以理智和自然的名义为少女而要求的那套教育和自由制度的价值。我们法国人要求出嫁的姑娘必须是处女这种偏见是最愚蠢的。东方人娶妻时绝不问妻子的过去，而是把妻子关在家里以防范未来。法国人则把少女深锁于后宫式的庭院，用老年妇女、偏见和宗教思想加以保护，但对自己的妻子却听之任之，只管过去，不顾将来。这样只能使道德颠倒，最后，也许只能使夫妇间的忠诚具有今日妇女在偷情中获得的韵味和情趣而已。

如果要详细研究法国在二十世纪可能会要求的大幅度道德革新，我们的讨论便会离题太远了，因为风俗习惯的改良是极其缓慢的。要取得哪怕最微小的改变，就必须使上世纪最大胆的想法到了本世纪即变得平淡才行，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因此，我们在上面稍稍涉猎这一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故作姿态，目的不过为了说明我们并未忘记这一问题，或者为了给后人再留下一部作品罢了。这就是第三部，第一部涉及妓女，第二部是欢愉生理学：

凑够十个人，我们便可以造一个十字架①

就我们的道德和并非完美的文明所处的状况而言，存在一个目前无法解决的问题，使一切有关如何择妻的论述都成画饼。我们把这个问题和其他问题一起留给哲学家们去思考。

---

① 见莫里哀喜剧《冒失鬼》第二幕第二场。

问　题

目前还不能确定，妻子之不忠是否由于不能适应变化，而不是由于人们在这方面给予她的自由所造成。

另外，由于在本书里我们谈的是一个刚结婚的男子，如果他碰见的是一个多血质、思想敏锐、体格健壮，对什么都不疼不痒的女人，那他的处境就更为严重。

如果妻子只喝水，丈夫的危险就更大（请参看题为《婚姻卫生学》的沉思录①）。但如果妻子有点歌唱的天分，或者，如果她太容易感冒，丈夫就每天非发抖不可，因为大家公认，女歌唱家至少与粘液系统十分敏感的女人一样热情奔放。

最后，如果你的妻子还不到十七岁，或者，如果她的肤色灰白黯淡（因为此等妇女几乎全都狡猾奸诈），情况便会更糟。

但我们不打算在这里预言丈夫在妻子性格中看到不幸迹象时心里会产生的恐惧。眼下这些题外的话已经使我们离开寄宿学校这一主题太远了。寄宿学校里孕育着如此多的不幸事件，而且培养出来的女孩子并不认为自己所作的痛苦牺牲会使肯屈尊娶她们为妻的君子走上富裕之路。有些女孩子急不可待地希望获得奢侈的享受，不知法律道德为何物，仗着自己长得漂亮迷人，随时准备出卖自己灵魂的真谛去换取周围

① 见下文第十二篇沉思录。

的一片恭维。

如果这一篇沉思录在阅读或偶尔翻阅本书的人心里激起一股对寄宿学校培养的小姐们深深的厌恶，便是对社会的伟大贡献。

沉思录之七 论蜜月

如果说，我们前几篇沉思录证明了，在法国，已婚妇女几乎不可能保持贞洁，那么清点单身汉和命中注定的人的数目、列举我们对少女教育的意见、浮光掠影地研究一下选择妻子的各种困难，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民族的这一弱点。因此，在坦率地指出了折磨我们社会的那种隐患之后，我们便从不完善的法律、不合乎逻辑的道德、人类无能的思想、矛盾的习惯当中去寻找这一病患的根源。现在还需要看到的只有一个事实，那就是疾病的入侵。

我们先研究蜜月本身所包含的重要问题，找出第一个病根。我们发现，夫妻间发生的事情根源都在蜜月。我们在喋喋不休的沉思录中发表的那些明智的疯话里有意谈出的看法、格言、问题，仿佛是一个个环节，都套在蜜月这一光辉的环节上。在使我们那两位假想的决斗者①进行较量以前，我们必须分析，而蜜月可以说就是这一分析的焦点。

蜜月这一字眼源出于英语②，为各国文字所借用，因为它优雅地描绘了新婚燕尔、旖旎温馨、短暂而幸福的时光。蜜月

---

① 指丈夫与妻子。

② 实际上此词源出希腊。

象幻想和错误一样，留在人们的脑海，因为蜜月是最令人憎恨的谎言。如果蜜月常以头戴鲜花编就的花冠、象美人鱼般柔媚的水中仙女的形象出现，那是因为蜜月本是不幸的化身，而世事往往是乐极生悲的缘故。

一辈子相亲相爱的夫妻并不考虑什么蜜月。对他们来说，蜜月根本不存在，或者，每天都是蜜月，就象神仙不懂什么是死亡一样。但这种幸福不属于本书的研究范围。对我们的读者来说，婚姻受两个月的影响，即蜜月和黄月①。后者以公转一周结束，变成一弯新月。新月若照新人，便能地久天长。

蜜月怎能照着两个不应相爱的人呢？

蜜月一旦升起，又怎能落下呢？

所有夫妻是否都有自己的蜜月呢？

让我们按次序逐一解决这三个问题吧。

我们给予女孩子的优良教育以及男人娶妻所遵循的一贯谨慎做法都能够起到良好的作用。现在，让我们仔细观察一下造成幸福婚姻的前因后果吧。

我们的道德风尚使你娶的那位少女心中自然而然地产生极度的好奇心，加以在法国，母亲们自鸣得意地每天煽起女儿心里的欲火，却又不让女儿被欲火所烧灼，这种好奇心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了。

天真而狡黠的女儿对结婚的奥秘一无所知，因而不了解婚后的种种风险。别人不断告诉她，在结婚这段日子里，既有

---

① 复活节后第一个月，即四月五日至五月六日，常有冰冻寒风，使嫩叶枯黄，故称黄月。

束缚，也有自由，既能享受，也能自主，于是，增加了需要满足生活中各种兴趣的要求。对她来说，结婚才能使她的生命从无到有。

如果说，她内心有幸福之感，宗教、道德、法律和她的母亲却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告诉她，这种幸福只能从你那里得到。

即使顺从并非美德，但她总认为必须顺从，因为她所期待的一切都来自你。首先，任何社会都认为，妇女处于从属的地位是天经地义，而妇女本身甚至也不要求解放，因为她们觉得自己软弱、胆怯和无知。

除非你偶然犯了一个错误或者她讨厌你（如果你居然猜不出来，那你就活该倒霉了），她都得想方设法讨你的欢喜；她并不了解你。

最后，为了更顺利地毕其功于一役，你应该在大自然使她强烈地需要欢愉而只有你才能给予她这种欢愉的时候去占有她。你象圣彼得一样，拿着通往天国大门的钥匙。魔鬼要陷害他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天使，会调集邪恶的兵将把天使团团围住。现在，我要问一切有良知的人，魔鬼那种着急劲比得上善良风俗要使做丈夫的倒霉那股热切劲吗？……你难道不象一位被佞臣团团围住的君王吗？

少女带着无知和欲望，委身于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即使钟情于她，也根本不能也不会了解她内心微妙的道德观念。在她竭力从想象中说服自己去期待永不到来的、明天的欢愉或幸福这段时间内，她难道不是可耻地处于被动、服从和百依百顺的地位吗？

在这种社会法律和自然规律发生冲突的奇怪状态下，少女为了本身的利益起见，只好服从、委身相就、备受熬煎而不敢吭声。她的服从是一种打算，她百依百顺是有所希冀，她的忠诚是你可以利用的本性，她的缄默是宽容大度。只要她不明白你任性的脾气，她就只好倒霉，只要没把你的性格研究清楚，她便是个受气的媳妇儿。她毫无爱情，只有牺牲，因为她相信占有她时最初一刹那间的虚情假意。但总有一天，她会看清牺牲于事无补，那时她便不再沉默。

于是，一天早上，支配夫妻感情的种种误解全部抬头，仿佛被重物压弯的树枝，把重物逐渐移去，重又弹起一样。以前，你把少女的委曲求全当作是爱情，其实，她企求幸福，她忙不迭地满足你的欲念，希望你也能满足她的欲念。她早就满腹牢骚，只是不敢抱怨而已。哪个男人能猜得出年轻妻子这种自己并不知晓，可又在内心萌发并折磨自己的、长年蕴积的失望呢？除非你是上帝，才能摆脱自然与社会对你的迷惑。你周围一切、你内心的感情，无一不是骗人的陷阱，因为为了幸福，你难道不是必须强忍你心头炽烈的欲火吗？难道一个你心焉向往而求之未得的女人纤手一抬便能筑起坚固的藩篱，挡住你欲火吗？……等你调动人马列队走过的时候，窗前倩影已杳；你点放烟火，但当客人来看时，烟火只留痕迹。在结婚的欢乐面前，你妻子有如歌剧院里的莫希干人①：等这个野蛮人开始明白时，教员早就烦死了。

---

① 莫希干人，北美印第安人部族，此处指未开化的野蛮人。

五十六*

夫妻间两心相印的时刻快如电光石火，而且一去不返。

两个人初次尝试在一起生活，女的兴冲冲地憧憬着幸福，脑子里对妻子的责任感觉犹新，渴望讨丈夫的欢喜，而道德也很有说服力地向她指出，爱情与义务并不矛盾。这初次尝试被称为蜜月。如果为了一辈子生活在一起而结合的两个人彼此并不充分了解，蜜月又怎能延续下去呢？如果说有什么值得惊讶的话，那就是我们的道德在夫妇的床笫周围所散布的蹩脚谬论未能激发多少怨愤！……

贤人的生活象平静的小溪，而浪子的生涯则似激流，淘气的孩子一路上摘掉所有的玫瑰，回程时只落得处处荆棘，人在少年时疯狂挥霍，耗尽百万家财，因而一辈子再也不能享受那百万金钱本来可以给他带来的四万法郎年金。这一切从道德角度看都是平凡的真理，但当我们想到大多数男人的所为，这些真理便显得那样新鲜。你看吧，那就是一切蜜月的真实写照，是蜜月的历史，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但是，有些男人接受过得天独厚的教育，有一定的思考能力，习惯于处心积虑，以便在政治、文学、艺术、商业或私人生活上崭露头角。这些人结婚时都希望获得幸福、用爱情或力量去统治一个女人，结果都落入同一个陷阱，在一定期间内享受到有限的幸福以后，全变成了白痴。这里面肯定有问题，而

* 箴言缺五十五，原文如此。

问题的答案就在人类灵魂中我们无法知道的深处，而不在我们曾经用以解释若干此类现象的那些具体事实。如果对所有男人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不知不觉违反的秘密规律进行危险的探讨，即使失败了也是光荣的，所以我们不妨冒险一试。现在就让我们作这个尝试吧。

不管白痴们说爱情如何难以解释，爱情本身和几何学一样有其颠扑不破的定律。但人类的每一种性格都任意去改变这些定律，我们认为，这都是我们身体的无数组织随意行动所造成。如果我们只看见光的种种效应而看不到其本源，许多人便会拒绝承认太阳是个运行着的统一体。这样一来，瞎子也可以随意嚷嚷了。我虽然没有苏格拉底那样的智慧，但也可以象他一样自诩只懂得爱情①。下面，我将试着推断出几条有关爱情的理论来，省得那些已婚或将要结婚的人去绞尽脑汁。这样，他们便可以很快就知道爱情的实质了。

然而，我们以上的全部看法都可以归纳为一个命题，这命题可以看作是，如果人们愿意的话，爱情这一神秘理论的末项或者首项，如果不尽快解决，你们最后很可能会感到厌烦。这一定理就包含在下列公式之中：

五十七

在两个有情人之间，爱情持续的长短与女方初期的抗拒或者社会上各种偶然事件给你的幸福造成的障碍成正比。

---

① 在公元前四世纪的雅典作家格赛诺丰的作品《宴会》中，苏格拉底曾经这样说："我实在举不出我生命中有哪个阶段没有爱情。"

如果你的欲念只能维持一天，那你的爱情可能连三夜也延续不了。这一规律的原因在哪儿呢？只要我们睁开眼睛看看周围，到处都可以发现这方面的证据：在植物界，不断生长的植物活得最长；思想的产品昨天产生而明日消亡，在自然界，违反妊娠规律的胚胎只能导致胎儿夭折。一切能延续的东西无不是时间长期蕴育的结果。长久的记忆来自长久的过去。如果说爱情是孩子的话，情欲便是成人。这种支配自然界、人类和感情的规律正是我们上面所指出的一切婚姻都违反的规律。这一原则创造了我们中世纪的爱情故事，如古代叙事诗中的亚玛迪、朗斯洛、特里斯丹之类的人物①，他们爱情专一，简直人间少有，是我们民族传奇的体现，但由于我们模仿希腊文学的结果，这种民族传奇被扼杀了。行吟诗人所想象和描绘的这些优美形象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

五十八

我们只有关心、爱护一种东西，并为之付出了心血，才会对这种东西有持久的感情。

我们上述的沉思默想，在有关爱情最重要规律的原因方面向我们揭示的一切，可以归纳为下面一句格言，这句格言不仅是因，而且也是果。

① 上述三个人物均系文学作品中著名的多情骑士，亚玛迪是《高卢骑士亚玛迪》的主人公；朗斯洛是《朗斯洛或囚车骑士》的主人公；特里斯丹是《特里斯丹和绮瑟》的主人公。

五十九

在一切事情上，有多少付出才有多少收获。

这条道理一看自明，不必我们再费唇舌。我们只想再补充一点。我们认为这一点是颇为重要的。有人说：一切事情都是真真假假，这倒说明了一个事实。由于世间事物确有不同的方面，人对这些事物的看法亦各有不同。人的思想天生诡辩，对这一事实的解释自然有异。这个事实就是：

在天地万物中，总存在一正一反的规律。一切生命都是两种相反力量取得平衡的结果。因此，在我们研究的这个问题，即爱情问题上，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你给得太多，你的收获反而会少。母亲向孩子们表露自己全部爱心，反而会使孩子们心里产生无所谓的感情，因为孩子们无法报答，便变得无所谓了。一个女人如果爱人超过被人所爱，必然会受到虐待。只有使男女双方力量永远处于均衡的爱情才是永久的爱情。但这种均衡总是能够达到的：两人中爱得最深的一个总在爱得最少的另一个的掌握之中。如果爱情能将就这一不平等的现象，那归根结底难道不只是一种心甘情愿的牺牲么？

当哲学家发现世界上只有一条定理，如同只有一个上帝一样，发现我们的思想感情也从属于使太阳运行、鲜花开放、宇宙存在的同等规律时，能不从心底里产生赞叹之情么？……

也许必须从这爱情的纯精神方面去寻找下列命题的理由，这一命题可以充分阐明蜜月和黄月的问题。

定　理

男人从厌恶走向爱，但一旦开始爱并由爱产生厌恶时，便永远不会再爱了。

在人的某些组织中，感情是不完整的，如同某些贫乏的头脑中思想可能不完整一样。因此，有些人有能力抓住事物之间存在的关系，但并不下结论，有能力抓住每一种个别的关系，但并不把这些关系联系在一起，有能力看、比较和表达，同样，人的心中也可能孕育不完全的感情。在爱情方面，如同在其他任何艺术方面一样，天才就在于能把想象力和实践的本领统一起来。世界上有许多人唱歌总唱不全，思想残缺，感情也不完整，既不能协调爱的行动，也不能协调自己的思想。总之，他们是不完整的人。把悟性高的人与没有悟性的人捏合在一起，只会造成不幸，因为万事必须均衡。

性格、思想、社会地位和财产如何以种种方式破坏这种均衡的问题，我们留给在名媛贵妇们的客厅里娓娓清谈、在背后悄悄议论的贤哲之士去探讨吧。我们现在要研究的是蜜月西坠，黄月东升的主要原因。

生活中存在着一种比生活本身更强有力的源泉，这是一种迅猛的、动力不知来自何方的运动。人类不认识这一旋转力的本源，犹如地球不知道本身自转的原因一样。我把这种不明的力量称为生活的激流。这激流卷走了我们最宝贵的思想，消磨了大多数人的意志，不由分说地把我们冲走。所以，

一个有良知的人（如果他是商人，就一定会到期偿还借款，毫厘不爽），也要按照容易遵守但必须每天遵守的生活规律，才能避免一死或也许比死还可怕的疾病。但尽管每天晚上都念叨："哎呀，明天我可不能忘记吃药片了！"到头来，还是被正正式式地钉进棺材，一埋了事。世事无常，应该如何解释呢？难道是缺乏毅力？但意志最坚强的人也束手无策；难道缺乏记性？但最有记性的人也在劫难逃。

每个人都可以在旁人身上看到这一事实。这一事实就是使大多数丈夫与蜜月无缘的原因之一。最聪明的人即使能够避开我们上文所谈的种种暗礁，但往往亦无法不自食其果。

我发现男人对待婚姻和婚姻所带来的危险有点象对待头上的假发。也许下面列举的看待假发的各个阶段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公式吧。

第一阶段：将来我会长白头发吗？

第二阶段：不管怎样，即使长，我也不戴假发！上帝！假发太难看了！

一天早上，你会听见一个爱火未能平息而心弦更被爱情撩拨得更为震颤的年轻的声音惊叫起来："怎么，你长白头发了！……"

第三阶段：为什么不戴一顶完全可以乱真的假发呢？假发能够乱人耳目，真是功莫大焉；再说，假发可以保暖，防止感冒，等等等等。

第四阶段：假发戴得十分巧妙，把不认识你的人都骗过了。

你心里总惦着假发。出于自尊心，你每天早上都着意修饰，其精心程度足可与手艺最佳的发型师媲美。

第五阶段：不理会假发了。——上帝，每天晚上要摘下来，早起又要小心翼翼戴上，真烦死人了！

第六阶段：假发下露出几根白发。假发有点松动。礼服领子托起了下面一圈假发。注意观察的人会发现你脖梗上有一道白线与假发较深的颜色形成鲜明的对比。

第七阶段：假发象堆乱草（请原谅我使用这种比喻），你不管假发了……

一位大智大慧的女性赏脸帮助我阐明了我作品中最隐晦的某几个段落。她问我："先生，您想通过这假发说明什么呢？……"

"夫人，"我回答道，"当一个男人对假发变得漠不关心的时候，他就成了……成了……反正您丈夫肯定不会那样。"

"但我对丈夫并不……（她在寻找合适的字眼）……他并不可爱；他身体不很好；他喜怒无常；他并不……"

"那么他对假发一定漠不关心了。"

我们彼此注意着对方。她装出一副俨然的态度，而我则露出一丝难以捉摸的微笑。我说道："我发现必须特别尊重女性的耳朵，因为那是她们唯一最圣洁的东西。"我摆出一副有重要事情透露的样子。那位美丽的夫人低下眼睛，仿佛知道听我讲下面这番话时自己必定会脸红似的。

"夫人，今天，大臣不会因说了个'不'字或者'是'字而被处绞刑了；也不会再发生沙多布里昂折磨弗朗索娃·德·富

瓦的事①，我们也不再会腰配长剑，随时准备一旦受到侮辱便拔剑复仇了。相反，在这个文明进步一日千里，只消上二十四堂课便能获得起码知识的世纪，一切均必须顺此潮流以达到完善的境界。因此，我们再不能使用我们祖先那种粗野不文的语言了。当今这个时代，人们能生产质地纤细、光彩夺目的布帛、豪华的家具、绚丽的瓷器，而过去的时代则连说话也拐弯抹角，噜噜哧哧。因此，必须创造出另外一些新词来取代莫里哀使用的那种可笑的表达方式，因为正如当代一位作者所说，这位伟大人物的语言对用薄纱做衣裳也嫌厚的夫人们来说，实在是太放肆了。当今的上流社会人士比学者们更晓得希腊人天生喜欢神秘故事。这个富有想象力的民族懂得用神奇的色彩去渲染自己历史上古老的传说。他们的行吟歌手全都是诗人和小说家，通过他们的声音，国王便变成了神祇，其爱情冒险故事口口相传，成了不朽的典故。根据法律学士、《神话字典》一书的经典作者匈普雷先生的解释，'迷宫'是一块用围墙围起来的地方，里面树林掩映，有楼阁装点其间，布置之巧妙，使年轻人一旦涉足，便再也走不出来。只见到处都是花丛，东西南北，无数小径穿插纵横，看起来都是样子完全相同的道路；年轻人必须耐着性子披荆斩棘，在乱石丛中与

---

① 指一八〇九年在巴黎上演的一出诙谐歌剧中的故事。妒心极重的沙多布里昂伯爵把自己美貌的妻子弗朗索娃·德·富瓦藏在布列塔尼的一座宫堡中，一面向法王弗朗索瓦一世谎称妻子长相太丑，没有资格出入宫廷。经过一连串曲折的剧情发展，国王终于使伯爵认识到，要使妻子忠诚，必须信任妻子，而不能光是担心，把妻子禁闭起来。

一头名叫弥诺陶洛斯①的怪兽周旋。可是，夫人，如果您记得弥诺陶洛斯是神话传说中带角的兽类里最危险的怪兽，雅典人为了不受其害，答应每年不管收成好坏，都向它奉献五十名童女，您就绝不会苟同那个好心肠的匈普雷先生的错误解释。他把迷宫只看做一座英国式的花园。您一定会从这一奇妙的神话中看到一种巧妙的隐喻，或者说得更精确一些，这神话用忠实而可怕的形象描绘出婚姻的危险。最近在赫尔库拉农②发现的壁画终于证明了这种看法。事实上，学者们根据几位作者的描述，长期以来一直相信弥诺陶洛斯是只半人半牛的怪物；但是赫尔库拉农的第五幅古画所显示的这一神话怪兽整个身体是人，只有脑袋是牛；并且为了消除任何疑窦，还画出它被忒修斯击毙于脚下③。您瞧，夫人，为什么我们不能求助于神话传说来加强在我们头脑里逐渐产生，并使我们不能象我们先辈那样大笑的虚伪心理呢？所以，当上流社会中一位年轻的女士没把有身分的女人用以掩盖其行为的面纱戴得十分好的时候，换了我们的先辈，一句话便能一针见血地都说明了，可是您，就象许多谨小慎微的夫人一样，却说：'噢，是呀，她十分可爱，不过……'——不过什么？……——'不过，

---

① 弥诺陶洛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半牛半人怪物，系克里特王弥诺斯的妻子和波塞冬送来的一头白毛公牛所生，被养在克里特的迷宫内，每年要吃童男童女各七名，巴尔扎克用以喻指使丈夫戴绿帽子的情夫。

② 赫尔库拉农，意大利古城，公元七九年被维苏威火山爆发所喷出的火山熔岩所埋，一七一九年发掘出来。

③ 忒修斯，希腊古代神话中的英雄，曾进入克里特迷宫，杀死吃人的牛头人身怪兽。

有时见异思迁……'夫人，我曾经苦苦思索这最后一个词的意义，尤其是您用这个词来表达与其本身意思相反的意义这种修词手段，但是，百思不得其解。因此，韦韦便是最后一只说出我们先辈这个词的鸟儿，但很可惜是向清白无辜的修女说的，而修女的不忠丝毫无损于男人的名誉①。如果妻子见异思迁，那么，按照我的看法，丈夫便会遇到弥诺陶洛斯。如果遇到弥诺陶洛斯的这位丈夫是个风流人物，也有一定的声望，许多丈夫的确值得同情，那么，谈起他来，您还会娇滴滴地说：'A先生是一个很值得尊敬的人，他妻子很漂亮，但听说他内心并不幸福。'所以，夫人，可尊敬的、内心并不幸福的男人，妻子见异思迁的男人，或者遇到弥诺陶洛斯的丈夫，正是莫里哀笔下的丈夫。好了，喜欢现代口味的女神，您看这些说法是否已经够清楚明瞭、雅而不俗了呢？"

"噢，我的上帝，"她微笑着说道，"如果确有其事，用一两个字或者用一百个字来说明，那又有什么关系？"

她把两膝微微一屈，向我行了个礼，转身走了，可能去找那些文学家在序言中经常提到的伯爵夫人和小说家常常用以烘托或创造古籍气氛的隐喻性人物去了。

至于你们，你们读我的书，人数虽不太多，但更为真实，如果你们中间有人与我刚才说的那位丈夫有着共同命运的话，那么我要提醒你们，你们是不会一下子感到内心并不幸福的。

---

① 韦韦是十八世纪法国诗人格莱塞所写一首谐趣诗中的鹦鹉，为一所修道院中的修女豢养，后从下层人那里学到了不少粗话，因而失宠，改过自新后，获得修女们的饶恕。

一个男人在夫妻感情上达到这种程度是一步一步的，并且是不知不觉的。许多做丈夫的甚至一辈子内心不幸而不自知。这种家庭变革总有一定的规律，因为蜜月的变化正如天上之月有从圆到缺各个阶段一样，每一对夫妻都逃不脱这种规律！我们不是已经证明了道德的自然界和物质的自然界一样，有其本身的规律吗？

你年轻的妻子，正如我们在别处已经谈过，是绝不会不经过认真思考便去找情人的。在蜜月接近下弦阶段时，你已经使她心里产生了你不能满足她欲念的感觉，你给她打开了生活的书页，你肤浅而单调乏味的爱情使她对灵与肉结合的诗一般的境界悠然神往，活象一只胆怯的鹊儿，虽然鸟铳声停息以后，心中尚存余悸，但依然探首巢外，凝视周围，看着这大千世界。她洞悉你们耍的机关，本能地感到你逐渐淡漠的情爱所留下的空虚，认识到只有找一个情人才能重新获得自己在爱情上那种其味无穷的自由判断的机会。

你等于把湿柴烘干，好让别人生火。

在你们两人所处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妻子，即使是最贞洁的妻子，不认为自己应该获得，或者曾经梦想获得强烈的爱情，也没有一个妻子，即使最最贞洁的妻子，不认为自己容易冲动，因为人总有一点自尊心，会故意夸大败在自己手下的敌人的力量。

“如果做规矩女人只不过有些危险，倒也罢了……”一位上了年纪的夫人对我说，“但那叫人受不了。我从未碰见过一个不想假装被骗失足的贞洁女人。”

就这样，甚至在情人还未出现以前，女人便已经研究其合法性了。在她内心，责任、法律、宗教，以及她强自压抑的本身暗藏的欲念不断地进行斗争。而对你来说，这就是事物新秩序的开始，就是大自然这宽大而仁慈的母亲对一切面临险境的生物所发出的警告。大自然在弥诺陶洛斯的脖子上系上铃铛，象在使旅人谈虎色变的毒蛇尾部安放了响铃一样。于是，你妻子内心便出现了我们将称之为*初期征兆*的现象，谁不能战胜这些征兆便活该倒霉了。那些看到这里回忆起曾经发现自己内心产生过此等征兆的人可以直接阅读本书的结论，这样他们便可以得到安慰。

一对夫妻所处的这一局面，不论延续时间的长短，将是本书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大体观察的结束。聪明的人应该懂得看出一个女人所流露出来的神秘迹象、几乎难以觉察的征兆和无意中做出的表示。而下一篇沉思录将向初次涉猎婚姻这门崇高学问的人士描述一下这方面的大致情况。

沉思录之八　论初期征兆

当你的妻子处于上文我们所说的那种危险心态时，你却完全陶醉于温柔乡中，觉得十分安全。你看惯了太阳，便开始认为太阳可以为所有人而照耀。你不再象新婚燕尔时那样，注意你妻子的一举一动了。

这种麻木不仁的态度使许多做丈夫的看不到妻子内心第一次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先兆。而这一精神状态比机会、马车、沙发、城里的套间住房更会使做丈夫的面临弥诺陶洛斯的威

胁。这种对危险麻木不仁的感觉之所以产生乃是你周围表面上一切宁静的缘故，事实也的确如此。上百万如饥似渴的单身汉似乎都在步调一致地密谋对付你。这些登徒子虽然彼此为敌，各不相识，但出于本能，却可以采取一致行动。

如果有两个人结婚了，这些弥诺陶洛斯的暴徒们，不管老少，通常都会彬彬有礼地不去打扰新婚夫妇。他们把做丈夫的看作是负责加工、打磨、切削、镶嵌钻石的匠人。将来这颗钻石会被人手手相传，总有一天可以让大家轮流欣赏。所以，看见一对恩爱夫妻时，单身汉中那些被称作道德败坏的人总感到异常高兴。他们小心翼翼地不去破坏所有人都能享受的这项工作。他们知道大雨总下得不长，于是便站在一旁守护，以难以置信的耐心窥伺着，等待这对夫妻开始对神魂颠倒的热恋感到厌倦的时刻。

单身汉敏锐地发现，一对夫妻在感情上秋风乍起之际正是黄月初升，丈夫变得懒散慵倦之时。即便是风流韵事也必须等待时机成熟。伟大人物都懂得审时度势。那些我们曾经当作危险分子介绍过的五十二岁的人非常明白，一个人即使毛遂自荐要做一个女人的情夫而被傲慢的拒绝，三个月之后必然会被张开双臂欢迎。但实际上，结了婚的人表示冷淡或表露爱情一般都是很坦率的。

当你和你的夫人联袂遨游七重天上迷人的美景并按照你们的喜好决定停留的久暂时，正如上一篇沉思录所证明的那样，你会变得很少或根本不涉足社交场合。你们心里快活，只要出门，总是以情人的方式去娱乐，上剧院看戏，去郊游等等。

如果你们两人再度一起或单独在社交圈子里露面，不管是联袂出席舞会、宴会、或为了消除心灵空虚而举行的无聊的游乐活动也好，单身汉们便会猜出，你妻子是来寻欢作乐的，她对丈夫已经感到厌烦了。

这时候，单身汉知道，路已经走了一半。也正是这时候，你即将遇见弥诺陶洛斯，而你的妻子也就要变得三心二意，也就是说，她会一反常态，变得循规蹈矩，而且能找出惊人的深刻道理来解释，使你什么也看不出来。从这时起，她表面上克尽妇职，更加竭力披上将来会逐渐减少的道德色彩。唉！克雷比庸说过：

难道杀了人还应继承被害者的遗产吗？①

你会看到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小心翼翼地博取你的

---

① 法国十八世纪诗剧作家克雷比庸（1674—1762）的著名伦理悲剧《拉达米斯特与赛诺比》第二幕第二场中的诗句。该剧的主要情节是：

赛诺比是阿美尼亚王米特里达特的女儿，许配予王弟法拉斯曼纳的儿子拉达米斯特为妻。后两家产生嫌隙，米特里达特悔婚。拉达米斯特一怒之下，把丈人杀死，掳走赛诺比，并将之杀死，投尸河中。但赛诺比并没有死，却沦为法拉斯曼纳宫廷中的女奴。法拉斯曼纳及其子阿尔萨姆同时爱上了赛诺比，但并不谙其身世。此时，拉达米斯特已成为罗马派到法拉斯曼纳宫廷来的大使，他的父亲和弟弟并没有把他认出来。他又见到了赛诺比，于是爱火复燃。赛诺比对他已无爱情可言，但为了履行妻子的责任，答应与他一起逃走。法拉斯曼纳追来，杀死拉达米斯特。当他知道他所杀的竟是自己的儿子时，便把赛诺比交给第二个儿子阿尔萨姆，叫他们远走高飞，以免自己因再见到赛诺比而产生嫉妒的心理，重犯杀子的错误。

欢心。她会无微不至地讨你欢喜，使你相信她永远爱你，以此来补偿她暗自酝酿的损害夫妻情爱之心。所以俗语说得好：幸福得象傻子一样。但女人性格各异，有的因为成功地欺骗了丈夫而看不起丈夫，有的由于丈夫不顺自己的心而恨丈夫，有的对丈夫无所谓，而这种心理比仇恨更糟糕一千倍。

在这种情况下，妻子身上出现的第一种征兆是严重的离心倾向。女人喜欢离开自己本身的地位，摆脱自己的内心思想，但还没有感情完全破裂的夫妻那种贪婪心理。她十分注意衣着，据她说，为的是在宴会上和娱乐场合吸引所有人的注意以满足你的自尊心。

回到令她厌烦的家里以后，你常常会看到她一脸不高兴，忽尔若有所思，接着又象疯了一样高兴得大笑起来，或者神情严肃，象开赴战场的德国大兵。这种频繁的变化往往就是我们上文指出过的可怕的矛盾心情。

有的妻子看小说，为的是想看看作家如何巧妙地描写各种各样不顺心但终归获得满足的爱情，或者为了使思想习惯于偷情所带来的种种危险。

她表现得非常尊重你，对你说，她象爱兄弟那样爱你，声称只有这种出自理性的情谊才是唯一真实而持久的感情，结婚的目的只是在夫妻间建立这种情谊。

她聪明地认识到，她履行的只是义务，因此，她可以提出行使权利的要求。

她冷静地发现，只有你才能体验到夫妻性爱的种种细微的感受，而她也许从来没怎么领略过，但她知道那是客观存

在。她晓得，而且也进行过分析……聪明的丈夫会发现许多细微但可怕的证据，说明这弱质女流并没有被强烈的情爱弄得神魂颠倒而是寻找理由去争辩和解释！……

六十

越审视，越不爱。

由此，她会开种种使你头一个乐起来的玩笑，但同时也说出一些使你吃惊的深刻的感想；由此也产生了一个思想飘忽不定的人常有的那些突然的变化和任性。有时候，她忽然变得极端温柔，仿佛对自己的想法和打算感到后悔；有时又郁郁寡欢，怎么逗也不高兴。总之，她正如诗中所说：女人善变而多变①，这一点，我们到目前为止，一直愚蠢地认为是女人生理结构所造成。狄德罗企图解释女人这种多变的特点，甚至将之说成是源出他称之为野兽的本质②。但在一个获得性满足的女人身上是永远也看不到这些频繁的反常现象的。

这些缥缈如轻纱的征兆，象几乎看不见的蓝天上几丝人们称之为暴风雨之花的云彩，但很快地颜色便变深了。

有些圣洁的嬷嬷出于有所打算、责任、感情或虚伪的目的，向一些妇女灌输顽固的原则，使这些妇女在庄严的默想之

---

① 拉丁诗人维吉尔的诗句。

② 狄德罗在《论女人》中写道：“患癔病的女人心情喜怒无常，有时使我战栗不已。这种女人身上有猛兽的成分，我见过她们象野兽般狂怒，听见过她们象野兽般怒吼。”

中(根据斯塔尔夫人的说法,其目的是使生活中多一点诗意),把心头涌现的无法满足的念头当作是魔鬼的建议。于是,你会看到她们定期急匆匆地去望弥撒、做礼拜,甚至参加晚祷。这种虚伪的虔诚开始时的表现形式是,她们总挟着装潢漂亮的精装经书,通过经书,这些可爱的罪人白费心力地企图履行宗教所规定、后来因婚姻的欢乐而置诸脑后的责任。

讲到这里,让我们定下一个原则吧,而你必须把这一原则用火一样的文字铭刻在脑海之中。

当年轻的妻子突然又恢复以前放弃了的宗教习惯时,这一新的生活方式总隐藏某种对丈夫的幸福举足轻重的动机。这一回归天主的行动本身便证明妻子已经见异思迁或者即将见异思迁,一百个女人中至少有七十九个是如此。

但下面一种征兆更明显、更具有关键性,所有做丈夫的必须识别出来,否则便会成为被骗的傻子。

当你们两人沉浸在蜜月虚假的欢乐之中时,你妻子作为你真正的伴侣,对你百依百顺,为能向你证明自己的一片真心而感到幸福,甚至希望你命令她飞檐走壁,果真如此,她会立即敏捷得象松鼠一样,在房顶上飞奔。总而言之,她可以去异求同,为你牺牲自我,并以此为乐。她极力迁就你的脾性,服从两体一身的心愿。

这些一时的好品性不知不觉便会消失。你妻子发现自己的意愿化为泡影,内心受到损害,便采取循序渐进而日益强烈的手段以图恢复。

这种手段就是已婚妇女的尊严。这手段的第一种效果就

是使你的欢愉中出现某种保留和一定程度的冷淡，而这冷淡的感觉只有你自己才能判断出来。

古希腊按照性爱艺术中二十二种技巧区分出二十二种专娴此道的妓女，而你在蜜月中根据自己性爱强烈程度的深浅也许对上述某种技巧有所体验。你年轻的妻子天真烂漫，对此道一无所知、好奇而又充满希望，她将会学到若干这种罕有而陌生、我们特别要向《欢愉生理学》的未来作者推荐的学问。

于是，工于媚术，使人浅尝之后终于获得火辣辣满足的非洲妙姬，讲究令人销魂的肉体欢愉、芬芳馥郁的东方侍浴按摩女，意大利南部地中海沿岸希腊人聚居地的名妓苏巴日塔特丽丝，柔情万种、使人心痒难熬的莱芒湖美人，必要时能取代上述各美所长的科林思名妓，还有灵牙解语、皓齿难餍、咄咄逼人的菲斯狄丽姝，终于在一个冬天的早晨，象一群群害怕西方寒流的小鸟，忽拉一声全飞走了。也许还有一位留给你，但一个晚上，连光艳照人、精力充沛的普罗菲蒂德① 也张开白色的翅膀，象伦勃朗画中的天使，在亚伯拉罕眼前消失一样②，低头溜了，只让你最后看一眼她本人不知道，过去也只有你才能醉眼朦胧地看到、用手轻轻抚摸到的迷人的珍宝。

你失去了这种种多姿多彩的欢愉、频繁变化的思想、爱神的箭，只能采取最最庸俗的爱的方式，进行原始而天真的婚媾，那是幼稚的亚当向我们共同的母亲所作的温和致意，大概也正是这种方式使灵蛇产生了启发她的念头。但如此完整的

① 上述列举的都是古代东西方的名妓。

② 指荷兰画家伦勃朗(1606—1669)的名画《亚伯拉罕的献祭》。

征兆并不常见。大多数夫妻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不会随希腊异教徒之俗，所以我们把出现在安宁的夫妇枕席之间的这些一般只能在偷情时才有的风流招数归入最后征兆之列。我们将于适当的时间和地点更详尽地论述这一令人迷惑的征候，而现在，这一征候也许只表现为夫妻关系中的无所谓甚至厌恶的感情。这些只有你自己才能体会。

你妻子在这样以自己的尊严说明婚姻的目的如何高尚的同时，宣称既然你有你的看法，她也应当有她的看法。她会说："女人结婚并不等于答应放弃自己的理智。难道女人真的成为奴隶了吗？人订的法律能拴住女人的身体，可是思想！……啊，上帝把女人放得太靠近自己了，因而任何暴君也奈何不了她们。"

这些想法肯定来自你让她有机会接受的、过分自由化的教育，要不，便是你允许她胡思乱想的结果。我们下面将用整整一篇沉思录来讨论夫妻内部的教育问题。

接着，你妻子开口了："我要有自己的房间、自己的床、自己的一套房子。"对你提的许多问题，她会回答说："可是，我的朋友，这与你无关！"或者："家里的领导权，男人有份，女人也有份。"更有甚者，她们还取笑想过问家务事的男人，说什么"有些事，男人就是一窍不通。"

你一窍不通的事越来越多了。

某天早上，你会发现，在你的小教堂里本来只供一个祭坛的地方却放着两个祭坛。你的和你妻子的截然分开，而这一分为二的现象越来越多了，借口总是：女性有自己的尊严。

于是，下述思想便产生了，那是别人以一种十分古老而罕为人知的活力灌输给你的。蒸汽力、马力、人力，或者水力都是很好的发明；但大自然赋予女人一种精神力量，上述各种力量均无法与之相比。我们称之为絮絮叨叨的力量。其威力存在于持续不断的声音之中，表现为同样话语的精确重复，同样思想的完整轮换。你只好一听见便表示同意以避免争吵。就这样，絮絮叨叨的威力向你证明了：

你有幸娶了一位贤妻；

她下嫁于你实在是你的莫大光荣；

女人往往比男人看得准；

你在任何事情上都应该接受你妻子的意见，并一贯按她的意思去做；

你必须尊重你孩子的母亲，服从她、信任她；

不被欺骗的最好做法就是任由女人去精心摆布，因为根据我们甘心相信的某些古老概念，男人是无法阻止妻子有外遇的；

男人最好的朋友是自己的发妻；

妻子是家里的主人，客厅里的女王，等等。

总之，女人的尊严处处压倒男人的权力，谁要是坚决反对，便难免坠入命中注定的人之列。

首先是发生口角，使他们在自己妻子眼里成了暴君，而丈夫的蛮横永远是妻子见异思迁的可怕借口。如果是不严重的争论，妻子总会向自己的亲属、夫家的亲戚、向所有人，向我们自己证明，没有道理的是我们。如果你为了息事宁人，或者出

于爱妻之情，承认你妻子所追求的权利，那你便让妻子取得了她以后永远可以利用的优势。丈夫如政府，绝不能承认错误，否则女性尊严这一秘密手段便会压倒你的权力，一切就全完了，从这时候起，她会得寸进尺，直到把你轰出其卧榻为止。

女人精细、聪明而狡黠，完全来得及想出讽刺的话，在你发表看法的一刹那间抛出来取笑你。所以，她笑话你之日便是你幸福结束之时。你的权力完了。一个笑过丈夫的妻子，不可能再爱丈夫。对钟情的妻子来说，丈夫应该是精力充沛、顶天立地、十分威严的人。家庭如果没有专制便不成其为家庭。世界上诸民族对此实应三思！

因此，一个男人面对如此严重的事件实在感到左右为难。本书的第二和第三部分要探索的正是婚姻中这一重大的政策性问题。拿破仑说过，这种丈夫必读的权术将教导你如何在这种轻浮的思想和浅薄的灵魂中使自己的形象显得伟大。你将会懂得一个男人如何才能表现出钢铁般的意志，接受这家庭内部的小型战争，不放弃意志的王国，而自己的幸福也丝毫无损。的确，如果你屈服的话，你妻子便会觉得你没有魄力而看不起你，你在她眼里便不是*男子汉*。但是，做丈夫的如何才能既有文雅的举止，同时又能采取强硬的措施，两者如何调和，这方面的理论和原则我们姑且不谈。现在只谈谈前途的重要性。让我们继续吧。

在这一关键时期，你会看到她逐渐巧妙地提出单独外出的权利。

不久以前，你还是她的上帝和偶像，而现在，她的虔诚已

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能够发现圣人的袍子上也有窟窿了。

“噢，我的上帝，”拉瓦利埃夫人对丈夫说，“你的剑佩带得多别扭，黎塞留先生①把剑垂直挂在腰上，你要想办法学学他，这样才更有气派。”

“亲爱的，如果你对我说，咱们结婚已经五个月了，这样岂不更妙！……”公爵回敬道。这一回答在路易十三统治时期成了名句。

她会研究你的性格，找出对付你的武器。这一与爱情毫无共同之处的研究是这样进行的：她会给你设下数以千计的陷阱，故意惹你生气，粗暴地对待她、骂她，因为当一个女人没有借口背叛丈夫时，便会想办法创造借口。

她也许会不等你吃饭。

如果是坐车穿行一个城市，她会指给你看你以前没看见的东西。她会肆无忌惮地当着你的面唱歌，会打断你的话。有时问也不答，并用二十种不同的方式向你证明，即使你在身旁，她一样能够运用自己的全部能力和知识。

她千方百计消除你在家务管理上的全部影响，并企图成为你财产唯一的主人。最初，这种斗争不过是她由于心情空虚或者太乱而寻找的消遣，后来，她在你的反对中发现了取笑你的新根据。她有的是冠冕堂皇的说法，而在法兰西，只要别人嘲讽地微微一笑，我们便会退缩不迭了！……

她还不时会出现头疼和烦躁的现象。这些征兆，我们以

① 黎塞留（1696—1788），法国元帅，红衣主教黎塞留（1585—1642）的侄孙。

后将用整整一篇沉思录来论述。

在社交场合，她会毫不脸红地谈论你，并满怀自信地看着你。

她开始责怪你每一个哪怕最细微的行动，因为她认为你的行动与她私下的想法和意图不一致。

她再也不关心与你有关的事情，甚至连你需要什么也不知道。你再也不是她衡量一切的标准了。

路易十四把凡尔赛宫最好的花匠每天早上放在他案头的桔子花束分送自己的情妇，维沃讷先生① 模仿他，在新婚燕尔阶段，几乎每天都把名贵的鲜花送给妻子。一天晚上，他发现他所送的那束花并没有象平时那样插在装满水的花瓶里，而是横放在一张靠墙的桌子上。"糟了！糟了！"他说道，"虽然我现在还不是被蒙在鼓里的傻瓜，但很快便会是了。"

你出门一个星期，一封信都没收到，或者收到一封，但其中三页都是空白……又一个征兆。

你骑着一匹心爱的名马来了，但在两次亲吻中间，你妻子所关心的只是你的马和马吃的燕麦……这又是一个征兆。

如此等等，你还可以举出别的。我们在本书中只是大致勾勒，细微的让你自己去揣摩。由于各人性格不同，这些隐藏在日常生活琐事中的迹象也有千差万别。有的人在戴头巾的姿态上看到征兆，另外一些人则必须等妻子拒绝履行夫妻责任时才知道妻子对自己的冷漠。

---

① 维沃讷(1636—1688)，公爵、法国元帅。一六七五年曾任西西里总督。

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早晨、舞会的翌日，或者郊游的前夕，这种情况发展到了最后阶段。你妻子厌烦了，合法的欢愉对她已经没有任何吸引力。她的感官、她的想象、大自然放肆的生机可能都会使她产生寻找外遇的念头。但这时她还不敢与人私通，担心事情复杂，后果堪虞。她还有点顾忌，你在天平上还有点分量，不过已经很轻了。而情人则具有新鲜事物的一切风采和迷人的神秘感。你妻子内心发生斗争，如同面对比以往更真实、更危险的敌人。很快地，危险越多，风险越大，她便越急不可待地想投身到这个交织着苦与乐、恐惧与满足、令人感到其味无穷的深渊之中。憧憬燃烧起来了，并发出劈劈啪啪的声响。在她眼里，未来的生活充满浪漫和神秘的色彩。她思想里感到，自己的生命在这为妇女争取权利的庄严斗争中有了新的意义。在她内心，一切都在激荡、翻腾、波动。生命似乎比以前增加了三倍。她从眼前判断将来。你给予她的少得可怜的满足对你十分不利，因为使她激动的已经不是她享受过的欢愉，而是未来将要享受的欢愉。在她想象中，与非法的情人在一起所获得的欢愉难道不比与你在一起时所获得的欢愉销魂么？总之，她在恐惧中，得到享受，而在享受之中也包含着恐惧。再说，她喜欢这种随时都会出现的危险，喜欢你悬挂在她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①，宁愿要情欲那弥留般

① 达摩克利斯是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的宠臣，他常说帝王多福，迪奥尼修斯于是请他赴宴，并让他坐自己的宝座，但在其座位上方以马鬃悬挂一柄利剑，使达摩克利斯明白位高势危，即使是帝王，亦所难免。后世以达摩克利斯的剑比喻随时可能降临的危险。

的呻吟呓语而不愿要比死还难受的、味同嚼蜡的夫妻之爱，或者比毫无感情更糟的、冷若冰霜的感情。

你也许要到财政部去交际应酬，到银行开列单据，去交易所办理延期交割，或者去众议院发表演说。你呀，年轻人，在我们第一篇沉思录中，与其他人一起指天誓日地一再说要通过保卫妻子来保卫自己的幸福，但妻子心里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欲念，你又有什么办法对付呢？……因为对这些热情似火的尤物来说，生活就是官能的感受。如果没有任何感受，她们便无法生存。你行事的法则在她心里不期然地会产生背叛你的要求。正如达朗贝①所说，“这是一连串运动的法则！”既然如此，你又能有什么防卫的手段呢？……你又能怎样呢？

可惜呀！即使你妻子还没有完全亲吻毒蛇的苹果，毒蛇依然在她面前，你睡着，可我们却醒了，于是，书便这样开始写了。

我们姑且不去细察在本书提到的五十万个丈夫中有多少人将归入命中注定的人之列，有多少人婚姻并不如意，多少人一开始便与妻子合不来；我们也不想去深究在这众多的丈夫之中，大致有多少能具备必要的条件来对付逐渐降临的危险，我们只是想在本书的第二和第三部分谈谈打击弥诺陶洛斯和保持妻子贞操的种种方法。但是，即使命运、魔鬼、单身汉和

---

① 达朗贝(1717—1783)，十八世纪法国作家、哲学家、数学家，百科全书派奠基人之一。对宗教及形而上学持怀疑态度，提倡自然哲学和科学精神。关于运动，他曾经说过：“物体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这并非运动，而是运动之结果。”

巧合的机会都对你不利，只消看看各种私通的来龙去脉，看看各个家庭里的争吵，你也许会有所安慰。许多人天性乐观，只要把位置指给他们看，把理由和情况向他们解释清楚，他们便会挠挠头，搓搓手，顿几下脚，然后就算了。

沉思录之九　结束语

我们履行诺言，在第一部分中总结出所有婚姻出现我们上文提到的那种危机的普遍原因，并且在描绘夫妇结褵初期种种现象的同时，说明了到底是什么错误造成此种不幸，从而指出了避免的方法。

可是，如果在努力阐明我们的思想、习俗和法律在一个涉及几乎所有人生活的问题上是如何不一致以后，不写一篇简短的结束语，总结一下造成这一社会弊病的政治原因，那么，上文的初步看法岂不是有欠完整？在指出了社会隐藏的罪恶之后，探讨一下我们的风俗习惯为什么并如何使这个社会罪恶累累，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哲学研究吗？

今天，法国妇女和婚姻必须遵循的法律制度和风俗习惯是古代信仰及传统的结晶，与一七八九年大革命所建立的理性和正义的永恒原则已经没有任何联系。

法国经历过三次重大的冲击，即罗马人的统治，基督教的传播，以及法兰克人的入侵。每一次冲击都在法兰西民族的土地、法律、风习和思想上留下深刻的烙印。

希腊横跨欧亚两洲，在选择夫妻制度方面深受本身炎热气候的影响，而采取了东方的制度。其哲学家、法律家和诗人

纷纷去东方研究埃及与迦勒底① 蒙纱遮面的古代美人。由于亚洲的阳光炎热炙人，因而妇女都被幽闭在深闺之中，这种现象在希腊和伊奥尼亚② 的木刻作品中比比皆是。妇女被深锁于大理石的闺房之中。当时一城即为一国，疆域不广，青年一代数目不多，何况英雄时代，年轻人的膂力都用于激烈的练武之上，因此，与艺术和宗教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宫廷命妇已能满足他们在情欲方面的起码需要。

罗马王朝建立初期，即派人向希腊求教，学习当时尚可适合意大利的法律原则，在已婚妇女的额头上印上终身为奴的标记。元老院深知德行对共和国的重要，因而建立了极度的夫权与父权，造成严峻的民风，妇女的从属地位处处可见。东方的幽闭生活成了妇女的义务、精神上的责任和道德。于是，建造了贞节牌坊、歌颂婚姻神圣的庙宇，还制订风化监察官制度、嫁奁制度、限制奢侈法、孝顺婆婆，以及罗马法的各种规定。所以，三次强奸或企图强奸便引发了三次革命③。所以，妇女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便成了法令庄严宣布的大事。这些注定只能做贤妻良母的杰出的罗马妇女只能一辈子过着幽居的

① 巴比伦之别名。

② 伊奥尼亚，古小亚细亚国名，居民为希腊移民，公元前六世纪成为希腊文明传播中心之一。

③ 传说公元前六世纪，罗马名媛柳克丽希亚被罗马王塔尔坎之子强奸后自杀，因而激起民愤，导致公元前五一〇年罗马王朝覆亡。公元前四四年，罗马一执政官欲强掠一百夫长之女维吉妮，百夫长不愿女儿受辱，亲手将女儿杀死，此事引发群众起义，十人执政官倒台。七年后，另一平民少女维吉妮成为一贵族与一平民之争夺对象，激发起一场平民反对贵族的运动。

生活，为养育主宰世界的人而终生忙碌。罗马没有妓女，因为年轻人年年都忙于征战。后来，罗马解体，那是历代皇帝专制统治的结果。再说，旧风俗造成的偏见十分顽固，因而从没有一个罗马女子能登台演戏。这些事实对法国短暂的婚姻史也不无说明的价值。

罗马人征服高卢后，便将其法律强加于被征服者，但这些法律却没有能力消除我们祖先对妇女的崇敬以及把妇女看作是神的直接代言人这种古老的迷信观念。但最后，罗马法律还是在代表已经罗马化的高卢地区、从前称为成文法的领域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而其夫妻原则也或多或少打进了习俗的领域。

可是，就在法律与习俗激战的时候，法兰克人入侵高卢，给高卢起了法兰西这一优美的名字。这些来自北方的战士把发源于他们西部地区的男女谈情说爱的做法带到了法兰西。西部地区天气寒冷，男女混杂，不需要增加妇女的数目，亦不必采取东方那种出于嫉妒而采取的预防措施。不仅如此，在他们那里，这些几乎被神化了的女性，感情奔放，使私人生活十分温馨。沉睡的感官要求种种强烈而细致的手段、多样化的行动、活跃的思想和故作娇媚而欲迎还拒等手法，其中有些原则，本书第一部分已经谈过了。这套手法十分适合气候温和的法兰西。

所以，总结一句，东方的特色是情欲、放纵、棕色的长发、幽闭的后宫、多情的神仙眷属、豪华的铺张、诗词歌赋和历史建筑。西方的特色是：妇女享有自由、高贵的金发、风流韵事，

有天仙也有妖妇，有深刻而令人陶醉的思想，也有甜蜜而使人激动的哀愁和缠绵的爱情欢乐。

这两种来自世界两个相反地域的体系在法国遭遇并发生了冲突。法国的朗格多克地区接受东方的信仰，而朗格多尔地区则仍然忠于认为妇女有巨大魔力的传统；在朗格多尔，爱情要求有神秘的气氛，而在朗格多克，只要看见便可产生爱情。

两种体系战斗方酣之时，基督教在法兰西取得了最后胜利，那是妇女提倡的结果，而基督教本身也确定了妇女神圣的概念。在布列塔尼、旺代和阿登的丛林地带，妇女以圣母的名称，在德落伊教老橡树的树洞中取代了不止一个偶像的地位。

基督的宗教首先是道德与政治的条规，它赋予一切人以灵魂，宣布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并以其原理巩固了北方的骑士理论。但这一优势却被下列的因素抵消了：首先是教皇驻节罗马，自称为该宗教的嫡传；其次是拉丁文的普及，在中古时代成为欧洲的语言；第三，僧侣、文人和法律界人士大力鼓吹实行一个士兵在洗劫阿马尔菲时得到的法典①。

妇女至卑和妇女至上这两种原则于是分庭抗礼，各自增加了新的论据。

撒利克法典②本身就是一个法律上的错误，它规定了妇女在民事和政治上的从属地位，但却未能取消习俗赋予妇女的权力，因为欧洲对骑士制度的热情使风俗抵住了法律的

① 阿马尔菲，意大利城名，十二世纪曾盛极一时，热那亚兴起后即逐渐衰落。"法典"指公元六世纪东方皇帝查士丁尼编纂的《民法大全》。

② 即撒利克法兰克人的法典，包括民法和刑法。其中一条法律规定，妇女无权继承土地，后来引伸为无权继承王位。

压力。

这就是自该时代以来，我们的民族性和我们的法律所呈现的奇怪现象，因为每当一位哲学家出现并研究历史，社会似乎处于变革前夕的时代起，法国经历了许多激烈的动荡：封建制度、十字军东征、宗教改革、王室与贵族之争、专制统治、教会专权，这一切象魔鬼的爪子一样，把法兰西牢牢抓住，因此，法国妇女一直面临着我们上文所描述的三大事件①冲突而产生的无法理解的矛盾。当诸侯割据、王室衰微、宗教改革威胁朝野，政教相争，人民被抛于脑后之际，又有谁能关心妇女、妇女的政治教育和婚姻问题呢？根据内克夫人②的说法，在这些大变革中，妇女象作为衬垫放进一箱箱瓷器中的羽绒，谈不上有任何价值，但没有它，瓷器非碎不可。

所以，在法国，已婚妇女给人的形象是身不由己的王后，既自由而又不能随意行动的奴隶。两种原则的斗争所产生的矛盾在社会秩序中爆发，造成千万种怪异的现象。由于实际上人们并不了解妇女，因而妇女内心的病态不是被看作奇迹，便被认为是妖孽或恶毒心肠。于是，这些被法律娇纵和庇护的尤物在生活中被神化了。她们象骄奢淫逸的帝王一样，眼波一转便能倾城倾国、挑起战争、败人家产、发动政变、教人犯罪或令人循规蹈矩。她们一无所有，甚至也不属于自己。她们既幸福，也倒霉。她们体质虽弱，但性格刚强，能冲出法律

① 指上文高卢先被罗马人，后又被法兰克人所征服，以及基督教在法国的传播。

② 内克夫人（1739—1794），即十八世纪法国文艺评论家、小说家斯塔尔夫人的母亲，银行家内克的妻子，当时她主持的沙龙在巴黎颇负盛名。

给她们圈定的范围，为恶有余而为善不足，遵守妇道得不到表扬，犯罪也得不到饶恕，被人责怪无知，但又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既不完全是母亲，也不完全是妻子。她们春情荡漾，久而越炽，一任法兰克人挑逗追求，但同时又象罗马妇女一样，幽居在宫堡内庭之中，养育未来的战士。没有任何较健全的法制，人人都顺其自然，既有德洛尔姆式的风流女子，也有科内莉般的贤妻良母①，既有淑女，也有淫妇。此等女性并非完人，约束彼等的法律亦不健全。有人把她们看作是介乎人与兽之间的生物，法律虽严也难以使之就范、天生供人类玩弄的不祥之物，另一些人则把她们看作是谪下凡尘、给人们带来幸福与爱情的天使，唯一能回答男人的感情，而男人的崇拜亦能弥补其苦难的雌儿。政治制度既然不统一，道德又怎能统一呢？

因此，女人的地位完全由环境和男人来决定，而不是按正常情况，取决于气候和制度：罗马人打着父权的旗号，违反女人的意愿，随意把她们出卖和嫁人。妇女饱受夫权的压迫，被深锁于后院，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报复。过去，内战频仍，妇女恪守贞操，而当男人们的精力不再耗费在战乱之中时，妇女便变得风流放荡了。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男人都可以用深浅不同的颜色绘制这幅图画，但我们希望从重大事件之中获得的是教训而不是虚无缥缈的诗歌。

大革命过分注意破与立，革命的敌人也太多；或者革命的时代太接近摄政时期和路易十五在位时的悲惨岁月，因而人

① 德洛尔姆（1611—1650），色艺双绝的妓女；科内莉（公元前约189—约110），罗马良母的典型。

们无暇研究妇女在社会秩序中所应有的地位。

建设我们法典的不朽大厦的那些杰出人物几乎都是深受罗马法律熏陶的法学元老，再说，他们也不参与政治制度的建立。他们是大革命的产儿，和大革命一样，认为小心谨慎地限制离婚法，制订尊夫从夫的限度已经是足够的改良。比起以前的情况，这些新的规定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

今天，许多事件和逐渐弄清楚的道理已经大大削弱了上述两个原则，但两个原则中哪一个最后获胜的问题仍然有待聪明的法学家去全面探讨。过去的时代具有不少可以供未来借鉴的教训。雄辩的事实难道对我们毫无用处吗？

东方原则的发展要求设立太监和后宫；法国混杂的风俗产生了妓女这个伤疤，而我们婚姻的伤疤则更深更大。因此，用一位同时代人现成的话来说，东方为父权牺牲男人和正义，法国则牺牲妇女和廉耻。东方和法国都没有达到这些制度预期的目的。东方后宫的妻妾并不爱自己的男人，犹如法国的丈夫难以保证自己是孩子的父亲一样。婚姻得不偿失。现在是时候了，不要再为这一制度作任何牺牲，应该把追求更大幸福的金钱押在社会状况之上，使我们的习俗和制度与气候统一起来。

君主立宪政府是专制和民主这两种极端政治制度的良好的混合。它似乎表明了也有必要把直到目前为止在法国仍然是对立的两种夫妻原则糅合在一起。我们过去勇敢地为青年人争取的自由揭露了女子被奴役而产生的反常现象，足可弥补我们已经指出其根源的种种弊病。让我们把丰富的感情、

风流的行动、爱情以及与之俱来的恐惧和甜蜜，还有法兰克人迷人的队列还给年轻人吧。在这生命的春天，任何错误均非无法挽回。经过各种考验，将能建立信任，消除仇恨，结成美满姻缘，而通过有益的对比，婚姻便是爱情的归宿。

如果我们的风习发生这样的变化，妓女这一令人感到羞耻的创伤便一定会消失。尤其是当男人尚具有少年时代那种憨直和腼腆时，即使遇到的是伟大和真正的爱情但又必须自行克制，亦无损其心中幸福之感。只要作出努力，心里总觉得高兴，而不管需要作多大的努力。只要灵魂起作用，在活动，即使是针对自己本身也无所谓。这一看法的意思说明人人均可获得安宁与幸福，这是法律的一个关键。再说，今天的研究工作进展迅速，即使精力最旺盛的风流哥儿也会把精力专注于单一的爱情和学问。多少年轻人不就是这样为繁忙的工作和心中重又产生的、不忍背弃纯洁的初恋之情所挽救而得以免于腐化堕落吗？的确，年轻的姑娘有谁不愿意延长甜蜜的处女之情呢？有谁被人认识而不感到骄傲？有谁不怀着使人陶醉的羞怯恐惧之情，矛盾而犹豫的心理，去拒绝象她一样毫无经验的年轻情人的追求呢？法兰克人的谈情说爱以及其中的乐趣，因此便成了年轻人丰富多彩的特权。于是，建立起心心相印、灵犀相通、情趣相投、命运与共的关系，造成夫妻恩爱所必需的美满和谐。如果经过周密的考虑，把女子排除在继承权之外，或者，如果象在美国那样，女子出嫁不带嫁妆，使男人们在择偶时不得不选择那些在品德、性格或才能方面均能提供幸福保证的女人，那么，上述那种理论的基础便会广泛和

完整得多。

这样，罗马人的理论将完全可以适用于在少女时代已经享受过自由的已婚妇女。给予孩子们初步教育这一做母亲的最重要职责将完全由她们承担，她们忙于创造和维持《朱丽》①第四卷中描写得淋漓尽致的那种时刻存在的幸福。在家里，她们象古罗马的女人，有着无所不在，但又肉眼难见的救世主活生生的形象。既然如此，有关女子不贞的法律必须极端严厉，应该在量刑及强制执行以外，更使其身败名裂。法国曾经把犯有所谓妖法罪的女人放在驴背上游街示众，不止一位无辜的女子蒙羞而死。这就是未来婚姻法的关键所在。米莱②的少女以死来逃避结婚，罗马元老院把自杀的妇女剥去衣服，用柳条编的席子拖着游街，处女则判以终身监禁。

除非我们的习俗发生我们所要求的那种彻底的改变，否则，妇女和婚姻在法国便不可能得到尊重。这一深刻的思想正是一位不朽的天才所著的两部最优秀作品的主题思想。《爱弥儿》③和《新爱洛伊丝》不过是这一理论的两篇铿锵有声的辩护词罢了。这一声音将响彻整个世纪，因为它道出了未来几百年法律和风习的真正动机。卢梭让孩子紧紧依偎在母亲怀里，这样做便已经给道德帮了一个大忙。但他们处的那个世纪已经病入膏肓，不可能理解这两篇诗一般的作品所包含的崇高教诲。真的，我必须补充一句，作者的诗人素质压倒了

① 指卢梭的书信体小说《新爱洛伊丝》(1761)。

② 米莱，爱琴海畔的亚洲古城名。

③ 《爱弥儿》，卢梭论述教育的作品，写于一七六二年。

哲学素质，他使已婚的朱丽心里仍然保留初恋的痕迹，因为他认为，一个有诗意的情景比如实写来更加感人，但所起的作用就差些了。

可是，如果说，婚姻在法国是一项重大的协约，通过它，人们心照不宣地达成谅解，以便使情欲更富情趣，使爱情更珍贵、更神秘，使女人更带刺激性；如果女人不过是客厅的装饰品、表演时装的模特儿、伺候巾栉的婢仆，而不是在政治上能与国家的繁荣、宗邦的荣誉相得益彰，深谋远虑可与男人媲美的人物……我承认，这套理论、这些长篇大论，在如此重大的命运面前，将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是，过去的事情已经被榨了又榨，再也挤不出任何哲理了，我们这个时代对编年史有压倒一切的爱好，为此而作出的牺牲也够多了。现在，让我们回头看一下当今的风俗吧。让我们再戴起缀满铃铛的软帽，再拿起拉伯雷不久以前当作权杖挥舞的小丑棒，继续进行分析。不要把玩笑的话说得过分严肃，也别往严肃的事情里掺进事情本身所没有的过多的玩笑。

第二部　内部和外部的自卫手段

To be ot not to be…①

① 莎士比亚这句话道出了丹麦王子哈姆莱特获悉叔父篡位，害死他的父亲并霸占他的母亲时，愤懑而又犹豫不决的心态。巴尔扎克在这里借用此句，句子结构相同但法语译文并不确切。

活下去还是不活，这就是全部问题之所在。

莎士比亚：《哈姆莱特》

沉思录之十　论丈夫的政策

尽管一个男人落到了本书第一部所说的地步，我们认为，当他知道自己的妻子被别人占有时，仍然会心情激动，爱火复燃。这也许出于自尊，也许出于自私，也许为了本身的利益，因为，如果他连妻子也已经觉得无所谓，那他在男人当中不是最末一个，也是倒数第二，活该倒霉。

在这漫长的危机过程中，要一个做丈夫的不犯错误是很困难的，因为，对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来说，御妻术比择偶术更为陌生。但丈夫应采取的政策也很简单，只须坚持奉行下列三条原则，并把这三条原则作为行动的指南。第一条是千万不要相信女人说的话；第二条是不断探寻她行动背后的意图，而不要只看表面；第三条是不要忘记，女人如果不说话，实际上话更多，如果不活动，实际上活动得更厉害。

从这时候起，你就象骑上了一匹阴险毒辣的马，必须时刻盯着它两耳中间的地方，否则便会被它摔下来。

可是，只知道这些原则还不行，必须懂得实施才能奏效，因为，如果把这些原则告诉无知的人，就等于把剃刀放在猴子手里一样。所以，主要的关键在于你必须永远不露声色，这一点，所有做丈夫的几乎都难以办到。大多数男子在他们妻子身上发现某种明显的见异思迁的征兆时，立即表示出带有侮辱性的不信任态度。在言谈和举止中显得脾气暴燥。心中的

恐惧有如玻璃罩下的煤气灯，强烈地照亮着他们的脸，指挥着他们的行动。

然而，一个女人一天有十二个小时考虑你的问题和观察你，你心里刚刚产生怀疑，她便从你的脸上觉察出来。她永远不会原谅你对她无缘无故的侮辱。事情无可挽回，一切遂成定局。如果可能的话，她第二天便加入见异思迁的妻子的行列。

因此，在双方对峙的局面中，你应该装得象从前那样，对妻子无限信任。如果你企图用甜言蜜语使她继续错下去，那你就完了，她不会相信你的，因为，她和你一样，有自己的政策。但你在行动上必须小心谨慎，装出高高兴兴的样子，以便使她不自觉地产生一种难得的安全感，自动露出马脚，于是，你便可以恰到好处地用缰绳或者马刺去对付她。

但我们怎能拿所有动物中最憨厚的马和女人相比呢？女人思想飘忽、感情丰富，因此，有时比威尼斯十人最高法庭①最可怕的神学顾问、修士会会员弗拉-波洛更小心谨慎；比一个国王更莫测高深，比路易十一更机敏，比马基雅弗利②更深谋远虑，似霍布斯③般诡辩，象伏尔泰般狡黠，比玛莫兰的未婚妻④更随和，但在这个世界上，她要提防的只是你。

---

① 十四世纪威尼斯共和国的最高法庭由十位法官组成，量刑极严，后成为政府权力的执行机构。

② 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主张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

③ 霍布斯(1588—1679)，英国哲学家。

④ 典出拉封丹的故事，玛莫兰是加尔布国王，其未婚妻十分温顺。

因此，你要不动声色，你的一切所做所为都要象宇宙的变化那样使人肉眼难以发现。除了不动声色以外，你还必须有绝对的自制。至少要具有塔莱朗① 先生为人称颂的外交稳健作风，在你的一切吐谈中，都必须表示出他那种彬彬有礼和潇洒自如的风度。在这方面，老师严禁你使用鞭子，如果你想爱惜你那还娇嫩的安达卢西亚② 母马的话。

六十一

男人打情妇……可以造成创伤；可是打妻子！……那简直是自杀。

怎能想象一个政府可以没有骑警，一种行动可以没有力量，一个政权可以没有武装呢？……这就是我们在以后几篇沉思录中试图解决的问题。但在这以前，我们还有两种初步的看法供你参考。从这两种看法可以得出另外两种理论。当你运用我们向你建议的任何机械手段时，这两种理论将可大派用场。为了使这些干巴巴的论述不致过于枯燥乏味，我想举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这样，我们只好离开书本去作实地考察了。

一八二二年一月一个晴朗的早晨，我沿着巴黎的林荫大道散步，从宁静的沼泽区一直走到昂丹大道的繁华去处，第一

① 塔莱朗（1754—1838），法国外交家，曾先后为法国宫廷、帝政和复辟王朝服务，聪明圆滑，八面玲珑，故能为三朝元老。

② 安达卢西亚，西班牙南部地区名，所产良马世界闻名。

次怀着哲学家的愉快心情，观察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面孔和五光十色的衣着。从骡步街一直到玛德莱娜教堂，每一段大街都是一个独特的世界，而巴黎整个这一区则是各种风俗习惯的大杂烩。当时我阅世不深，更想不到将来有一天自己会斗胆在婚姻问题上以立法者自居。那一天，我到一位中学同学家里吃饭。这位同学也许很早便有家室之累了。他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我以前的数学教师住在离我这个旧同学家不远的地方，我打算先去拜访这位可敬的数学家，然后再去享受朋友的佳肴美馔。我径直走进数学家的工作室，室内的一切都蒙着一层尘土，说明这位学者专心研究学问，顾不上打扫。但令我惊讶的是，我看见一位漂亮的夫人坐在一张安乐椅的扶手上，其姿势仿佛坐下的是一匹英国马。她象一般女主人看见生客到来那样，向我咧了咧嘴，但却掩饰不住我进来时她脸上那种赌气的神态。我立即猜出我来得不是时候。我的老师大概正全神贯注地解一个方程式，还没有抬起头来。于是，我象鱼拨动鳍一样向那位年轻的夫人摆了摆手，踮着脚尖退了出去，一面向她神秘地笑了笑，意思是说："我是绝不会阻止您使他背叛一次乌拉尼亚的①。"她略点了点头，动作之优美简直难以形容。"噢！我的好朋友，你别走呀！"几何学家叫了起来，"这是我的妻子！"我重又行了个礼！……啊，库隆②！你如果在场，一定会为你的学生当中唯一一个懂得将你的教导"轻快优美"应用到欠身敬礼上的学生鼓

① 乌拉尼亚，希腊神话中掌管天文、数学的女神。

② 库隆一家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著名的舞蹈世家。

掌！……这样做果然立竿见影，因为师母（这是德国人的称呼）脸一红，立即站起来走了，一面向我轻轻地行了个礼，似乎在说："您真可爱！……"她丈夫留住她说："别走，小妞，这是我的学生。"少妇把头向学者伸过去，象一只站在树枝上的鸟儿，伸长脖子要一颗谷粒似的。"这不行……"丈夫说道，一面叹了口气，"一会儿我用A加B的公式向你证明。"——"噢，先生，咱们别谈这个了，我求求你！"她回答道，一面眨眨眼，告诉他我在场。（如果是代数的话，我的老师一定会明白，但这样的动作，他怎么也理解不了，于是继续说下去。）"小妞，瞧，我要让你评判一下；咱们有一万法郎的年金……"听了这些话，我移步向门口走出，仿佛突然被镶在镜框里的水彩画所吸引，走过去仔细欣赏起来。我这一审慎的举动赢得了美人意味深长的一眼。唉！她不知道我简直可以在《福尔杜尼奥》中饰演能听见块菰在地下生长的"顺风耳"的角色①。"普通经济学原理规定"我的老师说道，"只能把收入的十分之二用于付房租和佣人的工钱，可咱们这套房间和佣人加起来却要一百个路易②。我算你的衣着打扮是一千二百法郎。（他一字一顿地说）你的伙食，"他又接着说道，"是四千法郎；咱们的孩子至少要二十五个路易；我自已只花八百法郎。洗衣费、柴火费、照明费大约需一千法郎；所以，你看，只剩下六百法郎，应付预想不到的开支一直就不够。要买个镶钻石的十字架就必须从咱们的本

---

① 《福尔杜尼奥》是十八世纪法国作家马伊的童话小说。

② 法国旧币，一路易等于二十法郎。

金中提取一千埃居①。但是，如果这条路一经打开，我的小美人，就没有理由不离开你如此喜爱的巴黎了，咱们很快便不得不迁居外省以重振被咱们花掉的家业。孩子已经够多，开支也已够大的了！得啦，乖乖听话吧。”“应该听话，”她说道，“但这样一来，你便是全巴黎唯一不送新年礼物给妻子的人了！”说罢，她象刚被处罚完的小学生一样溜走了。我的老师高兴地点点头。看见门关上以后，他搓了搓双手，我们便谈起西班牙战争来②。接着，我到普罗旺斯大街去，把刚才上的夫妻关系课这一伟大课程的第一部分和迪埃比兹攻陷君士坦丁堡的事③统统抛到脑后。当我抵达请我吃饭的那位朋友家里时，主人夫妇已经按宴请客人的一般规定等了半个钟头，正准备就座进餐。大概在切开一块猪肝酱时，美丽的女主人毫不客气地对丈夫说：“亚历山大，那天我们在福桑④的首饰店看到一副镶钻石的耳环⑤，你如果对我好，就应该买给我。”“瞧，你结婚吧！……”我的老同学开玩笑地叫了起来，一面从钱夹子里抽出三张一千法郎的钞票，在妻子发亮的眼睛前面晃了晃，接着说道：“我很高兴送这副耳环给你，相信你会哂纳。今天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的周年纪念日：也许钻石会使你

---

① 法国旧币，一埃居等于三法郎。

② 指一八二二年，自由派反对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七世的战争。一八二三年，法国派出远征军帮助国王平息叛乱。

③ 迪埃比兹(1785—1831)，俄罗斯陆军元帅。一八二七至一八二八年俄土战争中率军几乎攻陷君士坦丁堡。

④ 福桑，当时巴黎著名的首饰匠。

⑤ 一种蜡台式宝石耳环。

记住这个日子！……”“你真坏！……”她妩媚地笑了笑，说道，然后把两个指头伸进胸衣里，夹出一束紫罗兰，象生气的小孩子那样，扔到丈夫脸上。亚历山大把买耳环的钱给她，一面大声说道：“花我见多了！……”我永远忘不了那位娇小玲珑的女人迅速的动作和迫不及待的喜悦。她如同花猫抓耗子一样，抓过那三张钞票，高兴得满脸通红，然后把钞票卷成一卷，放进胸衣内原来放香喷喷的紫罗兰的地方。我不禁想起我的数学老师来。我觉得他与他学生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一个节省，另一个则挥金若土，并没想到这两个人当中表面看来最善于计算的那一个其实最不会计算。就这样，午饭在快活的气氛中结束了。之后，我们来到一个刚装修好的小客厅，在壁炉前坐下。炉火暖烘烘的，使人感到浑身舒畅，只觉得寒气全消，仿佛春天里徐徐开放的花朵。我认为有必要以客人的身分就这个小客厅的家具陈设，向这对恩爱夫妻说句恭维的话。“可惜这一切都太贵了！……”我的朋友说道，“但窝总得配得上鸟才行呀！……真见鬼，你为什么夸我的挂毯呢？那还没付钱哩。……在琢磨你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还欠一个不卖帐的挂毯商人两千法郎呢。”听了这番话，女主人环视一下这个漂亮的客厅，本来容光焕发的秀脸顿时变得若有所思。亚历山大拉起我的手，把我引到窗前，低声问我：“你能借给我一千埃居吗？我只有一万到一万二千利勿尔的年金，而今年……。”“亚历山大！……”那位可爱的美人打断丈夫的话喊道，一面向我们跑来，递上那三张钞票，“亚历山大……我知道这是种浪费……”“这关你什么事……”丈夫回答道，“把钱拿

着。”“可是，亲爱的，我会把你的钱花光的。我应该知道，你实在太爱我了，我不能把我想要的都告诉你……”“拿着吧，亲爱的，这是赢来的钱！得了，今年冬天，我再赌，准能把这钱赢回来！……”“赌！……”她说道，神色透着惊惶，“亚历山大，把你的钞票拿回去！喂，先生，我要你这样做。”“不，不，”我朋友边推开伸过来的那只白净娇嫩的小手，边回答道，“你星期四不是要去参加某夫人的舞会吗？”“你要求我的事，我考虑考虑。”我对老同学说道，接着，向他妻子行了个礼便溜走了。但根据即将出现的场面判断，我很清楚我那几句酒余饭后的客套话并不会产生多大的效果。走的时候我心里想：“跟一个学法律的大学生谈一千埃居这个数目，他准是疯了！”五天以后，我参加某某夫人举行的当时很流行的舞会。在最出色的四对舞中，我瞥见我朋友和那位数学家的妻子。亚历山大夫人打扮迷人，白色的轻纱配上几朵鲜花，显得素雅不俗。一条黑天鹅绒带子系着一个小小的十字架，衬托出白皙的香肤，两耳戴一对又长又尖的梨形金耳环。教授夫人的脖子上则闪烁着一个精美绝伦的钻石十字架。“真是耐人寻味！……”我对一个未看过世界这部大书、亦未了解过任何女人心理的人物说。这个人物就是我自己。如果当时我产生请这两位漂亮的女性跳舞的念头，那纯粹是因为我突然悟到了一种谈话的技术，战胜了内心腼腆的缘故。“这样说来，夫人，您还是得到了您这个十字架了？……”我对教授夫人说。“那可是我赢来的呀！……”她回答道，脸上挂着难以捉摸的微笑。“怎么！没买钻石耳环？……”我问朋友的妻子。“唉！”她说道，

“我费了整整一顿饭的功夫！但您瞧，我终于使亚历山大改变了主意……”“轻而易举地用您的魅力？”她定睛地看着我，脸上露出胜利的神情。

八年以后，这一幕我认为并不说明什么的情景突然又在我的回忆中涌现。在烛光鬓影之间，我清楚地悟出了一条教训。是的，女人讨厌说服别人。当别人说服她的时候，她便乖乖地就范，甘心扮演大自然分配给她的角色。对她来说，委身于人无异给人以恩赐。但据理力争反而会使她光火，气得要死。因此，为了驾驭她，必须懂得使用她经常使用的有力武器：同情心。所以，丈夫专制的依据应该到妻子身上，而不是到自己身上寻找：譬如钻石的事，就必须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懂得主动送钻石耳环以使人不好意思要，这是可以应用于生活中任何最微小事情上的诀窍。

现在让我们谈第二种看法

印度的谚语说得好：*谁懂得管理一万，便懂得管理十万。*我把亚洲这一至理名言作一引伸：谁能统治一个女人，便能统治一个民族。的确，这两种统治方式有许多相似之处。丈夫的政策难道不应该和君主的政策差不多吗？难道我们没看到君主们努力去争取民心以盗走人民的自由；扔给他们一天的食物，使他们忘记一年的贫困；一面劝诫他们不要偷盗，一面掠夺他们，并对他们说：“我认为，如果我是老百姓，我一定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正是英国给我们提供做丈夫的应该引进家庭里的先例。明眼人一定能够发现，自从政府制度在这个国家发展起来以

后，自由党人难得有几次执政。昙花一现的自由党内阁之后，总是一段长时期的保守党政府。民族党的演说家们象一群老鼠，闻见皇家壁橱里塞满核桃和肥肉时，便用牙齿使劲啃已经腐朽、但窟窿已被人堵上的板壁。女人就是贵政府的自由党。在刚才我们谈过的情况下，她自然渴望得到一些特权。你闭着眼睛装做看不见她的阴谋，让她费尽力气去爬上你宝座一半的阶梯好了。等她以为已经够到了权杖时，以无限潇洒的姿势轻轻地把她推倒在地，一面对她喊："好极了！"让她希望下一次获得成功。这一方法的手段必须证明，为了降伏你的妻子，你已经在我们的军械库中选择了你认为必要的一切武器。

这就是一个丈夫应该实行的总的原则，如果他不愿在他那个小小的王国里犯错误的话。

现在，不管马孔主教会议上少数派的意见如何①（孟德斯鸠也许已经猜到了立宪制度，他不知在什么地方说过，真理总是在议会的少数派一边），我们将会发现，女人既有躯体，也有灵魂，我们将着手考虑掌握其精神状态的手段。不管人们怎么说，思想的行动比躯体的行动高尚。因此，我们认为科学高于烹饪，教育也高于卫生。

---

① 公元五八五年，在法国马孔举行的主教会议上，讨论女人是否有灵魂，能否被公认为人的问题。当时提出这一问题的只有一位主教，而圣经中的道理证明，这位主教的看法是错误的。巴尔扎克当然是反对这种观点的。

沉思录之十一　论家庭教育

要不要教育女人，这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在我们讨论过的所有问题中，这一问题只有两个互相对立的答案，不可能有中庸之道。知识与无知就是这一问题的两个不可调和的前题。在这两道鸿沟之间，我们似乎看到了路易十八正在计算十三世纪的幸福和十九世纪的不幸。他坐在跷跷板中间，懂得以自身的重量控制跷跷板的升降。在板的一端，他看到了一个狂热无知的在俗修士、一个麻木不仁的农奴、一名方旗骑士坐下骏马的闪光马蹄铁。他仿佛听到："为了法兰西和国王，冲呀！①"但他转过身来，看见一个当上了国民自卫军上尉的工厂主不可一世的样子，证券经纪人豪华的马车，一个成了新闻记者、把儿子送进综合理工学院、衣着朴素的法国贵族，然后又看见宝贵的衣料、报纸、蒸汽机，他微笑了。最后，他用塞夫勒制造的杯子喝咖啡，杯底还闪耀着一个戴皇冠的拿破仑像。

去你的，文明！去你的，思想！……这就是你的叫喊。统治愚昧的人民比统治有知识的人民容易，西班牙人对此深有体会。正是出于这种原因，你一定十分讨厌让女子接受教育。愚蠢的民族是幸福的，因为，如果他们没有自由的要求，便不会有忧虑和动乱，他们会象珊瑚虫那样活着，也能把身体分裂为两个或者三个部分。每一部分又成为一个完整的民族，好赖

① 这是法国国王在作战时激励士兵冲锋的口号。

活着，任何一个拿着赶羊鞭的瞎子都能够统治他们。造成这一人类奇迹的是什么呢?是愚昧：专制制度只有靠愚昧才能维持，专制需要黑暗和沉默。但家庭的幸福与政治一样，是消极的幸福。在绝对王权统治下，人民对君主的爱戴，比起夫妻感情破裂以后妻子对丈夫的忠诚来，也许更自然一些：这时，我们知道，在你家庭里，爱情的一只脚已经踏上了窗台。所以，你必须采取梅特涅亲王为维持现状而采取的严厉而有效的措施①，但我们劝你做得要更加巧妙和文雅一些，因为你的妻子比所有的德国人加起来还要狡猾，比意大利人还淫荡。

这时，你必须想办法尽量推迟你妻子问你要本书看这一致命的时刻。这一点你会很容易办到。首先，你可以用不屑的神情提起“女才子”这个名字。如果她问你，你可以向她解释你们邻居是如何嘲笑那些女学究的。

然后，你可以经常告诉她，世界上最可爱、最聪慧的女人都集中在巴黎，而巴黎的女人是从来不看书的。

你告诉她，女人就象上等人一样，而根据马斯卡里尔②的看法，这些人不必学习便能通晓一切。

告诉她，一个女人应该不管是在跳舞或者玩乐的时候，甚至不必装出仔细倾听的样子，便能在有才华的男人的谈吐中，抓住巴黎的傻瓜们赖以取得风趣之名的现成词句；

告诉她，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对人对物的具有决定意义的

---

① 梅特涅亲王(1773—1859)，奥地利首相，顽固推行绝对王权，反对任何内政或外交上的改良，为此，他采取书报检查等一系列严厉措施。

② 马斯卡里尔，法国喜剧家莫里哀笔下的仆人，胆小且爱吹牛。

评价都会不胫而走，女人批评一位作家、诋毁一部作品、看不起一幅油画时所用的稍带尖刻的语调，比法庭的判决更有威力；

告诉她，女人是一面漂亮的镜子，自然而然地能反映最光辉的思想；

告诉她，天赋就是一切，在社交场合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从书本里学到的东西；

告诉她，书读得越多越胡涂，最终会什么都看不明白，等等。

让女人凭自己的天性去选择阅读的书本？……这无异把星星之火扔进弹药舱里，甚至比这还糟，等于教你的妻子如何摆脱你，生活在一个理想的天地，一个极乐世界之中。因为，女人看的是什么书呢？爱情著作、卢梭的《忏悔录》、小说和一切最能影响她们感情的作品。她们不喜欢理性，也不爱成熟的作品。但阅读这些富有诗意的著作会产生什么后果，你想过了吗？

小说，甚至一切书籍都以有别于自然的绚丽夺目的色彩描绘感情和事物！这种蛊惑力并非来自每一个作者矫揉造作、故作风雅以图自我炫耀的意愿，而是我们的智慧玄妙劳动的结果。人的一生就是把人类思想宝库中取出的东西去粗取精的过程。什么人物，什么历史建筑不是精心美化的成果呢？读者的思想在这种违反真实的做法中，也起了配合的作用，他们或是沉默不语，或凭着强烈的想象，或者由于在他们意念中存在着形象纯粹的反映。谁在阅读卢梭的《忏悔录》时不把华

伦夫人看得比真实的还美呢？似乎我们的思想总留恋我们曾经见过的，非常美好的形象，而不能接受另外创造的形象，除非把这些创造的东西看作翅膀，借以冲向宇宙。在接受一句巧妙的俏皮话时，总要进行加工，使之更加完善。如果是最富想象力的形象比喻，便一定会带来更完美的形象比喻。阅读，也许可以说是两个人在创作。这种思想转换的奥秘是否高于我们当前命运的天赋本能呢？是否逝去的前生遗留下来的习惯呢？剩下的已经给我们带来如此多的乐趣，那么，整体又该是怎样呢？

女人比我们更容易激动，因此，在阅读戏剧和小说的时候，一定会感到如醉如痴。她给自己想象一种理想的生活，比起这种生活，其他一切仿佛都黯然失色。她会毫不迟疑地企图实现这种充满快意的生活，并试着将其魅力灌注到自己的身心。她不由自主地从内心发展到表面，从灵魂过渡到感官。

你可能天真地认为一个象你那样大部分时间都在妻子面前穿衣、解带的人，其风度感情足可与这些书籍的感情和在那位美丽的读者面前显得穿着打扮无可挑剔的假想情人一决雌雄，对吗？……可怜的傻瓜！太迟了！唉，她倒霉，你也倒霉，你妻子会切身体验到，诗中的英雄和雕塑中的阿波罗一样，是十分罕见的。

许多丈夫会觉得不好意思不让妻子看书，甚至有的还说，看书有这样一种好处，即至少当妻子看书时，做丈夫的知道妻子在干什么。首先，你会在下一篇沉思录里发现，深居简出的生活会使一个女人脾气暴躁。难道你没碰见过这样一些毫无

情趣的男人，他们把生活弄得十分死板，使他们可怜的妻子变得和石头一样麻木？好好研究一下那些伟人所说的话吧！他们谴责想象所带来的诗意和情趣，理由妙极了，你必须牢牢记住。

但如果不管你怎样作出努力，你妻子仍然坚持要看书……那你必须立即向她提供一切可能提供的书籍，从孩子的识字读本直到《勒内》①。《勒内》这本书到了她手里，对你来说，比《豁达的泰蕾丝》②更危险。你可以给她一些讨厌的书，使她倒了胃口，再也不想阅读。象给她《玛丽·阿拉科克传》③、《赎罪之门》，或者路易十五时代的流行歌曲，使她头晕脑涨。不过，本书不久便会告诉你消磨你妻子时间的办法。既然没时间，她便不能阅读了。

首先，看一看女人教育给你提供的巨大可能性，以便打消你妻子对学问所产生的短暂兴趣。研究一下法国的少女是如何俯首帖耳地接受强加给她们的教育的。我们把她们交给褓姆、女伴、家庭女教师。这些人每灌输一种高尚、真实的思想给她们，便同时告诉她们二十个卖俏偷情的荒谬故事。少女们象奴隶一样被抚养大，习惯认为她们生来便应该模仿她们的祖母，孵育金丝雀、收集植物标本、浇灌孟加拉种的小玫瑰、

---

① 《勒内》，法国著名作家夏多布里昂（1768—1848）于一八〇二年发表的《基督教精华》中的一篇浪漫主义小说。主人公勒内是一个孤独、抑郁、多愁善感的病态少年，典型的世纪病患者。

② 《豁达的泰蕾丝》（1748），十八世纪的言情小说。

③ 玛丽·阿拉科克是圣母往见会的修女，后被封为圣女。

绣补壁毯、或者织衣服领子。因此，尽管到了十岁，姑娘比二十岁的小伙子聪明，但总显得胆小和笨拙，看见蜘蛛会害怕，说的也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想的是衣着打扮，谈的也是时装款式，既没有勇气做贤妻，也没有勇气做良母。

下面就是人们所采取的步骤：先是教她们如何给玫瑰染色、如何绣头巾才能一天挣八个苏①。通过勒拉瓜的著作学习法国史②，从公民尚特罗编的《历史年表》③学习编年史。而在地理方面，人们倒会让她们发挥一下年轻人的想象力。总之，一切均以不使她们的心灵接触危险事物为目的；但同时，她们的母亲和教师却不厌其烦地反复告诉她们，女人的全部学问在于懂得如何系我们的女始祖夏娃所穿的那片无花果树叶④。狄德罗说过，女人在十五岁以前只听见过这样的话：“女儿，你的无花果叶不行；我的女儿，你的无花果叶对了；我的女儿，这样系是不是要好些？”

让你的妻子就停留在这一纯洁高雅的知识范围里好了。万一她提出要一批藏书，你便给她买弗洛里昂⑤、马尔特-勃

---

① 法国旧辅币。五个苏为一法郎。

② 指勒拉瓜神甫的著作《法国与罗马历史问答》。该书于一六八七年出版，曾多次再版。

③ 法国历史学家尚特罗（1741—1808），著有《法国历史简编》，并曾翻译勃莱尔的《历史年表》。

④ 据说，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之后，顿时心明眼亮，知善恶，辨真伪，懂羞耻，觉得身上一丝不挂，无地自容，遂采撷无花果叶片，编成裙子，系在腰间。故此处的无花果树叶即指女人的裙子。

⑤ 弗洛里昂（1755—1794），法国著名寓言家。

伦①的作品、《神话集》②、《一千零一夜》、雷杜泰的《玫瑰画集》③、《中国风情》④、克尼普夫人的《鸽子画集》⑤，还有那部有关埃及的伟大著作⑥等等。总之，按照那位王后的英明意见去办，那位王后在听到面包价格飞涨引起人民骚动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让他们吃奶油蛋糕好了！……"⑦

也许有一个晚上，你妻子会怪你脸色难看，话也不愿意说，也许她会因为你用同音异义的词开了个玩笑而说你有情趣，但这只不过是我们制度的一个小小的缺陷：再说，即使法国的妇女教育是最可笑的荒谬事物，或者由于你这个做丈夫的愚昧主义政策使你怀抱的只是个玩偶，对你又有什么关系呢？既然你没有足够的勇气去进行更漂亮的工作，那么，把你妻子引入一条十分可靠的夫妻生活轨道，岂不比冒险带她爬上爱情的悬崖绝壁更好？她即使做了母亲也没用，因为你恰恰并不想有格拉古兄弟那样的孩子⑧，而只是想当 pater

---

① 马尔特-勃伦(1775—1826)，丹麦地理学家、政论家，著有《世界各部分数学、自然及政治地理》。

② 指从一七八五年开始出版的三十九卷著名神话集。

③ 《玫瑰画集》是画家雷杜泰(1759—1840)于一八一六年出版的水彩花卉画集。

④ 不详。

⑤ 克尼普夫人(1781—1851)，荷兰画家，擅画风景花鸟。

⑥ 指贝尔佐尼著的《埃及与努比亚游记》。

⑦ 一般认为，这句话是在法国大革命中与法王路易十六一起被人民处死的王后玛丽-安东奈特所说，可见这位王后骄奢淫逸，不恤民情的一斑。

⑧ 格拉古兄弟，公元前二世纪的一对罗马兄弟，有名的政治家和演说家，曾提出土地法，反对贵族将土地占为己有。

quem nuptiæ demonstrant ①：但为了帮助你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使本书成为一个武库，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其妻子或本人的性格选择适当的甲胄，击退蛰伏在妻子灵魂里，随时都会醒来的可怕的煞神。此外，不管怎么说，由于无知的人是女人教育的死敌，本沉思录将是大部分做丈夫的案头必备的指南。

一个受过和男子一样教育的女人实际上具有最出色的使她本人和她丈夫都可受用无穷的能力，但这种女人和幸福一样不可多得。如果你妻子不是这样的人，你必须为你们两人的幸福起见，让你妻子的思想保持在她出生时的境界，因为也应该想到，把一个奴隶扶上君主的宝座，他会立刻企图滥用自己的权力，所以，只要你妻子稍有骄傲的感觉，那你就倒霉了。

总而言之，如果按照本沉思录提出的方法去做，一个上等男人即使一时胡涂，不和一位在感情和心灵上曾经受过他长期考验的少女结婚，反而娶了一个平庸的女人，那么，要得到妻子的理解，顶多只需把自己的思想化整为零而已。

我们之所以提出上述有关婚姻的看法，目的并非要所有上等男人找上等女人，而且，我们并不愿意让每一个人以斯塔尔夫人②的方式去解释我们的原则。斯塔尔夫人曾经放肆地想嫁给拿破仑。这两个人如果结为夫妇，准是一对怨偶，而约

---

① 拉丁文：婚姻所决定的父亲。（即丈夫。按照罗马法律，丈夫是妻子在婚媾期间所怀孩子的父亲。）

② 斯塔尔夫人（1766—1817）；法国作家，浪漫主义先驱之一，著有《论文学》和小说《黛尔菲娜》，《柯丽娜》等，拿破仑时代曾被流放。

瑟芬则是与这个十九世纪的悍妇大相径庭的好妻子①。

的确，这些不可多得的少女机缘巧合，受到良好的教养，大自然也赋予她们美好的身躯，但她们稚嫩的灵魂却不得不承受我们称之为男人的豪放灵魂的粗暴接触。当我们称赞这些少女时，我们指的是歌德的作品《哀格蒙特伯爵》中克莱尔②式的世间少有的高尚女性。我们想到的是那些不追求扬名于世，而只想安心扮演自己应有角色的女人。她们温柔贤淑，对大自然赐予她们的夫主百依百顺，时而在他们思想广阔的领域升腾，时而又下降到象孩子一样只限于对他们承欢讨好的境地；她们了解这些苦恼万分的灵魂的古怪行动、他们最轻微的话语和最模糊的眼光；不管丈夫是沉默或者健谈，她们都感到高兴；她们终于认识到，一位拜伦爵士的欢乐、思想和道德不应该和针织品商人一样。不过，我们别说下去了，这种描绘会使我们离题太远，因为我们要谈的是婚姻而不是爱情。

沉思录之十二　婚姻卫生学

本沉思录旨在向你提出一种新的防卫方法。你可以借助这一方法折服并消磨你妻子的意志，而使之无法抗拒。具体说，就是通过身体的逐步变化和巧妙地减少精心控制的饮食制度影响其精神状态。

这是一个具有哲学性质的夫妻医学的大问题。所有患风

① 约瑟芬(1763—1814)，拿破仑的第一个妻子。

② 克莱尔是哀格蒙特伯爵的恋人。伯爵被捕，她企图鼓动民众，保护伯爵，被目为有纯真爱情的高贵女性的典型。

湿病的人、残废者、卡他性炎患者和我们谈命中注定的人那一章使之从麻木状态中惊醒的那批老人，一定会对这一问题感兴趣。但这问题主要与这样一些丈夫有关，他们胆子不小，敢于不择手段，象那位企图压制几个封建诸侯以保证人民幸福的法国国王一样①。还是同样的问题，即为了全体的最大幸福，必须去掉或削弱几个成员。

你是否真的相信一个严格遵守斯特恩推荐的只吃寒耐草、黄瓜、马齿苋的饮食制度、耳朵不时用蚂蟥吸血的单身汉居然会破坏你妻子的贞操呢？假设有一位外交家曾经灵机一动在拿破仑的头顶贴上永久性的亚麻子泥罨剂，或者每天早晨给他用蜂蜜灌肠一次，你想，拿破仑——就是那位拿破仑皇帝——能征服意大利吗？在俄罗斯战役中，拿破仑是否曾经因排尿困难而痛苦万分呢？……这是全世界都找不到答案的问题之一。冷冻、淋浴、洗澡等等会对脑子的急性或慢性疾病产生巨大的影响，这难道不是千真万确的事吗？在七月炎热的日子里，当你每一个毛孔慢慢地向炙人的大气蒸发你一下子喝下去的冰冻汽水时，你曾否感觉到几个月前使你生活轻松愉快的饱满的精神、活泼的思想、使不完的劲儿，顿时重又涌现呢？

不，不，由于天气冷热寒暑缓慢而难以觉察的变化影响，牢牢固定在最坚硬的石头上的铁条总可以撬起并拆卸最年深代远的纪念碑。因此，原则上，我们必须承认，如果说，大气环境能影响人的话，人便更有理由能通过以或大或小的气势和

① 大概指路易十四。

力量散射的意志，在自己周围创造一种真正的气氛，从而影响其他人的想象。

这就是演员才华的原理、诗歌与狂热崇拜的原理，因为前者是雄辩的语言，后者则是有说服力的行动；总之，这是一种目前尚处于襁褓阶段的学问的原理。

意志有强大的力量，可以影响他人。这种力量能刚能柔、极端灵活并可以转移，但本身亦受我们常变的机体所支配。我们的机体十分脆弱，许多环境都能使之变化。好，我们抽象的评论到此为止，现在，我们要回到环境的分析上去，因为环境造成人的意志，意志的高昂或消沉亦由环境决定。

现在，别以为我们的目的是要你在妻子的节操上敷贴泥罨剂，把妻子关起来与外界隔绝，或者象信那样密封起来。不。我们甚至不打算告诉你那种增加你的魅力，能使你的意志在妻子的灵魂中取胜的办法，因为没有一个做丈夫的会接受以恒久绷紧膂力为代价去换取永恒爱情的幸福，但我们将尝试发展一种极有效的、有益于卫生的办法，使火刚在壁炉里着起来的时候，你便能把它扑灭。

确实，在巴黎和其他省份的风流仕女（风流仕女是有身分女人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阶层）的习惯中，存在相当多的因素，可以使我们达到目的，而不必到治疗学的武库中寻找那四种败火的凉药①、水莲和其他千百种称得上神奇的灵丹妙药。

① 欧洲古代药学有热药及凉药之分。热药可以驱风，凉药可以败火。四种大凉药是：黄瓜、甜瓜、西葫芦、南瓜；四种一般凉药是：莴苣、苦苣、马齿苋和野菊苣。

我们甚至可以不必使用艾利延① 的寒耐草，和斯特恩的有明显消炎作用的马齿苋和黄瓜。

你要让你妻子整天躺在有天鹅绒或羽毛软垫、一坐半个身子都会陷下去的软座圈椅上。

你要用一切不违背你良心的方法满足你妻子那种女人所特有的癖好，即卧室的房门极少打开，室内喷洒香水，周围挂满舒适的半透明的布幔，光线很难照射进来。

你用这种方法会取得奇妙的效果，当然，最初必须忍受她冲动的那几下；但如果你身体强壮，抵得住你妻子暂时的猛劲儿，你很快便会看到，她虚假的劲头逐渐消失。总的说来，女人喜欢速战速决，但她们感情的暴风雨过后，便会出现使人放心的宁静，这时，做丈夫的便可以随心所欲了。

卢梭在描写朱丽奇妙的肠胃时不是已经向你妻子证明了，如果她不破坏自己娇嫩的肠胃和美丽的樱唇而去吃劣质的牛肉片和大块羊肩肉做的肉糜的话，她的身段会无比优美吗？世界上难道还有其他东西比下列这些食物更纯净吗？象新鲜和不带任何气味的可口的蔬菜、颜色鲜艳的水果、咖啡、香喷喷的巧克力、柑桔、连阿塔兰忒见了也动心的金苹果②、阿拉伯蜜枣、布鲁塞尔面包干等都是在有益健康、保持体型方面效果显著的食物，同时又能使女人具有神秘而异常独特的

---

① 见本卷第 82 页注③。

② 阿塔兰忒，传说中的一位公主，以身手敏捷、奔跑迅速著称，立誓只嫁与比她跑得更快的人。青年美拉尼翁以沿途抛掷金苹果引她停步的办法终于赢得美人归。

风采。这种饮食制度就如同一袭新衣、一个漂亮的行动或者一句得体的话，可以使她在她那个小圈子里获得小小的名气。毕达哥拉斯①应该是她宠爱的对象，就仿佛毕达哥拉斯是一头鬈毛狗或一只卷尾猴似的。

不要象某些人那样冒失，这些人为了给自己涂一层刚毅的油彩，居然反对保持身材，必须节食这一妇女信条。节食的妇女不会长胖，这是明显而肯定的事实，你不相信也不行。

有些以姿色著称的女人驻颜有术，每天多次用牛奶或含有可以松弛神经、使皮肤更柔软的物质的水洗澡。你应该赞扬这种驻颜术。

尤其是要叮嘱她，为了她的健康着想（她的健康对你来说是十分宝贵的），一定不能用凉水洗澡，不管洗什么都一定要用热水或温水。

要把布鲁塞②看作你的偶像。只要你妻子稍有不适，随便找个借口，给她大量使用蚂蟥吸血法；也别害怕不时给自己吸上几十条，好让这位著名医生的方法在你家大行其道。你的大丈夫脾气使你妻子经常面红耳赤，你有时甚至要故意令她血脉奋张，冲上头顶，这样，在某些时候，你便有权弄一批蚂蟥到家里了。

要让你妻子喝稍稍兑上些勃艮第葡萄酒的水，这种酒味

① 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80—500），希腊数学家和哲学家。主张清静无为，恬淡寡欲，饮食亦应茹素。

② 布鲁塞（1772—1838），生理医学的奠基人，他认为一切疾病都是身体某种器官发炎的结果，因此，他主张的治疗方法是服用败火清热的药。

道好但无兴奋作用；其他酒效果都不好。

千万别让她喝清水当饮料，否则你就完了。

“湍急的流水！你看，在你强大的压力下，大脑的闸门被冲开了！好奇女神游出来了，她作势招呼女伴跟随她，大伙儿一齐潜入急流。想象之神坐在岸边，若有所思。他目送流水，并把稻草和灯芯草的残枝变作前桅和艏斜桅。这种变化刚一完成，欲念之神便出现了，她用一只手把裙子撩到膝盖，把这些船桅都抓了过来。啊，不喝酒的人呀！你们多次任凭兴之所至把世界弄得天翻地覆，把无能者踩在脚下，使之面目全非，有时甚至还改变大自然的形状和外貌，难道你们靠的就是道魔泉？”①

如果用这种使人停止活动的办法，加上我们注意饮食的方法，仍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你就毫不犹豫地使用我们以下谈的另一种方法。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与另一个女人或另一个男人之比，就象十与三十、一与五之比。总存在一种我们当中任何人都不能逾越的程度。我们每人所具有的精力和意志施展时仿佛声音，时弱时强，其变化亦如音在八度音阶范围内所能达到的变化。这种力量是独一无二的，虽然化作欲念、爱情、思想劳动或体力劳动，但呼之即来。拳击手用之于拳击，面包师傅用之于和面，诗人用之于需要耗费大量精力的勃发诗情，舞蹈家用之于脚，总之，可以任由每个人按自己的

---

① 这一段引自斯特恩所著《项狄传》。

意愿去使用。如果你不象我那样知道弥诺陶洛斯把精力耗费在什么地方最多的话，那就让我今晚看见他心安理得地坐在我床上好了。差不多所有男人都把大自然赐予他们的这份宝贵的精力和意志消耗在必要的劳动或致命的感情忧伤里，而我们那些有身分的女人却有力无处使，变得任性和好斗。

如果你妻子的精力没有因节食而丧失，你必须使她活动，而且运动量逐渐增大。找出办法把困扰你的那部分精力转移到能将之全部消耗的事情上去。不必把女人捆在机器的摇柄上，自然有千百种方法使她在经常劳动的枷锁下感到疲乏。

执行的方法按环境而异，任你去决定，但我们要向你指出，跳舞是埋葬情欲最理想的深渊。当代有一位人士对此曾有过中肯的论述，我们现在就引用他的一段话①。

"圈子里人人着迷和艳羡的人最倒霉，虽获成功，但为此将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一个弱质女流却要作出极不相称的巨大努力，结果又如何呢？不爱惜自己的筋骨，使之疲惫不堪，会带来无法估量的后果。本来用以培养火热感情和大脑活动功能的聪明才智会偏离正道。欲望消失，只想休息，贪嘴偏食，这一切都说明体质已衰，需要的是补身，而谈不上享受。因此，有一天，一位幕后票友对我说：'和舞女生活过的人一定总吃羊肉，因为筋疲力尽的舞女绝不能不吃这种滋补的食物。'所以，请相信我的话，舞女的爱情是骗人的：表面看，春意盎然，下面的土壤却冰冷而吝啬，感情热不起来，令人恼恨不

① 这位人士姓名不详。

已。卡拉布里亚①的医生把跳舞作为特效药，治疗该地区妇女中常见的歇斯底里情欲，阿拉伯人也使用差不多的药方医治生性过分淫荡因而不育的贵族妇女。戏剧界有句谚语：'蠢得象个跳舞的。'总之，欧洲最聪明的人都相信，任何一种舞蹈本身都有突出的败火作用。

"为了证明这一切，有必要再补充几点看法。牧人的生涯使人生活放荡，织布女工的道德风习在希腊遭到强烈的非议。意大利人有一条谚语，单说女瘸子的淫荡。血缘混杂的西班牙人接受了非洲纵欲的传统，他们有一句无人不晓的格言，道出了他们肉欲的秘密：Muger y gallina qierna quebrantada②；女人与母鸡，都断一腿，那该多好。东方人对情欲艺术理解之深完全可以在哈里发哈吉姆下述这项命令中反映出来。哈吉姆是德鲁兹派③的创始人，他下令辖下的州县不许制造女鞋。似乎在全世界，心灵的暴风雨一俟双腿获得休息便会爆发出来！"

使一个女人跳舞又只给她吃白肉类④，这是多么巧妙的计策啊！……

别以为这些既真实、说出来又颇有风趣的看法和我们先前谈的理论有什么矛盾，无论使用前一种或后一种，你都可以

---

① 卡拉布里亚，意大利南部地区。

② 西班牙文：女人与母鸡，必须断一腿。

③ 德鲁兹派是伊斯兰什叶派的一支。

④ 指禽肉、鱼肉。

使女人身上产生你热切期待的慵懒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是安宁和平静的保证。使用后者，你等于把门打开，让敌人溜走，使用前者，你可以把敌人杀掉。

说到这里，我们似乎听到了一些胆小怕事、目光短浅的人以道德和感情为理由高声反对我们这种卫生的做法。

女人难道不是有灵魂吗？她们难道不和我们一样有感觉吗？人们有什么权利不管她们的痛苦、她们的思想和需要，象工匠将一块顽铁随意打成灭烛罩或烛台那样，任意处理她们呢？是否因为这些可怜的女性本来便已经荏弱不幸，所以一个粗暴的人才敢于完全为了自己正确或不正确的想法恣意折磨她们呢？如果你使用你那种拉长、弄软、揉捏神经纤维的败火降温或上火增热的办法，造成可怕和痛苦的疾病，如果你把你心爱的女人送进坟墓，如果，如果……

下面是我们的回答：

你曾否计算过阿尔勒坎和皮埃罗①给自己戴的小白帽变换过多少形状？他们把帽子翻过来又倒过去，接连将帽子变成一个陀螺、一条船、一个喝水的玻璃杯、半个月亮、一顶贝雷帽、一只篮子、一条鱼、一根鞭子、一把匕首、一个孩子、一个人头、等等。

这就是你支配并驾驭妻子所用的专制手段的精确写照。

女人是可以通过契约取得的财产，是动产，因为占有她需要有文件。总之，严格说来，女人不过是男人的附属品。你可

① 皮埃罗，法国喜剧中的丑角。

以切她，割她，砍她，她完全是属于你的。你不必理会她的呻吟、她的叫喊、她的痛苦；大自然创造女人给我们使用，让她们担负一切，如养孩子、受苦、供男人打骂和出气。

不要怪我们苛刻。在一切所谓文明民族的法典中，都是男人制订法律，而法律则以Vae victis！“弱者活该①”，这一血淋淋的原则为指导，安排女人的命运。

总之，你就考虑一下这最后一种看法吧，这也许是迄今为止我们提出过的最好的看法了。丈夫呀，如果不是你用自己意志的枷锁折断这根娇嫩迷人的芦苇，那必然是一个专横任性的单身汉，枷锁会更沉重得多；这样一来，她肩上的桎梏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了。衡量过一切以后，出于人道主义，你也必须选择我们卫生学的原则。

沉思录之十三　论个人手段

也许前面几篇沉思录谈的只是一般性的行动方法而没有介绍以力量对付力量的手段，是药物的总体，而不是对症下的药。但现在我们下面指出的是大自然交到你手中的个人自卫手段，因为上帝没有忘记任何人。既然他赐予乌贼（亚得里亚海的一种鱼类）黑色的墨汁，使之借其掩护逃脱敌人的毒手，你也必须相信，上帝绝不会不授丈夫以宝剑。现在正是你拔

---

① 公元前，高卢首领布莱努斯攻陷罗马，提出撤军条件为，罗马人必须付出一千磅黄金。称金时，他将宝剑放在秤盘上，大叫“Vae Victis！”。句子的确切意思为：“败者活该！”

出宝剑的时候了。

你在结婚时一定曾经要求你妻子自己奶孩子，那么就让她辛辛苦苦去怀孕或者喂奶好了，这样，你至少能把危险推后一两年。一个忙着生孩子和奶孩子的女人实际上没有时间去考虑找情人，再说，分娩前后，她也不可能在社交场合露面。的确，即使是本书所谈的贵妇人当中最不检点的人，又怎敢怀着孕抛头露面，把这颗藏着的果实、她本人的原告带着到处去呢？啊，拜伦勋爵，你是不愿意看见正在就餐的女人的！①……

分娩六个月以后，孩子的奶也喂好了，这时，女人才恢复鲜艳的颜色，才能享受自由。

如果你妻子不曾给她第一胎孩子喂奶，你一定要聪明一点，利用这次机会，使她产生给自己现在怀的孩子喂奶的欲望。你给她读卢梭的《爱弥儿》，点燃起她心中履行做母亲的责任这种想象，赞扬她的精神等等，总之，你要不是傻瓜便是聪明人。如属第一种情况，即使你熟读本书，你依然会戴绿头巾；如属第二种情况，你便是明人不用细说了。

第一种手段对你来说可能属于个人性质，可以给你相当多的余地去使用其他手段。

自从阿西比亚得为了帮助因西班牙战争和乌弗拉尔供应舞弊事被雅典人诘问的伯里克利而把自己爱犬的耳朵和尾巴

① 巴尔扎克认为，这是醉心于理想的艺术家的特点，其实与拜伦爵士毫无关系。

割掉以后，便没有一位大臣不设法去割狗耳朵了。①

总之，在医学上，当身体组织的某个关键穴位出现炎症时，人们便用炙灼、划痕、针刺等方法，在另一个穴位上来一个小小的起反作用的手术。

因此，另外一种办法就是给你妻子使用炙灼疗法，或者给她脑子扎上一针，使她感到剧烈疼痛而无暇他顾，这样当然对你有利。

一个十分聪明的男人曾经把蜜月的时间延长到四年。后来月儿渐缺，他开始发现致命的月牙儿阶段快到了，他妻子正好处于我们在本书第一部分谈到任何有身分女人所处的那种情况：她对一个相当坏的人发生了兴趣，这个人又矮又丑，总之，不是她的丈夫。在此情形下，丈夫想起了割狗尾巴的办法，果然，朝不保夕的幸福又延长了许多年。他妻子的表现十分巧妙，使他感到很为难，无法把他妻子的情人拒之门外，这个情人是他妻子的一位远亲。危险一天天临近，弥诺陶洛斯的气味在周围都已经闻见了。一天晚上，丈夫怀着深深的忧虑，脸色十分难看。妻子对他倒表现得比蜜月时期更为亲热；随后，问题接踵而来。丈夫仍然闷闷地不吭声。问题提得更多

① 阿西比亚得（公元前450—404）是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利（公元前499—429）的侄儿。为了避免向雅典人汇报财政收支情况，伯里克利听从侄儿的劝告，发动伯罗奔尼撒战争以转移人民的注意力。另据希腊历史家普卢塔克的记载，阿西比亚得曾将爱犬割掉尾巴及双耳，使雅典人议论狗而不议论自己。乌弗拉尔（1770—1846）于一八二三年取得向派往西班牙远征军供应军粮的任务，后被怀疑从中渔利，政府立案调查，终于在一八二五年无罪获释。巴尔扎克在这里把历史上毫无关联的两件事糅合在一起了。

了，丈夫流露出有点迟疑，说明心里十分痛苦。这儿，他用了一次日本式的灸灼，烫得象一六〇〇年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最初，妻子用尽千般手段，想知道丈夫的烦恼是否因这个未来的情人而起。这是第一次偷情，为此，她使尽了千般诡计。想象力在奔驰……情人吗？再也谈不上了。难道不应该首先找到丈夫的秘密？一天晚上，丈夫在要把心里的痛苦告诉自己温柔的妻子这种欲望驱使下，向妻子宣布，他们的全部财产都完了。他们不得不放弃车马随从、滑稽剧院的包厢、舞会、宴会，离开巴黎；也许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一两年后，他们能够重整家业！他向妻子的思想和心灵细诉衷曲，可怜她把自己的命运和一个虽然真心爱她，但却身无分文的男人连在一起。他扯掉自己几根头发，而他妻子也不得不为了本身的荣誉而慷慨激昂一番。于是，在夫妻间海誓山盟的第一阵狂热之中，丈夫把妻子带到自己的领地。在那儿，重又施用划痕疗法、一次又一次的芥子泥治疗和割狗尾巴：丈夫叫人在宅子旁边修建一座哥特式的侧翼，妻子则把园子翻了足足十遍以布置溪流湖泊、丘陵小山等等；而丈夫在妻子劳作之余，并没忘记自己的活儿：给妻子搜书猎奇，百般照顾等等。请注意，他从来不打算向妻子承认这种狡黠伎俩。如果吉星重照，那正是修建了楼房的侧翼和花费了大量钱财挖河造溪的缘故；丈夫向妻子证明，湖可以形成瀑布，有了瀑布便有了磨房等等。

当然，这是一种夫妻间的灸灼疗法，因为，这位丈夫既不会忘记生孩子，也不会忘记邀请一些讨厌、愚蠢或年老的邻居来做客。如果冬天到巴黎，他会让妻子参加旋风般的舞会，去

逛商店买东西，使她没有余暇去找情人，因为情人是生活清闲，无所事事的必然产物。

到意大利、瑞士、希腊旅行，需要到江河湖海、最遥远的水边疗养的突发病，都是相当有效的炙灼疗法。总之，聪明的男人应该懂得找到上千种这样的方法而任选其一。

我们继续研究我们的个人手段吧。

在这里，我们要提请你注意，我们是根据一种假设来推论的，没有这一假设，本书便没有看下去的必要了。这假设是：你的蜜月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而且你娶的那位小姐是处女；如果情形恰恰相反，根据法国的风俗，你妻子即使嫁你，日后也会见异思迁。

当你家庭里，贞洁与不贞开始发生斗争的时候，整个问题集中于：你妻子在你和她的情人中间不知不觉地划上永久的等号。

即便如此，你还有一种自卫的手段，这种手段完全属于个人性质，一般做丈夫的很少使用，但高超的人绝不会害怕一试。方法是要超过那位情人，然而却不能让你妻子识穿你的心思。一定要使她一天晚上在做头发的时候，以不屑的口气自言自语："可我丈夫要强多了。"

你了解你妻子的性格，知道怎样会使她受到伤害，这是你大大超过那位情人的地方。所以，你若想成功，就必须具有外交家的全部狡黠，使这个情人出洋相，让他招别人讨厌而不自觉。

首先，按照习惯，这位情人一定会和你交朋友，或者你们两人有共同的朋友。这样，你可以通过这些朋友，或者瞒天过

海的迂回方法，在某些主要方面骗过他。你略施小计，使你妻子不想见他，而原因，他和你妻子两个人都不知道。这样，你便在你家庭内部创作了一出五幕喜剧，你扮演对你有利的杰出的角色，不是费加罗便是阿勒玛维华①；更使你开心的是，一连几个月，你把你的自尊、虚荣、你的利益都作为赌注，全部投了进去。

我年轻的时候有幸博得了一位老移民的欢心，他给予我上述的基本教育，而通常年轻人的这种教育都是从女人那里取得的。我永远忘不了这位朋友，他以自己为例子，教我如何实行这些既要求有手腕而又行动优雅的外交策略。

当贵族们继续留在法国有危险的时候，诺塞伯爵②从科布伦茨③回来了。从来没有一个人象他这样勇敢和善良，这样狡猾和随便。他六十上下年纪，刚刚娶了一位二十五岁的小姐，他这种荒唐的行动完全出于仁慈，原来他是为了把这位可怜的姑娘从一位喜怒无常、专制苛刻的母亲手里救出来才这么做的。"你愿做我的寡妇么？……"这位可爱的老人对蓬蒂维小姐说道。但他实在爱这位姑娘，所以对妻子十分眷恋，超出了一个明智人的范围。由于他在青年时代受过路易十五宫廷中的几位最聪明女子的熏陶，因而能使他妻子伯爵夫人没有任何局促之感。……我从未见过一个人比他更善于把我

① 费加罗和阿勒玛维华都是十八世纪法国著名戏剧家博马舍的《塞维勒的理发师》中的人物。前者是聪明狡黠、见义勇为的仆人，后者是风度翩翩、深闺少女的钟情对象。

② 巴尔扎克虚构的人物。

③ 科布伦茨，德国地名。

试图给予丈夫们的教导付诸实践！他的举止温文尔雅，他的谈吐很有风趣，使生活充满无限魅力！他妻子只是在他死后才从我这方面了解到他有痛风症。他说话和蔼，两眼流露着情爱。他与世无争地隐居在树林附近的一个幽谷之中，天知道他在那里与妻子如何鹣鹣鹣鹣，携手同游！……他吉星高照，蓬蒂维小姐心地善良，千娇百媚，而且具有使世界上最丑的姑娘也能变媸为妍的纯洁气质。忽然，他的一个侄儿，一个莫斯科战役劫后余生的漂亮军人回到叔父家里来了。等待着年轻人的是亲戚们的冷遇，婶娘的白眼。他的一头黑发、他的髭须、在参谋部练就的能说会道的口才、潇洒的仪表、翩翩的风度、炯炯有神的目光，这一切都与叔父形成鲜明的对比。现在我谈的正是年轻的伯爵夫人教侄儿下西洋双六棋的时候。俗语说得好，女人的棋是情人教的，反过来也一样。可是，有一次，两人又下棋，诺塞先生在当天早上已经发现，他妻子和子爵之间的眼光，隐约带着一股子天真、害怕和情欲的神情。晚上，他向我们建议去打猎。大家都接受了。我从来没见过他象第三天早上那样精神和快活，尽管他身上已经出现了痛风症近期即将发作的迹象。把一点小事都摆到桌面上来说，这方面谁也比不上他。他以前是灰衣火枪手，认识过莎菲·阿尔努①，这就可以说明一切了。我们三人的谈话很快便变得兴高采烈；上帝原谅！"我真没想到我叔叔竟那么健谈！"那位侄子告诉我说。我们停下来稍事休息。等来到树林中，在一块碧绿的草坪上坐下时，伯爵把话题引到了女人上，谈得比布朗托姆和阿

① 莎菲·阿尔努（1744—1803），歌剧女伶，以善辞令著称。

罗瓦西亚还精彩①。"在今天这个政府统治下，你们真是太幸福了！……女人都讲道德！……"（必须听过上尉②讲过的那些令人恶心的故事才能领略老人这种叹息的含义。）"再说，"伯爵接着又说道，"这是革命的成果之一。这一制度使爱情更有魅力，更神秘。以前，女人很轻浮，唉，说了你们也不相信，真不知道需要绞尽多少脑汁和心力才能唤醒那古老的风尚：那时候，我们总在提心吊胆。另方面，男人也可以因把一个下流故事说得娓娓动听，或者看准时机说一句放肆的话而变得远近闻名。女人喜欢这个，而这样做永远是赢得她们芳心的最可靠的方法！……"这最后几句话是以一种极不屑的语气说的。老人说到这里停了下来，拨弄着猎枪的扳机，仿佛想掩饰心中的激动。"唉，算了！"他说道，"我的时代过去了！必须头脑年轻才行……身体也是一样！……唉！我为什么要结婚呢？过去的女人曾经经历过风流放荡的美好时代，而由这些母亲抚养大的女孩子，她们身上最能骗人之处便是装出来的天真老实和循规蹈矩……似乎最甜的蜂蜜也会伤了她们娇嫩的樱唇，而了解她们的人却都知道，她们连裹糖的盐块也吃得下！"说到这里，老人站起来，愤怒地举起猎枪，摔到地上，使枪托几乎插进了潮湿的草地。"看来，我那可爱的婶娘喜欢轻薄的玩意儿！……"军官低声对我说道——"或者速战速决的结局！"我加了一句。那位侄儿抻了抻领带，整理了一下领子，象只卡拉

---

① 布朗托姆（1540—1614），法国伦理学家，著有《名媛传》。《阿罗瓦西亚》，又名《贵妇丛谈》，是公元七世纪的一部拉丁文作品。

② 即伯爵的侄子，那位参加过莫斯科战役的青年军人。

布里亚山羊那样蹦呀跳的。我们大约在下午两点往回走。伯爵借口要找几个在回家路上向我提到的奖章给我看，把我领到他家里，一直坐到吃晚饭。大家都无精打采。伯爵夫人对侄儿很有礼貌，但却是冷冰冰的。饭后回到客厅，伯爵对妻子说："你们还玩你们的双六棋吗？……那我们走了。"年轻的伯爵夫人没有吭声。她凝视着壁炉里的火，似乎并没有听见。丈夫往客厅门走了几步，向我招招手，叫我跟他走。听到他的脚步声，他妻子猛地转过头来。"为什么离开我们？……"她说道，"明天你完全有时间把奖章的背面给客人看呀。"伯爵留了下来。他并没注意随着侄儿潇洒的军人风度之后出现的那种几乎难以觉察的拘束。整整一个晚上，他施展难以形容的谈话魅力，我从未见过他如此出色，如此动人。我们谈了许多关于女人的事。我们主人开玩笑的话说得妙极了，我简直看不出他头顶上稀落的白发，因为他闪耀着年轻人的心态和情趣，把皱纹填平，连冬天的积雪也融化了。第二天，那位侄儿走了。甚至在诺塞先生去世以后，我即使努力想利用亲切而无拘束地谈话时一般女人都不太注意的机会去了解，但怎么也打听不出来，当时子爵对婶娘说过什么唐突的话。这种冒犯一定相当严重，因为从那时起，诺塞夫人便再不想见她的侄子，甚至到了今天，一听见人提起他的名字便不禁轻轻地皱起眉头。我一下子猜不透诺塞伯爵打猎的目的，但稍后，我发现他下的赌注够大的。

可是，如果你终于象诺塞先生那样取得一个如此大的胜利，别忘记一定要施行炙灼疗法，别幻想能够再次使用类似的

手法而不受到报应。你这样机关算尽，最终会在你妻子心目中失去信誉，因为你给她一尺，她却要两尺，总会有你给不出的时候。在欲望上，人的思想服从于一种算术级数，既不知其原委，亦不知其目的。抽鸦片的人总要多抽一倍才能过瘾，同样，我们的心灵既急躁又脆弱，总希望感情、思想和事物，一切都与日俱增。因此有必要巧妙安排一部戏剧作品的情节，正如医学中，药的剂量要逐渐加大一样。所以，你要明白，如果你万一要使用这些方法，你采取的大胆行动必须服从环境的需要，你成功与否总是取决于你所运用的手段。

最后，要问一下，你有无威信，有否有权有势的朋友？你是否身居高位？这最后一招可以把祸害斩草除根。你难道没有权力可以通过提升，改变住处或对调（如果是军人的话），把情人从你妻子身边弄走？你可以切断他们的联系，方法我们稍后再谈。可是，Sublata causa, tollitur effectus①。这两句拉丁文可以意译如下：有果必有因，无钱雇不起仆人。

然而，你会觉得，你妻子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去挑选另一个情人；但使用过这些初步的方法以后，你总会有一种常备的炙灼疗法，可以靠它争取时间，考虑采用新招来摆脱困境。

要懂得把使用炙灼的方法和卡尔兰的模仿式瞒骗手段结合在一起。令人永远难忘的卡尔兰②是意大利歌剧院的演员，他可以用全部哑剧的技巧和各种抑扬顿挫的声调，仅仅说出下面这几个字，便能使全剧院观众紧张而又快活足足几个

---

① 拉丁文：去掉其因，即无其果。

② 卡尔兰（1713—1783），法国滑稽剧演员。

小时。“国王对王后说。——王后对国王说。”学习卡尔兰吧。要想办法使你妻子永远难以得逞，以免你自己被她“将死”。在许诺的艺术方面，你要向立宪政府的部长们学习。要有惯于懂得在适当的时候亮出你手中的滑稽小木偶，使小孩子追着你看而不知道脚下到底走了有多少路。我们全都是小孩子，而女人由于好奇心重，常常会浪费时间去追逐若隐若现的燐火。想象似明亮而转瞬即灭的火焰，难道不能助你一臂之力吗？

最后，要好好研究在适当时候留在她身旁或不在她身旁的艺术，要考虑如何不错过你在她心目中取得成功的时机，但又绝不能以你的存在、你的优越性，甚至不能以她的幸福感使她觉得厌烦。如果你使她处于无知状态的努力没能使她的思想麻木，你便要想办法使你们在性的方面彼此对对方的需要延续一个时期。

沉思录之十四　论套间

以上的方式和方法可以说纯属思想范畴，是我们崇高精神的一部分，不会使人产生任何反感。但下面我们要谈使用霸尔多洛式的提防方法①。你别后退。做丈夫的应该有丈夫的勇气，犹如平民有平民的勇气，军人有军人的勇气，国民自卫队有国民自卫队的勇气一样。

一个小女孩买了一只虎皮鹦鹉之后所关心的第一件事是什么？难道不是把它关在一个漂亮的笼子里，使这只鸟不得

① 霸尔多洛，《塞维勒的理发师》中少女罗丝娜的监护人，老而妒，欲强娶罗丝娜为妻，故将少女幽禁在家，处处防范。

到她的允许便不能出来吗？

就这样，这个孩子已经把你的责任告诉你了。

你住宅和住宅内各套房间的布局因此必须根据下列想法构思，即万一当你妻子决定将你交给弥诺陶洛斯这牛头怪兽时，她也无机可乘，因为不幸事件的半数都来自宅内各套房间所提供的可悲的方便。

首先，必须考虑找一个*单身*的心腹男人作门房。这样的宝贝很容易找。全世界有哪个男人没有养父或者自己小时候在其膝上玩耍，把自己从小带大的老仆人呢？

你应该处心积虑，在你妻子和你的司阍、那位涅斯托耳①之间培养一种阿特柔斯和堤厄斯忒斯式的仇恨②。住宅的门是通奸阴谋的始点和终点。爱情的一切阴谋难道不可以归纳为进与出这两个字吗？

首先，你必须取消你接待室里哪怕最窄小的空洞。即使只能放六罐果酱的壁橱也必须封死。你要备战，而一位将军想到的第一点就是切断敌人的给养。因此，所有室内墙壁必须光面，以便眼睛看去可一览无遗，若有任何陌生物件，亦可一眼看清。如果去考察一下古代建筑物的残迹，你便会发现希腊、罗马套间之美主要来自线条单纯、墙壁干净、家具极少。假如希腊人看见我们客厅里的橱柜所造成的缝隙，一定会向

---

① 涅斯托耳，特洛亚战争中的英雄。在古典文学中，代表有经验、有智慧的老人。有时也泛指老人。

② 根据希腊神话，迈锡尼国王阿特柔斯深恨欲夺其王位的兄弟堤厄斯忒斯，竟手刃其二子，以彼等之肉饷彼等之父。

我们投来怜悯的微笑。

这一妙不可言的防卫方法尤其必须在你妻子的套间里使用。绝对不能让她在床周围张挂帷幔，使人可以在重重叠叠的帐幔中走来走去；要毫不留情地禁止与外界联系；使她的卧室紧接着你的接待室，而且只有一个出口通到客厅，以便一眼能够看清进出她房间的人。

《费加罗的婚姻》大概一定会教你把你妻子的房间安排在距离地面很高的地方。一切单身汉都是薛侣班。

你的财产也许使你妻子有权要求有一个盥洗室、一间浴室和一套贴身女仆住的房间。若然如此，必须想到苏珊娜①的例子，绝不要犯把女仆的小房间安排在夫人房间下面这种错误，一定要安排在上一层。而且，一定要在窗户上留几条缝，别耽心这些缝难看，会破坏你府邸的美观。

如果不幸这一危险的套间有一暗梯与你妻子的套间相通，你要不惜花很长时间和建筑师商量，叫他绞尽脑汁将这可恶的楼梯改成一座简单、原始、木工使用的梯子。我们要求你一定别让这楼梯有任何凹进去的可疑的空间，梯级要带棱角和笔直，绝不能有任何弧形凹陷的地方，使福勃拉和朱斯蒂娜能够等B侯爵夫人出门后，在其中恣意偷情②。今天，建筑师

---

① 苏珊娜，《费加罗的婚姻》中伯爵夫人的贴身女仆，是女主人的心腹，帮助薛侣班与女主人相见，并帮助薛侣班逃跑。

② 十八世纪法国小说家卢韦·德·库弗雷(1760—1797)的作品《福勃拉骑士的爱情》中的故事。朱斯蒂娜是B侯爵夫人的贴身侍婢；福勃拉是侯爵夫人的情人，同时亦与其侍婢有染。两人常在暗梯中幽会。

建造的楼梯比土耳其式的长沙发更舒适。所以，你还是恢复使用我们先辈那种正派的螺旋式楼梯吧。

至于你夫人套间的壁炉，你必须注意在离炉台五英尺的管道中安一个铁栅，每次扫完烟囱都必须安回去。如果你妻子觉得这种防范太可笑，你可以举出许多通过烟囱下来谋杀的案例为理由。几乎所有女人都怕窃贼。

床是关键性的家具之一，其构造应该从长考虑，因为这一切关系重大。下面是经过长期体验的结果。必须使这一家具有相当独特的形状，以便在款式层出不穷，装饰设计师挖空心思的作品不断被废弃的时代，仍然看上去不招人讨厌，因为重要的是使你妻子不能任意改变这夫妻共效于飞之乐的场所。床的底部一定要平而实心，与地板之间不能有任何可疑的空隙。要记住，拜伦的朱莉亚夫人就是把唐璜藏在枕头下面的①。但在这里轻率地讨论这一主题未免显得有点可笑了。

六十二

床是婚媾的缩影。

因此，我们将立刻研究人类天才这一可观的创造。这一发明在我们的认识之中，应该放在较高的地位，凌驾于下列诸

① 英国诗人拜伦的名著《唐璜》中叙述：朱莉亚与唐璜偷情，被朱的丈夫阿尔丰斯撞见。但朱的侍婢安东尼亚十分机灵，把多条锦被掷在唐璜身上，将其盖住，使阿尔丰斯遍搜不获。

物之上：轮船、火枪、燐石灯、马车及其轮子、单压、複压、虹吸式或膨胀式蒸汽机，甚至也凌驾于桶和瓶子之上。首先，只要人们仔细想一想，床和这一切都有相近之处；但如果人们想到，床是我们的第二父亲，我们生活中最安宁和最动荡的一半时间就是在床顶华盖的保护下度过的，真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我们对床的赞颂（请参看沉思录之十七：《床的理论》）。

当你和你夫人之间爆发我们将在第三部分谈到的那种"战争"时，你要找出巧妙的理由去搜查她的五斗橱和写字台，因为假如你妻子打算偷窃你的一个雕像，你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要知道她把雕像放在哪里。按此原则建造的闺房将使你一眼便能看出是否比平常多了两磅丝①。只要你让她安个壁橱，那你就完了！在蜜月期间，特别要使你妻子习惯于把房间整理得有条不紊，一切东西都不能随便放。如果你不能使她养成收拾得整整齐齐的习惯，如果同样的东西不永远放在同样的地方，她便会弄得乱七八糟，你便不再能看出是否多了或者少了那两磅丝了。

你们房间的窗帘一定要使用十分透明的布料，你要养成晚上散步的习惯，令你妻子不会因看到你无意中一直走到窗前而感到奇怪。最后是玻璃窗，一定要使住宅的窗台不能宽到能放一口袋面粉的程度。

一旦将你妻子的套间按上述原则布置以后，即使你府邸中的壁龛能容纳天上所有的神祇，你也会十分安全。你可以

① 出典不详。

每晚和你的心腹司阍一道从离宅的人中检查进宅的人是否均已出宅；为了精确起见，你完全可以教他建立一个访客的对照登记册。

如果你有花园，就一定要养狗。在你们窗前布置这样一个无法收买的看守，你便会使弥诺陶洛斯望而却步，尤其是要让你的这位四足朋友养成只从你的司阍手中取食的习惯，使那些单身的登徒浪子不能毒害它们。

采取所有这些防范措施都必须做到自然而不引起任何怀疑。如果有人不谨慎，结婚时没有依照此等明智的原则设计其夫妇之居室，他们必须尽早卖掉他们的府邸，另谋新宅，或者借口修缮，将房子翻修。

你必须坚决禁止在各套间中放双人靠背椅、土耳其式双人沙发、椭圆形大沙发、长椅等等。首先，这些都是杂货店老板家庭的装饰家具，到处都有，甚至理发店也有；而且，这主要是些使人堕落的家具。每当我看到，心里都发怵，似乎总看见上面躺着头上长角、脚有叉蹄的魔鬼。

总之，没有比椅子更危险的东西了，不幸的是又不能把女人都关在屋里！……有哪位丈夫在几乎散架的椅子上坐下的时候不相信这把椅子曾经接受过小克雷比庸所写的那本小说《沙发》的教导呢①？但幸亏我们已经根据防微杜渐的方法替你设计了房间，因此任何倒霉的事情都不会发生，除非你自己

① 法国小说家小克雷比庸(1707—1777)的道德教育小说《沙发》中的主人公，叙述自己前生曾变为一张沙发，因而发现，一个表面十分贞洁的女人，实际上却是个淫荡女子。

疏于防范。

你要养成一种坏习惯(可千万别改)，就是漫不经心的好奇。你不断仔细察看各种盒子，把生活必需品翻得乱七八糟。你用独特的方式和大大方方的态度视察家里的一切，激发你妻子的快活心情，使她每一次都原谅你。

家里既然摆得井井有条，所以每当添置一件新家具，你一定要表现出十分惊讶，立即询问作什么用途，然后，你必须苦苦思索，去猜想这家具是否另有秘而不宣的用场，里面有否可疑的藏人之处。

这一切还没有完。你很聪明，一定会感觉到，只有笼子漂亮，你那只美丽的虎皮鹦鹉才会留在笼子里。因此，屋里的零星什物都必须显得优雅大方。整体要不断表现出一幅朴素美观的画面，要经常更换壁毯和帷幔。布置的清新对这方面的节约太重要了。就象孩子们在早上采撷绿草，小心翼翼地放在鸟笼里，好让他们的鸟儿相信，那就是草原的绿茵。这样的套间是丈夫们“最后的法宝”：一个女人，如果你为她不惜一切，她便没什么可说的了。

注定要租公寓房住的丈夫，情况是最凄惨的了。

他们命运的好坏都掌握在看门人手里！

他们的住宅难道左右不各有两幢住宅吗①？说真的，把他们妻子的房间只靠一边，危险是可以减少一半；但难道他们

① 在巴尔扎克一八三一年发表的小说《柯内留斯老板》中，青年乔治·埃斯图维尔利用与他所倾心的伯爵夫人居室仅一墙之隔的房子，与伯爵夫人秘密相会。

不需要牢牢记住和考虑隔壁这所房子众多住客的年龄、职业、财产、性格和习惯，甚至要了解这些人的亲戚朋友吗？

一位聪明的丈夫绝不住在楼下。

一切男人都可以采取我们向一幢府邸的业主建议的防范措施，但房客比之业主却有这样一个有利条件，即一套面积较小的公寓房更易于防范。

沉思录之十五 论海关

"啊！不，夫人，不……"

"因为，先生，里面可能有些不雅观的东西……"

"夫人，难道您认为我们要求象过国境那样，搜查跨过您门槛，或从您寓所出来的人，以便知道他们是否给您带来几件走私的首饰吗？不是的，不会有什么违禁的物品，而我们的做法，夫人，并非故意刁难，因此，也没有要上税的意思，您放心好了。"

先生，在本书第二部分所谈的一切方法之中，夫妻海关法也许最要求你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和先天（即婚前）获得的知识了。为了能够"实行"，做丈夫的应该事先深入研究拉瓦特的著作①，并领会其原则。要使自己的目光和理解力习惯于以惊人的速度判断、捕捉能反映人类思想的哪怕最微小的身体迹象。

拉瓦特的《面相法》创造了一门真正的科学，而终于在人

① 拉瓦特（1741—1801），瑞士哲学家、诗人、基督教神学家，"面相学"的发明者，著有《面相法》一书。

类知识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如果说，这本书刚出版时引起过某些怀疑和讥笑，后来，著名的医生加尔①以其有关颅骨的精湛理论对这位瑞士人的面相法作了补充，有力地支持了他细致深入、发人深省的观察。有头脑的人、外交家、女人、一切为数不多，但却笃信这两位著名人物理论的人，经常有机会发现其他表达人类思想的明显迹象。身体的习惯、笔迹、声音、举止都曾经不止一次地给下列的人以启示，使之心里有数，如：钟情的女子、狡猾的外交家、行政官员或君主等，他们必须一眼看出爱情的流露、尚未为人知晓的叛逆阴谋和内在的优点。内心激动的人好比一只可怜的萤火虫，不自觉地从全身的毛孔中放出光来，而本身则在一个光圈里移动，每一使劲都使光线摇曳，长长的亮迹显示出自己的行踪。

这就是你必须掌握的一切知识要领，因为夫妻间的海关行动只意味着迅速而深入地观察所有进出你府邸的人看见你妻子以后或即将与你妻子见面时的心态和外在表现。丈夫此时仿佛一只蜘蛛，蛰伏在难以察觉的蛛网当中，等待冒失的蚊虫入彀挣扎，便从远处倾听、判断，看看是敌人，还是自己口中之食。

这样，你便可以获得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下仔细观察揿动你家门铃的单身人士的手段。这两种情况就是：当他即将进来和已经进来的时候。

在进门的时候，即便未开口说话，他也已经暴露了许多问

① 加尔(1758—1828)，德国医生，“骨相学”的发明者。

题！……

他或用手轻轻一拨，或把手指插进头发好几次，把象征性格的额前一绺头发弄下来或撩上去；

或者用男高音、次女高音、女高音或男中音轻轻哼一支快乐或忧伤的意大利或法兰西小调；

或者整理一下有象征意义的领带，看领带尖系得是否美观大方；

或者把衬衫或睡衣上被弄皱或弄乱的襟饰按平；

或者偷偷作一个询问的姿势，想知道自己那顶金色或棕色、卷曲或平直的假发是否还在原来戴的部位；

或者仔细检查指甲是否清洁或者剪得很好；

或者用雪白或保养得不够好、戴着漂亮或不漂亮手套的手，再卷自己的髭须或腮边的胡子，或者用一把小小的玳瑁梳子将须和胡子梳了又梳；

或者用轻柔和重复的动作，试图把自己的下巴摆到恰恰在领带中央的位置；

或者手放在口袋里，左右脚换着，把身体摇来摆去；

或者眼盯着靴子，将靴子摆过来，摆过去，仿佛在自言自语："嗳，我说，这只脚肯定长得不错！……"

他或者步行或坐马车来，或者擦掉或不擦掉弄脏他鞋子的一点点泥印；

他或者甚至一动不动，毫无表情，象一个正在抽烟的荷兰人；

他或者眼盯着门，仿佛从炼狱出来的孤魂，等待着圣彼得

和他的钥匙；①

他或者迟疑着，不去拉门铃的绳子，或者拉的时候，漫不经心、急急忙忙、随随便便，或者象一个对自己做的事充满信心的人；

他或者已经怯生生地揿过了门铃，铃声在寂静的屋里回响，象冬天一个小兄弟修士会修道院里晨祷的第一下钟声；或者使劲拉响了门铃之后，还继续拉，因为听不到仆役的脚步声，他感到很不耐烦；

他或者吃一片糖槟榔，使口中散发出一股幽香；

他或者姿势很不自然地吸一撮鼻烟，一面小心翼翼地拂去可能把他的白衬衫弄脏的烟末；

他或者看看自己周围，样子仿佛在估价楼梯的灯、地毯、楼梯扶手，就象是个家具商人，或者建筑承包商；

或者这个单身汉是个年轻人，或者老头儿，身上觉得冷，或者热，慢吞吞地、满脸愁容地，或者快活地走来，等等。

你看，在你楼梯的梯级上，可以观察到数目惊人的现象。

我们刚才对这一人物的轻描淡写使你看到了这人物内心的一个千变万化的、精神上的万花筒。我们甚至不想使女人来到这个能暴露内心世界的门槛，因为我们的发现已经够多的了，如果这样，更会象海边的沙粒，数也数不尽，抓也抓不着。

的确，站在这扇关着的门前面，一个男人会觉得周围只有

① 据圣经传说，圣彼得是掌管天堂钥匙的圣徒。

自己；而且，只要在等候，心里便会开始一段无声的独白，一阵难以形容的自言自语。这时候，一切，直至他的脚步，都能泄露他的希冀、他的欲望、他的意图、他的秘密、他的优点、他的缺点、他的品性道德，等等。总之，一个男人站在梯间，就好象一个十五岁的少女在第一次领圣体前夕来到忏悔间里一样。

你需要证据吗？……仔细观察一下这个单身汉从门外走进屋里时，他脸上表情和举止态度立刻发生的变化吧。简直比歌剧院舞台人员变换布景、温度变换天气、云彩阳光变换晴空等的速度还要快。

一踏进你的门厅，这位单身人士刚才在楼梯上自然流露出来的种种思想一下子无影无踪，连一瞥能说明问题的目光也看不见了。一般社交场合所装出来的假惺惺的神态象一块厚厚的面纱，把一切都裹得严严实实。但做丈夫的如果机灵的话，必定一眼便已猜出他来访的动机，对客人的思想洞若观火。

他的种种动作，无论是向你妻子走过去、和你妻子谈话、注视你妻子、向你妻子行礼、告辞等都一个比一个能说明问题。

声音的高低、仪表、局促、微笑、甚至沉默、忧郁、对你表示的殷勤，一切都是迹象，你应该不露声色地看在眼里，即使有不愉快的发现，你也应装作若无其事而处之泰然，照样谈笑风生。这方面的众多细节，我们无法一一详述，只能由读者来心领神会，他们应该懂得，这是一门广博的学问。这门学问从分析目光开始，一直到发现缎子面的鞋或皮靴中一个脚趾头

因恼恨而有所动作为止。

但还有客人走出去的时候！……因为必须预先估计到你可能会错过在门口严格观察的机会，所以客人告辞出门便事关重大，尤其是因为这再次对单身人士的研究必须按同样的原则进行，只不过与第一次的观察方向相反罢了。

然而，出门的情况十分特殊，这时候，敌人已经越过可能被观察的一切防御工事，来到街上！……一个聪明人看见一个男子从车辆出入的大门口出现，便一定能猜到访问的结果。此时，迹象会少得多，但却非常明显！这是结局阶段。客人通过幸福、痛苦、或快乐的最直截了当的表情，立即使人知道他这次访问的重要结果。

此等迹象很容易收集，譬如向房子或你那套公寓的窗口投去的目光、缓慢或懒洋洋的步伐、象傻瓜那样不断地握手、或者非常得意地连跳带蹦、或者由于内心激动而欲行又止。总之，刚才在楼梯间，问题十分清楚地向你提了出来，有如外省某个学院提出以一百埃居为报酬邀请你做个讲演一样，现在到了门口，这些问题已经找到了明确的答案。如果要一一列举能表露人的内心感受的各种不同举动，实在是强我们之所难，因为，那是全凭感觉的事。

如果你对陌生人运用此等观察原则，那么，对你的妻子就更有必要使用同样的原则了。

一个结了婚的男人必须对其妻子的脸部作过深入的研究。做法很简单，可以不知不觉地在任何时候进行。对这个男人来说，妻子美丽的容貌不应再有任何奥秘。他应该知道

这张脸反映出来的各种感受，以及在目光逼视之下，妻子以怎样的表情来加以掩饰。

嘴唇的轻轻翕动、鼻孔几乎难以察觉的张缩、目光的细微变化、声音的强弱、笼罩脸部线条无法言传的气色，或者使人容光焕发的热烈情绪，这一切都是向你诉说的话语。

你妻子就在那儿，谁都看着她，但没有一个人明白她的想法。可是，你却发现，她的瞳孔颜色深了，或者浅了，扩大了，或者收缩了，眼皮颤了，眉毛动了，额上出现了一道皱纹，象海上的浪迹，转瞬无踪，嘴唇缩进去了，微微弯了，或者翕动了……对你来说，这个女人已经说话了。

假如发生下列困难情况，一个女人在自己丈夫面前装假，她的思想便象狮身人面怪兽的思想那样无法猜测，这时，你会感到，把海关原则用在她身上，形同儿戏。

当你妻子回到或走出自己房间的时候，如果认为身旁没有别人，她会象只小嘴乌鸦那样冒冒失失地自言自语，把心里的秘密高声说出来。所以，即使她一看见你，脸色骤变，面部线条收缩得再快，你也能看见刚才你不在时她的表情。你象看圣歌集那样，能够看透她的思想。总之，你妻子经常打算作独白，因而做丈夫的随时能检验妻子的感情。

天下有哪个男子对爱情的奥秘漠不关心，不曾多次欣赏过一个奔赴约会的女子走路时那种轻盈可爱的碎步呢？这样的女子敏捷地穿过人群，有如蜿蜒的蛇穿行草丛。时装、布料、以及服装店老板娘展出的骗人上钩的灿烂服饰也无法吸引她。她走呀，走呀，象一只忠实的狗，寻找主人失去的踪迹，

对一切恭维充耳不闻，对任何目光视而不见，甚至对巴黎人来人往免不了发出的轻轻的窸窣声也毫不理会。啊，她觉得真是一刻千金！无论她走路的姿态、她的穿着打扮、她的面部表情，都暴露出她心里千般秘密。当她从梦绕魂牵的秘密居室回来时，她的脸对逛大街的人来说，是一幅多么迷人的图画，而对做丈夫的来说，又是多么伤心的一页！……她全身都露出欢乐后的痕迹，甚至一头秀发也零乱得难以形容，本来十分优美的发型和波浪般的发辫，靠单身人士那把破梳，再也恢复不了侍女巧手梳理后那种光泽照人、美观而规范的形态。步伐也懒洋洋得出奇！怎能压抑内心的感情呢？这种感情使她皮肤散发出绚丽色彩，使她的眼神把持不住，千丝万缕，掺杂着既忧郁、又快活，既腼腆、又骄傲的成分。

这些从《最后的征兆》那篇沉思录中偷来的迹象，出现在一个女人试图隐瞒一切的情况下，使你能够通过类比，印证你在妻子回到住所，大错尚未铸成，天真地袒露自己思想秘密的时候，你所作观察的丰富收获。至于我们，每当看到楼梯间的平台，便禁不住想在那儿安一面风信旗和一个罗盘风位标。

想在自己家里设立观察站所使用的办法完全取决于地点和环境，因此，只有靠嫉妒的丈夫来按本篇沉思录的嘱咐行事了。

沉思录之十六　夫妇宪章

我承认，据我所知，巴黎没有一个住宅是依照前两篇沉思录的方法设计的。但我同时也要补充一点，我是根据一所房

子想出这种方法的。这座了不起的堡垒属于行政法院一位年轻的审查官所有，此人醉心爱情，同时又是个醋坛子。

当他听说有一个人苦心孤诣地想使法国的婚姻臻于美满，便诚心诚意地为我打开他邸宅之门，并让我参观其中的女眷内室。我欣赏主人的巨大天才，他用华丽的家具、漂亮的地毯和鲜艳的油画十分巧妙地掩盖了出于几乎东方式的嫉妒心理而采取的预防措施。我认为，他妻子绝不可能利用自己的居室去欺骗自己的丈夫。

"先生，"我对行政法院这位看来在重要的夫妇政策方面并不高明的奥赛罗① 说道，"我不怀疑，子爵夫人一定非常喜欢居住在这座小小的乐园之中。尤其是如果你经常也在这乐园里，她更会喜不自胜。但总有一天，她会感到厌烦，因为，先生，一切都会日久生厌，即使对最美妙的东西也如此。那么，当子爵夫人觉得你所有别出心裁的安排已经失去原先的魅力，张嘴打呵欠，或者也许向你提出实行她幸福所不可缺少的两种权利，你又怎么办呢？她要求的权利就是：个人自由，即随她兴之所至，可以自由出入，以及书信自由，换句话说，可以自由给别人写信和收取信件，而不必担心你的检查……"

我刚说完这番话，子爵便使劲抓住我的胳膊，大喊道："女人就是这样忘恩负义！世界上比国王更忘恩负义的是人民，可是，先生，女人的忘恩负义比国王和人民两者加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已婚的女人对待我们，仿佛君主立宪制

① 奥赛罗，莎士比亚名剧《奥赛罗》中的主人公，威尼斯的大将，因怀疑妻子不忠，把贤淑的妻子杀死。因而成为嫉妒和轻信的典型。

度下，公民之对待国王。你枉费心机使国家富饶，人民丰衣足食；政府徒然用尽各种办法，把警察、参众两院、行政机构、全部武装力量都用上，使人民不致饿死、使公民出资以煤气为各城市照明，使四十五纬度的太阳为他的子民取暖，最后还规定禁止除收税官以外的任何人索取金钱；政府还白白凑合给公路铺上石头路面……，总之，一个如此美丽的理想国却没有一个优点受到人们的欣赏！公民们需要别的东西！……他们毫不惭愧地还要求有在这些公路上任意散步的权利、要求有知道交给收税官的钱用在什么地方的权利。如果要听从某几个末流作家的胡言乱语和某些所谓典型法国的想法（这些想法是一小撮自称爱国者——其实是随时准备为了一百万、一位上流社会的贵妇人，或者一个公爵的名分而出卖良心的坏蛋——所要的把戏），国王就必须把王权分给所有人，使每人各得一份。

“子爵先生，”我打断他的话说道，“我完全同意你在最后一点上的意见，但你怎样做才能避免答复你妻子的正当要求呢？”

“先生，我会……我会效法各国政府，象这些政府那样回答。反对党的成员总想使他们的委托人相信政府非常愚笨，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先庄严地颁布一种宪法，根据这一宪法，我妻子将被宣布拥有完全的自由。我充分承认，她有权想上哪儿就上哪儿，想写信给什么人就写信给什么人，有权收到别人写给她的信，并禁止我知道信的内容。我妻子将拥有英国议会的一切权利：我会让她想说多久便说多久，让她讨论和提出

强烈和有力的措施，但不能让她执行，然后……我们走着瞧！”

“我的天！……”我心里暗暗说道，“这个人真是和我一样，精通婚姻之道啊！”

“然后，你会发现，先生，”为了想从他那里获得更多的内心表白，我提高声音回答道，“你会发现，你在某一个早上会变得和别人一样蠢。”

“先生，”他一本正经地接着说道，“请让我把话说完。这就是那些伟大的政治家称之为理论的东西。但是，他们懂得通过实践使这种理论烟消云散。部长们比所有诺曼底的诉讼代理人都更加掌握偷梁换柱的技巧。梅特涅先生和皮拉先生① 都是有大能耐的人，他们长期以来心里都在考虑，欧洲是否有理智，是否生活在梦中，是否知道自己何去何从，是否曾经作过推理，这一切是群众、各国人民和妇女们做不到的。梅特涅和皮拉先生惊讶地发现，我们这个世纪掀起了一股宪法热，犹如上一世纪出现哲学热、路德那个世纪兴起的宗教改革热一样，因为一代代人似乎真的象一批批阴谋家，虽然行动有别，但殊途同归，口号也代代相传。可是，这两位先生的吃惊是完全错误的，我谴责他们恰恰就在这一点上，因为他们有理由希望享有权力，而资产阶级不能从他们六个王国② 中每一个的底层按时出现，使他们坐卧不宁。象他们这样杰出的人物为什么想象不到君主立宪制这出喜剧所寓有的深刻教训呢？为什么看不到给一块骨头让我们这个世纪啃啃是最最重

① 皮拉（1782—1865），梅特涅亲王的秘书，也是他的传记作者。

② 当时奥地利由六个王国组成。

要的政策呢？在有关王权方面，我的想法和他们绝对一样。权力是一种精神上的有生命之物，象人类一样，需要保存自己。保存的要求可用五个字所概括的基本原则来支配，这五个字就是：不能有所失。为了不失去任何东西，本身就必须增长，或者保持无限大。因为权力如果静止，便等于不存在，如果后退，就不再成为权力，便受另一权力所摆布。象这两位先生一样，我知道，如果一个权力作出让步，其本身便只是假象！此权力内部便会出现另一种实质上要长大的权力。两权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因为一切生存之物都想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因此，一种权力如果做出让步就必定会设法把让步收回来。两种权力之间的斗争便形成我们君主立宪的政府，错误地使奥地利外交界的首长①感到恐惧，因为虽然喜剧终归是喜剧，危险性最少而获利最多的还是英国和法国所上演的喜剧。这两个国家曾经对人民说：'你们自由了！'于是，人民便感到满意。他们进入政府，象一大堆零，使个位数增添了价值。但如果人民想有所行动，人们便会给他们演出马夫桑丘变成自己海岛上的君主以后想吃饭的那一场戏②。但是，我们这些男人必须在我们的家庭中模仿这美妙的一幕。所以，我妻子完全有权利出门，但要告诉我上哪儿去、怎样去、为什么事情出去，以及什么时候回来。为了取得这些资料，我不使

① 指梅特涅亲王。

② 在《堂吉诃德》中，桑丘当上海岛总督以后，人们给他端上丰盛的菜肴，但每上一道菜，医生便将菜拿走，怕桑丘吃了不舒服。

用我们警察那种粗暴手段（总有一天，我们的警察会变得温和一些），而小心翼翼地采取最优雅的方式。我的话语、目光、和面部交替出现好奇和漫不经心、严肃和开玩笑、矛盾和爱情的语调和表情。这就是夫妇之间的小场面，充满智慧、风趣和温馨，演起来很有意思。自从有一天，我替妻子把头上戴的桔子花冠轻轻摘下来的时候起，我便明白象给国王加冕那样，我们演的是一幕长长的喜剧中滑稽的开头一段。”接着，他又激动地说道：“我有警察！……我有王家卫队，我还有总检察官！……难道我能容忍我妻子不带一名穿制服的仆人而自行徒步出门？有仆人跟随不是很有气派吗？这样，她还可以美滋滋地对大家说：‘我有仆人伺候。’但我的自卫原则是总故意使我出门的时间和我妻子出门的时间凑在一起。两年以来，我一直有办法向她证明，让她挎着我的胳臂出门，始终是我的乐趣，这种乐趣历久而常新。如果天气不好，难以步行，我便试着教她潇洒地赶一部由一匹轻快的马拉的车子，但我可以向你起誓，我想办法不让她过早学会！……如果偶然或她蓄意，想不得到通行证便逃出家门，换句话说，想单独坐马车出去，我不是还有一个车夫，一个穿匈牙利服装的仆人、一个马夫吗？那么，我妻子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好了，总有一伙人跟着她，我可以完全放心……可是，我亲爱的先生，我们不是有许许多多的办法，用行动来撕毁夫妇宪章，用不同的解释来推翻文字的意思吗？我注意到上层社会的风习里包括闲逛这一项，可以使一个女人消磨半生而不觉得自己在活着。至于我，我订了一个计划，能够巧妙地把我妻子拖到四十岁而根本不

考虑与别人通奸，就象已故的缪松①故意开玩笑，把一位中产阶级市民从圣德尼大街带到皮埃菲特②，使之并未发觉自己已经离开了圣勒钟楼下面一样。”

“怎么！”我打断他的话对他说，“难道你那么凑巧，居然猜到了我打算在题为*使人虽生犹死的艺术*这一篇沉思录里描写的高明的欺骗手法？……唉！我还以为自己是第一个发现这门学问的人哩。这个简练的标题是我听了一位年轻的医生给我叙述克拉勃③一篇未发表的妙文之后得到启发而想出来的。在这篇作品里，那位英国诗人用拟人化的手法将一个虚构的生物取名为*虽生犹死*。这个人物走遍世界的海洋，追踪一具名叫*虽死犹生*的僵尸。我记得，当时在这首英国诗的高贵译者所宴请的宾客中，很少有人明白这首既真实又虚幻的寓言诗的神秘意义。也许只有我一个人沉吟无语。我想到一代代人被‘生活’洪流所推涌，没有真正地活着便匆匆过去了。成千上万、不可胜数的妇女形象在我面前涌现，一个个都已死去，她们面带愁容，眼看着自己世事未谙而青春已逝，心情绝望、珠泪涟涟。我看见沉思女神正在远处，面带嘲弄的神态，我仿佛已经听见她那撒旦般的笑声，你大概就要把她杀掉……得了，既然你已经找到了方法，可以帮助一个女人在她豆蔻年华、春情似火的时候，排遣易逝的韶光，快把这些方法

---

① 缪松（1739—1820），法国肖像画家，路易十六的宫廷画师，亦是著名的掩眼法大师。

② 皮埃菲特，巴黎郊区的村庄。

③ 克拉勃（1754—1832），十九世纪英国诗人。

告诉我吧……也许你会留给我几种策略、几条妙计，让我去描写……”

子爵听见作者这种失望的表白，不禁笑了起来，满意地对我说：“象我们这个幸福的世纪所有年轻人一样，我妻子一连三四年用手指按在已经受不了的钢琴键上。她认真读过贝多芬的东西，哼过罗西尼① 的小咏叹调，弹奏过克拉迈尔② 的练习曲。我已经小心翼翼地使她相信，她在音乐方面高人一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对弹得最烦人的奏鸣曲也鼓掌称好，听的时候不打呵欠，还顺从地给她在滑稽剧院长期订了个包厢。这样，我至少在上帝创造的一个星期七天中有三个晚上能够得到安宁。我竭力搜寻音乐厅。巴黎有些沙龙很象德国的小酒店，没完没了弹变奏曲的酒铺，我经常去那里听叫人倒胃口的音乐，可我妻子却称之为音乐会。再说，她大部分时间都沉迷在她的乐谱之中……”

“噢，先生，难道你不知道培养女人对歌唱的兴趣、让她总在家里意马心猿，这样做是危险的吗？……你可能只差让她吃羊肉、喝清水了……”

“我妻子一贯只吃鸡胸脯肉，我注意安排，听完音乐会之后，便开舞会，在意大利歌剧院看了表演便组织一个大型的交际晚会！这样一来，我便成功地使她一年之中有半年时间在凌晨一点到两点之间就寝。啊！先生，凌晨就寝的结果实在难以计算！首先，每一种这样的不可或缺的欢乐都成了我给

① 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著名作曲家。

② 克拉迈尔（1771—1858），德国钢琴家。

予她的恩赐，其次，人家认为我对妻子总是百依百顺。于是，我不必说一句话便能使她相信，从晚上六点我们吃晚饭和她梳妆打扮的时候起，一直到早上十一点我们起床为止，都是她的欢乐时光。”

“噢，先生，你使她的生活这么充实，她一定对你感激不尽了！……”

“这样一来，我便只有顶多三个钟头的危险，再说，她不是还要学习奏鸣曲和复习歌曲吗？……我不是还常常可以提议到布洛涅森林散步，试试马车，回访客人等等吗？这还不算。女人最美丽的装饰是讲究雅致大方，在这方面花功夫永远不会过分，也没什么可笑的，而梳妆打扮却又给我提供了使她花掉白天最宝贵时刻的办法。”

“你真是我的知音！……”我高声说道，“这样一来，先生，如果你想教她一种连时下最讲究的摩登女子也不懂的艺术，你便可以每天吃掉她四个小时……向V夫人列举罗马贵族女人享受东方式的豪华而创造出的惊人的预防措施吧，告诉她当年在波珮皇后①宫中只侍候女皇沐浴的女奴的名字，象：乌恩托尔斯、弗里卡托尔斯、阿里庇拉里利、德罗帕西斯塔、帕拉蒂尔特里亚、庇卡特里斯、特拉克塔特里斯，据说，她们都打扮得像天鹅一样，为女皇擦身的女奴！……给她讲讲这一大堆女奴吧，她们的名单，米拉波在他那本《色情大观》中写得清清楚楚。只要她试图取代这群人，你便会获得许多安宁的时

① 波珮皇后，公元一世纪罗马皇帝尼禄之妻。

刻，还没算把那些罗马名媛的方法引进你家里所能给你带来的个人享受。这些罗马贵妇每根头发都经过精心梳理，洒满香水，每一条最细微的血管都似乎在没药、苎麻、香水、大海，鲜花的陶冶下，伴随美妙的乐曲，流淌着一股新鲜的血液。

"还有，先生，"那位越来越激动的丈夫接着又说道，"在健康方面，我不是也有很好的借口吗？由于健康十分宝贵，因此我便可以禁止她在天气不好时外出，这样一来，我便赢得了一年的四分之一时间。我还在我们之间培养起一种亲密的做法，就是不管我们两人之中谁出去，都要彼此吻别，同时一面说：'我亲爱的天使，我出门了。'总之，我能预见未来，使我妻子困守家里，象新兵不能离开哨所一样！……我在她心里激起了一种对履行母亲神圣职责的难以想象的热情。"

"在理论上驳倒她？"我问道。

"你猜对了！……"他大笑着说道，"我提醒她，一个交际场中的女人不可能履行对社会的责任，不可能持家、不可能注意穿着入时、不可能满足自己心爱的丈夫的各种要求，不可能抚养自己的子女……于是，她声称以卡图为榜样①。卡图想看看褓姆如何给伟大的庞培换襁褓，而她将来决不会假手他人而将会亲自照顾小孩，因为小孩的教育须从摇篮时代开始，未成型的思想和娇嫩的身体需要无微不至的关怀。你明白，先生，如果用这样的办法把我妻子幽禁在家里以后，我不施展手腕，要她自己想干什么便干什么，同时在一切事情上都征求她

---

① 卡图，公元前二世纪罗马监察官，传说每当他妻子给儿子洗澡或换衣服的时候，他除了有国家大事要处理外，必定在场。

的意见，那我的夫妇间的外交手段对我便没有什么用处了。由于这种虚幻的自由是用来欺骗相当有头脑的女人的，因此，我不惜牺牲一切去说服V夫人，使她相信自己是全巴黎最自由的女人。为了达此目的，我竭力避免作出我们的部长们经常作出的严重的政治蠢事。”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说道，“当你想取消一项根据宪章给予你妻子的权利时，你便装出一副温柔和有分寸的神态，把匕首藏在玫瑰花下面，然后，在小心翼翼地把匕首插进她的心窝的同时，用友好的声音问她：‘我的天使，你觉得痛吗？’她也许会象被人踩了一下脚的人那样回答你：‘一点也不痛。’”

子爵不禁笑了笑，说道：“在最后的审判时，我妻子难道不会很惊讶么？”

“我不知道是你还是她最惊讶。”我回答道。

那个嫉妒的丈夫已经皱起了眉头，但听了我下面这番话，脸色重又变得开朗起来。我说道：“先生，感谢这偶然的机会使我高兴地认识你。没有你这一席话，对某些我们共同的想法，我肯定发挥得大不如你。因此，我要求你准许我把这次谈话公诸于众。我们发现有高度政治概念的地方，别人可能会认为多少有点辛辣的讽刺，这样一来，在两党眼里，我便会被公认为一个能干的人了……”

我正要感谢子爵的时候（子爵是我所遇见的第一位最合我心的丈夫），子爵又再次带我去参观他那些看来无可非议的套房。

我正想向他告辞，忽然，他又打开一个小客厅的门让我

看，神情似乎在说："在这里弄乱任何东西难道能逃得过我的眼睛？"

我用点头回答这一无声的询问，正如晚宴上的客人在品尝一道出色的菜肴时，向主人点头称好一样。

"我这整套理论，"他压低声音对我说道，"来自几个字的启发，这几个字是我父亲在行政法院开会讨论离婚问题时，亲耳听见拿破仑说的。拿破仑当时大声说了一句：'通奸是长沙发上干出来的事。'① 因此，你看，我把这些同谋犯变成了间谍。"法院审查官接着又说道，一面指给我看一张用茶色克什米尔短绒大衣呢作面的长沙发，沙发上的垫子稍稍被揉皱了一点。"瞧，这种记号告诉我，我妻子曾经头疼，在上面躺过……"

我们朝长沙发走去，看见在这件要命的家具上放肆地写着"蠢才"两个字②。这两个字由四根毛发组成，那是

从美神果园——仙女迷宫之中，
一个钟情女子扯下来的东西。
从前有位公爵对之视同拱璧，
并为此创立了金羊毛骑士团。
骑士们高贵显赫，不可一世，

---

① 拿破仑在行政法院讨论民法草案时曾经说过："通奸并不奇怪，只不过是长沙发上发生的、普通的事。"

② "蠢才"在这里意味着"被欺骗的丈夫"。

但他们人不多，净是神祇。①

"我家里没有人是黑头发的！"那位丈夫说着，脸忽地白了。

我赶紧溜走，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忍不住要笑了。

"这个已经没救了！……"我暗自说道，"他在妻子周围设下种种障碍，结果只成全了妻子，使她获得了难以置信的欢乐。"

想到这里，我感到十分沮丧，上述的风流事件彻底推翻了我最重要的沉思录中的三篇，而本书的天主教般的正确性也从根本上遭到了否定。不少人愿意拿出金钱，作为V子爵夫人答应犯一次错误的代价，我却从心眼里愿意以同样数目的钱赎回V子爵夫人的忠诚。可惜的是，这笔钱我不得不永远留着。

事实上，三天以后，我在意大利歌剧院的休息室里又遇见了那位行政法院审查官。他一瞥见我，便匆匆向我走来。我有点不好意思，想躲开他。但他拉着我的胳膊，凑到我耳边对我说："唉！整整三天，我苦恼极了！……幸运的是，我妻子也许比一个昨天刚接受过洗礼的孩子还纯洁……"

"你已经跟我说过，子爵夫人是非常有头脑的……"我以相信中隐含挖苦的语气回了他一句。

"哦，今晚我欢迎开玩笑，因为今天早上，我获得了不容置疑的证据，说明我妻子是忠诚的。我一大清早便起来，打算完

① 这是巴尔扎克借用著名寓言作家拉封丹一首名为《办不到的事情》的故事诗中的一段。公爵指十五世纪的勃艮第公爵，他为了纪念情妇的毛发，创立了金羊毛骑士团。拉封丹所说的"办不到的事情"指女人卷曲的毛发是无法弄直的。

成一项紧急的工作……当我无意中把目光投向花园的时候，忽然看见住在我家隔壁的一位将军的家仆正翻墙出去。我妻子的侍女从门厅探出头来，安抚着我的狗好让那个登徒子安然撤退。我拿起单筒望远镜，盯着那个坏蛋……是黑头发！……啊！看见这个比看见任何基督徒的脸都教我高兴！……但你可以相信，今天白天，我已经叫人把花架全部拆掉了。”——“因此，我亲爱的先生，”他接着又说道，如果你结婚，你一定要在花园里拴上条狗，在所有墙头都嵌上玻璃瓶底……”

“子爵夫人是否发现，最近三天，你心绪不宁呢？……”

“你当我是孩子？”他耸耸肩对我说，“我从来没这么快活过。”

“你是一个伟大人物，可惜没人发现！……”我大声说道，“并且，你不是……”

他没容我说完便走了，因为他看见他的一位朋友似乎有意走过去和子爵夫人打招呼。

对这次谈话中所包含的教训，我们还有什么可补充的呢？再说下去便嫌累赘而惹人生厌了。凡事非因即果。不过，所有做丈夫的人，你们已经看到了，你们的幸福真是千钧只系于一发啊。

沉思录之十七　床的理论

时间大约是晚上七点钟。他们坐在学院式的扶手椅上，围成半圆，前面是一个巨大的壁炉，壁炉内，煤火惨淡，仿佛是他们进行了长时间讨论的主题永恒的象征。只要看一看参加

会议的所有人尽管激动，但十分严肃的脸，便很容易猜到，他们必须就人类的生活、财产和幸福，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只凭自己的良心，给自己以委任，象古老神秘的法庭审判者一样，但他们代表的利益，比国王或各国人民的利益大得多。他们以他们之后千万代人的感情和幸福的名义发表意见。

布勒①是有名人物，他的孙子当时坐在一张圆桌旁，圆桌上放着物证，制作得少有的精巧。我是一个卑微的小书记，也在桌旁占有一席之地，以便给会议作记录。

“先生们，”一位老者说道，“这是一封由摄政王②的母亲、路易十四的御弟遗孀写给威尔士公主卡罗琳娜·德·安斯帕什的信，信里这一段清楚地提出了今晚你们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西班牙王后有一个可靠的办法，可以使她的丈夫说出她想知道的事。国王是一个虔诚的人，他认为与自己妻子以外的女人接触是十恶不赦的，而这位君王同时也是个多情种。因此，王后从他那里获得了自己想得到的一切。她叫人给她丈夫的床装上小轮。国王如果拒绝她的任何要求……她便把床推到距自己的床很远的地方。国王如果满足她的要求，两张床便分而复合，她便让国王上自己的床。这是国王最大的幸福，国王真是乐不可支……

“以下我就不说了，先生们，因为这位原籍德国的王后那

① 布勒(1642—1732)，法国雕刻家，高级木器制造家。

② 指一七一五年至一七二三年任摄政王的奥尔良公爵。其母为巴伐利亚公主，在给家人写的信中，经常谈到法国宫廷的情况，语言坦率，近于俚俗。

种有道德的坦率态度今日很可能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

“规矩的丈夫应否同意自己的床装上轮子呢？……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毫无疑问，大家意见一致。于是，我受命在辩论记录簿上写上，如果夫妇两人在同一间卧室里各睡一床，两张床绝不应装轮子。

“但这个决定决不能妨害将来就夫妇最好的睡法所作的规定。”会议的一个成员提意见说。

主席递给我一本装帧华丽的书，里面包括一七八八年出版的路易十四唯一的兄弟遗孀——巴伐利亚的夏洛蒂-伊丽莎白夫人书信的原版。当我誊写引用的那一段时，主席又继续说道：“诸位，至于第二个问题，你们肯定已经收到了通报，第二个问题就登在公报上。”

“我要求发言……”嫉妒的一群中最年轻的一位大声说道。

主席作了一个同意的手势便坐了下来。

“诸位，”年轻的丈夫说道，“我们是否做好充分的准备，可以就床几乎能泄露一切这个如此严肃的题目进行讨论呢？难道这里面不是有一个问题，比需要解决的简单的木器问题更广泛吗？据我看，这里有一个涉及人类智慧的问题。诸位，妊娠的奥秘仍然笼罩着层层迷雾，而现代科学仅能驱散其分毫。我们不知道，外部环境对微生物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影响，而微生物的发现应该归功于希尔、巴克尔、约布洛、艾肖恩、格莱卿、斯巴朗扎尼，尤其是缪勒，最后还有博里·德·圣樊尚等

人①的不倦和耐心的研究。床的缺点包括一个最最重要的音乐上的问题。至于我，我现在声明，我刚刚写信到意大利，以便取得有关意大利一般设计床的方式的可靠资料……我们将陆续知道是否用许多金属杆、螺丝钉、小轮，床的结构是否在这个国家比在其他地方更邪，木材由于太阳光的作用而干燥是否ab ovo②便不会产生意大利人那种天生的和谐感情……出于这种种原因，我要求延期讨论。”

“我们到这里来是否为了培养对音乐的兴趣呢？……”西方一位绅士猛地站起来大声说道，“首先这牵涉到风俗，而伦理道德问题是其他一切问题之首……”

“可是，”最有影响的与会者中的一位说道，“第一位发表意见的人的看法，我看亦不容忽视。先生们，上世纪有一位开玩笑中带讲哲理、讲哲理时爱开玩笑的作家，名叫斯特恩，他抱怨男人塑造自己太粗心了。‘啊，真可耻！’他喊道，‘按神的面貌塑造人的人获得花冠和喝采，而拿出杰作，即一项模仿成果原型的人则象善行一样，只有自己的作品作为报酬。’难道不应该在注意改良马种之前，先注意改良人种么？诸位，我曾经到过奥尔良地区③的一个小城，那里的居民都是些驼子、愁眉苦脸或面目可憎的人，简直是一群倒霉蛋……好了，第一位发言者的意见使我想起来了，这个小城里的床都十分残旧，在夫妇们的眼里，卧室简陋不堪……诸位，当我们耳朵里听见的，

① 以上提到的，均为十七至十九世纪的微生物学家、生理学家和解剖学家。

② 拉丁文：从一开始。

③ 即古奥尔良省，奥尔良家族的采邑。

不是在我们要去的天国中翱翔的天使们弹奏的音乐，而是尘世间爆发的那些最嘈杂、最讨厌、最令人不耐烦、最糟糕的曲调时，我们的心灵能和我们的想法一样吗？也许，为人类增光的天才人物的出现，应该归功于制造得十分牢固的床，而导致法国革命的闹哄哄的群氓，也许是在一大批晃悠悠、腿儿都变了形的、不牢固的床上生出来的。但是，生得漂亮秀丽的东方人在睡觉上却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我赞成延期讨论。"

说完，那位绅士便坐下了。

一个属于卫理公会的人站起来说道：

"为什么要改变题目呢？现在问题并不是如何改良人种，也不是如何使作品更完美。我们不应该忘记嫉妒的丈夫们的利益和健全道德的原则。难道你们不知道，对拿不定主意是否要犯罪的妻子来说，你们所抱怨的那种声音，似乎比末日审判时响亮的号音更可怕吗？难道你们忘了，在一切牵涉到罪恶谈话的案子中，全凭这种夫妻间的抱怨，丈夫才能获得胜诉吗？诸位，我请你们参阅一下以下人物的离婚案。这些人物是：阿贝加沃尼子爵、博林布罗克子爵、已故王后、伊丽莎白·德拉珀、哈里斯夫人等，总之，所有登载在某出版商出版的二十册书内的人①。"（书记没听清那位英国出版商的名字。）

① 一八二一年至一八二二年，巴黎出版了一本取材于英国一部作品《离婚案件》的书，据作者云，曾经参考许多类似的书籍。上文那位卫理公会的人士列举的五个名人贵妇的例子都证明，选择格吱格吱作响的床有莫大的好处。在上述五个因一方与人通奸而导致另一位提出离婚的案子中，旁证都是听见床在颤动，或者长沙发弄出异样的声响，说明被告确实与别人有奸情。

会议宣布延期。最年轻的与会者建议筹集一笔款项，奖给就这个斯特恩认为如此重要的问题写论文写得最好，并交到协会里来的人。但会议结束时，主席的帽子里只筹集到十八个先令。

这个协会最近在伦敦成立，目的是改良风俗和婚姻。它遭到了拜伦勋爵的不断嘲笑，而协会的这场讨论是著名船长克拉特布科的堂兄弟霍金斯先生给我们传达的①。

这段摘录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床的理论中，有关床的结构方面所遇到的难题。

但本书的作者认为，协会这群人把这一先决问题看得过分重要了。在床的问题上，罗西尼派或结实派②的观点也许同样都有充分的理由。作者承认，他对能否解决这一难题毫无把握。他和劳伦斯·斯特恩一样，认为欧洲文明从生理学的角度对优生学所作的论述实在太少了，这实在是丢人的事。但他又不打算把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沉思冥想的结果拿出来，因为用规规矩矩的语言难以表达，而且别人不会明白，或者会引起错误的理解。这种疑虑将使他的作品在这方面永远留下一个空白。但他可以稍稍感到欣慰的是，他将给下一个世纪留下第四部作品③，这样，他目前暂时不做的一切便可以对下

① 克拉特布科和霍金斯都是巴尔扎克借用或杜撰的人物。

② 一八二九年，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已十分著名，巴尔扎克是非常欣赏罗西尼的。上文说过，意大利式的床具有“音乐性”，所以结实派自然与罗西尼派相反，赞成床要结实的了。

③ 第一部关于妓女，第二部关于爱情，第三部关于欢愉。详见前几篇沉思录。

一个世纪大有裨益了。光说不练，倒显得慷慨大方，未来所有自称有许多想法的人都会学习他的榜样。

床的理论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比小轮子和罪恶谈话的喁喁细语向我们的邻居提出的问题重要得多。

在文明民族，主要在本书的对象特权阶级之中，我们只发现了三种放床（广义的床）的方式。

这三种方式是：

（1）两床分隔，

（2）分开的卧室，

（3）同睡一床。

这三种夫妻同居的方式当然必定对妻子和丈夫的幸福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但在研究这些方式之前，我们必须大致看一下床的作用，以及床在人类生活的政治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

这方面最不容置疑的原则是：*发明床是为了睡觉*。

与结婚的历史相比，同睡的习惯在夫妻之间要较晚才养成，要证明这一点是很容易的。

到底用什么样的推论，人才使这样一种对幸福、健康、欢愉、甚至自尊心有决定意义的做法风行起来的呢？……在这方面进行探讨倒是件有趣的事。

如果你知道，你的一位情敌找到使你在你心爱的人面前出丑的方法，譬如，使你的嘴歪得象戏台的面具，或者使你能言善辩的双唇象喷泉吝啬的铜嘴，挤出一滴滴清水，你也许会给他一刀。这个情敌就是睡眠。世界上有哪个男人能清楚知

道自己睡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会做出什么动作呢？

我们好比活着的僵尸，受一种不可知的力量所支配，这种力量不由分说，抓住我们，并以最奇怪的方式表现出来：有的人睡得巧，有的人睡得蠢。

有的人睡时憨态十足地张着嘴。

有的人睡时鼾声使楼板也颤动。

而大部分人则象米开朗琪罗雕刻的小鬼，伸出舌头嘲笑过路的人。

我平生所见，睡觉时姿态高贵的人，世界上只有一个，就是盖兰①笔下的阿伽门农。他躺在床上，克吕泰涅斯特拉受埃癸斯托斯的怂恿，正走向前来谋杀他②。因此，只要我忧心忡忡，怕在睡梦中被上帝以外的其他人看见时，便不自量力地想模仿这位王中之王靠在枕头上的姿势。出于同样的原因，从我看见我的老乳母呼呼大睡，用句通俗而常说的话来形容，就是鼾声如雷的那一天起，我便立即在我特为主保圣人圣奥诺雷默诵的连祷文中加进一段，求他保佑我不要出睡觉打鼾这种洋相。

如果一个男人早上醒来，一脸傻相，头巾象警察的软帽零乱地搭在左边太阳穴上，一定十分滑稽，很难看出他就是卢梭诗句所赞颂的那位光彩照人的丈夫；只不过，在这张半死不活的脸那种呆呆的表情中还透出一线生命的微光罢了……艺术

---

① 盖兰(1774—1833)，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

② 阿伽门农是特洛亚战争中希腊远征军的首领，胜利归来后，被其妻与情夫埃癸斯托斯合谋杀害。

家们，如果你们想搜集一些精彩的漫画题材，就乘邮车旅行吧。每当邮车到达一个小镇，唤醒一位邮局职员的时候，你就仔细端详一下这些外省人的嘴脸吧！……但即使你比这些办公室职员的脸可笑一百倍，至少你是闭着嘴，睁着眼睛，脸上多少有种表情。你知道吗？当你朦朦胧胧，似睡非睡地坠入从牛角钻进来的梦境时①，你能知道你醒来前一小时或者你睡着的第一小时里你是什么样子吗？……这是你妻子和上帝之间的秘密！罗马人是否为了不断地提醒自己注意睡梦中的丑态，才在床边安放一个驴头呢②？……这一点，我们留给铭文学院的院士先生们去考证吧。

第一个受到魔鬼启示，知道即使在睡梦中也不应离开妻子的人，肯定懂得如何才睡得完美。所以，你从现在起，绝不能忘记把睡得优美这种艺术列为成家立室之前必须掌握的一门学问。因此，我们现在就把下列两句箴言作为《夫妻必读》中第二十五条原则的附录：

做丈夫的必须象狗那样不能熟睡，不可让人看见你睡着了。

男人从小必须习惯于光着头睡觉。

---

① 典出荷马史诗《奥德修纪》：根据奥德修的忠实妻子珀涅罗珀的说法，梦有两种，从象牙之门进来的是可笑的、空话连篇的梦；从牛角之门进来的则可给人带来真实的情况。

② 在意大利出土的庞培古城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古人床前放着马头。公元前一世纪寓言作家伊吉努斯的寓言中，则说放着驴头。

有些诗人想把纯洁之心和所谓爱情的奥秘看作是夫妇结合，同衾共枕的原因，但大家公认，人类最初之所以寻找幽暗的岩洞、长满苔藓的溪谷、宁静的洞穴作为欢愉的场所，是因为爱情能使人在强敌面前毫无防御的能力。不，两头共枕不见得自然，如同拿块细布绕在脖子上不见得合理一样。可是文明来了，把一百万人关在四平方里①之内，把他们圈在街道、楼宇、套间、卧房和八平方英尺的斗室之中，差一点就把他们象望远镜的套筒那样彼此套起来了。

由此并出于许多其他原因，如节约、恐惧、理解错了的嫉妒等，便出现了夫妇同居的现象；这一习惯产生了同起同眠的有规律的行动。

这就是世界上最变化无常的东西，这就是最飘忽不定的情绪。这种情绪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突如其来和敏感，之所以有魅力，是由于它能产生突发的欲念，之所以使人愉快，是因为表露得真实，总之，这就是爱情，受清规戒律所约束，被舆图局的几何图形所左右的爱情！

如果我是父亲，我会憎恨一早一晚，象时钟那样准确地感情爆发，跑来向我道一声遵命的早安或晚安的孩子。人们就这样扼杀人类感情中一切最慷慨、最自发的东西。你就从这个例子去设想一下按时发生的爱情吧！

只有万物的创造者才能在常新常亮的宇宙中，夜以继日地使太阳东升西落，不管卢梭的说法多么夸张，实际上，尘世

① 指法国古里，一古里约等于今日的四公里。

中没有任何人能够扮演太阳的角色。

从这些初步的观察中可以归纳出，夫妇同衾共枕是违反自然的；

男人睡着的时候几乎总显得很可笑；

经常同居一室会给丈夫带来难以避免的危险。

下面我们将试着使我们的风俗习惯适应自然规律，并把自然和习惯做法结合起来，以便使丈夫在桃花心木的床上能找到一位有用的助手和可以自卫的方法。

Ⅰ．两床分隔

如果丈夫群中最出色、身材最好、最有头脑的一位愿意在结婚一年之后妻子有外遇，那他只要冒冒失失地把他和妻子的两张床重新合放在一起就准能办到。

决定简单，而动机如下：

第一个发明两床分隔的丈夫可能是个助产士，他担心自己在睡梦中会违心地闹腾起来，踢伤妻子肚里的婴儿。

不，这倒不如说是某个担心患上炎症或对自己失去信心的宿命论者。

也可能是一个年轻人，担心自己过分痴情，坐到床边就受不了，或者太靠近娇妻便会扰乱妻子的睡眠。

会不会是一位接受了听忏悔的神甫劝告的曼特侬侯爵夫人，或者一个野心勃勃想驾驭丈夫的女人呢？……或者更确切一些，是某位娇小玲珑的，蓬巴杜夫人[1]式的女子染上了莫

[1] 蓬巴杜侯爵夫人(1721—1764)，路易十五的情妇。

勒帕先生[1]在导致其失宠的四行诗里谑称之为巴黎人通病并肯定造成路易十六在位时种种不幸的那种毛病。彩虹啊，人们欣赏你的魅力，你光彩照人，丰姿绰约；鲜花随你的步履而生，但这些花……[2]

还有，为什么不会是一位担心女人看见男人的睡相而产生幻灭心理的哲学家呢？而这个男人又总是蜷卧在被里，头上不戴睡帽的。

发明这一狡猾办法的人啊，不管你是谁，以魔鬼的名义，再见吧！……你已经造成许多不幸。你的做法具有一切权宜之计的性质，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不仅没能给另外两方带来好处，反而带来许多不便。

十九世纪的人类绝顶聪明，曾经施展起自然的威力，使用一切才智来掩饰其生活的机制，为了不鄙视自己的需要而将之神化，甚至从中国的树叶、埃及的蚕豆和墨西哥的籽粒[3]中提炼香精、取得财富和生命的精华；甚至切割水晶、磨银化金、绘制陶器，总之，利用一切工艺来装饰、来扩大他们的饭碗！一个国王既然让他的爱妃穿金戴银、裹上绫罗绸缎，一身锦绣，满头珠翠，又怎能让她连同这一切奢侈品睡在两张床上呢？……何必使整个宇宙都变成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谎言以及这种诗意的同谋者呢？如果一个挂毯工人的发明（发明两

① 莫勒帕(1701—1781)，路易十五的幸臣，曾写诗讽刺蓬巴杜夫人虽有美色但无天赋，因而失宠。

② 这是莫勒帕讽刺蓬巴杜夫人诗中的一段。省略号所省略的应该是："却是白的。"讽刺蓬巴杜夫人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女流。

③ 中国的树叶指茶，埃及的蚕豆指咖啡，墨西哥的籽粒指可可。

床分隔的可能是一个挂毯工人）能使我们的爱情失去其一切梦幻，剥夺与之俱来的壮丽色彩，只给它留下最丑陋、最令人恶心的东西，那又何必制订法律、建立伦理和宗教呢？因为，这一切都是由两张床所引起的呀。

六十三

表现得崇高还是粗野，这是一时的欲念迫使我们必须作出的抉择。

如果我们的爱情是分享的，那就是崇高；但如果你们睡在两张分隔的床上，那你们的爱情便是粗野的了。这种半离异状态所引起的误解可以归纳为两种情况，能够告诉我们许多不幸的起因。

大约夜里十二点，一位少妇一面打呵欠，一面弄卷发纸。我不知道她满怀愁绪是否来自她左脑或者右脑即将发生的偏头疼，还是她正处于百无聊赖，万念俱灰的关头。但只要仔细观察她晚妆慵懒，看见她有气无力地抬起腿宽解袜带，便可以清楚地知道，不让她把褪了色的生活浸泡在梦境之中以图恢复光彩，她宁愿蹈海而死。此时此际，她不知在北极什么地方，斯匹次卑尔根群岛①还是格陵兰②。她懒洋洋，冷冰冰地睡下了，也许象戈蒂耶·项狄夫人那样在想，明天该生病了，她丈夫会很晚才回来，她吃的打蛋白不够甜，她欠裁缝五百多法

① 欧洲北部北极圈内的群岛，属挪威。

② 美洲北部北极圈内的岛屿，属丹麦。

郎；总之，一个烦闷的女人脑子里所想的，你就随便去猜测好了。这当儿，大块头丈夫从外面应酬回来了。他喝了点潘趣酒①，感觉到一阵轻松。他脱了鞋，把礼服放在扶手椅上，袜子往椭圆形双人沙发上一扔，脱靴钩放在壁炉上。一面随随便便戴上红睡巾，连巾角也不好好掖一下，一面对妻子说几句带惊叹号的悄悄话。在这夜色朦胧的时刻，我们头脑里的理智已经麻木，几句甜蜜的悄悄话往往就是夫妻间谈话的全部内容。“你睡了！”——“见鬼，今晚可真冷！”——“你怎么不说话呀，我的宝贝！”——“你已经钻到自己床上去了！……”——“坏东西！你还装睡！……”边说这些话边打呵欠。折腾了好一会儿（每对夫妇在睡觉前都有不同的折腾法）之后，丈夫上自己的床了，床发出沉闷的响声。但就象我们平时合上眼睛面前顿时挂起一幅神妙的布幔那样，布幔上现出几个漂亮的小脸蛋，几条长腿，白天看见过的几道使人意马心猿的轮廓。他心里突然涌起了一阵难熬的欲念……。他把目光转向妻子，只见绣被中裹着一张迷人的脸，虽然已经入睡，但火样的眼神似乎把半盖着那双妙目的层层花边烧着了，总之，被单的皱褶把天仙般的体态显露无遗……“小猫乖乖！……”——“我睡了，亲爱的……”但是，怎样才能在拉普兰②这块极地登陆呢？……就算你丰神俊美、聪慧迷人，又怎能穿越格陵兰和意大利之间的海峡呢？天堂与地狱的距离比起阻止你和妻子两床相合的鸿沟，简直不相上下，因为你妻子冷若冰霜，而你却

① 一种掺和着酒、茶和糖的甜饮料。

② 拉普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北极圈内的地区。

欲火如炽。虽然从一床跨到另一床不过是技术问题，但这样做对一个戴着睡巾的丈夫来说，实在是太不体面了。情人之间的一切，危险、时间太少、机会等等，都给这样的情况所带来的不幸蒙上漂亮的色彩，因为爱情把一件金红色的外衣覆盖在一切，甚至在一座失守的城池还冒着浓烟的断壁残垣之上。而另一方面，为了在最鲜艳的地毯上，在丝绸最迷人的皱褶下看不见断砖残瓦，婚姻需要爱情的魅力。哪怕你只进入你妻子的领地一秒钟，义务这一婚姻之神便足以使你妻子看到它整个丑陋的面目。

唉！当一个男人被情欲折磨得忽而愤怒、忽而温柔、忽而傲气十足、忽而低声下气，有时象讽刺诗般尖酸刻薄，有时又象牧歌般情话绵绵，最后多多少少在思想上扮演起天才的奥特维在《被拯救的威尼斯》中所描写的那一幕①，元老院议员安东尼奥跪在阿姬莉娜脚下千百遍地哀求："阿姬莉娜，姬莉娜，莉娜，莉娜，娜姬，阿姬，娜姬！"除了狗一样挨鞭子外什么也得不到。但即使如此，在一个冷若冰霜的女人面前，男人也绝对不能丧失理智。在任何女人，甚至在自己的发妻面前，一个男人于此情景下越是痴情，女人便越觉得他可笑。如果他下命令便形象恶劣，如果他滥用权威，妻子便会另觅新欢。在这里，你只要回忆一下《夫妇必读》里的几句箴言，便会发现你违反了最神圣的戒律。不管一个女人能够坚持与否，两床分隔

① 《被拯救的威尼斯》（又译《威尼斯转危为安》），英国作家奥特维（1652—1685）的五幕悲剧，叙述一个反对元老院阴谋的败露过程，其中穿插伦理恩仇的情节。

使婚姻之中出现那么一种突然而又明显的因素，即使是最圣洁的妻子和最不近女色的丈夫最终也难以不另觅婚外之情。

这种形式千变万化，千万种其他事件可以导致的情景也能够对应地引起另外一种不那么有趣但更为可怕的局面。

一天晚上，我和已故的、我上文已经提到过的诺塞公爵先生谈论这些严肃的问题。他的一位密友，一个身材魁梧、满头白发的老者用颇为忧郁的神色仔细端详我们。这位老者的名字我就不说了，因为他还健在。当时我们猜测，他一定有什么丑闻要告诉我们，于是，我们便象接获通知，有位部长要作即兴发言的《导报》① 速记员瞪大眼睛看着部长走上讲台那样，直勾勾地注视着他。要讲故事的是一位外国移民，上了年纪的侯爵，他的财产和妻子儿女都在灾难性的革命中荡然无存了。侯爵夫人是当年最水性杨花的女人之一，因此，侯爵当然对女人的本性有一定的看法。由于已届入木之年，看待事物亦从这一角度出发，他谈起自己就如同谈到马克-安东尼和克勒俄帕特拉②一样。

"年轻的朋友（他很赏脸地对我说，因为正是我结束了当时的争论），你的看法使我回忆起有一个晚上，我的一位朋友行为失当，使他的妻子永远失去了对他的尊敬。而在那个时候，一个女人要报仇简直易如反掌，因为酒倒进了杯几乎便已经喝到嘴里。我的朋友夫妇二人分睡两床，但却在同一个卧

---

① 《导报》，一种记录两院议员辩论发言全文的政府报纸。

② 马克-安东尼（公元前 83—30），罗马著名将军，与埃及女王克勒俄帕特拉相爱并结为夫妇。

室里。那晚，他们从皇帝陛下的大使梅尔西伯爵① 举行的豪华舞会归来。丈夫赌博输了数目可观的一笔钱，因而脑子总在盘算。第二天要还六千埃居的债哩！………………你记得吗，诺塞，有时候十个火枪手口袋里的钱凑起来也不够一百个埃居！……但那位年轻的妻子象在这种场合下必然会发生的现象一样，却显得出人意料地快活。她对仆人说：'给侯爵先生把睡衣拿来。'这时候该换衣服睡觉了。可是，这句相当特殊的话并没能把我们这位丈夫从麻木茫然的状态中拉回来。于是，做妻子的在侍婢的帮助下作出了千种媚态。'今晚我的装扮合你的意吗？……'她问道。'你什么样的装束我都喜欢！……'侯爵边回答，边继续踱来踱去。'你看上去很不高兴！……跟我说说话呀，漂亮的赌气包！……'她说着来到丈夫跟前，身上只穿着睡衣，神态撩人。你们怎么也想象不到侯爵夫人各种各样魔幻般的魅力，没见过她是不会了解的。”“对了！诺塞，这个女人你见过！……”他满含嘲讽地笑着说。“总之，尽管她千娇百媚并且使尽浑身解数，在塞满那个笨蛋丈夫脑子里的驱之不去的六千埃居前面，她还是失败了，只好独自上床。但女人总有各种妙计，因此，当丈夫作势上床的时候，侯爵夫人猛地喊了起来：'噢！我冷极了！……''我也是！'丈夫回答道，'仆人为什么不给我们暖床呢……我这就打铃叫人……'”

诺塞伯爵禁不住笑了起来，老侯爵愕然地停住了。

---

① 指路易十六时代奥地利驻巴黎大使梅尔西伯爵（1727—1794）。

猜不到女人的欲念，她睡不着的时候，你却打鼾，她身处热带而你却在西伯利亚，这一切仅仅是两床分隔带来的小小麻烦而已。如果一个欲火如炽的女人知道丈夫睡得很死的话，她什么事情不敢干出来呢？……

斯丹达尔给我讲过一个意大利故事作为例子，说明女人的胆量，他讲得干净利落，谐趣横生，使故事显得有声有色。

吕多维科的宅第在米兰市的一端，另一端则是佩尔内蒂伯爵夫人的府邸。半夜时分，吕多维科冒着生命危险，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要仔细看一看（哪怕仅仅一秒钟）自己心上人的容颜，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了所爱人儿的府邸。他来到那对夫妇的居室。艾丽莎·佩尔内蒂的内心大概也象情人一样按捺不住。她听见了情人的脚步声，辨认出是情人的步伐，透过层层墙壁，看见了一张燃烧着爱情的面孔。她从夫妇共寝的床上起来，轻盈得象个影子，走到房门口，把吕多维科全身打量了一下，抓住他的手，作势把他引进来："他会杀掉你的啊！……"吕多维科说道："也许。"

但这一切都不算什么。我们假设许多做丈夫的睡觉都很警觉，睡着了也不打鼾，总猜得出妻子感情的起伏！此外，我们上面所说的反对两床分隔的种种理由都无关重要。但仍然有一种考虑足以禁止在同一间卧室里合放两张床的做法。

就丈夫所处的环境而言，我们曾经说过，双人床是一种防御方法。只有上了床他才能知道每天晚上他妻子的爱情是增加还是减少。床是夫妻感情的气压计。而夫妇分睡两床，等

于一切都不想知道。当下文谈到“内战”时（参看第三部分），你便会知道，床的用处之大多么难以想象，一个女人会在床上不自觉地暴露多少秘密。

因此，你绝对不应被两床分隔这种虚假的好意所迷惑。

那是世界上最愚蠢、最恶毒、最危险的发明。想出这种做法的人应该受到唾骂和诅咒！

但是，这种方法虽然对年轻夫妻来说有害而无利，但对已经结婚二十年的人却是有益身心的做法。因为，这时候，他们各患炎症，还是按照各自疾病的要求，演他们的二重奏为好。有时，关节炎或老顽固的风湿病复发，使他们哼哼唧唧，或者要闻一撮鼻烟，正由于这个，他们早期的爱情可能还回光返照一下，使他们提起精神折腾一个晚上，只要咳嗽还不至于忍不住。

我们认为，不必提那些使做丈夫的有理由与妻子分床而睡的特殊例子，因为那只能带来灾难。但是，波拿巴① 的看法是，一旦“心灵相交，热汗共流”（这是他的原话），则任何东西，甚至疾病也不能使夫妻分开。这个问题太微妙了，根本不可能用原则来分析。

有些人头脑狭隘，可能也会反对说，有不少封建家庭，虽然夫妇同处一室，分床而睡，但情欲仍然是动摇的原则，并且说，这样做，人们“祖祖辈辈”也都感觉到很幸福。但是，作者只回答一句话，即他认识许多很体面的人，他们整天只是去看

① 即拿破仑。

别人打台球。

这种睡觉方式以后就交给所有的明智之士去评论吧，下文我们要谈的是安排夫妇卧榻的第二种方法。

Ⅱ．分开的卧室

在全欧洲，对婚姻，或者也可说对生活的学问掌握得相当透彻，能够与妻子各处一室的丈夫，每个国家不到一百人。

懂得实行这一方法，……那简直便达到了男性智力登峰造极的阶段了。

如果夫妻二人各处一室，那他们不是已经离了婚便是懂得寻找幸福的人。他们不是彼此厌恶便是相爱甚笃。

这一理论的目的是要使忠贞不渝成为容易办到并使人惬意的事。在这里，我们并不打算为这一理论总结出几条美妙的条条框框。这种保留是出于对理论创造者的尊敬而不是我们没有能力。他曾经宣布，单靠这一办法，两夫妻便能把许许多多善良人的梦想变成现实。光凭这点，他便能获得所有忠实信徒的理解。

至于不信他的人……他很快便肯定他们有理由因好奇而提出疑问，他对他们说，这一制度的目的是只把幸福给予一个女人。他们中间有何人愿意使社会失去他自以为拥有的一切才华呢？这样又对谁有利呢？……对一个女人有利！……但是，使自己的伴侣幸福是约沙法山谷①所能产生的最漂亮的

① 约沙法，巴勒斯坦一个著名山谷，根据《圣经》的说法，末日审判将在此地进行。

荣衔，因为根据《创世记》所载，夏娃并不满足于人世天堂，她在那里想偷尝禁果，而禁果则是通奸的永恒标志。

但有一条难以辩驳的理由禁止我们去发展这一光辉的理论。这理由可能会成为本书的一段插曲。在我们假设的一对夫妻所处的情况下，丈夫如果不审慎，远离妻子而眠，那么出现任何不幸都是他自作自受，甚至不值得可怜。

现在，让我们概括地说几句吧。

不是所有人都有足够的财势能和妻子各住一套房间，但和妻子共睡一床即使有困难，却人人都能想办法克服。

因此，我们现在打算解决一般浅薄的人可能在这后一种方式上看到的困难，很明显，我们是倾向这一方式的。

这一段我们完全用来评论不止一个家庭，显得有点沉默。就让这一段作为古代法学家中那位黎居尔格的庄严雕像的底座吧，他给希腊人留下了多么深奥的有关婚姻的思想啊。但愿后世人能理解他那套想法！如果现代的道德太软弱，不能全部接受他的理论，至少也应该吸取这套高超理论的颠扑不破的精神。

Ⅲ. 论同睡一床

十二月的一个晚上，弗里德里希大帝①仰望天空，只见群星璀璨，预兆必有大寒。他不禁叫了起来："这种天气一定能给普鲁士带来许多战士！……"

① 弗里德里希大帝（1712—1786），普鲁士国王，以文治武功驰名全欧，他在位期间是普鲁士国势鼎盛的时代。

国王一句话道出了夫妇经常共处一室所具有的主要弊病。拿破仑和弗雷德里希完全可以根据一个女人所生孩子的数目对这个女人作出或高或低的评价，但一个有才华的丈夫，按照沉思录之八中的格言，应该把制造一个孩子只看作是一种自卫的手段，只有他本人才知道有无必要频频使用这种手段。

这种看法引向生理女神所不愿涉猎的奥秘。当卧室还没有人住的时候，她同意走进去，但她是个规规矩矩的处女，看见作爱的举动便脸红。

由于正是在本书这个地方女神打算象少女般把白净的双手捂住两眼，只透过纤纤玉指的缝隙往外偷看，因此，她便利用这一时激发的羞耻之心责备我们的道德。

在英国，卧室是圣地，只有夫妇才有权进入，据说，甚至不少有地位的夫人亲自铺床叠被。在海外一切怪癖之中，为什么我们唯一看不起的恰恰是这样一种癖好，其魅力和神秘感却博得大陆①上一切温文尔雅之士的欢心呢？爱挑剔的女人责备法国人把陌生人引进夫妇卧室这个神圣的地方，说是不知羞耻。至于我们，我们虽然谴责怀孕的女子故意挺着大肚子到处跑，但我们的意见绝无怀疑的成分。如果我们要单身人士尊重婚姻，那么，已婚的人也必须照顾未婚男子那种一点即燃的感情。

应当承认，每天晚上都和妻子睡觉，可能会被看作是一种

① 指欧洲大陆。

最咄咄逼人的自命不凡的行动。

许多丈夫会心里纳闷，一个企图使婚姻臻于完美的人，怎么敢要做丈夫的有所克制，因为如果他是情人，采取克制态度就完了。

但这却是夫妻艺术与科学博士①的带有决定性的结论。

首先，除非下决心永远不在家睡觉，否则做丈夫的只能用这一招，因为我们已经指出过，先前谈到的两种方法都有危险。所以，我们必须努力证明，就一对夫妻所处的危机而言，最后这一种睡觉的办法比前两种办法利多而弊少。

我们有关两床分隔的意见大概已经使做丈夫的知道，他们必须随时随地与主宰妻子和谐的生理机能的那种炽热感情保持合拍：而我们觉得，这种感觉上的完全一致在白色帐幔的庇护下是会自然产生的；这已经是莫大的好处了。

实际上，只要夫妻同衾共枕，想随时验证妻子的爱情达到什么程度，有什么样的表现，是易如反掌的事。

人(我们这里指的是人类)不管到哪处总带着一个记录本身性欲总数的、现成的帐目表，这个表一目了然、精确无误。这一神秘的女色计就画在手心中。两手实际上是我们的器官中最能迅速反映我们性爱的器官。《手语术》是我留给继承人的第五部作品，因为在这里，我只指出其中对我的课题有用的部分。

---

① 指布里雅-萨瓦兰，他曾自称烹饪艺术博士。

手是触觉的主要工具。但触觉是最难以代替其他感官，亦从来不能用其他感官代替的感官。只有手可以执行人类到目前为止所设想的一切动作。在某种意义上说，手就是行动本身。我们的全部力量都通过手，必须注意的是，智力发达的人差不多都有漂亮的双手，这完美的双手是大富大贵的特征。耶稣基督通过按手创造奇迹。生命通过手而发散。手放到哪里，哪里就留下魔力的痕迹；因此，爱情的欢乐有一半应归功于手。手向医生明确无误地显示我们机体的秘密。手分泌出的神经液比身体任何其他部分都多。神经液是一种无名的物质，在未找到合适的词以前，姑且称之为意愿吧。眼睛可以说明我们的心理状态，而手则同时可以显示我们身体和思想的秘密。我们有能力使我们的眼睛、嘴唇、眉毛和额头沉默，但手可不会隐瞒，我们脸部没有任何线条能比手更有表现力。手能感触到的冷和热的程度有种种极细微的区别，粗心的人无法感觉，但曾经解剖人类生活中的感情和事物的人则可一一区分。因此，手也有千般变化，象干燥、湿润、滚烫、冰冷、柔软、粗糙、滑腻等等。手可以搏动、润滑、变硬、变软。总之，手呈现出一种难以解释的现象，人们试图称之为思想的体现。当雕刻家和画家想表现手的千丝万缕、神秘莫测的纹路时，感到简直毫无办法。向一个人伸出手，意味着救他。手是我们一切感情的保证。任何时代的巫婆都想从我们的手纹中看出我们的未来休咎，其实手纹并不神妙，它完全符合生命与个性的原理。如果一个女人责怪一个男人触觉不够敏锐，就等于把这个男人看瘪了。平常人们还说：正义的手，上帝的

手，如果想表示要采取大胆的行动，就说甩开手干。

女人几乎总是毫不防范地把手伸给你，而她们手上的变化就象天气的变化一样。学习通过这些变化了解女人内心的感情，是一门比相面更有效、更可靠的学问。

因此，假如你掌握这门学问，你便拥有很大的权力，手里便有一根线，能在最难以进入的心灵迷宫中通行无阻。这就能使你在与妻子同居的生活中避免许多错误，取得许多宝贵的收获。

现在，你是否心悦诚服地相信，由于你每晚都和妻子睡觉，你非有赫拉克勒斯①的体格呢？……真胡涂！在一个丈夫所处的环境下，如果他聪明，他便能比不得不用讲故事来代替一道菜的曼特侬夫人更有办法解决问题！

布丰和某些生理学家认为，欲念比起最强烈的快感使我们的器官疲倦得多。是的，欲念本身难道不是一种直觉的占有吗？欲念与可见行动的关系不等于我们在睡梦中精神生活的种种偶发事例与我们物质生活的关系吗？这一对事物的强烈感知难道不要求比外部事实更有力的内心活动吗？如果说，我们的举动只不过是我们思想已完成动作的表现，那你想想，经常重复的欲念该耗费多少生命液啊！但这只不过是欲念积累所形成的激情难道不是以本身的雷电划过野心家、赌徒的脸面吗？不是以神奇的速度糟蹋他们的身体吗？

说来这些看法大概已经包含柏拉图和伊壁鸠鲁都捍卫的

① 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神的英雄、大力士。

那种神秘学说的萌芽了①；这一学说外面覆盖着埃及塑像的帷幕哩，我们不再多说，就让你们去静静地思考吧。

但人类可能犯的最大错误就是认为爱情只存在于稍纵即逝的几个短暂的时刻之中；博叙埃②说得好，这些时刻在我们生活中就象墙上的钉子，看起来多，但收集到一起，则只有一把。

爱情的时刻几乎总是在谈话中度过。情人身上只有一种取之不竭的东西，就是善良、风度和细腻。能感觉一切、猜出一切、预防一切；即使责备也不伤害感情；有所馈赠也绝不骄傲；用巧妙的方式去增加行为的价值；恭维不用语言而见诸行动；慢慢使人明白而不操之过急；使人感动而不震动；不仅眼光甚至声音也充满温存；从不使人发窘；使人快乐却又不失风雅；说话中听；言语能打动人的内心……这就是女人所要求的一切，她们宁愿抛弃梅莎莉③的夜夜风流，去和能给予她们渴望得到的灵魂爱抚的男子共同生活，而对男人们来说，给予这些灵魂的爱抚简直不算一回事，只需稍加关心就是了。

这几行文字包含了夫妇同床的绝大部分秘密。也许有些爱开玩笑的人把关于礼貌的这长长一段定义当作是爱情的涵义，然而，归根结底，这不过是建议你对待你妻子象对待决定是否把你觊觎的职位给你的那位大臣一样罢了。

① 在爱情方面，柏拉图重精神，而伊壁鸠鲁则重肉欲，因而这一神秘学说大概是二者的统一。

② 博叙埃(1627—1704)，法国作家、演说家，宣道者，其宣道演词雄辩而有感情，是十七世纪法国古典文学的优秀散文作品。

③ 梅莎莉，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皇后，以淫荡著称。

我已经听见成千上万个声音大叫，说本书往往是为妻子说话而不是为丈夫说话。

说大部分妻子不配如此无微不至地照顾，她们会滥用这种照顾；

说有的妻子行为放荡，不太会接受他们所说的愚弄；

说妻子都非常虚荣，脑子里想的都是衣着打扮；

说她们有时顽固到简直无法理解的程度；

说你关心她们有时候她们还生气；

说她们愚蠢，什么也不懂，毫无用处等等。

为了回答这一切嚷嚷，我们写了下面这句话。这句话上下留空，单列出来，颇有点格言的味道。让我们引用博马舍的说法吧。

六十四

妻子对待丈夫的态度都是丈夫造成的。

有一个忠实的能确确实实反映妻子感受的媒介，使妻子成为她本人的间谍，使自己适合她爱情的热度，与她形影不离，能忍受她先睡着，避免使众多家庭陷于破裂的意气纷争，这就是比起另外两种睡榻安排方式来，夫妇同睡一床能远胜一筹的原因。

有利益必有义务，你必须懂得使你的睡姿优雅，戴上睡帽也要保持尊严，要有礼貌，睡着也容易惊醒，不咳得太厉害，还有，要模仿现代的作家，写前言多于写书。

沉思录之十八 夫妻革命

经常会出现这样一个时刻，人民、女人、甚至最愚蠢的人会发现，别人过多地利用他们的天真无知。最巧妙的政策可以欺骗人很长时期，但如果政策能永远欺骗人，那人类就太幸福了，人民和家庭便会少流许多血了。

但我们希望，前几篇沉思录所载的防御手段足以使一定数量的丈夫逃脱弥诺陶洛斯的魔爪。

啊！你们要相信医生的话，许多偷偷酝酿的爱情都将在“健康女神”的打击下覆灭，或者由于“丈夫政策”的执行而逐渐消亡。是的（令人欣慰的错误！），许多情人将会被“个人手段”赶跑，许多丈夫将懂得用一块难以穿透的帷幕掩盖他权谋的手段，许多男人会比那位高喊 Nolo coronari！①的古代哲人获得更大的成功。

但不幸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倒霉的真理。专制制度的安全期虽然好比暴风雨来临前的时刻，其寂静程度可使躺在枯草地上的旅行者听见一英里外的嘎嘎蝉鸣。可是，总有一个早上，一位有身分的女人（我们妻子中的绝大部分将效法她）会用鹰一般的眼光发现使她深受一种恶毒政策之害的巧妙伎俩。最初，她会为自己长期以来恪守妇道而感到愤怒。这一革命将在什么年纪，哪一天发生呢？……这个有关年代的问题完全取决于每一位丈夫的能耐，因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

① 拉丁文：我不愿加冕为皇。——公元二世纪罗马皇帝马克·奥雷尔的一句话。

小，执行我们夫妇福音书的教义在程度上自然也有所不同。

"一个人只有爱得不深才会这样算计别人！"被骗的妻子不禁惊叫起来，"怎么？从第一天起，他就怀疑我了！……太可怕了，一个女人绝干不出这样阴险毒辣的勾当！"

这就是主题。每一位丈夫都可以猜出他未来那位悍妻的性格会给这主题带来怎样不同的表现形式。

一个做妻子的不会为此而光火。她会沉默并伪装没事。她会秘密进行报复。当蜜月结束，你处于我们所假设的那种危机时，你需要制止的只是她的犹豫不定，可现在，你却要与她的决心作斗争了。她已决定报复。从这一天起，对你来说，她的假面具和她的内心一样，都成了铜造的了。你对她来说已经无所谓，而且不知不觉地逐渐成了她的眼中钉。一件严重程度似乎难以说清的事情会象使一满杯水溢出来的一滴水那样，使你突然变得可恨起来，于是，内战打响了。但你们的和睦宣告结束这一要命时刻和你妻子发现你的阴谋诡计的那一天之间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你完全可以采取一系列防御手段，且听我们细细道来。

直到此时为止，你只是运用一种无形的力量来保卫你的名誉。但从此以后，你们这部夫妻机器的结构将全部暴露无遗。不久前，你还在预防罪恶，现在却必须打击罪恶了。你开始时还谈判协商，但现在终于象巴黎的警察那样跨马持刀了。你把坐骑一勒，马儿前蹄腾空，你挥刀怒吼，想驱散暴民而又不伤任何人。

如同作家从暗喻到明说需要过渡一样，丈夫也必须给自

己政策的颇为突然的改变找点理由，因为婚姻和文学一样，其艺术全在过渡得漂亮。对你来说，这一点最为重要。在这个也许是你夫妻生活中最严重的时刻，如果你妻子对你的行为有所抱怨，那你会处于多么尴尬的地位啊！……

因此，必须找出一种办法，证明你第一项政策所暗含的专制性是正确的，使你妻子从思想上对你即将采取的严厉措施有所准备，使你不仅不会失去她的尊重，反而获得她的尊重；使你值得她原谅，甚至使你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你在婚前吸引她的那种魅力……

但是，用怎么样的政策才能获得这种办法呢？……这种办法是否存在呢？……

“当然存在。”

但为了发挥我们即将给丈夫打开的宝藏中丰富的模拟手段，做丈夫的必须有高度的机智、恰当的分寸和高超的舞台艺术！要装出有热烈的情感，使你的面貌焕然一新，就必须有塔尔玛①全部深沉的演技！……

这一情感就是妒忌。

“我丈夫是醋坛子，从我们结婚的时候起，他就这样……他一直用无微不至的关怀向我隐瞒这种感情。这样说来，他还爱我啰？……我还可以牵着他的鼻子走！……”

这就是你妻子从你故意表演的精彩的喜剧场面陆续发现的东西。一个上层社会的男人如果不能令一个女人相信使她

---

① 塔尔玛（1763—1826），法国著名悲剧演员。

沾沾自喜的事，那就实在太愚蠢了。

你必须用天衣无缝的虚伪态度配合你的一举一动，以引发你妻子的好奇心，使她忙于新的探索，把她拖进你思想的迷宫之中！……

技艺高超的演员啊，你能否猜到，外交家般的谨慎态度，狡猾的举动，神秘的话语，饱含情意的目光，这一切会在一个晚上使你妻子企图让你说出你情感的秘密？

啊！一面偷笑，一面虎视眈眈；既不撒谎也不说真话；抓住一个女人任性的思想，并且，当你即将把一个铁颈圈往她脖子上套的时候使她以为你还在她掌握之中！……啊！没有观众，只有你们两心互相表演的喜剧，你们都为自己必然获得成功而使劲鼓掌。

她会亲自告诉你，你拈酸吃醋；向你指出，她比你自己更了解你；向你证明，你的狡猾毫无用处；也许还会亲自向你挑战。她为自认为对你占有优势而陶醉；你在她眼里逐渐显得高贵起来，因为她觉得你的行动十分自然。不过，你的怀疑是没有用的：如果她想欺骗你，又有谁能阻止她呢？……

终于一个晚上，你的感情再也压抑不住了，你拿一件小事作借口，大闹起来，愤怒中，你说出了你之所以走极端的秘密。我们的新法典就这样颁布了。

别害怕女人生气，她需要你嫉妒。她甚至要求你对她苛刻。首先，因为她可以从中找到为她行为辩解的理由，其次，她在社会上饰演受害者的角色对她有莫大的好处：她不是因此可以获得舒舒服服的同情吗？再者，她还可以把这个作为

武器对付你，希望借此引君入瓮。

她从中清楚地看到了将来欺骗你的无限欢乐，想起你在她周围构筑的种种障碍便暗自窃笑：难道不该跳越这些障碍吗？

女人比我们更能掌握分析两种人类感情的艺术，她们不是拿这两种感情作武器对付我们，便是自己成为其牺牲品。她们有爱的本能，因为爱就是她们的整个生命；她们有嫉妒的本能，因为那几乎就是她们驾驭我们的唯一手段。在她们身上，嫉妒是一种真实的感情，产生于自卫的本能，包含着生死的抉择。但在男人身上，这种几乎难以形容的感情如果不作为一种手段来利用，那总不过是一种误解。

嫉妒一个热爱自己的女人，是推理的严重缺点。我们不是被人爱便是不被人爱：把嫉妒放在这两个极端之上，便成了男人身上毫无用处的感情；嫉妒也许如同害怕一样，难以解释，也许嫉妒是爱情上的害怕。但不是怀疑自己的妻子，而是怀疑自己。

嫉妒既是登峰造极的个人主义，同时也是错误的自尊心、骗人的虚荣心在作怪。女人们小心翼翼地培养男人的这种可笑的感情，因为这样一来，她们便可以得到开司米大围巾、服装费、钻石，而且对她们来说，这种感情是她们权力的晴雨表。因此，如果你不象被嫉妒蒙住了眼睛，你妻子便会提高警惕，因为她不提防的陷阱只有一个，就是她自己给自己设的陷阱。

所以，假如一个丈夫十分精明，能使妻子身上迟早会发生的不可避免的革命按我们刚才指出的巧妙的方向发展，妻子

一定很容易被骗过。

这样，你就把这一奇怪的现象带进了你的家庭，几何学已经通过渐近线给我们指出了这一现象的存在。你妻子总想欺骗你，但又总办不到。就如同越解越紧的结一样，她越是使劲，以为这样可以达到独立自主，其实只能对你的权力更有利。

一位亲王最高明的手法，就是在让人民为保护他的宝座去送死的时候，仍然使他们相信，是他在为他们战斗。

但许多丈夫在实行这一作战计划时，最初都感到困难。如果妻子伪装得十分巧妙，那么从什么迹象才能知道她已经看出你长期欺骗她所使用的手段呢？

首先，论海关的那篇沉思录和有关床的理论已经阐述了多种猜出女人思想的方法，但我们并不企图在本书中详列人类思想的潜力，因为范围实在太大了。现在举一个例子。在农神节这一天①，罗马人在十分钟内发现有关他们奴隶的事比全年其他时候了解的要多！必须在你的家庭中也规定这类农神节，模仿杰斯勒的做法。杰斯勒看完威廉·退尔把自己孩子头上的苹果射下来以后，心里暗自嘀咕：

“这人非除掉不可，因为，如果他想杀我，我准跑不了。”②

---

① 农神节，罗马的节日，约在一月。这一天，金吾不禁，官民同欢。

② 公元十四世纪，瑞士处于日耳曼帝国统治之下。传说民族英雄威廉·退尔不满大法官杰斯勒侮辱瑞士人的做法，因而被捕。杰斯勒知他是著名的箭手，罚他把放在自己儿子头上的苹果射下来，威廉一箭中的，一时传为佳话。后杰斯勒终为威廉·退尔所杀。

你知道，如果你妻子想喝鲁西荣葡萄酒①、吃羊里脊、随时出门、阅读《百科全书》，你必须立即催促她这样做。首先，她看见你的做法与以前的做法完全不同，便反过来对自己的欲望产生怀疑，思想上认为你改变政策必然有目的，因此，你给她的任何自由，她反而不敢消受。至于这一改变可能带来的不幸，将来自有分晓。在变革之中，首要的原则就是引导无法阻止的不利因素的方向，通过避雷针呼唤雷电，将之引导到井里。

最后，喜剧的最后一幕准备开场了。

从你妻子身上出现最微小的初期迹象那一天到发生夫妻革命的时刻止，一直不是以具体形象便是以理性中的人物形象或隐或现的情人，此时只消你妻子一招手，便立即回答："我来了。"

沉思录之十九　论情人

我们谨献下列格言，供读者们思考。

如果这些格言只是在一八三〇年才面世，那人类便没有什么指望了。但这些格言非常直截了当地确定了你、你妻子和一个情人之间存在的关系和不同之处，可以出色地阐明你的政策，给你准确地显示敌人的力量，所以老夫抛开了一切自尊心，抄录如下。如果偶然出现某一种新的想法，你就算在给本书出主意的魔鬼帐上好了。

---

① 鲁西荣即今日法国的东比利牛斯山省，盛产葡萄。

六十五

谈爱就是作爱。

六十六

情人最庸俗的欲念总来自突发的内心仰慕。

六十七

情人具有丈夫所没有的一切优点和缺点。

六十八

情人不仅给一切带来生命，还使人忘记生命，而丈夫却不能给任何事物带来生命。

六十九

女人所作的一切刁钻古怪的感情游戏总能欺骗情人，丈夫看见必然会耸耸肩膀的事，情人见了却会喜出望外。

七十

情人只是从举止行动中流露出他与一个已婚女人之间达到的亲昵程度。

七十一

女人往往不知道自己爱的原因。男人却很少无目的地

爱。丈夫应该找出这种秘密的个人主义原因，因为那是丈夫的阿基米德杠杆①。

七十二

聪明的丈夫从不公开假定自己的妻子有外遇。

七十三

情人对女人的任性行为总是百依百顺；而且，由于男人在情妇怀里不管如何表现，都不会被对方看作卑鄙，因而会使用丈夫往往不屑使用的手段去博取情妇的欢心。

七十四

情人会把丈夫对妻子隐瞒的事告诉自己的情妇。

七十五

女人给予情人的一切感觉都会得到回报，而且总是更加热烈的回报；由于投桃报李，这些感觉更显得丰富多彩。这是一种买卖，最终会使几乎所有的丈夫破产。

七十六

情人只把能提高女人地位的话告诉女人，而丈夫即使在爱的时候，也不禁要给予妻子一些带着责备意味的教训。

---

① 阿基米德是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物理学家，曾发明杠杆原理、齿轮等。杠杆是利用支点、重臂和力臂的机械原理搬动重物的机械。

七十七

情人总是先情妇后自己，而丈夫则恰恰相反。

七十八

情人总想表现得可爱。这种感情包含一条夸张到可笑程度的原则，必须懂得加以利用。

七十九

当发生了罪案的时候，预审法官知道（除非是刑满释放的囚犯随意杀人），作案的不会超过五个人。他就此进行推测。丈夫应该作出与法官一样的推理：如果想知道谁是自己妻子的情人，在社交圈子里值得怀疑的不到三个。

八十

情人永远不会错。

八十一

一个已婚女人的情夫对这个女人说："夫人，您需要休息了。您必须在道德上给您的孩子们作出榜样。您曾经发誓要使丈夫幸福，而您的丈夫除了有些缺点之外（我的缺点比他更多），是值得您尊敬的。好了，现在必须为了我牺牲您的家庭和您的生活了，因为我已经看到，您的腿很美。您最好连一声也别哼哼，因为后悔是一种触犯，我会以比法律惩治通奸淫妇

的刑罚更严厉的刑罚去处治这种触犯。作为这些牺牲的代价，我会给予你足以补偿你痛苦的欢乐。"简直难以相信，情人胜利了！……他说话所采取的形式使一切都顺利通过了。他永远只说一句话："我爱你。"情人是使者，不是宣布女人的优点、美貌，便是女人的聪明伶俐。那么，丈夫又宣布什么呢？

总之，一个已婚妇女激发起或感受到的爱情是世界上最不讨人喜欢的感情：对她来说，是膨胀了的虚荣心，对她情人来说，则是个人主义。已婚妇女的情人承担的责任太多了，愿意履行这些责任的男人一百年不超过三个。情人必须为情妇贡献一生，但最后总还是要放弃，这一点，双方都是知道的。自有社会以来，女的一贯崇高，而男的总是薄倖。伟大的爱情往往能获得谴责这种感情的法官的怜悯，可是，真正的、持久的爱情在哪儿呢？一个丈夫需要多大的力量才能成功地对付一个有魅力、能使女人为之作出如此牺牲的男人啊！

我们认为，一般来说，一个丈夫如果懂得使用我们上面所说的自卫手段，便可以保住妻子一直到二十八岁，这并不是因为妻子没有选好情人，而是由于妻子还没有失足。往往也有一些男人，他们很懂得夫妇琴瑟之好，能保住妻子，使妻子全心全意只爱他一个人，一直到三十或者三十五岁；但这纯属例外，会引起笑话和恐惧。这种现象只见于外省，因为在外省，生活是透明的，连房子也是玻璃化的，男人在里面拥有极大的权力。人与物给予一个丈夫的这种奇迹般的帮助到了人口高

达二十五万的城市便会烟消云散。

因此，几乎有充分证据说明，三十岁的年纪是道德的关键时期。在这紧要关头，想看住一个女人是十分困难的。要将她整天拴在夫妻的乐园里，就必须使出我们最后几种防御的手段。下面几篇如《论保安措施》、《回家的艺术》和《波澜》等将谈及这些手段。

沉思录之二十　论保安措施

夫妻保安法包括法律、习俗、武力和计谋所能向你提供的手段，目的是阻止你妻子去进行在某种程度上构成爱情生活的三个行动，即：通信，见面，交谈。

保安措施多少与前面几篇沉思录所包含的多种防御手段结合在一起。只有通过本能才感觉到这些不同的因素该使用到什么程度和该在什么场合下使用。整套办法具有一定的弹性：灵巧的丈夫很容易便会猜出，该如何去使之弯曲、伸直、收紧。依靠这保安措施，男人可以使自己的妻子什么错误也不犯，一直到四十岁。

下面，我们把这篇关于保安措施的论文分为五段：

Ⅰ.论圈套

Ⅱ.论通信往来

Ⅲ.论奸细

Ⅳ.禁书

Ⅴ.论预算

I. 论 圈 套

尽管一个丈夫所面临的危机十分严重，我们并不认为情人在夫妻这个城池里已经完全取得了自由民的权利。不少丈夫往往猜到自己的妻子已经有了外遇，但却不知道在我们上面谈到的五、六个选定的人中，应该怀疑哪一个。这一犹豫无疑来自思想上的弱点，我这位老师非给他治一治不可。

富歇[①]在巴黎有三、四个宅第，接待的都是些权倾当朝的达官贵人。这些宅第的女主人对富歇可谓忠心耿耿，为此，国家需付出一笔相当大的费用。大臣当时把这些毫不启人疑窦的社交聚会称为他的圈套。不少人在离开舞会的时候遭到逮捕，而出席舞会并参与策划逮捕的都是全巴黎最显赫的人物。

奉上几颗烤核桃好使你妻子伸出玉手上钩，这种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女人一定会处处小心，但我们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圈套，即："无法抗拒的"、"骗人上当的"、"触之即发的"。

论无法抗拒的圈套

假设有两位丈夫，甲和乙。他们都想找出他们妻子的情夫到底是谁。我们把丈夫甲安排在一张桌子正中的座位。桌子上摆满一盘盘漂亮的水果、玻璃杯、甜食、露酒。丈夫乙的座位则随便你去想象，反正在围桌而坐的高贵客人中间。香槟打开，酒过一巡以后，人人眼睛发亮，话也多起来了。

---

① 富歇（1759—1820），法国政治家拿破仑时代的公安大臣，领公爵衔。拿破仑失败后，臣事复辟王朝，官复原职。

丈夫甲（边剥栗子边说）：我说，我欣赏文人，但对他们，我敬而远之。他们的谈吐咄咄逼人，我受不了。我不知道到底是他们的缺点还是他们的优点最伤人，因为，看来是这样，聪明过人只能使他们本身的缺点和优点更加突出。总之……（他吞下栗子）有才华的人，打个比方说吧，是些补药，不可滥用。

夫人甲（专心听着）：不过，甲先生，您太挑剔了！（她狡黠地笑了笑）我看，蠢人的缺点并不比聪明人的缺点多，不同的只是他们不懂得使人原谅自己的缺点罢了！……

丈夫甲（愤怒地）：夫人，至少您认为，他们并不可爱吧……

夫人乙（激动地）：谁告诉您的？

丈夫甲（微笑）：他们不总是以自己的优越性使您相形见绌吗？他们脑子里的虚荣观念那么重，所以，在您和他们之间，一定有一方是多余的了。

宅第的女主人（旁白，对夫人甲说）：这是你自找，亲爱的……（夫人甲耸耸肩膀。）

丈夫甲（继续说）：再说，他们有综合思想的习惯，理解感情的机制，因此，对他们来说，爱情变成了纯粹的肉欲，我们知道，他们并不高明……

夫人乙（抿紧嘴唇，打断他的话）：先生，我认为，在这场官司上，只有我们女人才是唯一的法官。不过，我理解，上流人并不喜欢文人！……是呀，你们批评他们容易，学他们可就难了。

丈夫甲（轻蔑地）：噢，夫人，上流人攻击当代的作家并非出于嫉妒。有一位沙龙名人，如果他写作的话……

夫人乙（热烈地）：您一定感到遗憾，先生，您在议会里的

朋友当中，有几位倒写过小说，这些小说您能看得下去么？……不过，说真的，今天如果想有点构思，必须作些历史研究，必须……

丈夫乙（不再回答邻座这位夫人的话，旁白）：噢！噢！会不会是我妻子可能喜欢的L先生（《少女梦》的作者）呢？……真奇怪，我本来以为是M医生哩……好了……（高声地）您知道吗？亲爱的，您讲的颇有点道理哩。（大家都笑了。）说真的，我宁愿在我的客厅里经常有艺术家和文人（旁白：当我们接待客人的时候），也不愿意有其他职业的人。至少艺术家讲的东西所有人都能理解，因为，谁不认为自己品味高雅呢？可是法官、律师、尤其是医生……唉，我承认，总听见他们谈案件和疾病这两种人类的缺欠……

夫人乙（停下与邻座夫人的谈话，回答她的丈夫）：啊！医生真教人受不了！……

夫人甲（坐在丈夫乙旁边，也插嘴说道）：您说的什么呀，我的邻居？……您大错特错了。今天，谁也不愿意让别人看出自己的身分：既然您提到医生，医生总尽量不谈自己从事的职业。他们谈政治、时装、戏剧；他们讲故事、写书，比作家还强，今天的医生比莫里哀笔下的医生可大大不同了……

丈夫甲（旁白）：哎呀！我妻子难道爱上了M医生？可真有点特殊。（高声地）这有可能，亲爱的，但我可不让会写书的医生给我的狗治病。

夫人甲（打断丈夫的话）：这是不公平的；我认识一些人，他们都有五、六种职业，但政府对他们似乎还相当信任；再

说甲先生，您最欣赏M医生，现在您倒说这样的话，太有趣了……，

丈夫甲（旁白）：再也没什么可怀疑的了。

骗人上当的圈套

一位丈夫（回到家里）：亲爱的，菲什塔米奈夫人邀请我们参加她下星期二举行的音乐会。我原来打算去的，为的是和部长的表弟谈谈，他要在音乐会上唱歌；但现在他到弗鲁维尔他姨母家去了。你打算怎么办？……

妻子：我对音乐会讨厌得要死！……要一连几个小时一句话也不说地干坐在椅子上……而且，你也知道，那天我们要到我母亲家吃晚饭，她的生日，我们不去道贺是不行的。

丈夫（漫不经心地）：啊！对了。

三天以后。

丈夫（躺下睡觉）：你不知道吗，我的宝贝？明天，我把你放在你母亲家里，因为伯爵从弗鲁维尔回来了，他要去菲什塔米奈夫人家。

妻子（激动地）：可为什么是你一个人去呢？请你好好瞧瞧，我可喜欢音乐啦！

触之即发的圈套

妻子：今晚，为什么你那么早就要走？……

丈夫（神秘地）：唉！为了一件令人痛苦的事，加上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能处理！……

妻子：到底是什么事，阿道尔夫？如果你不告诉我你要干什么，那你就太狠心了……

丈夫：亲爱的，那个冒失鬼普罗斯佩·马尼昂为了一个歌剧女演员要和德·丰唐热先生决斗……你怎么啦？

妻子：没什么……这里热极了。再说，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但整整一天，我的脸都是火辣辣的……

丈夫（旁白）：她爱德·丰唐热先生！（高声地）赛莱斯蒂纳！（他喊的声音更高了。）赛莱斯蒂纳，你快来呀，夫人不舒服了！……

你明白，一个有头脑的丈夫必须有上千种办法来设置这三类圈套。

Ⅱ．论通信

写信并差人把信投进邮箱；接到回信，把信看后烧掉；这就是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的通信过程。

可是，请你仔细看看，文明、我们的习俗和爱情给女人提供了多少办法，使她们能够瞒着丈夫进行上述的勾当啊。

铁面无私、张着大嘴、来者不拒的邮箱从一切人手中收取自己预算的食粮。

还有一种要命的发明，就是留局自领邮件。

情人能在世界上找到上百位慈悲为怀的男性或女性，这些人士以对等回报为条件，会把那封短短的情书悄悄地塞进他美丽的情妇那只多情而会意的手里。

通信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有隐显墨水。一个年轻的单身汉告诉过我们一个秘密，说他曾经在一本新书的衬页上写过一封信，丈夫向书店老板买这本书，于是，这本书便落到了前一天已经获知这条妙计的情妇手里。

害怕丈夫嫉妒的钟情的女子会在做不能让别人知道的事情时（这时候，即使是最蛮横的丈夫也只好让她一个人去做）写情书、看情书。

总之，情人们都有创造密电码的技术，符号复杂，使人难以明白。在舞会上，鬓边奇怪地插朵花；看戏时，包厢前面栏干上搭一条摊开的手帕；往鼻子上挠挠痒、系一条颜色特别的腰带、戴帽子或者摘下帽子、穿连衣裙而不穿别的、音乐会上唱一首浪漫曲、或者在钢琴上弹几个特别的音符；凝神盯着一个说好的地方，一切，从在你窗下演奏、你打开百叶窗声音便走远的手摇手风琴，直到在报纸上刊登的卖马广告，甚至一直到你自己，一切都是通讯的手段。

实际上，一个女人不知有多少次狡猾地请她的丈夫给她买东西、去某家百货商店、到某一座房子，而自己则预先通知情人，你在某某地方出现意味着行或者不行。

在这里，我这位老师虽然不好意思但也不得不承认，没有任何办法能阻止两个情人通信。但丈夫的这种无能为力反而会促使丈夫采取比以往的强制手段更有力的权谋和手段。

夫妇之间应该视为神圣的一项协议是互相发誓尊重对方的信件，不私自拆看。乖巧的丈夫总是在结婚时提出这一原则并懂得认真信守。

如果你允许你妻子有写信和收信的充分自由，你便有方法知道她和她情人通信的时间。

但假设你太太对你有戒心，并使用各种最隐蔽的手段令你无法知道她的通信情况，这时候，难道你不该运用我们在论海关手段的那篇沉思录里传授给你的那种精神威力吗？一个男人如果不知道自己妻子什么时候写信给情人，或者什么时候收到回信，那这个男人便不能算是一个完全的丈夫。

你需要对你妻子的行为、活动、举止、眼神作深入的研究，这也许很艰苦、很烦人，但所需的时间不长，因为这只不过是要发现你妻子和她的情人何时并以何种方式通信罢了。

我们不相信，一个丈夫（那怕是智力低下的丈夫）怀疑妻子有这种勾当，居然会猜不出来。

现在，你根据下面这个故事，评价一下通信所给你提供的保安和镇压的手段吧。

一位年轻的律师心里怀着热烈的爱恋，领悟了本书这一重要部分所讲的几条原则。他娶了一位年轻的姑娘，可惜这姑娘并不太爱他（但他却认为自己十分幸福）。结婚一年之后，他发现，他心爱的安娜（他妻子名叫安娜）爱上了一个证券经纪人的得力助手。

阿道尔夫是一个约摸二十五岁的青年，长着一张英俊的脸蛋，象所有单身男子那样喜欢逗乐。他生活俭朴、行为规矩、心地善良、擅长骑马、谈吐风雅，留着一头漂亮的黑色鬈发，衣着也很美观大方。总而言之，他完全配得上一位公爵夫人。而律师则是个丑陋、矮小、五短三粗的丈夫。至于安娜，她

长得美丽俊俏、身材修长、一双杏眼衬着雪白的皮肤，而且全身散发着爱的气息，两眼闪烁着情欲的魔力。她出身寒门，而勒布伦律师则每年有一万二千利勿尔的收入。情况就是如此。一天晚上，勒布伦回到家里，神色显得十分沮丧。他走进工作间准备工作，但几乎立即又回到妻子房间里，身子不住地发抖，因为他发烧了，而且不久便上了床。他呻吟，可怜他的顾客，尤其是一位寡妇。他本来第二天可以通过一项交易保住这位寡妇的财产的。他还与一批商人有约会，但现在他觉得不可能赴约了。他睡了一刻钟便又醒了过来，用虚弱的声音，请他妻子给他的一位密友写信，叫这位朋友代替他出席第二天举行的一个会议。他口授一封长信，一面用眼睛看着句子在纸上占多少位置。写到第二页正面，律师正向他的同行描述，如果交易达成并签字，他那位女主顾该多么高兴。这决定命运的一页是这样开头的：

> 我的好朋友，快去，噢，立刻去德·韦尔侬夫人那里，她正迫不及待地等着你的到来。她住在桑蒂耶路七号。请原谅只能告诉你这么一点情况，但我想你非常聪明，一定会猜到我所不能解释的一切。
>
> 谨此致意。

“把信给我，”律师说道，“好让我在签字之前看看有没有错。”这封信几乎通篇充满法律语言中最不规范的字眼，倒霉的女人被信的性质弄胡涂了，放松了警惕，把信交给了他。勒布伦一拿到这封骗人的信，便呻吟起来，身子扭动着，要求妻

子替他办一桩什么事。夫人出去了两分钟，律师趁此机会跳下床，把一张纸叠成信的形状，并把他妻子写的函件藏起来。等安娜返回时，狡黠的丈夫把那张白纸盖了封印，叫妻子拿去寄给藏起来那封信的假定收信人。可怜的妇人把那封没字的信交给一个仆人。勒布伦似乎逐渐安静下来，睡着了，或者假装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他继续装作还有点不舒服。两天以后，他把信的第一页撕下来，把落款改成阴性①，然后将这封自动成为伪造的信函神秘地摺好，封上，走出房门，叫来侍女，对她说："夫人叫你把这个带给阿道尔夫先生；快去……"。眼看着侍女走了以后，他立即借口有事，到桑蒂耶路，找到上文指出的地址。他在赞同他计划的朋友家，安安静静地等待他情敌的到来。那情夫喜出望外，立即赶来求见韦尔侬夫人。他进屋的时候，劈面撞见了勒布伦律师。勒布伦脸色苍白，但显出一副冷冰冰的样子，目光镇静，但森森逼人。"先生，"他用激动的声音对那个吓得心惊肉跳的年轻职员说，"您爱我的妻子，想博得她的欢心，我不能怪您，因为假如我处在您的地位，和您这样的年龄，我也会这么做的。但安娜很遗憾。您扰乱了她的幸福，她心里很痛苦，因此，她把一切都告诉我了。我们吵了一架，事情就算过去了，为此她给您写了您收到的那封信，并派我代替她来见您。先生，我不会对您说，如果您继续您的引诱计划，您一定会给您所爱的人带来不幸，您会使她失去我对她的尊重，也总有一天失去您对她的尊重，您的罪恶会影响到将来，也许会给我的孩子们带来苦恼；我甚至不会告诉您，您

① 这样改动以后，发信人便成了女性了。

使我的生活变得多么痛苦；”“可惜，这都是无稽之谈！……”“但是，先生，我先对您声明，您只要有所行动，那便是犯罪的信号，因为我如果要刺穿您的心脏，根本不必通过决斗！……”说到这里，律师两眼射出了凶光。“唉，先生，”他用较缓和的语调说道，“您年轻，胸怀宽广，为您心上人的未来幸福作点牺牲好吗？放弃她吧，永远别再见她。如果您必须要一位出身高贵的女人，我有一个尚未选定夫婿的姨母，生得美貌迷人，既聪明又有钱，您可以去把她追到手，而让一位有德行的女人得到安静。”丈夫这番充满谐谑和恐吓的话、逼视的目光和深沉的声音，在那位情人身上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效果。足足有两分钟，他目瞪口呆，就象满腔热情的人突然遭到猛烈的打击而不知所措一样。如果安娜有外遇（纯属假设），情人肯定不会是阿道尔夫。

你从这一事实可以知道，通信是一把双刃匕首，丈夫可用以自卫，妻子亦可用以与人偷情。因此，你应该鼓励通信，原因和警察局长先生命令把巴黎的路灯仔细点上一样。

Ⅲ. 论密探

不惜降低身分去向下人乞取情报、作出比他们更卑下的姿态向他收买秘密，这并不是罪过，也许是软弱的表现，但肯定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因为，没有任何根据可以向你保证出卖自己女主人的奴婢诚实可靠，你永远不会知道他是向着你还是向着你的妻子。所以，这一点只能等将来回顾时才能作出评价。

自然是一位善良、温柔的亲人，她在家庭主妇的身旁安插了世界上最可靠、最聪明、最诚实，同时也最谨慎的坐探。这些坐探是哑巴，但也能说话，什么都看得见，但装作什么也看不见。

一天，我的一位朋友在大街上碰见我，邀请我吃晚饭，我们便一起到他家去了。桌子上，饭菜已经摆好，女主人正给她的两个女儿盛一满盘热腾腾的菜汤。"这就是我所谓的初期征兆。"我暗自说道。我们坐了下来。丈夫的第一句话是："今天有人来过吗？"这句话毫无用意，只不过说说而已。——"连只猫也没来过！"他妻子一眼也不看他，回了一句。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两个女儿倏地抬起眼睛看着她们母亲的神情，尤其是那个已有八岁的长女，目光有点异样，既有所说明，也有点神秘，既好奇而又不想说出来，有些惊讶，却又顾虑到安全。如果有什么能比得上她的眼中射出这种天真无邪的闪光的速度，那就是她们象拉下软百叶窗那样垂下具有漂亮皱褶的雪白眼帘时那种谨慎的态度了。

女儿们啊，你们是温柔可爱的人，从九岁起直到成年，你们往往是母亲的苦恼，即使母亲并不风流。是否由于你们特殊的地位，或者由于你们的本能，使你们年轻的耳朵能够透过墙壁和门扇听见一个男子最微弱的声音，使你们的眼睛能看见一切，使你们年轻的头脑锻炼得能猜到一切，甚至随便说的一句话的意义，甚至你们母亲最微小的动作中可能具有的涵义？

父亲偏爱女儿，母亲偏爱儿子，这里面既有感激的成分，

也有本能的成分。

但布置多少带点物质性的密探这种方法不过是幼稚的做法。有一个教堂执事，想起把一些鸡蛋壳放在床上，但只从他惊讶的同事那里得到下面令人丧气的恭维："换了是你，你可压不了那么碎。"其实，这种办法是最糟的。

萨克森元帅①给予拉波普利尼埃②的安慰也不比这个多。当他们一起发现黎塞留公爵③发明的那个著名的旋转烟囱时，丰特诺阿的胜利者④不禁叫道："这真是我从未见过的、最漂亮的角堡啊！"

但愿你的侦察活动还不至于给你带来任何如此令人恼火的消息！这些倒霉事是内战的恶果，而现在并非内战时期。

Ⅳ. 禁书目录

罗马教皇只是将某些书列为禁书，你却可以把人和物盖上谴责的大印。

严禁你夫人去她房间以外的地方沐浴。

严禁你夫人在自己屋里接待你怀疑是她情夫的人，以及任何会促成他们相爱的人士。

严禁你夫人在没有你的陪伴下出去散步。

但是，性格的不同、千变万化的情海波澜以及夫妇的各种

① 萨克森（1696—1750），法国著名将领、元帅。

② 拉波普利尼埃（1691—1762），法国金融家、包税人。

③ 指以生活放荡著称的黎塞留公爵（1696—1788）。

④ 因萨克森元帅曾在丰特诺阿击敌制胜，故作者称之为丰特诺阿的胜利者。

习惯使每一个家庭产生的种种奇怪现象，在这本“禁书”上印下如此多的改动，增加几行或者去掉几行，其速度之快，使作者的一位朋友将这份禁书名单称为《夫妻教的变化史》。

只有在到乡下去和散步这两件事上能使用固定的原则。

丈夫绝对不应该带妻子或任由妻子到乡下去。你要买一块地，住在那里，只接待妇女和老人，千万别让妻子单独留在那里。如果带她去别人家，哪怕仅仅半天……也是比鸵鸟还轻率的行动。

今天，要在乡下监视一个女人的行动已经变成了最最困难的事。你能在同一时间钻到荆棘丛里，爬上所有的树，在夜里被压平、早上的露水又使之复苏、重又挺立在阳光下的草地上追寻情人的踪迹么？你能监视花园围墙的每一个缺口么？啊！乡下和春天！……这是单身汉的左右手呀！

当妻子到了我们假设的这个节骨眼上时，丈夫应该留在城里，直到战事爆发，或者完全从严酷的侦察活动中去寻找自己的乐趣。

至于散步问题，夫人不是想去参加宴会、看戏、去布洛涅森林①、上街买衣料、看时装吗？可以在她的夫君和老爷降尊纡贵的陪伴下出门去参加、去看。

如果她抓住你有事无法分身陪她的机会，企图来个措手不及，要你不言而喻地同意她预先策划好的出游，如果为了取得你的允诺，她使出女人最擅长、其效力之高你也完全猜得出

---

① 巴黎近郊的风景区。

来的种种迷人的魅力和撒娇狐媚的手段，那么，我这位老师劝你尽管上钩，为你的允许索取高昂的代价，尤其是要使这个一时柔情似水、一时又坚硬如钢的女人相信，你有重要事情需留在工作间里不能出去。

但等你妻子的脚一踏上大街，如果她是步行的话，不要让她施施然地走上五十步便立即跟踪她，盯她的梢而不让她发觉。

可能有些维特式的多情善感的人对这种不择手段的调查有反感。但这种行为并没有罪，正如一个院子的主人半夜起来，看看窗外墙边果树上的梨是否被盗的行为不应该受到谴责一样。你也许因此能够在罪行发生之前获得确切的情报，知道许多情人惯用的伎俩，即以假名在城里租单元套间以作幽会之所。万一（上帝保佑别发生这样的情况）你妻子走进一所你认为可疑的房子，你必须打听这所住宅是否有多处出口。

如果你妻子登上一辆出租马车……你又有什么可担心的？有一位警察局长，丈夫们真应该颁发给他一顶纯金的王冠才对，因为不正是他在每一个马车场盖一间小屋，布置一个手拿登记册、铁面无私的风化警察么？难道人们不知道这些来往于城郊之间的巴黎公共马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么？

有一条十分重要的保安原则，就是如果你妻子习惯到某几家商店买东西，你必须偶尔也陪她去。你要仔细观察她和卖缝纫用品的女店主、时装店老板和裁缝等人之间是否有亲密的关系，然后用夫妻海关的尺度衡量一下，作出你自己的

结论。

如果当你不在家的时候，妻子不等你回来便出门了，说是到某某地方，去某某商店，你第二天一定要去这些地方，想办法打听，看她说的是否真话。

但是，爱情本身会比本篇沉思录更好地告诉你在夫妻间实行专制的种种办法，所以，我们这些干巴巴的教导就到此为止吧。

V. 论预算

我们在勾勒一个名副其实的丈夫形象时，(请参看沉思录《论命中注定的人》)，曾经再三叮嘱丈夫们，绝对不能把自己收入的确实数目告诉妻子。

在以此作为基础建立我们的财政方案的同时，我们希望有助于改变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即绝不能把钱财的支配权交予妻子。这一原则是人们常犯的错误之一，只会在夫妻间带来相反的效果。

首先，在论述金钱问题之前，让我们先谈一谈心理的问题。

给你妻子和家庭日用制定一份小小的民用开支表，按十二等份每月把钱交给妻子，这样做本身就有点狭隘、庸俗和小家子气，只有吝啬和多疑的人才会这样做。你如果采取这种办法，必然会招来许多烦恼。

我非常希望，在新婚燕尔的头几年，你每月除了给家用之外，两人鹣鹣鹣鹣、琴瑟和谐，而且经济充裕、享尽闺房之

乐。但总会有时候，你妻子由于花钱不小心，超出了预算，不得不私下向你预支一笔。我建议你一定要通过这一补贴法案而不要索取高昂的代价，象我们那些不守信用的议员那样，非得发一通议论不可，即使给钱，也嘟嘟囔囔；你就痛痛快快地给她钱，再恭维她几句，这就行了！

但在我们所处这个节骨眼上，每年准备的预算是绝对不够的。要添置围巾、软帽、连衣裙；还有开会、外交函件、爱情的各种支出等无法估计的费用，可是收入却和原来一样。于是，在家庭里，便开始进行对一个女人所能作的最讨厌也最可怕的教育。据我所知，高贵而慷慨大方的人寥寥可数，他们把心灵的纯洁，思想的坦荡看得比百万金钱还重，可以原谅一千次直言不讳的爱情而不饶恕哪怕仅仅一次撒谎，他们本能地心细如发，猜到了人类极度堕落这种思想瘟疫的原理。

这时候，家庭内的确出现了最甜蜜的爱情场面。妻子十分柔顺，象炉火前面的竖琴上最出色的一根弦。她用全身绕着你、抱着你、拥着你，迎合你的一切要求；她的话语从来也没有现在这样温柔，她不是随便给你，而是索价而沽；她甚至作出比歌女还下贱的姿态，因为她是在卖身给自己的丈夫。她最温柔的亲吻中有钱的成分；她的话里也有钱的成分。干这个勾当的时候，她对你已变得心如铁石。最油滑、最恶毒的高利贷者可以一眼估量出被他诓骗在借据上签字的家庭浪子有多大的身价，但比起你妻子来，他还略逊一筹。你妻子会估计到你的欲望，自己象逃跑的松鼠那样，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使你欲火更炽，答应她更多的金钱要求。你休想躲过这

些诱惑。大自然赋予女人各种狐媚的手段，而社会则更以时装、衣饰、刺绣和披肩使此等手段增加十倍的效力。

“如果我结婚，”我们旧军队的一位最值得尊敬的将军说道，“我连一分钱的礼物也不送给新娘……”

“那么您送什么呢，将军？”一位年轻女郎问道。

“写字台的钥匙。”

小姐轻轻地作了一个娇媚的动作表示同意。她把头象磁针般摇了摇，下巴微微往上一抬，似乎在说：“我非常愿意嫁给将军，尽管他已经四十五岁。”

谈到钱的问题，你想一个女人对于在家中执掌银钱事务会有何等的兴趣？

再看另一种方法吧。

如果你绝对信任地将三分之二的财产交给你妻子，并任她全权处理你们夫妇的事务，你便会获得难以磨灭的尊重，因为信任和高尚的行为会在女人的心中产生巨大的回响。你夫人便会增加一种责任。责任使她内心竖起一道抵御挥霍的藩篱，比她自动构筑的藩篱更为有效。而你，你首先丢车保帅，然后便可以放心，你妻子也许永远不会堕落了。

现在，在寻找防御手段的同时，你可以看看这一财政计划到底能给你提供多么美妙的方法。

你在家庭中有一份你妻品德的精确行情，犹如根据股票交易所的牌价能够衡量出政府所获信任的程度一样。

事实上，在你结婚的头几年，你妻子一定会自夸，既然你给了她钱，她要使你获得豪华的享受和满足。

她会使桌子上摆满丰盛的饭菜，更换家具和随从，使自己心爱的丈夫抽屉里总有一笔现成的款子。而到了现在，抽屉却经常是空的，丈夫花费实在太多了。议会下令节约的措施永远只影响年薪一千二百法郎的职员，而你正是你家庭中年薪一千二百法郎的职员。你不在乎，因为你长期以来积攒、经营、管理你那三分之一的财产，就象路易十五私自建立一个小金库一样，据他说是为了预防万一。

于是，你妻子大谈节省了，她的话就如同股市行情的变化一样。你可以根据财政的波动变化猜出情人行动的一切进度，并知道一切：E sempre bene! ①

如果你妻子不珍惜这种过度的信任，有一天挥霍掉财产的一大部分，首先，这种挥霍怎么也不会危及你十年来积攒的那三分之一收入，其次，论"波折"那篇沉思录会告诉你，就在你妻子大肆浪费而导致的危机之中，包含着遏止你妻子寻找外遇的许多有效方法。

总之，你小心翼翼积攒小金库的秘密一定要只在你去世时才公开；万一你需要从里面取钱来援助你妻子时，你必须使人认为你的钱是赌赢或者从朋友那里借来的。

这就是夫妻预算实际政策的具体表现。

夫妻保安措施亦有其牺牲品。在这里，我们只举一个事实，因为这个例子本身已足以使人明白，采取如此严峻措施

① 意大利文：这总是好的呀！

的丈夫必须既注意自己，也要注意自己的妻子。

一个老吝啬鬼住在一个声色犬马的城市，权且称之为T城吧①。他娶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妻子。他非常爱自己的妻子，同时嫉妒心也很重。最后爱情终于战胜了放高利贷的营生，他离开了做买卖的行当，以便更好地看住妻子，但这不过是更换一下他吝啬的对象罢了。我承认，本文中可能还不十分完整的看法来自一位以前曾对这一绝妙的夫妇现象作过研究的人士。要描述这种现象，只需一口气说下来就行。上文那个丈夫每次到乡下都要先偷偷地把园子里所有的小路按一个神秘的方向耙平才睡。他有一个专门的耙耙草坪的沙地，并专门研究过家里每一个人在沙地上留下的脚印。一清早，他便去辨认足迹。他指着自己的花园对我上面提到过的那位人士说："这里种的都是大树，因为如果是矮树林便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妻子爱上了城里最俊美的一个年轻人。九年来，爱情在他们心里萌发，生长，闪耀出夺目的光辉。在舞会中，彼此看一眼便胜过千言万语，跳舞时，两个人颤动的手指透过手套洒了香水的皮革互诉衷曲。从这天开始，他们在幸福的情人不屑一顾的细微事物中找到了许多互通款曲的方法。一天，年轻人一脸神秘的样子把他唯一的心腹好友领到一个小客厅里。只见桌子上几个玻璃球下，象保存世界上最美丽的宝石那样，压着酣舞时意中人头发上掉下来的几朵花和她在花园树上碰下来的几根小枝子，甚至还有这个女人的纤足留在粘

① 大概指的是法国城市图尔。

土地上的窄窄的脚印。这位心腹朋友后来告诉我说："当我们面对这座爱情博物馆的珍藏沉默不语时，我听见他的心象闷雷似地怦怦直跳。我抬起眼睛看着天花板，象要告诉上天我不敢说出来的感情。'人类太可怜了！……'我心里想道……'某某夫人告诉我，有一天晚上，舞会正进行时，有人发现你几乎晕倒在她的娱乐室里，是吗？……'我问他道。'我想是的，'他边遏制着目光中的爱火边说道，'我吻了她的手臂了。……''可是，'他又说道，一面紧紧握住我的手，向我射出一瞥揪人心肺的目光，'他丈夫这时候正患肠胃痛风。'"过了一阵，老吝啬鬼又活了过来，似乎又熬了好长一段时间，但就在复原期内的一天早上，他躺到床上，突然死去了。由于死者身上中毒的迹象十分明显，法院进行了侦讯，两个情侣于是双双被捕。在重罪法庭上，出现了一幕最裂人心肺的景象，使陪审团也感动不已。在聆讯的时候，两个情人都直言不讳地承认了罪行，而且出自同一种想法，每人都独自承担罪责，一个为了救自己的情夫，一个为了开脱自己的情妇。法院只想找出一个真凶，可倒出现两个罪犯。辩论时口供不一，双方均从坚定的爱情出发，拚命否定对方的供词。两人第一次坐在一起，但是在罪犯席上，中间隔着一名警察。陪审团含着眼泪一致宣判他们有罪。在壮着胆子观看他们被送上绞架的人中，今天谈起他们没有一个不哆嗦的。宗教虽能使他们忏悔罪恶，但却没能使他们背弃爱情。绞架是他们举行婚礼的床榻，他们在床上一起进入死亡的漫漫长夜。

沉思录之二十一　回家的艺术

许多丈夫没有能力压制心中翻腾的不安情绪，往往会犯这样的错误，即回到家里，到房间找妻子出气，象被红绒布激怒的西班牙公牛，用锐利的犄角，疯狂地剖开马和持剑、持矛、以及徒手斗牛士的肚子。

啊！装出胆怯、温顺的样子回家，象马斯卡里尔本来准备挨棍子，但发现主人心情好，便又欢欣雀跃起来。这就是一个聪明丈夫的做法！……

"是啊，亲爱的，我知道，我不在家，你完全有权利胡作非为！……换了另一个女人，可能会把整所房子从窗口扔出去，可是你只打碎一块窗玻璃！你真是手下留情，愿上帝保佑你。你就永远这样下去吧，请你相信，我会感激你的。"

你的举动和面色应该表达出这样的思想，但你私下会说："他可能来过了！……"

总是和颜悦色地回家，这是夫妇间一条法则，绝不应有例外。

但是，你要离家外出，故意等保安措施通知你发现阴谋时才回家，但必须懂得在恰当的时候回家！……这是门艺术，唉！可惜没法列出条条来。一切都讲灵巧和分寸。生活中的事情永远比人类的想象丰富。因此，我们只想在本书中给大家讲一个值得写进德廉美修道院档案中的故事①。这个故事的巨

① 德廉美修道院是拉伯雷在《巨人传》中描绘的理想社会，在这个没有围墙的修道院中，人人的天性都能得到自由发展。

大作用在于可以向你揭示我这个老师的一条箴言已稍稍提到的一种新的防御手段，并作为教导你们的唯一方式，具体阐明本篇沉思录的道德教训。

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的副官、临时随从秘书B先生在巴黎近郊的圣勒堡。当时王后奥棠丝领着一班随驾的命妇亦驻跸在该堡。年轻的副官长着一头金发，风度翩翩，神情倨傲，显出事业一帆风顺的军人所特有的踌躇满志、自命不凡的样子，另外，他也颇有点小聪明，非常会恭维人。为什么这一切风流的举止言谈竟没能博得王后周围的命妇们的青睐呢？……历史对这一点并没有说明。也许他错就错在向所有夫人都献上同样的赞颂？正是这样。但这是他的诀窍。当时，他热恋着其中一位命妇，××伯爵夫人。伯爵夫人不敢替自己的情人辩护，因为这就等于承认自己的秘密，而且说奇怪其实也不奇怪，最尖酸刻薄的挖苦话竟出自这位夫人的樱唇，而她的芳心却深深印着那位俊美军人的潇洒形象。有一种妇女专门喜欢衣着华丽、足登漂亮革履、神态颇为自满的男人。那是些娇媚动人、纤巧讲究的妇女，只是娇媚中含有一股特别的天真、纯洁的素质，伯爵夫人就是这样一种妇女。她出自N家族，这个家族一贯以举止文雅著称。她丈夫××伯爵是L老公爵夫人之子，对当时的偶像拿破仑俯首称臣，新近被册封为伯爵，正满心欢喜地等候被委任为大使，但目前仅为侍从。他之所以让自己的妻子跟随王后奥棠丝左右，无疑是另有打算。“儿子，”一天早上，他母亲对他说，“你妻子是贵族找贵族，她喜欢B先生。”“您在开玩笑，妈妈。昨天，这

位先生还问我借一百个金币哩。”“如果你只重钱财，不重妻子，那就别说了！”老夫人悻悻地说道。未来的大使仔细观察那两个情人。正当他和王后、那位副官和他妻子一起打台球的时候，他获得了表面看来微不足道，但在一个外交家眼里却是不容置疑的证据。“他们的感情已经深到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程度了！……”××伯爵对他母亲说道。他这句话使公爵夫人既聪明又狡猾的脑子充满忧伤。他本人亦为这一痛苦的发现深感烦恼。他爱伯爵夫人，而他妻子虽然没有什么明确的道德观念，但是刚结婚不久，还恪守妇道。公爵夫人自告奋勇去试探媳妇的心。她认为媳妇稚嫩的心灵尚不致无可救药，便向儿子保证，非使B先生身败名裂不可。一天晚上，各种游戏已经结束，各位夫人开始闲谈，搬弄流言蜚语，伯爵夫人正伺候着王后，L夫人趁此机会向在场的各位贵妇宣布，B先生暗恋着她的媳妇。引起全场哗然。公爵夫人获得众人的支持，于是一致决定，谁要是能成功地把副官赶出宫堡，便等于帮了王后奥棠丝和所有王后的随从命妇一个大忙，因为王后讨厌他，而各位夫人也不无原因地恨他。老夫人要求这些漂亮而善弄阴谋的女人给予帮助，人人都答应无论干什么都必助一臂之力。在不到四十八小时之内，狡猾的婆婆便变成了自己媳妇和媳妇意中人的心腹。三天之后，她答应那位年轻的军官在一次午宴之后与自己媳妇单独会面。定好的计划是B先生清早动身去巴黎，然后秘密回来。王后已经宣布过，那天计划带领全体侍从去观看猎野猪，伯爵夫人要假装身体不舒服。由于伯爵已被国王路易派往巴黎，因此不必担心。要想

象公爵夫人的计划如何恶毒，必须简单解释一下伯爵夫人在宫堡中那个狭小套间的布局。这房间在二楼，王后各个小套间的上面，正好在一条长长的走廊末端。一进门便是卧室，左右各有一个小间。右面的是盥洗室，左面那个小间最近被伯爵夫人改为私人小客厅。大家都知道乡下的小间有多大。这一间仅仅有四面墙而已。墙上挂着灰色的壁毯，另外只有一张小小的沙发床和一块地毯，因为全部家具还需好几天才能补齐。公爵夫人便按照这样的环境考虑其恶毒的计划，因为这些条件虽然表面看微不足道，但对她却能派很大的用场。大约上午十一点，卧室里准备好一顿精美的午餐。副官急煎煎催马狂奔，从巴黎赶回。到了以后，把骏马交给仆人，越墙进入花园，直奔宫堡，终于来到卧室，没被任何人、甚至没被一个园丁看见。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当时的副官都穿十分窄的紧身长裤，戴一顶又窄又长的小高筒帽。这一身打扮在阅兵日倒是挺惹人注目，但在幽会时却碍手碍脚。老夫人已经估计到制服碍事这一点。午饭吃得喜气洋洋。伯爵夫人和她婆婆都不喝酒，但副官深知酒为色之媒、兴之助，便开怀痛饮香槟。午饭吃完，副官看着那位婆母。老夫人边继续扮演拉皮条的角色边说："我好象听见马车的声音！……"接着便走了出去。三分钟之后，又跑回来。"伯爵来了！……"她一面喊，一面把两个情人推进小客厅。"镇静点！……"她对他们说道，"拿走你的高筒帽呀……"她对粗心的军官责备地一挥手，又加了一句。接着，把桌子推进盥洗室，然后收拾房间。等她儿子追来的时候，房间零乱的景象已经一扫而空了。"我妻子病

了吗？……”伯爵问道。“没有，儿子，”母亲回答道，“她不舒服，但很快便好了，我想，现在她在打猎吧……”紧跟着，她向儿子点了点头，似乎在告诉他：“他们在那儿……”“您疯了？把他们关在那里……”伯爵低声回了一句。“你不必担心，”公爵夫人又说道，“我在他酒里放了……”“什么？……”“见效最快的泻药。”荷兰国王进来了。他来询问伯爵他交给他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公爵夫人说了几句妇女们最会说的阴阳怪气的话，请王上把伯爵带回自己的房间。话分两头，再说那两个情人一走进小客厅，伯爵夫人便听出了丈夫的声音，不禁大惊失色，低声对迷人的军官说：“啊！先生，您看我为您冒了多大的风险……”“可是，亲爱的玛丽！我的爱将会补偿您的一切牺牲，我对您将至死不渝。”（旁白并暗自叫苦不迭：噢！噢！疼死了！……）”“唉！”伯爵夫人听见丈夫在小客厅门口走动的脚步声，急得绞着双手喊道，“这样担惊受怕，什么爱情也补偿不了！……先生，您别靠近我……”“啊，我亲爱的人，我的宝贝，”军官毕恭毕敬地跪下来对她说，“将来您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只要您下令，我就走。叫我……我就回来。我将对您百依百顺，我愿意……（哟……得……，我拉肚子了！）做一个永不变心的情人……啊，我漂亮的玛丽！……（唉！我完了。痛死我了！……）”说到这里，军官朝窗口走去，打开窗子，头朝前地冲到花园里。但突然看见王后奥棠丝和她的随从命妇。于是，他又转回头，跑向伯爵夫人，一面用手捂着制服最重要的部分。绝望之余，他压低声音喊道：“请原谅，夫人，我再也憋不住了。”“先

生，您疯了？……”年轻女人叫道，她发现仅仅是爱情是不能使这张不知所措的脸如此激动的。军官急得流出了眼泪，他猛地弯腰，蹲在他刚才扔在一个角落的高筒帽上。伯爵和国王刚刚走出卧室，王后奥棠丝便走了进来。她问道：“喂，伯爵夫人……你身体怎样？咦，她在哪儿呢？”“夫人！……”伯爵夫人冲到小客厅门口喊道，“别进来！……看上帝份上，别进来！”伯爵夫人突然不说了，因为她看见她所有的女伴都在房间里。她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王后。既宽厚又好奇的奥棠丝一挥手，随从人等便退了出去。就在同一天，军官动身到军队去。他抵达前哨阵地，去寻找死亡，并找到自己的归宿。他是个勇敢的人，但不是个豁达的人。

据说，我们的一位最著名的画家爱上了自己一位朋友的妻子。这个女人也爱他。出于报复，女人的丈夫也布置了一个类似的幽会，使画家吃尽了苦头。但如果传闻属实，双方都丢了脸。两个情人虽然同样被撞破，感到理亏，但却比B先生聪明。他们谁也没有自寻短见。

回家时行动上该如何表现取决于许多具体情况。请看下例。

卡泰斯比爵士力大无穷。一天，他去猎狐。这大概是假装的。回来的时候，他向他花园的一道篱笆走去，据他说，他看见那里有一匹十分雄骏的马。他非常喜欢马，于是便走近去欣赏这匹良驹。突然，他瞥见了卡泰斯比夫人。虽然他对夫人的名誉并不过分珍惜，但他仍及时赶到，给予救援。他向一位绅士扑去，打断他罪恶的谈话，把这个人拦腰抓住，扔过

篱笆，摔到路边。“记住，先生，以后在这里有什么事要打听，应该问我。”“好吧，先生，您能否把我的马也扔给我？……”但那位冷静的爵士早已挽起妻子的胳臂，一本正经地对妻子说：“亲爱的，我非狠狠地责备你不可，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应该以两个人的爱爱你。从今以后，逢双日，我代替那位绅士爱你，其他日子，则为我自己爱你。”

在英国，这个故事被公认为人们所知的最美妙的回家方式之一。说真的，这是雄辩的行动与雄辩的话语罕有的良好结合。

回家艺术的原则不过是我们前几篇沉思录中建议的那种礼貌和装作毫不知情的办法新的演绎。而回家的艺术本身亦不过是下文我们要谈的夫妻突变的经常性准备罢了。

沉思录之二十二　论突变

突变一词是一个文学字眼，意思是戏剧冲突。

把一种突变带进你正在演的剧中，是一种容易办到却又没有把握的防御手段。既然你一心想使用这种手段，我们便不打算向你隐瞒这里面所包含的危险。

夫妻突变可以比之为发高烧，不是把体质本来很好的病人弄死，便是使病人霍然而愈。所以，如果突变成功，便可以把一个女人拉回到道德的规矩领域许多年。

另外，这种手段是直到今天为止，科学所能发现的手段中最新的一种手段。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①、西西里晚祷起义②、柳克丽希亚之死、拿破仑在弗雷瑞斯的两次登陆，是政治的突变。你可不能制造规模如此之大的突变；但除了规模之外，你制造的夫妇间的戏剧冲突的威力绝不比上述的冲突逊色。

但是，由于通过自然事件，创造情景并改变舞台的面貌便是才华；由于已经在邪恶道路金色柔软的沙土上留下了几个脚印的女人幡然悔改，弃旧图新是最困难的突变；由于才华是无法学习，外表也看不出来的，所以，本人虽然是研究夫妻法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没有能力将这门象环境般变化莫测、象机会般稍纵即逝、象本能般难以确定的学问归纳为几条固定的原则。

现在，让我们借用一个表现力虽然很强，但连狄德罗、达朗贝和伏尔泰也未能灵活运用的字眼吧。夫妻间的突变必然会露出苗头。因此，我们唯一的办法，便是模仿古时一位哲学家的做法，简单勾勒出几个类似的夫妻间的场面。当时，这位哲学家没法解释运动的原理，于是便向前走，试图找出难以捉摸的运动规律③。

根据论保安措施的那篇沉思录所列出的原则，丈夫一定

---

① 指十六世纪法国宗教斗争中，国王查理九世下令于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即圣巴托罗缪节钟声敲响时，对新教徒进行大屠杀，结果三千名新教徒被杀害，重又点燃起内战的烽火。

② 一二八二年，法国统治者在西西里的暴行激起众怒，于复活节的星期一，全岛人民按晚祷的钟声起义，全西西里之二万八千法国人大部被杀。

③ 指公元前希腊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为了驳倒顽固地否定运动存在的另一哲学家芝诺的理论而步行走到他面前去的故事。

严禁妻子接待他怀疑是妻子情人的单身汉，而妻子也答应永远不和这个人相见。这些都是内部的小场面，夫妻可以各自去想像，做丈夫的会比我们描写得更好，他们在头脑里可以回忆起过去的日子，那时候，甜蜜的温存会使对方尽吐肺腑之言，他们可以利用他们政策所提供的各种方法执行精心策划的计谋。

为了更进一步说明这一标准情况，我们现在假设你是丈夫，你在看我写的这篇文章。你通过精心安排的保安措施，发现你妻子要利用可能是她设法使你获得邀请参加部里宴会的几个小时与某某先生相会。

这样便具备了导致一次世界上最精彩的突变的一切条件。

你要相当及时地赶回，要和某某先生同时到家，因为我们不主张你冒险把间歇留得过长。但是，你怎样回家呢？……不能再按照上一篇沉思录的方针了。——那么是否怒气冲冲呢？……——也不是。你装作若无其事，装作丢三拉四，忘了带钱包或者给部长的申请书、手帕或者鼻烟盒等。

这样，两个情人便会被你当场捉住，或者你妻子得到贴身女侍的通知，把那位单身汉藏了起来。

我们一定要掌握好这两种独一无二局面的火候。

在这里，我们要敦促你注意，所有做丈夫的都必须具备在家庭中创造恐怖气氛的能力，并提前作好这方面的准备。

因此，当妻子身上出现初期征兆的时候，丈夫一定要经常就夫妻间发生重大危机时丈夫应采取的行动，发表个人的

意见。

你要说："我呀，如果一个男人跪在我妻子面前而被我撞见的话，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杀掉他。"

如果你的话引起一场辩论，你最后要表示：法律应该象给予古罗马人对子女有生杀予夺之权那样，给丈夫以杀掉奸夫淫妇的权利。

这些凶狠的看法对你不会有任何约束，但却能使你妻子内心产生一种不无裨益的恐怖感；你可以笑着发表这些看法，同时对她说："啊！我的上帝，是的，亲爱的，我会干净利落地把你杀掉。你想让我杀么？……"

女人总是禁不住会害怕这种玩笑有一天会弄假成真，因为在这些违心的罪行中还有爱情的存在，再说，女人比谁都会笑着说出真心话，往往会怀疑丈夫使用女人这种狡猾手段。

于是，当一个丈夫当场发现自己妻子和情人在一起，即使二人在正经地说话也好，他心中尽管还未涌现任何想法，但他的头也肯定会产生著名的戈耳工那种神话般的法力①。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获得有利的突变，你必须根据你妻子的性格采取办法，或演出一幕狄德罗式感人的场面，或象西塞罗那样使用讥刺的手法，或抓起装上火药的手枪开火射击，即使你估计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也在所不惜。

灵巧的丈夫会觉得不那么神经过敏较好。他走进来，看见了妻子的情夫，眼睛一瞪便将其轰走了。单身人士一走，丈

① 戈耳工是希腊、罗马神话中的蛇发女怪，传说能使敢于正面看她的人变成石头。

夫立即跪在妻子面前，象朗诵般说了一大段话，其中有这么一句："怎么？亲爱的卡罗琳娜，我对你还爱得不够吗？……"

于是，丈夫哭了，妻子也哭了，这一眼泪汪汪的突变可真是演到家了。

下面是突变发生的第二种方式，趁此机会，我们要解释一下使丈夫不得不按照女性力量或强或弱的程度调整这一场面的原因。

让我们继续往下讲吧。

如果你走运，那个情夫被藏起来了，这样，突变会更为顺利。

只要套房按照第十四篇沉思录所规定的原则布置，你便很容易找出那位单身人士藏匿的地方，哪怕他象拜伦爵士笔下的唐璜，在沙发床的垫子下蜷作一团也好。万一你的套房很乱，你也必须心中完全有数，知道能藏人的地方只有一个。

最后，如果他想出某种鬼点子，把身体缩小到能钻进一个难以想象的藏身之处（因为一个单身汉什么也做得出来），这时候，你妻子要不就是禁不住眼睛会盯着这个神秘的地方，要不就是装作把目光转到相反的方向，于是，丈夫便可以轻而易举地给妻子设一个小小的陷阱。

发现了情夫藏身之处后，你径直向他走去，和他正面相遇！……

这时候，你必须装出态度雍容，昂首挺胸，一副居高临下之势。这一姿态会大大增加你所产生的效果。

此际你必须做的最重要的事是用一句有分量的话镇住那

个单身人士，你完全有时间想出这句话。把他压倒以后，你冷冷地告诉他，他可以出来了。你虽然很有礼貌，但象刽子手的斧子那样锋利逼人，又象法律般铁面无情。这种冷若冰霜的蔑视也许已经使你妻子的心灵中产生了突变。没有叫喊，没有手势，没有激动。一位年轻的英国作家说过，上流社会的绅士们永远不会象小民百姓那样，丢了一个叉子便敲响警钟，闹得全区鸡犬不宁。

单身人士走了以后，只有你一个人和你妻子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重新永远征服她。

果然，你来到她面前，装出很镇静的样子，但却掩饰不了内心极度的激动。然后，你在我们以修辞上放大的形式向你介绍的下列想法中，选择符合你原则的几种："夫人，我既不谈您的山盟海誓，也不谈我对您的一往情深，因为，您非常聪明，而我的自尊心也太强，不想象任何丈夫在相同情况下有权做的那样，对您诸多埋怨，他们唯一的缺点就是得理不让人。我如果做得到，一定既不生气，也无怨怼。我并不感觉受到侮辱，因为我有勇气，不惧怕由于妻子行为不检，丈夫几乎总会从舆论那里得到的嘲笑和谴责。我反躬自问，但看不到任何原因使我象他们大部分人那样活该被人欺骗。我仍然爱您。我从来没有不履行我的义务，因为爱您绝不是一件苦差，但我没有给予您真实的感情所要求我们必须做到的甜蜜的温存。你拥有我全部的信任，管理着我的财产。对您，我总是有求必应。您看到我这副不是严厉而是不满意的面孔，恐怕还是第一次。不过，这些都别说了，因为当您如此强烈地向我证明，我身上

肯定缺乏点什么，并且我从本质上注定不能完成使您获得幸福这一艰巨任务的时候，我不应为自己作任何的辩解：我只是想如同朋友对朋友那样问您，您怎能同时把三个人的性命：……我儿女们母亲的、对我来说永远是神圣的生命、一家之主的生命、以及你所爱的……那个人的生命……（这时，她也许会扑倒在你的脚下，但可别让她这样，她不配），因为……您不再爱我了，艾丽莎。得了，我可怜的小宝贝（只是在大错尚未铸成的情况下，你才喊她'我可怜的小宝贝'），为什么要自己欺骗自己呢？……您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如果夫妻间的爱情之火已经熄灭，难道不还有友谊和信任吗？……我们不是一对同路的伙伴吗？难道在途中，彼此不必伸出手来，扶起对方，或者拉对方一把，使对方不致跌倒吗？可是，我甚至可能说得太多了，伤了您的自尊心了……艾丽莎！……艾丽莎！"

你想一个女人能回答什么呢？……肯定会发生突变。

在一百名女人中，至少有半打弱者在这一巨大的震撼中，象挨过烫的猫以后见了凉水也害怕那样，也许会永远回到丈夫身边。但是，这一场面是一服真正的解毒剂，用量必须谨慎地逐渐酌减。

对付某些纤弱、温柔而胆小的妻子，则只需指着她情夫藏身的地方对她们说："某某先生在那儿！……"（然后耸耸肩膀。）"您怎能开这种会使两个好人丧命的玩笑呢？我现在出去，叫他滚吧，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但有的女人由于突然乐极生悲，受不了这些突变的可怕打击，有的心情激动，以致重病缠身。有的可能会发疯，甚至

也不是没有服毒自杀或者暴死的例子，当然，我们也不相信你会希望那个有罪的情夫因此而死亡。

话说回来，法国历代王后中最美丽、最风流的一位，风度优雅而遭逢不幸的玛丽·斯图亚特看见里齐奥几乎就死在自己怀里以后，仍然痴恋着博思韦尔伯爵①。但她是女王，而女王是与众不同的。

所以，我们假设我们第一篇沉思录中描绘过的那个女人是一位小玛丽·斯图亚特，好，现在我们拉开帷幕，看看这出名为《婚姻》的巨型戏剧的第五幕吧。

夫妻间的突变可以在任何地点发生，千万种难以具体说明的事件都可以导致突变。有时是《威尼斯的摩尔人》中的一块手帕②或者《唐璜》中的一双套鞋，有时是你妻子把"亲爱的阿道尔夫！"错喊为"亲爱的阿尔封斯！"。还经常有些丈夫发现妻子债台高筑的时候，便去找到其中最大的债权人，出乎意料地在一天早上把他带到家里，准备安排一个突变。

"若斯先生，您是珠宝商，您热衷于出售首饰，同样也热衷于因出售首饰而赚钱。伯爵夫人欠您三万法郎。如果您想明天得到偿还的话（必须月底才去看这个首饰商），请您正午十二时到她家里来。她丈夫会在她房间里。她可能会向您打手

---

① 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的丈夫怀疑里齐奥与玛丽有私，于里齐奥与女王相会时将之杀死。为了报复，女王与另一情人博思韦尔伯爵密谋杀害自己的丈夫，未果。

② 《威尼斯的摩尔人》即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一八二九年由法国作家维尼改编为法语剧本。

势叫您别声张，但您不必理会，大胆说出来。——我付钱给您。”

总之，突变在婚姻学中相当于算术中的数字。

本书这第二部分所指出的防御手段均来自高深的夫妻哲学的原则，而所有这些原则均源出人类感情的本性，是我们从大千世界这部巨著中收集的。事实上，正如聪明人能够本能地符合审美观的规律，虽然这些规律的原则往往颇难总结，同样，我们也看到过许多热心人把我们上文所详列的教导执行得头头是道，而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是有意去执行的。他们对本身情况的感觉只给他们揭示一种广泛学问中的某些不完整的零碎片段；在这方面，他们就象十六世纪的科学家，手中的显微镜还不够完善，不足以使他们看见他们长期耐心的研究已证明确实存在的所有生物。

我们希望，本书业已介绍和以后将陆续介绍的观点，能够消除轻浮的男人把婚姻当作儿戏的看法。我们认为，感到烦闷的丈夫是异端人物，说好听一些，肯定是个排除在夫妻生活之外，并不理解夫妻生活的人。在此情况下，也许我们这些沉思录可以向许多不谙此道之人揭示一个他们视而不见的世界的奥秘。

我们还希望，这些原则如能审慎地贯彻，会导致许多转变，而在这第二部分到《论内战》之间的几乎没有字的白纸上，将洒满泪水和后悔。

是的，在我们从欧洲各国精选出来的四十万有教养的上

流女子当中，我们认为，生活堕落、外貌迷人、可爱而桀骜不驯、敢于举起“内战”大旗的只有一定数目，比如，三十万人。

“那么，让我们拿起武器来，战斗吧！”

第三部 论内战

“她们象克罗卜史托克笔下的六翼天使一样美，而其可怕之处，又仿佛弥尔顿书中的魔鬼。”①

狄德罗

沉思录之二十三 论宣言②

科学能武装丈夫头脑的基础教导并不多。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要知道他能否不倒下去，而是要看看他能否挺得住。

但我们仍然要挂上几盏灯，照亮这一决斗场，丈夫很快便要孤身应战，他的武器只有宗教和法律，而他的对手——妻子却有狡计和整个社会的支持。

八十二

一个移情别向的妻子什么都干得出来。

---

① 引自狄德罗所著《论女人》。克罗卜史托克是十八世纪德国著名诗人，弥尔顿是十七世纪英国著名诗人。

② 根据法国的《婚姻法典》，送聘礼即为“夫妻定情的宣言”。

八十三

妻子如果想欺骗丈夫，她的行动几乎总是经过仔细研究，但却永远经不起推敲。

八十四

大多数妇女行动起来象跳蚤，一跳一蹦地，毫不连贯。她们最初的想法十分高深，使人捉摸不透，她们的计划经常中断，这只能对她们有利。但她们的活动范围有限，丈夫很容易便能确切划定，并且，如果冷静的话，一定能最终压灭这桶有机的火药。

八十五

丈夫绝不应在第三者面前对妻子恶语相加。

八十六

一旦妻子决心背叛丈夫，她对丈夫不是十分重视便是不放在眼里。我们可以把这个作为出发点去考察。

八十七

在生活中，女人不是重思想，便是重感情或者重情欲。到了妻子对生活有了判断的年龄，丈夫必须弄清楚妻子打算背叛他的首要原因是出于虚荣、感情、还是旺盛的性欲。性欲旺盛是可以治好的疾病，感情可以使丈夫有许多成功的机会，但

虚荣却无药可治。重思想的妻子是一种可怕的祸害，她集中了性欲旺盛的女人和钟情爱恋的女人的一切缺点，而没有造成这两种现象的任何可原谅的借口。这种女人无情无义、不讲道德，简直不象个女人。

八十八

重思想的女人会设法使丈夫对自己漠不关心，重感情的女人会设法使丈夫恨自己，重情欲的女人会设法使丈人讨厌自己。

八十九

使别人相信自己的妻子没有二心，并保持一种耐心而沉默的态度，这样做对丈夫永远没有任何坏处。尤其是沉默会使女人心中忐忑不安。

九十

露出知道妻子秘密感情的神态是个呆子，而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则是个聪明人，其实也只能这么做。所以，人们说，法国人都是聪明人。

九十一

最大的危险是成为笑柄。“至少在公众面前我们是恩爱夫妇”，这句话应该是家庭的格言。两个人同时失去名誉、别人的尊重、重视、敬仰，以及其他一切与社会地位有关的东西，

这种损失实在是太大了。

上述格言只是些有关斗争的格言。至于战争的灾难，则另有自己的格言。

我们把这种危机称为内战有两个理由，就是从来没有一种战争象现在这种战争那样更地地道道地在内部进行、更客客气气地进行。但这场致命的战争是在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爆发的呢？

喂，你相信你妻子有军队，会吹号吗？她可能有个军官，仅此而已。但这个小小的军团足以破坏你家庭的安宁。

“你不允许我去看我喜欢的人！”这是个开场白，在大部分家庭中，同时也是宣战书。这句话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想法，是既虚荣又奸诈的女人最经常使用的口头禅。

最全面的宣战书是在战争的主要战场——床上宣读的。这个问题专门有一篇沉思录论述。这篇沉思录的题目是：《论各种武器》，段标题为：《从婚姻关系的角度看廉耻》。

有些反应缓慢的女人假装染上了忧郁症，装出半死不活的样子以获得秘密离婚的好处。

但几乎所有女人之所以能取得独立，全都靠一种计划，这一计划肯定能在大部分丈夫身上起作用，下面我们要揭露这种计划的险恶用心。

人类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相信我们的荣誉和名声都是通过行动建立的，或者是我们的良心对我们的行为表示赞同的

结果。活在世上的人一生下来便是舆论的奴隶。但在法国，一个私人身分的男人对社会的影响比他的妻子少得多，只要他妻子愿意，便可以使他出丑。女人掌握一种出色的本领，能够用似是而非的理由粉饰自己任意提出的指责。她们从来都文过饰非，她们精通此道，懂得以权威性的依据去对付别人的说理，用推论反驳证据，并往往在细节上取得小小的胜利。当她们中间的一个向另一个介绍一种自己尚不想开刃的武器时，她们彼此能心领神会，灵犀相通。就这样，她们有时并非故意地损害了丈夫。她们拿来火柴，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却被火警弄得胆战心惊。

一般说来，所有女人都会联合起来反对被指责犯有大男子主义的已婚男子，因为女人和属于同一宗教的神一样，彼此之间一脉相通。她们相互仇恨，又相互包庇。你永远只能争取到她们中间的一个，而对你妻子来说，这种魅力已经是巨大的胜利。

于是你便被贬出了女性帝国之外，发现人人唇上都挂着嘲讽的微笑，所有的回答都带着挖苦的俏皮话。这些才智横溢的尤物正在锻造匕首，而在狠狠地刺你之前，还以雕刻刀柄作为消遣。

刻毒地故作犹豫、狡猾地保持沉默、居心不良的猜想、貌似天真的要求，这一切都是用来对付你的。男人如果企图把妻子置于自己控制之下，那简直是危险的范例，妻子非把枷锁打碎不可。男人的这种行为怎能不遭到全体丈夫的嘲笑？这样一来，所有的妻子都会对你群起而攻之，有的对你开尖酸刻

薄的玩笑，有的发表严肃的议论或男女之间老生常谈的准则。一大群单身人士会支持她们的任何企图。于是，你会象一头驯鹿、一个暴君、一个难以相处的人、一个古怪的人、一个不可信任的人那样，遭到攻击和追逐。

你妻子会以拉封丹寓言中那头熊的方式来保卫你；她会往你头上扔石头，好轰走落在你头上的苍蝇①。晚上，她会把听到别人说你的话统统告诉你，要你把你没有干过的事说出来，把没有说过的话讲出来。她会为据说你犯下的小过错辩解，为你不让她自由行动的错误开脱，即使没有自由也吹嘘有自由。你妻子开动巨大的话匣子，使你到哪儿也不得安宁。你心爱的人弄得你头昏脑涨、心烦意乱，使你感到，婚姻充满荆棘，而她却以此为乐。在社交场合，她对你满脸堆笑，回到家却无理取闹。你快活时，她生气，你发愁时，她却高兴得使你不耐烦。你们二人的脸色永远是一正一反。

很少男人能有足够的魄力来对付这第一出喜剧，这喜剧总是演得非常巧妙，有点象哥萨克投入战斗时高喊的乌拉。某些丈夫沉不住气，铸成无法挽回的大错。有些人对妻子采取放弃的态度。总之，甚至某些绝顶聪明的人往往也不会挥舞魔棒，驱散这种女性的幻景。

三分之二的妻子只消运用这种手段便取得不受约束的权利，而这种手段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她们力量的检阅。战争就这样很快便结束了。

但一位强有力的、在这第一次攻击中临变不惊的丈夫会

① 见拉封丹的寓言诗《熊和园艺爱好者》。

觉得非常可笑。他会以诙谐的讥讽，揭穿他妻子这样做的时候内心的秘密感情，亦步亦趋地紧随她走进她逐渐深入的迷宫，每一句话都向她点出她在自己向自己撒谎，而说话时永远是开玩笑的语调，也不发火。

然而，战幕已经拉开。如果丈夫未被这第一轮耀眼的焰火弄得二目难睁的话，妻子为了保证最后胜利，仍会使出许多其他办法。下面几篇沉思录将揭露这些办法。

沉思录之二十四　战略原则

查理大公① 写过一篇十分优秀的兵法论文，题目是：《一七九六年战役中的战略方针》。我们觉得，这些方针有点象为已出版的诗歌而制订的诗学理论。今天我们的本事大多了，我们为作品创造规则并为规则创造作品。但是，在拿破仑咄咄逼人的天才面前，古旧的兵法原则又有什么用呢？拿破仑用新战术击破了旧战术。因此，如果今天你把这位伟大军事家的教导总结为一套理论，你又怎能保证将来不会再产生另一个拿破仑呢？有关兵法的书除了几部以外，大都和古代的化学书、物理书命运相同。一切都会改变，只不过有的变在当场，有的变在百年之后罢了。

我们这部作品的故事概括起来，就是如此。

只要我们的行动对象是一个没有活力、沉睡的女人，那么，把她禁锢在我们编织的罗网之下简直易如反掌。但一旦她醒来并且挣扎的时候，事情便变得一团糟了。如果丈夫想

① 即奥地利大公查理(1771—1847)，他曾率领奥国军队与拿破仑作战。

重温前述方法的原则，把妻子裹在本书第二部所张的破网之中，他便会象维尔姆塞、马克、博利厄① 一样。这三个人率军时停时进，而拿破仑则轻轻绕过他们，用他们的计谋，把他们统统击败。

你妻子就是这样做的。

当你们彼此以同样的谎言向对方隐瞒真情，相互布置同样的陷阱时，又怎能知道真情之所在呢？当你们两人都在同一个圈套中被当场捉住的时候，到底算是谁赢了呢？

“我的好宝贝，我要出去一趟；我必须到某某夫人家里去，我已叫人备马了。你愿意和我一道去吗？得了，行行好，陪陪你妻子吧。”

你暗自说道：“如果我答应了，准能当场捉住她！她这样求我无非是希望我拒绝。”于是，你回答她道：“正好我有事要到某某先生那儿去，因为他负责起草一份报告，可能会损害我们某方面的利益，我无论如何要和他谈谈。然后，我还要去财政部。这样的安排好极了。”

“那好，亲爱的，你去穿衣服罢，让塞琳娜给我梳妆。可别让我久等。”

几分钟后，你已经刮好脸，衣履鲜明地跑回来对她说：

“亲爱的，我准备好了！……”

可是，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突然来了一封信，夫人身体不舒服；衣服不合适；女裁缝来了；如果不是女裁缝，则是你儿

① 三人均为奥国将军，拿破仑的手下败将。

子，你的母亲。一百个丈夫中有九十九个会高高兴兴地走了，认为自己的妻子能保住，其实，正是妻子把他们打发走的。

一个把丈夫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没有任何经济问题的合法妻子，会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日夜注视每天都在变化的画面。她很快便发现自己犯了错误，落入了圈套，或者被一种突变打了个措手不及；因此，她会想办法掉转这些武器来对付你。

在社交圈子中有一个男人使你妻子很看不顺眼；你妻子受不了他的腔调、举止、和风趣的谈吐。这个人的一切都使她不快，使她难受。她讨厌这个人，最好别在她面前提到这个人。她似乎要故意气你，因为凑巧你最夸赞这个人。你喜欢他的性格，因为他投你所好，所以你妻子认为，你欣赏他纯粹出自虚荣的心理。如果你组织舞会、晚会、音乐会，你们几乎总为他的问题争论不休，你妻子和你吵，说你强迫她去会见一些她不喜欢的人。

“先生，至少将来我不会为没有事先警告你而感到内疚。这个人会给你带来麻烦。说到评价一个男人，你就相信女人的意见好了。我要奉告你，你所迷恋的这位男爵是个十分危险的人物，你把他领到家里来，是天大的错误。看看你现在，你强迫我去见一张我无法忍受的面孔，我要求你邀请某某先生，你却不同意，因为你以为我喜欢和他在一起！我承认，他谈吐优雅、和蔼可亲，但怎么也比不上你。”

女人战术的这些难以捉摸的初步手法，加上骗人的手势、难以置信的狡黠眼神、诡谲的语调、不怀好意，旨在请君入瓮

的沉默，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便是她们行动的精髓。

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丈夫不想布置一个小小的陷阱。他们会让那位某某先生和代表他们妻子所厌恶的人物的那位子虚乌有的男爵成为家里的上宾，希望在这位表面被人爱慕的单身人士身上发现情人的迹象。

啊！我在这个世界上经常碰到一些年轻人，他们痴情一片，没头没脑，完全被女人的假情假义所迷惑。这些女人不过是拿他们消遣，给丈夫一点刺激，就象以前丈夫给她们刺激一样！……这些可怜的天真小伙子，一天到晚把时间都花在仔细完成各种跑腿的差事，去订包厢，骑着马伴随他们的所谓情妇的敞篷马车到布洛涅森林散步。人们公开地把这些女人看作他们的情妇，其实他们连美人的手也没吻过，但由于自尊心作祟，他们连这些友好的谣言也不敢否认。象做实验性弥撒的年轻神甫一样，他们所享受的不过是给人看的爱情，他们是地地道道的爱情编外人员。

在这种情况下，丈夫往往回家时问看门人："有人来过吗？""男爵先生两点来看先生，因为只看见夫人，所以他没上楼，但某某先生现正在夫人屋里。"你到了屋里，看见一个年轻的单身男子，仪容俊美，身上洒满香水，领带系得十分整齐，风度翩翩，无可挑剔。他对你颇为尊重。你妻子暗暗倾听他的足音，并总是和他跳舞。只是许多年以后（请参看沉思录《最后的征兆》），你才发现某某先生是清白的，有罪的却是男爵。

我们曾经观察一位被无法抗拒的爱情弄得身不由己的少

妇，她的谋划可说是最巧妙不过了。她恨透了她所不喜欢的人，而对情人却频频暗送秋波。当她丈夫确信她喜欢她的随身男伴而讨厌另一位侍从骑士的时候，她故意使自己和后者处于一种其风险已早有计算的地位，使丈夫和那位被憎恨的单身汉相信，她的爱与恨同样是虚假的。等把丈夫弄得胡里胡涂的时候，她又故意让一封情书落入丈夫手中。一天晚上，正在发生她长期酝酿的突变关头，夫人忽地跪倒在丈夫跟前，泪如雨下，完成对自己有利的戏剧冲突。“我尊重你、尊敬你，”她喊道，“除了你，我没有可以倾吐肺腑的人。我是爱上别人了！难道这是可以轻易抑制的感情么？但我所能做到的，就是向你承认这种感情，恳求你保护我、挽救我，使我免于沉沦。请你作我的主人，请你严厉地对待我，把我从这里救出去，把造成这一痛苦的那个人赶走，请你安慰我。我一定把他忘掉，我愿意这样做。我不愿背叛你。我诚心诚意地要求你原谅我由于爱情而对你背信弃义。是的，我向你承认，我假装对我表兄的感情是对你的洞察力所设的陷阱，我爱他是出自友谊，但出自爱情……啊！原谅我吧！……我只能爱……（说到这里，更加嚎啕大哭起来。）啊！咱们走吧，咱们离开巴黎吧。”她哭着，直哭到秀发纷披，衣衫零乱。午夜十二时，丈夫终于原谅了。那位表兄从此似乎已不构成威胁，弥诺陶洛斯于是又吞噬了一个牺牲品。

我们能给你什么教导，来打败这样的对手呢？她们的脑子里充满维也纳会议的整套外交手腕，无论是委身于你还是脱离你的怀抱，都十分高明。有哪个男人能够灵活到放下自

己的力量和权势，尾随妻子进入这个迷宫呢？

每时每刻说假话套真情、说真话以发现虚假；临时改变炮位，并在开火时把大炮的火门钉死；拖敌人上山，五分钟后又返回平原；带着敌人猛转，象只凤头麦鸡在空中转得晕头晕脑似的；必要时表示顺从，但又适当地作出无声的反抗；象年轻的音乐家一口气从钢琴上最低的音符弹到最高的音符那样，要掌握考虑一整套假设的艺术，并猜出女人行动的秘密意图；对女人的爱抚要存有戒心，要从中猜度其思想而不要只享受其乐趣，这一切对聪明的男人，对清醒而有观察力、富于想象、行动有头脑的人来说，不过是一种儿戏；但的确有许许多多的丈夫只要一想到在一个女人身上实践这些原则，便心惊胆战。

这些人宁愿一辈子更加倍地努力，以求当上棋艺中的二流角色，或者敏捷地一棒把一个台球打入洞里。

有的人会对你说，他们不能这样永远绷紧自己的神经，打乱自己的一切习惯。于是，妻子胜利了。她认识到她在精神和魄力上比丈夫优越，虽然这种优势只是暂时的。由此，她心里便对一家之长产生了蔑视的情绪。

如此多的男人之所以不能在家里说了算，其原因并非缺乏良好的意愿，而是没有本事。

至于那些愿意接受这一激烈决斗的临时安排的人，他们说真的需要有强大的精神力量。

事实上，在必须使用这一秘密战略的所有方法时，往往不必给这些鬼娘们儿设什么陷阱。女人一旦想隐瞒点什么，她们的脸色便变得使人无法参透。下面是我们知道的一个例子。

一位年轻貌美、秀外慧中的巴黎风流女子还没有起床；坐在她床边的是她的一位最亲爱的朋友。忽然，另一位性情异常刚烈，并经她默许有权以主人口吻说话的朋友来了一封信。信用铅笔写，内容是这样的：

“我获悉C先生此时正在你家里；我等着一枪把他的脑浆打出来。”

D夫人镇定自若地继续与C先生谈话。她要求C先生给她一张铺着红色摩洛哥山羊皮的小桌子。C先生把桌子拿来了。“谢谢，亲爱的！……”她对C先生说道，“您接着讲吧，我听着。”

C继续讲。她一面回答，一面写了下列这封短信：

> 既然您对C有嫉妒之心，你们可以彼此把对方的脑浆打出来，随你们的便；您可能会死，但是断气……我看未必。

“我的好朋友，”她对C先生说道，“请您把这支蜡烛点着。好，您真好。现在，让我起来吧，请把这封信交给H先生，他在门口等着哩。”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她无比冷静，声音、语调、面部表情，都没有激动的痕迹。这一大胆的构思获得了完全的成功。H先生从C先生手里接到回信以后，气便消了，心里只惦着一件事，就是竭力不笑出来。

但是，越是往我们想照亮的山洞里扔火炬，越觉得山洞很深，简直是个无底深渊。我们认为，指出当女人包藏祸心，达到无懈可击的程度时，男人所必须实行的战略原则，这样做比较合适，也比较有教育意义。下面的例子比起其他任何理论来，能使我们汲取更多的教训，给我们指出更多的方法。

一天，勒布伦亲王请几位知己朋友吃饭。大家喝了香槟，不觉面红耳热，饭后便谈起女人的狡计这个没完没了的话题。最近传说发生在勒尼奥伯爵夫人身上的一条项链的故事①，成了这次谈话的中心。

一位颇受人尊敬的艺术家，曾被皇帝恩宠的学者②，极力支持一种毫无男子气概的意见，即禁止男人有效地反抗女人策划的阴谋。

“我有幸体验到，”他说道，“在她们眼里，根本不存在神圣的东西……”

夫人们立即群起抗议。

“但我可以举出一件事……”

“这是个例外！”

“咱们听听这个故事吧！……”一位年轻的夫人说道。

“好！那就给我们讲讲吧！”在座的人齐声喊了起来。

那位谨慎的老者环视四周，弄清了夫人们的年纪以后，微笑着说道：“既然我们都是生活的过来人，我同意给你们讲。”

顿时一片沉寂，讲故事的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很小的书，念了起来：

---

① 勒尼奥伯爵夫人（1775—1857）想要一条宝石项链，便与卖项链的商人合谋，商人只索价一万五千法郎。伯爵同意了。项链的真实价钱是二万五千法郎，差额由情夫补上。但伯爵把项链带到另一个珠宝商处估值，并以实价卖出，还当着那个情人的面告诉妻子自己作了一宗有利的交易。一时成为社交界的笑话。

② 指维旺-德农（1747—1826），画家、考古学家，曾随拿破仑远征埃及，并被任命为博物馆总监。

我热恋着××伯爵夫人。当时我二十岁，还很天真。她欺骗我；我生气了，她便离开我；我很天真，又后悔了。我只有二十岁，她原谅了我；由于我只有二十岁，总那么天真，总被欺骗，但她越是离开我，我越认为自己是最被人爱的情人，因此，也是最幸福的男人。伯爵夫人是T夫人的朋友，T夫人似乎想在我身上打主意，但可千万不能有损她的名声，因为她行为谨慎、态度端庄。一天，我在伯爵夫人的包厢里等候伯爵夫人时，忽然听见隔壁的包厢里有人喊我。原来是T夫人。“怎么！”她对我说道，“已经到了！是出于忠诚还是无事可干呀？喂，愿意过来吗？”她的声音和态度里颇有点挑逗的成分，但我并没有任何非分之想。“今晚您有什么安排吗？”她问我道。“别安排什么了。如果我能为您驱除寂寞，您必须忠实于我……噢！别提问题，只需服从。把我的仆人叫来。”我深深一躬，接着，她便催我下楼，我服从了。“您到先生府上去，”她对仆人说道，“通知先生府上说先生明天才回去。”然后，朝仆人打了个手势，仆人走上前去。她在仆人耳边说了几句话，仆人便走了。歌剧开场了。我想冒昧说几句，但她不让我说。她听我说话，或者在装作听我说话。第一幕完了。仆人带回一张便条，通知说，一切都准备好了。于是，她对我笑了笑，要我把手递给她。她领着我上了她的马车。我随车上了一条大路，但弄不清楚去干什么。每次我壮着胆子提问，回答总是一声大笑。如果我事先不知道她是个爱情专一的女人，长期以来，对V侯爵颇有好感，而且她不会不知道我了解这一点，我一定

会自以为艳福不浅。但她知道我心有所属而且××伯爵夫人是她的亲密朋友。因此，我摒除任何非分之想，等待下文。到了第一个驿站，闪电般换了马之后，我们又立即出发。事情变得严重了。我苦苦思索，这场玩笑到底要把我带到哪里。"哪里？"她大笑着说道，"到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您猜猜看！我敢以一对一千打赌。您就认输吧，因为您永远也猜不出来。是到我丈夫那里，您认识他吗？""毫不认识。""那太好了，我还担心您认识呢。不过，我希望您会对他感到满意。您给我们调解一下吧。我们的谈判已经进行了六个月，我们彼此寄信也已经有一个月了。我想，我来找先生，实在是够不避嫌疑的了。""好吧。但是我能做些什么呢？在你们重新和好的问题上，我能起什么作用呢？""哦！那是我的事了！您年轻、可爱、不世故，我觉得很合适，可以使我避免只有两人谈话的沉闷气氛。""但是，利用和解的一天或者和解的一晚来彼此认识，我觉得有点滑稽：第一次见面的拘束、咱们三个人的表情，这里面我看不出有什么使人感到愉快的东西。""我接您来是我高兴这样做！……"她的态度颇有点咄咄逼人。"所以，您就别再对我说教了。"我看见她如此坚决，便打定了主意。我开始笑自己扮演的角色，两人逐渐变得非常快活。我们又换了马匹。晴空万里，神秘的月亮把清柔的光辉洒落大地。快到了，我们两个单独在一起的时刻也快结束了。夫人不时叫我欣赏美丽的景致、宁谧的夜色、大自然渗人肌肤的寂静。为了一起欣赏，当然啦，我们俯向同一个车窗，于是，我们的脸便轻轻地碰在一起。车突然意外地一颠，她赶紧握住我的手，很偶然，我

看也很特别，因为碰我们车子的那块石头并不大，我连忙扶住T夫人，把她搂在怀里。我不知道当时我们想看什么，能够肯定的一点是，尽管月光皎洁，周围的景物在我眼里开始模糊起来。忽然，夫人一下子挣脱我的怀抱，身子又倒回车厢里。一阵迷惘的沉思过后，她对我说："您是否打算要我相信，我的行动不够谨慎？您看看我是多么难为情吧！……""打算……"我回答道，"对您？简直是可笑！您太疑神疑鬼了；不过，意料之外的偶然一次，是可以原谅的。""我看，您是算计过的。"我们的谈话就到这里，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进入了别墅的院子。灯火通明，宣告着欢乐的气氛，只有主人的面孔例外。这副面孔一看见我，便故意不显露出高兴。T先生一直来到车门旁边，由于和解的需要，装出一种模棱两可的温柔态度。稍后我才知道这次和解完全是出于家庭的理由。夫人介绍我时，他对我略点了点头，然后把手伸给他妻子。我随着这夫妇二人走去，一面想着我过去、现在和将来所饰演的角色。我穿过了几间装饰得非常高雅的套房。主人的布置极尽奢华，以便用甜蜜诱人的形象重新唤醒已经失去光泽的年华。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好装作欣赏。庙里那位女神很善于以此抬高自己的身价，欣然接受我的恭维。"您现在看见的不算什么，"她说道，"我必须带您去看看先生的套房。""夫人，五年前我已经叫人把这套房拆了。""哎呀！可惜！"她说道。吃晚饭的时候，她打算递给她先生一些塞纳河小牛肉，她先生回答她："夫人，我的饮食以牛奶为主已经三年了。"她又说了一句："哎呀！可惜！"诸位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这样三个面露惊讶之色的人聚在一起是什么

情景。做丈夫的傲慢地看着我，而我也大胆地回敬他。T夫人对我微笑，和蔼可亲。T先生把我看作既必需又讨厌的人，T夫人则巧妙地把他顶了回去。可以说，我一生中，从未吃过一顿如此滑稽的晚饭。吃完以后，我心里想，我们会早点睡的，但这种想法只是对T先生来说才正确。他边走进客厅边说："我非常感激您想得这么周到，把这位先生领来。您很有判断力，知道我不能熬夜，您做得很聪明，因为，现在我要告退了。"接着，他转身向我，又满含嘲讽地说道："请先生原谅，替我向夫人告罪。"他撇下我们走了。问我有什么想法吗？……当时我一分钟的想法整整一年也说不完。我和T夫人非常尴尬地面面相觑。为了排遣一下这种心情，她向我建议到外面平台转转。"这不过好等仆人们把晚饭吃完。"夜美极了，周围的景物依稀可辨，在轻纱般的夜幕笼罩下，使人不禁浮想联翩。紧靠山边的花园，象一层层平台，伸展到塞纳河畔。放眼望去，蜿蜒的河面上，布满风景如画的小岛。这错落的地形产生千百幅画面，点缀着这片融合千百种异国风情、本身已十分迷人的土地。我们沿着一个最长的、树木繁茂的平台散步。夫人已经从刚才夫妻间冷嘲热讽的不愉快情绪中恢复过来，边走边向我吐露一些心里话。而礼尚往来，我也对她倾诉肺腑之言。我们越谈越接近，也越投机了。T夫人先是把胳臂伸给我，然后不知怎地把胳臂收紧，而我的胳臂几乎把她整个身子支起来，不让她脚尖沾地。这种姿势很惬意，但时间一长便令人感到疲倦。我们走了很久，可是仍然有许多话没说完。草坪上有条长凳，我们便坐了下来，依旧保持原来的姿势。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开始赞扬信任、信任所具有的魅力、甜蜜和温馨……“啊！”她对我说道，“谁能比我们更充分、更不必担心地享受这种信任呢？……我十分清楚您热爱我也认识的您那位心上人，所以和您在一起，我并不害怕……”她是不是想我反驳她呢？但我并没有反驳她。因此，我们彼此努力使对方相信，我们只能成为无可指摘的朋友。“可是我担心，”我对她说道，“刚才在车上突然发生的那件意外的事使您的心受惊了？……”“噢！我可没那么容易受惊！”“我害怕那会给您多少留下点阴影……”“要怎样做才能使您放心呢？……”“如果您把在刚才偶然的机会中应该给我的一吻给我……”“好的，否则，您的自尊心会使您认为我怕您了……”我获得了一吻……有的吻如同心里话一般，只要开了头，第二句、第三句便接踵而来……，吻一个跟着一个，打断了谈话，几乎连气也喘不过来……刹那间，周围一片寂静……听得见寂静降临了，因为，寂静是听得见的。我们一言不发地站起来，继续走着。“该回去了……”她说道，“因为河边的空气太冷，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处……”“我觉得对我们没什么危险。”我回答道。“也许！不管怎样，我们回去吧。”“那么说，是为我着想啰？您大概想保护我，使我……只有我……不至于受这次散步给人的印象以及带来的后果所牵累……”“您太谦虚了！……”她大笑着说道，“您把我看得太谨小慎微了。”“您这么想吗？不过，既然您这么理解，那我们回去吧；这是我的要求。”（当两个人故意言不由衷的时候，常常会说出这样笨拙的话来。）她一定要我走回别墅的路。我不知道，至少我当时并不

知道，她这一决定是否违心之举，她是否早有此意，或者她是否和我一样，担心开始得这么好的一出戏就此收场；但出于共同的本能，我们同时放慢了脚步，无精打采地走着，既不满意对方，也不满意自己。我们不知道该怪谁，该怪什么。我们彼此都没有权利提出任何恳求和要求。我们甚至没有理由来责备对方。如果能吵一架，心里也许能舒服些！但找什么借口呢？……我们默默地思忖着，如何躲避我们如此笨拙地给自己规定的责任，想着想着，逐渐已经走到了别墅。快接近门口的时候，T夫人突然对我说："我对您很不满意！……我信任您，而您却丝毫不信任我！……您一句话也没有谈伯爵夫人。谈自己心爱的人应该是一件赏心乐事啊！……我一定会很感兴趣地听您说的！……既然已经把您从她那里抢走了，谈谈这个也无所谓了……""难道我不能也同样责备您吗？……"我打断她的话对她说，"如果您不告诉我你们夫妇这次离奇的和解，让我充当一个如此滑稽的角色，而是给我谈谈侯爵的事……""我不要您说下去！……"她说道，"只要您稍为了解女人，您便知道，要她们向您吐露肺腑您必须等待……还是回转头来谈您吧。您和我那位女友关系好吗？……唉！我担心不见得好……""夫人，为什么您要相信好说长道短的一般人的话呢？""您省点心别假装了……伯爵夫人不象您那样故弄玄虚。她那种女人对爱情和爱慕她们的人的种种秘密从来都是挂在嘴边，尤其是当你那样谨慎的言谈有可能把胜利偷偷夺走的时候。我毫无责怪她风骚的意思，但一个假正经的女人，其虚荣心并不亚于一个风骚的女人……好了，您坦白说说，难道

在这方面您没有任何怨言吗？……”“可是，夫人，站在这里，空气实在太冷，回去好吗？……”我微笑着对她说道。“您觉得？……这就奇怪了。空气很暖和。”她又挽起我的胳臂，我们又继续往前走，我根本不知道走的是哪条路。刚才她跟我谈有关我认识的她情人的事、她对我情妇的看法、这次旅行、马车中的那一幕、草坪长凳上的缠绵、时间、朦胧的夜色，一切都使我困惑不已。自尊心和欲念使我难以自制，而思考又令我冷静下来，也许我当时过分激动了，竟至连自己的感觉也无法知道。我正被心中杂乱无章的情绪所困扰的时候，她依然不断地和我谈伯爵夫人，而我的沉默不语更证明了她津津乐道的事。但是，有几句话使我突然清醒过来。“她才智过人！”她说道，“而且仪态优雅！一句恶毒的话在她嘴里，也显得风趣盎然；不忠的行为似乎也是理智所迫，为面子而作的牺牲。从不自暴自弃，总是和蔼可亲，难得温柔体贴，从不真心实意，天生性格风流，出于心计而假装正经，活泼，谨慎，灵巧，淘气。外表变化无常，举止千姿百态，她吸引您，然后又避开。我亲眼看见过她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不瞒您说，她周围有多少人受骗啊！她嘲笑男爵，对侯爵也百般捉弄！她之所以把您捉住，无非是想转移那两个情敌的注意力。当时，这两个人正要发作，因为她把他们耍得太厉害了，而他们也及时观察到这一点。于是，她拽你上台，让他们注意你，使他们去作新的探索。她故意使您失望、可怜你、安慰你……唉！在这样一场游戏里，一个有手腕的女人逢场作戏、根本不动真情，该多么开心啊！但话说回来，难道这就是幸福？……”这最后一句话，加上

一声意味深长的叹息，仿佛画龙点睛一样。我感到蒙眼的布条倏地落下，却看不到别人立即又给我蒙上了一条。觉得我的情妇是一个最虚假的女人，而自己今夜遇到了富有同情心的朋友。于是，我也叹了口气，但为什么叹气，自己并不知道……她似乎因为伤了我的心和不顾自己是女性，贸然作了这番很可能被认为别有用心的描绘而感到不高兴。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回答的，因为在我对我听到的一切毫不理解的情况下，我们慢慢地走上了感情的大道。我们又从那么远的地方开始，所以根本看不到旅途的终点。幸亏我们同时也向一座小楼走去，她指给我看，小楼这个最温馨时刻的见证，就在平台的尽头。她给我详细描绘楼里的陈列。真可惜没有小楼的钥匙！我们边谈边走上前去。楼门大开着。楼里没有日光，但黑暗自有其迷人之处。我们走进去时身上不禁一阵寒颤……这是一座圣殿，是否爱情的圣殿呢？我们走到一张长沙发上坐下，有一阵子，我们听见彼此的心在扑扑地跳。最后的一缕月光带走了我们的迟疑。推开我的那只手感到我的心跳。她想躲开，但反而更加冲动。我们在寂静中用思想的言语交谈。没有比这种无声的谈话更动人的了。T夫人投身于我双臂之中，把头埋在我的怀里，在我的爱抚下轻轻地叹息，接着又安静下来。她自怨自艾，自我安慰，既索取，又给予。河水低吟，声声似与我们的心跳相呼应，打破了黑夜的沉寂。周围一片昏暗，四野难辨，但通过这美丽夏夜透明的薄纱，我看见这洞天福地的女王，真是漂亮极了。“唉！”她用仙女般的声音对我说道，“咱们离开这危险的地方吧……在这里，我们是无力自

制的。”她拉我离开，我们只好怏怏地走了。“唉！她真有福气！……”T夫人慨叹了一句。“您说谁呀？”我问道。“我刚才说话了吗？……”她警惕地问道。到了草坪上那条长凳的地方，我们不觉又停了下来。“从这里到小楼，空间是多么广阔啊！”“唉！”我对她说道，“这长凳难道永远是我的尅星？难道会使我遗憾？难道……”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魔力，我们的谈话突然改变了性质，变得不那么严肃了。我们甚至敢于就爱情的欢愉开玩笑，分析其中的精神实质，直截了当地用最简单的方式说出来，并证明爱情的表示不过是欢乐的表现，证明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只有对公众所作的承诺，让公众知道我们的秘密，向公众泄漏一些内幕的消息，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承诺。“我们偶然得到的这一夜是多么甜蜜啊！……就算出于某些原因（这是我的假设），我们不得不于明天分手，我们无人知晓的幸福也不会给我们留下任何未了之缘……也许有一点点遗憾，但愉快的回忆足可补偿。而且事实上，我们的欢乐摆脱了传统方式的那种缓慢、顾虑和束缚。”我们象机械一样（我为此感到脸红！），所以能排除这一幕发生以前困扰我的种种考虑，负起大胆突破这些道德准则的一半责任。我觉得自己几乎已经作好了无拘无束去爱的准备。“美好的夜色，”她对我说道，“美丽的环境！刚刚又恢复了新的魅力。噢，咱们可别忘记这座小楼……别墅里还有一个更迷人的地方，”她微笑着对我说道，“不过，我可什么都不能让您看：您象一个孩子，什么都想摸一摸，但摸到什么都弄碎。”我出于好奇的心理，保证一定规规矩矩。她话头一转，对我说道：“如果不

是因自己对您谈论过伯爵夫人而感到内疚的话，今晚对我来说简直可以说是完美无瑕了。我并非想埋怨您。新鲜事总会刺激人。您觉得我可爱，我愿意相信您的真诚。但习惯势力要很长时间才能消灭，而我却不掌握这一诀窍。对了，您觉得我丈夫怎样？”“哼！相当不高兴，我觉得他很不高兴。”“噢，对，他的生活制度不好。他不能冷静地看您。咱们的友谊会引起他的疑心。”“噢，他已经疑心了。”“您应该承认他的疑心是有道理的。因此，别再继续走了，他会发脾气的。一有人来……”她微笑着对我说道，“一定会有人来的……走吧。再说，您也该谨慎一些……您要记住昨天离开我们的时候，先生的神态……”我真想把这次经历解释为一个圈套，而她也发现了自己的话在我脑子里产生的作用，于是继续说道：“噢！当他叫人布置他和您谈到的那个小房间时，他是较为快活的。那是在我结婚之前。这个小屋连着我的套间。唉！这个小屋证明了T先生必须利用人工的方法来巩固他的感情。”她的话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于是便对她说：“在这小屋里为您被伤害的魅力报复，把被人偷去的东西收回，该多有意思啊。”但她说：“他觉得这样做才高雅。您答应过一定规规矩矩的，是吗？”我故意不让她明确知道我的疯狂举动，而任何年纪的人想到情爱难以持久，回忆起过去的事时，都会原谅年轻人疯狂的举动。到了早上，T夫人勉强抬起湿润的眼睛，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漂亮了。她对我说：那么，将来您会象爱我那样爱伯爵夫人吗？……”我正要回答，突然一个心腹侍女跑来说道：“你们快出来，快出来，天大亮了。十一点了，

已经听见别墅有人声了。”于是，一切象梦一样，烟消云散，我惊魂未定，在过道里徘徊，我根本不知道我的房间，怎么回去呢？……只要稍为弄错便会暴露。我决定装作一早便起来散步。清凉的空气逐渐使我的头脑清醒过来，驱除了神奇的幻觉。我看见的已经不是太虚幻景，而是朴素的人间，觉得真情实景重又返回我的脑海，思想油然而生，连贯而有条理。我终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最着急的一件事就是问自己，我在这个离开的女人心目中到底占什么地位。我知道她热恋V侯爵已有两年。“她是否和侯爵断绝关系了呢？她委身于我，是否为了使我取代侯爵，还是为了惩罚侯爵呢？……多么销魂的一夜！……难以思议的艳遇！真是个温柔蚀骨的女人！”我正在遐想联翩的时候，忽听得身边有人叫我。我抬起眼睛，擦了擦，简直不能相信……你猜是谁？侯爵！“你大概没想到我这么早起来，对吗？……”他对我说道，“……那么，过得怎么样？”“你知道我在这里？……”我大吃一惊，问他道。“那当然。你刚一走，别人便告诉我了。你的角色演得怎么样？那位丈夫有没有觉得你的到来十分可笑？他有没有嫌恶你呀？他讨厌不讨厌他妻子的情人呢？人家什么时候请你走？……噢！成了，我一切都准备好了。我给你带来了一辆马车，供你使用。礼尚往来嘛，我的朋友。交给我好了，因为你干了这项苦差事，我是感激你的……”最后这几句话使我恍然大悟，知道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但为什么这么早来？”我对他说道，“再等两天岂不更好。”“一切都预算好了。我到这里来不过是出于偶然。别人以为我是从临近的乡村回

来。不过，难道T夫人没有把全部秘密告诉你吗？她对你还抱这么点戒心，我真不以为然……你已经帮了我们那么大的忙！……”“我的朋友，她有她的理由！也许我的角色扮演得不太好。”“一切进行得很有趣吗？详细给我说说，你说呀……”“噢，等一会儿。我不懂什么是喜剧，虽然T夫人把我放在剧里……”“你的角色可不好演。”“得了，你放心吧，对优秀演员来说是没有不好演的角儿的。”“我同意，你演得不错。”“演得好极了。”“T夫人呢？”“很可爱……”“你认为已经使她定下心来了吗？……”他说着停了下来，用胜利的神情看着我，“啊！她使我费了好大劲！……但我已把她的性格改变到使她成为最忠诚可靠的巴黎女人。”“你成功了……”“噢！这完全是我自己的本事。她的用情不专只是轻浮和思想混乱罢了。必须抓住她的思想。还有，你还不知道她对我的感情。说真的，她是不是很有魅力？……”“我同意。”“好吧，不瞒你说，我只发现她一种缺点。大自然给了她一切，但却拒绝赋予她一切优点之最，也就是神圣的爱火：她使人产生一切，感到一切，但她自己却毫无感觉。简直是一块大理石。”“只好信你所讲，因为我无法判断。但你知道吗？你了解这个女人，就仿佛你是她丈夫一样……你弄错了。如果昨天和我一起吃晚饭的不是那位真正的……我可能会把你当做……”“对了，他对你好吗？”“噢，我得到狗一样的招待……”“我明白了。咱们回去吧，到T夫人那儿去，她那里该也天亮了。”“但是按规矩，是不是该先去她丈夫那儿呢？”我对他说道。“你说得对。不过先上你那儿去吧，我想再扑点粉。你告诉我，他是否把你真的

当作情夫？”“你自己从他接待我的态度判断好了。不过，咱们立刻到他那儿去吧。”我本来想避免领他到一个我不认识的套房里去，但偏偏那么凑巧到了那里。门大开着，可以看见我的仆人正在一张扶手椅上睡觉。身旁那支蜡烛已经熄了。他胡里胡涂地递一件睡袍给侯爵。我见了心里暗暗着急，但侯爵完全误解了，以为我的仆人还在做梦，惹得他哈哈大笑。我们到了T先生那里。诸位可以猜得到他欢迎我的态度，但对侯爵则又是恳求，又是问好，拚命想把侯爵留下，想领侯爵去夫人那里，希望夫人能说服他不走。至于我，T先生可不敢向我提同样的建议。他知道我身子虚弱，本地又潮湿，容易使人发烧，我的神态又非常颓丧，所以很明显，古堡简直可以要我的命。侯爵建议我坐他的马车走，我接受了。那位丈夫高兴极了，我们所有人都很满意。但我很想再见T夫人一面。我的急不可待产生了奇迹般的作用。我的朋友并未对他的情妇还在睡觉一事有任何其他想法。他一面跟着T先生走，一面对我说：“即使教给他如何对答，他也说得不灵，这难道不好吗？他是个高尚文雅的人。我并不反对他和他妻子和解，他们两人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家庭，你想必也会同意，为了家象个家，除了这个妻子，他不可能有更好的选择。”“我的上帝，这倒是！”我说道。“不管命运如何作弄？……”他颇有点神秘地对我说道，“可千万别说！我会让T夫人明白，她的秘密攥在可靠的人手里。”“请你相信，我的朋友，也许她信赖我甚于信赖你，因为，你看见吗？她仍然在呼呼大睡。”“噢！我同意，你比任何人都会哄女人。”“还会哄丈夫，必要时还会哄情夫，亲爱

的。”T先生终于敲开了夫人套间的房门。我们走进去，各就各位。“我真担心您不等我醒来便走了，”T夫人对我说道，“我非常感谢您感觉到这种担心会给我带来的苦恼。”“夫人，我向您告辞……”我说道，透过我的声音，她一定知道我心情激动。于是，她不安地审视着我和侯爵，但看见情夫态度安详，神情狡黠，这才放下心来。她偷偷地对我笑，既安慰我，同时又不致在我眼里降低自己的身分。侯爵指着我低声对她说：“他的角色扮演得很好，我感激……”“这个我们就别谈了，”T夫人对他说道，“请你相信，我知道他帮了我多大的忙。”最后，T先生挖苦了我几句，让我走。我的朋友欺骗他，又嘲笑我。我对他们一一回敬。我很欣赏T夫人。她要弄我们三人，却又不失自己的身分。我享受了一会儿这样的场面之后，觉得告辞的时候到了，便抽身告退。但T夫人装作有件事要托我办，跟着我出来。“再见了，先生。感谢你给我带来很大欢乐，但我也用甜蜜的梦回报你了！……”说着，她异常机灵地看着我，“再见。永别了。你摘了一朵空谷的幽兰，没有一个人……”她没有继续往下说，把思想都付予一声长叹。但她控制住这一强烈感受的冲动，狡黠地笑着说道：“伯爵夫人爱您。如果说，我从她那里偷取了若干您的感情的话，现在我把一个比以前头脑稍稍开通的您还给她。别了，不要影响我和我女友间的感情。”说完，她和我握手，然后便走了。

不止一次，在座的没带扇子的夫人们听着老者的朗诵不禁脸红了。老者的朗诵妙不可言，有些细节博得了一致的赞

许，但我们觉得这些细节以现代的标准衡量，过分色情，只好删去。但可以相信，每一位夫人都特别感谢他，因为，不久，他给她们每一位，以及当晚参加宴会的男士们都赠送一份印有这段迷人故事的印刷品，是由皮埃尔·第多出版商①印的，只出了二十五份。主要情节是作者从编号二十四那份抄下来的。这段未经发表的叙述，据说十分奇怪，是多拉②讲述的，其优点是一方面给丈夫们提供非常重要的教训，同时也为单身人士绘出了一幅上世纪美妙的风俗画。

沉思录之二十五 论盟友

在内战所能给一个国家带来的一切灾难当中，最大的灾难就是内战的其中一方最后向外国求援。

不幸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切女人都犯这样的大错，因为她们的情人只是她们的第一个小卒，据我所知并不是她们家庭的成员，除非是表兄弟。

因此，本篇沉思录的目的是要详细研究一下每一种对人类生命有影响的力量所能给予你妻子的援助程度，或者更进一步，你妻子用以武装这些力量来对付你的那些诡计。

两个通过婚姻结合在一起的人都受宗教和社会的影响，被私生活所左右，并由于健康之故，受医学所控制。因此，我们把这篇重要的沉思录分为六段：

---

① 皮埃尔·第多（1732—1795），法国著名出版印刷商。

② 多拉（1734—1780），法国诗人。

Ⅰ.从与婚姻的关系角度看宗教与忏悔

Ⅱ.论岳母

Ⅲ.论寄宿学校同学或亲密朋友

Ⅳ.论情人的盟友

Ⅴ.论侍女

Ⅵ.论医生

Ⅰ.从与婚姻的关系角度看宗教与忏悔

拉布吕耶尔曾经很有风趣地说过:"要一个丈夫同时对付虔诚和风骚,太过分了:妻子应该作出抉择。"①

作者认为拉布吕耶尔弄错了。事实上,……②

……………………………………………………………………………………

Ⅱ.论岳母

直到三十岁为止,女人的面孔都是一本用外文写的书,尽管有种种说法不同的困难,还是可以翻译出来,但过了四十岁,女人便变成了一部无法辨认的天书。要猜一个老妇的心思,只有找另外一个老妇。

有些外交家多次企图勉为其难,去争取反对他们计划的

① 拉布吕耶尔(1645—1696),法国伦理学家、作家,著有《品性论》一书,本段引文摘自其中名为《论女人》的一章。

② 以下足足两页均为字母颠倒、如密码般无法辨认的文字,只能猜测作者是有意开玩笑。

王太后，但即使成功，也必须本身付出极大的牺牲，因为他们都是些精力衰竭的人，而我们并不认为你可以使用他们的方法去对付你的岳母。岳母是你妻子的第一位副官，因为母亲如果不站在女儿一边，她一定是个怪物，而对丈夫们来说，这类怪物实在非常罕见。

如果一个男人相当幸运，有一个保养得很好的岳母，他便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很容易地击败她，只要这个男人认识某位勇敢的单身人士便行。但一般说来，略有些本事的丈夫都懂得用他们的母亲来对付他们妻子的母亲，这样一来，她们很自然地彼此相互抵消了。

本人住在巴黎而岳母在外省，或者倒过来，本人在外省而岳母在巴黎，这是一种好运气，但是太罕见了。

让母亲和女儿闹意见？……这是可能的，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象黎塞留那样心如铁石，能使儿子和母亲成为仇敌才行①。可是，一个嫉妒心重的丈夫什么都做得出来。我怀疑一个禁止自己妻子向男圣徒祷告而只许她向女圣徒祈祷的丈夫会让妻子自由地去看望母亲。

许多做女婿的都采取了强硬的决定，什么都可以和解，但和岳母却无法相处。这种敌对态度本来是一种巧妙的策略，但可惜到了最后，必然会有一天使女儿和母亲的关系重新密切起来。

上述种种，差不多就是为了消除岳母在你家庭中的影响所能采取的办法。至于你妻子从她母亲那里能获得的帮助，

---

① 法国红衣主教黎塞留曾使路易十三与其母不和。

实在不少，但帮倒忙的现象也不容忽视。这不是学识的问题，因为一切都是秘密。一个母亲所能给予女儿的真诚帮助取决于当时的环境，因而有各种各样的性质，要一一列举，简直是痴人说梦。你必须在夫妻福音书最有益的教谕中，列入下面的箴言：

丈夫永远不应让妻子一个人到岳母家去。

丈夫必须研究与岳母经常来往、年纪不到四十岁的一切单身人士之所以成为岳母的朋友，与她关系密切的原因，因为如果说女儿难得喜欢母亲的情人，母亲却总对女儿的情人抱有好感。

Ⅲ. 论寄宿学校同学和亲密的朋友

路易丝是在瓦格拉姆①一役阵亡的一个军官的女儿，曾得到拿破仑的特殊照顾。她离开埃库昂寄宿学校之后，便嫁给了一位非常富有的拨款审核官V男爵。

路易丝十八岁，男爵四十岁。路易丝相貌平平，肤色亦不能算白皙，但身材窈窕，妙目纤足，还有一双美手，更兼品味高雅，很有风趣。男爵则由于战争和青年时代过分动荡的生活，显得有点憔悴和疲倦，脸上还留下共和国、督政府时期和执政府时代各种思想的痕迹。

他十分迷恋自己的妻子，因此向皇帝恳求并终于在巴黎获得一个职位，好看着他的心肝宝贝。他象阿勒玛维华伯爵

① 瓦格拉姆，奥地利维也纳附近的小镇，一八〇九年拿破仑曾大败奥军于此。

一样嫉妒，但更多地出于虚荣而非出于爱情。路易丝这个因需要而嫁给他的孤女能左右一个年纪比自己大得多的男人，不禁私心窃喜，期待着得到疼爱和照顾。但婚后不久，她的满腔柔情却被这个道德依然打上共和烙印的男人的全部习惯和思想所粉碎。她丈夫是个先入为主的人。

我并不准确知道男爵使蜜月持续了多久，他的家庭何时出现裂痕。但我想大概是一八一六年，在总军粮供应官D先生举行的豪华舞会上，这位升任了军需官的前拨款审核官看上了一位银行家的妻子，美丽的B夫人，并以一个已婚男子不应有的深情目光注视她。

快到凌晨两点钟的时候，银行家等得不耐烦先走了，把妻子留在舞会里。

“那我们送你回家吧，”男爵夫人向B夫人说道，“V先生，请你搀着爱米莉！……”

于是，军需官便上了车，坐在B夫人身旁。在整个晚会中，人人瞩目夫人而夫人不屑一顾，军需官也曾希望获得夫人的青睐，可惜未能如愿。现在夫人就坐在那里，年轻貌美，风采照人，两肩如雪，体态迷人。俏脸仍然洋溢着晚会的欢乐，与锦缎衣裙竞相辉映，一双妙目象钻石闪闪发光，柔润的肌肤加上几条洁白的轻纱，衬托出一头乌黑飘逸的鬈发。娇声呖呖，可以打动你内心最不敏感的神经。总之，她使人意马心猿，连罗伯尔·德·阿布里赛尔①恐怕也难以抗拒。

男爵看看自己的妻子。妻子已经疲倦，在马车的一角睡着了。他不禁拿路易丝的穿着打扮与爱米莉作一比较。然

而，在这类场合下，妻子的在场反而会刺激我们对别的女人产生一种不应有但又无法制止的欲念。因此，男爵的目光交替地从妻子身上转向妻子的女友，这是很容易理解的，B夫人本人就非常理解。

“她累坏了，可怜的路易丝！……”她说道，“她不适合社交，她的口味过于简单。在埃库昂的时候，她只是一味看书……”

“您呢，您在那里时一般干什么？……”

“我？……先生，噢！我一心只想演喜剧。这是我的爱好！……”

“您为什么很少去看V夫人……？我们在圣普里有一所别墅。我在那儿盖了一个小戏台，我们可以一起演喜剧。”

“如果我没去看V夫人，那该怪谁呢？”她回答道，“您嫉妒心那么重，既不让她自由地去看朋友，也不允许她随意招待客人。”

“我嫉妒？……”V先生不禁叫了起来，“结婚四年，还有了三个孩子！……”

“嘘！……”爱米莉用扇子轻轻敲了男爵的手指一下，说道，“路易丝没睡着！……”

马车停下，军需官伸手搀妻子那位漂亮的女友下车。

“我希望您不会阻拦路易丝来参加我这个星期举行的舞

---

① 罗伯尔·德·阿布里赛尔（1047—1117），法国封特夫罗修道院院长，据说他发明了一个独特的戒淫欲的方法。他本人身体力行，与修女们共睡一床，以锻炼自己抗拒诱惑的能力。

会。”

男爵毕恭毕敬地欠身行礼表示遵命。

这次舞会是B夫人的胜利，而对路易丝的丈夫来说，则是失败，因为他被爱米莉弄得神魂颠倒，为了她，愿意牺牲一百个合法妻子。

就在男爵希望把妻子的女友弄到手的这个晚会之后几个月的一个早上，男爵正在B夫人家里，忽然侍女通报V男爵夫人到访。

“糟糕！”爱米莉叫道，“如果路易丝看见您这个时候在我家里，她是会使我身败名裂的。您到这间小屋里来吧，千万别弄出什么声响。”

男爵象进了捕鼠笼似地赶紧躲到小屋里。

“你好，亲爱的！……”两个女友边拥抱边彼此说道。

“你为什么大清早就来了？……”爱米莉问道。

“咦，亲爱的，你猜不出来吗？……我来是要你解释一下！”

“噢！要决斗吗？”

“正是，亲爱的。我可不象你！我爱我的丈夫，我嫉妒。你吗，你漂亮、迷人，你有权卖弄风骚，你可以不把B放在眼内，B对你的德行也觉得无所谓。但既然你在社交界有的是情人，我求求你放过我的丈夫吧……他整天在你家里，如果你不引诱他，他肯定不会来的……”

“哟，你这件胸衣挺漂亮。”

“你觉得？那是我侍女给我绷的。”

“那么我派阿娜斯塔齐来向弗洛尔学学……”

“就这样，亲爱的，你就看在我们的友谊份上，别给我们家添麻烦了……”

“但是，我可怜的小乖乖，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根据说我会爱上你丈夫……他又肥又胖，象个中间派议员。他又矮又难看。不过，他倒挺慷慨大方，这就是他全部的优点，而这一优点充其量只能讨一个歌剧女伶的欢心。所以，你要明白，亲爱的，如果我要象你所假设那样找个情人的话，我也不会找一个象你的男爵那种老头儿。如果说，我给过他某种希望，欢迎过他，那肯定是为了开开心，替你摆脱他，因为我认为你对罗斯唐热这个年轻人有好感……”

“我？……”路易丝叫了起来，“……上帝保佑，亲爱的！……这真叫我受不了！不，我向你保证，我爱我的丈夫！……你笑也没用，事实如此。我深知这会让人笑话，但你替我想想……他给我钱，他不吝啬，他是我的一切；因为我很不幸，是个孤女……即使我不爱他，我还是要他尊重我。难道我有家庭，将来有难可以投奔吗？……”

“得了，我的天使，咱们别谈这些了，”爱米莉打断女友的话说道，“因为这烦死人了。”

又谈了一些无关宏旨的话以后，男爵夫人走了。

“喂，先生？”B夫人高声说道，一面打开小房间的门，男爵已经冷得不能动弹了，因为当时正是冬天。“喂？……您不爱那么好的一个妻子，难道不惭愧吗？先生，永远别和我谈爱情的问题。在某一段时间内，您可能象您所说那样把我当成偶像崇拜，但永远不会象爱路易丝那样爱我。我感觉到，在您心

里，我的分量永远比不上一个贞洁的妻子、孩子、一个家庭能使您产生的兴趣……总有一天，您会在严肃的考虑以后抛弃我。提到我时，你会冷冷地说：‘我曾经占有过这个女人！……’这句话，我听到男人以一种最侮辱性的漠不关心的语气说过。您瞧，先生，我是很冷静地说的，而且我并不爱您，因为您本身也不会爱我……”

“唉！还要怎么样才能使您相信我对您的爱呢？……”男爵大声说道，一面定睛看着那个年轻女人。在他眼里，她从来没有象这个时刻那样迷人，她调皮的声音滔滔不绝地说出来的话虽然严厉，但她优美的姿势，面部的表情和媚态却使她的话产生相反的作用。

“啊！等将来我亲眼看见路易丝有了情人，”她接着说道，“当我知道我并没有抢去她任何东西，她失去您的爱并不觉得后悔的时候，当我确有把握您不再爱她，并有确实的证据，您觉得她已经无所谓的时候……啊，这样我才能听您的诉说！这些话您大概觉得很可恶，”她用深沉的语气继续说道，“事实的确如此，但别以为是我说的。我是一个根据第一个命题算出全部结果的严格的数学家。您已经结婚，又打算爱别人？……我把希望给予一个我不能永远占有的男人，那简直是疯了。”

“魔鬼！……”那个丈夫高叫道，“是的，您是魔鬼而不是女人！……”

“您真滑稽！……”年轻的夫人边说边去抓铃绳。

“啊！别，爱米莉！……”四十岁的情人用较为镇静的声音

又说道，“别拉铃，您住手，您能原谅我吗？……我可以为您牺牲一切！……”

“可是我什么都不能答应你！……”她迅速说道，一面大笑起来。

“上帝！您折磨得我好苦！……”他喊道。

“嗳！在您的一生中，难道您没有不止一次地给别人造成不幸？”她问道，“您记住别人因您和为您而流的全部眼泪吧！……啊！您的爱情不能博得我的半点怜悯。如果您想我不笑您，除非我也有这样的感情……”

“再见了，夫人。您的严厉中含有仁慈。我欣赏您给我上的这一课。是的，我有错误，需要补过……”

“那好，您就去改悔吧，”她带着嘲讽的微笑说道，“只要给路易丝以幸福，您便走完您忏悔赎罪中最艰苦的一步。”

说完，他们便分开了。但男爵的爱情过分强烈，以致B夫人不客气的话终于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即这对夫妇还是分手了。

几个月以后，V男爵和他的妻子仍然住在同一座府第，但各自分居。人们普遍同情男爵夫人，她在公开场合，总替丈夫辩解，而她的听天由命态度看来也颇令人赞叹。即使是上流社会中最正经的女人对路易丝和年轻的罗斯唐热之间的友谊也无话可说，一切都算在荒唐的V先生的帐上。

当V先生为B夫人作出了一个男人所能作的一切牺牲以后，他那忘恩负义的情妇却借口恢复健康，到多尔山温泉、瑞士和意大利去了。

军需官后来死于肝炎，他妻子给予他至为感人的照料。根据他由于遗弃妻子而流露的内疚，他似乎一直不知道在这个使他病倒的计划中，他妻子也是参与的一份子。

我们从成千个故事中挑选出来的这个故事是女人之间彼此帮助的典型例子。

从"请你把我丈夫带走"这句话，一直到结局是肝炎这一悲剧的酝酿，集中了女人的一切恶毒心肠。当然，有的事可能多少与我们所举出的样本稍有不同，但大体上的过程总是一样。因此，丈夫绝不能相信妻子的任何女友。这些说谎成性的尤物，诡计多端，甚少不能得逞，因为她们总获得与男人形影不离的两个敌人的帮助。这两个敌人就是：自尊心和欲念。

Ⅳ. 论情人的盟友

一个男人看见另一个男人从钱夹子里掉下一张一千法郎的钞票，或者甚至从口袋里掉下一块手帕，他会忙不迭告诉这个男人，但他却不屑于通知另一个男人说他的妻子被别人拐走。在这种从思想角度看不符合逻辑的现象当中，肯定有点奇怪的东西，但归根结底，这种现象是可以解释的。既然法律也不去研究婚姻的权利，公民便更没有权利制订夫妻策略了。当一个人把一张一千法郎的钞票还给丢钱的人时，这行动本身就包含一种派生自下列原则的义务，这一原则是："要象你希望别人对待你那样对待别人！"

但是，一个单身人士为了欺骗一个丈夫而求助于另一个

单身人士时，他的要求总不会落空，而且一定获得帮助这种现象，我们又如何解释和形容呢？一个没有能力帮助警察缉拿杀人凶手的人会毫不犹豫地带一个丈夫去看戏、听音乐会，或者去一个可疑的地方，以方便一个他可能第二天在决斗中杀死的同伴与上述丈夫的妻子幽会，而这次幽会的结果是使一个家庭出现一个因通奸而出生的孩子，使两个兄弟多了一个本来不应有的将来与他们平分遗产的共同继承人，或者造成三个人的不幸。必须承认，诚实是一种罕有的道德，自认为最诚实的男人往往是最不诚实的人。如果一个朋友拒绝大家公认为恶作剧的事，因仇恨而导致家庭分裂、兄弟相残等现象本来是不会发生的。

一个男人不可能没有癖好，我们所有人或喜欢打猎，或喜欢钓鱼，或喜欢玩乐、音乐、金钱、或者饮宴等等。这样，你的爱好将永远是你妻子的情夫给你设陷阱的同谋，他无形的手将指挥你的朋友或他的亲属，不管他们同意与否，在他安排的小小戏剧里充当一个角色，把你带出家门或让你乖乖把妻子交给他。如有必要，一个情人会花上整整两个月去考虑建造他的捕鼠笼的。

我曾亲眼看见世界上最狡猾的男人坠其谷中。

那是诺曼底的一位前讼师。他住在一个叫做B的小城，那里驻扎着康塔勒省的一个轻骑兵联队。一个风度翩翩的军官爱上了讼师的妻子，而联队即将开拔，两个情人却未能得到任何温存。这是讼师战胜的第四个军人了。一天晚上六点钟左右，丈夫吃完饭到花园的一个平台散步，从平台上可以眺望原

野。这时，军官们来向他告辞。突然，地平线上烈焰翻滚，发生了火灾。“哎呀，我的上帝，登狄尼埃仓库着火了！……”少校失声惊呼起来。他是个胸无城府的老兵，在讼师家吃过饭。大家听了纷纷上马。年轻的妻子看见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不禁笑了，因为她的心上人就藏在花坛里并且曾经告诉过她：“着火的是堆麦秸！……”他巧妙地绕过那位丈夫，再加上有一匹神骏的快马。还有一种在骑兵中颇为罕见的细心做法，就是那个情人牺牲短短的几分钟的欢愉，拍马追上骑兵队，和那个丈夫一起返回。

结婚是一场真正的决斗，为了战胜对手，必须时刻注意，因为，如果你不幸把头一转，单身汉的利剑便会把你刺透。

V.论侍女

我们见过的最漂亮的侍女是V夫人的侍女。今天，在巴黎最时髦的女人中，V夫人仍然风头十足，并且被公认与其丈夫感情十分融洽。赛莱斯蒂纳小姐的优点极多，如果要描绘她，大概必须把贴在苏丹后宫中的三十句诗全部翻译出来不可，而那三十句诗精确描写着女人的三十种美。

“你身边有这么一个十全十美的人真值得你骄傲！……”一位夫人对女主人说道。

“噢！亲爱的，也许有朝一日你会嫉妒我有赛莱斯蒂纳的！”

“这么说，她有罕见的优点啰？也许她很会给人穿衣服吧？”

“啊！这方面她糟透了。”

“她做衣服做得好？”

“她从未拿过针。”

“她忠心吗？”

“人说登峰造极的诡诈虚伪至为难得，但她的忠心却更为难得。”

“你真叫我惊讶，亲爱的。这么说，她是你一母所生的姊妹了？”

“不完全是。总之，她什么都不会干，但在所有仆人中，她是对我最有用的人。她之留在我家里十年，是因为我答应过给她两万法郎。啊！出这些钱太值得了，我是不会后悔的！……”年轻的女人边说边十分肯定地点头。

和V…y夫人说话的那位少妇终于明白了。

当一个女人没有亲密的朋友能帮助她摆脱丈夫的时候，贴身侍女便是最得力的心腹，可以起到她预期的作用，甚少失手。

啊！结婚十年之后，屋里经常有一个十六到十八岁的姑娘，穿着可人，鲜艳欲滴，容貌几乎与你媲美，而且天真烂漫，具有难以抗拒的魅力，眼睛低垂，有点怕你，但目光腼腆，颇为诱人，对夫妇闺房之事，她了如指掌，可是本身却不是聪明伶俐的处女！在如此强大的魔力面前，一个男人又怎能象圣安东尼那样无动于衷？想起妻子那副轻蔑严峻的面孔、粗暴的举止、对自己的爱情总是拒绝的态度，又怎能有勇气恪守你妻子所体现的那些正统的原则呢？哪一个丈夫能够清心寡欲，抗拒得住火一般的热情和冰一般的冷漠呢？……当你看到新

的欢愉即将到手的时候，天真烂漫的姑娘却看到了年金，你妻子看到的却是自由。这是以友好态度订立的小小家庭公约。

于是，你妻子对待婚姻犹如风流的公子哥儿之对待祖国。如果他们抽到签，该服兵役，他们便买一个人，替他们荷枪赴死，使他们避免兵役所带来的一切烦恼。

在这类夫妻生活的交易当中，不懂得使丈夫犯错误的妻子是没有的。我发现，大部分妻子都异常狡黠，往往不把自己要贴身侍女扮演的角色告诉侍女本人。她们只信上天，并在那对情夫和情妇面前，给自己保留珍贵的权威。

世界上出现的夫妇间种种奇怪的现象大部分都可以用女人这种恶毒的处心积虑来解释。但我曾经听见过有些女人十分深入地讨论这一可怕的进攻方法所带来的危险，而且，要使用这种方法，非对自己的丈夫和自己把丈夫交予她的那个女人有充分的了解不可。有的妻子曾经弄巧反拙，成为自己算计的牺牲品。

因此，丈夫表现得越是精力充沛、感情洋溢，妻子便越不敢使用这种权宜的方法。可是，当妻子发现自己的贴身侍女犯了错误而将这个侍女连同孩子和一份嫁奁轰回老家时，掉进陷阱的丈夫对正颜厉色的妻子是绝对不敢作任何反抗的。

Ⅵ.论 医 生

当一个有身分的妻子想与丈夫和平分手的时候，医生是她的一个最有力的助手。医生所能给予一个女人的帮助（这种帮助在大多情况下都是不自觉的）非常大，因此，法国没有一

位家庭医生不是由女主人挑选的。

然而，所有医生都知道女人对他们声誉的影响，因此，医生都本能地努力去讨女人的欢心。一个有才华的男人出了名，主观上便可能再也不愿意参与女人所策划的阴谋诡计，但客观上往往会不知不觉地参与。

我现在假设一个丈夫根据自己年轻时的风流经验，计划在结婚初期便找一位医生，让妻子接受。只要他的女对手还没想到如何利用这个盟友，她是会默默地顺从的。但稍后，如果她对这个由丈夫挑选的人进行的诱惑均告失败，她便会抓住最合适的时间，莫名其妙地悄悄对丈夫说：

“我不喜欢那医生给我作触诊的方式。”

于是，医生便被辞掉了。

就这样，或者是妻子自己选择医生，或者是她把强塞给她的那个人诱惑到手，或者是她叫丈夫把这个人辞掉。

但这种斗争是极为罕见的，因为结婚的年轻人只认识一些没有经验的医生，他们并不打算给妻子请这类医生。所以，一个家庭的医生几乎总是由有权势的女方来挑选。

于是，某一个早上，医生从卧病已经有半个月的夫人房间里出来。他遵夫人之命对你说：“据我看，夫人目前的情况并不十分严重，但是她整天昏昏欲睡，没有食欲，有初期肺病的迹象，需要注意医治。她的淋巴液越来越稠。必须让她换换空气，送她到巴莱热温泉①，或者普隆比埃温泉②。”

---

①② 均为法国温泉，前者在上比利牛斯省，后者在孚日省。

“好的，医生。”

你让妻子到普隆比埃去，她当然去，因为查理上尉就驻防在孚日省。她回来时身体健康，普隆比埃的温泉对她非常合适。她每天都给你写信，从这方面给你尽可能捎来一切甜言蜜语。肺病的迹象完全消失了。

有一本小册子，大概是作者出于仇恨而写的（此书在荷兰出版），但其中很有趣地详细谈到了曼特侬夫人和法贡①串通一气控制路易十四的手法。于是，有一天，你的医生象法贡吓唬其主人一样吓唬你说，如果你不注意饮食，你可能会得暴发性中风。这笑话相当滑稽，大概出自某位廷臣之手，题目是：《圣特隆小姐》②。现代作者猜到了原委，编了一个题名为《青年医生》的格言剧。但他的隽永场面大大超过我向珍本收藏家们介绍的那个剧，我们愿意承认，我们这位当代作家的作品使我们为了十七世纪的光荣，不敢发表那本旧小册子的片断③。

常常有医生中了一个年轻狡黠的女人精心策划的诡计，特地跑来对你说：“先生，夫人情况不佳，我不愿吓唬她，但我

① 法贡（1638—1718），路易十四的首席御医，植物园园长。

② 这本小册子的全名是《路易大帝的情人及特隆小姐》，一六九六年在鹿特丹出版，是路易十四、曼特侬夫人、特隆小姐和其他人之间的一系列谈话。法贡曾两次提请路易十四小心他对特隆小姐的爱情所带来的危险。他警告说：爱情稍一过分，便会造成很大的损害……（会使您必死无疑）。

③ 在这里，巴尔扎克事实上指的是斯克里布的趣闻轶事《年轻医生或向上爬的方法》，一八二九年出版。内容是：一个年轻的医生爱上了一位侯爵夫人，因而吓唬侯爵说，如果他与侯爵夫人发生关系，他便会得“暴发性中风”。

建议您，如果您关心她健康的话，让她绝对安静。炎症目前似乎正向胸部蔓延，我们一定能够控制它，但她必须休息，多多地休息。稍稍激动都会使病灶转到别的地方。这个时候，怀孕会要她的命。”

“可是，医生……？”

“唉！唉！我知道！”

他大笑着走了。

医生的嘱咐象摩西的魔杖，制造和消灭一代代人。需要时，医生会使你仍旧夫妇同床，理由和要你夫妇不同床的时候一样。他按你妻子根本没有的病去治疗你的妻子，目的是治好她实际有的病，这一点你永远也想不到，因为医生的科学术语可以比作糖衣，里面包着他们的苦丸。

一个有地位的女人，在自己房间里对待自己的医生，就如同一个有把握获得大多数支持的部长一样：她不是根据她的高兴和利益要医生诊断她需要休息、散心、到乡下或者城里、去温泉疗养或骑马、坐车吗？她随意打发你走或者让你到她屋里去。有时候，她装病，好得到一个与你分开的房间，有时，她要一个病人应有的一切，她要一个老看护、一大堆小药瓶、玻璃瓶，而在这层层壁垒之中，她装出有气无力的样子，看你信不信。别人大事渲染地告诉你她服了许多镇静的乳剂和药水，她有过阵咳，贴过药膏，用过糊剂，并说，如果这些假装的痛苦不能被她当成陷阱以毁坏我们称之为你的名誉的这一奇特的抽象概念，她会用一次又一次的疾病，使你的爱情全部落空。

就这样，你在什么地方与世界、与社会，或者与生活接触，你妻子便在什么地方进行反抗。就这样，一切都与你为敌，而在如此多的敌人当中，你只能孤军作战。

但假设你得天独厚，有幸娶到一个不伪善、父母双亡而又没有亲密朋友的妻子，你观察敏锐，看穿你妻子及其情夫企图引你坠入的一切圈套，你还相当有勇气地爱着你漂亮的敌人以抗拒世界上一切机灵的侍女，最后，还假设你的医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没有时间听女人的甜言蜜语，或者假设你的医生是你妻子的死党，你要求他看病，而每次当这位你们最喜爱的医生想开出令人不放心的药方时，都有一个刚正不阿的人出面干预。即便如此，你的地位也不会稍为好些。事实上，你之所以直到目前为止尚未在盟军入侵下战败，你要知道，这是因为你的对手还没有发起决定性的攻击。现在，如果你还挺得住，你妻子在你周围象蜘蛛般一根丝一根丝地织下一张无形的网以后，便会使用自然赋予她、又被文明改进了的武器。对此，我们将在下面的沉思录中加以论述。

沉思录之二十六　论各类武器

一切能伤人的东西都是武器，从这一点看，感情大概是人能够用以打击同类的最残酷的武器了。席勒[①]头脑清醒，同时又学问渊博，似乎了解到某些思想对人类生理组织产生的强烈而迅猛作用的种种现象。思想能够杀人。这就是使人心

① 席勒（1759—1805），德国著名诗人，剧作家，著有《强盗》、《华伦斯坦》、《威廉·退尔》等。

碎的场面的寓意所在，象在《强盗》一剧中，诗人描写一个年轻人利用几点想法，在一个老人心里切下如此深的伤口，终于夺去了老人的生命①。科学能观察到我们思想精巧的机制，能够掌握我们感情的传导这种时代也许已经不远了。将来某个神秘学的传人必会说明，精神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内在的人，它突出自己的猛烈程度并不亚于外在的人，而这两种力量可能进行的斗争，虽然我们眼力不济，难以看见，但与我们以血肉之躯参加的胜负难测的战斗一样，能致人于死命。这一点，我们将在陆续发表的研究文章中详述。我们的朋友当中，已有几位知道其中最主要的一篇，即《社会生活病理学》或《从数学、物理学、化学及超验性角度，对社会情态通过衣食住行、马医学或言语、行动等途径产生的种种思想表现形式进行研究的沉思录》。文章对这一切重大的问题都有所涉猎。我们这篇从形而上学的观点发表的短评，目的只是想提醒你，上层社会各阶级说起道理来天花乱坠，但只能从思想方面谈问题。

有些人内心温柔细腻而外表则刚如铁石，同样，也有些人心硬如钢，但外表却灵活多变，风度翩翩，使人产生好感，仪态优美，令人怜爱，但如果你用手轻轻抚摩一下外在的人，那么，用布丰的话说，这个双重性质的人便会立即作出反应，全身的棱角会把你的手划破。

我们专门给你描绘这类人，希望你在人世上千万别遇见

① 这是席勒所著悲剧《强盗》中第一幕第一场的故事。做哥哥的在父亲面前大数弟弟的不是，使老人身心都受到致命的打击。

他们，而你妻子就是这类人的形象。大自然赋予我们内心的每一种最温馨的感情，到了她身上却会变成匕首。你每分钟都被利刃所刺，当然非死不可，因为你的爱情之泉从伤口里流光了。

这是最后的战斗，但对她来说，却是胜利的到来。

我们考虑过用三种不同的脾性代表一切妇女生理结构的三个类型，因此我们将本篇沉思录分为三段，论述：

Ⅰ.头疼型

Ⅱ.神经官能症型

Ⅲ.恪守贞操型

Ⅰ.头疼型

女人总被自己过分多情所骗，或成为其牺牲品，但我们已经指出过，她们大部分人身上这种脆弱的感情几乎常常在我们不觉察的情形下，由于婚姻而受到最粗暴的打击。（请参看下列沉思录：《命中注定的人》及《论蜜月》。）丈夫们本能地使用的大部分防卫手段难道不是对多情敏感的女人所设的圈套么？

可是，在内战当中，妻子有时会用仅仅一种思想概括她全部精神生活的历史，并对你肆意滥用她的多情而感到愤怒。女人或出于连她们自己也不清楚的一种天生的报复心理，或出于统治的本能，很少不通过在男人身上发挥她机体的这种属性而找到驾驭男人的方法。

她们技艺高超地去仔细寻找她们丈夫身上最易颤动的心

弦。而秘密一旦发现，她们便立即抓住这一本源，接着，便象得到一种机械玩具，对其中的发条产生好奇心理的孩子一样，拚命使用，不停地敲打，根本不理会这器械到底有多大的力量，只要她们成功便行。如果她们把你杀了，她会哭得呼天抢地，仿佛她们是世界上最贞洁、最贤淑、最多情的人。

因此，你妻子首先利用我们对受苦人的怜悯之情。即使是最能与活泼健康的女子吵架的男人，对体弱多病的女人也毫无办法。假如你妻子用上文描写过的各种攻击方法不能达到其秘密图谋之目的，她会迅速抓起这一全能的武器。

根据新战略的这一原则，你会看到你们娶的美艳如花、充满生命活力的少女，摇身一变，成了一个面色苍白的病态女人。

女人可以千变万化地假装头疼。这种病最容易装，因为没有任何明显的症状，只需说一句："我头疼。"便行了。如果一个女人要耍你，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拆穿她，因为头骨坚硬难透，触摩和观察都无济于事。所以，根据我们的看法，头疼是病中之王，是妻子用来对付丈夫的最有趣又最可怕的武器。有些粗鲁不文的人，他们在单身汉的幸福时期，从情妇那里了解到女人的种种诡计，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不会中这种司空见惯的圈套。但他们的一切努力、一切推理、一切的一切最后都在这魔术般的三个字："我头疼！"面前烟消云散。如果丈夫抱怨，冒险给予责备、批评，如果他企图反对婚媾中这个"万能法宝"的威力，他非倒霉不可。

请你想象一下，一位少妇，懒洋洋地躺在长沙发上，头斜

靠着垫子，一只手垂着，脚边放着一本书。一杯椴花茶摆在一张独脚小圆桌上……现在，假设一个身材肥胖的丈夫站在她前面。丈夫在房间里来回转了五、六个圈，而每当他把脚后跟转过来继续踱步的时候，那位身材瘦小的女病人便轻轻皱一下眉头，向他暗示，哪怕最轻微的声响都使她不舒服，但他根本不理会。最后，他鼓起浑身的勇气，向她的诡计提出抗议，很不客气地对她说："难道你真的头疼？……"听了这句话，少妇稍稍抬起无力的头，一条胳臂刚举起来又软软地落到沙发上，抬起有神无气的眼睛看着天花板。总之，把一切能抬起来的都抬起来了。接着，向你投过来一瞥灰暗的目光，用十分虚弱的声音说道："唉！那么我能是什么病呢？……噢！就算死也不需要这么难受啊！……你就这么安慰我！唉！我看透了，你们这些男人，上天不用你们生孩子。你们自私自利，无情无义！当我们年轻美貌，身材窈窕，象花朵般红润鲜艳的时候，你们要我们，因为那多好啊！但当你们风流快活，把我们的天生丽质糟践殆尽以后，便不念我们为你们失去了青春这个事实，反过来嫌弃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你们对我们的道德、我们的痛苦是不放在眼里的。你们需要孩子，我们便夜夜守护他们，但生育弄垮了我们的身体，给我们留下了最严重的病根……（啊！多么痛苦！……）做妻子的很少不头疼，而你的妻子就必须不头疼……你甚至嘲笑她的痛苦，因为你毫无恻隐之心……（饶了我吧，别走来走去了！……）我真没想到你会这样（把挂钟停了吧，钟摆的响声弄得我脑袋嗡嗡的。谢谢。）噢！我真倒霉！……你身上没抹香水？抹了。唉！

可怜可怜我，让我一个人难受好了，你出去吧，因为这股味使我头疼得象裂了似的！”你能回答什么呢？……难道你内心没有一个声音向你喊：“如果她是真病呢？……”这样，差不多所有丈夫都会悄悄地退出战场，而他们的妻子则偷偷用眼角看着他们踮着足尖，把从此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的房门轻轻带上。

这样，不管是真是假的头疼便在你家里占据了主人的位置，开始在夫妻之间产生作用。女人懂得就这个主题做出各种各样的漂亮文章，耍出种种花样。单凭头疼，妻子便能使丈夫望而却步。她爱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头疼便头疼，疼到什么程度都行。可以疼五天、十分钟，周期性疼，间歇性疼。

有时，你会看见你妻子躺在床上，满脸病容，房间的百叶窗关得严严的。头疼要一切绝对安静，从砍柴的门房的居室到你的马夫扔麦秸到院子里的顶楼。你相信妻子头疼，自己出去了；但等你回来的时候，别人告诉你，夫人溜了！……不一会儿，夫人满面春风，脸红喷喷地回来了：

“医生来了！”她说道，“他劝我活动活动，我出去觉得挺好！……”

又有一天，你想进入夫人的房间。“噢！先生！”侍女一脸惊讶的神色对你说道，“夫人又头疼了，我从未见她这样难受过！刚才已经派人去找医生了。”

“你有一位美丽的妻子感到幸福么？”奥热罗元帅① 问 R

---

① 奥热罗（1757—1816），法国元帅。

将军道。“有！……”对方回答道，“如果我一年当中能拥有我妻子十天，那算是最多的了。这些臭婆娘不是头疼便是有不知道什么病！”

在法国，头疼代替了西班牙听忏悔的神甫留在要忏悔的女人房门口的便鞋。

如果你妻子预感到你对她怀有某种敌意，想使你不敢侵犯她，便会奏起一支小小的头疼协奏曲来。她会躺到床上，装出十分痛苦的样子，发出裂人心肺的尖叫，作出一连串优美的动作，其灵巧之处，真可谓柔若无骨。面对这样一个浑身痛楚的女人，哪个男人还敢表示自己身体好，向她求欢呢？仅仅由于礼貌的原因，他便不敢开口了。女人知道，利用她全能的头疼这一手段，她可以任意在床上挂出免战牌，就象法兰西喜剧院迟迟地挂出横幅，而看了海报被吸引来的观众一看见横幅上的通知，便纷纷回家了，原来通知上写着：马尔斯小姐突感不适，演出暂停。

啊，头疼，你是爱情的保护神、夫妻应纳的税项、丈夫的一切欲念碰见你便瓦解冰消的盾牌！啊！全能的头疼！情夫们至今尚未纪念你，把你奉为神圣，视你为恩人，这难道是可能的吗？啊，神奇的头疼！啊，骗人的头疼！愿上帝保佑第一个想出你的人！把你当作预防药的医生应该感到可耻！是的，你是女人赞美的唯一的疾病，这大概是她们为了感激你给她们帮的忙吧，啊，虚假的头疼！啊，神奇的头疼！

Ⅱ. 论神经官能症型

有一种力量威力超过头疼，而为了法兰西的光荣，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力量是巴黎精神的最新发明之一。如同对艺术和科学最有贡献的发现一样，我们不知道是哪位天才的功劳。只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大概在上一世纪中叶，蒸汽开始在法国出现。而就在帕班①将水蒸汽的力量应用于力学问题上的时候，一位法国妇女（可惜其名无从稽考）却光荣地发现女人下部有蒸发其体液的功能②。很快地，这些蒸汽所获得的神奇效果便扩散到神经，就这样，从一根纤维到另一根纤维，便产生了神经学。这一惊人的科学已然导致菲力浦兄弟和一些能干的生理学家发现神经液及其运行，也许他们已经处于发现分泌这种液体的器官，以及这种液体的产生和蒸发的秘密的前夕了。因此，通过若干摹拟试验，我们总有一天会打破我们在本书中已经不止一次称之为意志的这种未知力量的秘密。但是，我们别越出范围，跨到医学哲学上去，还是只从与婚姻关系的角度去研究神经和体液蒸气吧。

神经官能症（病理学名词，包括一切神经系统的疾病）按照已婚妇女使用的习惯，分为两种，因为我们的生理学完全不信任医学的分类。就这样，我们只承认：

---

① 帕班（1647—1714），法国物理学家，工程师。曾发现蒸汽的力量并建造第一艘蒸汽动力船。

② 根据十七世纪法国一位作家菲雷蒂埃的说法，人的下部有一种微妙的液体，能够汽化上脑，而且伤脑。

1. 传统型神经官能症；

2. 浪漫型神经官能症。

传统型疾病有好战和愤怒的成分，发作时象女占卜者那样粗暴，象酒神巴克科斯的女祭司那样暴躁和激动，这完全是古典式疾病。

浪漫式疾病则缠绵哀怨，象苏格兰雾中所唱的抒情诗，其苍白又似被舞蹈或爱情驱赶到棺材边上去的少女，具有突出的挽歌味道，是北方全部忧愁的化身。

这个黑发女人，目光锐利，肤色健康，薄薄的嘴唇，有力的双手，热情而激动，她代表着传统神经官能症的形象，而一个金头发、白皮肤的女人则是浪漫型神经官能症的形象。前者掌握神经，后者则掌握体液的蒸气。

往往当丈夫回家时，发现妻子正在哭泣。

“你怎么了？我亲爱的天使？”“我，没什么。”“可是，你在哭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哭。我心情很不好！……我刚才看见云雾里有些人的面孔，而这些面孔每次都只在要发生不幸事件的前夕才在我眼前出现……我觉得我快要死了……”接着，她低声和你谈她死去的父亲、她死去的叔父、她死去的祖父、她死去的表兄。她提到所有这些可怜的鬼魂，她觉得自己也患上了他们所患的一切疾病，似乎也被他们的一切痛苦所折磨，她感到自己的心剧烈地跳着，或者肝脾也涨大起来……。你自命不凡地心里想：“我完全知道这一切的原因！”于是，你企图安慰她，但这女人张嘴大打呵欠，唉声叹气地说胸疼，接着又哭起来，求你不要管她，让她自己去发愁，去

回忆。她和你谈她的遗嘱，跟着自己的出殡车队，自己埋葬自己，把一支垂柳的绿枝平放在自己墓上……。你本来想朗诵一首欢乐的祝婚诗，结果却看到了一篇灰溜溜的墓志铭。你想抚慰的一番好意，不料却消失在一片幻梦之中。

有一些诚心诚意的妻子，用这种方式向怜惜她们的丈夫索取羊毛围巾、钻石，要丈夫替她们还欠债，或者花钱在滑稽剧院订包厢。但在内战中，她们几乎总利用体液蒸汽作为决定性的武器。

妻子会以患痨病和肺部有疾为名，去寻找娱乐。你会看见她穿着柔软舒适的衣服，表现出种种患了忧郁症的迹象，整天躺在沙发床上长嗟短叹，自怨自艾，除非一位密友、她母亲或者她妹妹来想法拽她起来，否则她是不出门的。她会到乡下去半个月，因为医生嘱咐这样做。总之，她爱去哪里就去哪里，喜欢做什么便做什么。难道世界上有这样粗暴的丈夫，反对妻子这些意愿，阻止妻子去想办法治好本身这么严重的疾病吗？因为，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彼此都明确了，神经会引起极度的痛苦。

但体液蒸汽特别在床上起作用。当女人不头疼的时候，她是有体液蒸汽的。当她既没有头疼，也没有体液蒸汽的时候，她本身是在维纳斯腰带①保护之下，而维纳斯的腰带，你知道，是一种迷信。

在与你打蒸汽战的女人当中，有些比其他人头发更金黄，

---

① 根据诗人的描写，美神维纳斯的腰带中藏着一切女性的柔媚风采。

身材更纤巧，也更敏感。她们擅长掉眼泪。她们非常懂得哭。她们想哭便哭，想怎样哭便怎样哭，想哭多久便哭多久。她以听天由命的超脱态度作为进攻方式，而取得的胜利往往和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取得的胜利一样辉煌。

丈夫如果怒气冲冲，是否能使妻子就范呢？妻子会温顺地看着他，然后低下头，一言不发。这种哑剧几乎总会引起丈夫的反感。在这样的夫妻矛盾之中，丈夫宁愿听见妻子说话，为自己辩护，因为这样一来，他便可以激动、生气，可是这些妻子却不……她们不说话，使你很不自在，你心中产生后悔，象一个杀人凶手，看见受害人不抵抗，自己反而加倍恐惧。他宁愿对方拚死还手而把对方杀死。你回来了。当你走近时，你妻子擦掉眼泪，把手帕藏起来，故意让你知道她曾经哭过。你心软了。你恳求你的娇妻说话，因为你的同情心被打动了，使你忘掉一切。于是她嚎啕大哭起来，边哭边说，边说边哭，象磨房的风车，没完没了。她的眼泪和她混乱而不连贯的思想把你弄胡涂了。她简直是石磨上的捶板，滔滔不绝的急流。

法国女人，尤其是巴黎妇女对这类场面的秘密掌握得十分透彻。她们的器官、她们的性欲、她们的装束打扮、她们的谈吐，都使这些场面增添不可思议的魅力。当她们看见丈夫忙不迭地扯断她们胸衣那根细小的丝带，或者重新别好拢住她们的发辫和随时会抖开成千个金色发卷的压发梳时，有多少次，一个狡黠的微笑便代替了这些可爱的喜剧女伶多变的脸上挂着的泪珠啊！……

但这现代的一切狡计都比不上古代的天才，比不上神经

有威力的攻击，比不上夫妇间披着甲胄高唱的战歌！

啊！在这痉挛般的剧烈运动之中，在这火焰般的目光里，在这优美的四肢所爆发出的极度力量当中，包含着对情人的多少承诺啊！此际，女人象暴风般急旋，象失火时的烈焰般喷射，然后又柔顺得象在白色鹅卵石上潺潺流淌的溪水。爱情太多，她几乎支持不住了。她看到了将来，她预测休咎，她尤其是看到了现在。她击败了丈夫，使丈夫产生一种恐怖之感。

一个男人往往只消看见过一次他妻子耍弄三、四个孔武有力的男人，象摆弄几根羽毛一样，便再也不敢挑逗她，就象一个孩子无意中开动了一部可怕的机器，以后看见哪怕一个最小的弹簧，也绝对不敢再碰了。然后是医学院现身说法，夸夸其谈，危言耸听。我曾经认识一个人，是一个温柔而好脾气的丈夫，他两眼不停地盯着他妻子的眼睛，活象被放进狮子笼里，而且有人对他说过，如果他不去惹狮子，他便能活命。

神经病发作是很令人厌烦的，但会一天比一天减少，浪漫主义逐渐占了上风。

有些丈夫比较冷漠，属于那种能够爱得长久的人，因为他们懂得节制感情，有头脑，能战胜头疼和神经官能症。但这类卓越的人士是很罕见的。他们是想把手指插到耶稣基督伤口内的真福者圣多马① 的忠实信徒，具有无神论者的怀疑本质。

---

① 圣多马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据说他不相信耶稣死后能复活，宣称，除非亲自看到耶稣手上被钉的伤痕，手指抚摸到耶稣肋下长矛刺透的创口，否则便不相信。八天后，耶稣果然复活，多马才消除疑窦。世人遂以圣多马为不轻信的典型。

在假装头疼和神经官能症等种种恶毒的阴谋当中，他们巍然不动，把注意力集中在对方在他们面前的表演，仔细观察那个女演员，寻找使其活动的关键，而一旦发现这种布景的机制时，便故意轻轻按一下维持这一平衡的砝码。如此一来，便很容易知道这些病的实际情况，或者夫妻间弄虚作假的骗人手法。

但是，即使丈夫具有也许非常人所有的注意力，连女人由于情难自己而想出的这些骗人手法亦未能使他上当，他也无法抵挡女人最后不得已才使用的那种可怕的武器，因为，女人总不太愿意亲手破坏自己对丈夫的影响。这种武器是有毒的，其威力和刽子手杀人的大刀一样。这就是本篇沉思录最后一段要谈的题目。

Ⅲ.论婚姻的廉耻问题

在谈廉耻之前，也许有必要先知道世界上是否存在廉耻。在女人身上，廉耻是否只是大家所正确理解的一种调情的表现呢？是否如同人们考虑到地球上一半女人都几乎光着身子走路这一点所想的，廉耻不过是一种自由支配身体的感情呢？是否会如狄德罗所说，这种感情遇到疾病和穷困便坚持不住，因而只不过是一种社会的空想呢？

对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一一加以驳斥。

最近有一位别出心裁的作者曾经说过，男人的廉耻观念远远超过女人。他引证了许多从外科角度观察所得的结果。但是，要使我们相信他的结论，就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让女外

科医生给男人看病。

这样一来，狄德罗的看法分量更轻了。

几乎所有的人类感情都可以在危机中消失，廉耻也一样。因此之故而否认廉耻的存在，就等于因死亡的出现而否认生命曾经存在一样。

让我们假设男女两性都同样有廉耻，然后探讨一下，廉耻到底是什么。

卢梭认为廉耻来自一切雌性动物对雄性动物必然会作的媚态。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另一种错误。

十八世纪的作家无疑帮了各种社会的大忙，但他们建筑于感觉主义之上的哲学并不比人类的表皮更高明。他们观察的只是外部宇宙，因此之故，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延误了人类的思想发展和一种学问的进步，而这种学问将永远以福音书为基础，今后只有人类之子的狂热信徒才能更好地理解。

研究思维的奥秘、发现人类灵魂的器官、其力量的结构、其效能的现象、估计我们认为其具有的不受肉体约束而自由行动，随心所欲，不靠肉体的器官而视的能力，还有其动力的法则、其物理影响的法则，这一切将成为下一世纪人类科学宝库中辉煌的一部分。而我们目前所做的，也许只是挖出几块大石头，供未来某位伟大的天才建筑辉煌大厦之用而已。

因此，卢梭的错误是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纪的错误。他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角度去解释廉耻，而不是从人与自己本身的思想关系去解释廉耻。廉耻与意识一样难以分析。也许使人从本能上去理解廉耻以后，才能将其称为肉体的意识，因

为，前者把我们的感情和任何最微小的思维活动向善的方面引导，而后者则指挥我们的外部活动。损害我们利益的行动违反意识的法则，比任何其他行动都更能伤害我们，而且，假如一再发生的话，便会产生仇恨。违反爱情贞操的行为也是一样，爱情贞操不过是我们全部感情的集中表现。如果象我们曾经试图证明的（请参看沉思录之四①《夫妇生活入门》），恪守贞操是维持婚姻的条件之一的话，很明显，不守贞操便会使婚姻破裂。但这一原则需要生理学家去长期研究，而女人则大部分时间只是机械地去遵守，原因是这个为了外在人的利益而夸大一切的社会从小便在女人身上培养这种感情，成为几乎所有其他感情的中心。因此，如果这块能缓和女人暴烈天性的任何细微举动的宽大帷幕万一落下，女人便会消失。灵魂、心脏、精神、爱情、风采，一切都会变成废墟。在某种情况下，塔希提少女闪烁着处女天真的光辉②而欧洲女子则故意装出面目可憎。这是妻子为摆脱丈夫对她们还具有的感情而拿起的最后一件武器。她们越丑陋便显得越有力量。一个女人会把让情人看到自己穿着打扮上的瑕疵视为天大的祸事，但却乐于以自己所能想象到的最难看的形象出现在丈夫的眼前。

她使用这种狠毒手段试图将你逐出夫妇的床榻之外。项

① 实际上是“沉思录之五”。

② 狄德罗在《布甘维尔游记补遗》中，曾谈到太平洋的塔希提岛的风俗。该地土人有使自己妻女陪客人过夜的习惯。如遭拒绝，反以为忤。狄德罗认为，这是人类摒除虚伪的道德观念，返朴归真的现象。

狄夫人在提醒特里斯唐老头儿给挂钟上弦时①，并无存心扫兴之意，而你妻子则明知故问，有意给你泼冷水。于是，刚才还充满动感和生命的气氛，现在却成了一潭死水。爱情的场面变成了长时间讨价还价、几乎要正式订约的交易。但在别的地方我们已经充分证明，我们不客气地指出了夫妻闹意见中的可笑成分，因此完全可以说，维尔维尔和马尔提阿利斯②在诗作里把女人的恶毒阴谋、语言的大胆放肆、某种场面的寡廉鲜耻作为笑料的做法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笑者实在太可悲，而觉得可悲者也实在太可笑了。当一个妻子到了采取如此极端做法的地步时，她和丈夫之间的鸿沟已经不止一条了。可是，也有一些妻子天生对一切都能接受，据说，她们懂得在辩论中加进某种风雅和喜剧的成分，用苏利的说法，就是小嘴十分锋利③，因而她们的任性行为和冷嘲热讽总能得到原谅，也不会失去丈夫的欢心。

如果妻子已经不爱丈夫，她会经常向丈夫证明这一点，还会顶撞丈夫，故意装出尖酸刻薄、多病任性的样子，为了使丈夫对自己失去兴趣而不惜放弃打扮得美观大方的愿望。面对这样一个女人，一个投机取巧、故意不注重仪表以达到使丈夫讨厌自己的女人，哪一个健壮多情的男人在结婚十年之后，还

① 斯特恩所著《项狄传》写到，当项狄先生正与妻子敦伦的时候，妻子突然问他，挂钟是否已经上弦。

② 维尔维尔(1558—1612)，法国作家，文笔讽刺幽默，著有《登龙之术》；马尔提阿利斯(约40—约104)，拉丁诗人，以写讽刺诗见长。

③ 苏利(1560—1641)，亨利四世的财政大臣，著有《王室经济》一书。书中谈到某女士"小嘴锋利"，意思是"伶牙俐齿、说话滔滔不绝"。

能情爱如一呢?

亲爱的先生,这一切非常可怕,尤其是因为:

九十二

偷情男女根本不知廉耻为何物。

谈到这里,我们已经到了婚姻这部《神曲》最后一篇——《地狱篇》,到达地狱的最底层了。

当一个已婚的女人被非法的爱情弄得忘记了自己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责任时,她的处境实在有说不出的可怕。狄德罗说得好,妻子之不忠,犹如教士之不信神,是人类最大的叛逆。对女人来说,不忠是社会上最大的罪恶,因为,对她,那是万恶之源。事实上,妻子不是牺牲爱情而继续跟着丈夫,便是委身于情人而割断与自己家庭的一切联系。她必须作出抉择,因为唯一可能的藉口只有过分强烈的爱情。

这样,她便被夹在两种罪恶之中。如果情夫感情真挚,便造成情夫的不幸,如果丈夫还爱她,便会造成丈夫的不幸。

女人行为中一切奇怪的现象无不与女人生活中这种可怕的困境有关,并由此产生了她们的谎言、她们的背信弃义,她们的种种难以令人理解的秘密。真叫人毛骨悚然。所以,单从生命计算,宁愿守节受苦而不愿犯罪快活的女人肯定是一百个对。但是,几乎所有女人都不惜以将来的苦痛和百世的忧伤去换取半小时的真个销魂。如果人类的保守感情、对死亡的畏惧亦难以使她们悬崖勒马,能把她们送进女子监狱两

年的那些法律又焉能奈何她们呢？啊，真是无耻之尤！但万一我们想到这一切牺牲的对象是我们的一个兄弟，一位我们有财产也不会交给他的绅士，一个象我们所有人那样，燕尾服扣得整整齐齐的男人，那就真可笑了，而且笑声会从卢森堡出发，飞越整个巴黎的上空，连在蒙马特尔高地上啃草的一头驴也不得安宁。

在婚姻方面，我们接触如此多的问题，这看起来可能很异乎寻常。但婚姻不仅是整个人生，而且是两个人的生命。另一方面，正如在彩票投注中，增加一个数字会使获奖的可能性增大一百倍一样，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结合，会以惊人的速度，使已经如此无常的人生更加千变万化。

沉思录之二十七　论最后的征兆

本书的作者在世界上碰见过许多人，他们对了解真正的气候、平均气候，对秒刻度罗盘及其是否存在的问题，抱有一种狂热的心理。因此，作者断定，为了使众多的丈夫放心，本篇沉思录很有必要，绝对不能删去。任由那些迫切想知道具体时间的男人没有罗盘去探测婚姻黄道十二宫的最后变动，以及地平线上出现弥诺陶洛斯迹象的具体时刻，这样做实在太残酷了。

要说明夫妇间气候变化的知识也许要写整整一本书才成，因为这需要细致耐心的观察。本教师承认，由于自己年轻，能收集到的征兆还很少，但在完成其困难的事业时，倒觉得有理由感到自豪，因为能够让人看到，他给后来者留下了一个新

的研究课题，并且在这乍看如此陈腐的题目上，不仅大有可为，而且还有许多方面需要阐明。所以，他在这里不分次序，也不管其中有否联系地把他直到目前为止搜集到的不成熟的材料，一古脑儿端出来，希望以后有时间加以整理，归纳为一套完整的理论。如果说，他在这一全国性的事业中先走了一步，他倒认为，不怕别人说他好高骛远，应该在这里指出这些征兆的自然分类。这些征兆不外乎两种：独角的和双角的。独角牛头怪弥诺陶洛斯为害最小，两个罪犯只有柏拉图式的恋爱，换句话说，至少他们的情爱不给后代留下任何看得见的痕迹①，而双角弥诺陶洛斯则贻患无穷。

对弥诺陶洛斯的观察

I

•当一个妻子经过长期与丈夫分开之后，对丈夫作过分的挑逗，以引起丈夫的情欲时，她的做法正如海洋法中一条公认的原则所说：国旗掩护货物。

II

一个女人正参加舞会，她的一个女友跑到她身边，对她说：“你丈夫挺有风趣的。”——“你觉得这样？……”

---

① 即不留下私生子。

III

你妻子不久以前还不愿和你的孩子分开，可现在突然觉得该把孩子送进寄宿学校。

IV

·在阿贝加沃尼老爷的离婚案中，仆人作证说：子爵夫人对一切属于老爷的东西都十分厌恶，他经常看见夫人把老爷在她房间里摸过的小纸片也统统烧掉。

V

如果一个懒散的女人突然变得活跃起来，如果一个厌恶学习的女人突然学起外语来，一句话，她的性格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这就是一种有决定意义的征兆。

VI

内心感到十分幸福的女人不会再参加社交活动。

VII

有情夫的女人会变得十分宽宏大量。

VIII

·丈夫每月给妻子一百埃居作为梳妆费，但是把一切考虑在内，妻子至少花掉五百法郎而没有借一个钱的债。在这种

情况下，丈夫的东西是被人偷了，贼人是夜里拿着武器，翻墙……而不是挖洞进来的。

IX

过去，夫妻同睡一床，妻子经常生病。现在，两人分床而睡，妻子再也不头疼了，她的健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这是个可怕的征兆。

X

妻子过去根本不注意衣着打扮，可现在突然十分讲究，那就事有蹊跷了！

XI

"噢，亲爱的，我觉得不被人理解是最难受的事。"

"是这样，亲爱的，可是既然已经如此了！……"

"噢，我永远不会遇到这种情况。"

"我同意，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是呀！这太幸福了，不过，世界上能理解你的人没有两个。"

XII

• 妻子对丈夫要手段之日……便是无法挽回之时。

XIII

我问她："冉娜，你上哪儿去了？""我上你教父那里取

你留在他家的餐具去了。”“噢，是吗？这些还全属于我！”我说道。第二年，我又在同样情形下重复提同一个问题。“我刚刚去取我们的餐具。”“哈哈！我们还有份！”我说道。但后来，如果我问她，她的回答便完全不一样了："你象大人物似的，什么都想知道，其实，你连三件衬衫都没有。我刚到我教父家取我的餐具去了，我在他家吃了晚饭。”“分得可真清呀！”我说道。

XIV

别相信一个大谈自己如何贤淑的女人。

XV

有人对病情严重的肖尔讷公爵夫人说："肖尔讷公爵①大人想再见你一面。

"'他来了吗？'……

"'是的。'

"'叫他等着吧……等作圣事的时候再进来。'"

这一妻子变心的故事是尚福尔收集的，这里借用，以作典型。

XVI

·有的妻子试图说服丈夫不可失礼于某些人士。

① 肖尔讷公爵，十八世纪法国贵族、将军。

"我敢肯定，你应该拜访一次某某先生……""我们不能不邀请某某先生来吃晚饭……"

XVII

"喂，我的乖乖，把身子坐直了；你试试看，举止大方点好不好？总之，你看见某某先生了吗？……看他是怎么走路的？仔细观察一下他是怎么穿着的？……"

XVIII

当一个女人一天只提两次一个男人的名字，也许她对这个男人的感情性质还不能肯定；但如果提三次？……那！那！

XIX

如果一个女人送一个既非律师，亦非牧师的男子直到她住所的门口，那她是太不谨慎了。

XX

如果有一天，丈夫猜不透妻子行动的动机，这一天就太可怕了。

XXI

• 被人当场抓住的女人是自作自受。

当丈夫发现最后的征兆，证明妻子的不忠已无可置疑的

时候，他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容易解决。只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听之任之，另一种是报复。在这两种极端做法之间，没有折衷之余地。如果选择报复，就必须干得彻底。永不和妻子分开的丈夫是个地地道道的白痴。如果丈夫和妻子彼此都认为值得维持两个人之间的友谊的话，丈夫便不好意思使妻子感到自己可能胜她一筹。

下面是几段轶闻趣事，其中不少是未经发表的，而据我认为，这些故事很好地突出了一个丈夫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的种种不同做法。

罗克蒙先生每月到妻子的房间睡一夜，离开的时候说："我现在放心了，谁爱来就来吧！"①

这里面既有道德败坏的成分，同时也有夫妻政治的高明想法。

一位外交家看见妻子的情人来了，便从工作间里出来，走进妻子的卧室，对他们两人说："至少你们别打架才好！……"

这倒有点诙谐的成分。

有人问布弗雷先生②，如果他离家很久，回来时发现妻子怀孕了，他会怎么办。"我会叫人把我的睡袍和拖鞋拿到她房间里。"

这倒是够宽宏大量的。

"夫人，当你一个人的时候，这位先生如果虐待你，那是你

---

① 罗克蒙的妻子是个风流女子，情人无数。丈夫这样做，可以避免万一妻子怀孕，别人蜚短流长。

② 布弗雷侯爵(1714—1751)，其妻为国王之情妇，以生活浪漫著称。

的错，但如果他当着我的面对你不好，我可不能容忍，因为这是对我的不尊重。”

这是贵族风范。

而风格最高是一位法官的做法：当那两个男女呼呼大睡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方帽端端正正摆在床前。

也有报复得十分出色的例子。米拉波在他的一本为谋生而写的书中，出色地描写了一个意大利女人听天由命的阴暗心理，这个女人的丈夫要她与自己一起在马雷默①同归于尽。

最后的箴言

九十三

捉奸在床并将妻子及其情夫当场杀死，这不是报仇，而是给他们两个人帮了最大的忙。

九十四

妻子的情夫最能替丈夫报仇。

沉思录之二十八　论补偿

某些丈夫所不能避免的伦理悲剧几乎总会导致突变。这时候，你周围一片寂静。你屈从的态度（如果你屈从的话）完

① 马雷默，意大利地名。该地区沼泽纵横，兼有对人健康不利的瘴气。

全有能力在你妻子及其情夫心中唤起深深的后悔，因为他们的欢愉本身已足以告诉他们，他们对你造成了多大的伤害。你自己并不知道，你在他们的一切欢乐之中只是个第三者。蛰伏在人类灵魂深处的善良恻隐之心并不象人们所想的那样容易泯灭。因此，折磨你的那两个人正是最希望你好的人。

在欢愉之余，有点似灵犀互通的温馨细语中，你妻子往往会对代替你的那个人说："唉，我向你保证，奥古斯特，现在，我真希望知道我丈夫幸福，因为，到底他是个好人。如果他不是我丈夫而只是我兄弟，我一定会作许多事情使他高兴！他爱我，并且——他对我的情谊使我很内疚。"

"是啊，他是个好人！……"

于是，你成了这个单身汉尊敬的对象，为了他所作的对不起你的事，他愿意付出一切可能的赔偿，但他这种想法被你在一切言语和举动中表现的蔑视和骄矜所制止了。

事实上，在奸情开始的最初时刻，一个人就象演员登上自己不习惯的舞台，觉得很不自在。懂得不失尊严地扮演傻瓜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是，宽宏大量的角色还不至于少到不能为我们这位模范丈夫找到一个。

于是，你便不知不觉地被你妻子用来对付你的圆滑手腕征服了。夫人对你说话的语气十分友善，而且以后永远如此。你内心感到的温馨是第一种补偿，能使一位丈夫觉得牛头怪弥诺陶洛斯并不过于面目可憎。但是，由于人天生能够逐渐习惯最艰苦的条件，尽管具有任何情况也无法影响的高贵感情，你在一种逐渐将你包围的魅力作用下，也不得不接受你所

处地位带来的种种温柔与体贴。

假设夫妻悲剧发生在自私的饕餮者身上，这个人当然会要求符合自己口味的补偿。他的快感隐藏在身上其他敏感的地方，需要别的习惯。你便要使自己适应别的感受。

一天，当你从部里回来，在舍韦①丰富美味的货架前面消磨了很长时间以后，拿不定主意，是留住一百法郎，还是花掉这笔钱，去享受一下斯特拉斯堡的鹅肝酱。正在此时，你惊讶地发现，在你饭厅的食物橱上端端正正放着那块鹅肝酱。难道是馋嘴看见海市蜃楼了？……你满腹疑团，径直向他（鹅肝酱也是一种生物）走过去。闻到块菰的香气透过金黄色的精美包装传了出来，你几乎想大叫一声。你俯下身子闻了两下，上颚所有味觉神经都登时活跃起来，似乎尝到了美餐一顿的快乐。在这极度享受之中，你心中突然泛起一阵后悔，来到你妻子的房间。

“说真的吧，亲爱的，咱们可没那么多钱买得起鹅肝酱……

“‘可是不花我们一分钱呀！’

“‘噢！噢！’

“‘是的，是阿希勒先生的兄弟送给他的……’”

你瞥见阿希勒先生坐在一个角落。这位单身人士向你行礼，似乎看见你接受这块鹅肝酱觉得很高兴。你看着妻子，妻子满脸通红。然后，你用手捋了捋胡子，轻抚下颌。由于你毫

---

① 舍韦酒家是当时著名的饭店，在王宫市场还设有货摊。



不致谢，那对情人猜到，你已经接受补偿了。

内阁风云突变。一位任国家参事的丈夫前一天还希望取得督政的职位，现在却战战兢兢，生怕自己被从名单上勾掉。所有部长对他都不友善，于是他一下子成了立宪党人。他预见自己必然失宠，便到洛特依①去找一位老朋友寻求安慰。这位朋友给他谈了贺拉斯和提布卢斯的故事②。回到家里时，他发现桌上摆好了餐具，象要款待最有权势的教会人士。夫人正在自己房间里梳妆。他气冲冲地走进去，说道："说老实话，今天我看你有点反常……你还有闲情逸致请人吃晚饭……有二十个人快知道……""快知道你是督政了！"夫人边说边给他看一张王谕……。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接过诏书，翻过来掉过去地看，接着拆开漆封，坐下来，把诏书打开……。"我早知道，"他说道，"不管是什么内阁，都会说句公道话的……。""是啊，亲爱的！不过维尔普莱讷先生本人替你向××红衣主教大人作保，他是主教大人的……""维尔普莱讷先生？……"这份补偿太丰厚了，丈夫不禁微笑，俨然以督政的姿态说道："是吗！亲爱的，不过那是你的事啰！……""噢，千万可别谢我！……阿道尔夫是出于对你的眷顾，主动这样做的！……"

某天晚上，一个可怜的丈夫没有出门，因为外面下着倾盆大雨，或者，也许由于懒得去赌钱，去咖啡馆和社交集会，总

---

① 巴黎第十六区，法国许多有名作家都曾在此居住。

② 贺拉斯（公元前65—8），提布卢斯（公元前54—19），二人均为拉丁诗人。

之，百无聊赖，只好吃完晚饭以后，随着妻子，走进夫妇的卧房。他倒身坐在一张安乐椅上，象位苏丹似地等着别人给他把咖啡端上来。他象是自言自语地说："不管怎样，她到底是我的妻子！……"那条美人鱼亲自准备这种他喜爱的饮料，十分仔细地沏煮、加糖，先自己尝一口，然后递给他。接着，象一个顺从的姬妾，赔着笑脸，大胆地说了个笑话，企图舒展主人老爷额上的皱纹。在此之前，他一直认为他妻子很愚蠢。但听见夫人故意逗他的、风趣的俏皮话以后，他以嗅到野兔的猎犬所特有的方式抬起头来。"她这套是从哪里学的呢？……大概是碰巧的吧！"他心里想道。他自觉高她一筹，便说出一种尖锐的意见反驳。夫人亦还以颜色，谈话于是变得既生动，又有趣。这位颇为骄傲的丈夫非常惊讶地发现，妻子头脑里装满渊博的学问，用词准确，不费吹灰之力。其敏感和细腻之处使人有优美清新的感觉，和以前相比，简直判若两人。夫人发现了自己在丈夫身上产生的效果，为了报复丈夫以前对她的轻视，同时也为了炫耀教给自己丰富学问的情夫，她说得更起劲，使人赞叹不已。丈夫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体会到，这种补偿必然对自己的前途带来深远影响，不禁认为，女人的情欲也许是一项必要的修养。

但如何才能知道最受丈夫们欢迎的补偿呢？

在出现最后征兆和我们即将谈论的夫妻和好时期之间，大约有十年左右的光景。可是，在这短短的期间内，即在夫妇二人签订和约，妻子与其合法主人真诚和解，两口子恢复如初之前，总之，在据路易十八的说法，终于填平革命的深渊之前，

一个体面女人很少只有过一个情人。无政府状态有几个无可避免的阶段。平民演说家强有力的统治被刀或者笔的统治所取代，因为情夫的忠诚极少能维持十年。其次，我们的计算证明，一个体面女人如果只使三个人幸福，已经是十分严格地完成了自己生理和魔鬼般的责任，很有可能她会涉足到一个以上的爱情领域。往往在一段过长的爱情空白时期中，一个女人可能出于任性，或抵抗不住诱惑，或由于新鲜感，会对丈夫施展狐媚的手段。

请你想象一下，那位迷人的T夫人，亦即我们关于战略的那篇沉思录的女主角，一开始便狡黠地说："我从未见过你象现在这样可爱！……"这样，一顶高帽接着一顶高帽，她施展诱惑，刺激对方的好奇心，开玩笑，使你心里逐渐泛起欲望，然后抓住这个，使你踌躇满志。于是，丈夫获得了一夜的补偿。妻子的表现大大超过了丈夫的想象。她有如周游世界的旅行者，叙述她足迹所到的异国瑰丽风光，言语间夹杂着多国的字眼，东方的热烈景象、西班牙句子独特的抑扬顿挫，一切既相斥而又相吸。她抖开画册中的各种宝贝，施展浑身妖媚的解数，令你色授魂予，简直认不出她来了！……她以女人所特有的技巧将别人教的东西完全消化吸收，然后融会贯通，创造出自己独有的风格。过去，你从婚姻之神手中接受到的只是一个又笨又憨的媳妇儿，可现在，慷慨大方的单身生活却还给你一打。满心欢喜的丈夫于是看见一大群我们在论最初的征兆那篇沉思录里谈到过的狂荡不羁的妓女入室升床，集合在精美的合欢帏内，嬉笑玩闹。腓尼基女人向你抛掷花环，腰

肢款摆，沙尔斯迪克①女人向你展示她有名的洁白的纤足，使你惊讶不置。乌耐曼②女人来了，她操着美丽的伊奥尼亚地区方言，把她使你对单一感受所作的深入研究中从未发现的种种快感告诉你。

丈夫后悔过去不屑领略如此多的迷人乐趣，而对在妓女和体面女人那里所遇到的寡情少义已经感到困倦，此时往往会以风流的举动，加速和解时刻的到来，而真诚老实的人总是希望和解的。这再度幸福也许比第一次收获带来的欢乐更多。弥诺陶洛斯取走你的金子，却还给你钻石。的确，现在是给你强调一个最重要事实的时候了。一个人可以娶一个女人但并不占有这个女人。你和大多数丈夫一样，也许从你妻子那里从未得到过任何东西，而为了使你们的结合完美无缺，也许需要单身汉强有力的干预。这是唯一在病人不在的时候发生在病人身上的奇迹，该称之为什么好呢？……可惜呀，兄弟们，我们并非大自然的创造者！……

但一位年轻的单身人士高贵而慷慨的心灵往往会以其他许许多多同样丰厚的补偿来赎罪！我记得自己就亲眼目睹一个情人向受到损害的丈夫作出世界上最巨大的赔偿。

一八一七年的一个炎热的夏夜，我看见托尔托尼咖啡馆里来了一个青年，是我们非常信任地称之为我们友人的二百个年轻人中的一位。他谦虚稳重，但丰采照人。一个衣着丽都的美貌妇人，刚刚同意走进这时下公认的、充满新鲜感的客

---

① 沙尔斯迪克，希腊爱琴海畔一地区。

② 乌耐曼，古小亚细亚伊奥尼亚地区一国家。

厅。她从停在林荫道的一辆豪华的四轮马车上走下来，昂然踏上这闲逛者的领域。刚才那位年轻的单身人士趋前挽起他心目中这位女王的胳臂，而丈夫则手拉着两个美得象小爱神的孩子在后面跟随。两个情人步履较为轻快，因此，比那位做父亲的先一步来到店主指给他们的雅座。穿过门厅的时候，丈夫碰了一个不知从哪儿来的花花公子一下，引起了口角。两人舌剑唇枪，吵得不可开交。当那个花花公子准备采取不符合有教养的人身分的举动时，单身人士挺而干预，拉住了花花公子的胳臂，使后者大吃一惊，摸不着头脑，继而被镇住了。单身人士威风凛凛，完成了那个袭击者想干而没干了的动作，同时对他说："先生？……"这一声"先生？……"是我听到的最了不起的话，意思似乎是说："这个有儿女的男子是我的人。既然他的名誉被我夺走，便应由我来保卫。我知道自己的责任，我取代了他，便应代他战斗。"那少妇也很了不起！她虽然脸色苍白，有点忙乱，但仍然一把拉住还在理论的丈夫，一言不发地将他连同孩子拖进马车。这少妇是那种懂得喜怒不形于色的上流社会女人。当她看到她那位朋友高高兴兴地登上马车时，便大声说道："噢，阿道尔夫先生……""没什么，夫人，刚才是我的一位朋友，我们还彼此拥抱哩……"可是，第二天，这位勇敢的单身人士中了一剑，几乎丧命，结果在床上躺了六个月。上述那对夫妇悉心照料，令人十分感动。这种补偿可谓大矣！这件事发生以后几年，丈夫的一位老伯父和这位年轻朋友意见不合，并由于政治上与他有过争论而对他怀恨在心，想叫侄子把他逐出府外。老人甚至要侄子作出抉择，要么放

弃继承权，要么便轰走这位放肆的单身汉。于是，那位体面的商人（因为他是一个证券代理人）对伯父说："唉，伯父，你难道非要我忘恩负义不成！……但只消我对他说一句，这位年轻人便会为你去拚命！……他曾经挽救过我的名誉，他会为我赴汤蹈火，如今，他替我摆脱我妻子的纠缠，给我招徕顾客。几乎所有维莱勒公债的交易都是他给我牵的头……他对我有救命之恩，等于我孩子的父亲……这一切我是不会忘记的！……"

所有这一切补偿可以说已经功德完满。但可惜的是，补偿有各种各样，有些效果适得其反，有些则是有名无实，有些则二者兼而有之。

我认识一位老丈夫，象中了邪似地喜欢赌博。他妻子的情人几乎每晚都来陪他玩。这位单身人士慷慨大方地让他充分享受到赌钱那种输赢难定、全凭运气的乐趣，而且懂得有规律地每月输一百法郎左右。这些钱倒是夫人出的……这一补偿完全有名无实。

你是贵族院议员，有几个孩子都是女儿。你妻子现在忽然生了个男孩！……这一补偿实在适得其反。

为你传宗接代的这个孩子酷肖母亲……公爵夫人要你相信孩子是你的骨肉。效果相反的补偿变成了有名无实的补偿。

下面是人所共知的一种最令人神往的补偿。

一天早上利涅亲王①遇见妻子的情人，于是向他跑过去，乐得象疯子那样告诉他："亲爱的，昨夜，我让你成乌龟了！"

---

① 利涅亲王（1735—1814），比利时人，曾任奥地利陆军元帅，虽为武人，亦懂风雅。

如果许多丈夫逐渐取得家庭和睦，并且风度十足地显露出祖传权势的自以为是的标记的话，支撑他们人生哲学的一定是游手好闲的人所无法猜到的某些令人感到舒服的补偿。几个年头过去了，夫妇二人到达了他们结合时注定要共同度过的虚假生活的最后阶段。

沉思录之二十九　论夫妻和睦

我的思想无限友爱地伴随着婚姻走遍了神奇的婚姻生活各个阶段，我自己似乎也和本书一开始时便研究的那对年轻夫妇一起变得垂垂老矣。

我思想上体验过人类爱欲初期的强烈感受，大致勾划了（无论多么粗糙）夫妻生活的主要大事，和那么多并不属于我的女人进行过斗争，不遗余力地批判过如此多无中生有的性格，目睹过如此多的激烈争吵，现在已经精神倦怠，对生活的种种事情都懒得思考。我感到自己似乎患了卡他性炎，戴上了绿色的眼镜，两手发颤，似乎要将下半辈子和本书的下半部分用来为上半辈子和本书上半部分的荒唐言行作一番辩解了。

我看到我周围有一群大孩子，他们并非我的骨肉，我身边还坐着一个女人，她并非我妻子。我似乎觉得额上布满了皱纹。前面是壁炉，炉火噼啪作响，而我住的是一间古老的卧室……我感到一阵恐怖，不禁以手抚心，暗自思忖："这颗心难道已经完了吗？……"

我象一位老检察官，丝毫不感情用事。一个事实除非象

拜伦爵士在一句诗中所说那样，有两个可靠的假目击者作证，否则我是不相信的①。任何面孔都骗不了我。我闷闷不乐，心情灰暗。看透了世情，再不抱任何幻想。我最神圣的友谊已经被人背叛。我和妻子彼此深深地看了一眼，我们最短的一句话也仿佛是把匕首，将我们的生命刺个对穿。我处于可怕的宁静之中。这就是老年人所获得的安宁！老人内心先拥有墓地，不久墓地便拥有老人。老人逐渐习惯寒冷。如同哲学家告诉我们，人的死是零星进行的，并且几乎总会骗过死神：被死神干枯的手抓住的，难道真的总是生命吗？

啊！但愿能趁年轻活蹦乱跳的时候死去！……值得羡慕的命运！不正如同一位可爱的诗人曾经说过那样"把自己的一切幻想带着一起走，象一位东方的君主，用自己的一切钻石、珍宝、一切人类的财富为自己殉葬"吗？这样说来，我们难道不应该对天地万物中所蕴藏的温柔慈爱之元神给予百般眷顾吗？事实上，大自然精心着意地将我们的衣服一件件剥去，只剩下赤裸裸的灵魂，使我们逐渐失去听觉、视力、触觉，使我们的血液循环减缓，体液凝滞，对生与死都无所感觉。大自然还对我们脆弱的外壳象母亲一样关怀备至，对我们的感情以及夫妻之爱所产生的双重生活亦呵护有加。它首先派来信任之神，伸出手，袒露心怀，对我们说："看！我永远听你的吩咐……"接踵而来的是冷淡之神，拖着无精打采的步子，边走边把长着金发的头颅转过去打呵欠，就象一个年轻的寡妇不得不耐心

① 参看拜伦作品《唐璜》。

倾听即将给她签署年金证明的神甫说教一样。冷漠之神来了。她躺在长沙发上，再也不考虑宽衣解带，而过去，由于欲念的驱使，她会纯洁无瑕地迅速把裙子撩起。现在，她往夫妻睡的床上投去一瞥，目光谈不上是无耻还是正派，而且，如果她有任何需求的话，那不过是一些绿色的水果，好唤醒她上颚麻木的味蕾罢。最后，人生的哲学经验之神出现了，额上布满疑云，神情倨傲，用手指出结果而不是原因，平和的胜利而不是激烈的战斗。她和佃户估量拖欠的地租并计算孩子的嫁奁。她把一切都换算为物质。她的魔棒一挥，生活便凝固如块，雾气沉沉。以前一切似汩汩水流，现在却成了矿山的石头。欢乐只存在于我们的内心，而且受到评价，它只不过是一种感受，一种短暂性的发作，而今天，灵魂所需要的是一种境界。只有幸福才是永恒，它安息于绝对的安宁之中，有规律的饮食、睡眠和迟钝了的器官机能之内。

“这太可怕了！……”我大叫了起来，“我年轻、充满活力！……让世界上所有的书而不是我的幻想灭亡吧！”

我离开实验室，冲向巴黎。当我看见面前走过最迷人的脸孔时，发觉自己并不老。第一位出现的年轻貌美、锦衣华服的女人以她火一般的目光使我自愿中的魔法烟消云散。我向杜伊勒里宫花园走去，但在里面刚走上几步，便瞥见本书谈到的婚姻目前阶段的具体体现。在谈到这一阶段的时候，我真想按照我对婚姻的理解，写出婚姻的特点，使婚姻理想化、人格化，而现在我所看到的却是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也创造不了的极其完美的象征。

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穿着一件棕红色的细腰身羊毛大衣，左手牵着一根系在一只英国鬈毛猎犬颈圈上的绿色绳子，右臂挽着一个穿黑裤子、黑丝袜的男人。那男人头上戴着帽子，帽沿随意地翘起来，帽沿下面，两边露出几撮白发，象鸽子的翅膀。磨损了的礼服领子翻下来，可以看见他油腻腻的黄色后脖，上面晃动着一条羽翮般粗细的小发辫。这对夫妇迈着大使的步伐走着。每当鬈毛小狗摇尾乞怜的时候，那位至少有七十多岁的丈夫便得意地停下来。我赶紧跑到我沉思录这一活生生的形象前面，回头一看，认出是诺塞伯爵的朋友T侯爵，真是一惊非小，因为他很久以前便说过，要把我在“床的理论”（请参看沉思录之十七）那一章里讲述的那个未完故事的结局告诉我。

“我荣幸地向您介绍，”他对我说道，“这位是T侯爵夫人。”

我向那位脸色苍白而且满脸皱纹的夫人深深一躬。夫人的前额系着一圈压平了的鬈发，不仅不能产生任何魅力，反而使她脸上的皱纹显得更难看了。嘴上涂了点口红，使她颇似外省风华已去的女伶。

“我想，先生，您不会对我们这样的婚姻有什么异议吧？”老头儿对我说道。

“这种婚姻自有罗马法律的保护！……”我大笑着回答道。

侯爵夫人看了我一眼，目光透着不安和责难，似乎在说：“我活到现在这么大年纪，难道只能做人的姘妇？……”

我们走到一个阴暗的小树丛中，在一张长椅上坐下。这个小树丛在一个高高的平台角上。从平台往家具贮藏室那边望去，下面便是路易十六广场①。时值晚秋，落木萧萧，黄叶纷纷飘下，但阳光仍然散发出令人感到舒服的丝丝暖意。

“我说，您那部作品写完了吗？”老头儿以旧贵族所特有的那种甜蜜温柔的声调问我道。说这句话时，他还嘲讽地微微一笑，作为批评。

“差不多了，先生，”我回答道，“我已经写到似乎您业已达到的豁达阶段，不过，不瞒您说，我……”

“您在寻找灵感？……”他又说道，同时结束了一句话，话的结尾是怎么说的我已记不清楚了。

“那么，”他又继续说道，“您可以大胆地说，一个人（当然啦，是一个会思考的人）到了生命的冬天，必然会拒绝我们幻想他会有的疯狂的爱情生活！……”

“什么！原来您在结婚的第二天便否定爱情？”

“首先，”他说道，“第二天，这可能是个原因；但我的婚姻是一种投机。”他俯身凑到我耳朵旁边继续说道，“我用钱买到了我所需要的照顾、关怀和服务，而且我敢肯定能获得我这种年纪所要求的一切关心，因为我已经通过遗嘱把我全部财产给予我的侄子，我妻子必须在我活着的时候才有钱，您可以理解……”我目光锐利地看了老头儿一眼，老头儿握起我的手，对我说：“您看来心地很好，因为什么事都不能说得太绝……”

① 即今协和广场。

“得了，相信我吧，我在遗嘱里写了几句，她会感到惊喜的。”他快活地又补充道。

“快来呀，约瑟夫！……”侯爵夫人说着向一个拿着一件丝质棉礼服跑来的仆人迎去，“先生也许已经着凉了。”

老侯爵穿上礼服，掖好，然后，挽起我的胳臂，把我领到平台上阳光充足的地方。

“在您的作品里，”他对我说道，“您大概是从年轻人的角度去谈论爱情。那好，如果您想尽到责任，做到折……折……”

“折中……”我微笑着对他说道，因为他怎么也说不出这个哲学名词。

“我完全懂这个词儿！……”他接着说道，“所以，如果您想达到折中主义的愿望，您必须在爱情问题上发表几种有分量的看法，这些看法，我这就告诉您，而且如果真有价值的话，我亦不和您争功，因为我想把我的部分财产留给您，但你所得到的就这么多了。”

“任何金钱的财富都比不上思想的财富，但必须是好的思想！因此，您说吧，我非常感激。”

“爱情并不存在，”老头儿看着我，继续说道，“爱情甚至不是一种感情，而是介乎肉体需要与灵魂需要之间的一种不幸的必然性。但现在我们暂时同意您这年轻的想法，让我们一起来解释一下这种社会疾病的原因吧。我认为您只能将爱情看做一种需要，或者一种感情。”

我表示同意。

“如果是一种需要，”老头儿说道，“则爱情在所有其他需

要中被人感觉得最晚而消失得最早。我们二十岁产生爱情(当然其中有差别),到了五十岁便告终止。在这二十年中①,如果没有我们都市内人欲的挑逗,如果我们不是有生活在众多女人而不仅是一个女人之间的习惯,那么到底有多少次会感到有这种需要呢?我们怎样传宗接代呢?也许要生数目和乳头一样多的孩子吧,因为如果一个死了,还有另外一个活着。如果这两个孩子都是合法生的,各民族的命运又该如何?对法国来说,三千万人口太多了,因为法国的土地只能使一千万人得到温饱。请您想想,根据旅行者的报告,中国还不得不把生出来的孩子扔到水里。所以,生两个孩子就是婚姻的全部内容。不必要的欢愉不仅是放荡,而且是男人的一大损失,这一点我一会儿便要给你解释。因此,您就把这种可怜的行动及短暂的时刻和我们生活的其他条件日常和恒久的需要作一比较吧!大自然经常询问我们有何实际需要。反过来,对我们在爱情方面有时异想天开的过分要求却断然拒绝。因此,爱情在我们的需要当中排列最后,而且即使忘记亦不会令我们身体各组织发生任何紊乱!爱情是一种社会奢侈品,如同花边和钻石一样。现在,让我们将爱情当作一种感情来仔细研究一下。我们在这种感情之中可以发现荣誉、欢乐和情爱。先分析欢乐。人类的情感建基于两个原则:吸引和厌恶。吸引是对投合我们自卫本能的事物所抱有的一般感情。厌恶也是运用这同一种本能,但此时本能却警告我们某种事物可

① 作者笔误,应为三十年。

能会伤害它。一切有力地使我们的身体组织感到激动的事物都令我们亲切体会到我们本身的存在：这就是欢乐。欢乐由想拥有某种东西的欲望、拥有的困难和拥有后的快乐组成。欢愉是种单一的原素，而我们的七情六欲不过是其强烈程度不同的变化而已。因此，习惯了一种欢乐几乎总会忘掉其他欢乐。可是，爱情是我们的欢乐中最不强烈的一种，并且持续也最短。您认为爱情的欢乐在什么地方呢？是否占有一个美丽的身躯？……利用金钱，您可以在一个晚上获得几个绝世娇娃，但一个月以后，您可能永远腻味您内心的这种感情。爱情会不会是别的东西呢？您是否会因为一个女人衣服穿得好，举止雍容华贵，有钱，有马车，有势力，而爱上她呢？……别把这个叫作爱情，因为那实际上是虚荣、贪财、自私。您会因为她聪明而爱她吗？……那么您大概是出于一种文学的感情。"

"可是，"我对他说道，"只有把思想、财产、感情、灵魂、生命……等统统糅合在一起的人才能尝到爱情的欢乐……。"

"噢！……噢！……噢！……"老头儿嘲弄地叫了起来，"请您在每个民族中找出七个并非为女人牺牲生命的男人来吧。当然，牺牲生命并没什么了不起，在拿破仑统治下，一条人命的价格最高不超过两万法郎①；而现在法国足足有二十五万名勇士为一条两寸长的红绶带而付出生命；但七个男人为一个女人牺牲一千万，而他们本来可以拿着这一千万，一个人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的……比起杜布勒伊和帕夏梅雅，迪皮伊

① 这是买人代服兵役的最高价钱。

小姐和博林布罗克的爱情①更为罕见。而这些感情则来自无人知晓的原因。这样一来，您便要我把爱情看作一种激情了。而这种激情却是最下贱、最卑鄙的。它什么都答应，却什么也不履行。爱情是需要，同样，激情也是需要，但它来得最迟而消失得最早。唉，您看看报复、仇恨、吝啬、权谋、野心、狂热吧！……这些激情有点幼稚，但却不会消失。它们每天都作出牺牲，而爱情要作这些牺牲则只能通过说俏皮话。”“现在您抛开爱情吧。首先，别再烦恼，别再殷勤照料，别再忐忑不安，抛开浪费人类精力的柔情。这样一个人，便会生活得幸福而安宁。从社会方面讲，他的权势会更加大，更加集中。这一与所谓爱情的决裂是那些人上人权力之基本来源，但这还不算什么。唉！如果您知道，当一个男人摒弃人类的一切情欲，把全部精力用于修身养性之上的时候，他会有多么神奇的力量，会发觉自己有多么超卓的智能，和持久的体质啊！有些贤哲之士把爱情看作是只消在二十岁时花上六个月去满足的暂时需要，有的人看不起诺曼底美味而难消化的牛排，只吃上帝随意赐予的菜根，象泰巴伊德的隐居者②一样以枯叶为床。上帝给予这些人丰富的智慧，如果你能享受两分钟这样的智慧该多好！这样用不了三秒钟，便能脱下身上的羊毛毯，扔掉手中的棍子，飞升天国！……你在那里会找到你在浊世中寻

① 前一爱情中，妻子因能使丈夫有钱而感到幸福，而后一种爱情中，丈夫不希望自己有钱，而愿意把使自己有钱的幸福留给妻子。

② 泰巴伊德是古埃及的一部分，亦称上埃及，第一批基督徒即在此地区西部潜修。

我的爱情，会听到比罗西尼更美妙的音乐，比玛利勃朗①更清脆悦耳的声音……但我谈这些都不过是瞎子说话，出自传闻：如果我没有在一七九一年前后去过德国，我可能对这一切毫无所知……是的，人有趋于无限的倾向，内心有一种本能，呼唤他皈依上帝。上帝就是一切，上帝赐予一切，使人忘记一切，而思想便是上帝给予我们与他联系的纽带！……"

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了下来，眼睛凝视着天空。

"这个可怜的人胡涂了！"我心里想道。

"先生，"我对他说道，"如果把您的想法写到我书里，岂不超越了遵守折中主义哲学的原则？因为那就是不遵守了。我书里的一切都奠基于精神之爱或肉体之爱。上帝保佑我别用这类社会上的亵渎话来结束我的作品吧！我还是用庞大固埃式的巧妙手法，回到我那群单身人士和体面女人那里去，想办法为他们的情欲和荒唐行为找出某种社会的和合理的藉口好了。噢！噢！如果说夫妻和平相处会导致如此令人失望、使人沮丧的辩论的话，我倒认识不少做丈夫的男人，他们却宁愿选择夫妻不和。"

"噢，年轻人，"老侯爵叫了起来，"我已经给迷途的旅人指出了道路，我可是问心无愧啊。"

"再见吧，老僵尸！……"我心里暗自说道，"再见吧，雾水的姻缘。再见吧，焰火的幽灵，再见，走肉行尸！虽然我有时赋予你我亲爱的家庭长者的某些面容，您还是回到卖画的铺

① 玛利勃朗(1808—1836)，出生在西班牙的女歌唱家。

子里吧，去找T夫人和其他夫人们吧。即使你们变成啤酒店的招牌……我也毫不在乎。”

沉思录之三十　结论

一个隐居僻处的人自以为有超人的视力，于是告诉以色列人民，叫他们跟随他到一座山里，听他揭示某些奥秘。他看见有成群的人跟他走，路上熙熙攘攘一大片。他虽然是先知，倒也高兴得心痒痒的。

由于他说的那座山不知在远处什么地方，所以走到第一个驿站的时候，一个匠人突然想起他要给一位公爵大臣送去一双拖鞋，一个女人记起她孩子们的粥还在火上，一个生意人想起有些银票还要转让。于是他们便离开了。

稍远的地方，有几个情侣坐在橄榄树下，忘记了先知正在说话，因为他们认为幸福之乡就在他们停下的地方，而上帝的话就在他们喁喁细语之中。

几个长着桑丘般大肚皮的胖子一刻钟前已经用颈巾擦额头上的汗，现在他们开始感到口渴，便在一道清泉边喝水。

几位退伍军人抱怨号角吵得他们心情烦躁，而且谈到奥斯特利茨①，说当时的靴子太窄了。

到了第二个驿站，几位上流社会人士彼此咬耳朵说：“这位先知是不是个疯子？……”“你以前听过他讲话吗？”“我？我是出于好奇来的。”“我吗，因为我看见大家都跟他走。”（这是

① 奥斯特利茨，捷克地名，一八〇五年，拿破仑曾在此大败俄奥联军。

个爱赶时髦的人。)“这先知是个走方卖药的。”

那先知还一个劲地往前走。但当他来到一块视野开阔的高地上时，他转过头来，看见身旁只有一个可怜的以色列人。他也许象利涅亲王那样，本以为全体驻军准会列队在广场上恭候他，不料只看见一个长着罗圈腿瘪三般的小鼓手，于是恼怒地说：“好呀，军官先生们，看来你们只有一个人啰？……”

迄今一直跟随着我的上帝的使者啊！……我希望稍作一番回顾不会使你惊讶，我一路走来心里带着这么一个信念，即你会象我那样思忖：“我们究竟要上哪儿呢？……”

“好吧，尊敬的读者，现在该问问你们对延长烟草专利的看法了，还有，对酒类、枪械、赌博、彩票、玩牌、酒精、肥皂、棉花和丝绸等等课以重税，你们又有什么想法呢？”

“我认为，由于所有这些税项占预算收入三分之一，我们会感到很为难，如果……”

“了不起的模范丈夫，这样，假如谁也不喝酒、不赌博、不抽烟、不打猎，总之，如果在法国没有罪恶、没有情欲、没有疾病，国家便会濒临破产，因为迹象表明，我们的岁入完全押在民众堕落之上，如同商业只有靠奢侈才能生存一样。如果再仔细审视一下，所有税收均以道德沦丧为基础。实际上，财产的最大部分收入难道不是来自每一个人由于害怕人心多变而急忙订立的保险契约吗？同样，法官的财富亦源出控告不忠实履行诺言的案件！继续从哲学角度去进行这一考察，我发现，如果所有人都相安无事，如果世界上没有坏人和懒虫，警察便不必骑马，也不必穿上皮马裤了。你强迫遵守道德吗？

……我认为在我所说的体面女人与预算之间存在着比人们想象的更多的关系。如果你让我象我这本书开头那样，用一篇小小的统计来结束我的作品的话，我保证一定能给你们证明这一点。你是否同意我的说法，即一个情夫比一个丈夫或者一个没有相好的单身汉会更经常地穿白衬衫呢？我觉得这是毫无疑问的。丈夫和情人的不同之处从穿着打扮的风格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毫不造作，胡子总留得很长，另一个则总是衣冠楚楚，佩带着贵族的纹章。斯特恩曾经很有趣地说过，他洗衣妇的账簿是他知道有关他的人物特里斯唐·项狄的最有历史性的记载，而从他所穿衬衫的数目，便可以猜到他作品中哪些部分他最花功夫去写。所以，在情人们之间，洗衣妇的帐簿是他们爱情最忠实最公正的历史纪录。事实上，情欲要消耗大量披肩、领带和衣裙，这些都是男女调情所必需的，因为雪白的袜子、光洁的打裥颈圈和无袖胸衣，男衬衫上的艺术皱褶、高雅的领子和领带，都能大大提高一个人的身分。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谈到体面女人时（沉思录之一）这样说：'她把一生都用在浆洗她的衣裙上了。'我曾经询问过一位夫人，想知道爱情所需要的这种代价值多少钱。我还记得，当她把一个女人每年所需定为一百法郎以后，老实地对我说：'但这要看男人们的性格而定，因为有的人很浪费，一个赛过一个。'可是，经过一番深入的讨论（我为单身人士，而那位夫人则为和自己同性别的人辩护）以后，我们取得一致，即两个互相支持并属于本书所研究的社会阶层的情人，和平时期在这方面每年要多花一百五十法郎。同样通过一个经长时间讨论

的君子协定，我们最后达到一致看法，即花在穿着的各个部位的钱，战争时期和和平时期之间的总差额为四百法郎。我们所询问的男性和女性权威人士甚至认为这一项十分庸俗。某些人在这些微妙的方面给了我们启发，使我们萌生了聚集几位有识之士共进晚餐，以便在这些重要的研究中得到高明意见指点的念头。聚会实现了。大家手拿酒杯，经过一番番即席发表的议论以后，下面有关爱情预算的几章得到了颇有点法律意味的认可。一百法郎用于差遣人役和马车的开销上。五十埃居花在散步时吃点心、买紫萝兰花束和看戏上，实在非常合情合理。为了口福和到饭店吃晚饭的额外花销，大家公认需要二百法郎。既然承认这些费用就必须有一项收入来支付。在这场讨论当中，一名年轻的近卫骑兵（因为当时红衣侍卫仍然存在，虽然正考虑取消）多喝了几杯香槟，几乎酩酊大醉，居然斗胆把情人们比作蒸馏器，被大家制止了。但有一个主题引起了异常激烈的争论，甚至一次又一次延续了许多个星期，需要报道一下，那就是礼物的问题。在最后一些聚会中，头脑机敏的D夫人第一个发表意见，她谈吐典雅，说明她具有高尚的感情。她试图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爱情的信物并没有任何内在的价值。作者回答说，没有一个情人不叫别人给自己画像。一位夫人反对说，肖像不过是最初的资本，人们总会小心翼翼地把它要回来，好给予它们新的行情。但一位普罗旺斯贵族突然站起来，发表了一通抨击妇女的讲话。他谈到了大部分做人情妇的女人都如饥似渴地贪爱皮货、绸缎、布料、首饰和家具，但这时一位夫人打断他的话，问他是否他

的红颜知己已经两度替他偿还债务。'您弄错了，夫人，'普罗旺斯人回答道，'是她的丈夫。''发言的人要遵守秩序，'主席厉声道，'由于他使用了"丈夫"这个字眼，要罚他请大家的客。'这个普罗旺斯人被一位夫人驳得体无完肤。这位夫人试图证明，在爱情上，女人要比男人忠贞得多，有了情夫，花销很大。一位体面女人如果每年只需在他们身上花两千法郎便觉得十分幸运了。讨论眼看要变成个人争论了，这时有人要求投票表决。最后通过了评议委员会的结论。这些结论具体内容是，情人之间每年礼物的开销估计在五百法郎，但这一数字将同时包括：(1)郊游需要的钱；(2)晚上在公园太潮湿的小径散步或者从戏院出来时得了感冒所需的药钱，这是真正的礼物；(3)传递信件和联络点费用；(4)旅行和一切详情可能记不起来的开支，还不包括爱挥霍的人那些荒唐举动，因为根据委员会的研究，说明大部分乱花的钱都肥了歌剧院的女伶而结发妻子却丝毫没有得益。在爱情范畴内，这种金钱统计的结果是，情爱会见异思迁，每年需要近一千五百法郎，这是情人们必需负担的花费。虽然各人的负担往往并不平均，但如果他们不是热衷此道，这笔钱本来是不必支出的。大家几乎还一致认为，这一数目是有了一个情人每年的最低限度开支。然而，我亲爱的先生，由于从我们夫妻统计学计算(请参看沉思录之一、之二、之三)的角度，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法国至少有十五万宗左右不合法的爱情，结果是：

"法国三分之一人口的罪恶的交际行为使将近三十亿投入了金钱的巨大循环，这是真正的社会血液，而其心脏就是

预算；

“体面女人不仅给祖国生儿育女，而且生产财富；

“只有这种心脏收缩活动才造成了我们制造业的繁荣；

“体面女人是一种主要提供预算而本身又是消费者的人；

“妓女数目的哪怕最轻微的降低都会给国库和领取年金的人带来无可估量的不幸；

“一个丈夫的三分之一的收入都押在妻子的不贞等等之上；……

“我知道，你已经开口要和我谈什么风化、政治、善恶了……但是，我亲爱的戴绿头巾的先生，幸福难道不是任何社会都积极追求的目的吗？难道不正是因为这句俗话，才使那些可怜的国王拚命役使人民的吗？说句老实话，体面女人不象他们那样有王位、警察、法庭，她们只有一张床可以奉献；可是，如果我们的四十万妇女能用这部精巧的机器使一百万个单身人士，另外再加上她们的四十万位丈夫幸福的话，难道她们不是已经神秘地和实实在在地达到了一个政府所追求的目的，即给予群众尽可能多的幸福吗？”

“对，可是烦恼、儿女、不幸……”

“唉！让我引用我们最有才华的一位漫画家在作了一番尖锐的讽刺之后所说的安慰人的话吧，他说：‘人并非十全十美！’因此，倘若我们的各种制度不是缺点多于优点，便是很好的制度。因为从社会来说，人类并非处于善与恶之间，而是处于恶与最恶之间。话又说回来了，倘若我们眼下完成的这部

作品目的是减少婚姻制度中最不合理的制度，揭露我们风习和偏见所带来的错误和曲解，就一定能成为一个人所能奉献出的最好的作品之一，而这个人也就功德无量了。作者在武装丈夫们的同时，难道不是企图使女人更加谨慎，因此使情欲更加旺盛，给国库更多的金钱，给商业和农业更蓬勃的生机吗？由于写了这最后一篇沉思录，他完全可以庆幸，已经实现了写这部作品时给自己定下的折衷主义的意愿。他希望自己象代理检察长那样，报告了案件的所有文件，但并未下自己的结论。事实上，能否在其中找出公认的原则对你又有什么关系呢？特隆歇①晚年认为，立法者在婚姻问题上对子女的考虑大大超过了对夫妇的考虑，你想本书成为特隆歇这一最后看法的发展吗？我倒十分愿意。或者你是否希望本书成为那位嘉布遣会修士结束语的证明？当时，这位修士在奥地利的安娜②面前布道，他看见女王和其他夫人对他发表那番占尽上风的、关于她们脆弱的论据感到非常恼火的时候，便从讲坛上走下来，对她们说："你们都是诚实的女性，可惜我们却是撒马利亚人的儿子……"或者，随你们去下结论好了，因为我想在这个问题③上，很难不出现两种彼此对立，但又各有道理

① 特隆歇(1726—1806)，法国法学家，曾参加编纂《民法》。

② 奥地利的安娜(1601—1666)，法王路易十三的妻子，路易十四之母，路易十四未成年时，曾以母后的身分摄政。

③ 撒马利亚是古巴勒斯坦地区。由于该地居民是巴比伦人即外族之后裔，故遭犹太人歧视。据说耶稣去加利利途中，由于疲倦和口渴，向一个撒马利亚妇人要水喝。妇人感到十分惊讶。耶稣遂告诉她，自己是救世主，并向她宣传福音。

的看法。但作者写书的目的并不是赞成或者反对婚姻，他不过想给你把婚姻作一番精确的描绘。如果检查机器能够使我们改进一个齿轮，如果我们擦拭一个生锈的零件能使整个机械恢复动力，那你就给工人以报酬吧。如果作者斗胆说出一些过分耿直的真话，如果他过分经常地把特殊引伸为一般，如果他过分忽略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便用来奉承女人的那些陈词滥调，啊，那就让他被钉上十字架好了！但可别误会他有反对制度本身的意图：他只怪女人和男人。他知道，只要婚姻一天尚未被婚姻本身推翻，他是无可指摘的，而且，不管怎样，如果说，有许多人抱怨这种制度不好，那也许因为男人只记住这种制度的缺点。他对妻子不满，犹如他对生活不满一样，因为婚姻是生活中的生活。可是，那些习惯于看了报纸便发表意见的人可能会看见一本书把折中主义这种癖好过分发展，便会说这本书的坏话。所以，如果他们一定需要什么结论的话，并不是不可能给他们随便找一个。再说，既然本书的开头借用了拿破仑的几句话，结尾为什么不可以象开始那样做呢？在行政法院开会的时候，那位首席执政①说过一句使满座震惊、对婚姻既是赞扬又是讽刺的话。这句话同时也是本书的一个概括。他是这样说的："如果男人不会衰老，我希望他们都不娶妻！"②

---

① 即拿破仑。

② 拿破仑于葡月（法国共和历的第一月，相当于公历九月）五日在讨论《民法》草案时曾经这样说："女人只关心欢乐和打扮。如果我不会衰老，我绝不娶妻……"

附言

“那么，您将来会结婚吗？……”刚听完作者读手稿的那位公爵夫人问道。（她是作者在结论中称赞为有远见卓识的两位夫人之一。）

“当然，夫人，”作者回答道，“遇见一个敢于要我的女人是我今后最大的希望。”

“这是迫不得已还是故意说大话呢？……”

“这是我的秘密。”

“好吧，夫妇文理科博士先生，请允许我给你讲一个小小的东方寓言，那是我以前在一本每年出一次的历书上看到的。帝国之初，贵妇们之间流行玩一种游戏，玩的人从对手那里收取任何东西都必须说狄亚德斯特①这个字。一场游戏，您可以想象得到，要延续整整好几个星期，谁能在对方接受一件小东西并忘记说这个神圣的字眼时当场道破，就算谁最机灵。”

“甚至当接受一个吻的时候？”

“噢！我已经用这种方式赢过二十次了！”她大笑着说道，“我认为正是在这种时候，并且在玩这种源出阿拉伯或中国的游戏时，我讲的这个寓言获得了被印行的权利。”“不过，如果我把这个寓言讲给您听，”说到这里，她打断自己的话，右手食指以柔媚的姿态轻轻碰了一下鼻孔，接着说道，“您必须答应我把它放在您那部作品的末尾……”

① 根据巴尔扎克的原文，这个词是Diadesté，可能是阿拉伯语的译音。

“那岂非使我的作品生色不少？……我对您已经感恩不尽，简直无法相答了。好吧，我答应了。”

她狡黠地笑了笑，开始讲下面这个故事：

一位哲学家编了厚厚一册书，集中了我们女性所要的各种花招。为了不上这些花招的当，他总把书带在身旁。有一天，他外出旅行，来到了一个阿拉伯人的营地。一个少妇坐在一棵棕榈树的树荫下，看见他走近，便立即站起来，非常殷勤地请他到自己帐篷内休息。盛情难却，他只好遵命。当时这位少妇的丈夫不在家。哲学家刚在一块柔软的地毯上坐下，风度优雅的女主人便给他端上新鲜的椰枣和一满壶奶，他情不自禁地看着给他端来饮料和果品的那双简直完美无缺的纤手。但为了驱除年轻美貌的阿拉伯女人使他心中产生的魅力感受和深怕上当的恐惧心理，学者拿出自己的书，看了起来。那美人看见他不答理，便用十分悦耳的声音问他：“这本书一定很有趣，否则您不会这样专心一意地看。恕我唐突，能否请问，这本书是研究什么学问的呢？……”哲学家眼也不抬地回答道：“这本书的主题，女人不必知道！”哲学家的拒绝越发激起阿拉伯少妇的好奇。她把从未在荒漠的流沙中留下任何飘逸脚印的纤足伸了出来。哲学家不理会，但诱惑实在太大了，他的目光很快便从使人想入非非的这双脚移向更加迷人的上身；很快地，他便把自己心中仰慕的情焰和那位亚洲少妇乌黑的眼睛里闪烁着的炽热爱火熔合在一起了。少妇再一次柔声地询问，那是什么书。哲学家动心了，他回答道：“我是这本书

的作者，但书的内容却并不是我的，书里包罗了女人发明的一切阴谋诡计。”“什么？一切？您敢肯定？”沙漠女郎说道。“是的，一切！正因为我一直在研究女人，所以现在我才不再害怕她们。”“原来如此！……”年轻的阿拉伯少妇说着垂下了白白的眼皮上长长的睫毛；接着，她突然向那个所谓圣人投去一瞥极其热烈的目光，很快便使他忘记了自己的作品和书里叙述的诡计。哲学家此时成了世界上最多情的男子。他在少妇的举动中似乎看到了略带挑逗的表示，便大胆地向少妇吐露衷曲。试想他怎能按捺得住呢？天空一片蔚蓝，远处的沙碛象金色的波浪，沙漠的风带来了爱情的气息。阿拉伯妇人似乎集中反射出周围一切炽热的火焰。因此，她锐利的双眼变得湿润了，她略一点头，仿佛给周围光亮的大气带来一阵波动，她愿意倾听这位异乡人向她诉说的情话了。当哲人被美好的希望弄得意乱神迷的时候，少妇突然听见远处有人骑马飞奔而来，不禁大声叫道：“咱们完了！我丈夫要把我们当场捉住了。他嫉妒得象老虎，但比老虎更加残酷无情……看在先知份上，如果您还想活，就赶快躲进这个柜子里吧！……”那位写书的人大惊失色，一时也想不到什么办法来摆脱这种困境，只好跳进柜里，蜷曲着身子不动。少妇把木柜盖上，锁好，自己拿走了钥匙。然后去迎接丈夫。她和丈夫温存了一会，等丈夫心花怒放的时候，对丈夫说：“我要告诉你一件很特别的事。”“你说吧，我的小羚羊。”阿拉伯人边回答，边按东方人的习惯盘起双腿，在地毯上坐下。“今天来了一个什么哲学家，自称写了一本书，书里搜罗了我们女人能

够想出来的一切骗人的把戏，这个假圣人向我大谈爱情。”“好呀……”阿拉伯人大叫道。“我听他谈了！……”她镇静地接着说道，“他年轻、恳切……我的贞操正在岌岌可危的时候，幸亏你及时赶到，挽救了我！……”阿拉伯人象只小狮子那样蹦了起来，怒吼着拔出了匕首。藏在柜里的哲学家什么都听到了，恨不得他的书、连同阿拉伯这个岩石地带的男男女女统统都去见鬼才好。“法特梅！……”丈夫大叫道，“如果你想活就回答我！……那个混账小子在哪儿？……”法特梅被自己故意挑起的怒火吓坏了，便扑倒在丈夫脚下。面对着寒气逼人的匕首，她浑身颤栗地用胆怯的目光迅速指了指木柜，然后满脸羞惭地站起来，拿出系在腰带上的钥匙，给嫉妒的丈夫递过去。但当丈夫准备打开木柜的时候，狡黠的阿拉伯妇人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法鲁安① 见状一愣，没去开柜，只是疑惑不安地看着妻子。“好了，我得到那条漂亮的金链了！”妇人乐得蹦了起来，“给我吧，你输了。下次你可多想着点。”丈夫目瞪口呆，钥匙掉到了地上，跪着把那条名贵的金链递了上去，同时向他心爱的法特梅建议，如果法特梅放弃使用如此残酷的手法来赢取狄亚德斯特游戏，他愿意带给法特梅当年经过的所有骆驼商队的金银首饰。由于他是阿拉伯人，并且不愿失掉一条金链，虽然金链应该属于他妻子。他又骑上他的骏马，跑到沙漠里去尽情嘟囔去了，因为他太爱法特梅了，不愿让她看见自己如何后悔。少妇于是把躺在柜里半死不活的

① 故事中丈夫的名字。

哲学家拉出来，郑重其事地对他说："博士先生，别忘了把这种诡计写进你的书里。"

"夫人，"我对公爵夫人说道，"我明白了！如果我结婚，非上我不知道的诡计的当不可，但即便如此，请你相信，我将会让我的同时代人欣赏到，我和我妻子是一对模范夫妻。"

一八二四年至一八二九年于巴黎

张冠尧 译

夫妻生活的烦恼

第一部

前言

人人都将在此重温自己的结婚感受。

一位朋友对您谈到某个年轻姑娘：

“家境好，有教养，漂亮，有三十万法郎的现金收入。”

您希望会见这个颇具吸引力的对象。

大体说，一切邂逅都是事先安排的。您对这个变得羞羞答答的人儿说话了。

您：“晚会很快活？”

她：“噢！是的，先生。”

您被允许去向年轻姑娘献殷勤。

岳母（对未婚夫）：“您简直想不出那小亲亲多么逗人喜爱。”

不过，两家在利害攸关的问题上关系却相当微妙。

您的父亲（对您岳母）：“我那农庄价值五十万法郎呢，亲

爱的太太！……”

您未来的岳母：“我们的住宅，亲爱的先生，可是在大街的街角。”

轮到签婚约了，为此，一高一矮的两个令人生畏的公证人又争论了一番。

随后，两家都认为有必要先让你俩去市政厅，去教堂，然后再招呼新娘就寝，新娘还有些扭捏作态呢。

这之后嘛！……您就得经受一大堆预想不到的烦恼，诸如下述：

雅尔纳的一击①

是小烦恼，还是大烦恼？我不清楚；女婿或媳妇们认为是大烦恼，你们却以为小而又小。

“小吗，你们爱这么说罢了，可一个孩子得花去老大一笔钱！”快活过了头的丈夫高声说。他正请人给他第十一个孩子行洗礼，这孩子叫“老幺”——女人用来欺骗家庭的字眼。

这种烦恼是怎么回事？您也许会问我。好吧！这烦恼，正如夫妻间层出不穷的烦恼，倒是某个人的幸福呢。

您在四个月前打发您女儿出嫁了。我们姑且用卡罗琳娜这个美妙的名字称呼她，让她成为所有女性配偶的典型吧。

卡罗琳娜一向是个迷人的姑娘，您替她找了这样的人做

---

① 雅尔纳(1509—1572)，十六世纪的法国宫廷贵人，因与亨利二世的宠臣拉夏泰涅赖(1520—1547)的决斗闻名，雅尔纳以出其不意的致命一剑结束了战斗，因而人们将“决定性的一击”称作“雅尔纳的一击”。

丈夫：

一审诉讼代理人或大副，也许是三级工程师或代理推事，还可能是位年轻的子爵。不过，更肯定地说，明智家庭所寻求的，它们最希望找到的理想人物，是某个殷实业主的独生子！……（请阅前言。）

无论他的社会地位、年龄或头发的颜色如何，我们且把这只鸟中之凰叫作阿道尔夫吧。

诉讼代理人、船长、工程师、法官，总而言之，女婿阿道尔夫和他的家庭从卡罗琳娜身上看到了：

1. 卡罗琳娜小姐；

2. 您和您妻子的独生女儿；

这里，我们不得不象在议院里一样请求作分段讨论：

一　您妻子名下的

您的妻子可能得到一位舅父的遗产，这位舅父患脚痛风，您妻子百般讨好，细心照料；让他穿得暖暖和和，使他感到舒服满意。这里还没有算上她自己父亲给她的财产。卡罗琳娜本人一直很敬爱她的舅公，她舅公过去常把她抱在膝头抖动。这舅公他……这舅公被……总而言之，这舅公的遗产估价为二十万法郎。

您妻子是一位会保养不显老的人，可是她的年龄却成了您女婿的长辈们反复考虑久久斟酌的问题。岳母和婆母双方经过几次接触之后，终于互相吐露了成年女人小小的秘密。

"您呢，亲爱的太太？"

"我吗，谢天谢地！我算摆脱了，您呢？"

"我吗，但愿如此！"您妻子说。

"你可以娶卡罗琳娜，"阿道尔夫的母亲对您未来的女婿说，"卡罗琳娜一个人就要继承她母亲、伯父和祖父的三份遗产。"

二　您名下的

您的外祖父还在您的身边，那是个善良的老头。没有人会和您争夺他的遗产，因为他处于老年性幼稚状态，无法立下遗嘱。

您倒是个讨人喜欢的人，可是您在青年时代过的是相当放荡不羁的生活。再说，您已经五十九岁了，您的头已秃顶，看上去有如一个膝盖穿透一副灰色的假发。

3. 三十万法郎的嫁妆！……

4. 卡罗琳娜唯一的妹妹是个十二岁的小傻子；她体弱多病，绝不会成为寿星；

5. 您这位岳父（某些场合又叫老丈人）自己拥有的两万利勿尔年金的财产不久还会靠一笔遗产增加起来；

6. 您妻子的财产靠她舅父和祖父的遗产也会扩大。

三份遗产和积蓄…………750000法郎

您的财产…………………250000

您妻子的财产……………250000

总计………………1250000法郎

这笔钱可飞不了！……

以上是对所有这类引人注目的婚姻的剖析。婚礼上，人们跳舞唱歌，品尝佳肴。白手套、纽扣眼里的插花、桔花束、金银线、面纱、高级出租马车和马车夫浩浩荡荡从市政厅涌进教堂，从教堂来到筵席，来到舞会，又从舞会进入新房。鼓乐齐鸣，欢声谑语，那些约定俗成的玩笑都出自遗少们之口：这个世界不是象残存着英国马一般还残留着花花公子吗？

是的，这便是对最强爱欲的深层剖析。

大多数亲属对这场婚姻都发表了意见。

新郎方面的：

“阿道尔夫干得不错。”

新娘方面的：

“卡罗琳娜嫁得好。阿道尔夫是独子，‘总有一天’他会得到六万法郎的年金收入！……”

一天，这位幸福的法官，走运的工程师，好运气的船长，心满意足的诉讼代理人，殷实业主的福星高照的独子，总而言之，这位阿道尔夫由全家作陪来您府上晚餐。

您的千金卡罗琳娜对她那微微鼓起的腰身显出十二万分的骄傲。所有的女人第一次怀孕时都会摆出这样一副无伤大雅的娇态。正如士兵第一次参战之前总要精心打扮一番，这些女人此时总喜欢装出脸色苍白痛苦不堪的神气。她们象煞有介事地站起身来，走路时显出最有趣不过的扭捏姿态。还是花儿时，她们已挂了果，她们抢先生育了。

这一切矫揉造作都极为动人……初次时。

当了阿道尔夫岳母的尊夫人这时穿了一件高强度的紧身胸衣。她女儿一笑，她便哭；卡罗琳娜一炫耀幸福，她便把自己的幸福隐藏起来。晚饭后，亲家母那双明察秋毫的眼睛猜出了不可思议的事。

您的妻子怀孕了！这消息引起了哄动，一位中学的老朋友笑着对您说："哦！您又重蹈我们的覆辙啦？"

您对明天的诊断还抱着一线希望。您是个有血性的人，您感到无地自容。您多么希望她是水肿呀！然而医生却确诊为怀了"小老幺"！

谨慎的丈夫为此一定会去乡下或去意大利作一番旅行。总之，你们家出现了异常尴尬的气氛，你们夫妻之间相处极不自然。

"怎么！你这个老家伙，你不觉得害臊，竟……？"一个朋友在大街上对您这么说。

"嗯，不错！你也照这么干吧，"您气鼓鼓地反驳说。

"怎么，在你女儿……的日子？……这是伤风败俗呀！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这可是出乖露丑呀！"

"我们象在林子里被盗了似的，"您女婿家里的人这么说。

象在林子里！对岳母来说，这倒是句别致的话。

这一家人惟愿这个把他们能继承的财产割成三份的孩子象所有老人生的孩子一样是个瘰疬病患者，残废，早产儿。他生下来能成活吗？

这家人忧心忡忡地等待着您妻子分娩。这种忧虑在贝里

公爵夫人怀孕期间也曾袭扰过奥尔良家族：第二个若是女儿，就会使王位落到兄弟这一房，不必付出“七月”那样昂贵的代价。然而亨利五世①夺去了王冠。自那以后，奥尔良家族不得不孤注一掷：后来的事件助他们取得了胜利②。

母亲和女儿分娩的时间相隔九天。

卡罗琳娜的第一胎是个苍白瘦弱的小女孩，没有成活。

她母亲的最后一胎是个极漂亮的小男孩，重十二斤，还长了两颗牙齿，一头美好的浓发。

十六年来您始终想抱贵子，令人烦恼的夫妻生活使您喜出望外，这还是第一次。

怀孕分娩使您那位焕发了青春的妻子喜逢了所谓女人的“圣马丁之夏”③：她奶孩子，她竟然有奶！她气色极佳，皮肤白里透红。

四十二岁了，她还摆出年轻女人的样子：她买紧身袜，她散步时让保姆跟随身后，她绣无边软帽，装饰儿童帽。亚历山德琳娜拿定了主意，她得对女儿进行示范教育。她令人陶醉，她美满幸福。

不过，这一切仍旧是烦恼，是您的小烦恼，是您女婿的大烦恼。这是两种不同的烦恼；您和您妻子的烦恼倒是共同的。

---

① 亨利五世即波尔多公爵(1820—1883)，贝里公爵之子，被其祖父查理十世立为王位继承人。

② 后来的事件指法国七月革命，七月王朝时期王位落入波旁家族的幼支奥尔良公爵之手。

③ 指十月份夏天炎热的回光返照时期。此处指女人四十岁以后身体和感情重新焕发了青春。

说到底，您还是为您当了小老幺的父亲感到格外自豪，因为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亲爱的先生！

新 发 现

一般说来，年轻女人得在结婚两三年之后才会暴露自己的真实性格。沉浸在最初的欢乐，最初的喜悦里时，她总是无意识地掩盖着自己的缺点。她到社交场合是为了跳舞，她回娘家是为了让您在那里大获成功。还在旅行时，她那爱恋中的狡黠已初步显露出来，她成了妻子。不久她又成了母亲和奶娘。在那些苦恼而又甜蜜的日子里，照料孩子的事层出不穷，没有一分钟、一句话让您有观察研究的余地，您也就没有判断女人的可能。

您需要三、四年亲密无间的生活才可能发现一种极其可悲的事实，一个使您永远惊骇不已的问题。

您的妻子，那位曾经是妩媚、活泼、生气勃勃的少女，那位一举一动在当时都妙不可言动人心弦的姑娘，开始是让结婚初期爱情生活的欢悦取代了她的秀雅和风趣，后来，连她那套天生的手腕也被她慢慢地一一抛弃了。

您终于窥见了真相！您不愿接受这个现实，您认为是自己看错了。不对！卡罗琳娜的确缺少风趣，她十分笨拙，既不会说笑，也不会争论，有时又没有分寸。您害怕了，您发现您不得不一辈子牵着这“亲爱的小猫”穿过一条条荆棘丛生的道路，这其间，您的自尊心也就该毁损殆尽了。

您已经常常为她回答别人的话感到无地自容。在社交场

中，这些话得到的反应倒是礼貌的：人们保持沉默，并不微笑。然而您却相信，在你们离开后，妇女们会面面相觑，互相发问：

“您听见阿道尔夫太太说的话了吗？”

“可怜见的女人，她真……”

“幼稚得出奇。”

“怎么！象他这样有头脑的人会选择……？”

“他得培养自己的妻子，教育她；要么让她学会别开口。”

箴　言

在我们的文明生活里，男人对妻子的一切都得负责。而妻子却并非由丈夫培养。

一天，在一位极高贵的女人德·菲什塔米奈太太家里，卡罗琳娜竟“坚决”持这样的看法：她家的小老幺长得既不象她父亲，也不象她母亲，倒象她家的某个世交。有时，她还可能去开导德·菲什塔米奈先生，而且把德·菲什塔米奈太太东拼西凑的论断驳得体无完肤，使您三年的苦心付诸东流。自这次造访以后，德·菲什塔米奈太太便对您十分冷淡，因为她怀疑您对妻子泄露了什么秘密。

一天晚上，卡罗琳娜请一位作者谈谈他自己的作品，这之后，她在结束谈话时竟劝这位已经很高产的诗人无论如何也得为后世写些作品。

有时她在只拥有一个仆役的人家抱怨开饭太慢，而这家人为接待她早已手忙脚乱了。

有时她在德夏尔太太面前讲再嫁寡妇的不是，而德夏尔太太是第三次结婚，嫁给了您父亲的朋友，过去的公证人尼古拉-冉-热洛姆-内波米塞拉-昂日-玛丽-维克托-安娜-约瑟夫·德夏尔的。

总之，和您妻子一道出现在社交场合时，您已经不再是您自己了。正如人们骑上一匹容易受惊的马时目不转睛地往马的两耳之间盯着瞧一样，您总是专心致志地倾听卡罗琳娜在说些什么。

做姑娘时她不得不噤若寒蝉，现在为了弥补这一损失，她说呀，说呀，更确切地说，她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她想引人注目，而且已经做到了：她一发而不可收，她和男士中的精英，女士中的显贵攀谈；她还请人引见，弄得您如坐针毡。对您来说，去社交场合无异于去受凌迟之苦。

她已开始觉得您郁郁寡欢了，其实您只不过是提心吊胆而已。总之，您把她控制在一小部分朋友的圈子里，因为她已经弄得您和一些人反目，而这些人却是和您利害攸关的。

有多少次在清晨醒来时，您已经使她准备好好听您的话了，可是您却在必须告诫她的话已到嘴边时裹足不前！女人听话是极罕见的。有多少次，您把责无旁贷的声色俱厉之举视为畏途而一退再退？

你们这种内阁式的交流归根结底不就是这句话吗：“你没有头脑。”

您已预感到您上这一课的效果，卡罗琳娜一定会自言自语：“噢！我没有头脑！”

没有哪个女人会从好的方面来理解这句话。你们俩谁都会剑拔弩张。六星期后，卡罗琳娜会向您证明她的头脑不多不少，恰好足以让弥诺陶洛斯入侵同时让您蒙在鼓里。

这样的前景使您胆寒，于是您搬出了所有的演讲程式，您查来查去，总想寻出办法把话说得顺耳好让她能够接受。

您总算找到了迎合卡罗琳娜全部自尊心的方法，因为：

箴　言

已婚女人具有多种自尊心。

您说您是她最好的朋友，是唯一有资格开导她的人。您事先准备得越妥帖，她听得越专注，越兴趣盎然。此时此刻，她的确有头脑。

您搂着爱妻的腰问她，她和您相处时如此聪明风趣（您向她提起一些她从未讲过，您现在借给她，而她也欣然接受的话），为什么一到社交场合却说出这样那样的话来。象许多女人一样，她一定是在沙龙里有些胆怯。

“我认识许多有身分的男人，他们就是如此，”您说。

您举出一些在小场合语惊四座而在讲台上却说不上三句话的男人。卡罗琳娜的确应该注意自己了，您对她吹嘘说沉默是显得有头脑的最牢靠方法。在社交场合，人总是喜欢别人听自己说话的。

哦！您打破僵局了，您在平滑如镜的冰上滑行却没有留下痕迹。您竟能摸那最凶残最狂暴的狮头羊身的吐火怪物的

屁股；那是精神世界里最机灵、最敏锐、最忧心忡忡、最敏捷、最好猜忌、最易激动、最暴躁、最单纯、最风雅、最不理智又最热心的怪物："女人的虚荣心"！……

卡罗琳娜象圣女一般把您搂在怀里，她感谢您的意见，她更爱您了。她愿意什么都象您，甚至头脑方面也如此。她可能是笨嘴笨舌的，然而，比说漂亮话更重要的是，她会作漂亮事！……她爱您。不过，她还是希望成为您的骄傲！倒不是指讲究穿着、优雅动人方面，她是想让您为她的聪慧感到自豪。

您竟能摆脱夫妻生活这最初的困境，您真是世上最幸运的男人了。

"今晚我们去德夏尔太太家，在她那里，大伙都不知该怎么玩才好啦。有那么一大群年轻妇人和姑娘，玩的准是各式各样无伤大雅的游戏，你瞧着吧！……"她说。

您是那么高兴，您穿着衬衣裤衩收拾屋里各种杂物时竟哼起小曲来。您活象一只野兔在繁花似锦露华芬芳的草坪上不停地兜圈子。直到最后一刻，早餐已摆上饭桌，您才穿上便袍。

这一整天，您倘若会见朋友，或有人跟您谈起女人，您一定会为她们大肆辩护。您认为女人既富于魅力又温顺可人，她们具有某种超凡脱俗的气质。

我们在生活中由从未经历过的事件来左右我们的见解，这发生过多少次了？您把太太带到了德夏尔太太家。德夏尔太太是一位笃信宗教的主妇，在她家里是没有报纸可读的。

她对三个不同父亲的女儿十分留神；她对姑娘们格外严加管教，据说是因为她在前两次婚姻里有些小小的失误，这使她感到内疚。没有人敢在她家冒昧开句玩笑。她家里的一切都是洁白美丽的，散发着圣洁的芬芳，有如一位已过更年期的寡妇主持的家庭。这里似乎每天都在举行圣体瞻礼。

您自己呢，年轻的丈夫，您现在竟到德夏尔太太卧室里同少妇、少女、千金、公子聚会来了。

那些举止庄重的男人，政界人士，那些喜好品茶玩牌的先生们都聚在客厅里。

年轻人此刻正在玩多义文字游戏：按每个人对下面三个问题的回答猜谜：

"您如何喜欢（他、她、它）？

您让（他、它、她）成为什么？

您把（他、她、它）放在何处？"

轮到您猜字了，您跑到客厅里去，参加先生们的争论，一个笑盈盈的小姑娘去把您叫回来。大家为您找了一个最容易使回答捉摸不透的字。谁都知道，要想难倒一个自以为是的聪明人，最好的办法是选一个最普通的字，再配上些让沙龙里的俄狄甫斯①也如堕五里云中的句子。

这个游戏很难代替朗斯克奈或克莱普斯②，但玩这种游戏不须破费。

---

① 俄狄浦斯系希腊神话中的底比斯王，这里指善解谜语的人。

② 朗斯克奈是法国由雇佣的德国兵传入法国的一种纸牌游戏，现已过时。克莱普斯是一种骰子游戏，现今的某些赌场还有人玩。

“玛尔（mal①）”这个字被斯芬克司②选中了，每个人都准备让您陷入窘境。

这个字有许多涵义。作为名词，它的意思在美学上是“好”的反面；

作为名词，这个字还能引出千百个病理学的词组；

然后是同音的另外一个“玛尔（malle）”，即政府的邮车；

最后是指箱子，各式各样的箱子，有各色鬃毛，各样的皮，还有耳朵；它迅行如飞，因为它是运送旅行用品的——某个德利尔派③人士会作如是谈。

斯芬克司正在对您这样一位有头脑的人卖弄风情呢。它的翅膀张而复合，它对您显示它那雄狮的爪子，女人的胸脯，牝马的腰，聪明绝顶的头。它那神圣的头带摇来晃去，它停在地面，又腾空而飞，返而复往。它把令人觳觫的尾巴拖在地上，它让自己的爪子出尽风头，然后又把爪子收了回去。它笑容可掬，它坐立不安，它咕咕哝哝。它的眼睛象孩子一般欢快，又象德高望重的妇人一般威严。它嘲弄的神情尤为明显。

“我喜欢它出于相思。”

“我喜欢它是慢性的。”

---

① 法文的 mal 原意为“坏”、“病痛”，与 mal 同音的 malle，意思是箱子、邮车、……等。

② 斯芬克司系希腊神话中带翼狮身女怪，专以难解之谜害人，俄狄甫斯解破了它的谜，它便跳崖而死。

③ 德利尔派指效法德利尔雕琢辞藻，采用迂回婉转手法或代用词的诗派。

“我喜欢它鬃毛浓密。”

“我喜欢它有暗簧。”

“我喜欢它有明锁。”

“我喜欢它是马拉的。”

“我喜欢它似乎来自上帝。”

“您怎么喜欢它呢？”您对您妻子说。

“我喜欢他是合法的。”

您妻子的回答让人莫名其妙，简直把您打发到满天星斗的九霄云外去了；在那里，众多的创造使您眼花缭乱，无法作出任何选择。

把它（他）放在：

“车库里。”

“阁楼里。”

“汽船里。”

“人群里。”

“火车里。”

“苦役犯监狱里。”

“耳朵里。”

“商店里。”

您的妻子最后一个对您说：“我的床上。”

您猜出来了，但不知道用什么字合适，因为德夏尔太太不允许出现有伤风化的字眼。

您让它（他、她）成为什么？

“我唯一的幸福，”您妻子说。她之前每个人都作了回答，

这些回答使您作了语言方面的全部设想。

您妻子的回答使在座的人吃惊，尤其是您，因此，您毫不气馁地琢磨着这个回答的涵义。

您想到大冷天时您妻子放在脚下的用棉布包裹的热水瓶。

尤其是长柄暖床炉！……

她的便帽，

她的手帕，

她的卷发纸，

她衬衫的折边，

她的刺绣品，

她的短上衣，

您的围巾，

枕头，

您那上面找不到任何所需物品的床头桌。

总而言之，由于答问者最大的快乐是眼看他们的俄狄浦斯受愚弄，他们说的每一个被对方信以为真的字都让他们哄堂大笑。聪明过人的人在找不出什么符合那些涵义的字眼时，宁可认输而不愿白说三个具体的字。按游戏规则，您应该在交出一件抵押物以后回到客厅去，然而您对您妻子的回答感到如此困惑，您竟问起这个字来。

“玛尔，”一个小姑娘叫道。

您全都明白了，不过您妻子的回答除外：她没有按规则做游戏。

德夏尔太太和在座的年轻妇女都摸不着头脑。

有人作弊。

您很气愤，姑娘媳妇们也乱了起来。大家冥思苦想，绞尽脑汁。您要求说明，人人都表示了同样的愿望。

“您怎么理解这个字的意义的，亲爱的？”您问卡罗琳娜。

“怎么，是男人呀！①”

德夏尔太太抿紧嘴唇，露出极大的不满；年轻媳妇们红着脸低下了头；小姑娘们一个个睁大眼睛，互相碰碰胳膊肘，竭力支着耳朵听。

您呆在原处一动不动，您满嘴满喉全是盐，还以为使罗得摆脱妻子的故事正在重演呢，不过男女颠倒过来罢了。②

您已经意识到等待您的是地狱般的生活：这世界真让人难以忍受呀。和这种得意洋洋愚蠢之至的人同室相处真无异于服苦役。

箴　言

如同灵与肉之间有天壤之别，精神的折磨也远远大于肉体的痛苦。

---

① 法文“雄性(mâle)”的发音也是玛尔，按游戏规定卡罗琳娜并没有错，但在当时，这样的回答很不得体。

② 典出《旧约·创世记》第十九章：罗得的妻子不顾天使的禁令，在和丈夫一起离开所多玛时回头看了看，立即变成一根盐柱。这里用以比喻丈夫瞠目结舌呆立着，仿佛一根盐柱。

您已不想再开导您的妻子了。

卡罗琳娜是尼布甲尼撒① 的翻版，总有一天她会象王家蛹壳一样从毛茸茸的小动物变得如帝王一般凶猛。

年轻妻子的关怀

任何一个男人都会把无拘无束的起床视为单身汉妙不可言的乐趣之一，睡醒时的随心所欲可以补偿上床时的凄凉。单身汉在床上辗转反侧，他打呵欠打得让人以为哪里出了凶杀案；他大声喊叫使得人家以为有什么大喜过望的事。

他可能违背头天发出的誓言，也可能让火一直在壁炉里烧着，让蜡烛在烛台上燃着，而自己又呼呼睡去，管它工作急不急。

他会咒骂自己的靴子，它们正伸出黑黑的大嘴，竖起耳朵准备上脚呢。

从窗帘射进的太阳照得那些钢挂钩闪闪发光，他却视而不见。

他对固执的挂钟大声的控诉也充耳不闻。

他躺在被窝里想："昨天，不错，昨天很忙，可是今天再也不忙了。昨天是疯子，今天却是聪明人。它俩之间还有个夜

① 典出圣经故事：尼布甲尼撒系巴比伦君主，他自己说，根据梦里的预言，他的骄傲受到了惩罚，他被赶出了人类。他象牛一样吃草，汗毛象鹰的羽毛，指甲也象鸟爪。七年以后，他离开田野，回到了他的王国。

晚呢，夜晚可会出好主意，夜晚能启发人……我应该去那里，我该干活了，我答应过……我太软弱了……可怎么敌得过床上暖烘烘的被窝呀？我两脚发软，说不定是病了。我太快活了……我真想再看看我梦里那些荒诞不经的天地，看看我那些没有脚后跟的女人①，那些长双翼的人，还有讨人喜欢的自然环境。我总算找到了用来放在那只飞个不停的小鸟尾巴上的盐粒②。这卖弄风情的家伙一只脚粘到捕鸟胶上了，我抓住了它……”

您的仆人读您的报纸，他悄悄打开您的书信却并不去打扰您。最早的车辆发出的响声隐约传进您的耳朵，象催眠一般又使您睡了过去。那些讨厌之至、来去匆匆、轻快灵活的运肉车，还有装着盛得满满的白铁奶桶的运奶车，平时车轮辗着路面，吵得叫人受不了，现在却好象在棉花上滚过，让您模模糊糊想起拿破仑·缪萨尔③的乐队。您的房屋连框带架都在抖动，木头柱子也在摇晃，而您却以为您是被微风轻漾着的水手呢。

所有这些快乐，您只要象饭后揉餐巾一般揉皱和扔掉自己的绸头巾，—……噢！那叫一屁股坐起来，就全都烟消云散了。于是您自己骂骂自己，说几句严厉的话，诸如“哦，畜生！该起来了。——勤快的猎手，——我的朋友，想发财就得起

---

① 脚跟短或无脚后跟的女人有时指不愿拒绝追逐她的男人的女人。

② 意思是找到了解决难题的办法。

③ 拿破仑·缪萨尔（1793—1859），巴黎歌剧院舞会指挥菲利浦的别名，他指挥的乐曲以节奏强烈著称。

——早，你是个怪家伙，是个懒虫。”

您还在利用这点时间呢。您瞧瞧您的房间，集中您的思想，最后总算跳下了床。

主动地！

英勇地！

自觉自愿地！

您去烤火，去看那最殷勤不过的挂钟，您又燃起了如此这般的希望：

“某某很懒，我还能找到他！”

“我要跑步。”

“假如他已出门了，我一定会追上他。”

“他们肯定会等我。”

“所有的约会，即使是债主和借债人之间的约会也有一刻钟的宽限呀。”

您发狂似地穿靴子，您穿衣服之快就象生怕身上穿得太少被人看见似的。您把匆匆忙忙当成乐事，您一个劲催促您的纽扣。您总算出门了。您活象个得胜的人，吹着口哨，挥着手杖，摇晃着脑袋；您没命地跑起来。

“无论如何，”您说，“你不欠谁什么，你是你自己的主人！”

您呀，您这个可怜的已婚男人，您竟蠢得去跟您妻子说：“我的好人儿，明天……（有时，她两天前已经得知了）我得起个大早。”

倒霉的阿道尔夫，您还特意说明了这次约会的重要性：“事关……还牵涉……和……以及……”

天亮前两个钟头卡罗琳娜就轻轻把您叫醒了，她温柔地对您说：

“我的朋友，我的朋友！……”

“怎么？火，是……”

“不，睡吧！我弄错了，我看见时钟了，瞧！才四点钟，你还可以睡两个钟头。”

对人说：“您只能睡两个钟头了。”小而言之，这无异于对一个罪犯说：“现在是早晨五点，七点半执行。”对不对？睡眠被某种暗淡的思想扰乱了，这思想插翅飞来，象蝙蝠那样一头撞在您大脑的玻璃窗上。

女人之遵守时刻，就象魔鬼按时前来索要出卖给他的灵魂一样。钟一敲五点，您妻子的声音——可惜，太熟悉了！——便在您耳边鸣响起来。她象为钟声伴奏似的带着要命的温柔对您说：“阿道尔夫，五点了，起床吧，我的朋友。”

“唔……唔……”

“阿道尔夫，你会误事的，是你自己说的。”

“唔……唔……”

您绝望地转转头。

“喂，朋友，我昨天把什么都替你准备好了……我的猫咪，你该走了。你难道愿意错过约会？好了，起来呀，阿道尔夫！去吧！天亮了。”

卡罗琳娜自己倒推开被子起来了，她一定要做给您看：她能毫不迟疑地起床。她走过去打开百叶窗，放进了阳光、清晨的空气和市街的响声。她随即走了回来。

“你起来呀，我的朋友！谁想到你原来是个没志气的人呢？哦！男人！……要说我，我虽是妇道人家，我可是说到作到的。”

您咕咕哝哝起床了，嘴里诅咒着自己为什么竟成了亲。不过，您这份起床壮举可并不是您的功劳，这并不是您而是您的妻子起了床。卡罗琳娜找出了您所需要的一切，她动作之麻利实在令人望尘莫及。她什么都考虑周全了：冬天递给您一条围巾，夏天则让您穿上蓝条纹细麻布衬衫，您简直被当成了孩子。您还在睡乡里迷瞪呢，她已替您穿起衣服来，真是为您费尽了心力。您简直是被推出家门的，没有她，什么都会一团糟！她把您叫回来，要您带上一张纸，一个公文包。您什么都想不到，她什么都想到了！

五个钟头过去了，在十一点到中午之间，您回家用午餐。贴身女仆在门边，在楼梯上或楼梯平台上跟某个男仆聊天。她一听见您的声音或远远瞥见您的身影便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了。仆役慢慢吞吞地摆着餐具，他透过窗户往外边东张西望，他在偷懒。他走来走去，悠哉游哉。您问您的妻子在哪里，您以为她已起床了。

“太太还在床上睡觉，”女仆说。

您发现您的妻子无精打采，懒洋洋的；她劳累过度，睡眼惺忪。

为了叫醒您，她一夜未眠。您走后她又上床睡了一觉，睡到此刻她才感到饥肠辘辘。

您是这一切混乱的罪魁祸首。

中饭尚未做好吗，她归罪于您出门；她还没穿好衣服吗，一切都乱七八糟吗，这都是您的过错。

为什么百事不顺？她回答说："得叫你起个大早呗！"

"先生起得这么早！"这是万灵的理由。

她让您早睡，因为您起得早了。

她一整天无所事事，因为您起得早了。

过了十八个月，她还在对您说："没有我，您根本就起不来。"

她对女朋友们说："先生起床嘛！……噢！要没有我，我如果不在，他压根儿就起不了床。"

一位头发花白的男士对她说："您这是在恭维您自己呢，太太。"

这句微嫌放肆的批评使她的自吹自擂有所收敛。

这种烦恼反复两三次之后，您便学会在家庭内部独往独来了。您再也不把什么都放在嘴上，您遇事只依靠您自己。您对结婚利大于弊的说法经常产生怀疑。

逗

您从单身汉跳跃的快板过渡到了父亲的庄重缓慢的行板。

您原来拥有的是和您的心一般轻松的双轮马车，拉车的是一匹英国骏马。这匹马驾着漆黑铮亮的车辕奔驰如飞，油光水滑的马臀上下颠动。您握着那四股缰绳的姿势有多么优雅，多么帅气，只有爱丽舍田园大道最为清楚！然而您现在赶

的却是一匹胖乎乎的诺曼底马，走起道来不慌不忙，四平八稳。

您已学会了作父亲的耐心，证实您这种耐心的机会可少不了，所以您的面孔显得十分严肃。

您身边还有一个仆人，他呆在那里有双重的意图，正如这辆马车也派两种用场一样，这是明白无误的。

这辆马车有四个车轮，轮轴是英国式的，车身鼓出，外形酷似鲁昂河上的船舶。车上装配了玻璃，还有数不清的经济实惠的机械装置。天气晴朗时，它是敞篷马车，阴雨天它又成了篷车。这辆车外表轻便，坐上六个人就变得笨而且重了，您那匹唯一的马也因此疲惫不堪。

车厢里，象花儿一般摆设着您那喜气洋洋的娇妻，和您那位象枝叶繁茂的滚圆蜀葵一般的岳母。这两朵雌性花卉叽叽喳喳正在谈论着您。只是车轮的轰鸣和您赶车人的专注加上您作父亲的事事不放心使您无法听到她们讲的话。

车厢最前面坐着一个打扮得清清爽爽的漂亮女仆，女仆膝头上坐着一个小姑娘，小丫头旁边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小男孩。男孩穿了一件带褶裥的红衬衣，他把身子伸出车厢，想爬到车前的坐垫上去，因此招来了各位妈妈一连串的话语。他也知道这些话无非是为了吓唬他，诸如："你可得乖点，阿道尔夫！"或"我再也不带你出门了，先生！"之类。

妈妈内心对这个小闹将厌烦之至，她光火不下二十次，可是每次一看见正在沉睡的小姑娘，她又平静下来了。

"我是母亲呀，"她对自己说。

她终于镇住了她的小阿道尔夫。

您这是在实行您那携家一游的得意打算。你们早晨离家出门时，左邻右舍都扒在窗口观看，他们羡慕您，您的财富赋予你们郊游的特权，而且来去还不必忍受公共马车的不便。这时，您赶着那匹可怜的诺曼底马穿过巴黎正往凡塞纳走去，从凡塞纳到圣莫尔，从圣莫尔到沙朗通。沙朗通对面有一个什么岛，您妻子和您岳母似乎认为那地方的景色比您带她们去过的所有地方都迷人。

“去梅松吧！……”有人嚷道。

你们去了阿尔弗附近的梅松。返家时经过塞纳河左岸，一路上尘土飞扬有如黑云弥漫天空，拉车的马艰难地拖着您那一大家人。唉！眼看这匹马两胁深陷，腹部两侧骨头突出，身上一片片汗水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汗水和灰尘协力把马毛粘在一起，显得格外蓬乱。看着这一切，您简直是斯文扫地。这匹马象一只怒发冲冠的刺猬，您真怕它会累得筋疲力尽。您用皮鞭轻轻拂着它，它也似乎理解您这个动作里蕴含的某种惆怅之情。它摇摆着脑袋，活象一匹对可悲的生活感到厌倦的套郊区马车的老马。

您是很珍爱这匹马的；这马相当不错，值一千二百法郎。一个人有幸作了父亲之后，他珍惜一千二百法郎正如您珍惜这匹马一样。您意识到如果不得不让这匹马休息下来，一笔意外的开支数目该有多么可怕。

两天里您出门办事都得坐出租篷车。

您的妻子会因出不了门而撅嘴，她若硬要出门，就得雇一

辆包租车。

您那匹马还得因此吃小灶，您那唯一的马夫当然会把这小灶饮食记在他的帐单上，因为您监视您那独一无二的马夫就象监视所有独一无二的东西一样。

马车走上去玻璃厂的黑沙满地的大路时，您扬鞭轻轻拍打马身的动作就表达了您方才的思绪。

此刻，小阿道尔夫坐在这活动匣子里不知如何是好，他东扭西扭，不觉难过起来。他外祖母有些担心，忙问：

“你怎么啦？”

“我饿了，”孩子回答。

“他饿了，”母亲对女儿说。

“他怎么能不饿呢？五点半了，我们还没到城门，我们上路已经两个钟头了。”

“你丈夫完全可以让我们在乡下吃晚饭的。”

“他宁愿让他的马多走两法里路回家去吃。”

“女厨子本可以星期天休息的；不过，不管怎么说，阿道尔夫还是对的。在家里吃饭更省钱，”岳母说。

“阿道尔夫，”被省钱这个字一刺激，您的妻子嚷起来，“我们走得这么慢，我该晕车了。而且正好又在黑尘土里慢腾腾走，您在想些什么呀？我的衣服帽子全完蛋了。”

“难道你愿意我们的马完蛋？”您这么问，您认为您的口气是不容置辩的。

“问题不在你的马而在你的孩子，他快饿死了，他已经有七个钟头没吃什么东西。赶快用鞭抽马呀！真的，你这不是

爱蹩脚马胜过爱你的儿子吗？”

您没有勇气给马一鞭子，这马很可能还有力气发火狂奔起来。

“不对，阿道尔夫这是在有意跟我过不去。这马走得更慢了，”年轻女人对她母亲说。“好吧，朋友，你愿怎么走就怎么走吧。以后你见我再买帽子时，又该说我会花钱了。”

您说的话湮没在车轮的滚动声里。

“可是您说的理由并没有普遍意义，”卡罗琳娜叫道。

您说话时老是回过头来面对车厢，随后又把头转到马的方向以免出事。

“好吧！去碰别的车吧！把我们翻下去好了，你好摆脱我们呀！不管怎么说，阿道尔夫，你儿子快饿死了，他脸色惨白！……”

“可是，卡罗琳娜，”岳母发话道，“他也尽了自己的力量了呀……”

没有比受到这位岳母维护更加让您恼火的事了。她是个伪君子，她看见您和她女儿斗嘴喜得心花怒放，她在缓缓地，无比小心谨慎地往火上浇油。

你们来到城门时，您妻子默不作声了。她一言不发，抄着手臂，连看也不想看您一眼。

您没有灵魂，没有心肝，也没有感情。只有您才会想出作这样一次郊游。倘若您不幸提醒卡罗琳娜，说是她在早上以孩子和孩子奶母（她亲自喂小女儿的奶）的名义要求作这场郊游的，您便会横遭连珠炮似的冷嘲热讽。

因此，为了不让喂奶的女人奶水变酸，而且得容忍她一些无关紧要的毛病，您就必须忍受一切。这是您那位让您受不了的岳母悄悄对您说的。

您心里充满俄瑞斯忒斯式的狂怒①。

听到城关人员说这句神圣的话："您有没有什么要申报吗……"

您妻子说：

"我申报我的恶劣情绪，满身尘土。"

她笑了，雇员也笑了。您真想把全家扔进塞纳河。

这时，您不幸忆起了那个快活的颠三倒四的姑娘。六年前，您经过这里去吃水手鱼②时，她戴一顶粉红色的帽子，在您那辆双座轻便马车里坐立不安动来动去。想起来了！匈茨夫人当时为孩子们和她自己的帽子好不揪心，记得那顶帽子的花边在树林里撕成了碎片。那姑娘却什么也不放在心上，甚至对她自己的尊严也视若儿戏。记得她在凡塞纳树林里跳一种有伤风化的舞蹈时，她那放肆劲还曾使护林官感到十分不快呢。

你们回家了，您狂怒地催促那匹诺曼底马往前跑，也不顾这头牲畜是否适应，也不管您妻子是否难受。

晚上，卡罗琳娜的奶很少，小姑娘吮吸她妈妈的奶头时哭

---

① 俄瑞斯忒斯，希腊神话阿耳戈斯传说里的英雄。他父亲阿伽门农被母亲和母亲的奸夫所杀，他发誓复仇。在一些神祇的帮助下，他杀了母亲并被法庭宣布无罪。

② 水手鱼系加酒和洋葱烹调的鱼。

得您脑袋都要炸了。这都是您的错，谁让您只管马的健康而不顾您儿子的健康呢，您儿子当时饿得都快送命了。您也不关心您女儿的身体，您女儿的晚餐就因为你们那场争吵而化为乌有了，争吵时当然是您妻子有理，“永远有理！”

“归根结底，”她说，“男人毕竟不是母亲。”

您离开房间时听见您的岳母用这几句可怕的话安慰她的女儿：“他们都自私自利，你冷静点。你父亲也跟他一模一样。”

权威性决定①

八点了，您来到您妻子的卧室，室内灯火通明。贴身女仆和厨娘轻快地转来转去，室内的桌椅上堆满了试过的衣裙和扔掉的花。

理发师也在场，他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一位权威；他毫无价值而又价值连城。您听见其余的仆役也在走来走去，命令传下去了又收回来，差事办得有好也有坏。满屋里一片混乱，卧室已经变成了画室，从这画室里将推出一幅维纳斯的沙龙画也未可知。

您准备参加舞会，您妻子便希望当上舞会的皇后。这究竟是为您，为她自己，还是为别的人？这可是个严重问题！您无非没有去深究罢了。

舞会礼服穿在您身上又紧又笨又可笑。您慢条斯理地踱着步，注视着，观察着，想在这个中立地区同某个经纪人，某个

① 权威性决定指瑞士和德国某些代表大会作出的带政令或照会性质的决定。

公证人或银行老板谈谈生意。您不想去这些人家里找他们，免得他们占便宜。

一个人人都注意到了而原因却几乎难以说清的奇怪事实是，穿戴就绪准备出席晚会的男人对商讨事务或回答问题总表示出一种特殊的厌恶。在启程赴会时，很少见哪位作丈夫的不是默默地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思绪的内容当然因各人的性格而异。即使有哪个丈夫回答别人的问题，他们的言语也十分简短而且斩钉截铁。

每逢这样的时刻，女人们倒变得格外让人不快了。她们向您咨询，为如何遮盖玫瑰花梗，为挂欧石南或戴围脖的方式而征求您的意见。问题倒不在这些小玩意本身，而在她们本人。用一句漂亮的英国俗语说，她们是在钓恭维，有时是钓比恭维更胜一筹的东西。

一个刚从中学毕业的孩子也会觉察到那些借口后面隐藏的动机。然而您对您的妻子太熟悉了，您曾拿她的品性和长相的优点开了那么多次玩笑，因此您这次竟残酷地草草谈出了您真实的意见，弄得卡罗琳娜不得不说出这句对任何女人，甚至过了二十年夫妻生活的女人都太严峻的关键话语：

“我似乎不合你的胃口？”

这句话让您立即回到了现实，于是您把她恭维一番。这些恭维话在您简直是小意思，有如您最不在意的零钞，钱包里的苏，里亚①。

① 里亚，法国古铜币名，四个里亚相当于一个苏。

“这连衫裙真雅致！——我从没见你穿得这么合身过。——这蓝色，这粉红，还有黄色，朱红（随您挑选）太适合你了。——你的发型不同凡响。——你走进舞厅时，人们会对你赞不绝口。——你不光最美，还穿得最好。——她们比不上你的高雅，全都会气得发疯。——美丽嘛，我们是无法赠送的；不过趣味却好比机智，这东西我们倒可以自豪……”

“您真这么看？这是您的真心话，阿道尔夫？”

您妻子和您调情了。她趁这一刻硬逼您说出对这个或那个女友的所谓想法，还顺便提到您赞赏的漂亮东西的价钱：只要让您高兴，什么也不嫌贵。她把厨娘打发走了。

“走吧，”您说。

她让理发师走了以后，又打发走了贴身女仆。于是她在活动穿衣镜前转来转去，向您显示她最得意的美丽之处。

“走吧，”您说。

“您倒挺着急的，”她回答。

她象食品摊上一只独压群芳的水果，洋洋自得，娇态百出。

您晚餐时吃得酒醉饭饱，因此您只吻了吻她的额头；您感到自己无力附和她，于是卡罗琳娜变得严肃了。

马车启动了，全家人都目送着她远去，她是大家动手创造的杰作呀，人人都在欣赏这共同的业绩。

您妻子上路时对自己感到格外陶醉，对您却大为不满。她在舞会上自命不凡地走着步，有如一幅由画家在画室精心创作的爱不释手的珍贵作品送进了卢浮宫宽敞的展厅。

您妻子发现，唉！那里还有五十个使她大为逊色的美貌女人，这些女人的打扮多少有些标新立异而且价值万金。有时，女人的独创会经历卢浮宫的杰作遭遇的命运：您妻子的裙衫在一件式样几乎类似的裙衫旁边相形见绌；那一件的颜色格外鲜艳，致使她这件顿失光彩。卡罗琳娜在这里一文不值，她几乎没有被人注意。一间客厅里有六十个标致女人时，美的感觉就消失了，人们再也不明白何谓美丽。您的妻子变成了大路货；在那些表情豪放的人们当中，在那些目光咄咄逼人，傲视一切的女人旁边，她那竭力把自己的微笑雕琢得完美无缺的苦心不再被人理解。她被忘却了，没有人邀她跳舞。她试图装作满意，但她毕竟并不满意，因此她听见有人在说："阿道尔夫太太脸色真不好。"女人们假惺惺地问她是否不舒服，为什么不去跳舞。面善心恶，再佐以能使圣人苦恼，使猴子正经，使魔鬼毛骨悚然的宽厚，这是她们的惯伎。

您却傻乎乎地只管玩牌；您走来走去，丝毫没有看见那强刺在您妻子自尊心上的千百根针。您走到她身边悄悄问她：

"你怎么啦？"

"去把我的车叫来。"

这个"我的"意味着结婚已大功告成。

两年来，都说"先生的"车，"车"，"我们的"车，最后成了"我的"车。

您刚开始玩一局，您还想扳回这一局赢点钱呢。

说到这里，阿道尔夫，应该承认您的确相当厉害，您说了声好便一溜烟走得无影无踪了，您并没有去叫车。

您有一个朋友，您让他去和您妻子跳舞。原来您已找到了将来总会使您倒霉的让步妙计；您已隐约瞧见了朋友的用处。

不过您最后还是要了车。您妻子带着愠怒上车之后一下子跌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她把自己暖暖和和地裹在斗篷里，在皮袄里抄着双手，象猫一样蜷作一团，在角落里一言不发。

啊，丈夫！你们应该明白，在这种时刻，你们本可以弥补一切，使夫妻言归于好。在晚会上始终以火热的目光互相爱抚的情人那种冲动在车厢里是并不缺少的！是的，您带她回去时，本可以使她恢复得意洋洋的神气。她现在只有您了，您得到了好机会，得到了强奸您妻子的好机会。噢！唔！您却对她说了您那句蠢而又蠢的无关痛痒的话："你怎么啦？"

箴　言

作丈夫的应该随时知道妻子怎么了，因为她自己随时知道她哪点不怎么。

"冷，"她说。

"晚会真是妙极了。"

"唔！唔！没什么了不起！如今谁都喜欢把全巴黎的人邀到一个洞里。连楼梯上都挤满了女人，衣服脂粉都糟践得够戗，我的服饰全给毁了。"

"大家都玩儿来着。"

"你们这些人，只要有牌玩就万事大吉。你们一旦结了婚，要你们照顾妻子就象要狮子关心绘画一样。"

“我简直认不出你了，你来的时候是那么快活，那么幸福，那么漂亮！”

“噢！你们永远不会理解我们。我请您离开晚会，您却把我扔在那里，好象女人会做没道理的事似的。您有头脑，可是有时候您真奇怪，我真不知道您在想些什么……”

一谈到这点，争吵就激化了。您伸手扶您妻子下车时，俨然扶了一个木头人；她向您道谢时，显然把您打入了仆人的行列。

您在舞会前也并不比舞会后更了解您的妻子。您简直跟不上她，她不是在上楼梯，她是在飞。彻底闹翻了。

女仆也被牵连进失宠的漩涡里了。她得到的回答只是“不”或“是”，干脆得象布鲁塞尔的面包干，她吞下这面包干时斜眼瞧着您。

“先生从来不会干别的事！”她埋怨道。

只有您能转变太太的情绪。太太躺下了，她得报复您，您既然不理解她，她也根本不了解您。

她想方设法用最令人生气最含敌意的方式躺在那里，身上穿着衬衫和短上衣，头上戴着睡帽，活象一件寄往印度的钟表包裹。她既不对您道晚安，也不道日安；既不说我的朋友，也不叫阿道尔夫。您根本就不存在，您只是一袋面粉。

五个钟头之前，就在这间房子里，您的卡罗琳娜还那样挑逗您；她那时象鳗鱼一样扭来扭去，现在却一变而成了铅锭。您即使是跨赤道的回归线的化身，也溶化不了这个拟人化的小小瑞士冰川。这小小的瑞士如今仿佛正在沉睡，然而如有

必要，它会让您从头到脚冻成冰块。您如果问她一百次“你怎么啦”，这瑞士会用“权威性的决定”作为回答，这时，她又俨然成了“市政委员会”① 或“伦敦会议”②。

她没有怎么，她累了，她在睡觉。

您越坚持，她越装胡涂，而且象插了铁蒺藜一般戒备森严。您发急了，她却已进入了梦乡！您抱怨，您彻底失败了。

箴　言

女人本善于表明自己心胸开阔，她们却总让人去猜测她们如何狭隘。

卡罗琳娜或许也愿意屈尊对您说明她感到身体不适，然而她却在您睡觉时暗自发笑，而且冲您入睡的身子骂不绝口。

女人的逻辑

您以为娶了一位通情达理的女性，您大错特错了，朋友。

箴　言

敏感的人并不是明智的人。

---

① 市政委员会指瑞士联邦主要城市建立的市政机构。

② 伦敦会议由欧洲列强的代表组成。一八三〇年，它受托处理比利时和荷兰分裂后出现的问题。会议的工作于一八三九年，即巴尔扎克写此文前不久结束。

感情不是推理，理性并非乐趣；诚然，乐趣也并非理性。

“哦！ 先生！”

您说：“噢！”是的，噢！ 您气冲冲地从家里出来或极为震惊地回到自己的书房时，您从胸腔深处发出这一声“噢！”

为什么？怎么回事？是谁制服了您，杀了您，让您大吃一惊？是您妻子的逻辑，而这逻辑却并非亚里斯多德的逻辑①，

也不是拉缪的逻辑②，

也不是康德的逻辑③，

也不是孔狄亚克的逻辑④，

也不是罗伯斯比尔的逻辑⑤，

也不是拿破仑的逻辑；

却又与所有的逻辑近似，应该管它叫全体女人的逻辑，英

---

① 亚里斯多德（前384—322），希腊哲学家、科学家。柏拉图的学生，其学派称为“逍遥派”，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其理论表现出自发的辩证思想。

② 拉缪（1515—1572），法国哲学家和语法学家，亚里斯多德的反对者。他主张从理性而非从权力中寻求真理。

③ 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主张“自在之物”（即“本体”）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它是感觉的源泉，但又断言这是不能认识的。他主张人类知识是有限度的，理性低于意志。著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等。

④ 孔狄亚克（1715—1780），法国启蒙思想家，感觉论者。他以感觉论的观点批判了笛卡儿的唯理论和天赋观念说，但未能贯彻唯物主义感觉论，最后走向了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

⑤ 罗伯斯比尔（1758—1794），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领袖，在保卫和推动法国大革命向前发展的过程中起过很大作用。

国女人的逻辑，意大利女人的逻辑，诺曼底和布列塔尼女人（哦！后者是没有被制服的）的，巴黎女人的，末了，月球女人的逻辑——只要这个夜间国度确有女人，地球的女人就准能与这样的国度呼吸相通，她们不是天使下凡的吗！

争论在早饭后开场了。夫妻之间的争论向来只能在此刻进行。

在床褥间，男人即使愿意，也无法和妻子争论：妻子占据太大的优势，她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逼迫丈夫哑口无言。

一旦离开了那张躺着漂亮女人的双人床，倘若你青春年少，你一定会感到饥肠辘辘。早餐总是欢快的，欢快与争论当然毫无缘分。总而言之，您得用完奶油咖啡或用茶之后才着手争论。

您曾动过脑筋，想把，比如说，您的孩子送进学校。

做父亲的都很虚伪，当子女在房里疯跑，或放肆地伸手到处乱摸，或象蝌蚪一般动来动去时，他们从不愿承认他们对此感到多么恼火。

您的孩子叽叽喳喳，乱喊乱叫，又哭又闹；他弄脏家具，弄坏桌椅，家具可是很值钱的。他把什么都用来当刺刀，他弄丢您的文件，用您还没有看过的报纸折了纸小鸡。

凡是您的东西，他母亲都对他说：“拿去吧！”然而东西只要属于她，她就会说：“当心！”

这狡猾的人拿您的东西当垫钱以求得自己安宁，她那好妈妈式的背信弃义便躲在儿子身后受到保护，孩子遂成了她的帮凶。他俩为反对您结为朋比，与罗贝尔·马凯和贝尔特

朗串通一气反对股东如出一辙①。这孩子犹如一把斧头，用它可以把您家里翻个底朝天。

孩子得意洋洋或象无赖一般偷偷摸摸往您的衣橱里钻，从那里出来时，他竟把脏衬裤披在身上，还翻出一些会让人出丑的装饰品。他把缩腹带，擦须膏，袖口已败色的旧内衣，后跟微黑袜尖发黄的袜子都翻出来交给与您友谊甚笃的女友，那位仪态万方的德·菲什塔米奈太太。如何向她说明，这些污迹是皮鞋造成的呢？

您妻子瞧着您的女友笑，而您又不敢发脾气，您竟也笑起来，可那是什么样的笑呀！只有倒过霉的人才知道个中滋味。

此外，当您发现剃须刀不在原处时，这孩子让您好不恐慌。您若生气，这小鬼便微微一笑，露出两排珍珠般的牙齿；您若责备他，他便哭起来。母亲跑过来了，那是什么样的母亲呀！若您不让步，她准恨您！就是这样一位母亲。和女人打交道是没有 mezzo termine②余地的：不是魔鬼就是最优秀的父亲。

某些时刻，您会想起希律③和他那臭名昭彰的屠杀无辜者的敕令，只有好人查理十世的御令与之相比才有过之而无

① 罗贝尔·马凯和贝尔特朗是邦雅曼·安蒂叶和弗里德里克·勒迈特等人合作的戏剧《向阳山坡的客栈》和《罗贝尔·马凯》中两个狼狈为奸的人物。

② 拉丁文：折中。

③ 希律系公元前四十年到公元后四年间的犹太国王。曾下令杀害施洗者约翰。人们认为他是屠杀无辜的罪魁祸首；希律家族被认为是耶稣基督的敌人。

不及①！

您妻子坐回沙发去，您则来回踱着步。当您停下来时，您用下面这个惊叹句干脆利落地提出了问题：

“明白说吧，卡罗琳娜，我们得把查理送去住校！”

“查理不能去住校，”她用甜蜜蜜的声音说。

“查理六岁了，正是开始受教育的年龄。”

“起码得到七岁，”她回答，“王子们从家庭女教师手里转给太傅也是在七岁，这是惯例和常理。我想不通为什么王孙公子遵守的惯例就不适用于富裕的老百姓。难道你的孩子比他们的孩子早熟？罗马国王……”

“罗马国王并不是什么权威。”

“罗马国王难道不是皇帝的儿子？……”（她转移了话题。）“难道说他是别的女人生的！你总不会怪罪皇后吧？是杜布瓦大夫给她接的生②，在场的还有……”

“我没有说这个……”

“你从来不让我把话说完，阿道尔夫。”

“我说罗马国王……（说到这里您开始提高嗓门）罗马王不到四岁就离开了法国，他算不了榜样。”

“尽管如此，波尔多公爵总是在七岁上托给他的老师里维埃公爵先生的吧③。”（逻辑效果。）

① 这是正统主义者对一八三〇年七月敕令的辛酸的玩笑话，这个命令加强了对新闻出版的控制，成为革命的导因。

② 安东尼·杜布瓦大夫的确曾在一八一一年给拿破仑的皇后接过生。

③ 波尔多公爵亨利生于一八二〇年九月二十日，里维埃公爵于一八二六年被任命为他的老师，因此，当时他还不到七岁。

“波尔多公爵，那是另一回事……”

“那么你也认为不能把不到七岁的孩子送进学校啰？”她夸张地说道。（又一个效果。）

“我一点没有这么说，亲爱的朋友。公共教育和个别教育完全是两码事。”

“正因为如此我才不肯把查理送进学校去呢，得让他比现在更强壮些再去。”

“按他现在的年龄他已经很壮实了。”

“你说查理？……哦！这就是男人！查理的体格是非常羸弱的，他就象您。（开始说“您”了。）您若想摆脱您的儿子，您尽管把他送进学校好了……不过，我早就发现这孩子让您讨厌。”

“瞧你说的！我讨厌我的孩子？眼下，你也够受的！我们得对孩子们负责！总而言之，是着手教育查理的时候了；他在家里养成了最坏的习惯，谁的话他都不听。他以为自己是霸王，他打人，却没人还手。他应该和平等的人相处，否则他会成为性格最糟糕的人。”

“谢谢。这么说，我很不会养育孩子啰？”

“我并没有这么说。不过，您总找得出最妙的理由把他留在身边。”

到此，已经开始互相称“您”，争论双方的语调都变得激烈了。

您的妻子本想用“您”使您伤心，不料却遭到了回敬。

“好吧，这是您说的！您想除掉我的孩子，您觉得他妨碍了我们。您嫉妒您的儿子，您想任着性子专横地对待我，就牺

牲您的儿子！啊！我还算有头脑，能把您看透。”

“您简直把我当成持刀的亚伯拉罕了①！照您这么说，好象根本不存在学校似的！学校全都空着，没有人送孩子上学。”

“您想把我当成可笑之至的人，”她接着说。“我很清楚有学校，只不过谁都不把六岁的孩子送学校，查理绝不去上学！”

“亲爱的朋友，你可别发火。”

“好象我发过火似的！我是女人，我是会忍受痛苦的。”

“我们还是讲讲道理吧！”

“不错，我是够不讲道理的。”

“的确该教孩子读书写字了，再晚了，他会感到困难从而气馁的。”

这句话之后，您说了十分钟的话一直没有被打断，您最后问了一句：

“嗯？”这个字加重的语气似乎画出了一个极弯的钩形问号。

“嗯！”她答道，“还不到送查理上学的时候。”

什么也没有捞到。

“亲爱的，德夏尔先生可是在小于勒六岁上就送他去学校了。你去看看学校，你会发现那里有许多六岁的孩子。”

您又说了十分钟没有被打断，当您又问了一声“嗯？”时：

“小德夏尔回家时长了冻疮，”她回答。

“查理在家也长冻疮呀。”

① 亚伯拉罕，圣经故事中的人物，他听从耶和华的命令，准备杀死他的儿子以撒。——见《旧约·创世记》第二十二章。

“从没长过，”她神气活现地说。

过了一刻钟，争论还停留在“查理长过冻疮没有”这个次要问题上。

您俩旁征博引，互相矛盾。互相都不再信任对方了，必须叫来第三者。

箴　言

每一对夫妇都有自己的最高法院，这法院从不考虑实质而尽判断形式。

女佣应召走了进来，她站在您妻子一边。

争论双方一致确认，查理从未生过冻疮。

卡罗琳娜注视着您，她洋洋得意，竟对您说出如此令人吃惊的话：“你也明白了，不可能送查理去学校。”

您怒不可遏，拂袖而去。没有办法向这个女人说明，建议送孩子入学与有无机会生冻疮，两者之间不存在丝毫联系。

晚上用餐后，您听见这要命的女人正在和另一个女人聊天。她竟当着二十个人的面这样来结束她那漫长的闲谈：“他想送查理上学校，可是他考虑再三，还是得等一等。”

遇上这样的情况，有些丈夫会当众暴跳如雷。过六个礼拜他们便会戴上绿帽子。不过，这类丈夫在争吵中好歹得到了这样的许诺：一旦查理再冒冒失失干蠢事，就得把他送学校。另外一些丈夫可能会控制不住内心的狂怒而砸碎瓷器。机灵的人则一言不发，耐心等待。

女人的逻辑就如此这般在如何散步，如何摆家具，如何搬家这类事情的细枝末节里发扬光大起来。

这浅显非凡的逻辑就在于它永远只表达独一无二的思想，也就是代表她们个人意志的思想。这个逻辑体系有如一切雌性事物，可以用两个代数词一语道破：是——否。

也可以用摇头或点头代替这一切。

女人的诡谲

诡谲之人中的最诡谲者也远不如最不诡谲的女人诡谲，您由此可以判断女人究竟有多么诡谲！她们如此之诡谲，连诡谲之人中的最狡黠者本人也猜不透女人诡谲到什么程度；因为诡谲有千百种表现方式，而且女人诡谲得如此之灵活，她具有貌似不诡谲而实则诡谲的天才。人们可以对一个诡谲的人指明——虽然这种情况实属罕见，但有时确可以向他指明——他为人诡谲。那么您能试试向一个女人挑明她一言一行十分诡谲吗？她宁可被人剁碎也不会承认自己诡谲的。

她，诡谲！她可是忠诚、正直的化身！她，诡谲！为人诡谲究竟指什么？她知道什么叫为人诡谲吗？诡谲之人是什么玩意？她既未看见也未听人说起过诡谲的人。“您才是诡谲的人呢！……”于是她诡谲地向您解释一番，进一步说明您是一个机灵鬼似的诡谲之人。

下面是几千例女性诡谲中的一例，这个例子可以说是夫妻生活里最令人发指的烦恼，也许是最大的烦恼。

卡罗琳娜老抱怨自己上街不得不步行；

或不能常常更新帽子，阳伞，裙衫，总之，她梳妆打扮所需要的一切；

不能给孩子穿水手衣，枪骑兵衣，国民自卫军炮手衣……不能让他穿得象苏格兰人，露出双腿，戴一顶插羽毛的无边高帽……不能给他穿礼服、大礼服、绒罩衫，不能给他穿靴子和长裤；

不能给孩子买足够的玩具，不能买自动小跑的老鼠，全套的过家家玩具等等；

不能还德夏尔太太、德·菲什塔米奈太太的礼：一场舞会……一次晚会……或一顿晚餐；

也不能去剧院订包厢：有了包厢才免得下贱地去廊座里挤在过分殷勤或有那么点粗俗的男人当中；

看完戏后还得去找出租马车：

"你以为可以省钱，你错了，"她对您说，"男人都是一路货！我弄脏了鞋子，帽子也脏了；我的披肩湿了，什么都弄得皱巴巴的，连丝袜也溅上了泥水。你省了二十法郎的车费——甚至不到二十法郎，因为你坐出租马车还得花去四法郎——也就是十六法郎！可你衣服鞋帽的损失就得五十法郎。再说，你见我头上戴着褪色的帽子，你自尊心也受不了呀。你捉摸不透是什么原因吧：都是你那些该死的出租马车弄的。我还没对你说在男人当中挤来挤去多么让我心烦，你似乎对这一切完全无所谓！"

不能买（而不是租）一架钢琴；

也不能去赶时髦（有些女人什么时兴买什么，那得花多少

钱？……她宁可跳窗也不愿模仿她们，因为她爱您，她抹泪了。她真不能理解这些女人！）；

也不能软绵绵地躺在自己的马车里，象德·菲什塔米奈太太那样去爱丽舍田园大道兜风（那女人才懂得什么叫生活呢！而且还有个好丈夫，又有教养，又懂得规矩，又一帆风顺！他妻子即便是为他赴汤蹈火也会在所不惜的！……）；

卡罗琳娜就这样不厌其烦絮絮叨叨，一次又一次向您表示她的愿望，促使您……

总而言之，夫妻间没完没了的争吵，那些最富于逻辑性的推理论证（已故的特里皮耶，已故的梅兰相比之下也只能算作儿童①，以前的烦恼已多次向您证明了这一点）已打得您落花流水；而那些柔媚之至的爱抚加眼泪，还有您自己漏出的三言两语——要知道，凡遇此类时机，女人总会象美洲豹一般蜷缩身子躲藏在家里的树木间，她似乎没有听您说话，也没有对您加以注意，然而一旦您无意漏出一个字，作出一个动作，表示一种愿望或说出一句话，她便抓住不放，当作武器，加以磨砺，从而一次接一次地向您发动反击——凡此种种已镇得您服服帖帖……还不算让您俯首帖耳的那些妙趣横生的模仿动作："你那么作，我就这么作。"这一来，她们讨价还价的能耐便会超过犹太人，希腊人（卖香粉和贩小姑娘的），阿拉伯人（贩小男孩和马匹的），超过瑞士人，日内瓦人，银行家；最糟的是超

① 特里皮耶，律师；梅兰，法律顾问，两位都在巴尔扎克写此篇之前不久去世。作者提到他们是为了说明一些卓越的能言善辩之士在夫妻生活里也成了"儿童"。

过热那亚人①！

总之，象吃败仗的人那样一败涂地之后，您便下决心把一定数量的资产投入某个企业去冒险了。

某一天的黄昏，你们正肩并肩散步时；或某一天早上你们刚刚睡醒时，卡罗琳娜在您身边半睡半醒，洁白的睡衣，粉红的身体；睡帽的花边衬托出她笑盈盈的脸庞。您对她说："你要这要那！你老对我说这说那！……"

末了，您花了一刻钟的功夫列举了她那些数不清的狂想，她一次又一次用这些奇想折磨得您心碎，因为，再没有比满足不了心爱女人的愿望更不愉快的事了！于是您在结束谈话时说：

"好！亲爱的朋友，机会到了，可以使十万法郎增加五倍。我决心做这笔生意。"

她醒了，一屁股（约定俗成的称谓）坐了起来。她拥抱您，啊！这……太好了！

"你真好，"是她的第一句话。

她最后一句话这里就不必读了：那是一个异乎寻常的，难以名状的，含混不清的象声词。

"现在，"她说，"对我说说你的生意吧！"

于是，您想方设法把这笔生意解释清楚。

首先，女人根本不懂生意，她们也不愿意显得懂生意。她们能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去懂生意呢？她们应

① 热那亚人以会做买卖闻名，一八三八年，一个热那亚公司夺去了巴尔扎克对撒丁岛银铅矿的开采权，故出此言。

当懂生意，但要时机合适——正是时候——还得随她们的心意。您那心爱的人，您那高兴得如醉如痴的卡罗琳娜说，您千不该万不该把她那些愿望，诉苦，把她那些梳妆打扮的要求当成一回事。她害怕这笔生意，她一听说什么经理，股票，尤其是流动资金就哆嗦，再说，股息也不明确……

箴　言

凡是要分享的东西女人都害怕。

总而言之，卡罗琳娜害怕有陷阱；然而，得知她可能拥有私人的马车、包厢，孩子也会有各式各样的衣服时，她又格外入迷。她一边劝您放弃这笔生意，一边又极高兴看您去投资

初　期

“啊！亲爱的，我现在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了，阿道尔夫刚作上了一笔漂亮的生意。——我快有一套马车了，——哦！比德·菲什塔米奈太太的马车好得多：她的车已经不时髦了，我那辆有带流苏的帘子……我的马是银灰色，她的马却是栗色的，平常得活象六里亚的铜币。”

“那么太太，这笔生意是？……”

“噢！棒极了，股票准能上涨，他投资前对我说得清清楚楚，因为……阿道尔夫！……阿道尔夫做什么事都得先征求我的意见……”

“您真幸福。”

“没有绝对的信任，婚姻简直难以忍受；阿道尔夫什么都不瞒我。”

阿道尔夫，您或者你，您成了巴黎最优秀的丈夫，令人倾倒的男人，天才，意中人，天使。这一来，您被宠得不知如何是好了。您赞美婚姻；卡罗琳娜吹嘘男人们是造物之王！——女人天生是为他们而存在的，——男人生性慷慨大方，——婚姻是最美妙的制度。

三个月乃至半年期间，卡罗琳娜一直就下面这几句悦耳的话语演奏着引人注目的协奏曲和独奏曲：“我会富有的！我每月要花一千法郎打扮自己。我快得到一套马车了！……”

至于孩子问题嘛，只看把他送到哪个学校合适了。

中　期

“喂！亲爱的朋友，这笔生意做得怎么样啦？”

“你的买卖情况如何？”

“这笔生意不是要供给我马车什么的吗，那么它……？”

“你的买卖该结束了！”

“生意什么时候完？”

“这生意可拖得够长的。”

“买卖有完没完？”

“股票涨上去没有？”

“只有你才会找这个没完没了的生意做。”

一天，她问您：“究竟有没有生意？”

过了八到十个月，如果您无意间谈到这笔生意，她会

回答：

“噢！这买卖！……这么说还真有一笔买卖？”

您原以为这女人十分愚蠢，可是一旦需要讽刺您时，她表现出来的机智幽默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这段时间，在听见别人谈到您时，卡罗琳娜总是保持一种对您不利的沉默。

她有时又笼统地说说男人的坏话：“男人总是表面一套骨子里一套，只有和他们处久了才能认识他们。——结婚有利也有弊。——男人做什么事都没个完。”

末　　期

灾　　难

这笔可以使资金增长五倍的绝妙生意吸引了最不轻信、最熟谙生意的股东，他们当中有贵族院议员、参议员、银行家——全部是荣誉勋位团的骑士——，这笔生意此刻正在结账！最大胆的人也只敢希望收回投资的百分之十。您很伤心。

卡罗琳娜常对您说：“阿道尔夫，你怎么啦？——阿道尔夫，你一定出了什么事。”

末了，您还是把那无法避免的结局告诉了卡罗琳娜，起初她还能安慰您。

“损失了十万法郎呀！从此以后得精打细算才行呢，”您冒冒失失地说。

女人的诡谲就在这精打细算几个字上爆发开了，这几个

字成了导火线。

“哦！这就叫做生意呀！——你这么谨慎的人怎么会把十万法郎卷进去呢？你回想回想，我一直是反对这笔生意的！可是你根本不听我的话！……”

谈到这个主题争论便激化了。

您毫无用处，——您毫无能耐，——只有女人看得准。——您拿您孩子的面包冒险，——她曾劝您打消这个念头。——您可不能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她。感谢上帝，她总算没有什么可自责的。

她每月总有一百次含沙射影提起您的失误：

“如果先生没有把资金投入那样一个企业，我也许能得到这样，——那样。”

“下次你想做生意，可得听我的！”

阿道尔夫有罪，他承认自己冒冒失失白丢了十万法郎，而且没有征求妻子的意见，简直象个笨蛋。

卡罗琳娜奉劝她的女友们不要结婚，她抱怨男人没别的本事，就会把妻子的财产折腾个精光。卡罗琳娜报复心太强了！她是个傻瓜，她坏透了！

可怜可怜阿道尔夫吧！可怜可怜你们自己吧，啊，丈夫们！啊，单身汉们，你们应当庆幸！

回忆和悔恨

结婚几年之后，您的爱情变得如此风平浪静，卡罗琳娜有时甚至试图在晚上用一些惹人动心的极富刺激性的话激起您

昔日的热情。您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冷静和安稳会使所有的合法妻子失去耐心。她们从中感受到某种放肆；她们把男人对幸福的漫不经心当成稳操胜券之后的妄自尊大，因为她们从不愿去考虑她们那不可估量的价值竟会遭到蔑视：别人一旦要求她们按自己所谓的美德行事，她们便会恼羞成怒。

这种局面乃是一切婚姻的实质，无论男人或女人都应予以重视。面对如此局面，男人们谁都不敢说鳗鱼酱使他倒胃口①；然而他的胃口又确确实实需要某些调味品加以调剂，如妻子变换打扮，对外出妻子的思念，对假想情敌的恼怒之类。

总之，妻子挽着您的手臂散步时，您感觉还很自在，但您却绝不会象吝啬鬼捧宝贝一般，聚精会神小心翼翼地把她的手臂紧紧贴到自己的身上。您心不在焉有气无力地挽着她的手在林荫大道上左顾右盼浏览名胜，这时的您俨如一只诺曼底大船前面的拖轮。喂，坦白说吧，朋友们，如果此刻您妻子身后有个赞赏者有意无意地挤挤她，您大概并没有丝毫追查这位过路人动机的愿望吧。再说，也没有哪个女人喜欢为这点小事挑起一场争吵。这点小事嘛，你们还应该承认，不是让您让她都感到极为得意的吗？

您目前正处在这个阶段，不过您并没有走得更远。然而您把这样一个可怕的思想埋在您心灵和良知的深处了：卡罗

---

① 典出拉封丹的寓言。一个人娶了漂亮的女人之后又去勾引他仆人的妻子。仆人没有直接指责主人，只提醒主人说他自己的妻子比下人的妻子好。主人便连着几天让仆人吃上等的鳗鱼酱以示反驳，直到仆人宣称吃腻了为止。

琳娜辜负了您的期望。

卡罗琳娜有些毛病是在你们蜜月期间海水涨潮时深藏在水下的，等月亮发红海水退潮时，这些毛病便露了出来。您过去也常常碰到这些暗礁，您的希望曾不止一次在那里搁了浅。当时，作为待婚青年(这时光何处去了呀!)，您那满载神奇财富的憧憬之舟在暗礁之间撞了个粉碎：商品的精华沉没了，婚姻的压舱物却留了下来。总之，您在和您自己谈论您的婚姻时，您一边注视着卡罗琳娜，一边用一句口头语说："我原以为不是这样的!"

一天晚上，是舞会，是社交场合还是在朋友家里，无论什么地方吧，您邂逅了一位超凡脱俗的年轻女郎，她既美丽，又风趣，又善良。是一位佳人，啊！一位绝代佳人！一位仪态万方的美女！这样的美女总有着永恒不衰的椭圆形面庞，经得住岁月长期侵蚀的轮廓，优美而富于幻想的额头。这位陌生的少女很富有，她受过教育而且出身显贵。她无论在哪里都显得恰如其分；她善于引人注目，也善于隐匿形迹。总之，她光芒四射，威力无比，在您面前展示出一个您梦寐以求的女人，您的妻子，您能终身挚爱的女人：她会永远满足您的虚荣心，她理解您的利益而且会出色地为之献身。总而言之，她既温柔又快活，她能激起您全部高尚的感情，也能点燃您业已熄灭的欲火！

您带着阴郁绝望的感情注视着卡罗琳娜，于是，思绪的幽灵用它们蝙蝠的翅膀，秃鹫的嘴喙，尺蛾的身体前来敲击殿堂的四壁了。殿堂里，您那由欲望点燃的头脑光彩熠熠，宛若一

盏金灯。

第　一　节

哦！我为什么结婚？啊！多么要命的主意呀！我竟为了几个埃居受骗上当！怎么？完了，我只能有一个妻子。噢，还是土耳其人有头脑！看得出来，可兰经的作者的确是沙漠里生活过来的！

第　二　节

我妻子病了，她有时在早上咳嗽。上帝，如果您广漠的智慧有意让卡罗琳娜离开尘世，请尽快行动吧，为她的幸福，也为我的幸福。这天使已活到头了。

第　三　节

我简直是魔鬼！卡罗琳娜是我孩子的母亲呀！

您妻子同您一道乘车回府了，您觉得她面目可憎。她跟您说话，您却只用单音节词回答她。她说："你怎么啦？"您回答："没怎么。"

她咳嗽，您便劝她明天去看病。药品也可能出意外呢。

第　四　节

有人对我说，一些遗产继承人给他们的医生报酬极其菲薄，这医生很不谨慎地嚷道："他们克扣我一个埃居，却欠我四

万利勿尔的年金！”哦！要是我，我一定不计较医生的酬金！

“卡罗琳娜，”您大声对她说，“你可得当心自己，披上你的披风吧。你要保重，我亲爱的天使。”

您妻子真是喜出望外，因为您显得对她关怀备至。

您妻子宽衣时，您正躺在椭圆形长沙发上。

裙衫一落地，您便神往地凝视那绝美而短暂的裸露，这一刹那为您启开了空中楼阁的象牙门扉。多么令人沉醉的喜悦啊！您看见了那位超凡脱俗的少女！……她皮肤白皙，宛若开进加的斯港满载金银的海盗船上的白帆。船帆上那妙不可言的吊杆使贪婪的批发商们禁不住心醉神迷。

您妻子见您对她如此兴趣盎然，自己也禁不住心花怒放了，她这才明白您为什么缄默不语。呀，是那位超凡脱俗的少女！您闭目凝视着她，她主宰了您的思想，于是您说：

第五也是最后一节

不可思议！太可爱了！这不是天下无双的女人吗？

欢乐之夜！

象牙之塔！

绝世的处女！

长庚星，启明星！

每个人都有空话连篇的时候，这次您竟接连讲了四次。

第二天，您妻子多迷人呀，她再也不咳嗽了，她不需要医生了。她如果有什么要命的，那准是健康得要命。您曾为了

那个少女诅咒了她四次，她却四次都降福于您。

卡罗琳娜哪里知道有一条具有鳄鱼属性的金鱼在您的心底跳动，这条鱼关在夫妻之爱里正如鳄鱼关在鱼缸里一样，只不过金鱼没有甲罢了。

几天以前，您妻子用些暧昧的话跟德·菲什塔米奈太太议论您。此刻，您美丽的女友前来看望您妻子，您妻子不怕有损您的面子，用水汪汪的眼睛久久凝视着您。她吹嘘您，她感到自己很幸福。

您气冲冲地走出了家门，您烦躁难忍，幸亏您在林荫大道上遇到了一个可以发泄怒气的朋友。

"我的朋友，你永远也别结婚！宁可在临终喘气时眼看继承人搬走你的家具，宁可在垂死时两个钟头喝不上一口水。亨利·莫尼埃在他那幅可怕的油画①里描绘单身汉的最后时刻时，无情揭露了看护的嘴脸，我临终时即使被这类看护要求遗产的话烦得要死我也认了！可千万别找任何借口结婚！"

幸亏您没有再见到那位超凡脱俗的姑娘！您原已带着罪恶思想走向地狱，如今您算得救了，您又落进了伉俪幸福的炼狱。不过您已开始注意起德·菲什塔米奈太太来，您作单身汉时就曾热恋过她，只是当时未能如愿而已。

观　察

在夫妇生活的海洋里，达到一定的经纬度时，一种类似牙

---

① 指亨利·莫尼埃（1799—1877）的系列油画《大众场景》中的一幅：《看护》。

痛的时断时续的慢性疾病便会发作……您让我停下，看得出来，是为了对我说："在这海洋里如何才能识别这一经纬度？丈夫在什么时候才能知道自己到达这个航位了？能够避开暗礁吗？"

婚后十个月或婚后十年都同样可能达到这个航位，懂吗？这取决于航船的运行速度，船帆的好坏，季风转换的时间，水流的力量，尤其是船员的组成状况。水手仅有一种办法认清航位，而丈夫却有千百种办法，这是丈夫的优越之处。

例　子

您过去的小亲亲，您过去的好宝贝卡罗琳娜如今的的确确成了您的妻子。在林荫大道上散步时，她不是过紧地挽着您的手臂，就是根本不挽您的手臂，她认为后者显得更高贵。

她现在对还算年轻或穿得还算整齐的男人也要看上一眼了。过去她可是谁也不看的，甚至在林荫大道上黑压压一片全是男帽，踩马路的男靴多于女靴时也不例外。

还有，您现在回到家时，她只说："没什么，是先生！"而不是象过去那样说："哦！阿道尔夫回来了！"那时她的手势、眼神和音调都令人想起一些赞扬她的话："总之，这是个幸福的女人。"（女人的这种带感情的言语包含两个时期不同的意蕴：在一个时期里她是真诚的，在另一个时期里，她说："哦！阿道尔夫回来了！"却是虚伪的。现在她大声说出："没什么，是先生！"因为她已不屑于再装假了。）

有时，您如果回家稍晚（十一点，半夜），她竟……在打呼！

可恨的征兆！

或者她当着您的面穿长统袜……（英国女人结婚之后，这种情况在她的夫妻生活里只发生一次，第二天，她便偕同某个上尉去大陆了，从此再也不想穿长统袜。）

或者……还是到此为止吧。

这些话是对那些熟悉《天文年历》① 的水手或丈夫们说的。

伉俪虻

好吧！这一行里有一个接近回归线② 的字眼，趣味高尚的人禁止就此字开一个与这篇才智横溢的作品不相称的庸俗玩笑。就在这几行的下面出现了被巧妙地称之为“伉俪虻”的极讨厌的烦恼，这种虻是全体库蚊、蚊虫、蟑螂、跳蚤、蝎子中最使人受不了的，因为还未能发明任何足以预防它的蚊帐。

虻并不立即叮人：它先在您耳边滴铃铃响，而您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比如，卡罗琳娜无缘无故地，用最自然不过的神气说：“德夏尔太太有一件非常漂亮的连衫裙，昨儿个……”

“她很有鉴赏力，”阿道尔夫毫不斟酌地答道。

---

① 也叫航海历，由经纬局每年出版一部，介绍每天月亮，太阳和其他星辰的位置，为航海者服务。

② 南回归线即天牛星附近的回归线，天牛星的法文 capricorne 后半部分 corne 意为动物的角。在法国称配偶不忠实的人为头上长角，即戴绿帽子。

“是她丈夫给她的，”卡罗琳娜耸耸肩说。

“噢！”

“是的，一件价值四百法郎的连衫裙！绒制品里最漂亮的她应有尽有……”

“四百法郎！”阿道尔夫摆出使徒圣多马的姿势①大声说道。

“裙子是两幅，可以替换，还有一件紧身上衣……”

“这位德夏尔先生倒挺会办事的！”阿道尔夫借开玩笑躲闪开去。

“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这么细心，”卡罗琳娜冷冷地说。

“怎么细心？……”

“嗨，阿道尔夫……就是能想到替换裙和紧身上衣呀。这一来，一旦袒胸裙衫再也不流行了，还可以派用场呢……”

阿道尔夫寻思：“卡罗琳娜想要一件连衫裙。”

可怜的男人！……！……！

不久，德夏尔先生又把他妻子的房间装饰得面目一新。

后来，德夏尔先生又命人把他妻子的钻石戒指照时兴样重新安装了一遍。

德夏尔先生不带妻子不出门，没有他陪伴他也不让妻子到任何地方去。

您带给卡罗琳娜无论什么东西，从来不如德夏尔先生带给他妻子的好。

---

① 即表示怀疑的态度。

如果您冒昧作出微嫌急躁的手势或说出稍嫌激烈的话语，如果您说话的声音略略抬高，您就会听见尖细如笛声的这句毒辣的话：

“德夏尔先生就不会如此行事！你还是效法效法德夏尔先生吧。”

总而言之，愚蠢的德夏尔先生时时事事都会在您的家庭生活里出现。

“你瞧瞧，德夏尔先生难道会如此冒昧……”这句话简直是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或者更糟，是一根针。您的自尊心已成了一个线团，您妻子接连不断地往这线团里插针，抽出来，再插进去。她这样干还有一大堆难以预料的五花八门的借口，而且使用最友好最温存的词句，作出相当恳切的姿态。

阿道尔夫被虻刺得满身伤口，终于作出了警方、政府或战略家常做的事（请看沃班的著作中论要塞的进攻和防守等章节）。他想到了德·菲什塔米奈太太，一个还算年轻娴雅而且有点妖艳的女人。他象放灸用艾绒一般把这个女人放到（无赖们早就如此行事了）卡罗琳娜皮肤上最怕痒的地方。

啊！您这个经常惊呼“我不知道我妻子怎么啦！……”的人，您真应该亲吻这充满哲理的出类拔萃的一页，因为您在这一页里可以找到女人性格之要害！……不过，和我一样了解她们并不等于十分了解她们：连她们自己还不了解自己呢！总之，您也知道，上帝对自己精心创造并由他支配的那唯一的女人①，认识还大谬不然呢。

① 唯一的女人指夏娃。

卡罗琳娜非常愿意每时每刻都向阿道尔夫刺去，不过，这种不时向配偶（司法用语）放出胡蜂的权力是专属妻子的；阿道尔夫若向妻子哪怕只放出一只苍蝇，他也会变成恶魔。卡罗琳娜如此这般行事嘛，那是在开逗人喜欢的玩笑，是一种雅趣，其目的乃是活跃夫妻双方的共同生活，尤其重要的是她出于最纯洁不过的动机。然而阿道尔夫若象她这么行事，那就成了加勒比人①一般的残忍，是对妻子的心一无所知，而且是蓄意惹她伤心，这点倒也算不了什么。

"这么说，您很喜欢德·菲什塔米奈太太啰？"卡罗琳娜问，"她这只蜘蛛，她的头脑、举止究竟有什么诱人的地方呢？"

"可是，卡罗琳娜……"

"哦！不用否认你那古怪的兴趣，"她说，堵住了已到阿道尔夫嘴边的不字，"我早就察觉，比起我来，您更喜欢这撑竿（德·菲什塔米奈太太很瘦）。那好吧，您去吧……您很快就会认识到我和她之间的区别。"

懂吗？您不能怀疑卡罗琳娜对德夏尔先生（一个极平常的胖子，红脸膛，过去的公证人）有丝毫的兴趣，而您却在爱慕德·菲什塔米奈太太！这一来，卡罗琳娜，这个以其"无辜"给您带来如许痛苦的卡罗琳娜，这个已同社交界不分畛域的卡罗琳娜竟变成了才华横溢的女人：您的虻已非一只，而是两只。

第二天，她装出老好人的神气问您："您和德·菲什塔米奈太太之间到什么程度了？"

① 加勒比人，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

见您出门，她就对您说："去吧，朋友，去温泉洗澡吧！"

所有的女人，甚至公爵夫人，在为情敌而怒发冲冠时都会破口大骂，甚至于使用卖菜妇口头极形象的语言。到了这一步，她们是不择手段的。

要说服卡罗琳娜承认错误并向她证实德·菲什塔米奈太太与您毫不相干，您得付出太高的代价。有头脑的男人在夫妻生活里是不会干这种蠢事的：他会因此失去权威，而且会使自身出现缺口。

啊！阿道尔夫，你不幸已进入了被巧喻为"婚姻的圣马丁之夏"这样的季节。唉！必须——何乐而不为！——重新征服你的妻子，你的卡罗琳娜。必须再去搂她的腰，千方百计猜出她喜欢什么，从而迁就她的意愿而不能自己一意孤行。您必须以此成为优秀丈夫之冠！从今以后，问题的关键全在于此。

苦　役

对下边这条我们认为已焕然一新的真理，我们就姑妄信之吧：

箴　言

面临困境时，大多数男人即使不能完全头脑清醒，也总能保持少许足以把握困境的头脑。

至于那些与自己的地位毫不相称的丈夫，他们当然作不

到这点。他们尚未进行抗争时便已进入了委曲求全者庞大的行列。

于是阿道尔夫便盘算起来："女人都是儿童；您送给她们一块糖，就能让她们乖乖地跳起馋孩子跳的那种四组舞来。不过，时刻都得拿糖果仁吊她们的胃口……让她们始终想吃。巴黎女人(卡罗琳娜是巴黎人)极为虚荣，她们也很馋！……要想制服人，要想得到朋友，都必须抓住他们的毛病，同时迎合他们的爱好；我妻子属于我了！"

于是阿道尔夫对妻子格外关心起来。过了几天，他对她说出了下面这些话：

"喂，卡罗琳娜，我们玩玩去吧！你一定得穿你那件新连衫裙(和德夏尔太太那件一样的)，我们去多艺剧院①看点什么荒唐玩意儿。"

这类动议总会使合法妻子喜出望外的。好，开路！阿道尔夫早已去牡蛎岩饭店向博雷尔老板订了两个座位，他们将吃到一顿精美的晚餐。

"我们既然去多艺剧院，干脆去小餐馆吃顿晚饭如何？"阿道尔夫在大街上高声说。看他的神气，这个建议仿佛是出于慷慨的灵机一动。

卡罗琳娜很高兴看见他装出这种走运的神气，便随他走进一间小饭店的雅座。她发现桌布已经铺好，一套雅致的小餐具也已摆了出来。这类小餐具是博雷尔献给那些有财力订

① 多艺剧院坐落在蒙马特尔大街，是一般市民或下层人民游乐的去处，至今还存在。

这种雅座的富人的，而这些雅座本来就专供那些暂时变成小人物的大人物使用。

应邀赴宴的女人一向吃得很少，因为她们全身的秘密盔甲使她们很不自在，她们穿的是紧身的礼服。再说，她们周围还有别的女人，这些女人的眼睛和舌头也是令人不寒而栗的。赴宴的女人喜好的并非美餐而是显美餐，如吮吸螯虾，吮吞焦皮鹌鹑，用手捻松鸡翅膀时漂亮的姿势。第一道菜往往是一块很新鲜的鱼，使鲜鱼大为增色的法国调味汁简直就是法兰西烹调术的光荣。法国就是靠它对一切东西的鉴赏力称雄于世的，如绘画、时装等等。调味汁在烹调上是这种鉴赏力的一大胜利。因此，轻佻的女裁缝也好，老板娘也好，公爵夫人也好，都乐意吃一顿佐以美酒的上好晚餐；细嚼慢饮，餐后还有水果，是一些巴黎独有的水果，对那些准备去剧院的某个头等包厢里消化这顿晚餐的人更是如此。这时可以一边消化饮食一边听戏，听一些愚蠢之至的话，包括台上说的蠢话和咬耳根解释台上蠢话的蠢话。不过，饭店的账单上写的却是一百法郎的数目，包厢还要收三十法郎，车费和打扮用费（新手套、花束等等）也需要同样的费用。献这一次殷勤一共得花费一百六十法郎；如果经常去喜歌剧院，意大利剧院和大歌剧院，差不多等于一个月为此花去四千法郎。每月四千法郎现今等于两百万法郎本金。不过，为了伉俪之光彩，也值。

卡罗琳娜对女友们说一些她认为极讨好的话，然而聪明的丈夫却因此大为恼火。

“这段时间阿道尔夫真可爱，我不明白我作了什么，值得

他对我这么亲热，不过他确实待我太好了。他那样体贴入微使一切都更有价值，这种体贴让我们这些作妻子的多么受感动……他在星期一带我去牡蛎岩饭店后，又坚持说韦里酒家①的烹调不下于博雷尔。他又带我去玩了一场，和我对你们说过的那次一样，只是在吃餐后点心时又给了我一张歌剧院的包厢票。演的是《威廉·退尔》，你们也知道，那是我最爱看的。”

“您真幸福，”德夏尔太太冷冷地回答，她的嫉妒之心昭然若揭。

“不过，我觉得，一个克尽妇道的女人倒也受之无愧……”

这句令人难受之至的话挂在一个已婚女人的嘴上时，这清楚说明她正在象小学生那样做作业，而且在等待奖赏。学校的学生企望学校奖以“免罚证”，已婚的妇女则希望丈夫奖以披肩或首饰。这一来，再没有爱情可言了！

“我呢，亲爱的（德夏尔太太有些愠怒），我可是通情达理的。德夏尔过去也干过这类荒唐事②……是我给整治好了。听我说，小家伙，我们有两个孩子。我并不讳言，象我这样居家的母亲，一两百法郎我也得看成一回事呢。”

“哎！太太，”德·菲什塔米奈太太说道，“宁愿让我们的

---

① 韦里酒家坐落在王宫市场，是有名的上等饭店。

② 这是说谎，说谎是笃信宗教的人认为可犯的三大罪孽（说谎、骄傲、嫉妒）之一。德夏尔太太是个抑郁型的笃信宗教的女人，自从她和“王后一道募捐以后”，每逢圣罗克教堂有弥撒，她从不缺席。——作者注。按，圣罗克教堂在杜伊勒里宫附近，所以王后常去望弥撒。

丈夫带我们出去看戏上饭馆也……"

"让德夏尔？……"德夏尔太太蓦地站了起来，随即告辞了。

德夏尔先生(被妻子打入另册的男人)因此并没有听见他妻子说完下边的话；这句话倘若继续说下去，他就会明白和某些怪诞的女人一起也可以吃光自己的财产。

卡罗琳娜全部的虚荣心都得到满足之后，便一头钻进了骄傲和贪吃的温柔之乡，骄傲和贪吃可是两个主要的令人舒服的罪孽。阿道尔夫又占了上风，然而，唉！(这种想法无异于《小封斋布道辞》中的一段训戒①。)和其他各种快感一样，罪孽也有它的刺激性呢。恶癖有如一位专制的君主，稍一不顺心，它便不去考虑那千百种令人愉快的奉承。男人与之相处，只可越变越强……而且永远如此。

箴言

恶癖、奉承、不幸和爱情都只顾眼前。

很难说清那是在多长时间之后，卡罗琳娜在用餐后点心时照了照镜子，她看见自己的两颧和原本毫无瑕疵的鼻翼上长满了红疹。她在看戏时情绪十分恶劣，您却还不明究里。瞧您，阿道尔夫，您还只顾在那里正襟危坐，怡然自得呢。

几天之后，女裁缝来了。她给女主人试裙衫时使尽了浑

① 《小封斋布道辞》由布道家玛西永(1663—1742)编撰，内收集一些较通俗的训戒，一七一八年为年轻的路易十四布道时曾使用。

身的力气也未能扣上搭扣……叫来女仆后，经过两匹马力的牵引——真算得上赫拉克勒斯的第十三功绩①——一下子露出了两寸宽的裂缝。铁面无情的女裁缝无法向卡罗琳娜隐瞒真情：她的身材变了。卡罗琳娜，这位身轻如燕的卡罗琳娜即将和德夏尔太太媲美了，通俗说法叫长胖了。

下人们离开了呆若木鸡的卡罗琳娜。

“怎么会象德夏尔胖太太似的长了卢本斯②画上那样的一团团肥肉呢？这可是千真万确的……”她自言自语，“阿道尔夫真是彻头彻尾的无赖。我看得出来，他是想让我变成纪戈涅妈妈③！剥夺我惹人爱怜的本钱！”

卡罗琳娜此后也表示愿意去意大利人剧院，也接受三分之一的包厢坐位，但她认为少吃东西显得更为高雅，因而总是拒绝她丈夫出门品尝佳餚的邀请。

“朋友，”她说，“体面女人是不能老去那些地方的……有时闹着玩可以去去这些小店，可是常去露面？……呸！”

博雷尔和韦里这些炉灶精英由于没有为马车设立专门出入口而每天损失一千法郎的进益。倘若马车能从舆马门进去，然后再从另一道门开出去，将一位夫人送到漂亮楼梯下宽敞的前厅里，那一来，和蔼可亲大腹便便的阔佬顾客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女主顾呀！

① 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传说中半人半神的英雄，著名的大力士，曾立下十二件丰功伟绩。

② 卢本斯(1577—1640)，弗朗德勒宫廷画家，所画人物肥胖丰满。

③ 纪戈涅妈妈是法国木偶戏中的角色，身材高大肥胖，从她衣裙里能走出一大群孩子。

箴　言

爱俏压倒爱吃。

卡罗琳娜很快就腻烦剧院了，鬼才知道这腻烦的原因。宽恕阿道尔夫吧！丈夫并不是魔鬼呀。

除去不务正业的人，三分之一强的巴黎女士在剧院都感到厌倦。怎么能去那里嘻嘻哈哈看一些不三不四的东西呢？怎么能去那里听那些粗俗情节剧里没完没了的下流台词，去为布景什么的倾倒呢？她们当中许多人已听够了音乐，去意大利人剧院无非是为了看看男歌手，或者——您爱这么说也行——为了发现演奏中有什么差异。支撑剧院的倒是下面这一点：在演出之前演出之后女人本身就算得上是一出戏。只有虚荣心极强的人才会以四十法郎的高价买三个钟头有争议的快活。去剧院空气既不好，又很花费，还不算出门时的感冒。然而，出头露面，引人注目，采撷五百个男人的目光！……拉伯雷会说：好一顿不花钱的美餐！

要想得到这以自尊心为仓库的珍贵收获就必须设法引人注目。然而由丈夫偕同的女人是很少得到他人目光的青睐的。卡罗琳娜伤心地看见剧场里总是坐满没有丈夫陪伴的女人，全是些怪诞不经的女人。她的努力，她的打扮和她刻意摆出的姿势收效甚微，几乎不能补偿她的辛苦、花费和烦恼，于是上戏院很快就变得和用美餐一样了：精美的烹调使她发胖，戏剧则使她脸色发黄。

说到这里，阿道尔夫（或和阿道尔夫同样处境的所有男人）倒很象朗格多克一个患了严重鸡眼的农人（法语管鸡眼叫老茧，不过用朗格多克语称呼它不是更好听吗？）。这农人把脚插进最尖的石子里，插进去两寸，然后对鸡眼说："他妈的！娼妇！你让我受痛苦，我也得回报你。"

"真的，"一天，阿道尔夫被他妻子莫名其妙地拒绝之后异常扫兴地说，"我真想知道您究竟喜欢什么……"

象女演员那样稍停片刻，卡罗琳娜居高临下地看着丈夫说道：

"我既不是斯特拉斯堡的鹅，也不是长颈鹿。"

"的确，每个月四千法郎本来可以开支得更合理些的。"阿道尔夫回答。

"你这是什么意思？"

"把这笔钱的四分之一送给一些值得器重的苦役犯人，年轻的刑满释放犯或老实的罪犯，就可以变成大人物，变成小蓝外套①！"阿道尔夫说，"这一来，年轻女人就可以为她丈夫骄傲了。"

这句话简直是爱情的棺材！卡罗琳娜当然会从最坏处去理解它。接下去是解释，这些解释集中在下一章大量的笑话里，那一章的标题会使情人和丈夫觉得好笑。既然有黄色的

---

① "小蓝外套"指慈善家埃德姆·尚皮翁（1764—1852），"穿小蓝外套的人"是他的绰号。在他的捐赠里，有一部分送给服刑的苦役犯或劳改释放犯，以帮助他们重新投入社会生活。

光①，为什么就不能有这个极富夫妻情趣的颜色的日子呢？

黄色欢笑

既已进入这个领域，您就领略领略下面这几场戏吧。在结婚这幕巨型喜剧里，它们只能算是些幕间短剧，下面是其中典型的一场。

一天晚上，用毕晚餐后，你俩单独在一起。你们已经那么多次单独在一起了，所以双方都感到有必要说一些带刺儿的话，诸如下面这些。

“你可得当心，卡罗琳娜，”阿道尔夫说，他对自己老是白费神而耿耿于怀。“你那鼻子在家里在饭店都发红，真够放肆的。”

“你今天可不怎么讨人喜欢！……”

一般规律

任何男人都无法向女人，甚至向自己的妻子提出友谊的忠告。

“有什么办法，亲爱的！你的胸衣也许太紧了，这么紧会生病的……”

男人只要对任何女人一说完这句话，这女人（她知道胸衣撑是有松紧的）便会抓住胸衣撑朝下的那头，把它翻起来，象卡罗琳娜此刻一样对他说：

---

① “黄色的光”可能是嘲讽圣勃夫的一首著名的诗《黄色的光》。

“瞧见啦？能放进去一只手呢！我从来就不觉得紧。”

“那么这是胃……”

“胃和鼻子有什么共同之处？”

“胃是中心，它和所有的器官相通。”

“这么说鼻子也是器官啰？”

“是的。”

“这会儿你的器官可一点不尽责……（她抬起眼睛耸耸肩）哼！我究竟怎么你啦，阿道尔夫？”

“没怎么，我开个玩笑。倒霉的是我没能讨你喜欢，”阿道尔夫微笑着说。

“我倒霉的是做了你的妻子。啊！我怎么没有当另一个人的妻子呢！”

“我们意见一致了！”

“如果我嫁的是别人，我天真到象那些想知道自己和男人的关系到什么程度的卖俏女人一样说：‘我的鼻子红得令人担忧！’同时猴子一般矫揉造作地照照镜子，你一定会回答我说：‘哦！夫人，您在自我中伤呢！首先，根本看不出您鼻子红；其次，这红色和您的脸色很协调……再说，晚饭后我们全都这样！’而且您会从这点开始对我大加恭维……难道我对你说过你长胖了，你黑得象泥瓦工，而我却喜欢苍白清瘦的男人？……”

在伦敦，人们说：“切勿触摸刀斧！”① 在法国则应该说：

① 英王查理一世（1600—1649）于一六四九年被克伦威尔处死时，传说围观人群中有人触摸行刑的刀斧，国王于是警告此人：“切勿触摸刀斧。”此斧后来在伦敦作为展品展出。

“切勿触摸女人的鼻子……”

“这一切不就因为多了一点点天然的红色吗！”阿道尔夫嚷道，“你还是怪罪上帝吧，是他在这里着色比那里多，可别怪我……我爱你，我希望你完美无缺，这才冲你喊：当心！”

“那么，你爱我爱得过分了，因为这段时间你变着法儿对我说些让人不愉快的事。你借口让我完美竟千方百计诋毁我……五年前人家可觉得我够完美的……”

“我呢，我可觉得你比完美更高一筹，你很迷人！……”

“因为过分红？”

阿道尔夫看见妻子的脸色太冷峻，便凑近她，坐到她身边的一张椅子上去。按情理，卡罗琳娜当然不能提腿就走，于是她在自己的裙衫上斜着拍了一下以示离远一点。有些女人完成这个动作时显出挑衅性的放肆；不过，这动作也具有双重意义：按惠斯特牌用语，要么“劝王”，要么“垫牌”①。此刻，卡罗琳娜是在垫牌。

“你怎么啦？”

“您想来一杯糖水吗？”卡罗琳娜问您，她这是在照顾您的健康，充当女仆的角色。

“为什么？”

“您消化不大好呀，您一定很不舒服吧。也许需要放一丁点烧酒在您的糖水里？大夫说过，这是很有效的治疗方法……”

---

① “劝王”指玩牌配对的一方向合作者递点子，让合作者照他说的办法玩。“垫牌”指玩牌人表示无法打出对方要求的牌。

“你对我的胃多么关心呀！”

“胃是中心，它和所有的器官相通，它对心起作用，也许从而对舌头也起作用。”

阿道尔夫站起身来。他一言不发地踱来踱去，脑子里却在琢磨他妻子现在究竟拥有多大分量的机智。他眼看她一天比一天强有力，一天比一天尖刻。她戏弄人时简直成了聪明的化身，在争吵时又表现出强大的军事潜力；这种军事潜力让他想起了查理十二和俄国人①。卡罗琳娜此刻表演起令人担心的滑稽剧来了：她似乎很不舒服。

“您很难受吗？”阿道尔夫出于最容易被女人利用的宽厚问道。

“吃过晚饭看见男人象钟摆一样走来走去就感到恶心。您倒挺好，您可以老这样动来动去……您真怪……男人总有那么点疯……”

阿道尔夫坐到他妻子对面的壁炉那边去，他在沉思：结婚给他展现出了一片荨麻丛生的草原。

“喂！你在赌气？……”卡罗琳娜花半刻钟功夫观察了丈夫的面孔之后说。

“不，我在研究，”阿道尔夫回答。

“哦！你的性格多么可怕！”她耸耸肩说，“难道是因为我谈到了你的肚子，你的身材和你的消化？这么说，你根本没有看出我这是在报复你说我鼻子红？你的神气说明男人和女人

---

① 瑞典国王查理十二曾和俄国的彼得大帝交战。

一样爱俏……(阿道尔夫无动于衷。)你知道吗?我觉得你们能看到我们的长处,这就很体贴了……(鸦雀无声。)人家在开玩笑,你倒生气了(她注视阿道尔夫),你的确在生气……我吗,我可不象你,一想到让你有些难过我就受不了!把你的放肆归罪于你消化不良,男人可永远也想不到这样来考虑问题的。他再也不是'我的小道道尔夫'了!他的肚子大得可以说话……我过去可并不知道你会腹语①……就这么回事……"

卡罗琳娜笑嘻嘻地看着阿道尔夫,阿道尔夫的嘴唇彷佛被胶水粘住了。

"不,他不会笑……用你们男人的话,你们把这叫做有骨气……啊!我们比他们好多了!"

她走过来坐在阿道尔夫的膝上,阿道尔夫忍不住微笑起来。这微笑仿佛是由蒸汽机提取出来的,她早就想伺机抓过来当武器了。

"好了,我的好男人,承认你的错误吧!"她说,"为什么赌气呢?我爱你,我就爱你这个样子!我看你现在和我嫁给你时一样细挑……甚至比那时还细挑呢。"

"卡罗琳娜,人要闹到在这些鸡毛蒜皮的事上都互相欺骗……人要是互相让步而且不生气不红脸……你明白这就到什么地步了吗?……"

"什么地步?"卡罗琳娜看见阿道尔夫那戏剧性的姿势有些担心。

① 腹语术指一种口技,说话者的声音似从腹部发出。

“他们不如过去相爱了。”

“啊！胖鬼，我明白了！你在生气，却想让我相信你爱我。”

唉！应该承认这点！阿道尔夫说出真话时用的是说真话的唯一方式：笑着说。

“你为什么让我难过呢？”她说，“我有错吗？你亲亲热热对我说清楚不是比粗暴地对我说(她提高嗓门)：‘您的鼻子发红！’更好吗？不，这不好！为了让你高兴，我想借你那美丽的菲什塔米奈的话说：‘那不是绅士该说的话！’”

阿道尔夫笑起来，作了让步求得了和解；然而，他不但没有从中发现卡罗琳娜究竟喜欢什么，也没有找到使她依恋自己的窍门，反而看出了卡罗琳娜是怎样让自己离不开她的。

别墅的疾病分类学

人结婚而不明白妻子喜欢什么，这难道是一种乐趣？……有些女人(在外省还能遇上)非常天真，她们总是匆忙说出她们想要什么或喜欢什么。然而在巴黎，女人一看见男人留心她们的心声，她们一时的爱好，她们的愿望(一种东西的三种说法！)，在她们面前象狗寻主人一般转来转去，坐立不安，一筹莫展，这时，她们几乎会一无例外地感到某种乐趣。

她们管这叫“被人爱”，可怜的女人！……不少女人还象卡罗琳娜那样在心里琢磨：“瞧瞧他怎么解决呢？”

阿道尔夫正处于这种境地。就在这种背景下，那位有产阶级丈夫的楷模，那位可敬而善良的德夏尔先生邀请阿道尔夫伉俪参加他们乡间别墅的落成典礼。那别墅是德夏尔家意

外地抓住机会买来的。这笔买卖由一个作家的荒唐促成，为这幢极漂亮的别墅，作家花去了十万法郎，拍卖出去时却只收回来一万一千法郎。卡罗琳娜正好想试试她新买来的一顶垂柳形状的羽饰帽，坐在轻便马车上让它亮亮相该多么惬意。于是，他们把小查理托付给他的外祖母，同时给仆役们放了假。他们动身时，晴朗的蓝天笑盈盈的，朵朵白云使晴空显得格外湛蓝。他们呼吸着纯净的空气，春光挑逗着那四粗壮的诺曼底马，马儿的小跑又拨动了这纯净的空气。他们最后来到了达弗赖城上面的马恩小镇。德夏尔一家就在这里神气活现地住进了一幢仿佛罗伦萨别墅式样的乡间别墅。别墅周围是一片瑞士式的草场，然而却看不出丝毫阿尔卑斯山脉固有的缺点。

"上帝！象这样一幢乡间房舍让人多么舒心啊！"卡罗琳娜惊叹道，他们这时正在马恩和达弗赖周围美不胜收的树林里散步。"真说得上是赏心悦目了！"

卡罗琳娜既然只能抓住阿道尔夫，便只得和阿道尔夫同游了，他又成了她的阿道尔夫。她象母鹿般奔跑起来，她又变成了过去那个俊俏、天真、小巧玲珑的可爱的女寄宿生！……她的发辫散了！她摘下帽子，提着帽带。她青春焕发，脸色白里透红；她的眼睛充满笑意，她的嘴唇宛若一只动情的石榴，这样的动情过去仿佛还从未见过呢。

"你竟这样喜爱乡村呀，亲爱的！……"阿道尔夫说。他搂着卡罗琳娜的腰，感到她的腰紧紧靠着他，似乎是为了显示它有多么柔软。

“哦！你会体贴我给我也买一幢吗？……不过，可别干蠢事，你得象德夏尔家一样抓机会。”

“讨你喜欢，明白什么事能使你高兴，这就是你的阿道尔夫的自修课。”

他们现在单独在一起，正可以互相说些体己话，卿卿我我，娇态联翩。

“这么说，有人想讨好他的小姑娘啦？……”卡罗琳娜说着把头放在阿道尔夫肩上，阿道尔夫吻着她的额头时想：“感谢上帝，我抓住她了！”

箴言

丈夫和妻子互相抓住时，鬼才知道是谁抓住了谁。

这对小夫妻是那么可爱，连肥胖的德夏尔太太都提出了对她来说已相当开通的看法。要知道，她一向是多么严峻，多么一本正经，多么虔诚啊！

“乡村能使丈夫讨人喜欢。”

德夏尔先生提到一个可以抓住的机会，有人想卖一幢坐落在达弗赖的房屋，价钱也极便宜。不过，乡村别墅却是巴黎居民的一种痼疾，这疾病有它的病期也有它的痊愈期；然而阿道尔夫只是丈夫，他并不是大夫。他果然买了乡间别墅，而且和卡罗琳娜住了进去。卡罗琳娜这时又成了他的卡罗琳娜，他的卡罗拉，他的小白母鹿，他的宝贝，他的小姑娘，等等。

请看什么样令人不安的症状以可怕的速度发生了：

喝一杯搀水的牛奶得付二十五生丁，无水的付五十生丁，这是化学家们的话。

巴黎的肉价比塞夫勒镇便宜，这是作过质量比较的。

水果太贵。一只上等的梨在乡间比在舍韦货摊上繁花似锦的无水花园里卖得还贵。

自己家里只有四厘地的瑞士式草场，草场周围那几株绿树活象从滑稽歌舞剧布景里借来的。收获不了水果时，他们便去咨询最富乡村味的地方当局，当局宣称为此得有一笔可观的花费，而且……得等上五年！……

蔬菜都从菜农家里蹦进了巴黎中央菜市场。德夏尔太太尽管雇了一个门房兼花匠，她也不得不承认，菜苗到她地里又得搭棚，又得施肥，价钱比她在巴黎买一位水果蔬菜商的要贵两倍。那个卖蔬菜水果的女人既有店铺，又有营业执照，她丈夫还有选举权呢。

尽管那位花匠兼门房精耕细作，满嘴许诺，巴黎的时鲜上市还是比乡村的早一个月。

从晚上八点到十一点，这两口子真不知该作些什么才好。左邻右舍都那么平庸，狭隘，他们总是无缘无故地生出些自尊心受损一类的是非来。

德夏尔先生以曾使他在公证人中崭露头角的老谋深算发现，他往返巴黎的旅费加上购乡村别墅付款的利息，税款，房屋修缮费，门房的工钱和他妻子的月费等等竟相当于一千埃居的租金！他真不明白，象他这样一个当过公证人的人怎么

竟会受骗！……因为他不止一次承办过一千埃居租一座花园城堡及附属建筑物的租约。

在德夏尔太太客厅里围坐的人都一致认为，乡间别墅不仅不是一种乐趣，而且是严重的祸害……

"一棵白菜从出苗到拔菜每天都得浇水，我不明白为什么在中央菜场只卖五生丁一棵，"卡罗琳娜说。

"不过，"一个退休的杂货铺老板说，"摆脱乡村的办法还是留在乡间，在那里呆下去，变成乡巴佬，那时一切都会改变……"

卡罗琳娜在回来的路上对她可怜的阿道尔夫说：

"你怎么会冒出买乡村别墅的念头呢？说起乡村嘛，最好的办法是去别人家的乡村别墅……"

阿道尔夫想起了一则英国谚语："别订报，别养情妇，也不必要乡间别墅，总会有傻瓜替您拥有这些的……"

"呀！"阿道尔夫回答道，有关女人逻辑的事，伉俪虻总算启发他大彻大悟了，"你说得有理，不过，有什么办法呢？……孩子在乡间身体棒极了。"

阿道尔夫无论多么谨慎，这个回答还是触到了卡罗琳娜最敏感的地方。作为母亲，她的确愿意只考虑自己的孩子，然而她并不愿意孩子比她得到更多的爱。太太不说话了。第二天，她心烦意乱到了极点。阿道尔夫出门做生意去了，她从五点等他直等到七点，后来又只身带着查理走到停车的地方。先后三刻钟她不停地叨叨着自己的焦虑。她从家里走到公共马车站时心里老是发慌：一个年轻女人"独身"去那里合适吗？

她真受不了这样的生活。

于是，乡村别墅又造成了一个相当奇特的时期，单为这个时期就值得另写一章。

烦恼中之烦恼

箴　言

烦恼又附带着烦恼。

例　子

人们对胸痛众说纷纭，但都认为是一种疾病；然而，与这里谈到的病痛，与重新焕发的夫妻之乐象钢琴琴槌一般随时掀起的病痛相比，胸痛又算不上什么了。这里谈到的病痛是一种象针扎一般的烦恼，这种烦恼只是在年轻妻子的羞怯被难以避免的平等权利所代替时才开始频繁起来，而这种平等权利又正在吞噬着各个家庭和整个法国。真是什么季节都有自己的烦恼啊！……

卡罗琳娜花了一个礼拜的功夫来记录先生的外出情况，她发现丈夫每天有七个小时不在她的身边。一天，阿道尔夫象一位得到喝彩的演员似的快快活活地回家来了，他瞥见卡罗琳娜脸上有一层薄薄的冰霜。卡罗琳娜看见他已注意到自己的冷淡，便装出一副友好的神气，不过这非常熟悉的表情是

以使一个男人在心里骂起娘来。她说："这么说，你今天事情很多啰，我的朋友？"

"是的，很多！"

"你坐的是有篷的轻便马车？"

"对，花了七法郎……"

"和你打交道的人你都见到啦？"

"是的，凡是我约过的……"

"你什么时候写信给他们的呢？你的墨水瓶已经干了，象漆似的。我要写字，可是我花了足足一小时才把墨汁泡成稠泥一样的东西，足可以用来给寄往印度的包裹作标记。"

到此，任何丈夫都会偷偷瞟妻子一眼。

"我好象是在巴黎给他们写的信……"

"究竟是什么生意，阿道尔夫？……"

"你没听说过这笔生意？……要我告诉你吗？……首先是绍蒙泰勒那笔生意……"

"我一直以为绍蒙泰勒在瑞士……"

"他难道没有代理人，诉讼代理人？……"

"你只做过生意？……"卡罗琳娜打断阿道尔夫的话说道。

她毫不含糊地白了他一眼，这眼光仿佛一把利剑，出其不意地直插她丈夫的心窝。

"你认为我做了什么呢？……造假币，欠债，织壁毯？……"

"我哪儿知道，我打一开始就猜不出来！你对我说了上百次：我太傻了！"

“好哇，你竟歪曲一个表示亲热的字眼。哦！这就是女人！”

“你和他们谈成了些什么吗？”她说话时装出一副对生意颇感兴趣的神气。

“没有，什么也没有……”

“你见了多少人？”

“十一个，还不算在大街上散步的人。”

“瞧你在怎样回答我呀！”

“你也这样，你问我话时好象你干预审法官这行当已干了十年似的。”

“那好吧，对我说说今天你是怎么过的，这准能让我感兴趣。你既在家里就应该考虑考虑让我快活的事！你成天把我一个人撇在这里，我烦透了。”

“你要我讲生意上的事逗你乐？……”

“过去，你什么都告诉我……”

这友好的责备掩盖了卡罗琳娜想得到有关阿道尔夫隐瞒严重事实的某种确证的心理。于是阿道尔夫开始讲述这一天的经历。卡罗琳娜装出一副表演得相当精彩的心不在焉的神气，表示她并没有听他说话。

“可是你方才还对我说，”卡罗琳娜见阿道尔夫说不清楚时大叫道，“你乘有篷轻便马车花了七法郎，现在怎么又说乘的是出租马车呢？那一定是按小时付钱的啰？这么说，你是坐出租马车做买卖的？”她用嘲弄的口吻说。

“我为什么就不能坐出租马车呢？”阿道尔夫问，同时又继

续讲起他的故事来。

“你没去过德·菲什塔米奈太太家?”她在您已乱了套什么也说不清道不明时，竟无礼地插进来打断您的话。

“我为什么去她那里?”

“我高兴你去，我想知道她的客厅是否装修完了……”

“装修完了。”

“哦！你是去过了? ……”

“没有，是地毯商告诉我的。”

“你认识她的地毯商?”

“认识。”

“是谁?”

“勃拉雄。”

“那么你碰见过这个地毯商了? ……”

“是的。”

“可是你对我说你是坐车去的……”

“嗨，我的孩子，要坐车，得先去找……”

“唔！你怕是在出租马车里找到他的吧……”

“谁?”

“客厅——或者——勃拉雄！好吧，这两者都同样可能。”

“你是不想听我说话怎么的?”阿道尔夫叫道。他想，拉长时间去讲述过程，这准能麻痹卡罗琳娜的疑心。

“我听你说话听得太久了。瞧，一个钟头以来你一直在撒谎，活象个旅行推销伙计。”

“我再也不说什么了。”

“我已经相当清楚了，我知道了我想知道的一切。不错，你说你见到了诉讼代理人，公证人，银行经理，而这些人你谁也没有见到！如果我明天去造访德·菲什塔米奈太太，你知道她会对我说些什么吗？”

说到这里，卡罗琳娜开始仔细端详阿道尔夫，阿道尔夫却佯装镇静。卡罗琳娜冲他这骗人的镇定又抛出她的钓鱼竿，想从中捞出点征象来。

“好！她会对我说她很高兴见到了你……上帝！我们该多么不幸！我们永远弄不清你们在干些什么……我们象钉子一样钉在家务上，你们却出去做你们的生意！了不起的生意！……我要象你那样，我对你讲我的生意准比你杜撰得精彩些！哦！你们在教我们干坏事哇！……都说女人奸诈……是谁把她们教坏的？……”

这时，阿道尔夫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卡罗琳娜，试图阻止她继续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卡罗琳娜却象挨了一鞭的奔马，说得越来越欢了，最后还来了一段罗西尼式的热闹非凡的结尾。

“噢！手段真高明！把妻子扔在乡下，他好自由自在去巴黎过上一整天，早商量好了的。你热中于乡间别墅原来是为了这个呀！而我呢，可怜的蠢山鹬，竟去自投罗网！……不过，您说得有理，先生：很方便的，乡村！这里能达到两个目的。太太会安排得和先生一样好，您有巴黎和它的出租马车！……我有树林和它的树荫！……瞧，阿道尔夫，明摆着，这对我很合适，我们别再生气了……”

阿道尔夫聆听了一个钟头的讽刺挖苦。

“你说完了没有，亲爱的？”见妻子摇着头提出一个有分量的问题，他乘机问道。

卡罗琳娜末了大声宣称：

“我在乡下过腻了，我再也不会来这里了。不过我知道我会遭到什么：您一定会保留这幢别墅，而且会把我扔在巴黎。好吧！等您带德·菲什塔米奈太太去树林散步时，我起码可以在巴黎开开心。阿道菲尼别墅是什么玩意儿？①在那里，你围着草场逛六次就会恶心。还借口遮荫插着些轿杠和扫帚柄……那里热得象火炉，墙壁有六寸厚！而且一天十二小时先生有七小时都不在！这就是别墅的底细！”

“听我说，卡罗琳娜……”

“还有，”她说，“你如果向我承认了你今天干下的事呢？……瞧，你还不了解我：我一定不会计较的，你就对我说了吧！……你无论做了什么事我都原谅你。”

阿道尔夫在结婚前曾有过一些关系，他对供认的后果太清楚了，所以再也不敢对他妻子供认些什么。于是，他回答说：

“我把什么都告诉你……”

“好吧，这才算得上是体贴呢……我会更爱你的！”

“我有三个钟头都在……”

“我早就有把握……是在德·菲什塔米奈太太那里吧？……”

“不，是在我们的公证人那里，他替我找到了一个买主，

① 阿道菲尼在这里是阿道尔夫的意大利语读法，意大利人的别墅以主人的名字命名。

可是我们怎么也说不到一块儿去，他想连带家具买我家的乡村别墅。出门时，我又去找了勃拉雄，想知道我们该他多少钱……”

“你是趁我说话时编好这个故事的！得啦，你瞧我的吧！……我明天就去找勃拉雄。”

阿道尔夫的面部忍不住神经质地痉挛了一下。

“你禁不住笑了，唼！魔鬼！”

“我笑你太固执。”

“我明天就去德·菲什塔米奈太太家！”

“嗨！愿到哪儿去到哪儿去！……”

“多么粗暴！”卡罗琳娜起身走了出去，同时用手绢擦着自己的眼睛。

卡罗琳娜如此热切希冀的乡间别墅变成了阿道尔夫阴险毒辣的手段，变成了诱使母鹿掉进去的陷阱。

阿道尔夫一旦认清了不可能和卡罗琳娜讲理，便由着她去讲她愿意讲的一切。

两个月之后，他竟把价值两万两千法郎的别墅卖了七千法郎！他的收获在于总算知道了卡罗琳娜并不喜欢乡村。

问题变得严重了：傲慢、贪吃这两种僧侣的罪孽已经成为过去！而大自然和它的树林、森林、河谷；巴黎郊外的瑞士人工河也仅仅得到卡罗琳娜半年的欢心。阿道尔夫准备让位了，他想扮演卡罗琳娜现在的角色。

家庭的雾月十八①

一天早上，阿道尔夫终于胜利地打定了主意：还是让卡罗琳娜自己作主去找来她喜欢的东西吧。于是，他把家庭治理权交给她，对她说："你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他用宪政制代替了君主专政制；用责任内阁替代了夫妇生活中的绝对权力。这种信任的表示——一种隐蔽的向往之物——正是女人可能得到的至高无上的权柄。这一来，用通俗的话说，女人就成了家庭的主人了。

从那一刻起，无论什么东西，甚至蜜月的回忆也不能和阿道尔夫那几天的幸福相比。女人口里说出的尽是甜言蜜语，甚至甜得过了分！如果自伊甸园②时代起，世上还不存在这类伉俪果酱业，她一定会自己发明出无微不至的关怀，亲切的照顾，似水的柔情，情意绵绵的抚爱。一个月过去了，阿道尔夫的心境和孩子们在一年的第一周即将结束时的心情倒有几分相似之处。因此，卡罗琳娜开始说了——不是用言语而是用行动、脸色、手势说："真不知如何才能讨男人的好！……"

让他妻子掌舵本是极平常的主意，不值得象本章开头那样被冠以胜利二字，如果这两个字不含解除卡罗琳娜职务的

---

① 雾月是法兰西共和历的二月，相当于公历十月二十二——二十三日至十一月二十二——二十三日。这里以波拿巴雾月十八日政变来比喻家庭内部的夺权斗争。

② 伊甸园是《圣经》故事里上帝安排给人类的始祖夏娃和亚当居住的园子。

双重意义的话。诱使阿道尔夫这么做的想法也攫住过并且会永远攫住那些为某种不幸所苦的人，因为他们都想知道祸害究竟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他们都想试验一下听任大火肆虐时究竟能引起多大的损失；与此同时，他们又感到或者自信有能力加以制止。这种好奇心追随我们从童年直到坟墓。经过那段如胶似漆乐得过了头的夫妻生活，在家自编自演喜剧的阿道尔夫又经历了下述三个阶段。

初　期

一切都进行得极为顺利。卡罗琳娜买回几本记开支账的漂亮的小型账簿，她还买了一只小盒子放钱。她使阿道尔夫生活格外舒适，对他的赞许感到十分高兴。她发现家里还缺少许多东西，她认为作一个无与伦比的主妇是她的光荣。以监察官自居的阿道尔夫找不出丝毫可以指责的地方。

他穿衣服时什么也不缺。即使是阿尔米德①也施展不出比卡罗琳娜的温存更加巧妙的温存。她命人把这位凤毛麟角的丈夫磨剃须刀的牛皮上的腐蚀剂更新了；他长裤上的旧背带也换成了新的，没有一个扣眼缺纽扣。他的内衣拾掇得象犯了过失的虔诚女教徒为忏悔神甫拾掇的内衣；他的袜子也没有窟窿。

在饭桌上，他的口味，甚至他一时的兴趣都得到了研究和询问。他发福了！

---

① 阿尔米德是塔索的作品《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的人物。她为了引诱男人，施展了难以抗拒的媚术。

他的墨水瓶里有了墨水，海绵也总是湿润的。他没有什么可说的，甚至没有必要象路易十四那样说："我差一点等人！"[1] 总而言之，他随时随地都被冠以"可爱的男人"的称号。他不得不责备卡罗琳娜太忘我：她考虑自己太不够了。卡罗琳娜记住了这甜蜜蜜的责备。

中　期

在饭桌上，场景发生了变化。百物昂贵，蔬菜价高得惊人，木柴的卖价贵得象是从康拜什[2] 运来的木材。水果，啊！水果嘛，只有王公、财阀、贵族老爷吃得起。餐后点心简直能引起破产。阿道尔夫经常听见卡罗琳娜对德夏尔太太说："您是怎么做的呢？……"于是，她们当着您的面讨论起管理厨娘的办法来。

一个毫无本事的厨娘进您家门时衣不蔽体，现在来结算工资时竟穿了一身蓝色美利奴毛料连衫裙，戴了一条绣花头巾，还戴着珍珠镶嵌的耳环。她脚上穿的是皮鞋，露出来的棉袜还相当漂亮。她现在已拥有两个箱子和储蓄所的存款。

于是，卡罗琳娜连声抱怨平民的品行不佳，又对仆人们受的教育和他们非同寻常的计算之道表示不满。她不时抛出一些无关紧要的箴言，诸如："干什么事都得学！——只有什么

---

① 这句话可能是路易十四在十七岁时说的。一六五五年四月十三日，他身着猎装手提鞭子突然来到巴黎最高法院的会场，打断了正在进行的讨论，说了这句话。

② 康拜什木材是墨西哥康拜什地方出产的一种质地精良的染料木。

也不干的人才干得好。——她掌权，要操心的事——哦！男人不必管家务，真福气。——鸡毛蒜皮的事真是女人的负担。”

卡罗琳娜债台高筑了。然而，由于她文过饰非，她开始确认经验是个绝妙的东西，要想取得经验，花费多少也不嫌贵。阿道尔夫暗笑，他预见大祸临头必然导致大权复归。

末　期

卡罗琳娜对这个真理深信不疑：吃的唯一目的是生存，因此她让阿道尔夫享受一种修士斋饭式的伙食。

阿道尔夫现在穿的是开了口的或匆匆缝合补丁摞补丁的厚袜子，因为他的妻子无暇做她想做的事。他的长裤背带用得发了黑，内衣旧了不说，还象门房打哈欠一般张着大口，或象马车专用门一般敞开无余。阿道尔夫有时急着出门商定某件事务，但他穿衣服就得花费一个钟头，因为他得一样一样寻找所需的行头，得翻开一大堆东西才能从中找出一件差强人意的。卡罗琳娜现在倒是打扮得花枝招展，太太拥有漂亮的帽子，有天鹅绒的女靴，还有头纱①。她拿定了主意，她管理家务必须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先顾自己后顾他人。阿道尔夫只要一抱怨他的寒酸和卡罗琳娜的华丽对比过分鲜明，卡罗琳娜便会说：“你不是责备我什么也不给自己买吗！……”

于是，两夫妻开始互相说一些多少有点尖刻的玩笑话。一天晚上，卡罗琳娜做出格外迷人的样子，想神不知鬼不觉地

① 头纱是西班牙女人常戴的黑色丝绸长披巾。

供认一笔非同小可的开支赤字。这同内阁大肆吹捧纳税人和国家的伟大以争取批准追加拨款法案的情景如出一辙。这样的相似之处在于，这类事情无论属于政府还是家庭，都是在“房间”①里进行的。由此便生发出了这样深刻的真理：宪政制远比君主专制来得昂贵。于国于家都一样：这是个不偏不倚的中庸政府②，平庸，拖拖拉拉，不一而足。

过去的烦恼启示了阿道尔夫，他在等待发作的机会；而卡罗琳娜却还在高枕而卧，心安理得呢。

争吵是如何发生的？有谁知道什么样的电流引起雪崩，什么样的电流引起革命吗？全都是随时随地无缘无故发生的。总而言之，经过一段时间——时间的长短以各家负债的情况而定——阿道尔夫终于在一次争论时冒出了这样一句要命的话：“当初我作单身汉时！……”

对女人提当单身汉的时光无异于寡妇对新夫说：“我可怜的先夫！”这两句话造成的创伤是永远不会全部愈合的。

于是阿道尔夫象波拿巴将军在五百人堂发表演说似的继续说：“我们是坐在火山上啊！——家里已没有政府可言了。——决策的时间到了。——你谈幸福，卡罗琳娜，可是你坏了幸福的名声。——你要这要那使幸福也成了问题；你插手讨论生意违反了民法，——你侵犯了夫妻的权利。——我们的内务必须改革。”

---

① 法文“房间”(chambre)，大写时意为“议院”，“议会”，这里是一语双关。

② “中庸”的话出自路易-菲力浦王之口，常被反对派引为笑柄。正统派的巴尔扎克乃是反对派中之一员。

卡罗琳娜并不象五百议员那样叫喊：打倒独裁者！因为有把握打倒对方的人是从来不叫的。

“当初我当单身汉时，我的鞋都是新的！我的餐具旁边每天都放着雪白的餐巾！饭店老板赚我的钱数目都是固定的！我把我宝贵的自由都交给了你，你拿它干了些什么呀？”

“我原想让你少操心，阿道尔夫，这难道也罪孽深重吗？”卡罗琳娜在丈夫面前摆开架势说，“把你的钱柜钥匙收回去吧……可是，这样又会出什么事呢？……说起来也惭愧，你一定会逼得我为得到最起码的必需品而去装腔作势，难道你愿意这样？要么让你妻子遭人蔑视，要么让对立的敌对的利益对峙……”

对四分之三的法国人来说，以上就是婚姻的最全面的定义。

“放心吧，朋友，”卡罗琳娜又说，同时象马利乌斯坐到迦太基的废墟上①一般坐到壁炉前的矮凳上。“我不会向你要任何东西的，我又不是乞丐！我知道我该怎么办……你对我还不够了解。”

“嗯，怎么？……”阿道尔夫说，“就不能和你们这些人开开玩笑，说明情况吗？你要干什么？……”

“这与您无关！……”

“请原谅，夫人，恰恰相反。尊严，荣誉……”

---

① 马利乌斯（公元前157—86），古罗马奴隶主民主派政治家和统帅，被苏拉放逐后，去迦太基避难，又被罗马总督驱逐，逃亡之前，他坐在迦太基的废墟上悲叹。

“噢！……请放心，这方面嘛，先生……为了我，更为了您，我会守口如瓶的。”

“喂！您究竟说不说？唉，卡罗琳娜，我的卡罗琳娜，你准备干什么呀？……”

卡罗琳娜阴险地瞟了阿道尔夫一眼，阿道尔夫往后退了几步，开始踱起步来。

“说呀！你打算干什么？”他沉默良久，然后说道。

“我要工作，先生！”

一听见这崇高的字眼，阿道尔夫直往后退。他察觉出一种有增无减的怨愤，同时感到一股从未有过的凛冽北风在他们夫妻的房里刮了起来。

当牺牲品的艺术

从雾月十八日政变开始，战败的卡罗琳娜采取了一项可怕的措施，实行的结果终于使您时时刻刻后悔自已的胜利。她变成了“反对派”！……再有一次这样的凯旋，阿道尔夫便可能被控象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一般用两床褥子使妻子窒息而死，从而走上重罪法庭。卡罗琳娜装出一副殉道者的神气，她的温顺也让人受不了。她随时随地用这句话使阿道尔夫心烦意乱：“随您的便！”言语间还透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温存。任何哀歌诗人都无力与卡罗琳娜抗衡，她接二连三地抛出哀歌：行动哀歌，言语哀歌，微笑哀歌，缄默哀歌，手段哀歌，手势哀歌。下面仅举几例，所有的夫妻都将会有所体会。

午 餐 之 后

“卡罗琳娜，今晚我们去德夏尔家，那里有盛大的晚会，你知道……”

“好的，朋友。”

晚 餐 之 后

“喂！卡罗琳娜，你还没有穿好衣服吗？……”阿道尔夫说着衣冠楚楚地走了出来。

他瞥见卡罗琳娜穿了一件诉讼代理人的老妻常穿的那种衣服：一件带斜纹布紧身衣的黑色波纹布连衫裙。几朵与其说是人造的不如说是狡诈①的花使她那由仆妇梳得很糟糕的头发显得更加寒伧。她戴的手套也是从前用过的。

“我准备好了，朋友……”

“你就这样打扮？”

“我没有别的了，一套新行头得花一百埃居呢。”

“你怎么不对我说呢？”

“我，伸手向你要！……在发生了那件事之后！……”

“还是我一个人去吧，”阿道尔夫说。他不想因为妻子而感到屈辱。

“我明白这正合您的意，”卡罗琳娜尖酸刻薄地说。“看您那一身打扮就很清楚了。”

---

① 法语的“人造”和“狡诈”发音相似，这里是文字游戏。

客厅里坐了十一个人，都是阿道尔夫请来吃晚饭的。卡罗琳娜看上去仿佛也是应丈夫邀请前来的：她在等开饭。

“先生，”男仆低声对主人说，“厨娘晕头转向了。”

“为什么？”

“先生什么也没有嘱咐她，她只做了两道正菜，一道牛肉，一道鸡，一道凉拌生菜，还有一些蔬菜。”

“卡罗琳娜，你原来什么也没吩咐？……”

“我哪儿知道您请了客人呢？再说，我能在这里指手画脚吗？……您让我摆脱了所有的家务事，我天天都在感谢上帝呢。”

德·菲什塔米奈太太来回访卡罗琳娜太太时，发现她背靠在一架壁毯机上咳着嗽做女红。

“你是在给你亲爱的阿道尔夫绣拖鞋吧？”

阿道尔夫站在壁炉前做出得意忘形的模样。

“不，太太，这是为一个商人绣的，他付给我钱。我就象一个苦役犯人，干点活可以过得舒服点。”

阿道尔夫脸红了，可是他又不能揍他的妻子；而此刻德·菲什塔米奈太太却正在注视着他，她的神气仿佛在说：“这是怎么回事？”

“你咳嗽很厉害呀，我的小亲亲！……”德·菲什塔米奈太太说道。

“啊！生活是怎么对待我的呀！……”

卡罗琳娜和您的一个女朋友坐在椭圆形双人沙发上，您是极为重视这位女友对您的好印象的。您正在门洞里和男宾聊天，您单从卡罗琳娜嘴唇的动作就能听见这句话："先生愿意如此嘛！……"她说这话时的神气就象一个古罗马女人正在赴圆形剧场殉难似的。您的虚荣心深受屈辱，您想去加入她们的谈话，同时继续听您的男客聊天。于是您的答话免不了让人问"您在想些什么呀？"，因为您没有跟上谈话的思路。您只得踏步不前，心里琢磨："她跟她在说我些什么呢？"

阿道尔夫在德夏尔家参加晚宴，餐桌周围坐了十二个人，卡罗琳娜身边坐的是一个叫费迪南的漂亮青年，是阿道尔夫的表弟。第一道菜和第二道菜之间，大家谈到了伉俪的幸福。

"女人要幸福是再容易不过了，"卡罗琳娜回答一个正在抱怨的女人。

"对我们说说您的秘诀吧，太太，"德·菲什塔米奈先生快活地说。

"女人只要什么都不管，把自己看成家里的头号仆人或受主人照顾的女奴，什么意志也没有，不提任何不同的意见，一切便都会很顺利。"

这些含着泪的辛酸话语使阿道尔夫惊骇不已，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自己的妻子。

"您忘记了，太太，能说明自己幸福也是一种幸福呢，"他反驳道，眼里射出的光芒足以说明他象情节剧里的某个暴君。

表演了自己被杀害或几乎被杀害之后，卡罗琳娜心满意足了。她转过头去，偷偷擦了擦眼泪说："人总不会说明自己幸福的。"

正如议会里人们常说的，故事没有下文，然而费迪南却已把他的表嫂看成了被牺牲的天使。

大家谈论着胃炎患者吓人听闻的数字，谈论着引起年轻妇女死亡的无名疾病。

"这些女人太幸福了！"卡罗琳娜说，看上去象是在表演她自己死亡的节目。

阿道尔夫的岳母前来看望她的女儿，卡罗琳娜说："先生的客厅！——先生的房间！"她家里的一切都属于先生。

"啊呀！出什么事啦，孩子们？"岳母说，"你俩好象都要拔刀相见了。"

"哎！上帝，"阿道尔夫说。"卡罗琳娜管了一阵家，没有成功。"

"她欠债啦？"

"是的，亲爱的妈妈。"

"听我说，阿道尔夫，"岳母等女儿离开她和女婿之后说，"让我女儿穿得又讲究，家里一切又都十分顺利，又花不了你多少钱，这不是更好吗？"

您可以想象阿道尔夫听见这"妇女人权宣言"时是什么脸色！

卡罗琳娜由鹑衣百结一跃而成珠围翠绕了。她正在德夏尔家作客：人人都在夸奖她的鉴赏力，夸奖她衣服面料的华丽，夸奖她的花边，她的首饰。

“哦！您的丈夫真可爱！……”德夏尔太太说。

阿道尔夫又神气活现了，他注视着卡罗琳娜。

“我丈夫！太太……感谢上帝，我没花先生一文钱！这一切都是我母亲给的。”

阿道尔夫猛一转身去找德·菲什塔米奈太太聊天去了。

经过一年的专制统治，卡罗琳娜变得温和了些，一天早上她说：

“朋友，这一年你开支了多少？”

“我不知道。”

“算算账吧！”

阿道尔夫发现他比卡罗琳娜当家的最糟年辰还多开销了三分之一。

“而且我的装饰用品还没有花你一分钱。”

卡罗琳娜弹舒伯特的作品，阿道尔夫听见弹得如此美妙的音乐顿觉心旷神怡。他起身祝贺卡罗琳娜，她却泪流满面了。

“你怎么啦？……”

“没什么，我这人神经过敏。”

“我过去可不知道你有这毛病。”

“啊！阿道尔夫，你什么也不想看见……喏，瞧瞧，我的指头都戴不住戒指了。你不爱我了，我成了你的负担……”

她哭了，什么也听不进去，阿道尔夫说一句她哭一声。

“你想重新当家吗？”

“哦！”她大喊一声，象玩偶盒①似地蹦了起来，“到现在你干够了是不是？……谢谢吧！我想要的难道是钱？医治心灵的创伤竟用这么奇怪的方法……不，您走吧……”

“那好吧！随你的便，卡罗琳娜。”

这“随你的便！”是对合法妻子冷漠伊始时说出的话，卡罗琳娜瞥见了深渊，她正在主动走向这个深渊。

法兰西战役

一八一四年的不幸使所有的人悲伤万分。那些光辉的日子，那一个接一个的征服，那些转败为胜化险为夷的时日过去之后，另一种时刻降临了。在这样的时刻，最巧妙的思想会转化为蠢行，勇气会导致失败，连防御工事也会使人绊倒。夫妻之爱，这种作家们认为很特殊的爱，与其他一切人间之事相比，更有它的“法兰西战役”，更有它悲惨的一八一四。魔鬼最喜欢把它的尾巴伸到被遗弃的可怜女人的事务里去，卡罗琳娜如今正处于这种境地。

卡罗琳娜目前已到了想方设法使丈夫回心转意的地步！

① 玩偶盒一打开便从里面蹦出一件东西使人惊喜。

她日复一日形单影只地呆在家里浮想联翩。她起身走来走去，还经常在窗前沉思默想，望着大街却什么也没有看见。她把脸贴在窗玻璃上，感到自己周围虽有丰富多彩的摆设和豪华的家具，却似乎身处沙漠之中。

在巴黎，除非住在花园式的公馆里，凡是楼房的住户都是对应的。楼房的每一层住户都能看到对面楼房里的另一家人，人人都会随心所欲地观察邻居的动静。他们之间有一种强制性的互相观察的习惯，一种互相访问的权利，哪一家也不能逃避。在一定的时刻，就说早上吧，您起个大早，便会看见邻居的使女正在整理房间。她把窗户大打开，把地毯放在窗台上，于是，你会不着边际地胡乱猜想起来，而且彼此都一样。因此，在一定的时间里，您熟悉了对面俊俏的、老迈的、年轻的、妖艳的、贞洁的女人的习惯，或者花花公子一时的爱好，单身汉的发明创造，家具的颜色，三楼或四楼的猫。那里的一切都是一种迹象和猜想的题材。五楼那个年轻的女缝纫工突然发现——象纯洁的苏珊娜一样①，总是太晚了些——，一个月薪一千八百法郎的老职员正在用他的望远镜心醉神迷地瞄准自己，他因此成了免费的罪犯。作为补偿，一个英俊的学徒刚度过了轻松洒脱的十九年，这时竟也象心情烦躁的男人一般一丝不挂地出现在一个虔诚的女教徒的眼帘。这类观察从不停止，而谨慎的人也会有疏忽的时候。窗帘并不总是按时拉起来，女人在夜幕降临之前可能会靠近窗户穿针，于是，对面的

① 《圣经》故事里，苏珊娜在洗澡时曾被两个老头偷看。

某个丈夫便可尽情地欣赏堪称拉斐尔杰作的头像。他会认为这头像配得上他这个佩戴纹章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国民自卫队队员。您去圣乔治广场走走，如果您不是有眼无珠，您会意外地发现三个漂亮女人的秘密。啊！神圣的私生活，它在哪儿呀？巴黎是一个时时刻刻半裸着的城市，是一个本质上象妓女一样的毫无贞洁可言的城市。要想使生活在那里过得纯正，就得拥有十万法郎的年金。在巴黎，情操比邪恶来得昂贵。

卡罗琳娜的眼光有时也在不让对面六层大楼看见她的内室的磨花玻璃上逡巡。后来，她终于看到了一对正在欢度蜜月的年轻夫妇，那是一对最近才搬到她家对面二楼上的夫妇，于是她开始肆无忌惮地观察起来。那边总是早早地关上了百叶窗，开窗的时间却很晚。一天，卡罗琳娜八点钟就起床了，她偶然看见那边的女仆正在为主人洗澡或梳妆打扮作准备，那真是一幅妙不可言的脱衣画面。卡罗琳娜叹了口气便象猎人一般窥伺起来，她意外地瞥见了那年轻女人洋溢着幸福的脸庞。由于她不断地偷看这一对迷人的夫妇，她终于看见先生和太太打开了窗户。他俩微微靠在一起，凭倚着阳台呼吸着晚间的空气。一天晚上，那边忘了关百叶窗，卡罗琳娜得以研究这对年轻人的影子。她看见他们互相纠缠打闹，画出些魔幻般的可以解释或无法解释的影象，看着看着她自己竟烦躁起来。那年轻女人经常忧郁地坐在那里出神，等待着外出的丈夫。一听见街口响起马蹄声或轻便马车的声音，她便从沙发上跳起来，看她的动作，不难想象她是在喊："是他！……"

“他们多么相爱啊！”卡罗琳娜想。

她绞尽脑汁，终于构想出一套极巧妙的行动蓝图。她打算利用这对夫妇的幸福对症下药，对阿道尔夫加以刺激。这个主意应该说是堕落的，有如一个老头想用雕塑或黄色故事去引诱一个小姑娘；不过，卡罗琳娜的意图会使一切变得圣洁。

“阿道尔夫，”她终于说了，“我们对面有个邻居，一个非常迷人的女人，是一个褐色头发的小年轻……”

“不错，”阿道尔夫答道，“我认识她。她是德·菲什塔米奈太太的朋友富勒普安特太太，是一位证券经纪人的妻子。她丈夫很可爱，人很老实，而且爱他的妻子，简直爱得发狂！嗳……他有自己的事务所，有几间办公室，出纳室在院子里，前面的套房是他太太的，我从没见过象他们这样幸福的夫妻。富勒普安特到处说他的幸福，甚至在交易所也谈，简直有点令人讨厌了。”

“好吧！你就把富勒普安特先生和太太介绍给我吧！真的，我愿意知道她是怎么做的，竟能让她丈夫那么爱她……他们结婚很久了吧？”

“和我们一模一样，结婚五年了。”

“阿道尔夫，我的朋友，我真羡慕死了！哦，让我结识她吧，我和她一般好吗？”

“毫无疑问！……这以前我要是在歌剧院的舞会上遇见你们俩，而你又不是我的妻子，我真会犹豫……”

“你今天真好。别忘了请他们下周六来吃晚饭。”

“今晚上就请。我和富勒普安特在交易所经常见面。”

“好吧，”卡罗琳娜想，“这女人一定会告诉我她是如何行事的。”

卡罗琳娜重又观察起来。三点钟左右，透过窗台上小树林一般浓密的盆花，她一边看一边惊呼：“真是一对年轻的情侣！”

这个星期六，卡罗琳娜邀请了德夏尔先生和太太，可敬的德·菲什塔米奈先生，总之，她圈子里德操最高尚的几对夫妇。卡罗琳娜家里一切都整理得象受检阅的军营一般整整齐齐。她为这顿晚餐吩咐做了最讲究的菜餚，她把橱里最华丽的东西都搬了出来，她一定要热情款待这位女人中的楷模。

“您很快就会看见，亲爱的，”在座的女宾都默默地互相观望时，卡罗琳娜对德夏尔太太说，“您很快就会看见世上最可爱的一对夫妇，我们对面的邻居：一个无比高雅的金发青年，仪表举止……相貌和拜伦爵士好生相似，是一位地道的唐璜，不过很忠实！他爱妻子爱得发狂。他妻子很迷人，而且找到了使爱情永存不衰的秘诀。因此，我也许借助这个表率能重新得到幸福。阿道尔夫看见他们一定会为自己的行为脸红，他……，”

有人通报：“富勒普安特先生太太到。”

富勒普安特太太是个棕色头发的漂亮女人，一个地道的巴黎女人。她身材修长，胸脯丰满，发亮的眼睛上长着浓密的睫毛，打扮也极为高雅。她一进门便坐到沙发上去了。卡罗琳娜这时正在欢迎一位头发灰白稀疏的胖胖的先生。他步履

维艰地跟着这个巴黎的安达卢西亚女子走了进来，他的面部和肚子都让人想起西勒诺斯①。他的头顶是鲜奶油色的，在他厚厚的嘴唇上挂着貌似虔诚实则放荡的微笑，总之，他是一位哲学家！卡罗琳娜吃惊地看着这位先生。

"这位是富勒普安特先生，我的好太太，"阿道尔夫给她介绍这位可敬的五十岁的老头。

"太太，"卡罗琳娜神态亲切地说，"您和您的公公光临寒舍，不胜荣幸（特大轰动）；不过，我希望您的丈夫……"

"太太……"

在座的人听她说话时禁不住面面相觑。阿道尔夫成了所有的眼睛瞄准的对象，他惊得目瞪口呆，恨不得象在舞台上那样一翻活门板使卡罗琳娜立即消失。

"这就是富勒普安特先生，我的丈夫，"富勒普安特太太说。

卡罗琳娜明白自己干了蠢事，脸红得像火烧似的。阿道尔夫的眼神象安了三十六盏煤气灯一般狠狠地盯着她。

"您方才说他年轻，是金色头发，"德夏尔太太小声对她说。

富勒普安特太太是个机智的女人，她勇敢地抬眼看着天花板上的装饰②。

---

① 西勒诺斯，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或潘的儿子，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抚养者和伙伴，身材粗壮短小，秃顶、扁鼻，胖得象酒皮囊，常因喝醉而不能自己走动。

② 抬眼观看天花板是为了避开尴尬局面。

一个月后，富勒普安特太太和卡罗琳娜成了知心朋友，阿道尔夫的心思却在德·菲什塔米奈太太身上，对她们这种危险的友谊并未放在心上，而这友谊却造成了后果，因为，请记住这点：

箴　言

女人腐蚀的女人多于男人热爱的女人。

柩车之歌

过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卡罗琳娜原则的牢固程度——她显得情思昏昏，无精打采。阿道尔夫看见她象蛇晒太阳一般躺在长沙发上时，出于礼貌，他表示担心地问她道：

"你怎么啦，我的好人，你想干什么？"

"我想死！"

"挺讨人喜欢的愿望，欣喜若狂的……"

"死倒没什么，我不怕，可是痛苦……"

"你的意思是说，我没有使你生活幸福！……这就是女人！"

阿道尔夫骂骂咧咧地在客厅里踱来踱去，可是，他突然停了下来，因为他看见卡罗琳娜正在用一块绣花手帕抹她那淌得极熟练的眼泪。

"你感觉不舒服啦？"

"我感觉不大好。（沉默）我最大的愿望也许是想知道我

能活多久，能不能看见女儿结婚。因为到现在我才懂得挑选丈夫这组词的含义，而年轻人对此是没有什么体会的。去吧，快去寻乐吧！一个考虑未来的女人，一个正在痛苦的女人是引不起兴趣的，去玩你的吧！……”

“你哪儿痛呀？”

“朋友，我哪儿也不痛，我身体很好，我什么也不需要！真的，我感觉好些了……去吧，离开我吧！”

这第一次，阿道尔夫离开时几乎有点难过。

一星期过去了，在这个星期里，卡罗琳娜禁止所有的佣人向先生禀报她目前的可悲情况：她有气无力，在快支持不住时她便按铃叫人；她还用了不少乙醚。仆役们最后还是把太太在夫妻生活中的英雄行为禀告了先生。于是，阿道尔夫有一个晚上饭后留在了家里，他看见妻子正在有些过分地亲自己的小玛丽。

“可怜的孩子！只有你让我留恋我的未来！哦！上帝，生活究竟算怎么回事？”

“得了，小家伙，”阿道尔夫说，“干吗那么伤感呢？……”

“啊！我并不伤感！……死亡根本吓不倒我……今天早上我看见了送葬的人，我当时觉得那死人倒很幸福！我怎么会一味地尽想到死呢？……这难道是一种病？……我仿佛觉得我会死在自己手里。”

阿道尔夫越设法使卡罗琳娜快活，卡罗琳娜越把自己裹在涕泪纵横的丧葬黑纱里。这第二次，阿道尔夫算是留在家里了，不过感到很无聊。接着是第三次做作眼泪的冲击，这第

三次嘛，他竟毫不难过地走了出去。最后，他对这些没完没了的抱怨，寻死觅活的架势和鳄鱼的眼泪感到厌倦，他终于说出了："如果你病了，卡罗琳娜，应该去看看病……"

"随你的便！这一来，一切结束得更快些，这对我倒挺合适……不过，你得替我找个名医来。"

过了一个月，阿道尔夫因为老听卡罗琳娜用各种腔调唱出的葬礼进行曲而感到烦恼，便找来了一位大名鼎鼎的医生。在巴黎，所有的医生都是很风趣的，而且他们还都是夫妻病理学的行家里手。

"怎么！太太，"大名鼎鼎的医生说道，"这么漂亮的女人怎么会想起说自己病了呢？"

"是的，先生，我就象奥布里老头的鼻子，渴望进坟墓①……"

卡罗琳娜为阿道尔夫着想，尽量设法露出笑意。

"好！不过，您的眼睛炯炯有神，它们可不怎么想要那些让人受不了的糟糕药品……"

"您好好看看，大夫，我在发烧，一种难于察觉的低烧，难退的……"

于是，她把她那最狡黠不过的眼光停在这位名声在外的大夫身上，大夫心想："什么样的眼睛呀！"

"好吧，看看舌头，"他大声说。

卡罗琳娜把她的猫舌头伸到两行狗牙一般雪白的牙齿

① 奥布里是夏多布里昂的小说《阿塔拉》中的人物，渴望进坟墓一语曾在小说初版时出现，再版已删掉。

外面。

“有一点舌苔，在舌根那里，不过，您吃过早饭了，”鼎鼎大名的医生提醒她以后便向阿道尔夫转过身来。

“没吃什么，”卡罗琳娜回答说，“就两杯茶……”

阿道尔夫和名医面面相觑，因为医生心里疑惑，不知是太太还是先生在嘲弄他。

“您感觉如何？”医生一本正经地问卡罗琳娜。

“我睡不着觉。”

“好！”

“我没有食欲……”

“很不错！”

“我觉得疼，在这里……”

医生看了看卡罗琳娜指的地方。

“好极了，我们等一会再看那里……还有呢？”

“我有时哆嗦……”

“好！”

“我感到伤心，我老想着死，我曾考虑过自杀。”

“噢！真的吗？”

“我脸上感到发烧，瞧，我眼皮老跳……”

“很好，我们管这叫 trismus①。”

大夫花了一刻钟功夫用纯科学术语解释了 trismus 的性质，得出的结论是，trismus 就是 trismus。不过，他最谦逊不

① 拉丁文，指脸部的一种神经性痉挛。

过地提醒说，如果说科学业已发现 trismus 就是 trismus，它可对这种神经性的肌肉运动的起因一无所知。这种运动来来回回，消失了又会出现……

“而且，”他说，“我们可以确认，这纯粹是神经性的。”

“这病很危险吗？”卡罗琳娜担心地问。

“毫无危险。您睡觉的姿势怎么样？”

“蜷伏着睡。”

“好。朝哪边蜷？”

“左边。”

“好。您床上有几个褥子？”

“三个。”

“好。有床绷吗？”

“当然有……”

“什么料做的床绷？”

“马鬃。”

“好。您在我面前走走步！……哦，自然点，就象我们都没有看您似的……”

卡罗琳娜象爱尔斯勒①那样走着步，她以地道的安达卢西亚方式摆着自己的姿势。

“您的膝头是否有种钝重感？”

“没有呀……（她回到座位上）上帝，细细琢磨起来，这会

① 芳妮·爱尔斯勒（1810—1884），奥地利出生的舞蹈演员，一八三四年去法国。她演出的芭蕾舞《瘸腿魔鬼》获得巨大成功。其中有穿安达卢西亚式服装跳西班牙舞的场面。

儿好象真有……"

"好。您呆在家里有些日子了吧？"

"哦，不错，先生，太长了……而且是一个人。"

"好，正是这么回事。您夜里戴什么帽子？"

"一顶绣花睡帽，有时加一条薄绸巾……"

"您觉得热吗……有点微汗？……"

"睡着了恐怕难以感觉。"

"您可能在醒来时发现帽子遮住前额的地方湿了？"

"有时这样。"

"好。把手给我。"

大夫拿出怀表。

"我对您说过我头晕吗？"卡罗琳娜说。

"嘘！……"大夫在数脉搏。"是晚上吗？"

"不，是早上。"

"噢！见鬼！早上头晕，"他说着看了看阿道尔夫。

"那么，太太的情况如何？"阿道尔夫问。

"公爵G……没有去伦敦①。"这位了不起的医生边说边研究卡罗琳娜的皮肤。"圣日耳曼区好多人议论这事。"

"您在圣日耳曼区有病人吗？"卡罗琳娜问道。

"我的病人差不多都在那边……哎，上帝，今天早上我还得看七个呢，有几个还有危险……"

大夫站了起来。

---

① 此事发表在一八三〇年的《讽刺》周刊上，谈的是有关查理十世在七月革命之后在伦敦的住宅。此篇发表时已事隔十四年。

“您认为我情况怎么样，先生？”卡罗琳娜问。

“太太，需要治疗，得好好治疗。吃点镇痛药，用点蜀葵水，饮食清淡些，吃些家禽，小牛肉，猪肉，还得多活动。”

“这就值二十法郎，”阿道尔夫微笑着在心里说。

名医挽起阿道尔夫的手臂让他送自己出门，卡罗琳娜踮着脚跟上他们。

“亲爱的，”医生说道，“我刚才随便诊治了一下太太，没有必要让她害怕，因为这病和您的关系比您想象的要大……别太忽视太太了，她的性欲非常强，体格也极好，这一切都会在她身上起作用。大自然有它的规律，您低估了它们，它们就强迫您服从。您太太可能发展成病态，让您痛切后悔您忽略了她……如果您爱她，您就真爱；如果您已不爱她了，而又打算留住您孩子的母亲，该做的决定就属于保健问题了，不过这决定只能由您自己来做！……”

“他多么理解我呀！……”卡罗琳娜想。她打开房门说：“大夫，您还没有给我开药的剂量呢！……”

名医微微一笑，鞠了一躬，把一个二十法郎的硬币揣进衣兜，随即把阿道尔夫留给了他的妻子。卡罗琳娜拉住丈夫说：“我的真实病情怎么样呀？……我是不是得乖乖地死去？……”

“嗨！他说你的身体健康得过了头！”阿道尔夫不耐烦地大声说。

卡罗琳娜离开他去沙发上哭鼻子了。

“你怎么啦？”

“我还得健康好久好久呢……我妨碍你了，你不爱我

了……我再也不让这医生瞧病了……我真不知道富勒普安特太太干吗劝我让他看病，他尽对我说些蠢话！……我比他还知道我自己需要什么呢……”

“你需要什么？……”

“没情没义的，你还问这个？”她说着把头放在阿道尔夫肩上。

阿道尔夫吓坏了，他想：“大夫说得有理，她的要求可能会变成病态的，那我怎么办，我？……我不得不在卡罗琳娜的性欲狂和某个小表弟之间作出选择了。”

卡罗琳娜象精神病患者一样狂热地唱起舒伯特的歌曲来。

第二部

前言

倘若您能理解这本书……（这个假设会给您带来无上的荣光，因为一个思想最深邃的作者也往往，甚至可以说从来不理解他的书的不同涵义，这本书的影响和由它产生的好处和弊端）而您又对夫妻生活中那些小小的场景稍加注意，也许您会察觉到这些场面的色彩……

“什么色彩？”杂货店老板一定会这么问。“书的封面是黄的，蓝的，封底是稻草黄，是淡绿、银灰、白色。”

咳！书，还有另一种颜色呢，那是由书的作者自己抹上去

的，而有些作家还会去借用这些书的色调。某些书的色彩还能影响别的书。更有甚者，书可以是金黄色或褐色，浅栗色或红褐色的。来了，书还有性别！我们见过雄性书，雌性书；也有些书没有性别，这当然可悲可叹！但愿这本书不是如此——姑且认为您赏光称这部疾病分类学的集子为书吧。

直到此刻，书中谈到的烦恼还仅仅是女人强加给男人的，因此，您还只看见了本书的雄性方面。如果作者不出人们所料还真有听觉，他早该在无意中听到了气冲牛斗的妇女们发出的叫喊或激动的攻击。

“只对我们讲了先生们遇到的烦恼，”她会说，“仿佛我们自己就没有烦恼似的！……”

哦，女人！大家已经听见了你们的声音。因为，如果说你们不能随时得到别人的理解，你们却永远善于让人把你们说的话听个一清二楚！……

因此，单让你们承受这种非难是极不公正的，任何一个戴上夫妻生活镣铐的社会性的人都有权指责这种必要的、神圣的、有益的、保守到无以复加而又稍嫌碍事的、很难令人适应而有时又太容易适应的制度。

我还要说得更严重些！这种偏心眼显然愚蠢之至。

一个人，不是指一个作家，因为一个作家身上包含着许多人，就说一个作者吧，他应当同伊阿诺斯①一模一样：既向前看又向后看；善于告密而又精于思考某种主意的各个方面；忽

① 伊阿诺斯（又译雅吕斯），罗马神话中守护门户的两面神。他前后两副面孔，一副看过去，一副看未来。

而钻进阿尔赛斯特的灵魂，忽而钻进菲兰特的灵魂；① 无所不知而又遇事说而不透；从不使人厌烦而又……

我们还是别结束这个题目吧，否则我们会把一切都说个透彻，而所有考虑文学状况的人都会认为这太可怕了。

再说，一个作者在自己著作中间发起议论来，就好比《会说话的图画》② 里那个好好先生用自己的面孔去代替图画一般。作者不会忘记，在议会里，人们在就一个问题进行两次投票的期间，从来不会有人发言。好了，别谈了！

下面是书中的雌性方面，因为本书如想酷似一场婚姻，就得大致上作到雌雄同步。

婚后第二月的夫君

两个年轻的已婚女子，卡罗琳娜和斯泰法妮，前来参加德·菲什塔米奈太太举行的舞会，她俩在圣奥诺雷区遐迩闻名的玛谢弗女子寄宿学校里是极亲密的朋友。她们这次闲谈是在小客厅的一扇窗户下面进行的。

气候异常炎热，一位男士在这两个年轻妇女之前早已想到来这里呼吸夜间的空气，因此他早就呆在阳台的这同一个角落了。由于窗前花树浓密，这两个女友便以为四周无人。

这位男士是本书作者的密友。

---

① 阿尔赛斯特和菲兰特，莫里哀的喜剧《恨世者》中的人物，前者嫉世愤俗，后者恪守中庸之道，对一切采取宽容态度。

② 《会说话的图画》是巴黎意大利剧院于一七六九年九月创作上演的独幕诗体喜剧。

两位已婚女人中的一位正好站在窗洞这边的角落里，她在注视这间小客厅和其他沙龙时，算得上是在监视这些场所。

另一位站在窗洞这边避风的地方，这里挂着平纹细布窗帘和丝绸窗帘，风小一些。

小客厅空无一人，舞会业已开始；一张张牌桌还没有撤去，绿绒桌面上的纸牌还装在直接税局规定的纤巧盒子里。

已经开始跳第二轮四组舞了。

凡是舞会的常客都很熟悉，一次盛大晚会进行到这个阶段时该是什么样的情景：客人还没有到齐，而每间客厅都坐满了人，这一刻往往会引起女主人一时的恐惧。尽管不好相比，这的确和一次战役里决定胜负的时刻有些类似。

这一来您就会明白，一个应当严守的秘密如何在今天会荣幸地见诸印刷品。

“怎么样，卡罗琳娜？”

“怎么样，斯泰法妮？”

“那么？”

“那么？”

两人都叹了口气。

“你再也想不起来我们约定的事啦？……”

“不对……”

“那么，你为什么不来看我？”

“我老不能自个儿行动，我们在这里也差点没时间聊天……”

“哎呀！要是我的阿道尔夫也这么行事！”卡罗琳娜叫道。

“我和阿尔芒的事你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他当时向我献……不知为什么都管这叫殷勤……的时候……”

“是的，我那时很欣赏他，我觉得你非常幸福，你找到了理想的人，你！那是个英俊的男人，老穿得那么整齐，戴着黄手套，胡子剃得干干净净，皮靴擦得锃亮，衬衫雪白，清清爽爽，对你关怀备至……”

“说呀，说下去。”

“总而言之，是个体面的男人。他的谈吐带着女性的温柔，没有一丝一毫的唐突，而且满口答应使你又幸福，又自由！他说的话就象贴了红木似的，句句都象是镶着花边，披着披肩；他说的话再不怎么的，里面也仿佛听得见马车滚动的声音。他送你结婚礼物时那份豪华，简直就是个百万富翁。在我印象里，阿尔芒就象丝绒和羽毛裘皮做成的丈夫，你全身都会裹在这件羽毛皮筒里。”

“卡罗琳娜，我丈夫用烟草。”

“好吧，我那位也抽烟呢……”

“可是我那位是吸烟，亲爱的，就象传说里拿破仑那样用鼻子吸，而我却非常厌恶烟草。他知道这点，这魔鬼，所以戒了七个月……”

“所有的男人都有这个习惯，总得让他们用点什么吧。”

“你一点也想象不出我受的那份折磨。夜里，他打喷嚏老把我惊醒。我睡觉时一动，鼻子就碰到洒在枕头上的烟屑，我把烟屑一吸进鼻孔就会象炮眼里的炸药似的爆炸开来。这恶棍阿尔芒好象对这种异外的响声习以为常了，他这人根本就

吵不醒。我们家到处是烟草，不管怎么说，我可并没有嫁给烟草专卖局呀！”

“如果你丈夫人老实，性格也好，这点麻烦又算什么呢，亲爱的！”

“哎呀！他冷漠得象石头，刻板得象老头，话多得象哨兵。他属于什么都满口答应却仍然我行我素那类人。”

“你叫他别这样呀！”

“试过了。”

“怎么样呢？”

“怎么样！他威胁我，要把他需要用的钱从每月给我的生活费里扣除出去，以便摆脱我……”

“可怜的斯泰法妮！这简直不是人，是个魔鬼……”

“是个冷静而又有条不紊的魔鬼。他还戴假发，而且每天晚上……”

“每天晚上？……”

“别着急呀！……每天晚上他都要盛一杯水放七个假牙。”

“你这场婚姻是怎样的陷阱呀！阿尔芒总该很富有吧？……”

“谁知道呢！”

“哦，上帝！不过，我觉得你好象不久就会变得很不幸……或者说，很幸福。”

“你呢，亲爱的？”

“我吗，到目前为止，只有一根针刺着我的心，不过这让人实在受不了。”

“可怜的孩子！你还不了解自己的幸福呢，好吧，说下去。”

这时，年轻女人在她女友的耳边说起悄悄话来，声音那么小，连一个字也听不清。她们的谈话在重新开始，或者不如说在行将结束时，得出了某种结论。

“你的阿道尔夫嫉妒吗？”

“嫉妒谁？我们俩成天寸步不离，亲爱的，正是这一点让人烦恼。受不了哇！我连哈欠也不敢打，随时随地都得扮演多情妻子的角色，这太累人了。”

“卡罗琳娜？”

“怎么？”

“小家伙，你准备怎么办？”

“顺从呗，你呢？”

“得把烟草专卖局打倒……”

这小小的烦恼会逐渐证明，就个人的失望而言，男女双方半斤八两，谁也不欠谁的。

雄心壮志付诸东流

一，声名卓著的肖多雷依

一个青年离开了故土，他家乡的城市坐落在夏尔·迪潘①先生用较深的颜色在地图上标明的某个省份。这个青年生性爱好沽名钓誉，而且从不计较钓的是什么样的名誉；比方

① 夏尔·迪潘男爵在他的著作《法兰西生产和贸易能力》中曾用双色标明书中的统计图。此图以白、浅灰、深灰或黑色标明各地区开化的程度。

说画家，小说家，新闻记者，诗人，伟大的国务活动家。

为了得到人们全面的理解，年轻的阿道尔夫·肖多雷依希望别人谈论他，希望出名，了不起。下面的话可以认为是针对那一大批通过各种门路来到巴黎的野心勃勃的人说的，这些门路有精神的，也有物质的。这些人在某个大清早冲进了巴黎，怀着推倒一切已存声誉而抬高自己身价的疯狂意图，不惜使用造成别人毁灭的手段，直到幻灭接踵而至方肯罢休。

这里谈的是标志我们这个时代特点的一般事实，因此我们还是在这些人物中举出一个作者在别处叫作“外省伟人”的人吧。

阿道尔夫明白，最值得羡慕的买卖是去文具店买上一瓶墨水，一包笔，一令价值十二法郎五十生丁的44×56厘米的白纸，然后把每张纸裁成四张，再在裁好的纸上写出五十行颇有文采且颇富想象力的文章。再把这两千张纸卖出去时，便可得到比如五万法郎那样的收益。

按照二十五生丁一行的卖价而以十二法郎五十生丁一变而为五万法郎，这个题目对一些家庭实在太富刺激性了。这些人家的成员在省里本可以大派用场的，现在却被抛进了巴黎这个地狱。

家乡城市的人总以为这些被打发走的青年个个都象最著名的作家一样富于想象力。他学习成绩优秀，写过相当漂亮的诗歌，谁都认为他是个有头脑的小伙子。总而言之，他常常杜撰些魅力无穷的短篇小说，刊登在地方的报纸上，得到省里

人的赞赏。

这些可怜的家长永远不会明白他们的儿子来巴黎后费了好大劲才算弄懂的事，诸如：

没有十二年左右艰巨的努力是很难掌握法语成为作家的；

要成为真正的小说家，必须深入挖掘全面的社会生活，因为小说是民族的野史；

伟大的小说家（伊索、卢奇安①、薄伽丘、拉伯雷、塞万提斯、斯威夫特、拉封丹、勒萨日、斯特恩、伏尔泰、瓦尔特·司各特、《一千零一夜》的作者，无名的阿拉伯人）全部是得天独厚的才子，同时又是博学多识的巨匠。

他们的阿道尔夫在好几个咖啡店里学习文学，成了文学家协会的会员。他对不阅读他的文章的有才华的人们横加攻击，后来眼见自己的批评毫无结果，这才变得和缓了些。他投给一些报纸的短篇小说被各报象用球拍传球一般推来推去。五、六年的练习使他多多少少感到有些厌倦；他父母为此虽节衣缩食也不免艰难竭蹶，但他总算有了点地位。

下面说说那是何等样的地位。

靠了他们这些弱者之间的互相帮衬——一位极机灵的作家管这叫情谊——，阿道尔夫发现自己的名字经常夹在一些名家的姓氏当中，有时是在书店的新书广告里，有时又在一些准备出版的报纸的启事栏里。

---

① 卢奇安（约125—192），希腊雄辩家，哲学家。

书商们把他的一部作品的题目印在这样一个骗人的栏目里：在印行中，人们可以把这栏目叫作印刷熊展①。

有时，人们又把肖多雷依看作青年文学的苗子。

阿道尔夫·肖多雷依在青年文学的行列里整整呆了十一年，他被圈在青年文学圈内的期间连头都秃了。最后，靠了自己默默无闻的工作和几篇剧评，他总算进入了戏剧界。他想方设法使人相信他是个天真的老好人，可是，他对自己出人头地的希望，他对巴黎的社交界却愈来愈感到幻灭。与此同时，他欠的债和他的年龄也日益增长起来了。

一家濒临倒闭的报纸向他索要了一只"熊"。这部作品经过他的朋友们精心加工，细心推敲，一再润色上光，成了五花八门昙花一现的时髦香味的大杂烩。这本书之于阿道尔夫，有如那顶随时用来起誓的赫赫有名的军便帽之于特利姆下士②，因为《一切为了女人》(确定的书名)即将成为当代最畅销的小说之一，它将整整享誉五年。

肖多雷依年方十一时，人们就传说他在几家刊登死亡名单的杂志，妇女日报或学龄前儿童读物上发表过优秀作业——五、六篇短篇小说。

总而言之，由于他还是孩子，又穿了黑色克什米尔绒的衣

---

① 一些剧本先被许多剧院拒之于门外，后来，某些剧院经理感到需要新剧目时，便上演这些被冷落的剧本。戏剧界称这些剧本为熊。这个称呼又沿用到新闻界、文学界。对那些被推来推去的小说都统称为熊。

② 特利姆下士是英国作家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的作品《项狄传》中的人物，他十分珍视自己那顶帽子，动辄以那顶帽子起誓。

裤；他在乐意时还能装成仪态优雅的外交官，而且还显出几分聪明相，几间多少带点文学色彩的沙龙便接纳了他。他向五、六位有才华、有影响或有天才的科学院院士敬礼致意；他可以拜访两三个当代的伟大诗人，也敢于冒昧地在咖啡店里对两三个堪称一代名媛的女人直呼其名。他还和那些应该呼之为"蓝色短统袜"的二流女才子①们打得火热；他和小报的明星们也有握手或喝苦艾酒之交。

这里说的是万事平庸之辈的故事，他们缺少的是有钱有势之人所谓的幸福。

这幸福就是意志，是坚持不懈的工作，是对轻易得来的名声的蔑视，是博学和韧性，布丰认为这种韧性本来意味着全部的天才，不过，目前当然还只能算是一半。

您从这里还丝毫没有看出卡罗琳娜的烦恼，您认为这个与正在巴黎压马路的五百青年有关的故事是为规劝八十六个省份的千家万户而写作的。然而，您读了这两封由两位婚姻状况各不相同的女友交换的信件就会明白，写这个故事之必要，正如任何好的情节剧都需要介绍情节的暗场前台戏一样……您会猜出"巴黎孔雀"巧妙的手腕，他在家乡开屏炫耀的同时，已在打着有关婚姻的不可告人的主意，他为此擦磨着荣誉的光轮，这光轮正如太阳射出的光焰，只在远距离才会变得温暖闪亮。

① 西方称女学究为"蓝袜子"，本意是"蓝色长统袜"，故巴尔扎克将二流女才子戏称为"蓝色短统袜"。

朱戈之女克莱尔·德·拉鲁朗迪埃太太
致厄尔托之女阿道尔夫·肖多雷依太太

寄自维维叶

你还没有给我写信呢，亲爱的卡罗琳娜，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最幸福的人不是应该先写信去安慰留在省里的人吗！

你去巴黎以后，我嫁给了这里的法院院长德·拉鲁朗迪埃先生。你认识他。正因为我俩对他的看法装满了我的心，我对这桩婚姻满不满意，你就可想而知了。我不是不清楚我的命运：我生活在法院前院长——我丈夫的叔叔，和我的婆婆之间，这位婆婆从艾克斯古老的彬彬有礼的社会里仅仅保留下了傲慢和严厉的道德教条。我很少单独自处，我出门总有婆母或丈夫相陪；每天晚上家里都要接待全城的庄重人士，这些先生玩惠斯特牌时一个筹码两个苏。我经常听见他们交谈这类话题："维特蒙先生死了，他留下二十八万法郎的财产……"代理检察长说，那是一个四十七岁的青年，有趣得活象西北风。"您可以肯定真是如此？……"如此，如此就是二十八万法郎。一个矮小的法官高谈阔论，他谈到死者的投资，于是大家又就其价值争论了一番。取得的一致意见是：即使不到二十八万，也差不了多少……

接着，一片颂扬之声不绝于耳，人人交口称赞这位死者省吃俭用，把一分一分积攒起来的钱存入储蓄所，也许只为了使全城里有希望继承点什么的人都群起击掌欢呼："他竟留下了

二十八万法郎！……”每个人都有自己生病的亲戚，在谈到这些亲戚时，他们会说：“他会留下数目差不多的钱吗？”于是，大家又象议论死者一般议论起生者来。

大家都只关心发财的可能性，某些职位出缺的可能性或丰收的可能性。

在我们童年时，我们曾看见圣玛克鲁街的修鞋匠窗台上那些漂亮的小白鼠把关它们的圆鼠笼弄得转来转去，我当时怎能知道那情景正是我未来的忠实写照呢？……

和你相比，我当时更为活跃，也更爱遐想，如今我的处境却成了这样！我比你过失大，我受的惩罚也最重。我永远告别了我的梦想，我是堂堂的院长夫人，我也只得乖乖地把手臂交给这大个头的德·拉鲁朗迪埃先生了。而且四十年都会如此这般地过着微不足道的生活，成天看着那双颜色不同的眼睛和眼睛上那双又粗又浓的眉毛，还有那张从来不知微笑为何物的黄脸。

可你呢，亲爱的卡罗琳娜，就你我之间说吧，你当时是属于大姑娘一伙的；我却在小家伙群里跳跳蹦蹦坐不住。你当时唯一的过错是骄傲，你到二十七岁还能以二十万法郎的财富去俘虏男人，而且果然迷住了一个伟大的男人，巴黎最有才智的男人中的一位。他是从我们城里出去的两大才子之一呀！……多么幸运！

你现在置身于巴黎最荣耀的人群当中，凭着才子的至高无上的特权，你可以出入圣日耳曼区所有的沙龙而且受到热情的接待。你分享着两三位当代名媛圈子里的雅趣；据说，在

这个圈子里人人妙语连珠，她们所说的话传到我们这里简直就是一只只康格里夫火箭①。你还是画家施奈尔男爵家的常客，阿道尔夫过去多次谈到过他，说伟大的艺术家和声名卓著的外国人全都是他家的座上客。总之，过不了多久，如果你愿意，你一定会成为巴黎的一位皇后。你自己也能接待来访的客人，你在家里就能见到文学界、上流社会和财界的男女知名人士。阿道尔夫早就对我们谈到过，而且是用那样的话语谈到他和那些烜赫一时的人物传为佳话的友谊和联系，因此我仿佛亲眼见到你出门则倾盖相邀，在家则高朋满座。

凭你每年一万法郎的年金收入和你卡拉贝斯姑姑的遗产，加上你丈夫赚来的两万法郎，你一定有车马有随从。你出入剧院也不必花钱，因为报人永远是各种首演式中的英雄，尽管这些首演式使巴黎那些赶时髦的人花费昂贵。报人还每天应邀参加晚宴，因此你的日子过得就仿佛有六万法郎的年金收入一样！……哦！你呀，你是多么幸福！所以你便忘记了我！

好了，我知道你没有丝毫属于你自己的时间，你杳无音信的原因是你的幸福，我原谅你。好吧，如果有一天你快活得腻了，你还能屈尊想到你可怜的克莱尔，你就给我写写信，对我讲讲和一个伟人结婚的个中滋味……给我描绘描绘巴黎上流社会的夫人女士们，尤其是那些会写作的女人……啊！我真想知道她们是什么质地的人，总而言之，你别忘了我嘱咐的一

① 康格里夫火箭指英国炮兵军官兼工程师威廉·康格里夫发明的攻击海军舰队的火箭炮。

切，如果你没有忘记你可怜的仍然爱着你的

克莱尔·朱戈

复 信

阿道尔夫·德·肖多雷依太太致维维叶法院德·拉鲁朗迪埃院长夫人

寄自巴黎……

哦！我可怜的克莱尔，倘若你知道你这封坦率的来信引起了我多少愁苦，你一定不会提笔的，不会的。一个朋友，甚至一个敌人，在看见一个女人那被蚊虫叮得千疮百孔的身上放了一台治疗仪时，他也绝不会拔下机器去数那些伤口玩儿的……

首先，我应该对你说，象我这样一个二十七岁的姑娘，虽然面貌尚佳，身材却与沙皇尼古拉①有些相似——这与我扮演的卑微角色很不相称——因此我算得上是幸福的！……我这就谈谈为什么：

阿道尔夫见我象骤遭冰雹袭击一般被失望所压倒大约很高兴，便百般爱抚我，照顾我，处处讨我喜欢，以此来愈合我的自尊心受到的伤痛。其实，女人既是女人，她倒希望在她所嫁的男人身上寻到可以被充分利用的过失。然而，性格古怪、易

① 沙皇尼古拉身材高大。

怒、急躁、变化无常都不下于女人的文学家(阿道尔夫，唉！勉强算个文学家吧)并不一定都有阿道尔夫那样实在的优点，我希望这些人也不要象他那么不幸。

唉！我们俩既是相亲相爱的朋友，我也就可以对你讲真话了。亲爱的，我已从我丈夫掩盖得很巧妙的极端不幸中把他拯救了出来。他哪里有年薪两万法郎的收入，他在巴黎整整十五年也没有挣回过这么多钱呀。我们住在儒贝尔街一幢公寓的四层楼上，除去房租一千二百法郎，我们的收入便只剩下大约八千五百法郎，我就是用这笔钱千方百计使我们能够体面地生活下去的。

我算是他的福星：阿道尔夫婚后得到了一个主持专栏的职位，月薪四百法郎，而且这工作花不了他许多时间。就这样一个位置也是靠了一笔投资才得到的。我们把我的卡拉拜姑姑七万法郎的遗产作为这份报纸的保证金，那里付给我们百分之九的收益。此外，我们还入了股。这件事作成功之后十个月来，我们的收入翻了一番，生活宽裕起来了。

不管是在金钱上还是在感情上，我对我的婚姻都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唯一受到伤害的是我的自尊心，我的抱负已烟消云散。你马上会明白所有这些烦恼是怎样困扰我的。还是从第一桩开始吧。

阿道尔夫当时在我们面前显得似乎和那位名声在外的施奈尔男爵夫人相处甚笃，这位夫人以她的机智、影响、财富和她同名人的交往驰誉社交界。我原以为阿道尔夫是以朋友的身分受到她的青睐的，不料他把我介绍给她家时，我却受到了

冷遇，我只远远看见了一些奢侈得吓人的客厅。施奈尔夫人并没有前来回访我，我只收到过一张她寄来的请柬，上面的时间是二十天以后，钟点也肆无忌惮地规定得很不合适。

初到巴黎时，我们去林荫大道散步，我对我身边这位尚不知名的伟人感到十分自豪。他当时用肘碰碰我，指着前面一个穿得很糟的矮胖男人对我说："那就是某某。"他对我说了法国七、八个闻名全欧的大人物之一的姓名。我预先摆出赞赏的神态，看见阿道尔夫带着一种幸福的感情同这位真正的伟人打招呼，而对方就象对一个大概在十年里也难得说上三句话的人那样随便点点头算是回答。阿道尔夫可能因为我在身边而想捞到他的青睐。

"他不认识你吗?"我问我丈夫。

"认识，不过，他准是把我当成另外的人了，"阿道尔夫回答我。

见到诗人，见到著名音乐家或国务活动家也是如此。话说回来，在一些人来人往的地方我们也确实和阿尔芒·杜·康塔勒先生，乔治·博努瓦尔先生和菲利克斯·韦尔多雷先生聊过十分钟的天，我知道你从未听人谈起过这些人。康斯坦丁娜·拉马沙尔夫人，阿娜依·克罗塔和吕西安娜·武伊永夫人也来看望过我们，她们那蓝色①友谊还让我有些害怕呢。我们也邀请过一些在省里并不知名的报纸经理吃晚饭。我还曾悲喜交集地看见阿道尔夫拒绝参加一次把我排除在外的晚会。

① 指那些被称为"蓝色短统袜"的二流女才子。

啊！亲爱的，天才永远是自生自长的稀有鲜花，任何暖房的园艺都不可能得到它。我从不自欺：阿道尔夫是公认的平庸之辈，正如他自己所说，他除了在文学上被派派用场没有别的运气。他在维维叶还算机智风趣，但要在巴黎作一个风趣的人却必须具备各式各样的才智，而且分量必须大得令人望尘莫及。

我对阿道尔夫有点敬重了，因为他撒了几次无足轻重的谎之后终于向我坦白了他的处境，而且在不算太屈辱的情况下许诺我一定使我得到幸福。他希望象许多平庸之辈那样找到一个随便什么样的职位，如图书馆助理管理员或报纸营业部主任之类。谁知道呢，也许我们今后还能张罗他当上维维叶的参议员呢。

我们现在默默无闻地过日子，有五、六个合得来的朋友，这就是被你说得天花乱坠的了不起的生活。

我不时受到严重的打击，我在无意间也听到过一些人嚼舌头。比如昨天在歌剧院看戏时，我去观众休息厅散步，听见最刻薄的幽默大师之一莱翁·德·洛拉对一位很有名气的评论家说："的确，只有当上肖多雷依才能去罗讷河岸发现卡罗琳娜的杨树①！"另一位回答说："唔！杨树正发芽呢②。"原来他们曾听见我丈夫叫我的名字。而我在维维叶却是小有名气的美人，高高的个子，身材匀称，而且胖得正好使阿道尔夫感到

① 这里的卡罗琳娜指北卡罗莱纳地区，人们经常从这里运出木材。此人是用卡罗琳娜的名字作文字游戏，影射卡罗琳娜身材高大。

② 发芽一字的另一个含义是长粉刺，此处指阿道尔夫长了粉刺。

幸福！……我就如此这般了解了女人的美貌和外省人的才智在巴黎算怎么一回事。

总而言之，如果你想知道的就是这些，我的确算不了什么；然而你若想了解我如今达观到何等程度，我倒可以对你说，我相当高兴，我在我的假伟人身上发现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别了，亲爱的朋友。你也看见了，我俩比起来，还是我更有造化，尽管我非常失望而且生活里有些小小的烦恼，阿道尔夫毕竟很年轻，而且是个可爱的男人。

卡罗琳娜·厄尔托

克莱尔的回信中有这么一句话："我希望你靠你的达观继续享受你那无名的幸福。"克莱尔象所有亲密无间的朋友那样在阿道尔夫的前途上作文章，也算是向法院院长报了仇。

二，同一主题的细微区别

（这封信是从一个小匣子里找到的。一天，她让我在她的小房间里等了好久，她正设法把她的一位不知趣的女朋友打发走，可是这位女友根本听不懂运用面部表情和说话语气进行暗示的法语。我当时在小屋里感冒了，但却得到了这封信。）

上边这条自命不凡的注释写在一张纸头上。在清理已故的费迪南·布加雷勒先生的遗产时，公证人的书记们认为这张纸头无关紧要。布加雷勒先生不久前故世，引出了政界、文

艺界和情人们伤心的眼泪。而且他的死意味着普罗旺斯的波加雷利大家族的消失。谁都知道，布加雷勒就是波加雷利的讹写，正如法文的吉拉尔丹是佛罗伦萨文格拉尔迪尼的讹写一样。

聪明的读者不难看出这封信与阿道尔夫和卡罗琳娜的哪一段时期的生活有关。

亲爱的朋友

当我嫁给一个无论天赋或个人才能都很出众的艺术家，一个性格不凡、机智幽默、知识渊博的艺术家，一个凭走正路而不必靠歪门邪道就能青云直上的艺术家时，我认为我是多么幸福啊！总之，你了解阿道尔夫，你对他评价很高，他很爱我，他当了父亲，而我又挚爱我们的孩子。我觉得阿道尔夫很善良，我很爱他，也很钦佩他。可是，亲爱的，在我们的幸福美满中却存在着烦恼。我身下的玫瑰不止一处被揉皱了，而在女人的心里，这种皱折很快就会变成伤口。伤口立即会流血，而且会变得更加疼痛难忍。人在承受痛苦时，痛苦会唤起他思索，思想一展开就会变成情感。哦，亲爱的！以后你会明白的，要把这些话说出口是令人痛苦的，然而我们活着不仅仅依靠爱情，还依靠虚荣心。如果想单凭爱情而生活，就不应该住在巴黎。倘若我们所爱的男人看不到另一些穿着与我们迥然不同而且优雅得多的女人，这些人用她们的风度举止和一套小玩意儿引人遐想——而这种小玩意儿往往能挑逗大的爱欲——，我们即使只有一件白纱裙衫，又有什么关系呢？亲爱

的，在我们身上，虚荣十分接近于嫉妒，这种美丽崇高的嫉妒心意味着不让别人侵入自已的王国，只能独自占有一个人的心灵，而且只能自已在这颗心里幸福终身。好，我那女人的虚荣心此刻正在受着折磨。这种苦恼无论多么微不足道，我却不幸懂得了：在夫妻生活里并不存在小的烦恼。是的，一切都因为感觉、欲望和思想的频繁交流而扩大了。以上就是你无意中发觉而我当时又不愿意作解释的我那种悲伤的奥秘之所在。这说明了一个道理：口头可以随便乱说，见诸文字时你的思想起码受到遏制。说的和写的两者之间存在着多么不同的心理透视效果呀！一切的一切写在纸上就变得如此庄严如此慎重！再也不敢冒冒失失了。这样一来，一封任凭感情驰骋的书信不就成了一件无价之宝啦？你也许会以为我非常不幸，我只不过感到不快而已。你曾经发现我孤单单一人呆在火炉旁边，没有阿道尔夫陪伴。我当时刚侍候孩子们上了床，他们已经睡着了。阿道尔夫那天是第十次应邀去了某个我没有随他一道去的地方，那里的人需要不带妻子的阿道尔夫。有些沙龙他去了却不带上我；也有好些玩乐的机会他应邀参加却没有我的份。如果他名叫德·纳瓦兰先生而我是埃斯巴家的人，社交界是绝不会想到把我们分开的，谁都愿意我俩形影相随。他已经习惯这一切了，再也感受不到使人心里难受的屈辱。再说，如果他猜想到我有这种微不足道的痛苦而且我为此感到害羞，他一定会和社交界断绝关系，而且会变得十分放肆，比那些分开我们的男女对我的放肆态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如果他硬把我塞进一些沙龙却又会妨碍他的荣升，会树

敌，会为自己设置许多障碍，而且这些沙龙也会直接对我进行各种各样的伤害。这种情况果真发生，我实在宁愿忍受先前那种个人的痛苦。阿道尔夫会出人头地的！他那才子的美丽头颅就是我报仇的希望。总有一天，社交场中的人们会偿还他们多次侮辱我欠下的债。可是，什么时候？到那时我也许已四十五岁了。我美好的青春将在炉旁的冥想中消磨：阿道尔夫此刻正在嬉笑，他正在玩乐，他见到了美丽的女人，他正在讨她们的欢心，而这一切乐趣却并非来自于我。

干这行当，他也许最终会摆脱我！

谁也不能容忍，而且是不予报复地容忍别人的蔑视。我虽然是年轻、美貌、贞淑的女人，我却感到自己受了别人的轻视。再说，难道我能阻止自己的思绪驰骋？明知阿道尔夫不用我陪伴，自个儿在城里用晚餐，难道我能克制我的狂怒？我不能分享他的胜利，我听不见他对别人说的那些风趣深邃的话语！我再也不满足于仅仅参加一些老板们的聚会了，尽管他把我从聚会上带出来时总说我高雅、富有、年轻、美貌、聪明。这真是不幸，而且是无法弥补的不幸。

总之，只要我出于某种原因不能进入沙龙，我就格外希望去到那里；没有任何东西比这更符合人的心理习惯了。古人把女人关在深宫秘院里是很有道理的。女人一聚会，她们的自尊心就会发生矛盾，这类聚会时兴起来还没有超过四个世纪，可是已给我们的时代带来了许多的伤心事，也在社会上引起了残酷的冲突。

亲爱的，阿道尔夫回家时总是受到象样的欢迎，不过，人

的天性怎么也不会健全到每次等待都同样急切热情。只要他哪天晚上回来时我不那么热情，你看看他第二天是什么样子吧！

在我刚才谈到过的皱折里，你看出来有些什么东西了吗？人心里的皱折就象阿尔卑斯山脉的地质褶皱一样是一个深渊：远远看去，怎么也想象不出它有多深多宽。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无论他们的友谊如何笃厚，对方永远也想象不出朋友的痛苦严重到何等程度。这事看上去算不得什么，然而，生活却因此彻底全面地受到了冲击。

我也认真思考过，可是我越想越认清了这微不足道的痛苦有多深多广，因此我便听任自己痛苦下去了。

当我独自坐在扶手椅上等待阿道尔夫时——幸亏这种偶然的情况还属罕见——，有两种声音便争起地盘来。

一个声音出自——我敢担保——欧也纳·德拉克洛瓦的《浮士德》[①]，这些画此刻就摆在我桌上。那个剑术精湛的可怕的仆人靡非斯特一边说着话，一边离开石板画跑过来，恶魔似的站在我面前。他透过伟大画家画在他鼻子下边的缝隙笑嘻嘻地用眼睛瞧着我，从这只眼睛里掉下一些红宝石、钻石、华丽的马车、金银纹章、装饰品、红绸缎和千百种妙不可言的使人激动的东西。

"你天生不就是过社交生活的么？"他说，"你和最最美丽

---

① 指法国印象派画家德拉克洛瓦（1798—1863）于一八二八年为歌德《浮士德》法译本画的十七幅系列石板画插图。

的公爵夫人相比也毫不逊色。你的声音可以和美人鱼迷人的声音媲美，你的双手令人对你敬仰倾慕！……啊！你那双臂若是戴满手镯，在你的丝绒裙衫上伸展开来会多么动人！你的头发有如锁链，它们会紧紧缠绕住所有的男人。你可以将你这一个个胜利捧到阿道尔夫的脚下，向他展示你的威力，但并不使用这些威力！那时他定会感到畏惧，而不象现在那样目中无人过分自信。喂！来吧！咽下几口轻蔑，你将会吸到一股股恭维的香雾。大胆统治吧！你在角落里守着火炉不是太平庸了吗？你如果继续如此呆下去，漂亮的妻子，被热爱的女人迟早会在他的睡衣里消失。来吧！你一卖弄风情便会使你的帝国永世长存！去那些沙龙露面吧！你将把你情敌的爱情踩在你美丽的脚下。”

另一个声音来自白色大理石的窗框里，窗框象裙衫一般抖动着。我仿佛看见一个头戴白玫瑰花冠的神女，她手上拿着一枝绿色的棕榈叶，她用那双蓝眼睛笑盈盈地看着我。

这个美德的化身是如此纯朴，她对我说：“留下来吧！你应该永远宽厚待人；让这个男人幸福，你全部的使命就在于此。天使的温柔会战胜一切的痛苦，有信心已使殉道者在酷刑的烈火中采撷到蜜糖；你暂时忍受痛苦，今后定会幸福。”

有时，阿道尔夫正好在此刻回到家里，我果然感到了幸福。然而，亲爱的，我的耐心可比不上我的爱情；不止一次我渴望把那些可以到处走动的女人砸成齑粉，这些女人不但受到男人的欢迎，连别的女人也希望见到她们！莫里哀的这句诗说得多么深刻：

亲爱的阿涅丝，这世界真是千奇百怪！①

你没有经历过这种烦恼，幸福的玛蒂尔德，你不是出身名门的女士吗！你是可以帮我不少忙的，想想吧！我可以把我不敢当面对你说的事写在信上。你来我家串门会对我大有裨益，常来看看你可怜的

卡罗琳娜

“喂，”我对帮办说，“您知道这封信对于已故的布加雷勒是什么东西吗？”

“不知道。”

“一张汇票。”

帮办和公证人都不明白，您明白吗，您？

天真的痛苦

“是的，亲爱的，结了婚，您会遇到您很少想到的事情；但您还会遇到您更未逆料的事呢。这样……”

作者（算得上机敏吗？）为castigat ridendo mores②既已着手写了《夫妻生活的烦恼》，就没有必要出于谨慎在此强调他让一位体面妇女站出来说话，以便不负撰写文章的责任，同时又能公开表示对那位迷人的妇女衷心的赞赏，他了解这些烦恼还得归功于她呢。

① 引自莫里哀的《太太学堂》第三幕第五场。

② 拉丁文：在笑声中匡正世风。

“这样……”她说。

不过，他觉得有必要承认，这个人既不是富勒普安特太太，也不是德·菲什塔米奈太太，也不是德夏尔太太。

德夏尔太太过分假正经；富勒普安特太太居家又太专横，连她自己也知道这点，她有什么事不知道？她很可爱，她明白丈夫是个好伴侣，但她又一心想得到更好的。人们总是原谅她太伤人的俏皮话，正如路易十四时代人们原谅柯尼埃尔夫人的谈吐一样①。她做的许多事情都得到宽恕：有些女人的确是舆论的宠儿。

至于德·菲什塔米奈太太，读者很快就会看到，她与这事有关，她对事对人都无法提出丝毫非难。她只在行动上反驳别人，却从不发表任何言论。

每个人都有权这样想：这个对话人准是卡罗琳娜，当然不是前几年那个傻乎乎的卡罗琳娜，而是已变成三十岁的女人的卡罗琳娜。

“这样，您就会生孩子，如果上帝愿意如此……”

“太太，”我对她说，“还是别把上帝扯进去吧，除非这个字是一种暗示……”

“您真放肆，”她对我说，“别人从来不打断女人说话……”

“那是在这女人谈到孩子时，这我知道；不过，太太，不应该愚弄无知的年轻姑娘。小姐即将结婚，如果她依靠这位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干预，她势必被引入错误的深渊。我们不应

---

① 柯尼埃尔夫人(1614—1694)，路易十四时代的贵妇，以其锋利的讽刺和如珠的妙语闻名。

该欺骗青年，小姐已经不是听人说‘兄弟是在白菜底下捡来的’那样的年龄了。”

“您想让我说傻话，”她微笑着说，同时露出她那无与伦比的美丽牙齿。“我没有足够的能耐和您斗，我只请您让我继续和约瑟芬说话。我刚才和你说什么来着？”

“说如果我结婚，我会生孩子，”年轻姑娘说。

“好，我不想把事情说得漆黑一团，但养一个孩子掉你一颗牙齿，这是极可能的。我就为每个孩子掉了一颗牙齿。”

“幸好，”我对她说，“您这点烦恼实在太微不足道了，简直是无足轻重的小意思(掉的牙齿都不是门牙)。请注意，小姐，这种烦恼并不都是千篇一律的，它取决于牙齿的状态和位置。如果您的孩子促使您掉一个痛牙，一个坏牙，一个龋齿，多一个孩子少一个坏牙倒是您的福气。我们还是别把幸福和烦恼混为一谈吧。哦！如果您失掉了一个美丽的小铲儿①……何况世上也还有不止一个女人愿意用最漂亮的门牙去换一个胖小子呢？”

“好吧，”她说着说着便兴奋起来，“可怜的孩子，哪怕有使你幻想破灭的危险，我也要对你说说这种烦恼，极大的烦恼！哦！太残酷了！先生打发我们回到女人装饰的话题，我出不来了……”

我做手势表示抗议。

“我当时结婚已将近两年了，”她继续说，“我爱我的丈夫，

① 小铲儿系门牙的俗称。

我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为他的幸福，也为我的幸福，我改变了行事的方式。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的家庭算得上巴黎最幸福的小家庭之一了。总之，亲爱的，我当时挚爱这个没心没肝的人，我眼里除了他，世上什么也不存在。我丈夫曾不止一次对我说：‘小家伙，青年人不大知道该如何穿着，你母亲喜欢让你穿得怪模怪样，她有她的道理。你如果相信我，你就学学德·菲什塔米奈太太吧，她的趣味够高雅的。’我真是慈悲上帝的傻好人，我竟没有听出他的话里有鬼。一天，刚从晚会回来，他就对我说：‘你看德·菲什塔米奈太太是如何穿着打扮的？’‘看见了，还不错。’我在心里却对自己说：‘他老对我讲德·菲什塔米奈太太，我得和她打扮得一模一样。’我已经注意了她用的布料，她裙衫的式样和小装饰的搭配。我别提有多高兴了。我忙东忙西，走来走去，为了找到同样的布料，把家翻了个底朝天。我把给她做衣服的裁缝叫来，对她说：‘您就是替德·菲什塔米奈太太做衣服的人？’‘是的，太太。’‘好吧，我也雇您当我的裁缝，不过得有个条件。您看，我已经找到了德·菲什塔米奈太太做裙衫那种布料，我要您替我做一件和她一模一样的。’我应该承认，尽管我已看见了那女裁缝狡猾的微笑，我开始却并不在意，那是事后我才弄明白的。‘一模一样到真假不分的地步，’我又对她说。

“哦！”我的对话人停了一下，随后望着我继续说，“您教我们要象呆在蜘蛛网中间的蜘蛛一样，什么都看见了却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事事都得找出其精义，还得仔细琢磨别人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个手势以及他们的眼色！您说：女人是

相当刁的！您还应该说：男人是相当虚伪的！”

“要想酷似德·菲什塔米奈太太需要什么样的细心，手段和措施呀！……总而言之，这就是我们必须进行的战役，小家伙。”她说着朝约瑟芬小姐转过身来。“我当时没能弄到一条绣花的围脖，那简直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东西！后来我总算发现这玩意儿是专门定做的。我好不容易把女工找了来，我要她为我做一条德·菲什塔米奈太太那样的围脖。一样小东西！却花了一百五十法郎。是一位先生定做了送给德·菲什塔米奈太太的。我的积蓄就这样花光了。我们这些巴黎女人总是一无例外地让装饰品紧紧牵着鼻子走。男人们呢，尽管年金收入十万利勿尔，而且每个冬天玩惠斯特牌都得输掉一万法郎，却没有一个不认为他的妻子太爱花钱，没有一个不害怕妻子讲究衣着打扮！我花的是自己的积蓄，认了！我当时对自己说。作一个热爱丈夫的女人，我私下里还有些傲气呢：我不想对他说起围脖的事，我想让他感到意外，瞧我多么愚蠢！哦，你们是怎样剥夺了我们圣洁的无知的呀！”

这句话是冲着我说的，可我并没有剥夺这位太太任何东西，既没有夺去她的牙齿，也没有抢走一个女人可能被抢走的任何有名或无名的东西。

“哦！有必要对你说清楚，亲爱的，我丈夫把我带去见了德·菲什塔米奈太太，此后，我甚至常去她家吃晚饭。我听见这个女人对我丈夫说：‘您妻子满不错的！’她对我说话时的语气倒象她是我的保护人，这使我感到痛苦。我丈夫希望我象这女人那样有头脑，象她那样在社交场中压倒别人。总而言之，

这个巾帼之凤是我的楷模，我效法她，我痛苦万分地尽量做到不再是我自己……啊！这可是一首只有我们这些女人才能理解的诗呀！我得胜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我的心高兴得禁不住乱跳，简直象个孩子！二十二岁的人正是这个样子。我丈夫就要来接我去杜伊勒里宫散步了，他来了，我高高兴兴地瞧着他，他却什么也没有看见……好吧，到今天我可以承认了，那简直是一次可怕的失败……不，我不想说下去了，这位先生会笑话的。”

我又做了一个手势表示抗议。

“这，”她继续说（女人从来不会拒绝把话说完），“这是眼看着仙女建造的房子往下坍塌呀！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我们上了车，阿道尔夫见我伤心便问我怎么啦。我象人们遇到烦恼心里痛苦时那样回答他：‘没怎么。’于是他拿起单片眼镜开始欣赏爱丽舍田园大道的行人，我们在去杜伊勒里宫散步之前本来就准备在大街上绕一圈。后来，我突然焦躁起来，我感到一阵心烦。回到家里，我竭力装出微笑的样子说：‘你对我的打扮还什么都没有说呢！’‘哦！真的，你的裙衫和德·菲什塔米奈太太那件差不多。’他一转身，走了。第二天，我有点生气，这，您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在我房里的火炉边快吃完早饭时——我永远忘不了那情景——女工来讨围脖钱。我把钱付给她后，她向我丈夫行礼问好，倒好象他们是老相识似的。我借口结账追上了她，我对她说：‘他为德·菲什塔米奈太太的围脖付的钱比我这条少些。’‘我敢起誓，太太，是一样的价钱，先生没有讲价。’我回到我的房间，我觉得我的丈夫笨

得象……”

她停了停，又说：“象一个刚由细木工变成的主教①。‘我明白，朋友，我永远只是和德·菲什塔米奈太太差不多。’‘我看得出你想就围脖的事谈些什么！好吧，是这么回事，那是我送她的生日礼物。你让我怎么办呢？过去我和她非常要好……’‘哦！你们过去的关系比现在还密切吗？’他不回答这个问题，只对我说：‘这纯粹是精神上的。’他拿起帽子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去咀嚼他那了不起的人权宣言。他没有回来吃晚饭，夜间回家也很晚。我向您起誓，我在我房里炉火旁边哭得泪人儿似的。我允许您嘲笑我，”她看着我说，“我为我新婚女子的幻想破灭而哭泣，我也因为我上当受骗懊恼得流泪。我想起了那女裁缝的笑！啊！她的笑使我忆起了那许多女人的笑，她们笑我在德·菲什塔米奈太太家象个小女孩。我是在真心地哭呀！直到那时，我才相信我丈夫身上的许多东西已不复存在了，而年轻妇女却总是执拗地幻想这些东西尚未消失。这小小的烦恼蕴含着多少巨大的痛苦啊！你们都是些粗俗的家伙！没有哪个女人不工于心计，她们都善于用漂亮的谎言装饰面纱，以便对你们掩盖她的过去，而你们这些人却……不过，我还是报了仇。”

“太太，”我对她说，“您教导小姐快出格了。”

“这倒是真的，”她说，“我另外抽时间告诉您结尾吧。”

“这样，小姐，您也看见了，”我说，“您以为您买的是围脖，

---

① 有一条谚语：“主教成了细木工”，指一个人由景况优越到处境危艰。巴尔扎克用其反义。

您脖子上得到的却是小小的烦恼。假如您让人送给您一条围脖……”

“那就是大烦恼了，”体面女人说，“就此打住吧。”

这个故事的教益是：戴围脖时不应该考虑过多。古代预言家早就称尘世为烦恼之谷了，可就在那时，东方人在宪政当局许可之下，除妻妾之外还可以拥有漂亮的女奴呢！在“十字架”① 和沙朗通之间的塞纳河谷地带，法律只允许一夫一妻，那我们又该叫它什么之谷呢？

亚玛迪-公共马车②

您知道，我开始不自在起来，我望望天花板，看看火炉里的火，随后又仔细观察卡罗琳娜的脚。我一直坚持到待嫁的小姐离开房间。

“请原谅，”我对她说，“尽管您也许并不愿意，我毕竟在您家里留下来了。您所谓的报仇说晚了就会大为减色。如果说您的报复对您的丈夫来说曾是一次小小的烦恼，那么了解这件事与我却大有关系，您自然会知道是什么原因……”

“噢！”她说，“*这纯粹是精神上的*！这几个字当作解释，说出来简直使我反感到极点。原来我在家里只是件家具，是个物品；我的位置只不过在厨房用具、梳妆台和医生的处方之间。我们夫妻的爱情早已和助消化的药片、小牛肺糖浆、白芥

① “十字架”指瓦勒里安山，从前山上竖了一个象征耶稣受难的十字架。

② 亚玛迪是多情小生，公共马车取公用之意，两字结合，意谓用情不专，见一个爱一个。

末毫无二致了。德·菲什塔米奈太太占有了我丈夫的心灵，受到他的倾慕，使他神魂颠倒；而我仅仅是他肉体上的某种需要。明白了这一切，我算是得到了了不起的安慰！一个女人降格成了象菜汤和白烧肉——当然不带香菜——之类的东西，您对此有何高见？啊！在那天晚上，我作了尖锐的讽刺……”

“应该说是猛烈的抨击。”

“说什么都行，因为我实在气极了，我已经记不起我在空荡荡的卧房里喊了些什么。您难道认为丈夫对妻子的这种看法，丈夫让妻子扮演的角色对我们来说不算是一种难以名状的烦恼？我们一个个小的烦恼时刻会滋生出大的烦恼来。总之，应该给阿道尔夫一个教训！您一定认识德·吕斯特拉克子爵，那是一个酷爱女色、音乐、美食的人，一个靠回味青年时代风流韵事过日子的帝国时代的雅士。这类人至今还不遗余力地自我修养，妄想焕发青春呢。”

“是的，”我说，“是那类六十岁上还穿紧身、戴胸衬以炫示身材的人，他们比年轻的花花公子更胜一筹。”

“德·吕斯特拉克先生自私自利象个国王，”她接着说。“不过，他对女人仍很殷勤，而且还挺自命不凡，尽管他戴了个乌黑发亮的假发。”

“他还染了他的络腮胡子。”

“他一晚上要跑十个沙龙，他象蝴蝶似的飞来飞去。”

“他举行丰盛的晚宴，组织音乐会；他对初出茅庐的女歌唱家也很爱护……”

“他到处转来转去寻欢作乐，为吃喝玩乐煞费苦心。”

“他认为活动是件乐事。”

“是的，不过，只要哪里露出点悲伤的影儿，他会提腿便逃。你守孝了，他躲开你；你坐月子，他得等到安产感谢礼时才去看你。他坦率得近于庸俗，在社交场合他大胆得让人赞叹不已。”

“能做到这样不也得有勇气吗？”我问她。

“对，”我们交换了意见之后，她又说，“这个老青年，这个我们私下里称之为娃娃还活着骑士①的亚玛迪-公共马车倒变成我欣赏的对象了。”

“值得欣赏！那是个依靠自己崭露头角大获成功的人！”

“我主动接近他，而这种接近又不致损害一个女人的名誉。我说他近日穿的背心用的手杖趣味高雅。他认为我非常和蔼可亲；我呢，我认为我这位骑士非常年轻。他来看望我，我向他搔首弄姿，我装作夫妻生活很不幸，做出黯然神伤的样子。您也明白，女人诉说自己的伤心事而又自以为不被人理解，这意味着什么。这老猴回答我时比青年人高明多了，我听他说话实在没法不笑：‘啊！您瞧，这就是做丈夫的！他们的手腕最糟糕不过了，他们竟去尊重自己的妻子——可是任何妻子看见自己只被尊重时迟早会暴跳如雷的——却不对她们进行她们有权受到的秘密训练。一旦结了婚，您就不应该象寄

① “娃娃还活着”是一种游戏的名称。人们把烧着的火柴或纸头传来传去，到谁手里灭了谁受罚。巴尔扎克曾说德·吕斯特拉克想焕发青春，所以借此名。

宿女校学生那样过日子了，'等等。他扭来扭去，还直往我这边凑，真够讨厌的。看他的神气，活象个纽伦堡的玩具木偶。他把下巴伸过来，把椅子往前挪，还伸出了手……总之，他反反复复采取了许多步骤，还做了天使般的爱情表示……"

"啊呀！"

"没错，娃娃还活着放弃了青年时代的古典方式，采取了时髦的浪漫姿态。他大谈心灵、天使、爱慕、顺从；他变得象湛蓝的天空一般纯情了。他带我上歌剧院，让我坐车。我走到哪里，这老青年就跟到哪里；他老换背心，而且收腹。在树林里，为了跟上我的马车，他总是策马飞奔。他那副中学生式的感激涕零的样子损害了我的名誉。他狂热迷恋我，这已经名声在外了。我做出冷酷无情的姿态，却又接受他的手臂和鲜花。大家都在议论我们，我却为此欣喜若狂！我很快就达到了目的：我让我丈夫无意中在我的小客厅里碰见了我和子爵在一起，他坐在双人沙发上拉着我的手，我听他说话时显出心醉神迷的样子。我们女人为了报复而忍受的一切真令人吃惊！我装出见他进来便十分气恼的样子，等子爵一走，他便暴跳起来。'我向您担保，先生。'听见他责备我时，我回答说，'这纯粹是精神上的。'我丈夫这才明白过来，他再也不去德·菲什塔米奈太太那里，我也不再接待德·吕斯特拉克先生了。"

"不过，"我对她说，"您和其他一些人都以为吕斯特拉克是单身汉，其实他是个无儿无女的鳏夫。"

"是吗！"

"没有哪个男人象他那样把妻子埋葬得那么深了，连上帝

做最后审判时也无法找到她。他是在革命前结婚的，您那‘纯粹是精神上的’让我想起了他的一句话，我得对您说说。拿破仑任命吕斯特拉克去他征服的国家担任很重要的职务，他因为行政事务繁忙，便老让德·吕斯特拉克夫人单独留在家里。夫人为自己的私事请了一位私人秘书，尽管这纯粹是精神上的联系，她仍然有过错，那就是事先没有对丈夫说明此事。一天，吕斯特拉克一大早回来便碰见了这个秘书，神情非常激动，因为在他妻子的房间里正进行着一场激烈的讨论。他所在的城市里，人们巴不得有机会嘲笑这位地方长官。于是，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吕斯特拉克不得不自动要求皇帝把他召回去。拿破仑非常重视派出代表的品德，他认为这类丈夫受骗的蠢事一定会使属下丧失信誉。您知道，皇帝有过许多不幸的嗜好，其中之一便是企图教化他的宫廷和政府。他接受了吕斯特拉克的请求，但未作任何补偿。吕斯特拉克回到巴黎后又和他的妻子一道在公馆里露面了。他带上妻子又回到了社交界，当然，这一招也符合贵族的高雅习俗。不过，总还是有好奇的人，这些人问起了他采取这种骑士式保护态度的原因。‘您和德·吕斯特拉克夫人又重修旧好了，’在皇后的剧院休息厅里有人问他。‘您什么都原谅了她，您做得对。’‘噢！’他满意地答道，‘我得到了确证……’‘啊哈！确证她无辜，您做事倒挺合情合理的。’‘不，我确信那纯粹是肉体的。’”

卡罗琳娜笑了。

“照您那位崇拜者看来，这大大的烦恼到您和他那里就成了微不足道的烦恼了。”

“微不足道的烦恼！”她吃惊地大声说，“为什么自找麻烦去和一个德·吕斯特拉克先生调情呢？结果倒添了一个仇人！嗨，女人接受别人献上的花和不遗余力的照顾经常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德·吕斯特拉克先生对德·布加雷勒先生① 谈起我时说：‘我劝你别去追求这个女人，她太昂贵了……’”

无业

撒丁王国芒通人氏威尔弥尼之女

德·西律斯·卡洛拉伯爵夫人

寄自巴黎，一八三……

亲爱的妈妈，您问我和我丈夫相处是否幸福，的确，德·菲什塔米奈先生并不是我的意中人，我是屈从于您的意志而为的，这您清楚。再说，财富，这个至高无上的理由，在当时也说得上是振聋发聩的。别降低身价，得嫁给年金收入三万法郎的德·菲什塔米奈先生，住在巴黎，这些理由赋予您足够的力量反对您可怜的女儿。作为一个三十六岁的人，德·菲什塔米奈先生无论如何算得上是个漂亮的男士。他曾在战场上获得拿破仑颁发的勋章，他还当过上校；如果没有发生使他失去一半薪金的“复辟”，他还可能升任将军，这些情节足以

① 即费迪南·德·布加雷勒先生，根据阿道尔夫在他坟前所致的悼词，不久前政界、艺术界和热恋他的人们都在为他志哀。

减轻他的罪过。

许多女人都认为我嫁得好，我也应当承认，这桩婚姻表面上的确显得幸福圆满……社会上是这么看的。然而您也应该承认，倘若您早知西律斯叔叔归家而且有意让我继承遗产，您是会允许我作些选择的。

我对德·菲什塔米奈先生无可指责。他不赌钱，不好色，不贪杯，也从不挥霍无度。正如您当时说的，凡是使一个丈夫过得去的这些带“不”字的优点他都具备，那么他“有”的又是什么呢？可惜呀！亲爱的妈妈，他无所事事！我和他从早到晚厮守在一起！…您能相信吗，正是在夜里，当我俩贴得最紧时，我才有可能感到跟他离得最远。我唯一的避风港是他的睡眠，他一入睡，我便开始获得自由。不行！这种难以摆脱的困扰一定会使我生病的。我从来没有可能一个人呆上一会儿，如果德·菲什塔米奈先生生性好妒，那倒是不乏素材，两人会借此斗斗嘴，装模做样地闹一闹。然而嫉妒的乌头①怎么可能长在他的心灵里呢？我们婚后他从没有离开过我，他四仰八叉地躺在沙发上，一躺几个小时，从不感到羞愧。

两个锁在一条链上的苦役犯不会互相厌倦，因为他们都需要考虑如何逃跑；而我们俩却已没有任何可谈的话题，我们什么话都说尽了。前不久，他竟谈起政治来！后来，政治也无话可说了，因为众所周知，拿破仑已在圣赫勒拿岛上逝世，这当然是我的不幸。

---

① 乌头是一种有毒的植物，根茎块状，象乌鸦的头，故名。

德·菲什塔米奈先生对读书简直是深恶痛绝，一见我在看书，他便走过来问我："尼娜，我的美人，看完了吗？"半个钟头得问十次。

我曾试图说服这个无辜的纠缠狂每天骑骑马，我搬出了他的健康问题——四十岁的男人压倒一切的考虑！然而他说经过十二年的戎马生涯，他感到需要休息。

亲爱的母亲，我丈夫是个有吮吸能力的人，他消耗着别人的精力。他百无聊赖又爱好散心，他喜欢让来访的客人为他解闷；这一来，我们结婚五年之后，再也没有人前来探访我们了。只有少数几位还继续造访我家，而这些人却公然抱着与他的荣誉水火不相容的目的：他们妄想在为他解闷的同时攫取纠缠他妻子的权利，当然，未能成功。

亲爱的妈妈，德·菲什塔米奈先生一小时得开五、六次我卧室的门，或我为了躲避别人打扰而使用的房间的门。他总是失魂落魄地来到我身边问我："怎么，你在干什么，我的美人儿？"(帝国流行的话)压根儿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已提过无数次。对我来说，他这样提问就好比昔日的刽子手执行水刑时浇下一品脱水。

还有另外的折磨呢！我们再也无法散步了，既不聊天也无趣味的散步是不可能进行的。我丈夫是为了散步而同我散步的，散步时他仿佛是一个人在走路。结果，散步很累，却丝毫没有乐趣。

从起床到用午餐之间的时间我都用来梳妆和整理家务，一天当中就这一段时间我还可以忍受。可是度过从午餐到晚

餐之间的时光，就如同开垦荆棘丛生的荒原，横穿干旱的沙漠了。我丈夫的游手好闲使我得不到一刻休息，他空话连篇，使我心烦意乱；他成天无所事事却弄得我精疲力竭；他无时无刻不睁大眼睛盯着我的眼睛，逼得我总是垂下眼帘。下面是他乏味的提问：

"几点钟了，我的美人儿？"

"你究竟在干什么呀？"

"你在想什么？"

"你打算做什么？"

"今晚我们去哪儿？"

"有什么新鲜事吗？"

"呀！这是什么天气呀！"

"我不舒服，"等等。

一样东西（一个问号）的这许多变奏构成了菲什塔米奈的保留节目，总有一天它们会使我发疯。

在这些不断射来的重箭之外，再加上一支描绘我幸福的最后一箭，您便清楚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了。

一七九九年德·菲什塔米奈先生十八岁从军时是陆军少尉，他受到的教育仅仅是军事训练和贵族及军人的荣誉感。如果说他还知分寸，还懂得廉洁和服从，他的无知却是全面的。他什么也不懂，而且对学习任何东西都深恶痛绝。啊！亲爱的妈妈，倘若这位上校自小家境贫寒，他会成为多么完美的看门人呀！我对他的英武毫无感激之情，他并没有同俄国人作过战，也没有打过奥地利人、普鲁士人，他作战的对象是

他的无聊。菲什塔米奈上尉在向敌人冲锋时，他感到最大的必要是躲开他自己。他是因为闲得无聊才结婚的。

还有一点小小的麻烦：先生为鸡毛蒜皮的事弄得仆人们手忙脚乱，我们不得不半年换一次下人。

亲爱的妈妈，我多么想做一个诚实的妻子，所以我想试试一年出去旅行六个月。到了冬天，我每天晚上都要去意大利剧院和歌剧院，或者去社交场合。然而我们的财富能供应这样的花销吗？西律斯叔叔就要来巴黎了，我得象关心遗产那样去关心他。

如果您有办法解除我的痛苦，请指教您的女儿吧，她有多么不幸就有多么爱您。她真愿意有别的姓氏而不叫

尼娜·菲什塔米奈

有必要描绘这样的烦恼，这样精彩的描绘也只能出自女人之手，而且是怎样的女人呀！除此之外，也有必要把这个女人向您作一番介绍，您在本书前一部分还只是从侧面看见过她，知道她是卡罗琳娜生活其中的社交圈子里的皇后，一个令人羡慕的女人，一个很早就善于协调她的社会责任和心灵追求的灵活女人。这封信就是她的赦罪书。

不 得 体

女人

或是贞洁

或是虚荣

或仅仅是不可一世

因此，所有的女人都可能遇到下面这些烦恼。

有的丈夫纯粹靠合法性提供的机会而得到了自己的妻子，他们狂喜到生怕大家弄错了人，竟急急忙忙给妻子做上标记，就象木材商给放排的木材做上标记，或贝里地区的牧主给羊群做上标记一样。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中象古罗马人那样给他们的妻室取一些动物的绰号，直呼她们：

"我的母鸡"，

"我的母猫"，

"我的老鼠"，

"我的小兔"，

或转到植物界，叫她们：

"我的白菜"，

"我的无花果"（仅限于普罗旺斯地区），

"我的李子"（仅限于阿尔萨斯地区），

从不叫："我的鲜花！"请注意这种审慎；

或，——这就变得更有分量了！

"我的婆姨"，

"我的娘"，

"我的女儿"，

"老婆"，

"我的老姐姐"（妻子极年轻时），

有些丈夫竟冒昧使用一些不怎么正经的绰号；诸如：

"我的叭儿狗"，

“我的小窝儿”，

“身段儿”，

我们还听见一位以丑陋著称的政治家叫他妻子：“母母特”！

“我宁愿他给我一记耳光，”这不幸的女人对她的女邻居说。

“可怜的女人，她真不幸呀！”“母母特”走了以后，这位女邻看着我说。“她和她丈夫一起去社交场合时，她简直如坐针毡，她老躲着他。在一次晚会上，他竟搂着她的脖子说：“唔，来吧，我的胖女人！”

人们认为一桩著名的砒霜毒杀亲夫案的起因在于死者的妻子在社交场合不断受到不得体行为的伤害①。那个丈夫原本是凭借民法得到这位太太的，他不是拍拍妻子的肩就是出其不意地给她一个响吻。他还对她公开表示温存，说一些粗俗不堪愚蠢可笑的大话，只有生活在法国穷乡僻壤的野人才懂得这些粗话的奥义，而这些野人的习俗却鲜为人知，尽管小说博物学家们作了极大的努力。

据说，这种令人反感的局面受到了头脑清醒的陪审员们的重视，因此，根据减轻罪行的情状，被告受到了较轻的判决。

陪审员们议论说：

---

① 这里指拉法热事件。一八四〇年玛丽·卡佩尔被控用砒霜毒死丈夫拉法热。在起诉过程中证实拉法热行为粗俗，他敏感温柔的妻子自结婚之初便受到这种粗俗行为的冒犯。

“对此类夫妻之间的犯罪行为处以极刑，这未免有些过分；一个女人受到如此粗暴的对待是完全情有可原的！……”

从维护高雅风尚考虑，我们对此感到无限惋惜：这样的理由竟没有被普遍承认。为此，连上帝也希望我们这本书成为畅销书，这样，妇女便会得到她们本应得到的皇后享受的待遇。

在这方面，爱情显然比婚姻更为优越，爱情将不得体的行为引为骄傲，有些女人还专门寻求这种不得体，设法促成这种不得体。没有冒昧做出几件不得体事情的男人活该倒霉！

一声失去理智的“你”包含了多少痴情哟！

在外省，我曾听到一位丈夫叫他妻子“我的轿式马车”……他妻子十分高兴，一点看不出这叫法有什么可笑之处。她管丈夫叫她的孩子！因此，这如胶似漆的一对全然不知世上还存在烦恼。

正是观察了这对幸福的夫妻，作者才得出这样的至理名言：

箴　言

要想夫妻生活美满幸福，必须是才华出众的男人娶一位温柔聪慧的妻子，或者是——这种偶然的情形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普遍——双方都愚蠢之至。

这个用砒霜医治受伤害的自尊心的有点过分出名的故事证明，确切地说，在夫妻生活中，妻子没有“小”烦恼。

箴　言

男人靠行动生活，女人靠感情生活。

然而，感情随时可能使小的烦恼变成大的不幸，或变成生活的毁灭，永恒的厄运。

由于对生活和社交界的无知，卡罗琳娜尽管一开始作出些蠢事（请读《新发现》）造成了她丈夫的烦恼，阿道尔夫却跟所有的男人一样，总会在社交活动中得到补偿：他来来去去，出出门，做做生意。然而对卡罗琳娜来说，一切的一切都在于爱或不爱，被爱或不被人爱。

不得体的行为是同性格、时间、地点一致的，仅举两例便足以证明。

下面是第一例。

一个男人天生肮脏丑陋，身材极不匀称，遭人嫌恶。还有些男人，而且往往是富有的男人，由于某种未被人注意的体质，一天一夜会弄脏好些新衣服。他们生来就令人讨厌。总之，一个女人做不到只当阿道尔夫这类人的配偶，这是够不体面的，因此，象卡罗琳娜这样的女人早就要求取消称呼"你"的时髦习惯，而且要求建立妻子尊严的一切标志了。五、六年以来，社交界已习惯于这类规矩，它注意到费迪南二世①已经上台，所以它认为夫人和先生尤其应当分居。

① 指女人有了第二个情夫，卡罗琳娜的第一个情夫叫费迪南。

一天晚上，先生当着十个人的面对他妻子说：

“卡罗琳娜，把小镊子递给我。”

这说明不了什么，但又说明了一切，这是一次家庭革命。

“亚玛迪-公共马车”德·吕斯特拉克先生跑到德·菲什塔米奈太太家，他竭尽风趣之能事，公布了这小小的一幕。德·菲什塔米奈太太模仿赛莉梅娜①的神气说：“可怜的女人，她陷入了什么样的困境呀！”

“噢！八个月之后我们便会知道谜底，”一个老妇人说道，她如今除了说坏话再也没有别的乐趣了。

没有人对您谈及卡罗琳娜的困窘，您已经猜到了。

下面是第二例。

在巴黎附近的一幢乡间别墅里，一个极讲究的女人正在对她身边十二个或十五个人愉快地说个没完没了，这时，她丈夫的贴身仆人走过来咬着她的耳根说：“先生刚到，太太。”您说说，那该是多么令人不快的局面。

“好的，伯努瓦。”

在座的人都听见了车轮滚动的声音，大家都知道先生从星期一就呆在巴黎，这件事发生在星期六下午四点钟。

“先生有急事告诉太太，”伯努瓦又说。

尽管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小，但只须看看女主人的脸色由孟加拉玫瑰红变得象大丽花一般绯红，就非常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了。她点了点头，继续说着话。不一会，她借口去了解

① 赛莉梅娜，莫里哀的《恨世者》中的人物，一个美貌然而虚荣、尖刻的女子。

她丈夫在一家重要企业投资是否顺利，总算离开了周围的人。不过，她显然对她的阿道尔夫不尊重她请来的客人感到恼火。

女人在青春年少时都愿意自己象神祇一般受到膜拜。她们崇慕完美，绝不愿去考虑自己现在正是大自然希望于她们的那种样子。

有的丈夫回到乡间之后干下的事更糟：他们同在座的人打了招呼之后便搂着妻子散步去了。他仿佛在同她谈知心话，接着便消失在树丛里。他们似乎迷了路，半个钟头之后才又走了出来。

各位女士，这一切对年轻妇女来说的确是小小的烦恼，不过，对于你们当中满了四十岁的人来说，这些不得体的举动倒是极有兴味的，连那些最一本正经的女人都会为此得意忘形，因为：

在她们青春将逝时，她们总愿意被当成有血有肉的人来对待。她们喜欢一切积极的事物，她们绝不愿去考虑自己已不再是大自然希望于她们的那种样子了。

箴　言

羞耻之心是一种相对的美德，有二十岁时的羞耻心，有三十岁时的羞耻心，也有四十五岁时的羞耻心。

因此，当一个女人问作者她有多大岁数时，作者回答她说："夫人，您正在不得体的年龄。"

这位三十九岁的可爱妇女过分炫耀她有个费迪南了，而她的女儿却竭力掩饰她的费迪南一世。

突如其来的揭示

第　一　类

卡罗琳娜挚爱阿道尔夫；
她觉得他长得好，
尤其在他穿国民自卫军制服时，她认为他帅极了。
哨兵给他送来武器时，她激动得浑身哆嗦，
她感到他模样英俊有如模特儿，
她感觉他机智幽默，
他干什么都无懈可击，
没有人象他那样趣味高雅，
总而言之，她爱阿道尔夫爱得发狂。

这是爱情的蒙眼布条的古老神话，这个布条每十年浆洗一次，道德风尚又一再给它绣上花边，尽管如此，从古希腊时代以来它始终是老样子。

卡罗琳娜正在舞会上同一个女友闲聊，这时，一个以坦率著称的男人走了过来；她以后会认识这个人的，不过此刻还是第一次见到他。遵照社交界的规矩，卡罗琳娜在一边听着这位富勒普安特先生和她的女友说话，没有插嘴。

"请告诉我，"富勒普安特先生问道，"这位可笑的先生是什么人呀？他居然在刚被赦免无罪闹得满城风雨的某个先生

面前大谈重罪法庭。他象牛陷在泥沼里似的往每个人的痛处踩。有位夫人哭得泪人似的，因为他当着她的面讲述一个小孩的死，而这位夫人两个月前刚死了一个孩子。”

“您说谁呀?”

“就是那个胖胖的先生，穿得象咖啡店的招待，头发烫得象理发店的学徒……瞧，就是那竭力向德·菲什塔米奈太太献殷勤的人……”

“您给我住嘴，”这位吓坏了的太太说，“那是我身边这位太太的丈夫!”

“那位先生是您的丈夫吗?”富勒普安特先生说，“我很高兴，夫人，他非常可爱，而且精力充沛；他快活，有头脑，我得赶快去和他认识。”

富勒普安特先生撤退了，他在卡罗琳娜心里留下了一团疑云，她怀疑她的丈夫是否如她想象的那么完美。

第　二　类

卡罗琳娜为施奈尔男爵夫人的声誉感到烦恼，人们认为她擅长写书信体的文章，还给她戴上了塞维涅①式书信的桂冠。她对德·菲什塔米奈太太也感到厌倦，这位太太竟写了一本论青年女子教育问题的三十二开本的小册子。她在小册子里大胆地模仿了费讷隆②，尽管没有这位大师的文采。于是卡罗琳娜也花了半年时间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水平比贝尔

① 塞维涅夫人(1626—1696)，法国书信体散文家。

② 费讷隆(1651—1715)，法国十七世纪著名的大主教、作家、教育家。

坎①还低十比克②，小说中的道德说教使人作呕，文笔也很死板。

小说有曲折的情节，女人出于自尊心都善于编这类情节，这种自尊心的执著和完美足以令人相信她们脑子里还存在着第三性③。这小说名叫《梅里洛》，分三次连载于一家很大的日报，作者的签名是："萨缪埃尔·克吕克斯"。

阿道尔夫在吃中饭时拿起了报纸，卡罗琳娜一见心便跳到了喉咙，脸也红一阵白一阵。她把眼睛转了开去，注视起天花板上的装饰来。她见阿道尔夫的视线落在她的连载小说上便支持不住了，她起身离开房间，随后又走了回来，不知去哪里吸取了勇气。

"今早有连载小说吗？"她问，满以为自己的神情显得毫不在乎，其实这种神情完全可能使嫉妒心尚存的丈夫心慌意乱。

"有！是初出茅庐的人写的，叫萨缪埃尔·克吕克斯。噢！这是化名。这篇小说乏味到了极点，连臭虫读了也会感到失望，如果它们能阅读的话……而且还很庸俗！……一点不流畅，不过这……"

卡罗琳娜喘了口气。

"这？……"她问。

"这太令人费解了，"阿道尔夫答道，"作者可能送给肖多

① 贝尔坎，法国十八世纪下半叶的哀歌体诗人，其诗平淡无味，故云。

② 比克，法国古长度单位，一比克约合2.5米。

③ 一般称男性为第一性，女性为第二性。此处的"第三性"指男女以外的性。

雷依五、六百法郎硬让他把这篇东西塞了进去……或许这是高等社交场中某个蓝袜子的作品，作者答应接待肖多雷伊的太太。也可能是一个女人的作品，报社经理对这位女作者感兴趣……象这样的情况也只能这样来解释了……你可以想象，卡罗琳娜，讲的是一朵小花①，是在一次情意绵绵的散步时从某个树林里采来的。一位维特②式的先生赌咒发誓要将这朵花保存起来。他命人给它镶上框子，十一年后，这朵花又被要了回去……（这可怜虫无疑已搬了三次家）。这是斯特恩或杰斯奈③时代的某个新手写的。我相信这个作品出自女人之手，因为女人最初的文学构思总是对某个男人进行报复。”

阿道尔夫还可能继续诋毁《梅里洛》，不过，卡罗琳娜已经耳鸣得很厉害了。她现在的处境好比一个从艺术桥上跳进塞纳河的女人正在水下十尺深的地方寻找道路。

其　它　类

卡罗琳娜妒性大发时终于发现阿道尔夫有一个小小的秘密藏物处。阿道尔夫不信任自己的妻子，而且知道她拆他的信件，翻他的抽屉，所以他想从这位伉俪警察贪婪的爪子下救出他和埃克托的信件。

---

① 卡罗琳娜的书名《梅里洛》原是一种草本植物，即草木犀，它的花有黄、白、蓝三种颜色。

② 维特是德国作家歌德的著作《少年维特的烦恼》中多情的男主人公。

③ 斯特恩死于一七六八年；田园诗人杰斯奈死于一七八八年，因此，所谓新作也该始于十八世纪。

埃克托是他中学时代的朋友，他在下卢瓦尔省结了婚。

阿道尔夫把写字台上的桌布揭起来，桌布的边是卡罗琳娜用细密的针脚缝制的，桌布的底料是蓝绒、黑绒或红绒。您就会看见，颜色完全无关紧要。他把写给德·菲什塔米奈太太以及他的同学埃克托的信塞到桌布下面。

一张纸的厚度是算不了什么的，绒布又质地柔软，很善于保密……好吧，这些预防措施却全都无济于事：对付公鬼有母鬼，地狱里什么鬼没有！卡罗琳娜有她自己的靡非斯特，这个魔鬼使所有的桌子都冒出火来。他用满含嘲弄的手指指出藏匿钥匙的处所，那是秘密中之秘密呀！

卡罗琳娜察觉出绒布和桌面之间多了信纸一样的厚度，她抓到了他写给埃克托而并非写给当时正在普隆比埃尔进行温泉疗养的德·菲什塔米奈太太的信。于是她看到下面这些话：

亲爱的埃克托，

我同情你，不过，是你自己任着性子钻进这种困境的，你把这些困难告诉我倒是明智之举。

你还看不出外省女人和巴黎女人之间的差异。在外省，亲爱的，你们总是和你们的妻子面对面在一起，而且由于无聊时刻折磨着你们，你们便不顾一切地享受起幸福来。这是极大的错误：幸福是个深渊，当夫妻都接触到深渊的底部时，他们便再也出不来了。

你就会看到这是为什么。考虑到你的妻子，还是让我走

捷径吧，也就是用比喻的方法来谈。

记得我曾坐巴黎的公共马车到维勒帕里西斯作过一次旅行，旅行的距离是七法里。车很重，马又是跛腿，车夫是个十一岁的孩子。我和一个老兵便坐在这样一个关得很不严实的盒子里。

什么也比不上我当时得到的乐趣：靠了“询问”这样一个永不衰竭的手段，我向在座的人不住地挖掘，而且用聚精会神欢天喜地的神情获得了全部的知识、趣闻和学问。所有的人都愿意把这些东西倾倒出来，而且无论是农人还是银行大亨，是下士还是法国元帅，人人都有自己储存的那一部分。

我注意到了，这些装满智慧的大桶一旦搬上了驿车，公共马车，或所有由马拉的车子——因为谁也不在火车上聊天——它们是何等迫切地希望全部倾倒出来呀！

根据马车出巴黎城的速度，我们断定要在路上走七个小时，因此我要下士说点什么让我消遣消遣。他不会读书写字，所以他说的一切都未曾发表过。这一来，我觉得路程简直太短了。下士参加过所有的战役，他给我讲述了历史学家从未谈论过的许多闻所未闻的事情。

啊！亲爱的埃克托，实践是怎样地压倒了理论呀！不说别的，单就我向他提出的有关可怜的步兵的问题，——步兵的勇敢与其说在于作战，不如说在于走路——他就说了下边的话，我去掉其中拐弯抹角的地方，径直介绍给你吧：

“先生，有人把我从巴黎人兵团带到拿破仑称之为‘猛士兵团’的四十五兵团时（我谈的是皇帝当政的初期，那时的步

兵都有两条钢腿，当时也确有必要），我有办法认出可能留在四十五兵团的人……这些人走起路来不紧不慢，总是坚持他们那一天六法里的速度，不多也不少。按时到达宿营地之后，他们便准备明天照旧那样走。那些充好汉的人想抢头功，一天走十法里，可是半路上就进了医院。”

这个诚实的下士以为自己在谈论战争，其实他是在谈论婚姻。你正是在半路上就进了医院，亲爱的埃克托。

你想想德·塞维涅夫人的苦衷吧。她付给德·格里尼昂十万埃居，让他娶一个法国最漂亮的姑娘！“不过，只要她活着，他得每天都娶她！说到底，这十万埃居并不算多！”她对自己说。好，这难道不使最勇敢的人也胆战心惊？

亲爱的同学，夫妻的幸福正如百姓的幸福，都是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上的。这种幸福具有极大的消极性。

如果说我和我的小卡罗琳娜相处还算幸福，那是因为我们严格遵守了有益于身心的原则，《婚姻生理学》对这个原则是极为坚持的。我决心带领我的妻子走过积雪的道路，直到双方都难于背叛的幸福日子到来为止。

你的处境类似杜波雷① 的处境，他从在巴黎的首次演出开始就准备放声歌唱，而不学努里② 那样用假音唱到使观众着迷便适可而止。我想这就是应该保持的步伐，以便……

---

① 杜波雷(1806—1896)，男高音歌唱家和作曲家，于一八二五年在巴黎首演《塞维勒的理发师》。

② 阿道尔夫·努里(1802—1839)，于一八二一年在巴黎担任同一角色。

信就写到这里，卡罗琳娜把信放回原处时心里便在琢磨如何使他亲爱的阿道尔夫为他遵从《婚姻生理学》万恶的教条付出代价。

暂且推迟

只有这种烦恼经常而且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出现在已婚妇女的生活中时，这个别的情况才会变成典型现象。

这里谈到的卡罗琳娜是一位十分虔诚的女人，她也很爱她的丈夫。她丈夫甚至认为被她爱得过头了，如果这不是他故意挑衅，起码也是他做丈夫的大言不惭：他只在比他妻子年轻的女友面前这样抱怨。

当天主教的信仰受到威胁时，一切都变得极端危险了。德·×××太太对她年轻的女友德·菲什塔米奈太太说，她不得不向她的忏悔牧师作一次异乎寻常的忏悔，而且还得赎罪，因为这位忏悔牧师肯定说她已经具备犯死罪的可能性。

这位太太每天早上都要望一次弥撒，她今年三十六岁，人很清瘦，还患了轻微的酒糟鼻。她有一双漆黑的大眼睛，上嘴唇带茶褐色；不过，她嗓音悦耳，举止温柔，步态庄重，是一位资质不凡的女人。

被德·×××太太视为朋友的德·菲什塔米奈太太（几乎所有虔诚恭顺的女人都要保护所谓轻浮的女人，其借口是这种友谊的目的是为了促成对方的转变）认为，这位虔诚型的卡罗琳娜拥有的优势乃是宗教战胜粗暴天性的结果。

为了通观这类烦恼之可憎，作下面这样详尽的介绍是必

要的。

阿道尔夫不得不离开妻子两个月，那是四月间的事，那时，四十天的封斋期刚刚过去，而卡罗琳娜一向是严守斋戒的。

因此，六月初那几天太太便等起先生来了。她日复一日地等待着，抱着一个接一个的早上构想晚上落空的希望，一直等到星期天。这天，她那极度灵敏的预感使她相信她朝思暮想的丈夫一早就会归来。

一个虔诚的女人等待丈夫而丈夫又已离家近四个月时，她的梳妆打扮比等待第一个未婚夫的姑娘不知讲究多少倍。

这位道德超群的卡罗琳娜此刻纯粹为了个人而忙碌起来，她干得那么聚精会神，连八点那场弥撒也忘了。她原准备去望小弥撒的，然而亲爱的阿道尔夫可能一大早就回到家里，她若去了就可能失去重睹丈夫的欢乐。一想到此，她便禁不住哆嗦。她的贴身女仆恭敬地让她一个人留在盥洗间：虔诚而又患酒糟鼻的女人是不让任何人进入这里的，连丈夫也不例外，尤其在她们瘦骨嶙峋的时候。女仆已不止三次听见她大声说："先生来了就通知我。"

车轮滚动的声音震动了家具，为了掩饰她合法妻子的剧烈冲动，卡罗琳娜说话的语调变得轻柔了。

"啊！是他！快去，朱斯蒂娜！告诉他，我在这里等他。"

卡罗琳娜跌坐在安乐椅上，她双腿抖得太厉害了。

原来是肉贩子送肉的车子。

八点的弥撒就这样在焦灼中象鳗鱼在淤泥里滑行一般滑

过去了。

太太重又梳妆打扮起来，因为刚才太太正进入穿衣的阶段。

女仆迎面接到一件从盥洗间扔出来的朴素漂亮的细麻布衬衫，衬衫的折边也很简单，跟她三个月来送到女主人手里的衬衫完全一样。

“您究竟在想些什么呀，安杰莉克？我告诉您让您从没有号码的衬衫里去找。”

没有号码的衬衫只有七、八件，连最漂亮的嫁妆也无非如此。这种衬衫做工极为精细，绣花也极为讲究，只有王后，而且是年轻的王后才可能有一打这样的衣服。在太太的橱里，凡是这样的衬衫，下襬都缀有瓦朗谢讷花边，上端的装饰则更为雅致。当代生活习惯的这些细节也许会促使男士们去猜测这类非同寻常的衬衫揭示出来的私情。

卡罗琳娜脚上穿了一双苏格兰线袜，一双戏靴式的深青色厚底鞋，上身是一件使她显得丰满的胸衣。她的发型和她的脸型相得益彰，头上的便帽更是美观大方。晨服嘛，就不必多费唇舌了。一个居住在巴黎的虔诚而又热爱丈夫的女人和妖艳女人一样是很擅长挑选漂亮条纹布的；条纹布剪裁成紧身大衣的样式，再用舌形的布条一系，然后用纽扣扣起来。女人穿上这样的衣服，一个钟头一定得系上两、三遍，系带的姿势也多少有些诱惑力呢。

九点的弥撒，十点的弥撒，全天的弥撒都在她的梳妆打扮中逝去了。这种梳妆打扮对那些多情女子说来简直是一种非

凡的劳作。

虔诚的女人是很少乘车去教堂的，她们有她们的道理：除非下倾盆大雨或天气极其恶劣，一个人绝不应该在必须谦卑的地方显得骄傲。因此，卡罗琳娜害怕出门走路会影响她美妙的打扮，会弄脏她颜色鲜艳的新鞋袜。

可惜呀！这些借口还掩盖着另外的理由。

“如果阿道尔夫到家时我正在教堂，他第一眼见不到我，我便什么好也讨不着，他还以为我把大弥撒看得比他还重呢……”

她为丈夫作出这样的牺牲，目的是取悦于他，这当然是极其世俗的考虑：宁要被创造者而不要创造者！宁要丈夫而不要上帝！去听听牧师布道吧，您会明白这样的罪孽代价何等昂贵。

“无论如何，”太太遵循忏悔牧师的教导自言自语，“社会是建立在婚姻基础上的，教会也把婚姻列为圣事。”

请看看人们如何使宗教教义一转而有利于盲目的爱情，尽管这种爱情是合法的。

太太拒绝用早餐，她命人将早餐准备就绪等待着，正如她自己也时刻准备着接待离家的爱人一样。

这一切区区小事可能会贻笑大方，然而，首先，所有互相热爱的人或一方挚爱另一方的人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其次，象这位太太那样善于克制，那样老成持重，那样可尊可敬的女人作出这种依恋之情的表示，这已超越了她的感情应有的界限，而这种界限是由真正的虔诚所引起的高度自尊自爱为她

确立的。德·菲什塔米奈太太讲起虔诚女人生活中这类场景时总不免模仿其中一些滑稽的细节，就象社交场中的女士善于表演她们自己经历的奇闻轶事一样。每当此刻，我总是冒昧地对她说：这是行动中的“雅歌”①。

“如果先生不回家，”朱斯蒂娜对厨子说，“我们该怎么办呢？……太太已经把她的衬衫冲我脸上扔过来了。”

末了，卡罗琳娜听见了驿车车夫甩鞭子的响声，旅行车车轮熟悉的滚动声，驿站套车马匹蹄子的得得声，门铃声！……啊！她不再怀疑了，铃声使她忍不住喊起来：

“开门！去开门呀！先生回来了！……他们不会去开门的！……”

虔诚女人顿脚了，她扯断了门铃的绳子。

“可是，太太，”朱斯蒂娜带着尽职的下人那种机灵神气说，“那是有人出去。”

卡罗琳娜羞愧地自言自语道：“没有我作伴，我决不再让阿道尔夫自个儿出门旅行了。”

马赛的一位诗人（不知是梅里还是巴特莱米②）承认，晚餐时，如果他最好的朋友没有准时前来，他可以耐心等待五分钟；等到十分钟时，他便想把餐巾扔到朋友的脸上；等到十二分钟时，他竟希望这位朋友遭大不幸；等到十五分钟时，他简

---

① 《雅歌》是《旧约》中的一卷，全部是描写夫妇情爱的诗。

② 约瑟夫·梅里生于马赛附近的埃加拉德；奥古斯丁·巴特莱米生于马赛。在七月王朝时期，两位曾合作写讽喻诗和政治小册子。巴尔扎克和梅里有过交往。

直就无法控制自己不砍他几刀了。

倘若可以把这种凡夫俗子的肌肠辘辘与一位天主教徒妻子崇高的雅歌相比，而这个妻子又正在准备享受离家三月的丈夫返家看她第一眼时的欢乐，那么，所有盼夫的女人都应该是马赛的诗人了。但愿那些互相热爱而又久别相思重逢很晚的人们记住他们的第一眼：这一眼是那么意味深长，因此，在他们发现身边还有不知趣的人们时，他们往往会垂下眼帘！……双方都在害怕，因为他们的眼睛发出了太多的火焰！在这首诗歌里，任何男人之伟大都堪与荷马相比，在倾心爱他的女人眼里，他仿佛就是上帝。这样的诗对一个瘦削而有酒糟鼻的虔诚女人说来更是博大无比，因为她不能象德·菲什塔米奈太太那样有门路送出去印它许多份。对她来说，丈夫就是一切！

因此，您在得知卡罗琳娜错过了所有的弥撒而且早餐颗粒未进时请别见怪。她渴望见到阿道尔夫，这种渴望使她的胃剧烈地痉挛收缩了。该望弥撒和晚祷时，她竟一次也没有想到过上帝。

她坐不住站不稳，朱斯蒂娜劝她躺下来。

卡罗琳娜被她说服了，将近下午五点半时，她用了点稀菜汤便躺了下来。不过，她吩咐在晚上十点钟时准备一餐美味的小吃。

“看来我是要同先生一起用夜宵了！”她说。

这句话便是她盛怒之下在内心里咒骂他时做出的结论。她正处在马赛诗人“砍几刀”的状态，所以这句话说出来时语

气极为可怕。

清晨三点钟卡罗琳娜睡意正浓时，阿道尔夫回到了家里，因此她既没有听到车轮声、马蹄声，也没有听到门铃声和开门声！……

阿道尔夫吩咐下人不必叫醒太太，便独自到客房里睡去了。

卡罗琳娜早上得知阿道尔夫已经回家了时，眼里涌出了两行眼泪。她顾不得梳妆打扮便飞也似的跑到客房。客房门前一个面目可憎的仆人告诉她说，先生一路行程一百法里，两夜没有合眼，他请大家不要叫醒他，他已累得精疲力竭了。

虔诚女人卡罗琳娜猛地把房门一开，却未能把上帝赐给她的独一无二的丈夫惊醒，她随即跑到教堂去听了一场饭后经。

三天以来，太太显得抑郁易怒，因此朱斯蒂娜在挨了一番不公正的苛责后，用贴身女仆特有的机敏回答说：

“可是太太，先生总算回来了！”

“他还只回到了巴黎，”虔诚的卡罗琳娜说。

白费力气的关怀

您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姿色平平的可怜女人的地位吧，

她靠了大笔的嫁妆好不容易等来了一个丈夫，

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花了一大笔钱财才取得了优越的地位，跟上了时俗，

她竭尽全力照料一个很难管理的家，既阔气又节俭，

出于宗教的考虑，或许是出于需要，她只爱她的丈夫，
她探讨的唯一课题是这位宝贝丈夫的幸福，
说到底，她是在融母爱于责任感之中。
这一委婉说法乃是假正经女人语言里爱情的代名词。

您明白了吗？好！这位受到过分宠爱的丈夫在他的朋友德·菲什塔米奈先生家里晚餐时偶尔谈到他喜欢吃意大利式的蘑菇。

如果您对女人天性里善良、美好、伟大的一面稍加注意，您就会明白，一个热爱丈夫的女人最大的快乐莫过于看见自己心爱的人狼吞虎咽地吃着他喜欢的菜肴。这一切来自女人对爱情的基本观点：成为心爱的人大大小小欢乐的源泉。生活中，爱是一切的动力，夫妻之爱更有权渗进最最微小的生活细节里去。

卡罗琳娜研究了两、三天才明白意大利人是如何烹调蘑菇的。她找到一位科西嘉岛的教士，教士告诉她在黎塞留街名厨师比菲那里，她不但可以得知意大利人如何烹调蘑菇，甚至可能买到米兰的蘑菇。

我们这位虔诚的卡罗琳娜向赛波利尼教士致了谢并决心给他寄一本经书以表谢忱。

卡罗琳娜的厨师到比菲那里去了，回来时他请伯爵夫人观赏他带回的蘑菇，蘑菇大得活象马车夫的耳朵。

“哦，太好了！”她说。“他对您讲清楚怎么烹调了吗？”

“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没啥了不起！”厨师回答。

照一般惯例，厨师对烹调是驾轻就熟的，有一点除外，那

就是厨师如何偷窃。

晚餐时上第二道菜的当儿，卡罗琳娜一瞥见仆人端着烤馅饼的圆盘上来，她的每根神经都快乐得战栗起来了。

她等待这次晚餐就象那次等待先生归家一样。

然而，在毫无把握的等待和意料中的有把握的快乐之间，对于优秀人物来说，——生物学家明白，优秀人物中也包括热爱丈夫的妻子——这两种等待的方式之间存在的差别有如晴朗的白昼和美丽的黑夜之间存在的差别。

金属圆盘端到阿道尔夫面前了，他漫不经心地把羹匙放到盘里舀了几片叫做达杜耶特的油焖肉片，丝毫没有注意到卡罗琳娜那非同小可的激动神情。长期以来，去米兰的旅游者都认不出这份菜是什么东西，都把它当成了某种螺类菜餚。

“怎么样，阿道尔夫？”

“怎么，亲爱的？”

“你没有认出来？”

“认出什么？”

“你的意大利蘑菇呀。”

“噢，这是蘑菇？我还以为……嗯，是的，不错，是蘑菇……”

“是意大利式的吗？”

“这个嘛！……这是陈年的老蘑菇，米兰式的，我厌恶这菜。”

“那你喜欢什么蘑菇呢？”

"喜欢fungi trifolati①。"

请注意，在我们这个时代，一切都可以编号；天地间万物都可以放进瓶里。人们收集了十五万种昆虫而且把它们分门别类，为每一种加上一个以us结尾的拉丁字来命名，以便使各国用钳子折腾昆虫爪子的学者都认为名叫希伯尔曼②的人都是同一个人。然而，值得这个时代引以为耻的是，我们竟没有一种烹调化学的分类品名表足以让全球的厨师准确地做出菜餚。应当通过外交途径使各国同意把法语当作烹调语言，正如学者们采用拉丁语作为植物学和昆虫学语言一样。除非大家一定要模仿这些学者，也用拉丁语作为烹调语言。

"嗨！亲爱的，"阿道尔夫看见他贞淑的妻子脸拉长了，也变黄了，连忙说，"在法国，我们管这种菜叫意大利式蘑菇，普罗旺斯式蘑菇，波尔多式蘑菇。把蘑菇切碎，放在油里炸，再放上些调料，调料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我想，准会放一头大蒜……"

人们谈灾难，谈烦恼！……您瞧，上面的事在一个女人心里就象八岁的孩子拔掉一颗牙那么痛苦。

Ab uno disce omnes③，意思是说：其中一例！您可以搜索您的记忆，找出别的例子来，因为我们所作的关于烹调的描述只是使热爱丈夫而不为丈夫所爱的女人伤心的一个典型例子。

① 意大利文：切成三片的奶油炸蘑菇。

② 希伯尔曼（1801—？），印刷厂厂主和昆虫学家，他死后留给他的故乡一套鞘翅目标本。巴尔扎克认识他。

③ 拉丁文：举一反三。

无火之烟

那位对所爱之人深信不疑的女人乃是小说家的虚构，这个女性既不存在，也没有大笔的嫁妆。未婚妻倒的确存在，而嫁妆却是一纸空文。女人的信赖也许在爱情的晨曦里发出过短暂的光彩，然而这信赖之光象流星一般转瞬即逝了。

女人倘若不是荷兰人，英国人；也不是比利时或其他沼泽国家的人，那么，她的爱情无非是她逃避痛苦的借口，是她过分丰富的想象力和精力的一种发泄。

因此，一个幸福的女人，一个被热爱的女人的第二种想法便是害怕失去这种幸福，因为，应当公正地说，她的第一种考虑的确是如何享受这种幸福。一切拥有财宝的人都害怕小偷，但他们绝不象女人对待幸福那样认为金钱有脚有翅膀会飞走。

美满幸福的小蓝花并不是唾手可得的，因此，拥有这种小花的上帝的宠儿绝不会愚蠢到随便把它放弃。

箴　言

没有哪个女人被遗弃是毫无理由的。

这句箴言铭刻在所有女人的心底，而被遗弃的女人的愤怒也正是出自那里。

我们还是别议论爱情的烦恼吧，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善于计算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是很少遗弃自己的妻子的，无论他

们的妻子所作所为如何。因为，纵观当今的女人，其中合法妻子①（此处没有同音异义的文字游戏）是最不昂贵的②。

不过，每个被爱的妻子又都经历过怀疑的烦恼。这种怀疑无论正确与否，都会产生一大堆家庭的纠纷。下面是一切家庭纠纷中首屈一指的。

一天，卡罗琳娜终于发现，亲爱的阿道尔夫为一笔生意离开她的次数未免太频繁，那绍蒙泰勒买卖简直是没完没了！

箴　言

每个家庭都有它们的绍蒙泰勒买卖（请阅《烦恼中之烦恼》）。

首先，女人并不相信什么买卖，正如剧院老板和书商并不相信演员和作者会生病一样。

被她热爱的男人一离家，尽管她一直使他生活美满，这女人还是会想象他此去准是为了追求某种现成的幸福。

在这方面，女人强加给了男人一种超人的能力。恐惧扩大了一切；恐惧使眼睛放大，使心也张大了；恐惧使女人失去了理智。

"先生去哪里了？"

"先生在做什么？"

"他为什么离开我？"

---

① 法语里"女人"和"妻子"是同一个词。

② 法语的"昂贵"和"亲爱的"是同音词。

“他为什么不带我去？”

这四个问题乃是猜疑罗盘方位标的四个方位，它们主宰着内心独白这片狂涛汹涌的海洋。

从这种折磨着女人的可怕风暴里引出了一个无耻而卑鄙的解决办法，所有的女人，无论是公爵夫人还是老板娘，是男爵夫人还是经纪人的妻子，也无论是天使还是悍妇，是满不在乎的人还是感情炽烈的人，全都会毫不延宕地付诸实行。她们无一例外地模仿政府，她们进行侦察。国家从大众利益出发设计的一切，她们从个人爱情利益着眼认为全部合法而且可以照搬。女人命中注定的这种好奇心迫使她们拥有自己的探子；而所有的女人在此情况下虽然还懂得尊重自己，她们的嫉妒心却促使她们别的什么都不尊重，既不尊重

您的珠宝匣，

您的衣服，

您的钱柜抽屉，写字台抽屉，桌子或五斗橱抽屉，

您带暗簧的文件夹，

您的文件，

您旅行所需的用品，

您的梳妆用品（妻子由此发现她丈夫在当单身汉时曾染过胡须，他还保存着从前一位极其危险的情妇的信件，他对她还十分敬重等等，等等），

也不尊重您的橡皮腰带。

好！女人的探子——她唯一信赖的人——便是她的贴身女仆，因为贴身女仆了解她，原谅她，同意她的所做所为。

女人的好奇心，她激烈的情绪和被挑起来的嫉妒心达到顶点时，她是什么都不考虑的，她什么都意识不到，却什么都想知道。

朱斯蒂娜受宠若惊了。她眼见女主人跟她搅在了一起，她以可怕的友情分担女主人的热情、恐惧、不安和猜疑。

朱斯蒂娜和卡罗琳娜私下策划，秘密交谈；任何密探活动都必然意味着这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女仆会成为主宰夫妻命运的人，拜伦爵士便是其中的一例。

"太太，"一天，朱斯蒂娜前来报告说，"先生出门的确是去看一个女人……"

卡罗琳娜脸色发白了。

"不过太太可以放心，那是个老太婆……"

"哦！朱斯蒂娜，在有些男人眼里女人全都不算老，男人是没法让人理解的。"

"可是太太，那不是一位夫人，是个女人，是普通老百姓。"

"嗨！朱斯蒂娜，拜伦爵士还爱过威尼斯的鱼贩子呢①，这还是德·菲什塔米奈太太告诉我的。"

卡罗琳娜泪如雨下了。

"我让伯努瓦跟我聊天来着。"

"是吗！伯努瓦怎么想？……"

"伯努瓦认为这女人是个牵线人。先生瞒着所有的人，甚

---

① 拜伦在威尼斯曾爱过一个名叫玛格丽达·科妮的面包店老板娘，卡罗琳娜叫她鱼贩子。当时已怀孕的拜伦夫人从贴身女仆那里得知此事后曾要求离婚，尽管他们刚结婚一年。拜伦不得不于一八一六年离开英国。

至瞒着伯努瓦。”

整整一个星期，卡罗琳娜就象生活在地狱里。她积攒的私房钱全部用来付侦察费和告发费了。

后来，朱斯蒂娜去看了这个名叫马于歇太太的女人。她收买了这个老妇人，从她那里得知先生还保留着一个他青年时代荒唐行为的见证，一个私生子，一个很象他的极可爱的小男孩。这个女人是孩子的奶母，是照管小弗雷德里克的廉价的母亲。她代付学费，每年一千二百法郎，先生每年在赌桌上输掉的两千法郎也都是经她的手花出去的。

“那母亲呢？”卡罗琳娜叫道。

最后，太太的上帝，机灵的朱斯蒂娜向她证实说，苏珊·博米内小姐，一个后来成了圣苏珊太太的昔日的轻佻女缝纫工，已在萨佩特里埃死去了，或者发了财以后嫁到了省里，或者已沦为最下层的人，太太根本不可能见到她。

卡罗琳娜松了一口气，匕首总算从心窝里抽出来了，她很高兴。不过，如果她只有女儿，她倒想要一个儿子。

这出不公正的猜疑闹剧，马于歇大妈引起的各种假想的喜剧，没来由地由高潮转为低潮的嫉妒心，这一切都是作为这类现象的典型例子安排在这里的。这类现象有如人的性格、地位和类别，总是变幻无穷的。

这里之所以指出烦恼的根源，是为了让专心致志读着这一页的所有女人从中观察她们夫妻生活的流程，往上追溯或朝下延伸，以便从中发现她们隐秘的艳史，她们秘而未宣的烦恼，引起她们犯错误的奇异原因，她们命里注定的特殊的不

幸，这种不幸引起的短暂的狂怒，毫无裨益的绝望，可以避免的痛苦，最后都因疑团冰释而无限快慰！……

这小小的烦恼会引出下面的严重得多的烦恼，而且往往是无法补救的烦恼，尤其是引起这种烦恼的原因属于另一种性质的恶行时更是如此。这当然就不是我们议论范围以内的事了，因为在这个作品里，女人从头到尾都被认为是贞洁的……

家庭的暴君

“亲爱的卡罗琳娜，”一天，阿道尔夫对他妻子说，“朱斯蒂娜让你满意吗？”

“当然满意，我的朋友。”

“你难道没有发现她对你说话很不得体？”

“我怎么会去注意一个女仆呢？您似乎对她很留意，是吗？”

“请说得清楚些，好吗？……”阿道尔夫很生气地请求，男人这种神气总是使女人无比陶醉。

的确，朱斯蒂娜这个女仆也真算得上是个角色。三十岁的老姑娘，脸上还长了密密的麻子，爱情当然是不会在这些麻窝里显身手的。她脸色黑褐活象鸦片，腿粗身体扁，眼睛糊满了眼屎，身段也堪与眼睛媲美。她攒了一万法郎，很想嫁给伯努瓦，然而伯努瓦经不起这意外的打击竟辞职不干了。

这就是被卡罗琳娜的嫉妒心推上宝座的家庭暴君的肖像。

清晨，朱斯蒂娜躺在床上喝咖啡，她还设法使自己喝的咖啡即使不比太太的好，起码也和太太的同样美味。

朱斯蒂娜有时出门根本不必得到许可，她出门时打扮得象一个二等银庄经理的太太。她头戴粉红色的“碧碧”帽①，身穿改过的太太的裙衫，肩披漂亮的披肩，脚登古铜色的高帮皮靴，手上还戴着些质量可疑的首饰。

朱斯蒂娜有时情绪不佳，她有意让女主人明白她和她一样也是个女人，只不过没有结婚罢了。她也有她闷闷不乐的时候，她也可以任性，可以伤心。最后，她还敢于闹情绪！……

她回话时语气粗暴，她使其他仆人难以忍受，而她的报酬却大大提高了。

“亲爱的，这姑娘越来越使人无法容忍了。”一天，阿道尔夫对他妻子说，同时发现朱斯蒂娜在门外偷听他说话。“您要不打发她走，我来打发！……”

卡罗琳娜害怕了，她等先生出门后，不得不对朱斯蒂娜申斥几句。

“朱斯蒂娜，你仗着我待你好，未免太有恃无恐了。你在我这里挣钱多，还得到许多好处和礼物。你想留在这里就得好好干，先生想辞掉您呢。”

贴身女仆忙自责自骂，她哭了。她是何等依恋太太呀！啊！她为太太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她可以为她遭人千刀万剐，她豁出去什么也可以干！

---

① “碧碧”帽是路易-菲力浦时代流行的一种女式小帽。

“您要是有什么事要隐瞒，太太，我也会替您承担。”

“很好，朱斯蒂娜，很好，姑娘，”卡罗琳娜不寒而栗地说，“不过，问题不在这里，你只要安分些就行了。”

“咹！”朱斯蒂娜心想，“先生想打发我走？……等着吧，我马上叫你不得安生，老怪物！”

过了一个星期，朱斯蒂娜在给太太梳头时一个劲往镜子里瞧，想知道太太是否在看她蹙眉撅嘴。果然，不一会儿，太太便问她道：

“你怎么啦，朱斯蒂娜？”

“我可以告诉太太我怎么啦，太太对先生也太软弱了……”

“噢，是吗，你说说看。”

“我很清楚，太太，为什么先生想亲自把我赶走：先生只相信一个人，那就是伯努瓦，伯努瓦还对我保密呢……”

“哦！出了什么事？你抓住了什么？”

“我可以肯定，他俩在策划什么阴谋反对太太，”女仆颇有权威地回答道。

朱斯蒂娜在镜子里仔细观察着卡罗琳娜，见她脸色变得惨白。前几页谈到过的烦恼又一窝蜂地重新折磨起她来了。朱斯蒂娜看见自己又成了必不可少的人，正如政府发现什么阴谋时，侦探便成为必不可少的人一样。

不过，卡罗琳娜的女友们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她对这样一个面目可憎的姑娘如此依赖，这女人摆出女主人的架势，戴着帽子，好不放肆！……

在德夏尔太太家和德·菲什塔米奈太太家，人们都在谈论这女仆支配她家的荒谬局面，他们还为此大开其玩笑。有几个女人似乎隐约看见了其中极可怕的缘故，这一来，卡罗琳娜的名誉可成了问题。

箴　言

在社交场中，人们善于掩盖真相，甚至最引人注目的真相。

l'aria della calumnia① 终于演奏起来了，演奏之妙，与霸尔多洛的演唱毫无二致。

卡罗琳娜不能辞去贴身女仆的事被证实了。

社交场中的人们无不热中于探究其中的谜底。德·菲什塔米奈太太为此嘲笑了阿道尔夫。阿道尔夫怒气冲冲地回到家里，他对卡罗琳娜发了一通脾气之后总算辞退了朱斯蒂娜。

朱斯蒂娜经不起这个打击，病倒了，卧床不起了。卡罗琳娜提请丈夫注意说，一个姑娘处于朱斯蒂娜目前这样的情况是很难扔到大街上去的。再说，这个姑娘对他们又极为依恋，而且自他们结婚就来到了他们家。

"她病一好就叫她走！"阿道尔夫说。

卡罗琳娜对阿道尔夫放心了，而且，当她发现自己被朱斯

---

① 意大利文：诽谤之歌。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的歌剧《塞维勒的理发师》中巴齐勒的一段唱词，巴尔扎克误认为是霸尔多洛的唱词。

蒂娜骗钱骗到侮辱性的程度时，她终于决心摆脱她了。她在这个伤口上敷了虎狼药，又决定去通过下面这另一种烦恼的卡夫丁轭形门①。

招　认

一天早上，阿道尔夫得到了超级的抚爱，这欣喜若狂的丈夫正在探究这片格外甜蜜的柔情的根由时，忽听得卡罗琳娜用极亲热的声音对他说：

"阿道尔夫？"

"怎么！"他答道，着实被这声音揭示出来的妻子内心的震动吓了一跳。

"你答应我别动气吗？"

"答应你。"

"还得不怨我……"

"绝不怨你，你说吧。"

"还得原谅我，再也不对我提起这事……"

"可是你说呀！……"

"再说，这都是你的过错……"

"说呀！要不我可走了……"

"只有你能让我摆脱困境……而且这困境也是你引起的！……"

"你可是说呀！……"

① 卡夫丁轭形门：公元前三二一年，萨姆尼特人在卡夫丁谷击败了古罗马军队，强迫他们通过"轭形门"。通过此门意味着遭受莫大的侮辱。

“关于……”

“关于？”

“关于朱斯蒂娜的事。”

“别再对我提这事了，她已经被辞退，我再也不愿意见到她。她的所作所为有损你的名誉……”

“人们能说些什么呢？他们都对你说了些什么？”

场景转换了，以此又引出了一段附加的说明。卡罗琳娜听了脸直发红，因为她已发现她最要好的女朋友们都在兴致勃勃地探究，是什么奇怪的原因使她对下人如此贤德，她也意识到了这些朋友的猜想意味着什么。

“好吧！阿道尔夫，这一切都是你给我招来的！弗里德里希的事你为什么对我只字不提？”

“你说的是大弗里德里希，普鲁士的国王？”

“瞧瞧这些男人！……伪君子，我难道能相信你这么短的时间就把你儿子给忘了，你和苏珊·博米内小姐的儿子？”

“你知道……”

“知道了一切！……有关马于歇大妈的，还有那孩子放假时你出门请他吃饭的事。”

有时，绍蒙泰勒买卖就是私生子，这还是绍蒙泰勒买卖里最不危险的一种呢。

“你们这些虔诚女人多么善于打鼹鼠的地道呀！”吓坏了的阿道尔夫惊呼。

“一切都是朱斯蒂娜发现的。”

“噢，这下我明白她为什么那么放肆了……”

“哎，嗯，我的朋友，你的卡罗琳娜该多么不幸！我命人侦察你，是因为我爱你爱得失去了理智。我的确太爱你了，爱得发了狂……不行，如果你背叛我，我就躲到地球尽头去。是的，就是这种没缘由的嫉妒心使我甘受朱斯蒂娜的摆布……这么着，我的猫咪，拉我一把吧！”

“但愿这件事能给你教训，我的天使。你要想仆人服侍你，你就千万别利用他们。这是最下贱的专横行为。竟受制于自己的下人！……”

阿道尔夫是在利用这个局面吓唬卡罗琳娜，因为他想到以后的绍蒙泰勒买卖，而且非常希望再不要被人窥察。

召来了朱斯蒂娜，阿道尔夫不想给她解释的机会，便立即辞退了她。

卡罗琳娜以为自己的烦恼结束了，又雇了另外的女仆。

朱斯蒂娜那一万二或一万五千法郎的积蓄使她得到了一个马车送水人的关怀。她成了沙瓦尼亚克太太，而且做起蔬菜水果生意来。

十个月之后，正当阿道尔夫不在家时，卡罗琳娜收到了一封由送货人捎来的信函，信写在小学生的练习纸上，笔画之稚拙真需要为它们做三个月的手术矫形。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太太！

您被先声和得·菲十大名耐太太片得好丢人呀。他美晚都去她家，您却啥都看不见。这是您自作自瘦，我很高幸。向您至敬。

卡罗琳娜蹭地跳了起来，象一头被牛虻螫了的母狮。她又

自动爬上了猜疑的火刑架，她重又和那未知的事情较量起来。

当她认识到自己的猜疑不公正时，又来了另一封信。写信人毛遂自荐，愿意为她提供另一桩绍蒙泰勒买卖的情报，朱斯蒂娜揭露的也正是这笔买卖。

“招认”造成的烦恼，夫人们请记住，往往比上述的烦恼更为严重。

屈　　辱

女人值得颂扬的是，当她们的丈夫已经不再依恋她们时，她们仍然依恋自己的丈夫。这不仅是因为从社会的角度看，一个已婚女子和一个做了丈夫的男人之间的联系比这个丈夫和他妻子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还因为女人比男人更为温情，更顾名誉。当然，夫妻间的重大问题不在此例。

箴　　言

丈夫只是男人；而已婚女子却既是男人、父亲，又是母亲、妻子。

已婚女子那颗敏感的心属于四个人，如果仔细观察，甚至属于五个人。

不过，有必要在此强调，女人认为爱情就是全面的宽恕，因为钟情的男人也有可能犯罪。在爱他的女人眼里，倘若他也确实爱她，这个男人一定是清白的。

至于已婚的女人，无论丈夫是否爱她，她都坚信丈夫的荣

誉和受人尊重是孩子们的造化，而她本人也是按照热爱丈夫的女人应该做的那样行事的，人言可畏呀！

这种深厚的感情给卡罗琳娜这类女人带来了烦恼，这些烦恼有它们悲哀的一面，这是本书的不幸。

阿道尔夫被牵连了，我们不必列举所有的牵连方式，否则就成了影射某些个人。这里就举出下面的例子吧：社会的弊端之一，乃是我们这个时代加以原谅，首肯，理解而且犯得最多的错误——老实的盗窃，乔装打扮得极好的贪污，成功了就被宽恕的欺诈，还有与税务界勾结将私人产业高价售予城市或省府的行径等等。

因此，在一桩生意破产时，为了获得抵偿（也就是收回债券），阿道尔夫参与了可能去重罪法庭作证的违法活动。人们甚至怀疑，这个胆大包天的债权人是否会被看做该案的同案犯。

请注意，一些最有信誉的公司在面临破产时，也会认为这种获得抵偿的行动是最神圣的职责。问题是不能做得太露骨，正如在一本正经的英国，不能让被盖① 破损的一面露出来一样。

阿道尔夫狼狈不堪，但他的顾问劝他不要作任何表露。他在向卡罗琳娜求助时首先教训了她一番，然后又对她灌输了法律常识，教她学习《民法》。他又亲自监督她的梳妆，让她打扮得象即将下水远航的双桅横帆船，随即派她去拜访一位法

① 此系双关语，法文“被盖”(la couverture)亦作“补偿”解。

官和一位破产债权团的法定代理人。

这位法官表面严肃庄重，实则放荡不羁。他见一个漂亮女人走了进来便故作严峻，用极尖锐的言辞数落起阿道尔夫的不是来。

“我为您抱不平，夫人，您竟属于这样一个尽给您带来麻烦的男人。再要发生几件类似的事情，他就会完全失去信誉。您有孩子吗？请原谅我向您提出这个问题，您如此年轻，自然就……”

于是法官尽其可能往卡罗琳娜身边靠过去。

“我有孩子，先生。”

“啊呀，上帝！前途真不堪设想！我适才想到的是妻子，现在我双倍地同情您了，我想到了母亲……哦！您前来这里时该有多痛苦……可怜的，可怜的女人呀！”

“噢，先生，您很关心我，是吗？……”

“可惜呀！我能帮什么忙呢？”法官一边说一边斜着眼探测卡罗琳娜的反应，“您要求于我的是一种渎职行为，我虽是个男人，但首先是个法官……”

“哦！先生，您就只做男人吧……”

“您真的明白您说了些什么吗……我美丽的夫人？……”

说到这里，这位商务裁判官抖抖索索地握住卡罗琳娜的手。

一想到此事与丈夫的荣誉攸关，而且关系到她的孩子们，卡罗琳娜便对自己说：此刻可不是装正经的时候。她也就由着法官捧她的手了。她拒绝得也恰如其分，正好使这个风流

老头(幸亏是老头)感到某种爱的表示。

“好了，好了！美丽的夫人，别哭了。”法官说道，“让这么漂亮的人流眼泪，我的心都碎了。考虑考虑再说吧，您明天晚上再来详细讲讲这件事的原委，需要阅读所有的材料，我俩一起看……”

“先生……”

“必须如此……”

“先生……”

“别怕，美丽的夫人，法官很善于协调他对法庭的责任和……(他做出狡黠的样子)对美人的责任。”

“可是，先生……”

“放心吧，”他捧起她的双手使劲捏着说，“这重大罪行嘛，我们一定设法将它变成小小的过失。”

于是，他把那位被他如此这般提出的约会吓得半死的卡罗琳娜送出了门。

破产债权团的法定代表是个年轻快活的男子，他微笑着接待了阿道尔夫太太。他无论做什么事都是笑盈盈的，他微笑着搂起卡罗琳娜的腰，那份惯于勾引女人的机灵劲使她简直无法反抗，而且她又想起了阿道尔夫再三叮嘱她不要得罪这位法定代理人。

不过，就算是考虑到这位代理人自己的利益吧，卡罗琳娜还是从他的怀里挣脱出来了。她口里重复着她已对法官说过三次的“先生！……”

“别怪罪我，您实在太使人无法抗拒了。您是天使，而您

丈夫却是个魔鬼：他明知年轻人容易动情，却偏把一个迷人的女士派了来，他究竟有什么意图？"

"先生，我丈夫不能亲自前来，他已经卧病不起，您当时威胁他时又显得那么可怕，因此，迫切……"

"这么说，他并没有诉讼代理人，商事诉讼代理人……"

卡罗琳娜被这种指责吓坏了，因为这个指责揭露了阿道尔夫彻头彻尾的无赖行径。

"先生，他原想您可能会尊重一位母亲，会考虑孩子们……"

"得，得，得，"法定代表回答，"您来这里是为了侵扰我的独立，我的良心；您希望我把那些债权人奉献给您。好吧！我要走得更远，我要把我的心奉献给您，还有我的财富。您丈夫想拯救他的名誉，我呢，我却要把我的名誉交给您……"

"先生，"她边说边试图把跪在她脚边的代表扶起来，"您把我吓坏了！"

她装做吓得心慌意乱的女人拔腿跑到门边，总算摆脱了这微妙的困境。女人都善于如此应付：既摆脱了困境，又不把事情弄糟。

"您老实些我就回来，"她微笑着说。

"您就这样离开了我……您可要小心！您丈夫很可能坐到重罪法庭的被告席上去，他是一桩欺诈破产案的同案犯，而且我们对他干的许多不光彩的事了如指掌。这已不是他初次的越轨行为了，他干了不少算得上是卑鄙龌龊的勾当，见不得人的投机买卖。您珍惜这个人的名誉，他却既不把自己的名

誉也不把您的名誉放在眼里。”

卡罗琳娜听见这一席话害怕得什么似的，连忙放开门把，把门关上，然后走了回来。

“您这是什么意思，先生？”她说，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她怒不可遏。

“好，就是那笔……”

“绍蒙泰勒买卖？”

“不对，是他让一些毫无支付能力的人建造房屋的那笔投机买卖。”

卡罗琳娜忆起阿道尔夫为了增加收入确曾做过一笔买卖（请阅《女人的诡谲》），她哆嗦起来。她的好奇心帮了这个代表的忙。

“您就坐在那里好了。瞧，我俩离这么远，我会老实的，不过，我总可以看您……”

于是，他详尽地谈起银行家杜·蒂耶的设想，他常常中断谈话惊叹道：“哦！多漂亮的脚，小巧、秀气……只有夫人才有这么小的脚……杜·蒂耶便让步了……呀！耳朵该多美……有人对您说过您的耳朵极动人吗？……杜·蒂耶做得对，因为已经判决了……我就喜欢小耳朵，您就让我请人照您的耳朵铸一个吧，您愿意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杜·蒂耶借此逼您那愚蠢的丈夫忍受了一切……啊！多雅致的布料，您穿得象神仙似的……”

“我们谈到哪儿啦，先生？”

“在欣赏您那拉斐尔画像似的脸庞时，我难道知道我说了

些什么吗?”

听他恭维到二十七次时，卡罗琳娜倒听出那么点机智来了。她对他称赞一番便离开了他，究竟这笔吞掉了三十万法郎的买卖是怎么回事，她仍旧不知其所以然。

这种烦恼还有五花八门的变种。

且举一例：

阿道尔夫为人正直而又易怒。他们在爱丽舍田园大道散步时，周围人山人海，其中一些粗俗的年轻人竟冒昧地开起巴汝奇式的玩笑来。卡罗琳娜勉强容忍过去，而且佯装没有听见，以避免她丈夫同这些人决斗。

另一例：

一个捣蛋鬼型的孩子当着众人的面说：

“妈妈，你会让朱斯蒂娜掮我的耳光吗?”

“当然不会……”

“你干吗问这个呀，小伙子?”富勒普安特太太问。

“她刚才掮爸爸的耳光掮得好响，可爸爸比我强多了。”

富勒普安特太太笑起来。本来想追求富勒普安特太太的阿道尔夫在和卡罗琳娜发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争吵之后(请阅《最后一次争吵》)，被这位太太狠狠取笑了一番。

最后一次争吵

在所有的家庭里，丈夫和妻子都可能听到敲响致命时刻的钟声，那是真正的丧钟，是嫉妒心的消亡，嫉妒是一种伟大的、崇高的、极为美妙的激情，那是爱情唯一的真正的征

兆——如果不说是爱情的孪生姊妹的话。当一个女人不再嫉妒她的丈夫时，一切都完了，她再也不爱他了。因此，夫妻之爱在女人发起最后一次争吵那一刻已经消失。

箴　言

妻子一停止和丈夫争吵，弥诺陶洛斯便坐到卧房壁炉边的安乐椅里，用他的手杖胡乱敲起上漆的皮靴来。

所有的女人都应该回顾她们的最后一次争吵，这最终的烦恼往往是无缘无故爆发的。更常见的起因是一桩突如其来的事情或被抓住的一个决定性的证据。这种对相互的信任，对爱情的稚趣，甚至对贞洁本身的无情诀别可以说象生活一般反复无常。

象生活一样，这种诀别的方式在每个家庭从来不是千篇一律的。

作者如果希望做到准确无误，也许他应该在这里找出这种争吵的五花八门的形式。

比如，卡罗琳娜发现，绍蒙泰勒买卖的破产债权团法定代表的法官袍下藏了一件布料远没有那么粗糙，颜色悦目，光滑柔软的长袍。总之，绍蒙泰勒的头发是金色的，还长了一双蓝眼睛。

或，卡罗琳娜在阿道尔夫之前起床时，看见他的外套里儿朝外扔在安乐椅上。一张洒了香水的纸片从大衣的侧兜里露了出来，雪白的纸片象从紧闭的窗户渗进来的阳光，使她极为

震动。

或，她在搂抱阿道尔夫时，压得什么纸片沙沙作响，她便伸手去摸他的衣服口袋。

或，她有一段时间老闻着阿道尔夫身上有一股异香，她明白了，于是她读到下面几行字：

你这负心的，我明百你说“衣包里特”是啥乙思，你来了便知刀我爱不爱你。

或：

我的朋友，您昨天来迟了，明天会怎样呢？

或：

亲爱的先生，当您不在热爱您的女人身边时，她们是多么怨恨您，她们为此感到十分不幸。当心，您不在时对您的怨恨很可能波及您在她们身边的时刻。

或：

肖多雷依，你这无赖，你昨儿在林荫道上挽着一个女人在干什么？如果那是你的妻子，我为她失去的魅力向你表示祝贺和慰问。她一定是把她的魅力送进了当铺，不过，当票已找不回来了。

四张便条出自四个人之手：轻浮的女工，夫人，自命不凡的老板娘或女演员。阿道尔夫从中选出了他的美人儿（这是菲什塔米奈的词汇）。

或，费迪南把戴面纱的卡罗琳娜带到兰拉格①，她亲眼看

① 兰拉格，布洛涅森林里开设的音乐舞蹈厅，是按英国爱尔兰人兰拉格在伦敦开设的舞厅模式建筑的。

见阿道尔夫正挽着波马雷舞蹈皇后的一个伴娘如醉如痴地跳着波尔卡舞。

或，阿道尔夫第七次叫错了名字，他清晨醒来就叫他妻子朱丽叶、夏洛特或丽莎。

或，在先生出门时，食品商或者饭店老板把揭露罪状的账单送到家里，落到了卡罗琳娜的手里。

绍蒙泰勒买卖单据

阿道尔夫先生赊购佩罗

一八四三年一月六日送甸兹夫人处

肥肝酱……………………22法郎50生丁

各类酒六瓶……………70法郎

二月十一日送议会宾馆二十一号房间

包饭午餐…………………100法郎

总计…………192法郎50生丁

卡罗琳娜仔细琢磨单据上的日期，回忆起当时确曾有过与"绍蒙泰勒买卖"有关的约会。

阿道尔夫曾指定一月六日开会以决定绍蒙泰勒买卖里债权人取款的顺序。

二月十一日他曾应约去公证处签署绍蒙泰勒买卖的收据。

或……

不过，想列出全部的巧合，这简直是巨大的工程。

每个做妻子的都能清楚地忆及蒙在她眼睛上的布条是如

何落下的。经过无数次的怀疑，无数次的心碎之后，她又如何做到了以最后一次争吵使故事收场，让公证人在故事书上划押，公开表明自己不再受任何约束或开始新的生活。

有些妻子有幸抢先一步，她们作这样一次争吵是为了说明自己理由充足。

容易激动的妻子暴跳如雷，诉诸过火行动。

性情温和的妻子语气低沉而坚决，连胆大包天的丈夫也会惊惶觳觫。

还没有复仇准备的只会痛哭流涕。

还爱着您的便宽恕了您。啊！她们象那位被丈夫叫作“我的小轿式马车”的女人一样，很能理解为什么她们的阿道尔夫受到所有法国女人的爱慕。她们为自己合法占有一个使所有女人发狂的男人而感到幸福。

某些女人守口如瓶，她们肤色晦黯，双臂瘦瘠，以引导她们的阿道尔夫陷入说谎的泥沼或重重的矛盾为乐事。她们象法官审问罪犯一般审问丈夫（请阅《烦恼中的烦恼》），自己却等待着决定性的时机，以便抛出直接的证据，将丈夫的否认之词打个落花流水，从中得到辛酸的享受。

一般说，在夫妻生活的这个致命场景里，男人是暗杀者，女人倒成了公开的刽子手。

下面说说为什么会如此。

这最后的争吵（您即将知道作者为什么叫它最后的）总是以体贴、高尚或仅仅机智的女人——也就是说所有的女人——作出的庄严神圣的允诺告终，我们在此举出最美好的

许诺形式。

“得了，阿道尔夫！我们已不再相爱了；你背叛了我，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可以宽恕，然而忘记是不可能的。”

女人做出铁面无情的样子无非是为了使她的原宥显得动人，她们猜透了上帝的心思。

“我们得象朋友一般共同生活下去，”卡罗琳娜继续说，“好吧！让我们象兄弟，象伙伴一样过日子。我不想使你的生活难以忍受，我也不会和你再提起方才发生的事……”

阿道尔夫向卡罗琳娜伸出手去，卡罗琳娜象英国人一样握了握他的手。

阿道尔夫向卡罗琳娜致谢，他已隐约瞥见了自己的幸福。他让妻子变成了姊妹，他以为自己又成了单身汉。

第二天，卡罗琳娜对绍蒙泰勒买卖又冒昧地作了极机智的暗示（阿道尔夫禁不住加以嘲笑）。在社交场合，她发些一般性的感慨与议论，其实却是针对这最后一次争吵而发。

半月之后，没有一天卡罗琳娜不提起这次最后的争吵：

“就是我在你衣兜里找到绍蒙泰勒发票的那天”；

或：“自从我俩最后一次争吵……”；

或：“就是我在生活里看清了一切的那天”等等。

她这是在折磨阿道尔夫，在虐待他！在社交场中她说的话真令人受不了。

“亲爱的，我和丈夫不再相爱时，我们反倒感觉很幸福：到这时我们才学会了如何使别人爱我们……”

说话时她注视着费迪南。

“噢！您也有您的绍蒙泰勒呀！”她对富勒普安特太太说。

总之，最后一次争吵是没有尽头的，由此得出了这句箴言：

在合法妻子面前承认一次错误，无异于解答有关永恒运动的问题。

硬　锅

女人，尤其是已婚女人将某种想法嵌入她们的硬脑膜里时，真好比她们把针插进了针垫。连魔鬼，听见吗？连魔鬼也不可能把它们抽出来，只有女人自己有权把它们插进去，扯出来，再插进去。

一天晚上，卡罗琳娜带着强烈的嫉妒心野心勃勃地从富勒普安特太太那里转回家来。

富勒普安特太太，那头母狮……

这个字需要一番解释：这是一个时髦的新词，它符合当今社会的某种思想，当然是极贫乏的思想。谁想谈论时髦女人，谁就得使用这个词以便别人明瞭自己的意思。

这头母狮每天都要骑马，弄得卡罗琳娜脑子一转，竟也想学习骑术。

请注意，阿道尔夫和卡罗琳娜的夫妻生活这段时间正处在我们曾叫做“家庭雾月十八”的季节，或者说他们之间已发生过两、三起“最后一次争吵”了。

“阿道尔夫，”她说，“你愿意让我高兴吗？”

“永远愿意……”

“你会拒绝我吗？”

“如果你要求于我的可以办得到，我准备……”

“哦！这不已经……这就是丈夫用的词……如果……”

“到底怎么回事？”

“我想学骑马。”

“可是，卡罗琳娜，这可能吗？”

卡罗琳娜往门帘外面看过去，想擦擦并不存在的眼泪。

“你愿意听我说话吗？”阿道尔夫接着说，“难道我能把你一个人丢在骑马场？目前我的买卖让我伤透了脑筋，难道我能陪伴你去骑马场？你究竟怎么啦？我觉得我对你讲的道理是无可争辩的。”

阿道尔夫意识到答应她就得租马厩，买小种马，还得让青年马僮进宅，还得准备仆人的马。总之，会有女性时髦带来的一大堆麻烦。

在对女人讲道理而不是答应她的要求时，很少有男人敢于深入那叫作心灵的无底洞，以便衡量突然来临的狂风暴雨有多大力量。

“道理！您想听吗，好，听着！”卡罗琳娜叫起来，“我是您的妻子，而您却不再考虑如何讨我喜欢。花销嘛！在这方面您可大错特错了，我的朋友！”

女人说“我的朋友”这几个字时有多种不同的语调，意大利人说Amico（朋友）时也是如此。我听到过二十九种声调，但都只表示不同程度的仇恨。

“噢！你瞧着吧，”卡罗琳娜说，“我会生病的，您付给大夫和药剂师的钱顶得上您买马的钱。我呆在家里就象坐牢，这正是您求之不得的。我早就料到了，我向您提出这个要求时就知道您准会拒绝。我只是想看您用什么办法拒绝我。”

“可是……卡罗琳娜。”

“把我一个人丢在骑马场！”她只顾说下去，全然没有听对方说话，“这难道是理由？我难道不能和德·菲什塔米奈太太一道去？德·菲什塔米奈太太正在学骑马，我就不相信德·菲什塔米奈先生会陪她去。”

“可是，卡罗琳娜。”

“您的关怀真使我受宠若惊，您也太依恋我了，真的。德·菲什塔米奈先生就很信任他的妻子，这点您就比不上他。他从不陪妻子去，他！也许正因为他对妻子的信任，您才不愿在骑马场上看见我，因为我可能成为您和德·菲什塔米奈太太一道去骑马场的见证。”

阿道尔夫试图掩盖这激流似的话语引起的烦恼，这滔滔不绝的激流在他家里才算流到中途，可是又找不到大海可以倾泻而下。

卡罗琳娜回到卧房还说个不停：

“您也看见了，如果有什么道理可以使我恢复健康，使我不必去作大自然要求我作的锻练，我自己就说服自己了。我什么道理不懂？我在对您说这事之前早就对自己讲过道理了。”

女士们，这段话最好称之为夫妻悲剧的序幕，因为这滔滔不绝的话说得格外激烈，还伴之以手势，饰之以眼神，以及其

他种种小插画，你们完全可以利用起来作这类杰作的插页。

卡罗琳娜一旦在阿道尔夫心里引起恐惧，生怕她一味提出要求而且撒泼，她便感到她反政府的左派①仇恨更加增强了。

太太在赌气，而且如此蛮横，阿道尔夫不能不加以注意了，否则就会遭到戴绿帽子的下场。原因是，男女结婚时，无论是市长先生证婚还是格雷特纳-格雷②的铁匠证婚，只要婚后一方不再注意对方是否在赌气，一切都得告吹，请记住这点！

箴　言

克制了的怨气是一剂致命的毒药。

正是为了避免爱情的自取毁灭，我们独具匠心的法国才发明了贵妇人的小客厅③。我们的现代住宅体系不可能给妇女提供维吉尔的杨柳树④，在小祈祷室不时兴之后，这类小型的处所就由小客厅取代了。

这出夫妻悲剧共有三幕：序幕已演过了，接下来是一幕假惺惺的娇态，这是法国女人的拿手好戏。

阿道尔夫边宽衣边在房里踱来踱去；对男人来说，宽衣意

---

① “左派”在当时指政治上的自由派，这里也指位于人体左上侧的心房。

② 格雷特纳-格雷是苏格兰的一个小镇，青年人要结婚而又得不到父母同意时便到镇上请铁匠证婚，因而闻名。

③ 贵妇人的小客厅的法语字根和“赌气”字根相同。

④ 在拉丁诗人维吉尔的第三田园诗里，裸体女仙加利特为了勾引情人故意藏身在杨柳树下。

味着变得极其软弱。

的确，所有四十岁的男人都会认为下面这句箴言似乎无比正确：

箴　言

不戴背带不穿皮靴的男人所想的和穿戴这两种精神统治工具的男人所想的截然不同。

请注意，这一条仅在夫妻生活里才是公认之理；在伦理上，我们把它叫作相对定理。

卡罗琳娜象骑术教练丈量跑马场一般琢磨着可能超过对手的时刻，她费尽心机使自已对阿道尔夫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

女人掌握了害羞的模仿术，走钢丝的特技，乔装成受惊鸽子的秘诀；她们还会把握唱歌的特殊音调，要唱得象伊莎贝尔在《魔鬼罗伯特》第四幕时唱的一样：*饶了我吧！为了你，也为了我！*这一切使女人比驯马人高超千百倍。一如既往，"魔鬼"屈服了。有什么办法？这是永恒的故事，是消灭毒蛇的伟大的天主教神秘剧，是傅立叶主义者所谓的妇女解放后成为伟大社会力量的天主教神秘剧。东方女奴与西方妻子之区别尤在于此。

第二幕是在夫妻俩的枕头上以代表和好的象声词结尾的。阿道尔夫这时酷似奶油水果馅饼面前的孩子，他对卡罗

琳娜提出的一切要求都满口应允。

第三幕

〔幕启时，台上是一间乱七八糟的卧房。已经穿上睡衣的阿道尔夫准备出门，他没有叫醒睡意正浓的卡罗琳娜便悄悄走出去了。〕

卡罗琳娜快活非凡，一起床便去照镜子，然后询问早餐的事。

一小时之后，她梳妆完毕，这时早餐已经摆上了。

"通知先生！"

"夫人，先生在小客厅。"

"你真好，我的小伙子，"她迎着阿道尔夫说，竟然使用起蜜月时撒娇的孩子气语言来。

"好在哪里？"

"哎！在你答应你的琳琳去骑马马呀……"

提示

有些极年轻的夫妇在度蜜月时喜欢用亚里斯多德在古代已经整理并已下了定义的语言（请参阅他的《论教育》），他们象母亲和乳母对孩子们说话一般使用复音词"有有"，"拉拉"，"那那"。这就是德国人用老厚的四开本书讨论而且认定的秘密论证之一种，这些论证确定了希腊神话中的创世主卡比里众冥神① 以儿童代表爱神。而妇女们还知道其他论证，她们

① 实际上卡比里是远古埃及人和腓尼基人所崇奉的众冥神，也有丰产神的职能，而且是水手的保护神。

认为其中主要的一点是男人的爱情永远是小的。

“你从哪里弄来了这东西，我的美人？你睡帽下边的？”

“怎么？”

卡罗琳娜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惊得睁大了双眼。她素来有癫痫的毛病。这时她一言不发，死死盯着阿道尔夫。

在她那着了魔似的眼神的逼视下，阿道尔夫在往饭厅走去的当儿已将他的想法改变了四分之一；然而是否需要嘱咐骑术教练严格训练，致使卡罗琳娜憎恶马术，从而得到教训，他内心里还举棋不定。

世上再没有比一个急于求成的女演员“砸锅”更可怕的事了。

用后台的行话说，“砸锅”就是台下无人而且不闻掌声。这意味着白辛苦一场，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蜜月一过而女人又没有自己的私房财产时，夫妻生活中这种烦恼（极小的烦恼）便花样翻新了。

同一个主题

尽管作者很厌恶在一个警句式的作品里嵌入一些小插曲，尽管这个作品的题材只是些经过反复琢磨的比较敏锐的观察和评论——起码主题是如此；他却认为似乎有必要在这一页里插入一个我们在前面章节里已见过的医生经历的事实。

这同一个主题的重复，蕴含着对巴黎的大夫不无用处的

行为准则。

某个丈夫正处在我们的阿道尔夫那种境地，他的卡罗琳娜首次砸锅以后还坚持要取得胜利——因为卡罗琳娜是经常胜利的！那位卡罗琳娜曾演过一场神经性疾病的喜剧（请阅《婚姻生理学》一书的《沉思录之二十六》，“神经官能症”）。两个月以来，她一直躺在长沙发上，到中午才站起身来，而且巴黎无论什么游乐活动她都一概谢绝参加。

不要看戏……啊！那污浊的空气，那里的光线！尤其是光线！……那份喧哗，出出进进，还有音乐……都那么令人沮丧！简直是可怕的刺激！

不要野游……啊！这原是她的愿望，然而需要(desiderata)一辆她自己的车，自己的马……先生不愿意给她一套车马。租一辆蹩脚马车去，乘出租马车去……她一想到这点就恶心！

不干烹调……油烟味使夫人呕吐。

夫人喝无数种汤药——她的贴身女仆却从未见她服过这些药。

最后是大笔吓人的花销，衣服用品费，省吃俭用费，摆架子费，让脸孔苍白如死人的珍珠粉费，机器费——同剧院拟音组为演出传奇剧作音响效果所用的机器如出一辙。

事已至此，大家认为只有去温泉旅行也许能勉强恢复夫人的健康：去埃姆斯，去洪堡，去卡尔斯巴德①。然而她如不乘私人马车便不愿出行。

说来说去还是马车！

① 这三个城市都是有名的温泉区。

那位阿道尔夫却坚守阵地，寸步不让。

这位卡罗琳娜原本是极机智的，她认为丈夫做得对。

“阿道尔夫有道理，”她对女朋友们说，“是我自己发疯了。他还不可能也不应该买马车，男人比我们清楚他们的生意做到什么份上了……”

有时，那位阿道尔夫也气得发狂！女人的举止作风只有地狱才管得了。

末了，到第三个月时，他遇到了一个中学同学，一个少尉衔的军医。他和所有年轻医生一样天真，昨天才戴上肩章，今天便能指挥战争！

“年轻女人要年轻大夫来治，”阿道尔夫自言自语。

于是他建议这位未来的毕安训来他家，把卡罗琳娜的真实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他。

“亲爱的，是时候了，我该为你请医生了，”那天晚上，阿道尔夫对他妻子说。“我给你请的是漂亮女人认为最优秀的大夫。”

这位初出茅庐的大夫认真琢磨病情，让夫人与他对话，极慎重地摸脉，还仔细打听她用过什么药。最后，他一边聊天，一边却通过嘴唇和眼睛的协同动作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即使不是嘲弄的，起码也是极端怀疑的表情。他提出了一套无关痛痒的治疗措施，而且对措施的重要性十分强调，他答应下次再来看疗效。

到了前厅，医生以为只剩下他和他的中学同学了，便猛地耸了耸身子，这是一个难以描写的气忿动作。

“你妻子什么病也没有，”医生说，“她这是在嘲笑你也嘲笑我。”

“我早就料到了……”

“不过，她若继续这么开玩笑，她最后会真正生起病来。我和你太要好，我不能在这上面打主意，我愿意除了当医生，还是一个正直的人……”

“我妻子想要一辆马车。”

正如在《柩车之歌》里的情况一样，卡罗琳娜又在门外偷听了。

直到今天，这位年轻大夫还不得不继续清除那个富于魅力的女人时时刻刻朝他医途上扔来的诽谤之石。为了求得平静，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年轻无知犯下的小小错误，同时道出了敌手的姓名以便封住她的嘴。

火中之栗

很难说不幸有多少层次，这取决于人的性格、想象力和神经的承受力。不过，如果说不能把握变幻莫测的层次，起码可以指出它一清二楚的颜色和主要的起伏。

因此作者把这个小小的烦恼留到最后，只有这最后的烦恼在不幸中还算得上是一场喜剧。

作者自诩已将主要烦恼写尽。那些达到风平浪静的年龄——幸福的四十岁——的妇女既可以逃脱谗言、诽谤和中伤，又可以避免猜疑。只有到这个时期她们才算开始了自由自在的生活。因此，只有这样的妇女才会对作者进行公正的

评价，她们会说这个作品全面指出或再现了夫妻生活中险象环生的局面。

卡罗琳娜也有自己的绍蒙泰勒买卖。她善于怂恿丈夫临时外出，到后来她竟和德·菲什塔米奈太太融洽相处串通一气了。

在所有的小家庭里，在某一段时间，德·菲什塔米奈太太们会变成卡罗琳娜们的上帝。

卡罗琳娜对德·菲什塔米奈太太温情脉脉关怀备至，无异于非洲军队对阿卜杜·卡迪尔的特殊宠爱。她对德·菲什塔米奈太太的照顾有如医生故意使一个自以为有病的富人不痊愈所作的照顾。当卡罗琳娜和德·菲什塔米奈太太都不希望这个半吊子上帝留在家里时，她俩便替阿道尔夫想出些消磨时间的办法。借助富勒普安特太太的安排，德·菲什塔米奈太太和卡罗琳娜成了莫逆之交。到后来，她俩竟学会而且运用起妇女共济会的秘密联系手段来；这种共济会的礼仪是在任何别的社团里都学不来的。

倘若卡罗琳娜头天给德·菲什塔米奈太太写了这么一个纸条：

> 我的天使，您明天很可能见到阿道尔夫，别把他留得太久，因为我打算在将近四点钟时和他一起去林子散步。如果您一定要和他一道去，我可以去那里找他。我真希望您把逗乐烦闷之人的诀窍教给我。

德·菲什塔米奈太太就会想："好吧！我得把这男子留在

身边，从中午直到五点钟。”

箴　言

男人永远猜不透女人正面提出的请求，然而另外的女人却从不会弄错：她总是从反面去理解。

这类女子，尤其是巴黎女子，是社会这个大工厂发明制作出来的最漂亮的玩具。那些不倾心于她们的男子，那些眼看她们安排陷阱有如梳理辫子，眼看她们自创特殊语言，而且用纤细的手指制造毁灭最大财富的机器却没有经久不衰的狂喜感的男子实在缺乏见识。

一天，卡罗琳娜安排得极为周密谨慎：她在头天就给富勒普安特太太写了信，要她同阿道尔夫一起去圣莫尔看一幢需要出售的房屋，看完房屋，阿道尔夫去她家吃午饭。这天，卡罗琳娜亲自给阿道尔夫穿衣服，她对他的打扮大开其玩笑，还就富勒普安特太太向他提出些极离奇的问题。

“她真可爱，我觉得她对查理感到厌倦了，你总有一天会把她写在你的人名录上的，老唐璜。不过，你再也不必杜撰你的绍蒙泰勒买卖了；我已经不嫉妒了，你已经得到了我签署的护照。比起我对你的热恋来，你不是更喜欢这样？……魔鬼！瞧我待你多好……”

先生一走，头天已去信邀请费迪南来家午餐的卡罗琳娜便着手打扮起来。在这被共和党人、人道主义者和白痴们如此诽谤的够意思的十八世纪，体面女人管她这身装束叫战袍。

卡罗琳娜考虑得十分周到，爱情真是世上第一号侍僮！因此餐桌摆得极尽优雅之能事：白色锦缎桌布，蓝色茶杯，镀金银菜盘，雕花奶罐，外加遍屋的鲜花！

如果是冬天，她会弄到葡萄，她还会去地窖里翻箱倒柜找出喷香的老陈酒。面包出自最负盛名的面包师之手。美味的菜肴，肥肝酱，这些色香味俱全的食品会使格里莫·德·拉雷尼埃① 叫好不迭，准备贴现的商人见了也会满脸堆笑，连昔日的大学教授也会心领神会个中的原委。

一切就绪。卡罗琳娜本人在头一天就已准备妥帖，此刻她正在欣赏自己的大作呢。朱斯蒂娜边叹气边收拾房里的家具，卡罗琳娜把花盆里花枝上几片发黄的叶子掐掉。女人就是用这类蠢而又蠢的瞎忙来掩盖应该叫作“咚咚”的心跳声的。每到这时，她们的手指竟象钳子那么有力，连那粉红色的手指甲也变得滚烫了。她们在心里喊：“他还不来！……”时，喉咙仿佛呛住了。

朱斯蒂娜说：“太太，一封信！”这句话该是怎样的匕首呀！

费迪南本人不来，倒来了一封信！她怎么启开？打开这封信无异于艰难跋涉多少个世纪！这一点女人很清楚！至于男人，他们一怒之下定会撕碎衣服前襟的花饰。

“朱斯蒂娜，费迪南先生病了！”卡罗琳娜叫道，“派人去叫辆马车。”

朱斯蒂娜下楼时阿道尔夫正好上楼。

---

① 洛朗·格里莫·德·拉雷尼埃（1758—1838），作家，美食家，《美食者年鉴》的编者。

“可怜的太太！”朱斯蒂娜心想，“肯定不需要叫车子了。”

卡罗琳娜见阿道尔夫在这顿引人沉醉的美餐前乐滋滋地出神，连忙问他：

“啊呀！你从哪里来？”

阿道尔夫很久以来就没有享受过妻子给他准备的如此丰盛的午餐了，他这时没有回答她的问话。他似乎重又看见桌布上现出了德·菲什塔米奈太太或绍蒙泰勒买卖的破产债权人代表在同样漂亮的餐桌上曾为他绘制过的引人入胜的构思图。他猜出了是怎么回事。

“你等的究竟是谁呀？”轮到他问她了。

“还有谁呢？只能是费迪南，”卡罗琳娜答道。

“他竟让你等他……”

“他病了，可怜的人。”

一个好玩的念头闪过阿道尔夫的脑子，他眨眨眼说：

“我刚见到他。”

“在哪里见到的？”

“他和几个朋友在巴黎咖啡店门口……”

“那你干吗回来？”卡罗琳娜问，她想掩饰气得想杀人的样子。

“你说富勒普安特太太对查理感到厌倦了，可她从昨天早上就和查理一道去达弗赖城了。”

“那富勒普安特先生呢？”

“他为了一笔新的绍蒙泰勒买卖作了一次小小的消遣旅行，是一位漂亮的姑娘……他遇到了麻烦，不过，他一定会到

手的。”

阿道尔夫坐到桌边说：

“这真不错，我饿极了……”

卡罗琳娜坐下来时偷偷观察着阿道尔夫。她内心里在哭泣，但她却勉强用无所谓的腔调忙不迭地问道：

“费迪南究竟跟谁在一起？”

“和一些怪诞的家伙，这些人还让他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打交道。这个青年正在变坏呢，他常去匈兹夫人家，还和一些轻佻的漂亮女人有来往，你应该写信给他的伯父。他们今天这顿午饭准是在玛拉迦小姐家打赌时赢来的……”

他狡黠地看了卡罗琳娜一眼，她正低着头想掩盖自己的眼泪。

“你今天早上打扮得真漂亮，”阿道尔夫又说，“哎！你和这精美的早餐真协调呀……费迪南准没有我吃得好……”等等。

阿道尔夫的玩笑开得这么妙，他竟启发了妻子，促使她下决心去惩罚费迪南。这位自称饿极了的阿道尔夫使卡罗琳娜完全忘记了门外还有一辆带车帘的马车在等她。

将近两点钟的光景，费迪南的门房来了，这时阿道尔夫正躺在沙发上睡觉。

这个单身汉的伊里斯① 前来通知卡罗琳娜说，费迪南先生非常需要人照顾。

“他醉啦？”卡罗琳娜没好气地问。

---

① 伊里斯，彩虹女神，她是希腊神话中众神的信使。

“他今早打架来着，太太。”

卡罗琳娜晕过去了。她从地上站起来后连忙朝费迪南家飞跑，心里真恨不得让阿道尔夫立即下地狱。

女人在当了这类小小的计谋的牺牲品时，尽管这些计谋和她们自己的计谋同样机智，她们还是会大叫：“男人真是恶魔！”

最后的道理

下面是我们最后的述评。这部作品似乎开始令您厌倦了，如果您是结过婚的人，也许这个主题本身就使您感到厌倦。

就作者看来，这部著作之于《婚姻生理学》，好比“历史”之于“哲学”；“事实”之于“理论”。它有它自己的逻辑，正如宏观的生活也有它的逻辑一样。

现在就请看这个致命的、可怕的逻辑是怎么回事。

这本处处可见严肃玩笑的书写到第一部分的结尾时，您可能也注意到了：阿道尔夫对夫妻生活已淡漠到不能再淡漠的程度。

他看过一些小说，小说的作者奉劝那些碍事的丈夫，要么乘船去另外的大陆，要么和孩子们的妈妈继续好好生活下去，宠她们，迷恋她们。因为，如果说文学是风俗的形象再现，就应当容许风俗去承认在家庭这个基本组织结构里存在的毛病，这些毛病在《婚姻生理学》里已揭示得很清楚了。不止一个伟大的天才严厉抨击过这种社会基础，但都未能动摇它。

阿道尔夫尤其注意研究他的妻子，而且他用“宽容”这个内涵深邃的词来掩盖他的淡漠。他对卡罗琳娜是宽容的，他只把她看作孩子的母亲，好伴侣，可靠的朋友，兄弟。

当女人的烦恼正在这里结束时，比丈夫灵活得多的卡罗琳娜也实行起这种有利可图的宽容来了，不过，她并不放弃她亲爱的阿道尔夫。女人生来就不会放弃自己的任何权利。

“上帝和我的……夫妻权利！”众所周知，这是英国的座右铭，尤其是当今的英国。

女人是如此醉心于控制别人，对此，我们要讲一段流传还不到十年的趣闻，一段新近的趣闻。

一位贵族院的大官家里有一个卡罗琳娜，一个和几乎所有的卡罗琳娜一样轻佻的女人。

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女人的福星。

这位大官当时已老态龙钟了，他坐在壁炉的一边，卡罗琳娜坐在另一边，她目前业已到了女人不愿谈自己年龄的岁数。这时，一个朋友进来向他们通报某位将军结婚的消息，这位将军是这家人的世交。

卡罗琳娜绝望得流了真诚的眼泪，她大叫大嚷，弄得这位大官头晕脑涨，他只得试着安慰她。

说得兴起时，伯爵不觉说漏了嘴，他对妻子说：

“说到底，您又有什么办法？亲爱的，他总不能娶您呀！”

而这位大官却是国家的要人，是路易十八的朋友，而且必定起一点和蓬巴杜夫人一样的作用。

阿道尔夫和卡罗琳娜的情况不同之处在于：如果说先生

已不关心夫人了；夫人却保留着关心先生的权利。

现在，让我们听听所谓的“闲话”，这就是这部著作的结论所要谈及的。

评　论

这里将阐述终曲的欢乐

谁在一生中没有听过一出意大利歌剧呢？……因此，您大概已注意到了音乐是如何滥用felichitta①这个词的。在观众站起来冲出包厢或离开单人座位那一刻，诗人和合唱队便大唱起欢乐来。

这真是生活的可怕写照：听见唱欢乐之时正是离开人世之日。

您是否思考过这种终曲蕴含着多么深刻的真理？在终曲时，音乐家谱出最后的音符，作者写下最后一行诗句，乐队拉出最后一弓，吹出最后一个音；歌唱家互相招呼：“去吃夜宵吧！”合唱队员互相庆幸：“多走运，没有下雨！……”好，人处在生活的任何状态都会经历某些时刻，在这样的时刻，玩笑开罢，恶作剧结束，主意拿定，人人都会唱自己的欢乐。唱完二重唱唱独唱，然后是密接合应，结尾，混声合唱，小二重唱，小夜曲；接着便是取材于夫妻生活海洋的这几场戏向您揭示的阶段，而这几个阶段都各有其主题，主题的变奏既可被有识之士

① 意大利文：欢乐。正确的写法是felicita。

理解，也可被愚蠢之人猜中（人人在痛苦面前都是平等的嘛！）。这之后，巴黎大多数的夫妇在一定的时期都可以唱一曲下面这样的终结合唱：

妻子（对一位夫妻关系正处于圣马丁之夏的年轻女子）：亲爱的，我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阿道尔夫是丈夫的楷模，心眼好，从不找麻烦，性格又极随和，不是吗，费迪南？

（卡罗琳娜转身问阿道尔夫的表弟，一个戴漂亮领带的青年，头发锃亮，皮靴上了漆，衣服剪裁极为雅致，弹力帽，山羊皮手套，精选的背心，还有那最漂亮的髭、颊须和马扎兰式的美髯。他对卡罗琳娜的爱慕是深沉的，默默的，专注的。）

费迪南：阿道尔夫有您这样的妻子真幸福！他还缺什么呢？什么也不缺。

妻子：结婚之初我们还老闹别扭，可是现在我们协调得好极了。阿道尔夫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从不感到拘束，我从不问他去哪儿或看望过谁。亲爱的朋友，宽厚是幸福最大的诀窍。你们小夫妻还处在互相逗趣的阶段，没来由的嫉妒啦，不和啦，挖苦讽刺啦，这些有什么用？我们的生活，我们这些女人的生活本来就是好景不长的！我们拥有什么呢？十年的美妙青春而已，为什么让它在烦恼中度过？我原来也和您一样，可是有一天，我认识了富勒普安特太太。那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是她开导了我，还教会我如何使男人幸福……从此以后，阿道尔夫换了一个人，他变得迷人了。如果我要出门看戏，或者七点钟了我和他还单独坐在这里，他总是忧心忡忡甚至恐惧地先问我："费迪南要来接你出去，是吗？"我说的话对不

对，费迪南？

费迪南：我们是世上最要好的表兄弟。

伤心的年轻女人：我能有这一天吗？……

费迪南：哦！您很漂亮，夫人，对您来说，没有更容易的事了。

妻子（生气地）：好吧，再见，小家伙。（伤心的年轻女人出去了）费迪南，你说这句话得给我付出代价。

丈夫（在意大利人大街）：亲爱的，（他抓住德·菲什塔米奈先生外套的扣子）您还在相信婚姻是建立在热恋基础上的呀！的确，必要时，女人可以只爱一个人，可是我们这些人呢！……我的上帝，社会是不能控制自然的。哎，在夫妻关系里，最好能一方对另一方表示绝对的宽厚，只要双方表面上保持夫妻关系就行。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丈夫，卡罗琳娜是我忠实的朋友，她为我牺牲了一切，如果有必要，甚至会牺牲我的表弟费迪南……是的，您在笑我，她的确准备为了我什么都干。您还在那些荒诞无稽的概念里纠缠不清呢，什么尊严，荣誉，德操，社会秩序。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要乐个够。两年来我和卡罗琳娜之间没有一句带刺的话。我把卡罗琳娜当作朋友，什么话都对她讲，遇到非常情况时她还会安慰我。我们从不互相欺骗，我们都明白应该坚持什么。我们这样重新接近也是对过去生活的否定，懂吗？就这样，我们把义务变成了享乐，因此，我们现在往往比人们称之为蜜月的索然无味的时期更为幸福。她有时对我说："我这会儿心情不好，离开我，走吧。"怒气便发到我表弟身上去了。卡罗琳娜再也没有受苦受

难的神气了，她见人就说我的好话。总而言之，她见我寻乐也感到高兴！她是个老实的女人，她用钱也极为谨慎。我们家管理得井井有条，我妻子让我自由支配自己的存款，从不监督我。这么着，我俩是在给齿轮添油，而您呢，您却加进去些石子，亲爱的菲什塔米奈！只有两个办法：威尼斯摩尔人的刀①或约瑟的双榫斧头②。奥赛罗的头巾是不好戴的，我呀，我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当了木匠。

众口一声（某沙龙，舞会进行中）：

卡罗琳娜夫人真是可爱的女人！

戴男式头巾的女人：是的，彬彬有礼，端庄大方。

有七个孩子的女人：噢！她很善于笼络她的丈夫。

费迪南的朋友：她很爱她的丈夫，再说，阿道尔夫也是很高雅很有经验的人。

德·菲什塔米奈太太的女友：他挚爱他的妻子。在他们家一点不感到拘束，都愿去那里玩。

富勒普安特先生：是的，是个令人愉快的家庭。

被人说三道四的女人：卡罗琳娜心眼好，也爱帮助人，从不说别人坏话。

舞罢归座的女人：您还记得她认识德夏尔夫妇那段时间有多么讨厌吗？

德·菲什塔米奈太太：哦！她和她丈夫是一对刺儿头……

---

① 威尼斯的摩尔人指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中的主人公奥赛罗。

② 圣约瑟指耶稣的母亲圣马利亚的丈夫，他是木匠，双榫斧头是他的工具。马利亚从圣灵怀孕，生下耶稣，约瑟并不追究。

吵不完的架。（德·菲什塔米奈太太走了。）

艺术家：德夏尔先生没影儿了，躲到后台去了。听说，德夏尔太太最后以过高的代价把贞操卖给了他。

老板娘（大家谈话的方式吓得她直为女儿担心）：德·菲什塔米奈太太今晚挺迷人。

四十岁的无业妇女：阿道尔夫先生显得和他妻子一般高兴。

青年女子：费迪南先生真是个英俊青年！（她母亲连忙踢她一脚。）

袒胸露肩的女人（对一个同样袒胸露肩的女人 sotto voce①）：亲爱的，您瞧，从这一切得出的教益是，只有四人组成的夫妻才是幸福的。

刘　方译

① 拉丁文：低声说。

题解

婚姻生理学

《婚姻生理学》写于一八二四至一八二九年，最初拟题名为《夫妻生活法典》。一八二九年十二月由勒瓦瑟、乌尔班·卡奈尔合作出版时，定名为《婚姻生理学或从折中主义哲学观点探讨夫妻生活的甘苦》，作者署名是“一个年轻的单身汉”，一八三四年六月由奥利维埃书屋出版时才改署“德·巴尔扎克”。一八三八年八月，夏庞蒂埃书屋承印本书的第三个版本，并于一八四〇年十二月及一八四八年六月两次再版。一八四六年八月，本书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六卷，属“分析研究”。

这部作品不能算小说，全篇既无情节也无中心人物，所述及的轶闻趣事之间亦毫无联系。但从这部风趣俏皮、才华横溢的作品中，却可看出《人间喜剧》里不少题材和构思的来源，这是一部貌似玩笑的严肃作品：玩笑中充满哲理，讲哲理时又夹带玩笑。作者在篇末声称自己并无反对“制度”的意图，而全篇的主旨，恰恰在于揭露以财产为基础的婚姻制度及其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夫妻生活的烦恼

《夫妻生活的烦恼》自一八三〇年开始分段陆续发表。起初刊载于《讽刺》周刊(1830,1839—1840)、《巴黎之魔》(1843—1845),最后由《新闻报》连载完毕(1845)。一八四六年,克朗多夫斯基书屋与鲁克斯-卡萨奈书屋同时出版了本书单行本,但未收入十六卷本的菲讷版《人间喜剧》。据推测,可能主要是由于版权上的原因。菲讷版《人间喜剧》于一八四六年八月出版最后一卷,与克朗多夫斯基出版本书的时间十分接近。克朗多夫斯基很可能拒绝向菲讷书屋出让版权。巴尔扎克去世后,卢西欧书屋于一八五五年出版《人间喜剧》时,将本篇收入第十八卷,属"分析研究"。

《夫妻生活的烦恼》被认为是《婚姻生理学》的续篇。就题材和思想内容而言,本篇与《婚姻生理学》相比并无新的突破。按作者的说法,这部作品之于《婚姻生理学》好比"历史"之于"哲学";"事实"之于"理论"。这是一部由一系列小故事、小插曲组成的生理和心理分析著作,书中的中心人物卡罗琳娜和阿道尔夫并不是具体的人物形象,而是一般意义上的妻子和丈夫的象征。和《婚姻生理学》一样,这部充满玩笑的严肃作品,主旨仍是批判以"财产"为基础的婚姻陋俗,并洞察入微地剖析了夫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种种矛盾冲突。

艾 珉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人间喜剧　　第二十三卷
作者＝（法）巴尔扎克（ＢａＩｚａｃ，Ｈ．）著张冠尧译
页数＝５９７
ＳＳ号＝１０３３８８７６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６１１５２
出版日期＝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第１版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